金文文獻集成

第十四册

古代文獻

銘文及考釋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古代文獻·銘文及考釋

第一四册

本册目録

古代文獻・銘文及考釋

銘文及考釋・綜合（款識）

綴遺齋彝器考釋

據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影印

族祖父子聽公子　先王考子祥公為從父昆弟諱濬益
一字謙受又字伯裕博學工為文精詁訓善書畫畫不多
作嘗攝江蘇南匯奉賢知縣罣吏議免官從黎庶昌節使
于日本佐張文襄莫府于武昌晚歲閑復遂不仕以子孝
傑長孺官刑部主事就養京師終焉綴遺其齋名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有原編草藁若干册序次與此頗
異此清藁定本三十卷　公所自寫其中增刪點竄者頗
多蓋雖繕録清藁全功固未蒇也自卷第一二外餘皆有
卷第無某數惟封面右上角列卷某字中間缺第十五卷
未審其故壬子後某歲　公之孫燕超公綽以藁付從叔
孝傳縵琴擕之蚌步滬寓邸裴景福伯謙作序存其家燕
超旋殁歲甲子燕年寓書裴請之積歲餘裴景元伯愷以
還書至謂已展轉至上海在蜀中王廉訪秉恩雪岑所丁
卯春廉訪來天津燕年介上虞羅振玉叔蘊造請見歸卷
帙完好廉訪護持之力也憶光緒戊戌己亥間燕年奉
先君諱侍　母居京師暇日輒謁　公海波寺街寓齋
公坐南窗下數册于案手矻矻不絕書即此藁且書且詡
語他事或起環行室中一日顧燕年曰此書寫成可四九
十卷今過半他日汝為我校之燕年肅立唯唯及秋持先
室孫多霙雪華柩南行庚子三月反京師　公己于臘月

廿八日逝矣未幾拳亂作自是變故相尋家國多難益更二十有八年乃得稍塞面命諄諄之意俯仰昔今悽感何極而末學寡聞于古文字未窺門徑謹披誦再過排比其籤記至于補輯闕遺掇賸藳以成完本猶俟能者可愧也此藳外尚有原編目錄一冊列為商周秦漢魏晉器後有丁丑九月記文多塗乙處當是丁丑九月後所改者變體例為三代秦兩漢去魏晉刪彝名入敦類又云攷釋凡二十卷益皆當日原編之事而變體例刪彝入敦寔清藳定本所準據數以　公所自記年月由同治己巳裒集拓本以迄光緒己亥亙三十一年之久其用力之勤為何如今

摘其前記曰戊寅六月記後記曰丁丑九月記又別簡言目錄仍須重訂者曰丁亥六月記而前有一則述編題不云鐘鼎但云彝器之旨未載時日仍依其舊列前又簡末歷敘編訂歲月尤資攷證一一取登篇首用存梗概惟所謂辛卯八月重訂目錄次第成于兩湖輿圖局者迄未之見尚待求索然自辛卯八月至己亥臘月　公歿時相距又七八載則其目錄與此藳同不同亦未可知不獲已姑棨此清藳起訖次第編錄一通抑亦鈔胥之職歟戊辰四月從孫燕年敬識于天津白河東濱旅次公之曾孫在棠尚在童幼燕年近與從弟燕庚燠經謀將此書付印以廣其傳原藳如何寶存俟印畢再議之己巳八月附記

原編目錄前記

濬益幼好古石刻近尤篤嗜吉金文字既求得商周兩漢彝器百數十種又搜輯嘉道以來及近世海內藏器家拓本千餘通因纂錄以續阮文達公積古齋款識之後按魏書禮志景明二年祕書丞孫惠蔚上言論禘祫云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爰取斯誼以顏其齋庶幾稍識古文用助經讀若云尋古聖制字之原補洨長說文之闕天人絕業通儒難兼非所能期然不敢不勉也戊寅六月濬益記

原編目錄後記

按薛氏款識凡四百九十三器阮氏款識五百六十器余輯此編除阮氏已錄者概不復載共得乙千七百四十餘器阮氏體例沿薛氏之舊自商以迄晉各以類為次第今略變之曰三代器曰秦器曰兩漢器魏晉不與焉其為類曰鐘曰鼎曰尊曰卣曰敦曰壺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曰甗曰鬲曰盉曰匜曰盤曰簠曰簋曰豐曰鑪曰洗曰鋗曰釜曰鐙曰弩機曰戈曰劍曰戟曰斧曰虎符曰鐎斗曰尺曰權曰量曰鈴曰鐸曰鉤此余與阮氏同有者也曰鉼曰兕觥曰飲曰[illegible]曰盨曰甗曰槍曰距末曰刀曰刀珌曰

削曰燭盤曰節曰染桮曰車釭曰椎此阮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罍曰觴曰句鑃曰錞于曰塤曰盂曰鉼曰登曰豆曰卮曰匜曰鋘曰盦曰鍾曰鈁曰龔曰盆曰鐙曰飯幘曰燭錠曰平合曰斛曰矛曰鐓曰金刃曰箭鏃曰刀圭曰器物飾曰印金曰鑰此余所有而阮氏無焉者也阮氏有句兵余則更之曰瞿阮氏分權斤為二類余則統之以權而於權量刻辭之但存詔版者別為詔版類列權量之後此又余與阮氏同而小異者也自考古圖以後皆有彝一類余則刪之以入敦類蓋彝為器之總名也編録既成爰記大略如右後有續得仍隨時增入之攷釋凡二十卷倍於阮書其中尚多疑滯未敢自信者故不欲遽繕定本姑俟諸異日焉光緒丁丑九月方濬益

別簡所記二則并附輯録年月

薛書題為鐘鼎彝器欵識阮録因之而趙子昂題王復齋所輯録但云鐘鼎欵識今按左氏襄公十九年傳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杜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據此注是鐘鼎自在彝器之中而王氏偏舉鐘鼎亦未足賅括衆器故兹編但題為彝器欵識云

此録編于丁丑之秋庚辰冬至京師屬太湖徐芷帆重鈔此編初為續阮録而作故體例一仍阮氏之舊今十年來

增刪改定者過半丙戌夏晤潘伯寅尚書云欲并商周為一但署曰三代器尚書亟稱之謂必如此方正宋以來穿鑿附會之陋故目録仍須重訂云丁亥六月將赴襄陽阻風巢湖中姥山偶記

釋文自癸酉年揚州寓所起

攷證自丙子年奉賢官署起

鉤本自癸未年日本使館起已鉤者用朱圈識之

裒集拓本自乙巳年蘇州寓所起

重訂目録自辛卯年八月兩湖督署莫府起次年成於輿圖總局

編録清稿定本自甲午五月京師海波寺街寓所起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目録

從孫燕年補編

卷首

卷第一　鐘上

卷第二　鐘下

卷第三　鼎上

卷第六　敦

卷第七　盤

卷第八　簠

卷第九　簋　甗

卷第十　卣上

卷第十一　卣中

酓父戊盉
虓父乙盉
伯憲盉
殽王盉
伯春盉
麥盉
王仲皇父盉 二
包君婦盉
卷第十五 佚
卷第十六 觚

卿父乙盉
伯矩盉蓋
亞盉
畐父盉
季良父盉
伯角父盉
史孔盉
伯原父盨

子執㫃觚
執矢觚
重屋父丁觚
折俎形觚
亞形觚 二
亞形持匕父丁觚
亞形持扑觚
覆角形觚
青單觚
持杖父丙觚

執中觚
重屋觚
觶形觚
交文子觚
亞形父丁觚
亞形若癸觚
立兵形觚
立戈單觚
持斧擲倒觚
執弓父丁觚

父乙豕形觚
冊冊父乙觚
己觚
立戈罟觚
山祖庚觚
峀父丁觚
鬲父己觚
井父癸觚
己父觚
子父辛觚

荷儋父乙觚
冊冊從觚
見文觚
亦車觚
山父丁觚
申父癸觚
東父辛觚
冊守父乙觚
子庚父觚
癸酉觚

子孫父乙觚
片子孫父戊觚
子孫宗觚
守觚
冊父甲觚
貝父丁觚
婦進觚
梟婦觚
卷第十七 尊上
禹形尊

析子孫父丁觚
子孫祖丁觚
叔觚
王子父丁觚
貝父乙觚
午從觚
婦女觚
卿觚
立戈尊 二

元武尊
執中尊二
孫祖乙尊
亞形父壬尊
亞弓尊
立戈父癸尊
持勺父癸尊
尊形父丁尊
立刀父乙尊
父乙旂車尊

亞形尊二
子孫祖乙尊
子孫父辛尊
亞形父癸尊
鬲形父癸尊
立戈人癸尊
俎形尊
持爵父癸尊
祖辛足迹尊
持杖父辛尊

立戈父丙尊
仲尊
寫尊
父乙尊
子丁尊
女巢婦尊二
商父丁犧尊
匽父辛尊二
叔尊
父丁馬形尊

亞形祖丁尊
穗尊
叔尊
父乙尊
母父丁尊
亞形犧尊
女康丁尊
[illegible]尊
咏尊
御尊蓋

王父丁尊
魚父庚尊
卷第十八　尊下
戲父戊壺尊
小臣犧尊
辟父乙尊
弜父辛尊
兕獸尊
兕辟尊
魯文旁父丁尊

小臣傳尊
魚父乙尊
戲父辛壺尊
傳父戊尊
遣尊
鼎父壬尊二
廣父乙尊
迁父丁尊
鬲父甲尊

爽尊
盤仲尊
鳳尊
彔史尊
辟東父乙尊
旅尊
小子射尊
匡尊
遝尊
應公尊

伯矩尊
鼎父尊
鄦季尊
尭尊
戚尊
伯旅尊
方成朱仲子尊
受尊
師遽尊
應公壺尊

魯侯鴞尊　東明尊

吳尊蓋

卷第十九　爵上

亞形爵　龍文爵二

虎文爵　魚形爵

爵形爵　鵜爵

羊爵二　車爵

觶形爵　角形爵

鬲形爵二　舉爵

覆爵形爵　執中爵

立殳爵　立戈爵

立瞿爵　重屋爵

饗爵　重目爵

亞形足迹爵　仲爵

叔爵　子爵三

囝爵　子孫爵二

子母爵　子提器爵

子爵形爵二　子雀形爵

子象形爵　子芾爵

子祖爵　子帀爵

子荷瞿爵　子持杖爵

子抱壺爵　子負橐爵二

子執惠爵　子盉形爵

雙矢提椎爵　芾矢鏃爵

矩斧爵　立戉木爵

舉旂爵　重臺門爵

重屋羊爵　口豕形爵

家立瞿爵　亞中禣爵

亞中乙爵　亞犧爵

鬳爵　祖大爵

卷第二十　爵中甲

丁爵　山丁爵

口乙爵　舉乙爵二

舉丙爵　丁舉爵

舉癸爵　乙鬲爵

主庚爵　父甲爵二

祖乙爵　父乙爵

父丙爵　父丁爵七

父戊爵　祖乙爵

祖辛爵　父辛爵三

父癸爵二　辛父爵
夊辛人爵　立瞿中爵
執惠立瞿父爵　□丁尊形爵
索刀匕乙爵　盂辛父爵
父斧丁爵　寶父爵
□祖庚爵　弓父丁爵
矢父癸爵　矢父丁爵
立刀父辛爵　立戈父丁爵
立戈父戊爵棠應作祖戊　立戈父乙爵
執句兵父乙爵　持榷父癸爵

舉旂父乙爵　山祖壬爵
木父辛爵　木父丁爵
木父壬爵　土父癸爵
皿形父己爵　尊形父丁爵
執中父辛爵　壘父己爵
巾父癸爵　荷貝父癸爵
曾父丁爵
卷第二十一　爵中乙
饕餮父戊爵　豕父辛爵
魚父丙爵　魚父丁爵

鳥父己爵　雞父癸爵
集父癸爵　雙鳳父癸爵
敢形父戊爵　卣形父辛爵
鬲形父己爵二　鬲形父辛爵
鬲形祖癸爵　觶形父丙爵
爵形父癸爵　臼形父乙爵
手皿形爵　舉戊父爵
舉父丁爵　舉父乙爵
舉爵祖己爵二　舉爵父癸爵
舉角父辛爵　舉爵父丁爵

舉爵父乙爵　亞形父乙爵
芾形父癸爵　糸父壬爵
皇父戊爵　夋父丁爵
蜀父辛爵　串父甲爵
囝父辛爵　子父丁爵二
子父乙爵　子父庚爵
子父戊爵二　庚冊父丁爵
橫戊父乙爵　橫戊祖癸爵
子斧乙辛爵　子立刀父乙爵
亞立戈父乙爵　立戈器爵

韜戈父丁爵
足形父戊爵
㚇父戊爵
父戊青單爵
舉吱父乙爵
恵父己爵
子中寶爵
聿貝父辛爵四
聿貝父戊爵

卷第二十二　爵下

亞形父辛爵二
亞形父癸爵
㕯亞父乙爵
守冊冊父己爵
析子孫父己爵
析子孫婦爵
𠂤子孫父癸爵
鬲形祖丁父乙爵

足迹形父癸爵
子負橐父甲爵
子負橐父癸爵
子負橐父乙爵
舉子負橐爵
子負橐父丙爵
子負橐父辛爵
子木父癸爵
子㿿父辛爵
持籌執中爵
雙虎奉中父癸爵
㦎父乙爵
甾父辛爵
戈方奚爵
□父乙爵
㞢己父丁爵
叔龜爵
貝父乙爵
貝爵
加父戊爵二

父戊舟爵二
山父丁爵
子父庚百光爵
癸㝔爵
卿父乙爵
臣父乙爵
抚爵
象父乙爵
獸父戊爵
祖辛旅爵
贏祖丁爵
埜父甲爵
受爵
祖辛父丁爵
右爵
□父爵
天廟爵
少鳥爵
伯稽爵
唐子爵

乙公爵
美爵
遣姤爵
戈之爵
彪爵
盂爵
子𦥑兕爵
婦闌兕爵

卷第二十三　觶上

立瞿觶二
執戈觶
執干戚父乙觶
持斧父癸觶
子立刀觶
立戈器觶
韜戈父乙觶
執干戈父己觶
執刀父戊觶
執中觶

荷貝女觶
斝形觶
執爵單觶
亞形父辛觶
亞形舉觶
足迹矩形觶
子犧觶
子屖祖乙觶
雞彝形父丁觶
雙爵父辛觶
鬲形觶
爵形父乙觶
亞形父乙觶二
亞形父貝觶
秉仲丁觶
舉蝠觶
子負橐觶
子析父辛觶
詹諸形父乙觶
羊父辛觶

蝠舉父乙觶
舉祖丁觶
舉丁觶
罘父辛觶
冊冊乙觶
周垣重屋祖乙觶
鬲木父辛觶
覆爵祖丙觶
覆爵父乙觶
車輻形父癸觶
舉蝠父丙觶
舉父己觶
聿貝父辛觶
子父丁觶
父丁癸觶
奉冊父丁觶
舉爵祖戊觶
覆爵父辛觶
屋形父辛觶
大豕形父甲觶

子尊形父己觶
父辛觶
子父乙觶
子父癸觶二
父丁觶二
丁女觶
子父庚觶

卷第二十四 觶下 豐 斝 觴

子孫觶
子孫父丁觶
析子孫父乙觶
析子孫父丁觶
析子孫祖辛觶
子孫父乙觶二
析子孫觶
析子孫父辛觶
析子孫父癸觶二
癸觶

亞服觶
叔觶
唐子祖乙觶
才父乙觶
告田父丁觶
仲觶
季觶
朕父癸觶
召适觶
戚觶
東觶
婦女庚觶
虘父丁觶
杠母甲觶
馭觶
燓觶
父乙觶
小臣單觶
速觶
應公觶

史晨觶 旅觶
北子觶 元祀觶
䚡文豐 鏡形豐
亞父己犧斝 子斝
子斧斝 子孫斝二
叉祖丁斝 父癸斝
舉父乙斝 子孫父乙斝
析子孫父癸斝 虎父丁斝
兒斝 肙乙斝
圖斝 亞形觴

亞形父辛觴 亞形諸女觴

卷第二十五 籩 豆 登 簠 缶 盆 甌 瓮

豐伯籩 東父丁豆
婦女豆 太師盧豆
周生豆 柩豆二
蒦圖匋里豆 杞伯敏父豆
富子登 亜卣登
城圖咈登二 城圖齊登
城圖遺登 關里長登
豆里燕登二 義旃登

蒦里姁登二 蒦里燕登
豆里鍜登二 豆里阜登
卭齊鄉登 子袁里登
辛匋里登 辛匋登
興登 贊登
範登 叒登
闢登 軗登
公登 遺登
欒季簠 卭齊辛里缶二
蒦里綴缶 右缶

辛匋里臧盆 關里宔甌
關里長甌 法匋里竂甌
節墨甌 叉文瓮
雍瓮

卷第二十六 罍 壺 缾 卮 角

亞形罍二 舉罍
癸罍 文子丁罍
作彝罍 父乙罍
王父丁罍 亞形父癸罍
太史罍 女姬罍

㳙攸封罍　欽罍
東夔圖里罍　菑亭罍
亭升罍二　伯嬰父罍
仲儀父霝　緻密君缾二
父丁卮　子孫角
析子孫角　析子孫父乙角
析子孫祖己角　析子孫父戊角
子孫父庚角　子孫父戊角
荷貝祖癸角　聿角
亞形父丁角　畐父辛角

陸父甲角　陸父乙角
手奉中父乙角　征角
索諆角　王角
丙申角　陝角
魯侯角
卷第二十七　鬲
鳳鬲　亞母辛鬲
彝鬲　阜鬲
伯姜鬲　姜氏鬲
王番改鬲　番君鬲

子㞷鬲　工鬲
仲姜鬲　晉姬鬲
畢伯碩父鬲　伯嬰父鬲四
伯試父鬲　孟姬鬲
邕王鬲　單伯邍父鬲
戲伯鬲　王伯姜鬲二
南姬鬲三　召仲鬲
芮公鬲三　虢伯鬲
虢仲鬲　榮伯鬲
魯伯愈父鬲四　鄭興伯鬲

郘始鬲　邾友父鬲
母殘鬲　寶殘鬲
卷第二十八　盂　盦　盈　鐳　鍾　鈁　區　釜
鋘　鐸　錞　句鑃　塤
伯公父盂　庶盂
虢叔盂　齊侯盂
王子申盞盂蓋　齊良壺盂
亞形若癸盦　子季盦
晉公盦　鄭東盦
杞伯敏父盈　國佐鐳

卷第二十九　戚　斧　鉞　劉　瞿　矛　矢鏃

干首　節　鉤　金鈑

卷第三十　戈

徒戈　元戈
克氏戈　平阿戈
平陽高馬里戈　室邑左戈
右卯戈　嵒庭戈
安陽左軍戈　法皮戈
良山𤄷氏戈　芮大成戈
公戈　寢戈
梁伯戈　右攻戈
𨑳戈　相公子𡔈戈
吳後太師戈　滕子戈

欒左軍戈　衛公孫呂戈
宋公𦧴戈　高密戈
亾鹽戈　皇戈
子備戈　陳麗子戈
陳𦂛戈三　陳𡫳戈
陳金戈　陳右戈
陳戈　陳侯因咨戈
齊成子戈　莪戠戈
郾侯戴戈　郾王戈四
吾宜戈

彝器說上 攷器

三代之世九鼎所在繫國之存亾周封諸侯分器以立國春秋之季器之重與土地人民等左氏所記詳矣自戰國專事割地不復以宗器為賂於是國之重寶不足紓患而梓人鳧氏𦣝失其職秦并天下廢封建先王禮樂泯焉漢承秦敝陵廟共鼎流傳於今者非復商周之典則（武帝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雖孝宣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閒鮮有能及然尚方所造亦止鐙鏡雜器故漢世得周鼎往往薦郊廟因之改元侈為符瑞夫以漢去周未遠其寶之已如此矧其在二千年之後哉有宋以來好事者始裒集款識勒為專書豈不以先哲遺文所係而宣和博古呂氏攷古二圖尤必詳繪其形模尺寸以存三代之制蓋古人制器尚象一名一物具有精意如鼎尊壺卣敦匜甗鬲戈戉之屬其文皆各象其器之形故余嘗謂上古時皆先有此器後有此文而班孟堅敘次六書以象形為首其識為獨優也故不見犧尊之制則不知鄭康成答張逸鳳皇之誤（鄭謂畫為鳳皇尾婆娑然魏時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正作犧牛形王肅注禮器本之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亦為牛象詳南史劉杳傳春秋孔疏以為太和中青州掘得非魯郡與南史異）不見瑚槤之制則不知論語包咸注之謬（包咸曰夏曰瑚殷曰槤周曰簠簋濬益按瑚即簠槤即甗古今通段字包以為一器三代異名殊非）不見簠簋方圓之制則不知許鄭異同

得失之辨說文曰圜曰簠方曰簋鄭康成曰方曰簠圓曰簋今以器證之鄭說是也不見鐘鎛小大之制則不知爾雅棧鐘李巡訓棧為淺之善爾雅小者謂之棧李巡云東晉大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鐘有古文銘長三寸口徑四寸即棧鐘棧淺也不見方壺圓壺之制則不知公羊傳何注之失公羊傳國子執壺漿注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聶氏三禮圖遂謂方壺圓腹圓壺方腹惟陳氏禮書不沿其誤不見兕爵之制則不知左氏傳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所舉與詩稱兕觥之異積古齋款識所載周子燮兕觥器為爵有蓋作犧牛形濬益按此即左氏所謂兕爵也兕觥雖同訓罰爵然蔣因培曾得一器牛首無足與禮圖兕觥同知子燮之器定兕爵非兕觥也不見爵旁雙柱之制則不知考工記鄉衡實盡之節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曲禮曰執君器齊衡康成曰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濬益按平爵鄉口則雙柱適當眉際所以為節也古麋眉

通不見鐘與鈁之制則不知說文方鐘之解傳鈔舛訛之故說文鈁方鐘也濬益按鈁乃酒鐘之方者鐘當作鍾二字古雖通許書既各有本義則說解當作本字此傳寫之誤不見饕餮夔龍金錯之制則不知禮記黃目鄭注黃金為目之確不見彝敦方臺之制則不知周禮六彝有舟之義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濬益按即彝敦下有方座如臺者是也不見彝罍觚棱之制則不知銘文尊旁加𠂤為象形而論語觚不觚乃古法將亾之漸濬益按彝罍文內凡尊旁加𠂤作䔿即鼎尊罍觚等四隅之觚棱所以便執者毋傾側失容也後來彝器漸昧此義往往圓轉無觚棱故孔子云然不見劍夾之制則不知考工記注可推測周尺短長之度考工記以其臘廣為之莖鄭注云莖長五寸爲程陳經曾据此制為周尺凡此皆非攷器莫能明然則攷器者學問之事豈玩

物之云乎且夫文字者彝器之所由造也彝器者文字之所由麗也善乎儀徵阮氏之言曰此文之作此器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之前其寶貴宜如何況古盛時朝祭燕亯所以登降酌獻周旋揖讓納斯民於軌物致宇宙之太和者其精神莫不寓於斯所謂器以藏禮也嗚呼盛哉此鐘鼎之學必以攷器為首也

彝器說中 攷文

三代文字尚矣六經諸子由篆變隸其在今日已非復先秦簡編之舊然則居今日而欲攷文字制作之源古文籀書小篆變遷之迹捨彝器曷從哉自宋人箸錄分夏后商周列作器之先後則以篆文屈曲奇古者為夏而吳延陵之劍秦皇帝之璽其文固龍虎蟲鳥也以甲乙丙丁十干名器者為商而周器銘文三家之彝其文亦父丙父丁也謂商器類象形而舉鼎執中寔紀周特牲鄉射之禮謂周器文章炳煥或數十百言而觚觶爵斝概無對揚永寶之銘是夏商周世未可以強分也竊嘗謂商周之間禮樂大

備姬氏尚文器物居多夏商但有古文其籀書小篆之遞興皆在周世則欲攷有周一代之文字必自審其書勢始矣故凡畫中肥而首尾出鋒者蝌蚪也古文體也畫圓而首尾如一者玉箸也籀篆體也周室之初監於二代薛氏款識曾定散季敦為作於武王之四年召公尊亦南宮括之器然傳刻失真莫由窺測近世於岐山得周盂鼎嘉興徐同柏攷為成王之二十三年與王氏款識周師旦鼎阮文達定為周公祀太姒所作寔為周初之彝器今審其點畫則古文蝌蚪之形而體勢漸近大篆據此知周器中如吳彝康鼎君夫敦頌壺寰盤之云周成太室康昭穆宮者

大抵西京盛時所造故點畫體勢悉相似而薛錄之晉伯鄀父鼎其時未廢司徒亦共和以前之確證按晉以釐侯廢司徒釐侯元年為共和二年矧畢氏曶鼎陳氏厝鼎銘文古茂為周書誓命之辭乎是周初文字之可攷者其證一也宣王中興篤生籀史創為大篆則石鼓其幟志也然自歐公以來異說紛歧通儒不免顧亭林全謝山孫淵如皆疑石鼓非周物近人徐燮鈞於寶雞得周虢季子白盤平定張穆依羅次球以四分周術推演定為宣王之十二年周時惟宣王十二年周正建子月有丁亥乃月之三日也其辭既類小雅六月之篇而書則籀文一同石鼓可知史籀篆迹實周時書勢之一大關鍵而召伯虎敦虢文公鼎以毛詩國

語攷之亦宣王時之器尤足資印證矣且鄭桓公以宣王母弟受封鄭器如邢叔妥賓鐘姜白鼎羌伯咼楙叔賓父壺太師小子甗無一不與石鼓脗合在既變大篆之後是周中葉時文字之可攷者其證二也平王東遷諸侯力政文字異形學古編所謂諸侯各有本國之文也然列國之器如宋公䪫鐘之為平公成宋公差戈之為元公佐邾公牼公華二鐘之為宣公悼公楚曾侯二鐘之為惠王章作王子申盞之為令尹子西齊侯二罍之為祀陳桓子陳侯鐘之為齊威王器其文仍是籀書而體漸狹長儼然小篆且秦之建國寔自平王薛氏所錄盄龢鐘阮氏所稱昭襄

王嘉禮壺尊甲午天錫二簋與近出之郲子縢秦嬴簋書勢亦開秦權量及琅琊臺刻石之先聲可知斯相制作雖本秦文而實當時通行之體是春秋至戰國時文字之可攷者其證三也夫生二千年後而遠追二千年以前簡冊無徵好古者往往興歎然風氣推移古今不異以器證器其變遷之迹固有灼然不誣者故余纂集彝器款識專以書勢辨時代之先後為可據也若薛録之四商鐘王氏所録之董武鐘要亦周器乃當時自有此一體如秦之有繆篆殳書者而阮録之陳逆簠則又當時行草書徑謂草創屈原草藁可按也又或銘詞同而有媘文羨文之殊時代同而有刀書筆書之異古書變化更僕難詳攷古者會其意可矣

彝器說下　攷藏

先秦古器世知寶貴由來舊矣自呂氏攷古圖備列寇萊公文潞公以下收藏三十餘家而劉薛二王裒集諸器亦皆宋時所出元明之世好古不乏明萬歷十一年御史孟一脉陳五事言民間習為麗侈周鼎商彝秦鉈漢鑑皆搜求於海內而蒐録無聞故世恆謂收藏古器自宋人而鐘鼎之學亦於斯為盛其信然乎近世儀徵阮文達公文字之見寔勝前人所著商周銅器說徵引極博於先王制器可謂深得其精意矣惟云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鼎或至改元稱神瑞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為神瑞而以玩賞加之則猶有未審者按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皆大鼎重器故當時羣臣上壽稱賀至宣帝時美陽獻尸臣鼎張敞以為鼎小有款識不宜薦宗廟據此則凡器之小者漢未嘗以為瑞既不薦宗廟則亦視同玩好可知史記孝武紀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漢書稱梁孝王珍寶多於京師有罍尊千金戒後世善寶毋得與人晉書杜預傳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豈非古器之嗜漢世已然歟若史冊所書稱神瑞者惟鼎為貴通鑑晉咸寧元年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志曰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文稍

（異恐有誤）大赦改元天冊南史宋武帝紀晉義熙十二年廬江霍山崩獲六鐘十四年漢中成固出銅鐘十二元熙二年竟陵郡出古銅禮器十餘枚歸諸瑞物藏於相府此驕篡之朝禪代之際多引嘉祥以示誇誕故銀尺編鐘諸器亦與鼎同重又其變也晉宋以還古器之出時時而有南史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於州園地得古冢有銅器十餘種又什邡人段祖以灂于獻鑑竟陵王子良愛古於雞籠山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陸澄識為服匿（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澄所言）梁昭明太子賜劉杳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遺卿古人之器（按昭明既稱為古人之器必銅為之者如博古圖之瓠斗非真瓠也）魏送古器於梁有隱起字劉顯按文讀之攷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之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至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第二種金銀鏤錯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吉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池得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介金鉤且公且侯）此則南朝古器好尚之可攷者也其在北朝則魏書御史中尉王顯以元匡與劉芳爭斗尺權度彈匡奏內云匡表以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

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甯有銘僞新之號魏書律歷志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大樂祭酒公孫崇以為鐘律之準（益按此權即元匡所據之莽權）北周書或自蜀得錞于斛斯徵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隋氏統一區宇江南歷代寶物盡入關中開皇十一年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文帝不學無足深論顏氏家訓長安民得秦時鐵權有銅塗鐫銘二所與內史令李德林被敕寫讀文中子謂邳公蘇威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唐書尹思貞家坎地獲古戟十二嚴挺之試崔渙以彝尊

銘謂渙清廟器故以題相命舊唐書地理志天寶三載陝郡太守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新書志作元年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與舊志小異濬益按薛氏款識有平陸戈當亦此地所出）張懷瓘書錄往在翰林見二古鐘有古文三百餘字紀大禹功績皆紫金鈿大篆神采驚人闕史裴丞相尚古好奇得古鋏盜京輦聲為至寶後知其僞立命擊碎（曲阜耕人得古鋏器曰盎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劉蛻以為桓公葵邱之會寔在生前不得以謚稱之此乃近人矯作）此又北朝暨唐代古器好尚之可攷者也夫自漢至唐古物出於土中不知凡幾徒以款識無書遂使文字不傳而器亦罕聞於後其湮沒可勝慨哉然史冊所紀歷朝風尚正可

想矣故備述之以補文達之闕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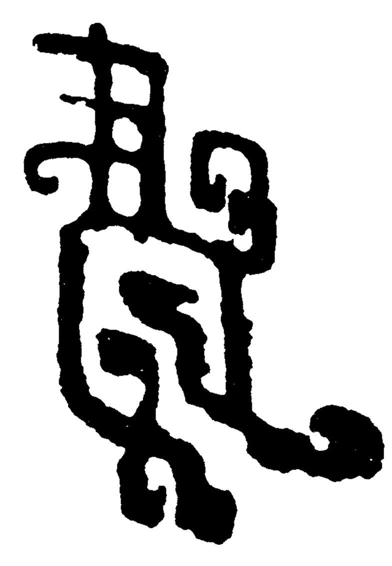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一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鐘上

鳧形鐘



鳧象形

右鳧形鐘銘一字校江曹氏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宋王復齋鐘鼎款識所載舒州古鐘歸王崧壽家者相同復齋釋為鹿積古齋款識從之殊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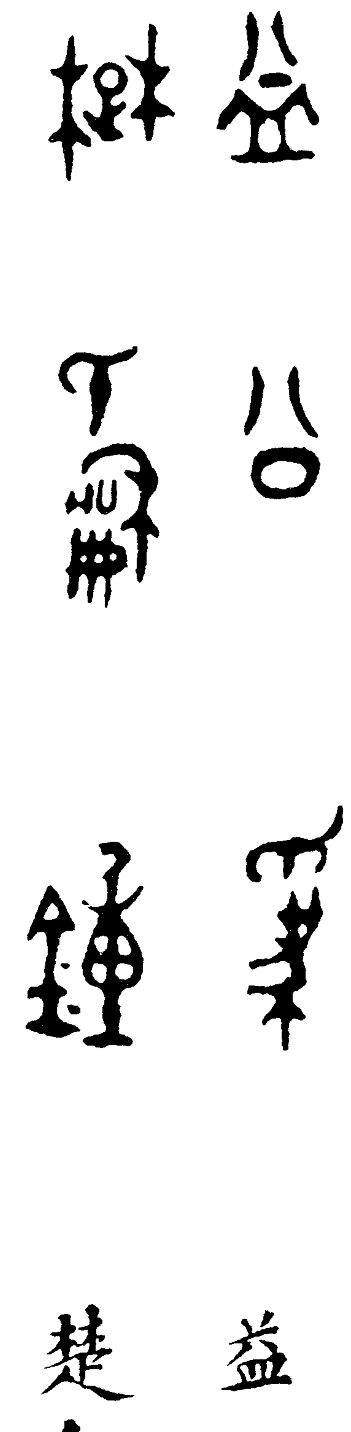
鳧形鐘



釋同

右鳧形鐘銘同前器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與前并釋鳧形者考工記鳧氏為鐘以近時所見古鐘察右文如楚公三鐘作龍象等形其精如圖畫似非文字餘則簡古多與前器同文今此銘正作鳧形可證前器文亦鳧之象形字復齋釋鹿誤也

益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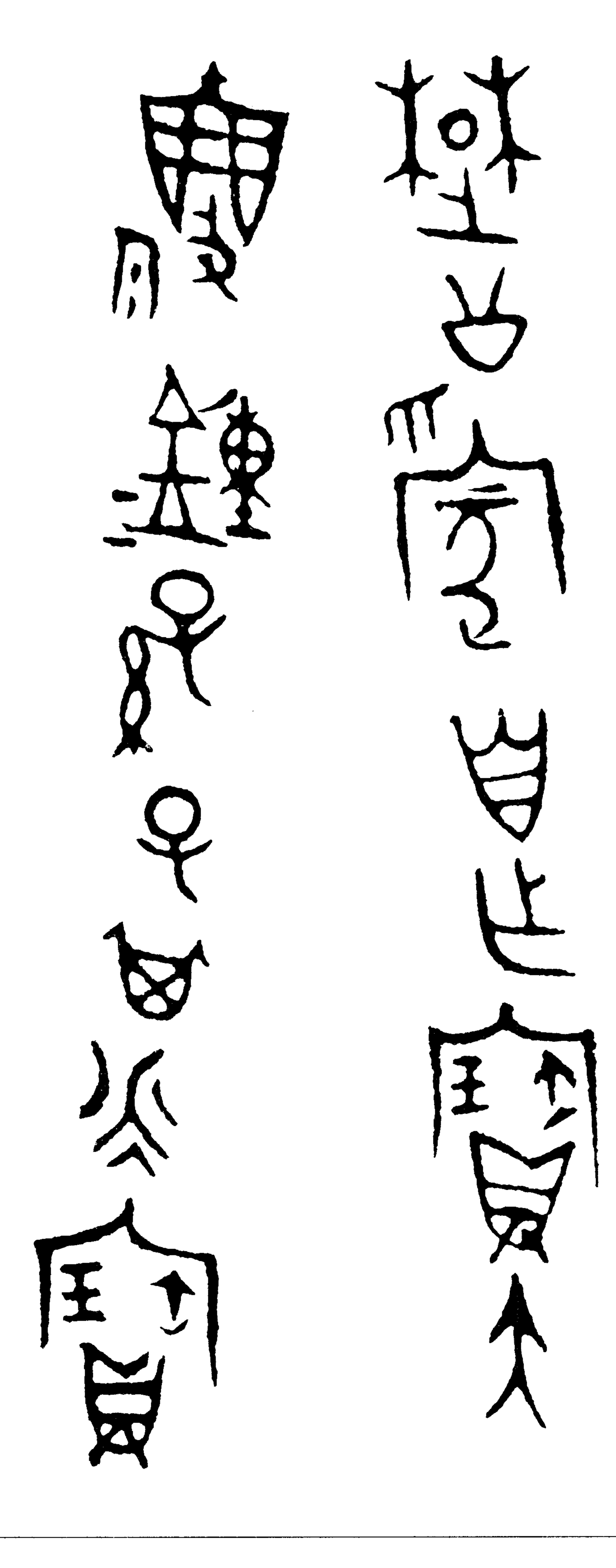


益公為楚氏龢鐘

右益公鐘銘七字諸城劉燕庭方伯喜海舊藏器載所箸長安獲古編茲據拓本摹入說文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依段氏注補水字此文益與巽鮮敢同空首布作𥁋皆古文从水省蓋象水在皿中半見於外欲溢之形也本書水部溢器滿也从水益聲滿之誼與饒通意古只以益為溢後世始有溢字耳故其誼又為增為多為富為長為過為

大為裕是其證也又言部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謚笑皃金壇段氏玉裁說文注據一切經音義及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刪謚存謚改謚為行之迹也其說當矣今按五經文字曰謚說文也謚字林也字林以謚為笑聲音呼益反以此銘益字證之謚从古文益與謚為古今字是呂忱所據真古文特不審何故訓為笑聲後人既據之以改說文乃譌謚為謚又以謚為行之迹也謚為笑皃分為二字實則祖述字林而互舛者也段氏知其誤而不知其致誤之由今得此文為證昭然若發矇矣曰龢鐘者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叔之離磬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濬益按和離之誼即虞書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

楚公鐘



楚公豪自作寶大鎛鐘孫子其永寶

右楚公鐘銘十四字與下二器皆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

所藏并據拓本摹入此器積古齋款識失摹冢鎛二文偏旁餘點畫亦有闕誤今并補正冢字不見於說文史記楚世家楚君亦無名冢者按左桓公六年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彝器文中凡人名奇古不可攷釋者大抵皆當時意造之字以為將來易諱之地此類甚多強識則鑿矣下為鎛阮文達公以尃之上體為尋幠形當是甫之古文下从攴取搏擊之意濬益按文達說是也以魯公伐郤鐘周輔字作甫證之知虢叔兮仲諸鐘之林龢鎛等字其所从皆古文甫蓋象鐘之全體形十為甬及衡冂之四周象舞自兩欒至兩銑二直畫之中象其鉦二橫畫則象其左右篆帶也據此知古章甫之制與鐘鎛同形甫與鎛正一聲之轉也

又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顓頊命飛龍氏鑄洪鐘明堂位有垂之和鐘今觀古鐘形制與田器之鋤並相類詩臣工序乃錢鎛毛傳云錢銚鎛鎒釋文云鎒或作耨引字詁云鎒古字也今作耨同正義引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世本云垂作耨此云鎛鎒當是一器據此知鐘與銚鎒皆垂之所造而鎒與鐘同故亦有鎛之名歟又古泉布亦多與鐘鎛之形制相類其文字奇古者舊以為上古金幣或以虞二釿安邑二釿為虞夏贖金說皆無據今以晉陽蒲子北屈銅鞮諸品攷之皆春秋晉地當為晉國所造其空首布尤與鐘鎛田器之形制維肖是殷之章甫周之泉布並權輿於垂之遺法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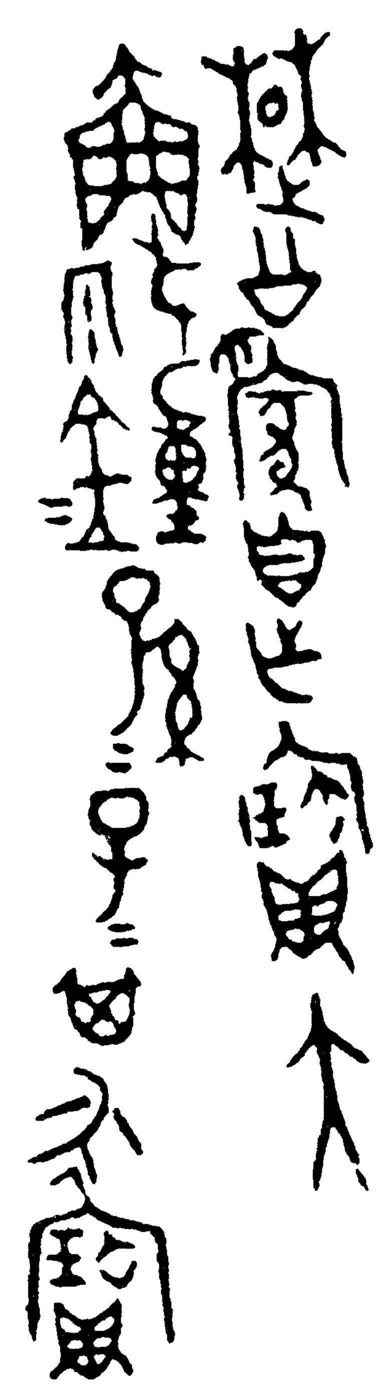
楚公鐘



楚公冢自鑄□□
鐘孫=子=其永寶

右楚公鐘銘十五字鑄下合文木疑大之誤下疑鎛之異文亦見薛氏款識師毀敦彼釋為鎗

楚公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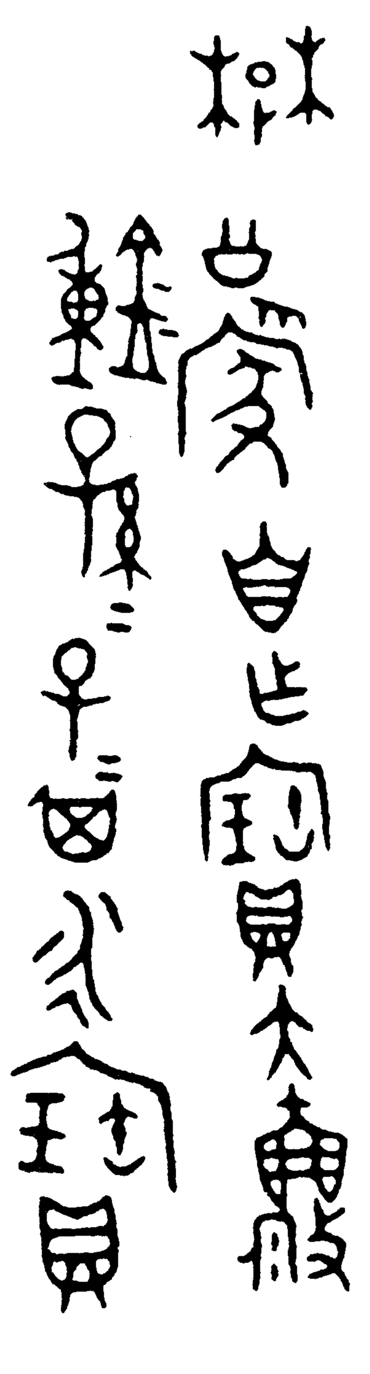


釋同前

第一器

右楚公鐘銘十六字文與第一鐘同惟子孫二字下有重文小異

楚公鐘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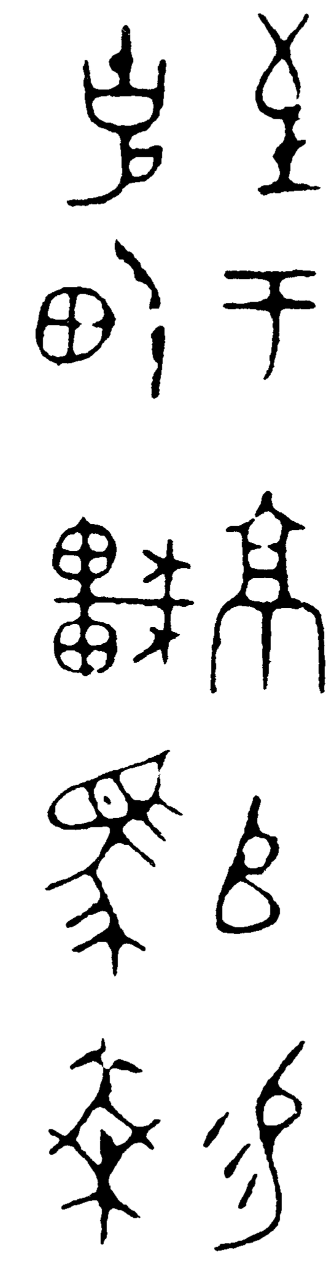
右楚公鐘銘同前器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原釋以冢為家非是

克編鐘



隹十有六年九月初吉庚
寅王在周康剌宮王呼士
曶召克王親命克遹涇東

至于京𠂤錫
克佃車馬乘



右克編鐘鉦閒銘三十字鼓左十字與下一器皆吳縣潘伯寅尚書祖蔭所藏據拓本摹入剌古通烈康剌宮康王廟也周公作謚法文武以後謚皆一字周季始有貞定威烈慎靚二字謚然禮記檀弓已偁趙武為晉獻文子衛謚公叔發為貞惠文子韓氏款識齊侯鐘亦偁齊侯環為䈬武靈公或二字或三字是此制不始於周之貞定王而此云康剌宮豈康王已先有二字謚歟士者未為大夫之偁

王朝有上士中士下士曶之名與曶鼎同論語周八士仲忽左傳鄭伯忽召忽皆此曶字經傳作忽者古今字也親令猶詩韓奕之云王親命之也遹字上有闕畫詩六月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鄭箋云涇水之北此云涇東按涇水自西北東南流入渭詩之陽與此之東正一地即今高陵三原涇陽三縣也說文𠂤小𠂤也𠂤大陸山無石者舊皆釋𠂤為阜佃字亦見揚敢說文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今左傳作衷甸杜注衷甸一轅卿車又說文車之籀文作𨏥今彝器文皆作𨏥知許書此字與軓之籀文䡴並以形似而譌或傳寫致誤乃段氏注謂从戈者車之兵莫先於戈重車象兵車𨏥綴重車則重戈矣按此籀文乃象車之全體形段氏以輪輻為重車尤誤

克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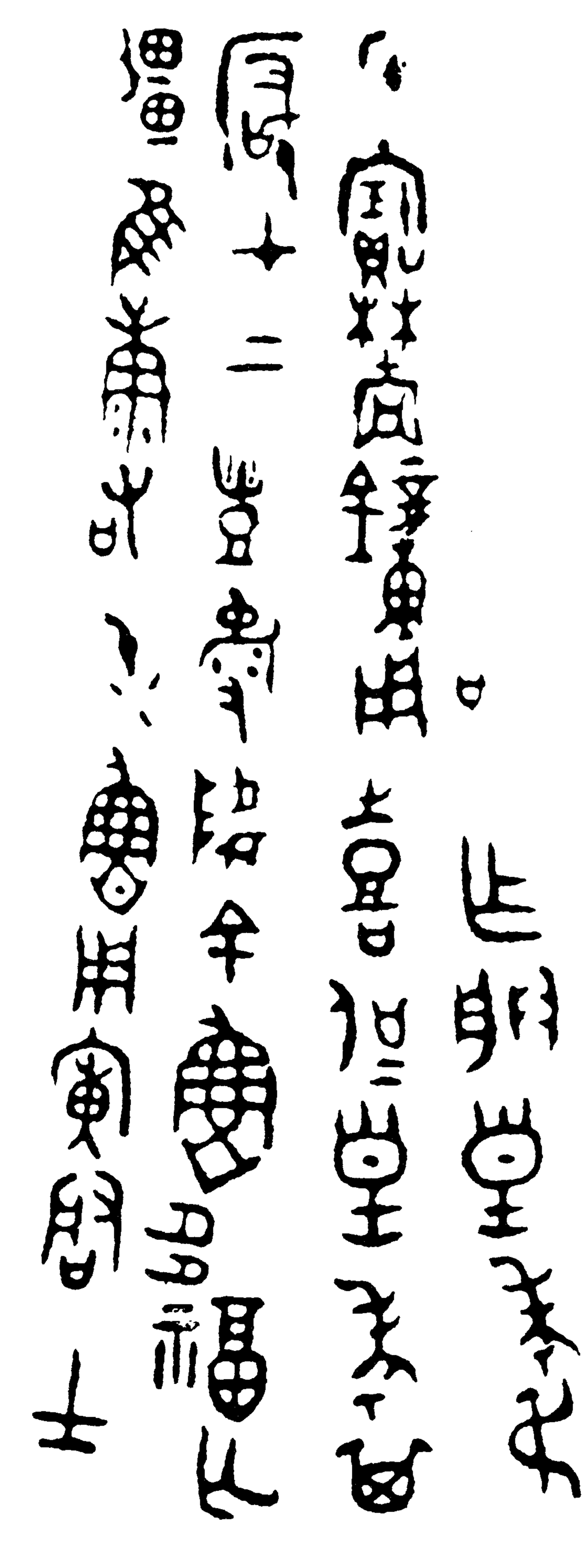
乘克不敢隊㝬尊王命
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
朕皇祖考伯寶鑄鐘用

匄純叚永
命克其萬
年子孫永寶



右克編鐘鉦間銘二十七字鼓左十五字二鐘與善夫克鼎同出關中合前器文云馬乘乘四乘也不敢隊者左傳季文子所謂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是也說文專布也經傳作敷為古今字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史記周本紀有考王魯世家魯公伯禽子為考公又禮記檀弓有邾婁考公餘無聞焉楚公鐘鏄字从攴說文部首攴小擊也此銘鏄之偏旁从ㄓ與攴同意皆象擊鐘之形說文無匄字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有之彝器銘蘄匄眉壽為習見字左昭公六年傳不強匄服注匄乞也廣雅釋詁匄求也又予也今按彝器銘之匄即經傳之介詩小明介爾景福箋云助也左襄公七年傳注同是二字義近相通也叚經傳作遐爾雅釋詁遐遠也又通作瑕叚之古音同胡詩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作瑕不謂矣注曰瑕之言胡也故又通作瑕乇叚即詩之純嘏檀弓注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釋文云瑕本又作嘏而彝器銘又作乇魯則以嘏魯聲近相通也若左傳楚之陽匄字子瑕晉之士匄字伯瑕其皆有取於此義也夫

士父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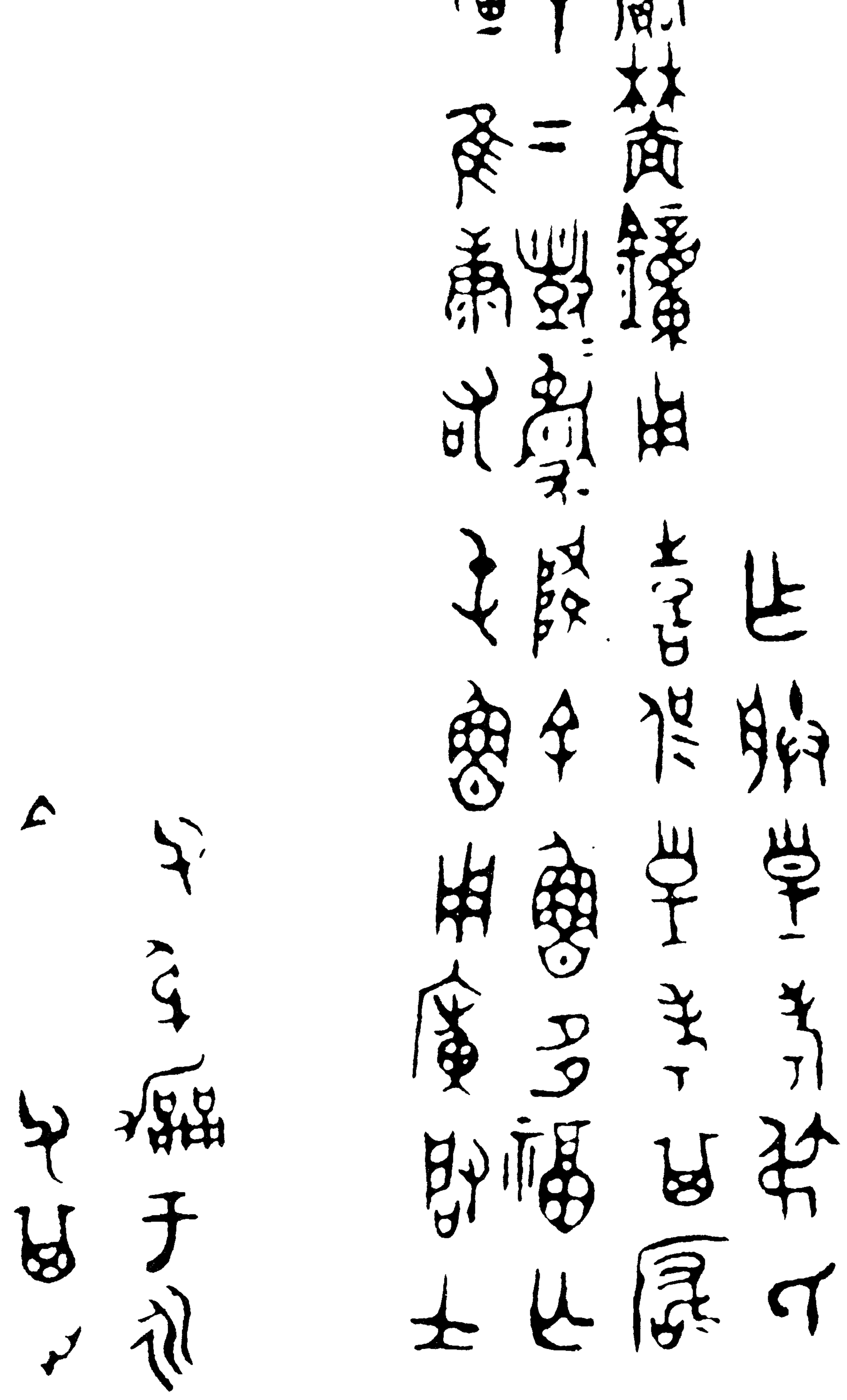
□作朕皇考叔
氏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
嚴在上數能降余魯多福亡
疆隹康右純魯用廣啓士
父身勵于永
命□父其受
□萬年子=
孫永寶用亯
于宗



右士父鐘鉦間銘及鼓左摩滅可辨識者五十六字大興翁宜泉刑部樹培所藏器據錢唐何夙明澍手拓本摹入此器積古齋款識已錄誤以叔氏為叔丁又失摹弟三行亡字據古錄金文摹釋不誤惟以後一器合勘則鉦間首

行作字上半行兩器并闕其闕處凹下有昔人摩礲痕迹非後來土蝕也鼓左所闕字亦兩器并同按此闕處皆作器人名氏昔人摩礲去之不詳何意惟此器鉦閒首行作上一字尚存有口字殘畫阮吳二錄均未審出今補又鼓左第三行萬年上闕二字下一字亦有殘畫似福之傳形以第二行其字下殘畫合審之當是受福二字上文曰降余魯多福此自是受口福三字與吳生鐘同例畾字阮吳二錄皆釋龢按龢从龠禾聲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此从畾力聲以益公師𩁹諸器龢从畾作龤是畾即龠之消文从力得聲與協字聲誼相近釋龢非也

士父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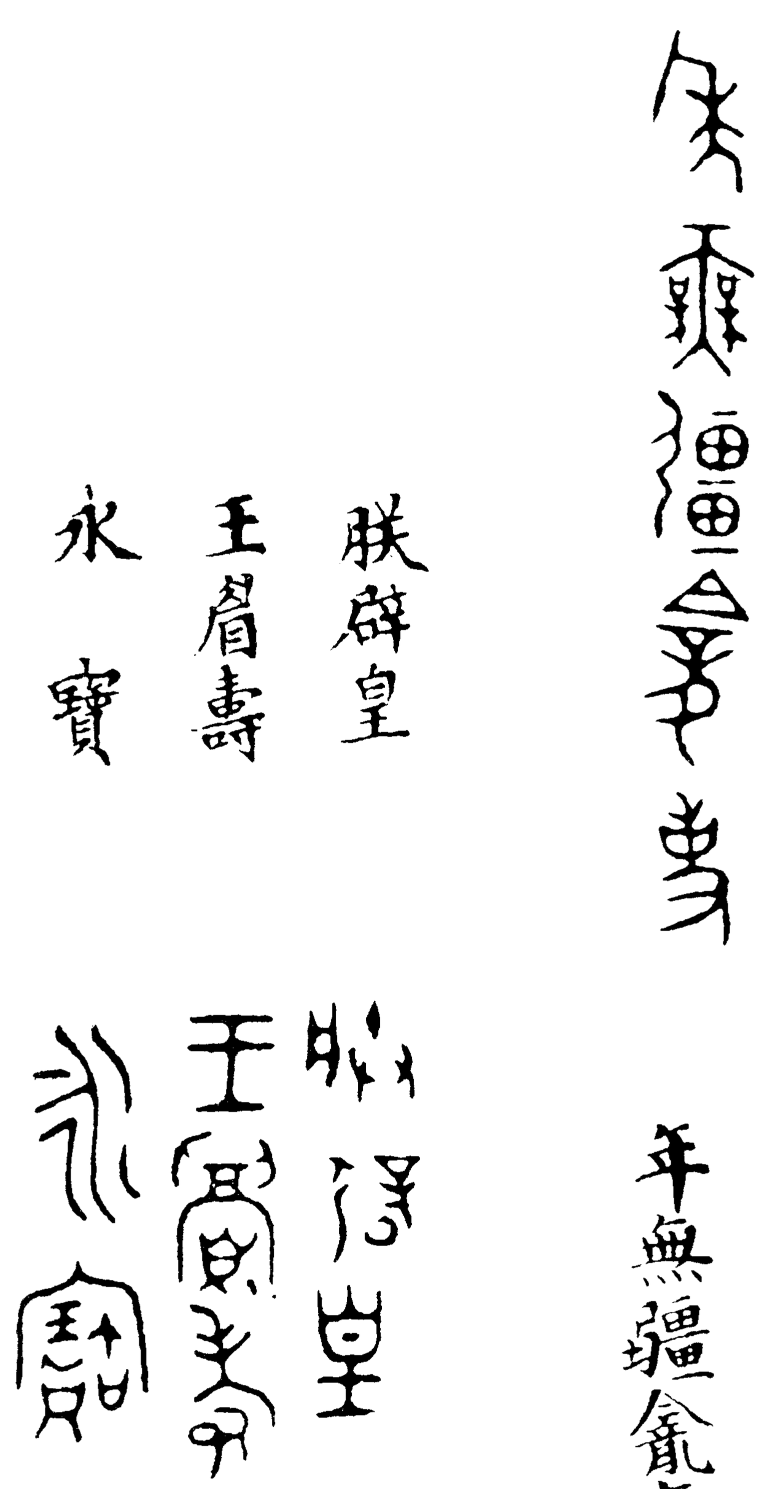


釋同

右士父鐘銘同前器漢陽葉東卿兵部志詵所藏據拓本摹入此鐘闕字與前器并同鉦閒銘尤精湛而首行名氏之闕如之既非摩滅則為有心削去顯然然文中用廣啟士父身一語乃作器人自謂前器父字僅存殘畫此器尚未摩滅是士父為作器者之名氏推之永命之下亦此二字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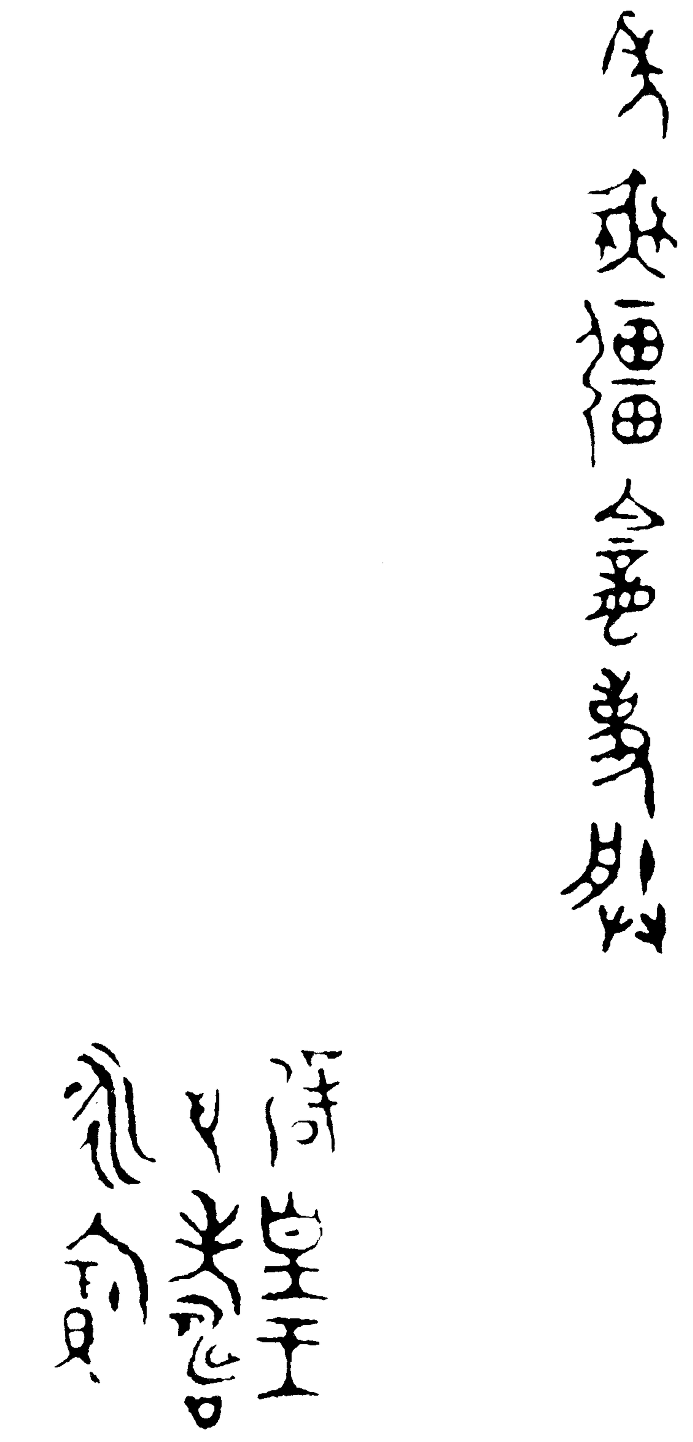


⿰龠乚事鐘



右⿰龠乚事編鐘鉦閒銘及鼓左十三字據商城馮曉漁大令詔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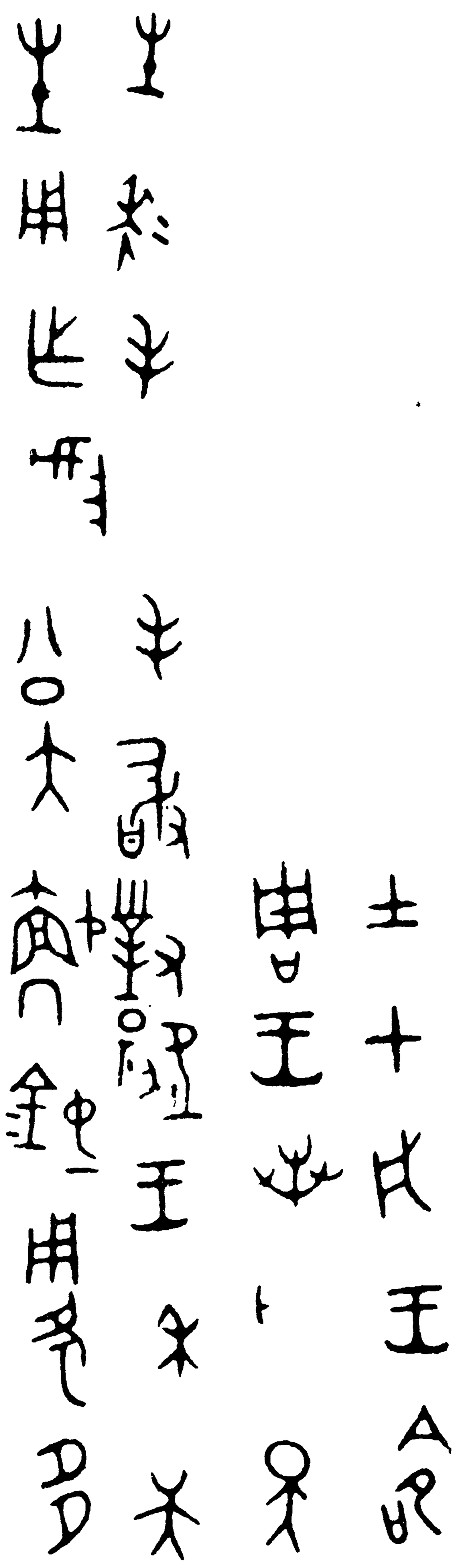
龕事鐘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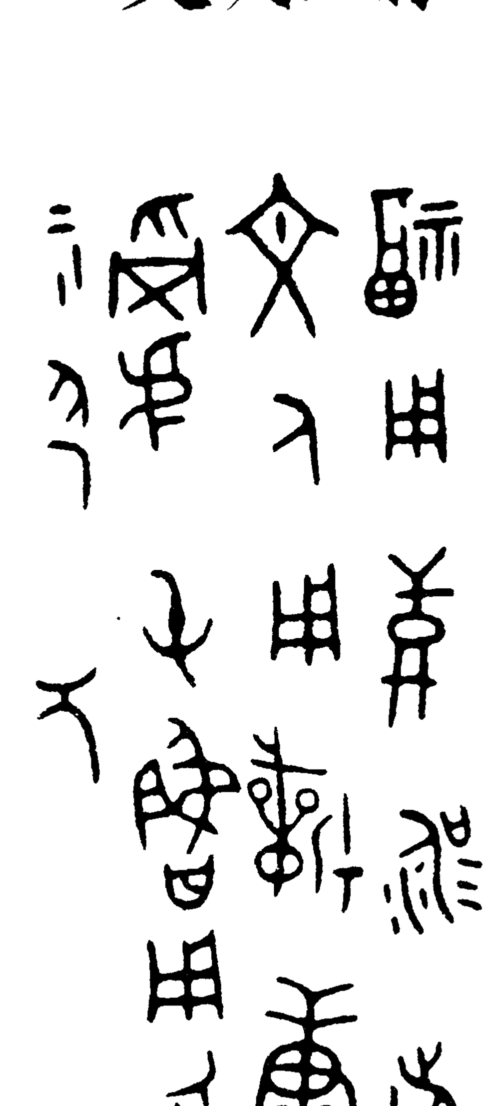
右龕事編鐘銘同前器半滅者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器鉦閒第四字上从令下體所从以頌鼎銘龔字證之似龍字之渻疑歆之異文

吳生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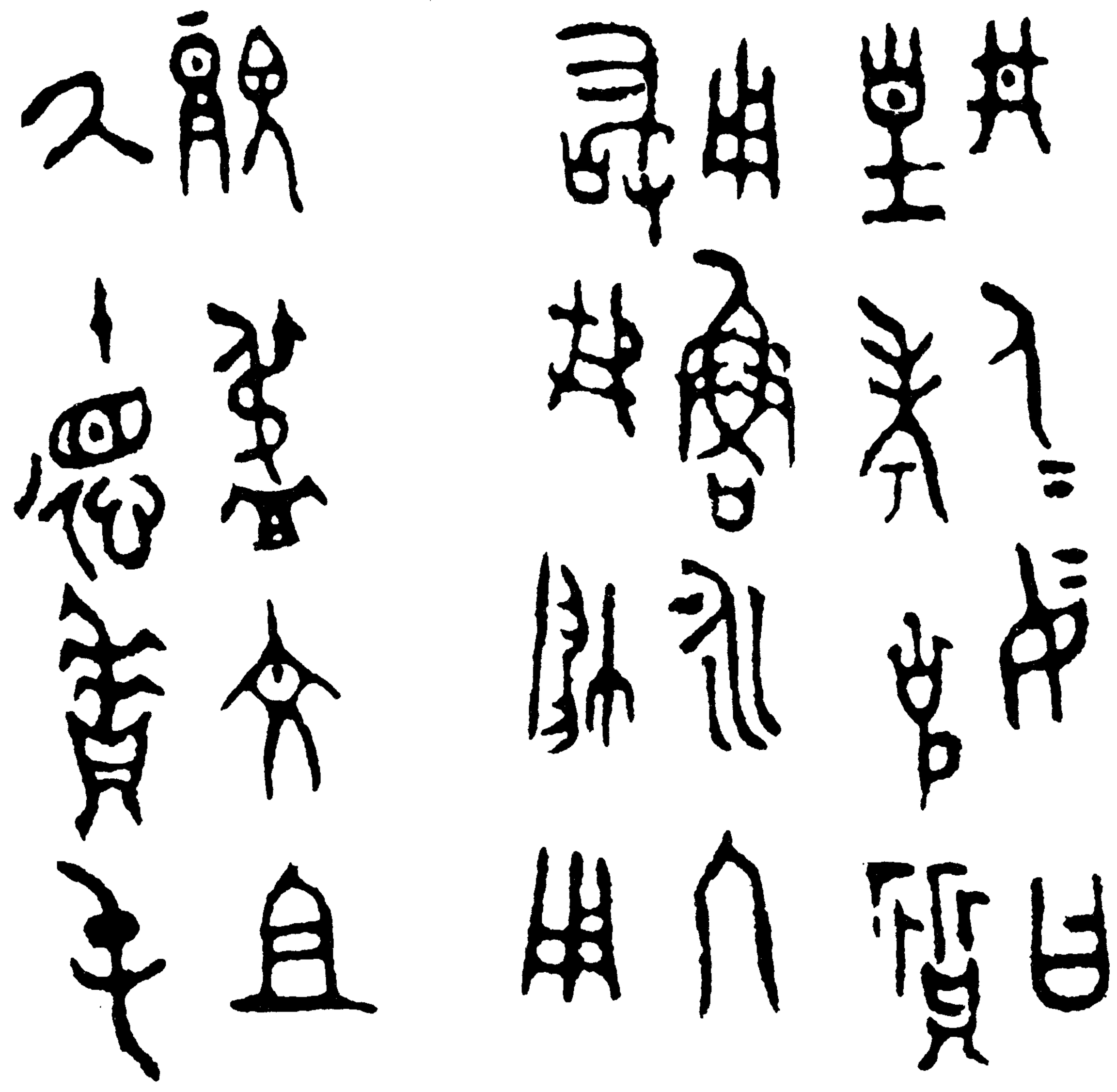
吉甲戌王命
周王若囗吳
生拜手　手敢對揚王休吳
生用作虓公大鎛鐘用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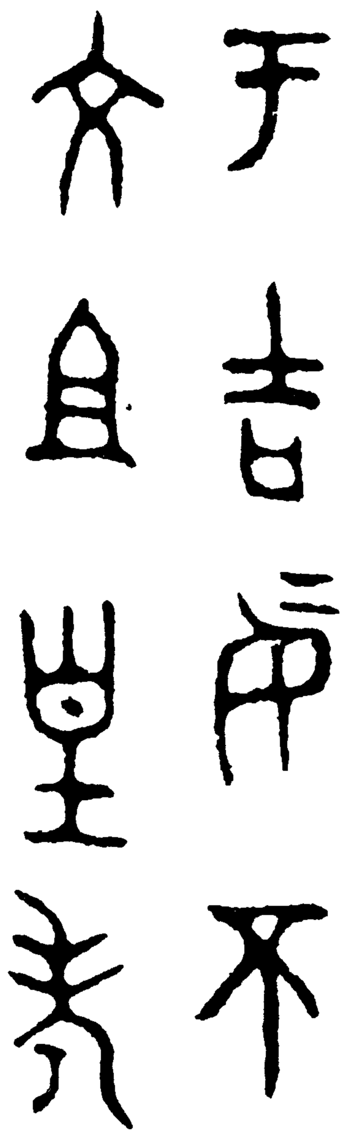
福用喜侃前
文人用蘄康
爵純魯用受
囗囗囗



右吳生殘鐘銘首尾並闕鉦閒及鼓左所存可辨識者四十八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王若曰下當有脫文說文吳大言也从矢口五乎切何承天曰吳字誤當為吳从口下大音胡化反段氏說文注曰周頌絲衣魯頌泮水皆曰不吳傳箋皆云吳譁也孔沖遠詩正義作不娛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皆叚借字何承天改吳作吳音胡化反其謬甚矣濬益按段注與小徐說同今觀此文古𡨦有吳字从口下大與何說合其音胡化反亦與毛傳譁也為同韵相訓疑此字古蓋兼有話音特不審何說所據耳揚字異文鎛下从∩與楚公鎛鐘同侃从水緐文也前文人即周書大誥君奭等篇之前寧人古文字作[文]或作[文]其緐文則作[文]史喜鼎君夫敢諸器[文]字可證也漢世尚書出於壁藏學者罕識古篆誤以[文]為寧於是前文人之文均譌為寧而文考為寧考文王為寧王矣爵字亦見頌鼎諸器積古齋款識釋為虔非是此字習見而無所質證應闕疑未行殘畫當是福眉壽三字也自用作下五句連用五用字見古人行文用字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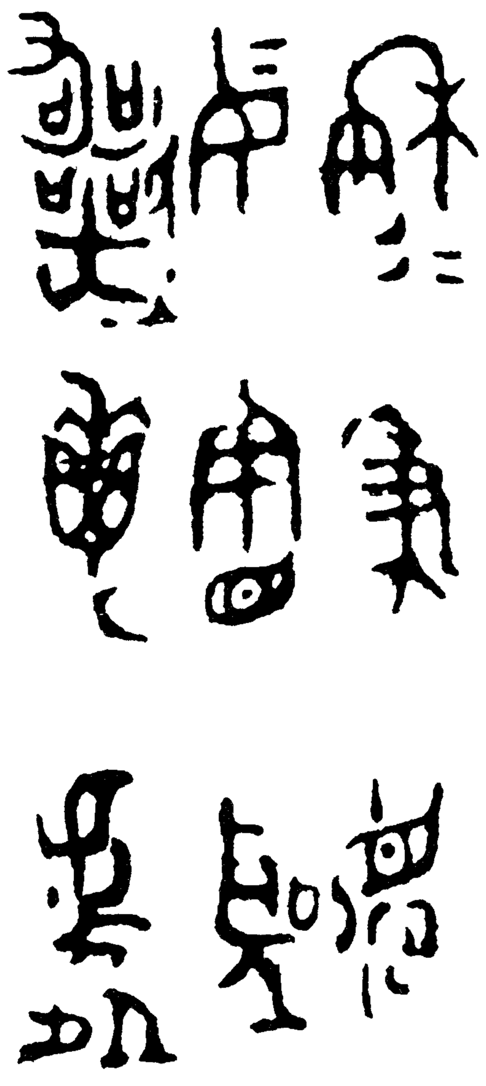
井仁鐘 鉦閒四行分為兩段釋文依原式





井仁㚤曰顯盄文祖
皇考克質厥德賁純
用魯永終于吉㚤不
敢弗帥用文祖皇考

穆秉德
㚤憲聖
趩口處



右井仁鐘鉦閒銘三十二字鼓左十字鎮洋畢秋帆尚書沅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此器積古齋款識已錄據仁和趙晉齋魏拓本稱為邢叔鐘者也只鉦閒四行筠清館金文補鼓左三行視阮錄全矣然鐘極完善而名之井人殘鐘亦誤今以編修拓本校之兩書篆文釋文并多譌舛蓋此器通體青綠凝結舊所輯秀水錢夢廬天樹嘉興徐籀莊同柏所藏拓本文字皆不明晰後經編修鍥剔又得潘尚書一器相證阮吳二錄闕誤之字一一顯露矣井人人字下有重文自是仁字㚤字無攷弟五字阮錄釋辭以史頌鼎虢季子白盤銘證之亦顯之異文德下一字阮錄釋㝵按古文㝵从手持貝作㝵見虢叔鐘㝵純字此文从㐺作貿以諸器中饋字偏旁例之當亦賁之

變體吳錄釋賁亦非盄下从皿阮吳二錄并失摹按盄字見薛氏款識秦公鐘薛氏釋為盄阮錄卯敢銘釋從之今審此字上从叔不从弔如薛阮二家所釋則此顯盄為稱美其祖考之辭與譱夫克鼎盄悊厥德語皆不可通此字又从心作愸邾公華鐘曰愸穆不㒸于乃身邾沇兒鐘曰愸于仁義其誼并同蓋皆以淑為誼古叔淑同字淑善也因思書費誓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以下文無敢不善言之則弔字當為淑字之譌又左昭公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帥羣不弔之人不弔即不淑猶云不善之人耳據此知書大誥諸篇之弗弔詩節南山之不弔昊天弔字皆當作淑蓋由古文叔作弔篆文弔作弔二字以形相近而譌者也或謂余此論不免武斷余曰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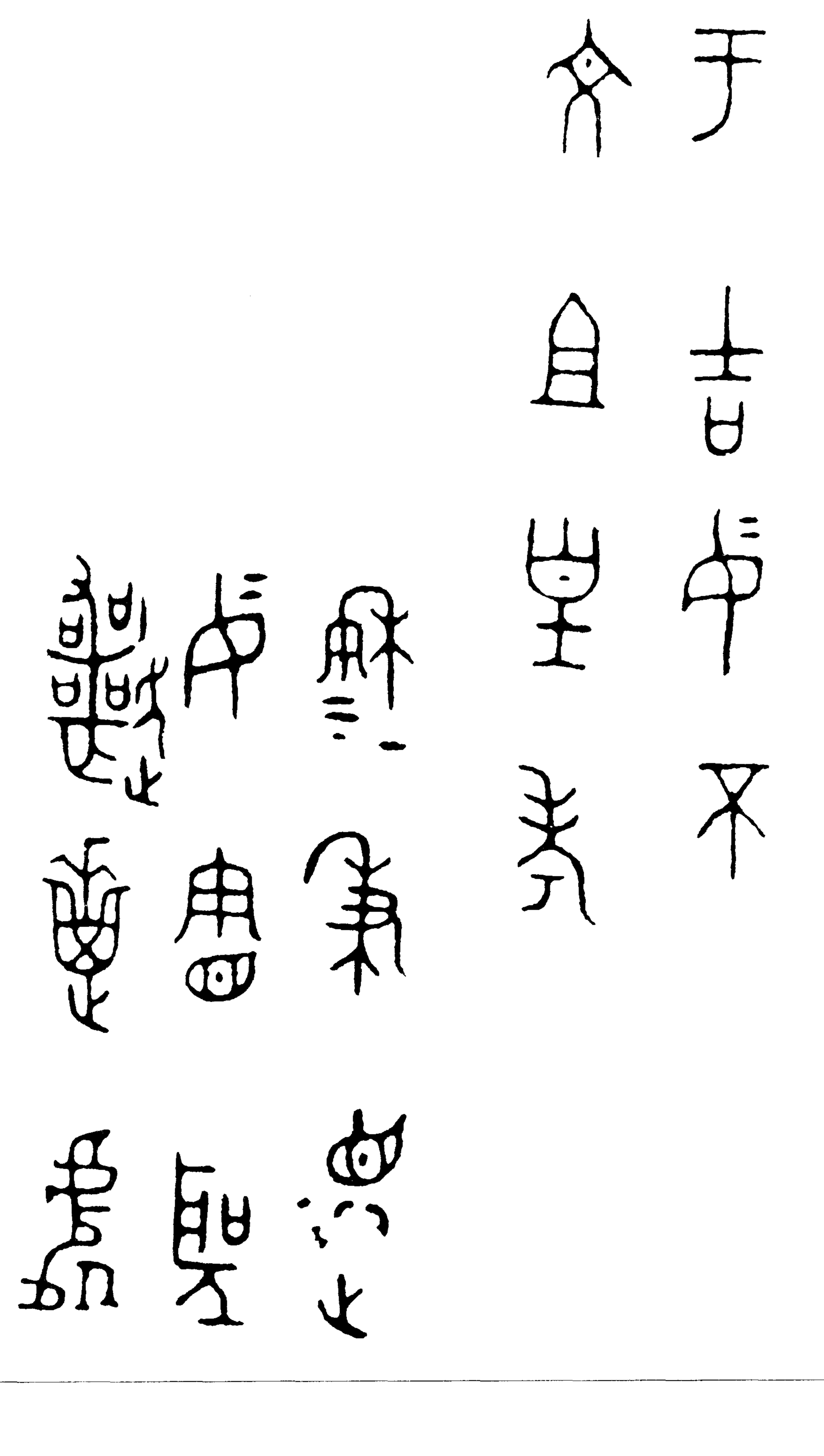
確據非鑿空也莊子德充符曰蘄以淑詭幻怪之名而齊物論曰其名為弔詭此弔詭即淑詭之譌灼然甚明又周禮春官太祝六曰誄鄭司農注引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是先鄭所見左氏傳正作淑康成親見先鄭此注故於節南山詩不弔昊天毛傳以弔為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然不敢顯指經文為誤字則漢儒之慎而此一字遂歷二千年之久佔畢之儒罕有知其譌者夫亦可歎之至矣猶幸司農此注存於周禮猶為左證古誼不亡功莫大焉

錢梅谿泳履園叢話曰畢尚書家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五尺當為三尺之誤）前後面俱十二乳（十二亦為十八之誤）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毋云云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

邢叔鐘此器曾開貢單奏進以斤兩太重難於擡運入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據以進宮遂發還尚書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桐城吳康甫二尹（廷康）曰此鐘畢尚書得之長安將送詣曲阜因循未果後為烏程張蘭渚中丞師誠所得蓋入官後出之庫中者湖郡經粵寇之亂此器不知所在矣光緒辛巳濬益由天津之海至濰訪壽卿編修於里第知此鐘出於劫火近亦歸壽卿壽卿舊藏凡十鐘今得此遂為弟一重器簠齋目錄裒然稱首焉因釋此銘附綴於後亦吉金中一掌故也

井仁鐘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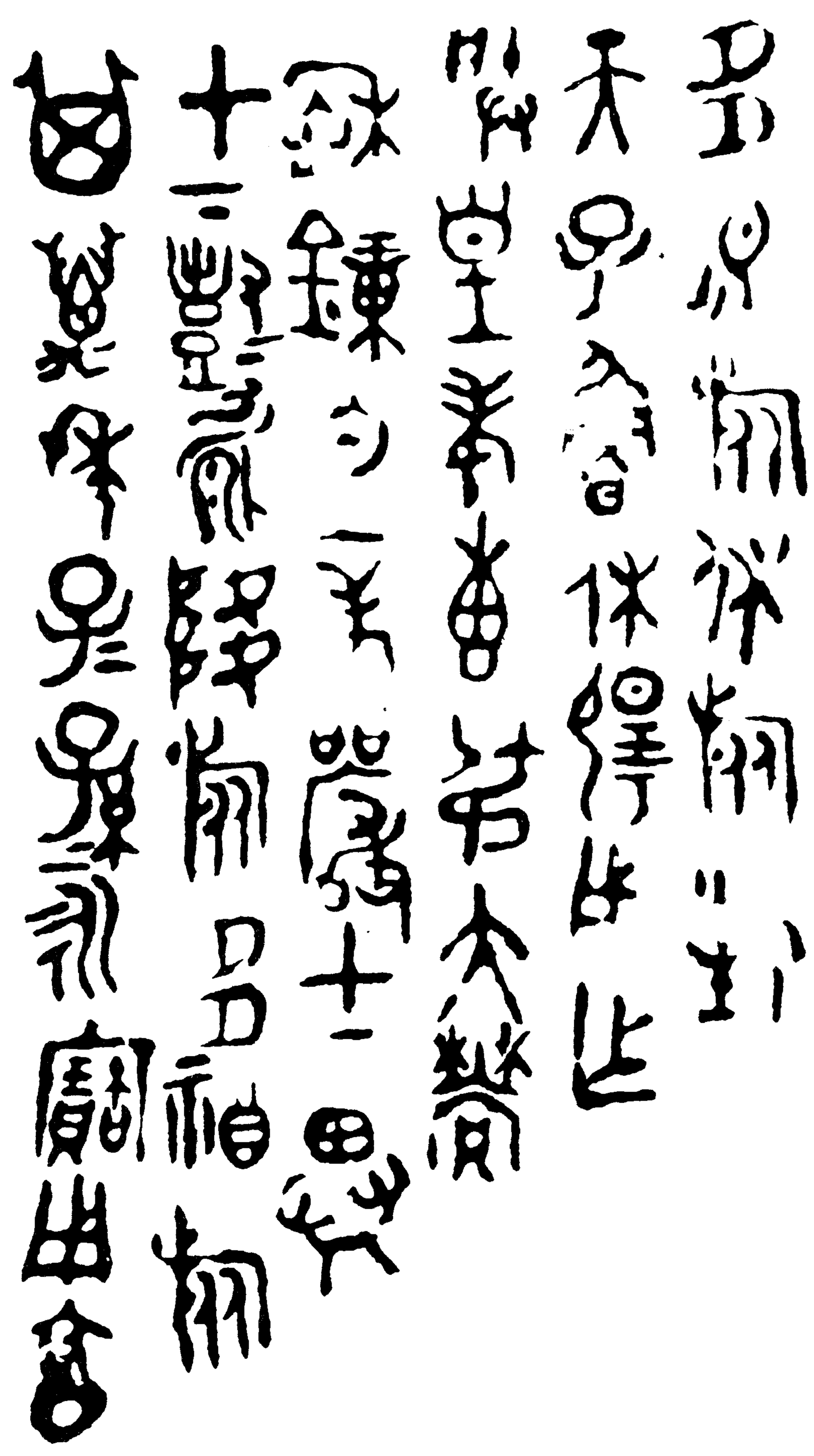
右井仁鐘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鼓左德从𢓊喪从辵并下一字足補前器之闕

卷一　一八

虢叔鐘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叔
穆〻秉元明德御于乃辟㝵
純亾敃旅敢啟帥刑皇考
威儀飲御于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
天子魯休揚用作

卷一　一九

朕皇考惠叔大林
龢鐘皇考嚴在上異
在下數能〻降旅多福旅
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亯

右虢叔鐘鉦間銘四十字鼓左五十四字陽湖孫淵如觀察　星衍舊藏器後歸嘉興張叔未孝廉廷濟今歸歸安沈仲復中丞　秉成據拓本摹入此鐘土花凝結字多剝蝕與積古齋款識阮文達公藏器同文原釋以亾敃為乍攸飲為為數為愷均誤又大林者鐘之名謂聲中林鐘之律亦非說詳後異作異古通用字詩六月有嚴有異毛傳嚴威嚴也異敬也數同豐易序卦傳豐大也山海經其光熊熊注熊熊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

虢叔鐘



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〻秉元明德　于乃辟㝵
純亾□旅敢啟帥刑皇考
威儀□御于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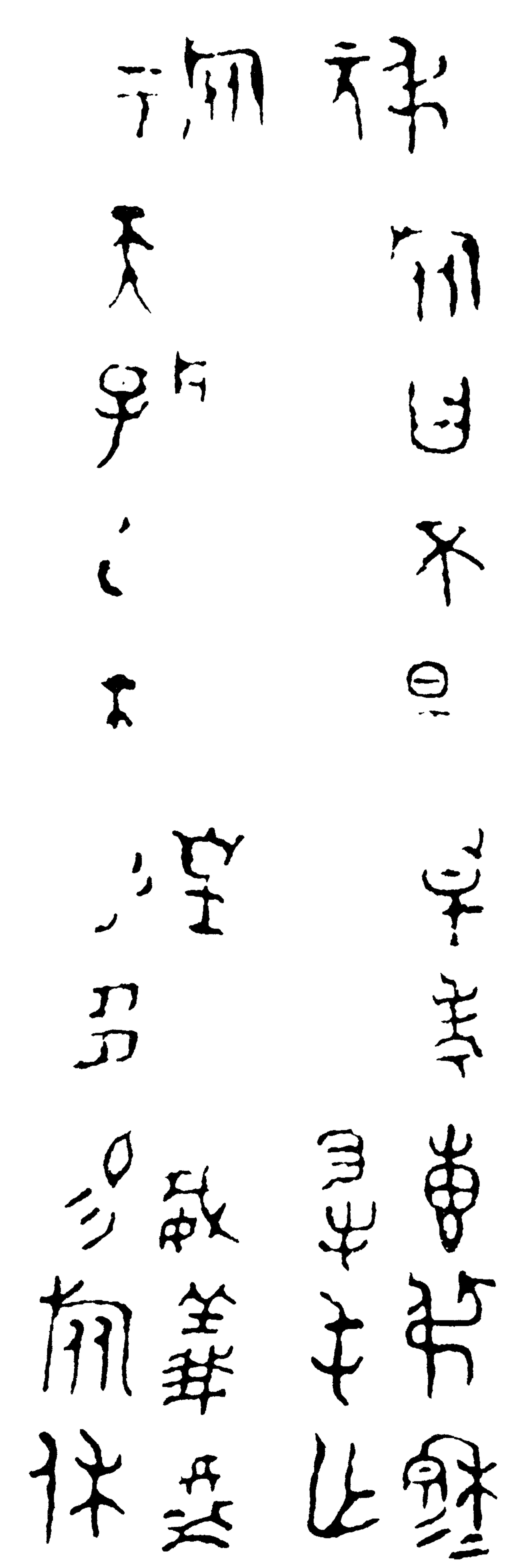


多錫旅休旅對
天子魯休揚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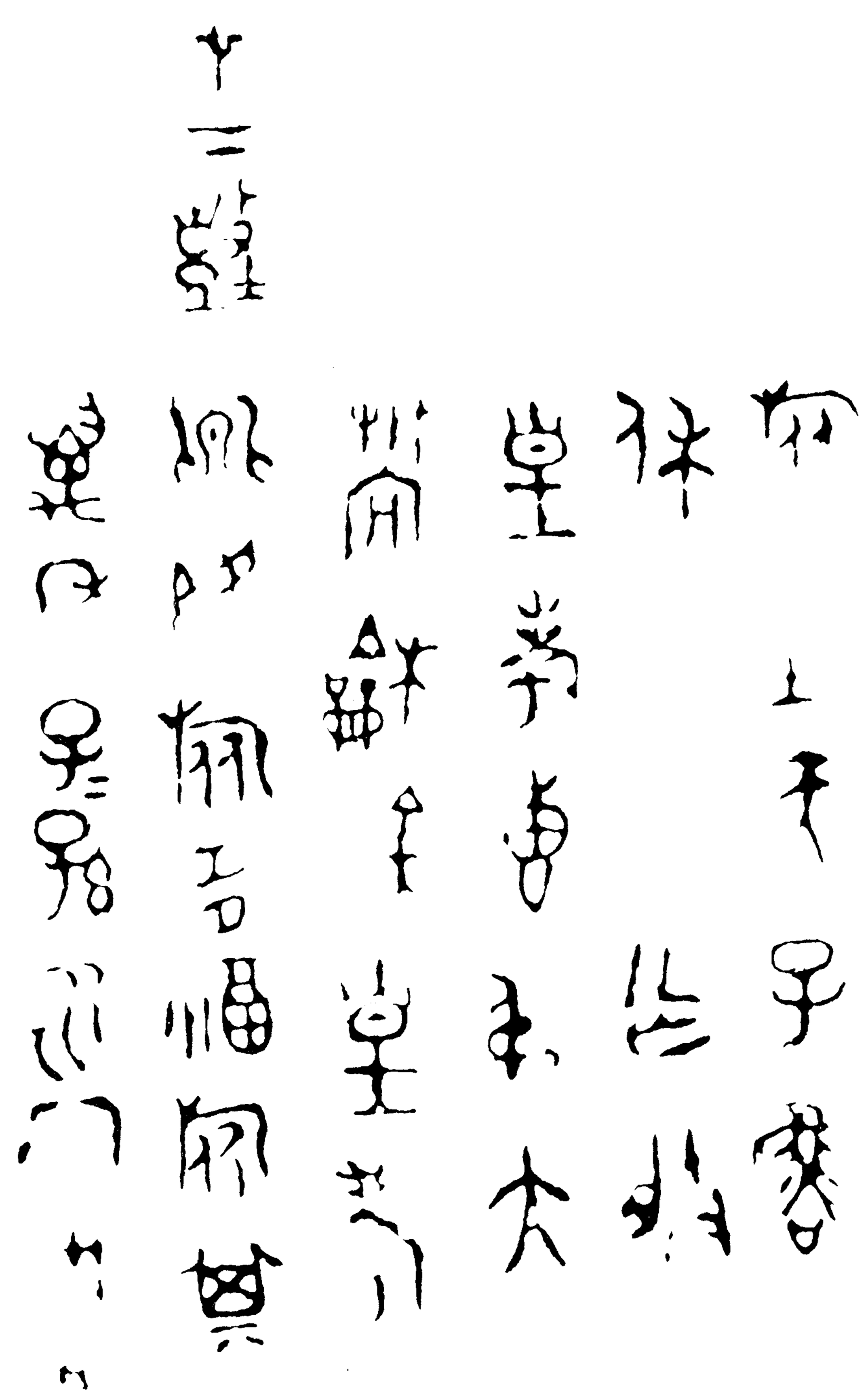
朕皇考惠叔大林
龢鐘皇考嚴在上
異在下斁=熊=降旅多
福旅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

右虢叔鐘銘同前器摩滅不辨者四字宜化伊墨卿太守
秉綬所藏據錢唐陳雲伯大令文述舊藏拓本摹入筠清
館金文既誤以此器爲張叔未所藏而釋文於嚴異斁熊
四字說尤支離按南海吳氏此錄釋文多出於仁和龔定
盦禮部自珍其閒奇僻之論如伯晨鼎㽙尊亞形觴之釋
其謬誤最甚者也禮部一代通人而不免穿鑿殆所謂意
過其通者歟

虢叔鐘 末行分作兩行釋文仍原式



叔旅曰不□皇考惠叔穆=
元　㬎純乚
旅　□　皇　威儀飲
于天子□□□多錫旅休



旅□天子魯
休　作朕

上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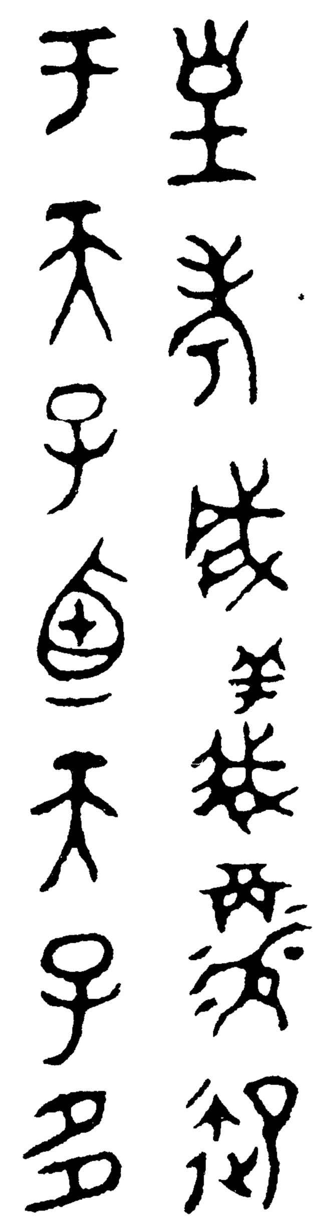
杜下數=熊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孫永□□□

林龢□皇考

皇考惠叔大

右虢叔鐘銘刓蝕可辨識者五十九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前二器與阮文達公藏鐘文字並同此器最後出而鉦閒四行每行皆無首一字尚書頗以為疑嘗詢於濬益以此鐘確是古器又非偽刻之款虢叔以大國諸侯作茲重器而文字脫漏如此亦事之不可解者余謂此鐘尺寸較小工人為土范時就木范四行之首消去之而不計其文字之脫漏也以每行十一字算之自見尚書深以為然末行自左纍下行亦與前異

虢叔編鐘



皇考威儀飲御

于天子攸天子多

錫旅休旅

對天子魯

休揚用作朕



右虢叔編鐘銘鉦閒及鼓左二十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前三器鉦閒威儀下一字與阮文達公所藏器均有刓損積古齋款識闕而未釋今按伊氏器僅存殘畫不可辨識孫氏器與潘氏器亦欠晰此器作𣪘最為明顯合三器而審定之當是从酉从水此字無可攷證惟葉氏平安館舊藏之丙申角今歸潘尚書者其銘有𣪘字下體應即此字偏旁之所从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說文古籀補以此為歓字當以从水从酉為酒而飲御于天子於文意亦可通解故耳余既未詳其音義無以易其說故一從中丞所釋然彝器文固自有歓字柱也則此釋終疑未確姑記於此待詢通人

虢叔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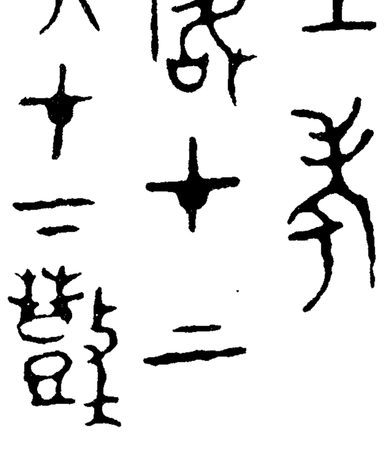
皇考惠叔

大林龢鐘

皇考

嚴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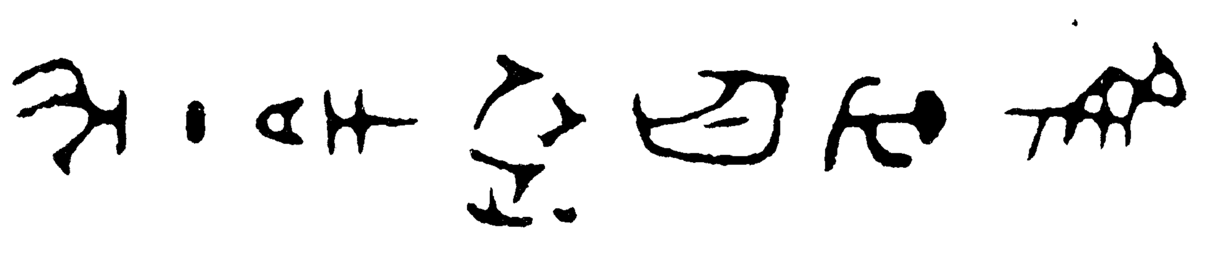
異在下數=



右虢叔編鐘銘鉦閒及鼓左十八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釋林為琴誤从令作棽謂大林即林鐘之律引國語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今以前三器及此二編鐘

證之大小各殊安能悉合林鐘之律單穆公之言曰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泠州鳩以為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韋昭注則謂大林為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似一器無兼二律之理按左昭公二十一年傳天王將鑄無射不言為之大林泠州鳩之言亦與國語殊異觀北齊魏收在東魏時聘梁作賦有珍是淫器無射高縣之語知景王此鐘其款識有無射字與井伯妥賓鐘同例故收亦只言無射不言大林與左傳文合國語本左氏外傳存而不論可也或謂鸞字為象形古鐘鈕兩旁有飾為夔龍等狀者與說文棽字為木枝條棽儷貌相似故亦以从林見意今攷此數鐘并無此飾則大林之名自應闕疑鱗字或省作龻此从金作鏻為龻文

虘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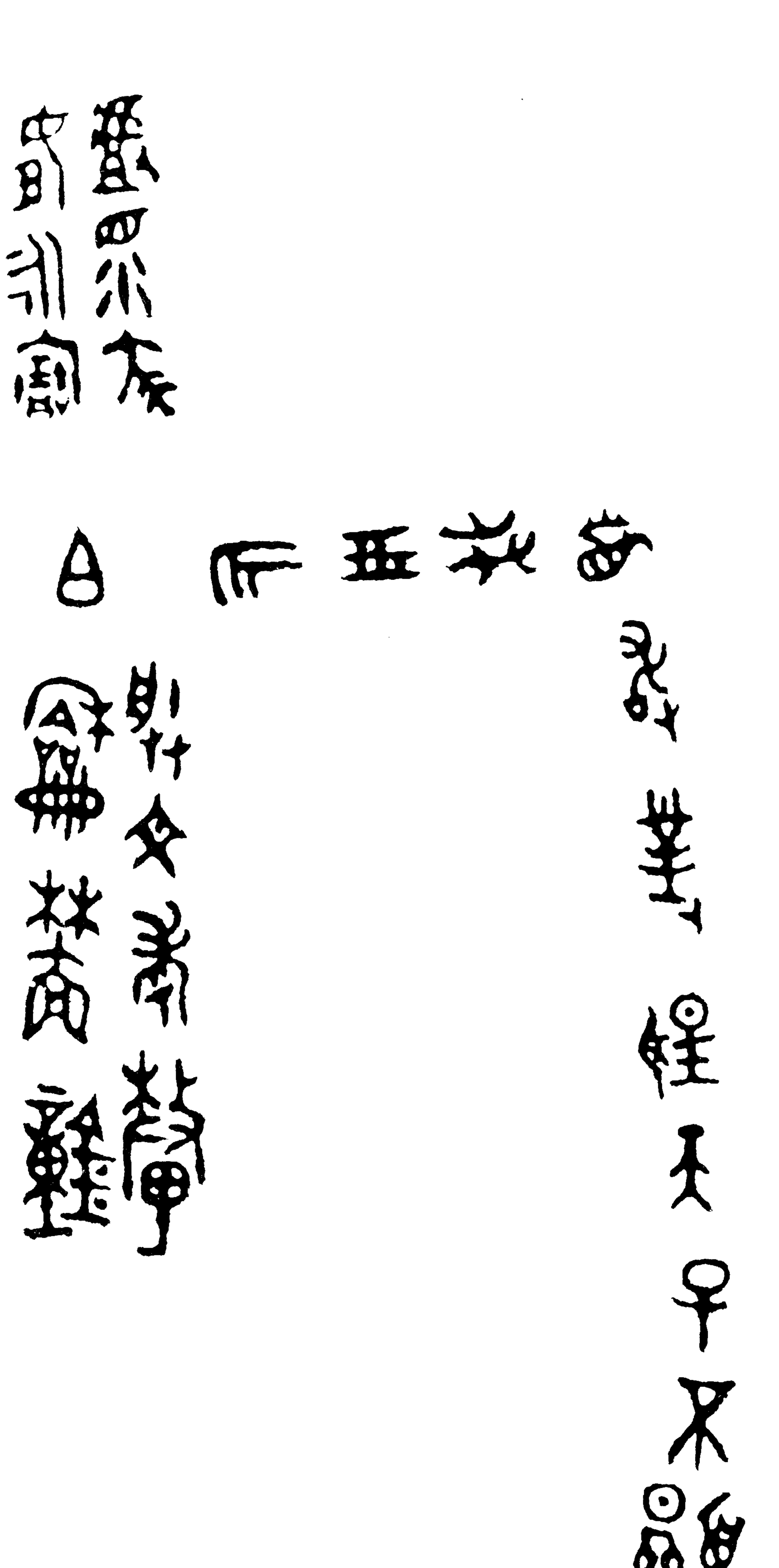
隹正月初吉丁亥
虘作寶鐘用追孝于己
伯用亯大宗用濼好宗
虘眔𡗝姬永寶用□大宗



右虘鐘銘三十六字合文一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曰用丁亥者儀禮少牢饋食禮筮於廟門之外史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鄭注內事用柔日今攷彝器銘之多用丁亥亦以作器本內事也說文濼齊魯閒水也宗冥合也此通叚為樂賓字眔即遝字說文遝迨也𡗝與庬同爾雅釋詁庬大也

𡗝又疑是夳之變體

虘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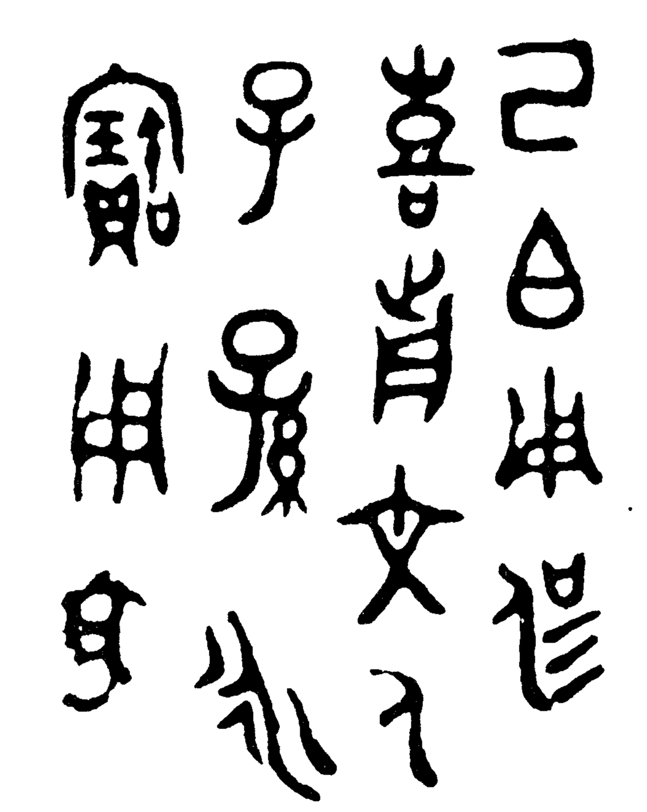
首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用作
朕文考釐
伯龢林鐘
䖒眔友
姬永寶

右䖒編鐘銘自欒右至鉦間十九字甬間六字虘為且之籀文此从又作䖒古字偏旁增省無定體也經典則作鉏或作沮説見後卷太師虘豆銘文釋此器為其考釐伯作前器自是為其祖己伯作者兩器皆曰虘眔友姬永寶虘蓋王朝大夫以受天子錫命為祖考作器宗廟之事古皆夫婦共之采蘋詩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兮仲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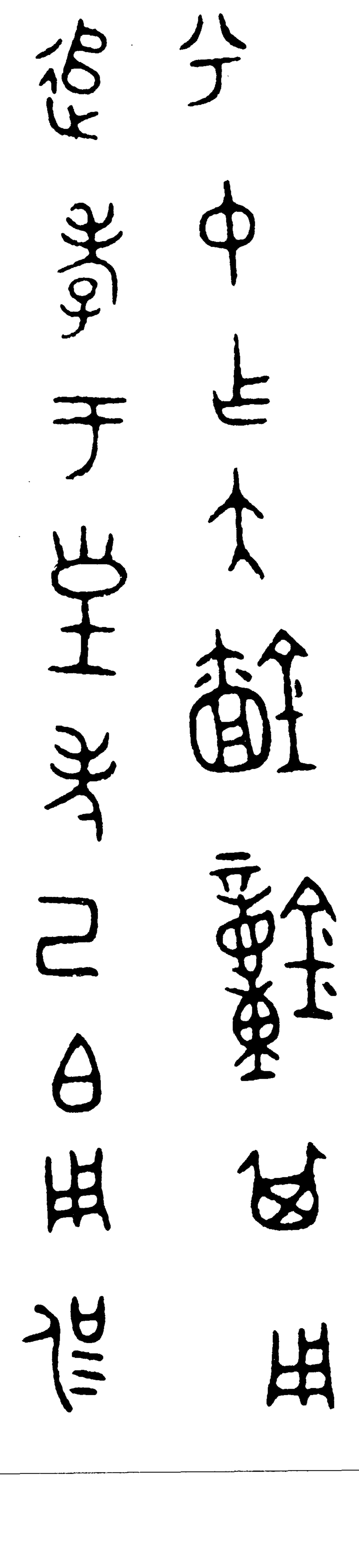


兮仲作大林鐘
其用追孝于皇考
己伯用侃
喜前文人
子孫永
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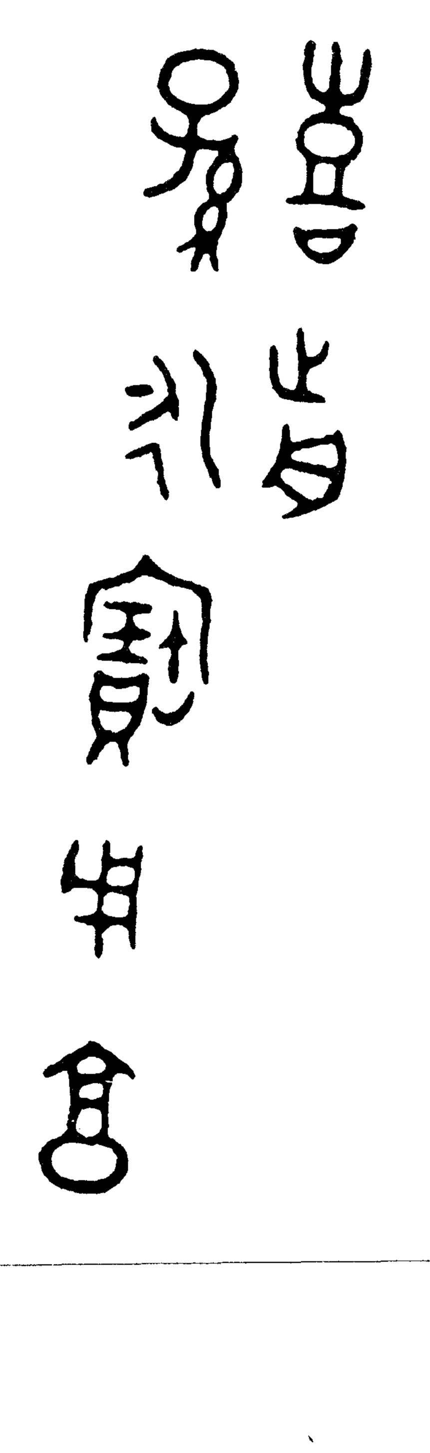


右兮仲鐘鉦間銘及鼓左二十七字孫淵如觀察傳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日照許印林明經瀚釋此銘引烏程嚴鐵橋孝廉可均説以兮仲為義仲按義仲唐虞官名此周器周時不聞有此官鐵橋之説未足為據高郵王伯申尚書引之經義述聞曰書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言追善德于前文人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遹追來孝言追前世之善德也即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

兮仲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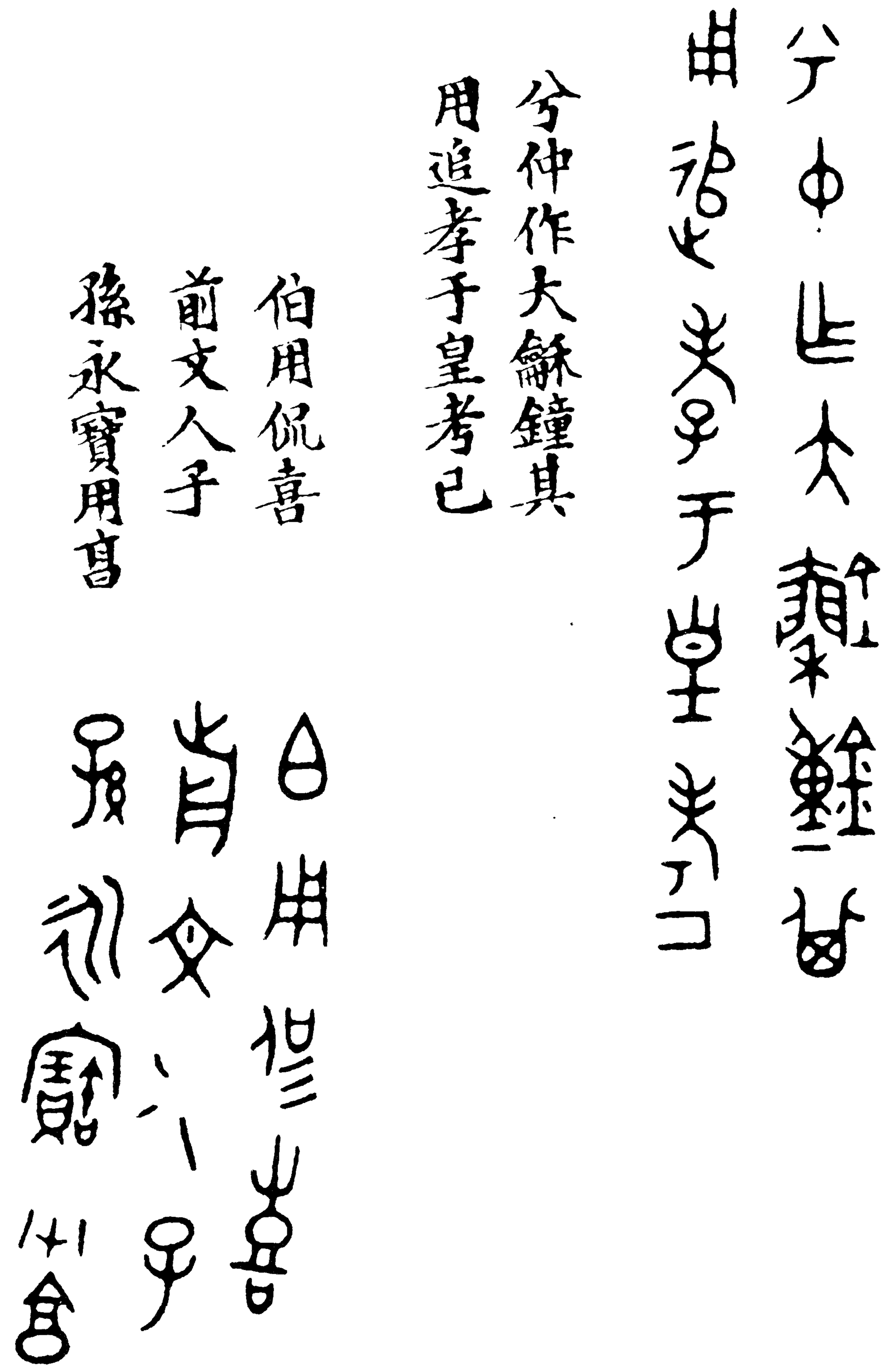


兮仲作大鎛鐘其用
追孝于皇考己伯用侃
喜前
孫永寶用享



右兮仲鐘銘同前器靡滅者三字半蝕者四字與下一器皆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文曰大鎛鐘即許印林明經誤釋為大夾鐘者也今按此鎛字偏旁亦尃之變體其曰大鎛與大林及後之大龢皆鐘名舊多以為律呂故有大蔟林鐘夾鐘之釋亦由近代士大夫不解音樂琴瑟鐘磬古人起居飲食所未嘗離者今則屏而弗御其於古器既不能名其制作更無從辨其音聲若乃黃鐘應於土中蕤賓躍於池水微特博物君子知之即伶官弟子亦能識之有唐之後不復聞此蓋禮樂之去人也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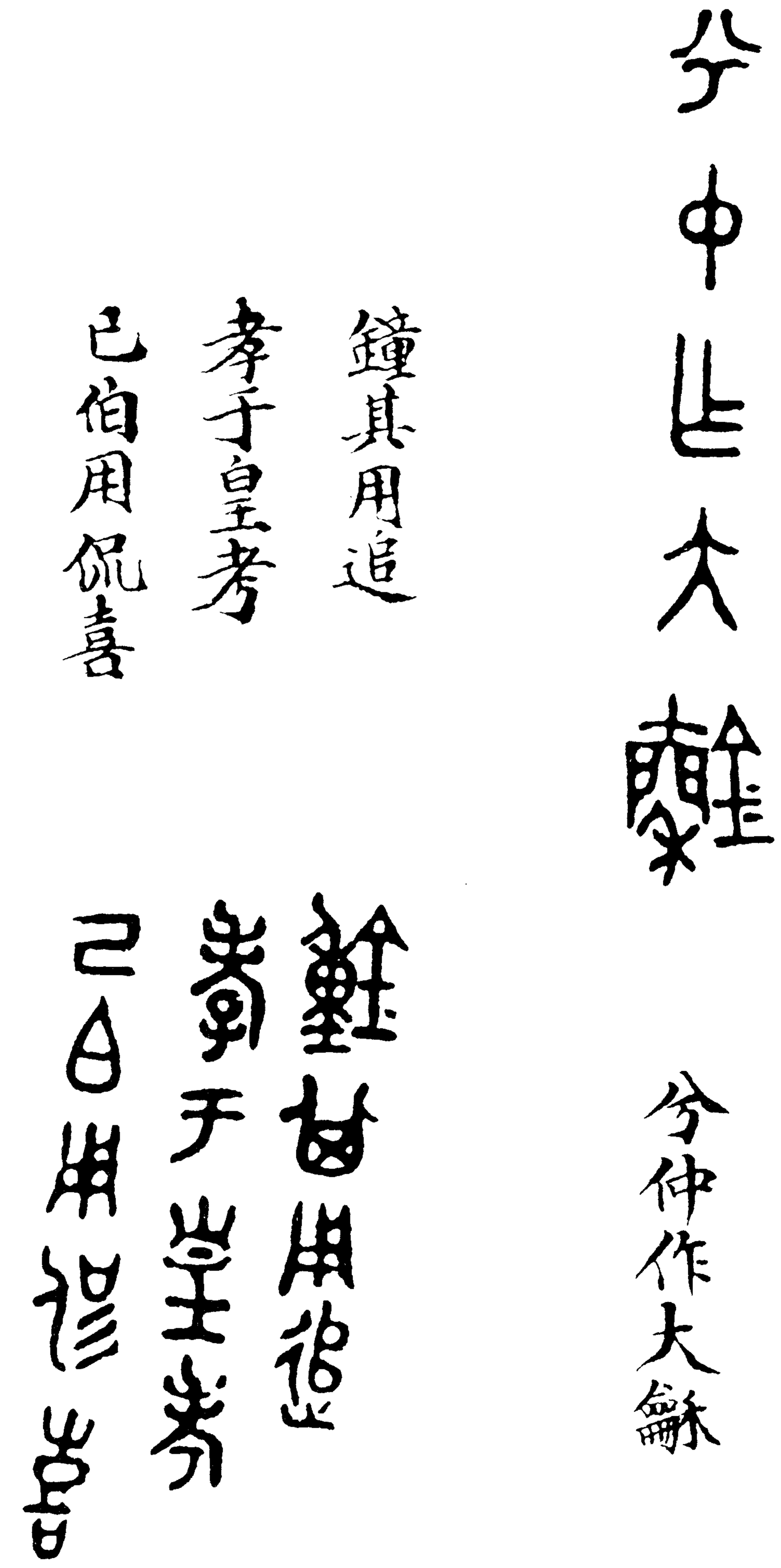
兮仲鐘



兮仲作大龢鐘其
用追孝于皇考己
伯用侃喜
前文人子
孫永寶用享

右兮仲鐘銘同前器鼓左半蝕者一字劉燕庭方伯所藏筠清館金文錄此銘據海豐吳子苾閣學式芬拓本以前文人人字半闕誤摹為乂并前字亦誤摹因謂閣學有省文乂之釋今閣學已於攈古錄金文辯其誤矣按此器與前二鐘為一人所作乃一曰大林一曰大鎛此與下一器又皆曰大龢龢字从鎛禾聲為龢之異文與蕭之从尃林聲同意當為龢鐘之本字說文龢調也从龠禾聲當為凡樂器龢龤之本字其鐘銘之或作龢鐘者猶是叚借通用字也今人則只用相麐之一和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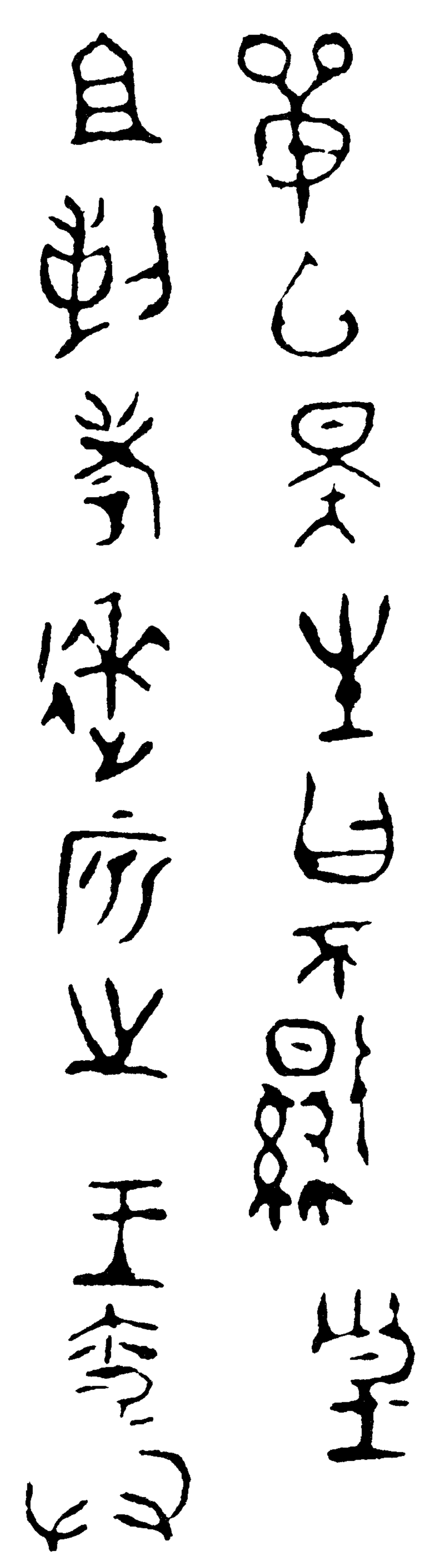
兮仲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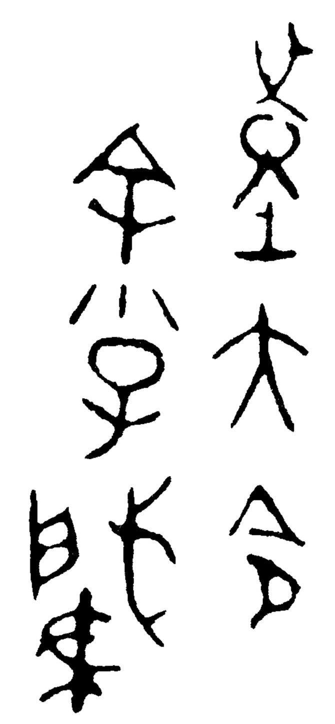
兮仲作大龢
鐘其用追
孝于皇考
己伯用侃喜

右兮仲編鐘鉦閒銘及鼓左十八字秀水金蘭坡傳聲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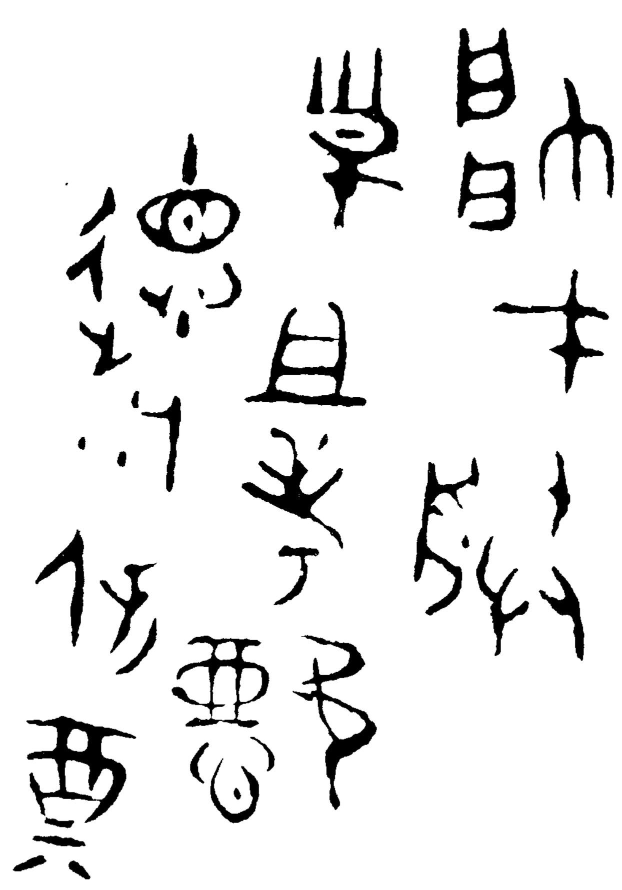
單伯鐘



單伯昊生曰不顯皇
祖剌考逨所之王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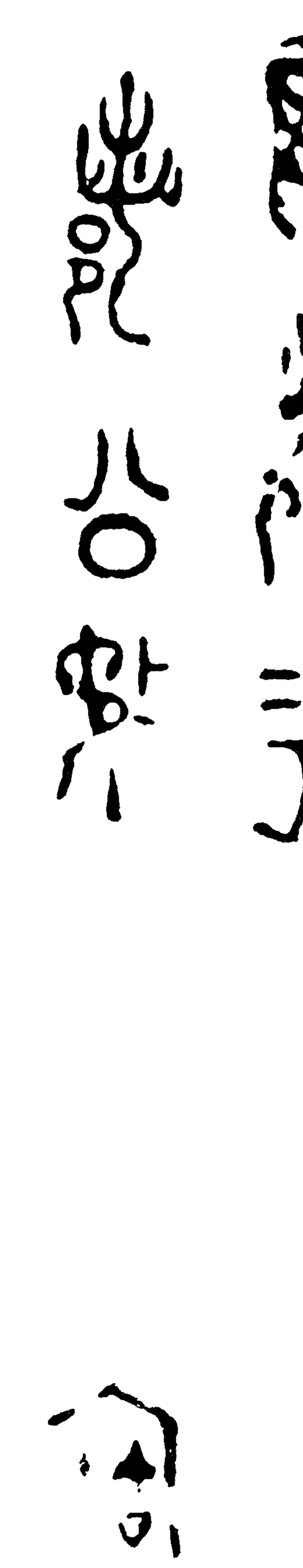
堇大命
余小子肇



師井朕
皇祖考懿
德用保奠

右單伯鐘鉦間銘十六字鼓左十八字摩蝕多闕潘伯寅
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昦春為昦天元气昦昦从
日夰夰亦聲此下从矢小異逨為迹之籀文懿字亦見禾
敢當是懿之古文詩烝民好是懿德毛傳時邁我求懿德
鄭箋皆曰懿美也廣雅釋言奠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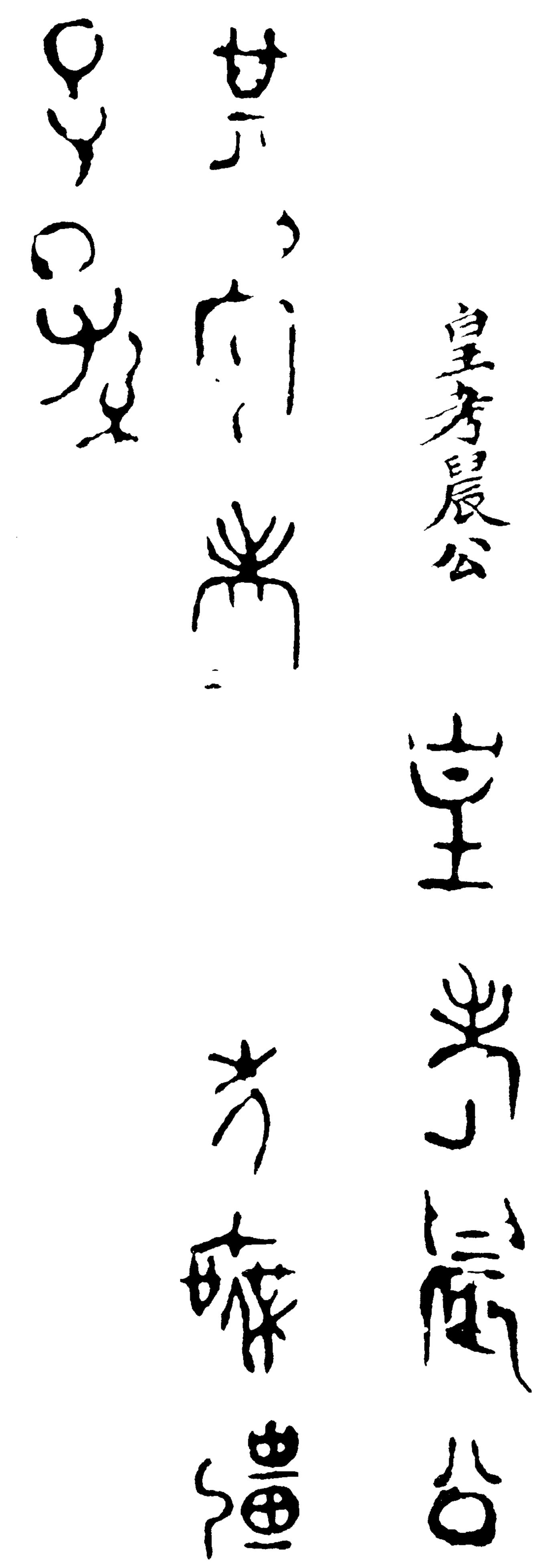
鄀公鐘末行分作兩行釋文仍原式



隹鄀二月
鄀公敄　寶
我　乍
皇祖哀公



皇考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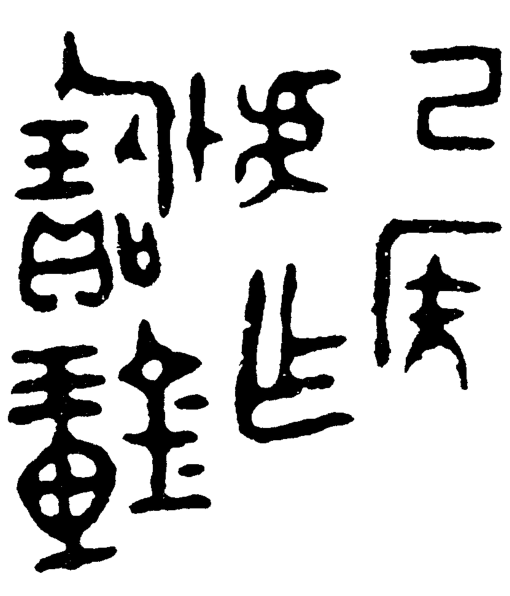


其眉壽　年無疆子孫

右鄀公殘鐘銘摩蝕可辨者二十五字器見蘇州據拓本
摹入左僖公二十五年傳秦晉伐鄀注本在商密秦楚界
上小國朱豐芑駿聲曰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西南即
三户也注又云其後遷於南郡鄀縣則在今湖北襄陽府

𨛬城縣即鄗也濬益按說文無鄀字字林有鄀云楚邑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師古注曰春秋傳作鄀據此是鄀本作若籀文於地名每加邑旁若妣鼎作若則猶用古文者也此器與鄀公敢為同時所作敢銘曰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鄀公敄人作尊敢用亯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云云此鉦閒首行隹鄀下亦二月二字合文次行鄀公下敄字尚存其半自是敄人與魯公為名同鼓左破缺文不全皇祖哀公皇考晨公并載其謚亦較敢銘為詳說文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夙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第周書謚法解無晨謚不審其義所在按詩庭燎夜鄉晨箋云晨明也謚法解照臨四方曰明是晨之為謚與明同義

紀侯鐘



紀侯虓作寶鐘

右紀侯鐘銘六字器出山左壽光縣紀侯臺後為諸城劉信芳尚書鐶之所藏今歸陳壽卿編修積古齋款識所據為摹本殊失真今據拓本重摹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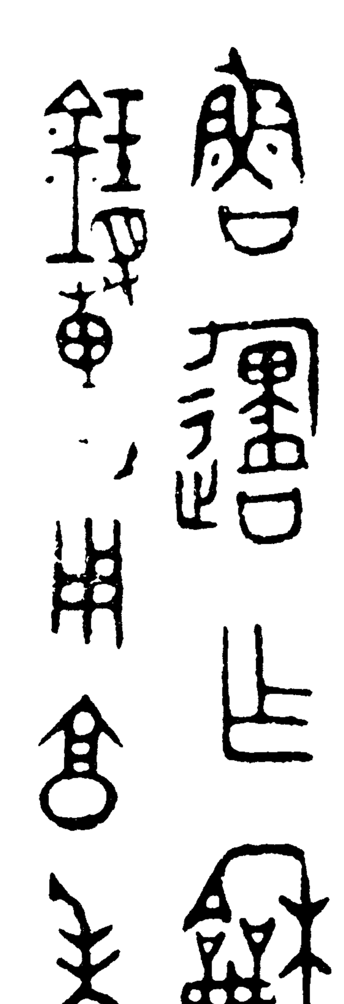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二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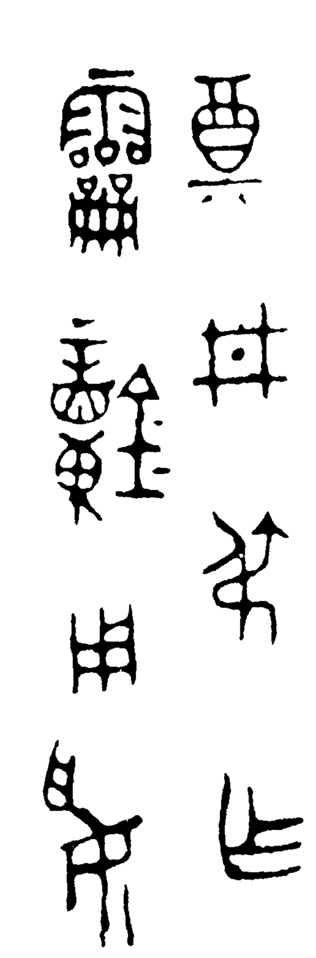
魯遼鐘



魯遼作龢鐘□用亯考

右魯遼鐘銘九字摩滅者一字吳縣曹秋舫載奎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鐘下是其字考與孝古字通魯遼即後卷敢銘之魯太宰遼文也

鄭丼叔𩰫賓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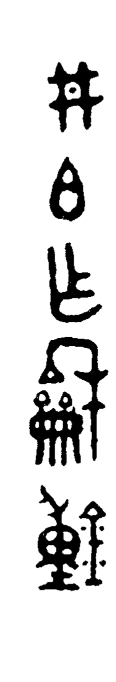


鄭丼叔作靈鐘用妥賓

右鄭丼叔𩰫賓鐘鉦閒銘八字鼓左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載之鄭丼叔鐘同文丼即說文邑部之郱所云鄭地郱亭者也此二鐘外又有鄭丼叔盨丼叔甗二器疑皆一人所作靁即靈之異文

妥古綏字積古齋款識引儀禮士相見禮鄭注古文妥為綏周禮夏采鄭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知妥字古通綏綏又同蕤也濬益按說文無妥字徐楚金疑綏字不當从妥以為从爪从安省是不知妥為綏之古文也歸安姚秋農尚書文田說文聲系謂今本說文綏下奪古文據此銘是古有妥字之證姚說是矣綏與緌形近蕤與緌古同聲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倞注綏或為葳蕤之蕤此又綏緌蕤互通之證今經傳皆作蕤賓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賓注曰蕤賓者應鐘之所生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國語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賓从鼎籀文喜龢與遅簋寶字同

井伯蕤賓鐘



井伯作龢鐘



妥賓

右井伯蕤賓鐘鉦間銘五字鼓左二字濬益所藏器此與前井叔鐘及後卷井季㠱疑皆一家之器又趙德甫古器物銘有井伯敔與此或為一人雖未可定然其為鄭之大夫食采於井者則無疑也

師𧷸夷則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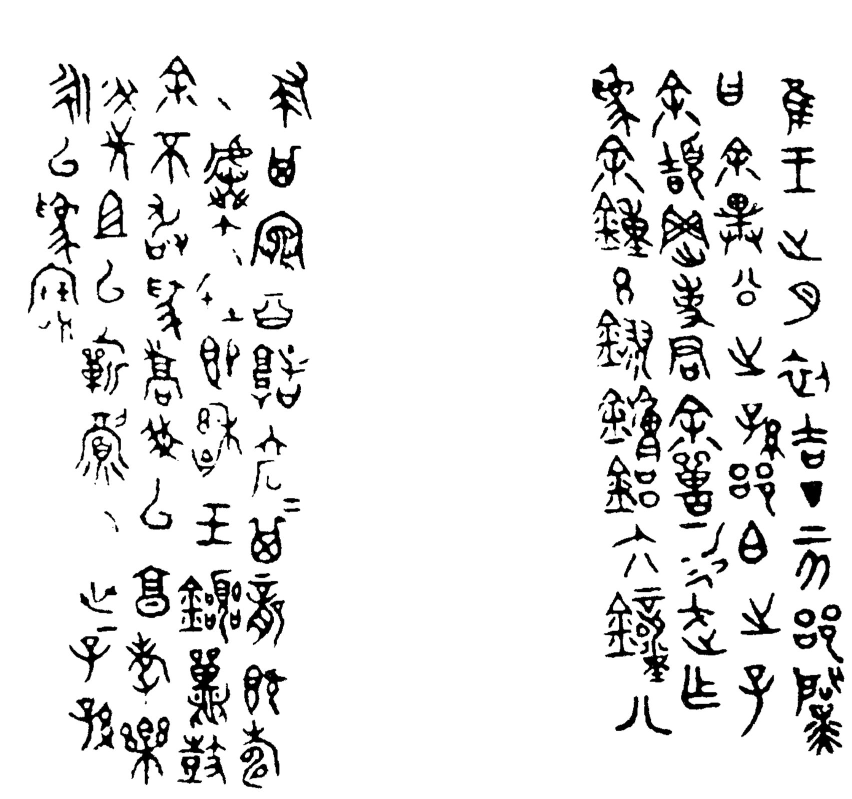
師𧷸作龢鐘



夷則

右師𧷸夷則鐘鉦間銘五字鼓右二字順德陳朗亭廷炤舊藏器今歸盩厔路山甫大令岯據拓本摹入按彝器銘凡稱師者大抵皆王朝與列國之樂師如魯師摯晉師曠之屬以官為氏者也𧷸字見曶鼎小子𧷸其右从允此省說文𨿸繳𨿸也从隹椒聲一曰飛𨿸也此文亦當以从𨿸得聲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注曰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國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注曰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貳也左定公四年傳分康叔大呂分唐叔沽洗杜注皆曰鐘名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名名鐘知此大呂沽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按新唐書楊收傳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此姑洗二字亦當在鼓右傳云兩欒稍誤或鼓左今時所見古鐘兼載律名者惟此與前蕤賓二鐘餘不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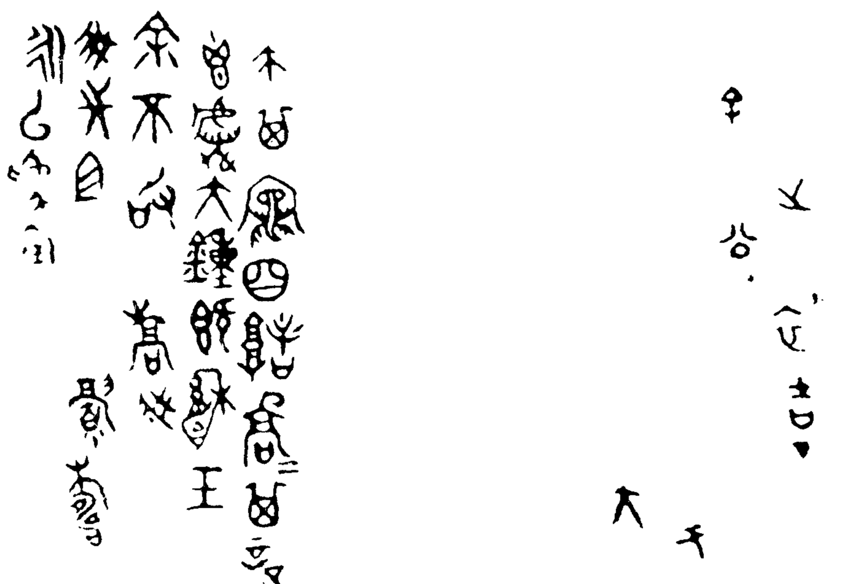
郘黛鐘一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郘黛
曰余翼公之孫郘伯之子
余頡𡨦事君余嘼口武作
為余鐘玄鏐鑄鋁大鐘八
肆其奄四堵喬=其龍既壽
鼉虎大鐘既縣玉鐶鼉鼓
余不敢為驕我以享孝樂
我先祖以蘄眉壽世=子孫
永以為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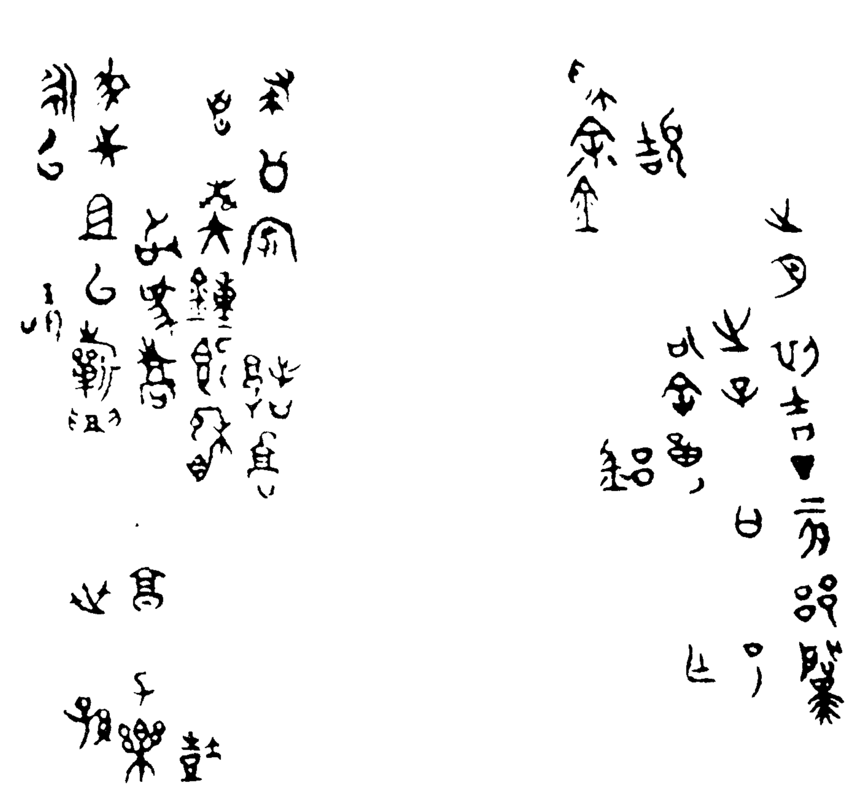
右郘黛鐘銘八十六字與下八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鼓右半蝕者一字鼓左半蝕者九字

郘黛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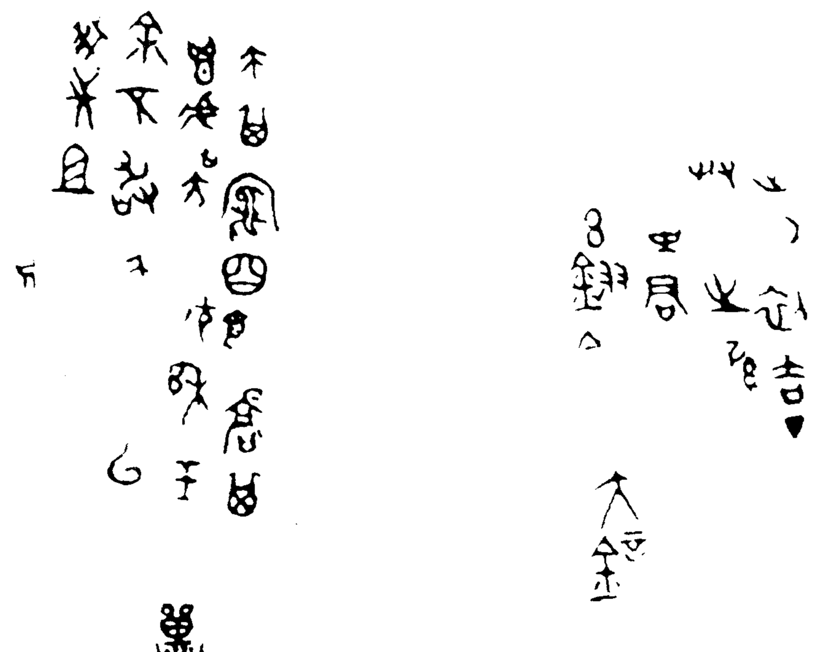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漫漶僅存殘畫八字鼓左全蝕者十六字半蝕者七字

郘黛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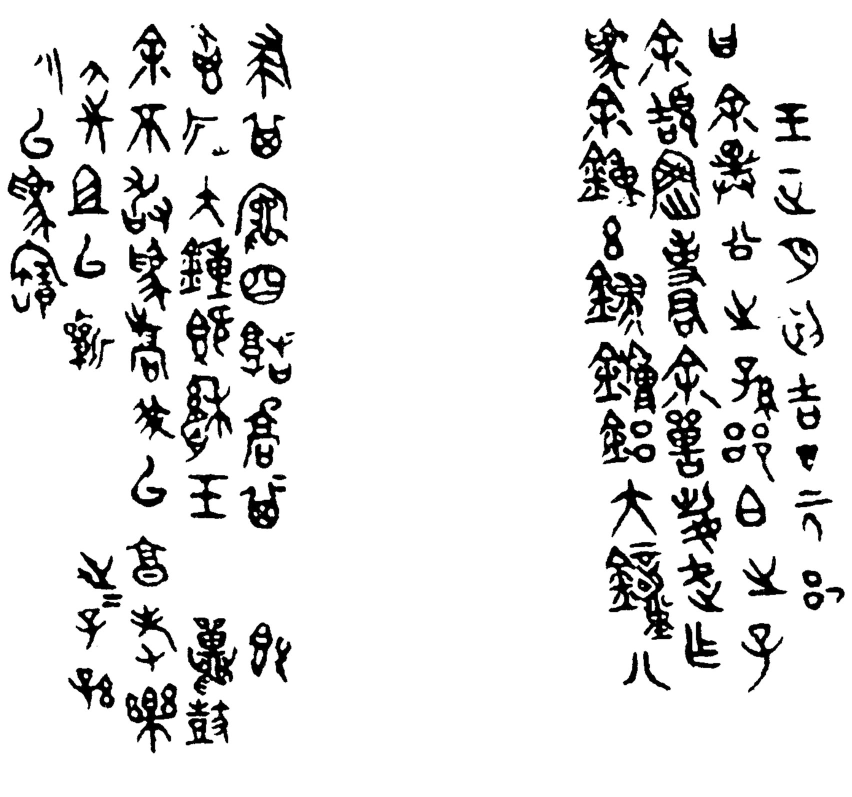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全蝕者十九字半蝕者八字鼓左全蝕者十七字半蝕者十六字

郘黛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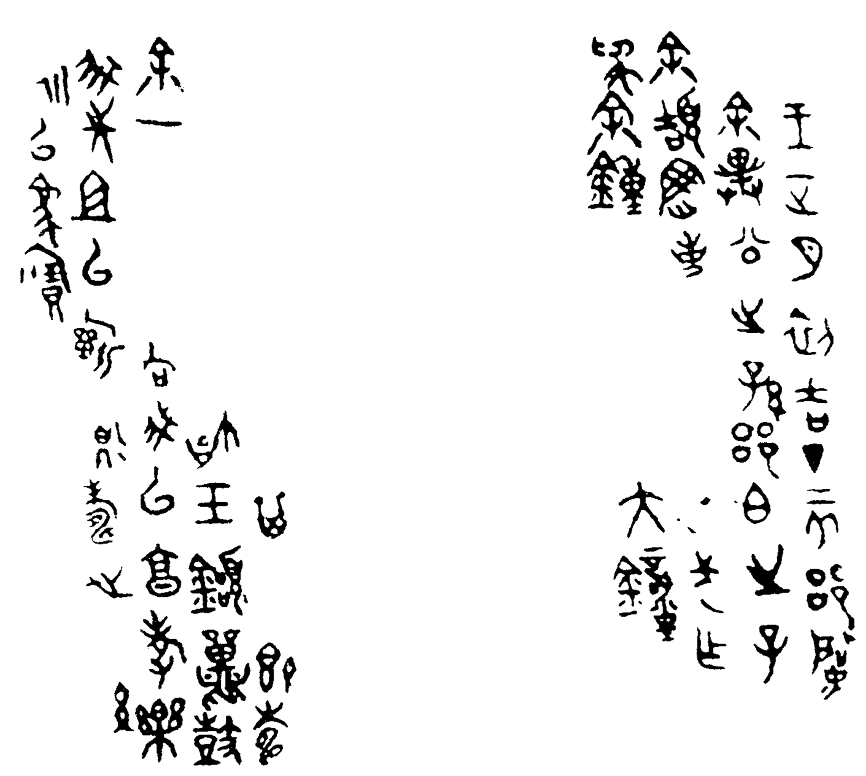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摩蝕存殘畫十五字鼓左全蝕者二十字半蝕者十一字

郘黛鐘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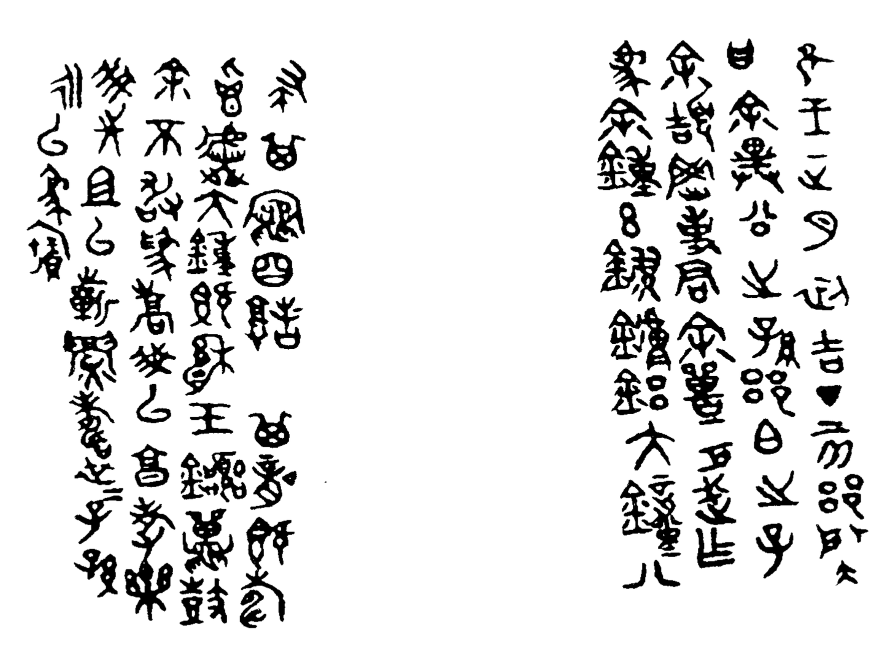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全蝕者二字半蝕者二字鼓左全蝕者五字半蝕者七字

郘黛鐘 六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全蝕者十一字半蝕者四字鼓左全蝕者十六字半蝕者十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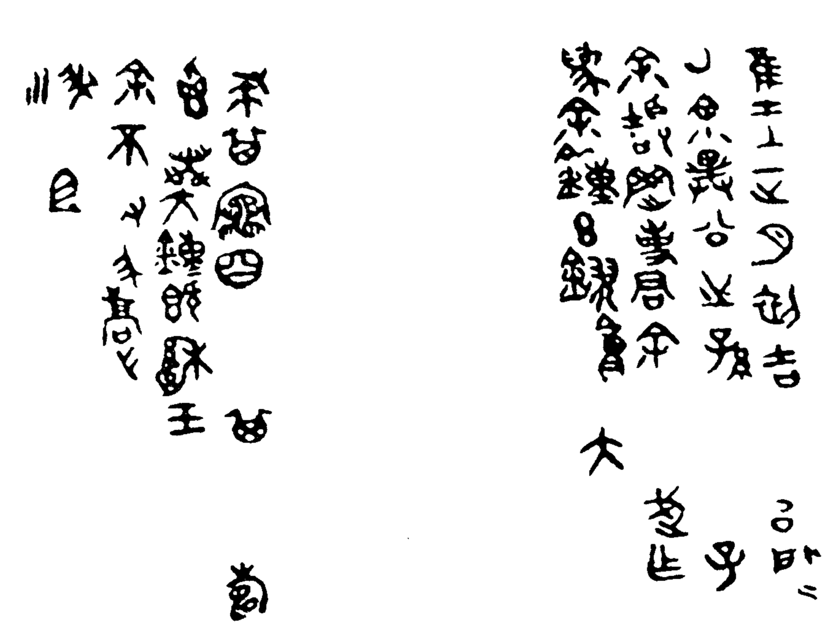
郘黛鐘 七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半蝕者三字鼓左半蝕者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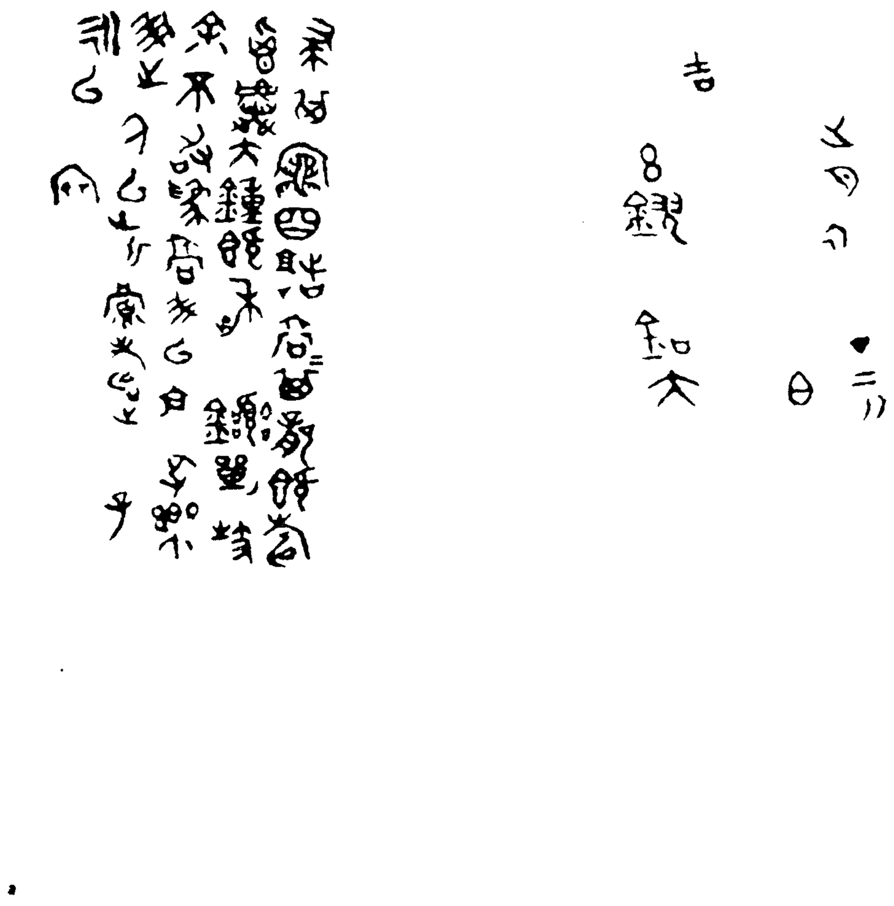
按前六器一范所成此下三器別同一范

郘黛鐘 八



右郘黛鐘銘同前器鼓右有斷裂痕全蝕者十字半蝕者五字鼓左全蝕者二十二字半蝕者七字

邵𪓐鐘十



右邵𪓐鐘銘同前器鼓右摩蝕存殘畫十一字鼓左全蝕者四字半蝕者十八字弟九一器剝損不可摹未入錄按潘尚書得此十鐘所箸攀古慶款識僅刻四器釋文則兼載周孟伯禮部悅讓張孝達尚書之洞王正孺祭酒懿榮三家之説祭酒以邵為呂翼為共翼公即呂共公庚輿也尚書則以呂刑疏引鄭注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呂之公孫作樂器以祀其祖二説不同今按此諸器皆同治閒山西所出見於晉地自是晉國之器禮部以晉有呂甥以邑為氏邵即呂之別文晉於春秋初實稱翼翼公謂翼侯也説為長按翼字亦見邾公牼公華二鐘舊釋為𢍏或亦釋為戴尚書謂此翼字為謚謚法翼戴兩字皆以愛民好治為誼然依禮部説則𢍏非謚𢍏公即晉侯諸侯於本國得稱公也𪓐字無可攷尚書謂與名𪓐名黶同意左傳軍杜前曰啟杜後曰殿杜𣫔曰胠殿即臀本字是啟亦為亓體

字釋名釋姿容啟開也啟義專屬開口可證𪓐輔黑則名𪓐口黑則名𪓐因事制字所説至碻頡密即書劫毖之異文尚書釋嚚為嘽禮部則以為戰之消余戰口武作為余鐘疑為戰勝得兵作器紀功之辭説近是戰下一字尚書釋爰令闕鏞即鐃説詳後邾公牼鐘銘釋八上是鐘之緐文尚書釋鏄非是鼀與石鼓文勿竈勿伐辥氏款識秦公鐘辥氏誤為盄鐘訪見前鼀有下國字同當為奄之籀文䋣與説文所載堵之籀文合爾雅釋木句如羽喬又上句曰奮尚書謂喬喬乃蹻蹻之借字龍為寵之消與詩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語同泮水傳蹻蹻强盛也𦣞即𦣞之古文説文部首𦣞从山山器也匕所以扱之此匕柱上與篆文異虎即説文所載古文𧆞之變體與武鋁鼓祖諸句為韵并與上句龍字相對偶縣字從辥書齊侯鐘銘釋以為緐字者非鑃字無攷尚書以為戞之或體引書戞擊鳴球馬鄭注皆云戞櫟也與轢𨥠字同按此字从金罷聲自應讀為罷説文罷聲也曰玉鑃必是以玉為之與磬同類爾雅釋樂大磬謂之𦽞郭注𦽞形似犁錧以玉石為之孫炎曰𦽞喬也喬高也謂其聲高也鑃以聲罷𦽞以聲高二字并疊韵疑一器異名嵩上从中尚書釋喬以為驕之消按此與前喬喬字同而異者釋木槐棘醜喬注枝皆翹竦與从中意合是喬字之誼不僅上句詩漢廣南有喬木傳亦曰喬上竦也古書於重文往往前後變體此與鐘壽兩字緐簡不同皆是也

魯公伐𨛜鐘



王命公伐𨛜攻戰克敵𨛜方以靜乃錫公寶鐘大弓彤矢僕馬衮冕以章公休世為周輔魯受多福子=孫=萬年永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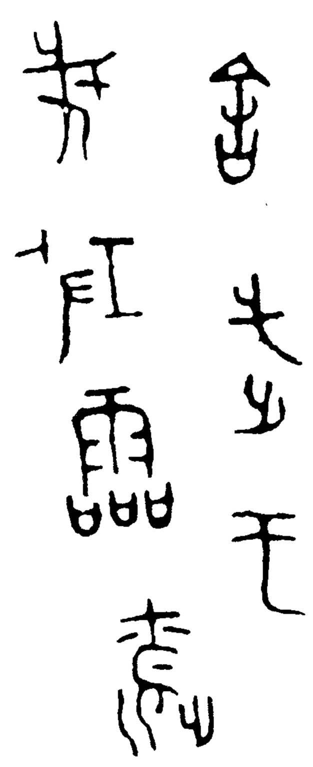
右魯公伐𨛜鐘銘四十六字刻款器出山左據拓本摹入文曰王命公伐𨛜又曰魯受多福是公即魯公𨛜即徐周禮雍氏注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劉本徐作𨛜又通作舒𨛜方羣舒之地在淮浦故稱淮夷非專指徐國也以書費誓及春秋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魯頌泮水閟宮二詩證之是伯禽與莊公僖公皆有征伐徐戎淮夷之事而此銘刻款細勁為春秋時書體其為莊公僖公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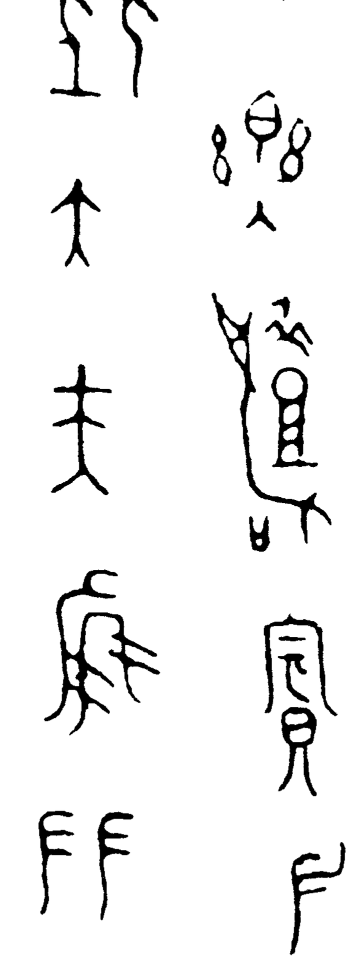
可懸斷然莊公伐徐左氏無傳不關王室僖公則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傳曰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閟宮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毛傳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及羣舒則此銘自是僖公之事按是時淮夷常服於楚徐方地與魯鄰諸侯用兵魯為最近齊桓霸主合諸侯於魯地杜注以鹹為衛地文十一年敗狄于鹹注以為魯城當是一地鹹魯為近又以謀王室其於戍成周伐淮夷城緣陵遷杞諸役必以王命將之既克淮夷魯功為多於是王錫以寵命此器當即王所錫之寶鐘周太史之銘辭乎王賜秦襄公伐戎𠛸之例也積古齋款識壹鼎銘攻戰無敵戰作㽙此作單是古文以單為戰詩公劉其軍三單毛傳云三單相襲也鄭箋云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二說不同按此單疑亦戰字幽為西戎地公劉遷此以首章弓矢斯張干戈戚揚語證之是啓行之時先為戎備既至幽土或不能免於戰事三單當即三戰也克字象左右角逐中有俘獲之形左傳所謂得儁曰克也大弓象形弓丹飾之形說詳後伯晨鼎銘釋蹼从臣與說文所載古文合冕从面與盂鼎㡀敢冑字象形意同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下腹為母猴形此文足向後并見象形之肖世為周輔與閟宮詩同尤足證此為僖公器矣說文旅之古文㫃下云古文以為魯衛之魯元和江艮庭徵君聲撰尚書今注音疏从之皆書作㫃今觀彝器銘只作囲作魯無作㫃者魯以地斥鹵為名自以囲為古文正字魯為籀文㫃則同聲通叚字徵君執說解單辭改二千年古籍過矣夫

舍武編鐘

舍武于

戎攻霝昏





用樂嘉賓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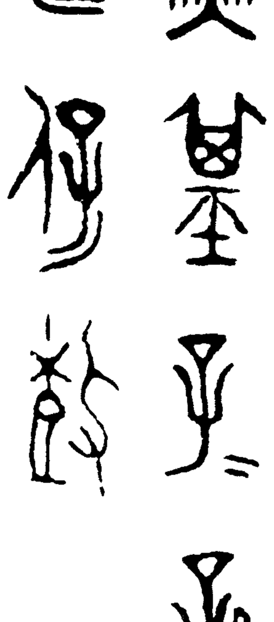
兄大夫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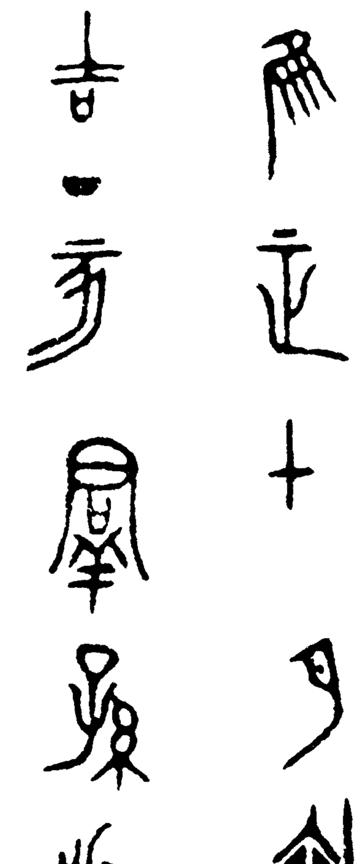
右舍武編鐘鉦閒銘十字鼓右七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銘通體反書器為編鐘故首尾不具舍讀為舒說詳後卷㪣鼎銘釋舍武于戎攻攻即功之通段虢季子白盤銘庸武于戎工作工詩江漢肇敏戎公作公不嬰敢銘作工詩我車既攻石鼓文作工是攻功公工四字古皆通用此鐘不見人名氏蓋因征伐有功受賞而作者周禮春官典庸器注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是也霝下為昏字賓即說文所錄之古文以此證之亦當作賓說文作賓誤兄作䏻彝器銘習見筠清館金文叔家父簠銘釋為兄生二字合文按此字从㞷㞷亦聲與徃䢵等字同非生字謂為合文說尤謬

子璋鐘

無基子孫

永保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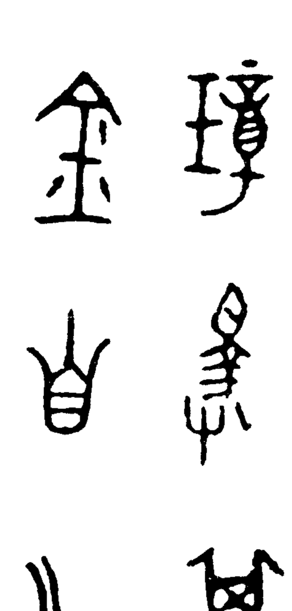


隹正十月初

吉丁亥羣孫斨

子璋擇其

吉金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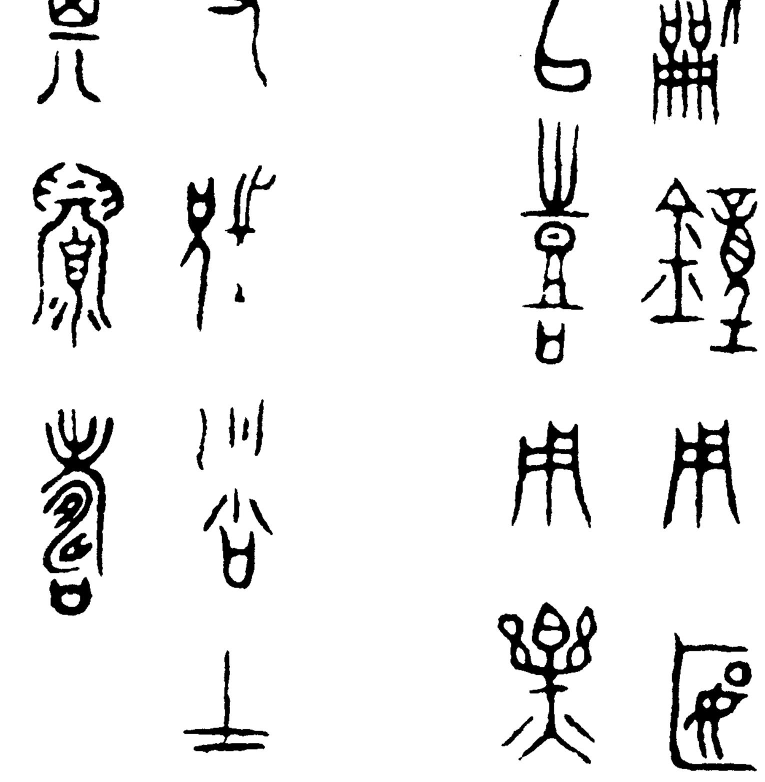


龢鐘用匽

以喜用樂

父兄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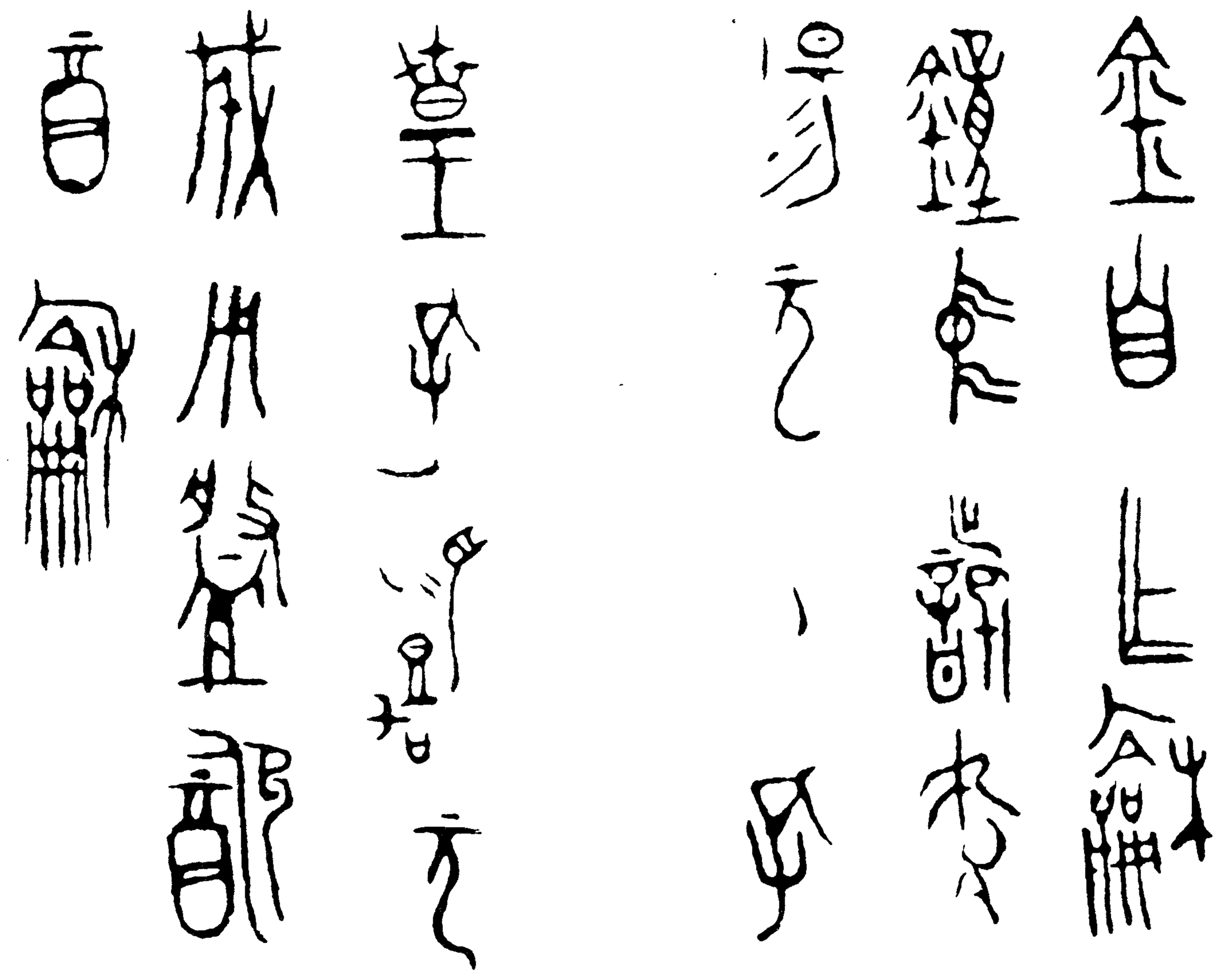
其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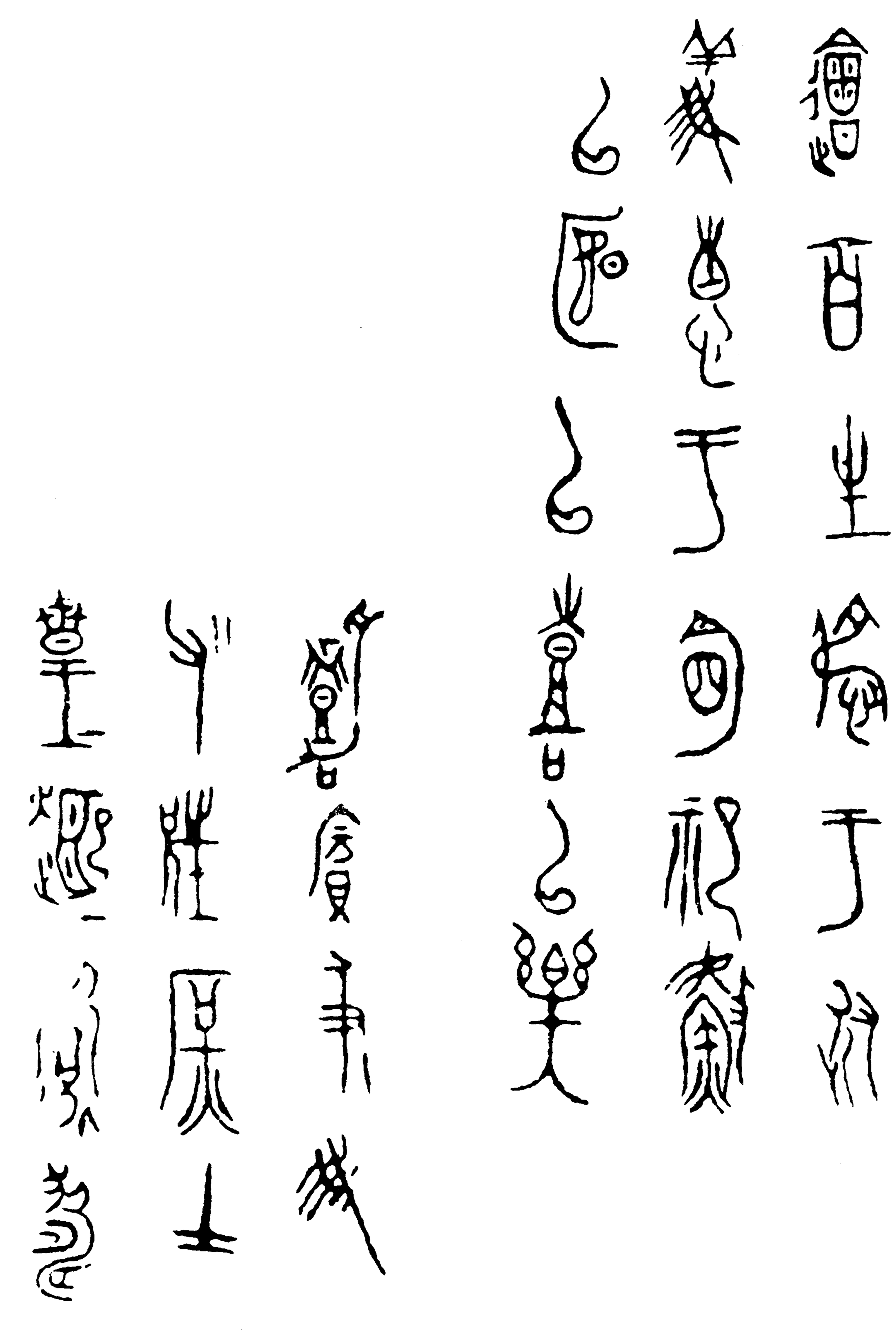


右子璋鐘向背銘四十三字蝕者二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匽即宴之通段字又通作燕說詳後匽侯鼎銘釋朞作基亦同聲通段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注古文朞作基

䣄王子沇兒鐘







佳正月初吉丁
亥䣄王庚之叔
子沇兒擇其吉

金自作龢
鐘中縣虡
揚元口孔
皇孔嘉元
成用盤飲
酒龢

無期子=孫=
永保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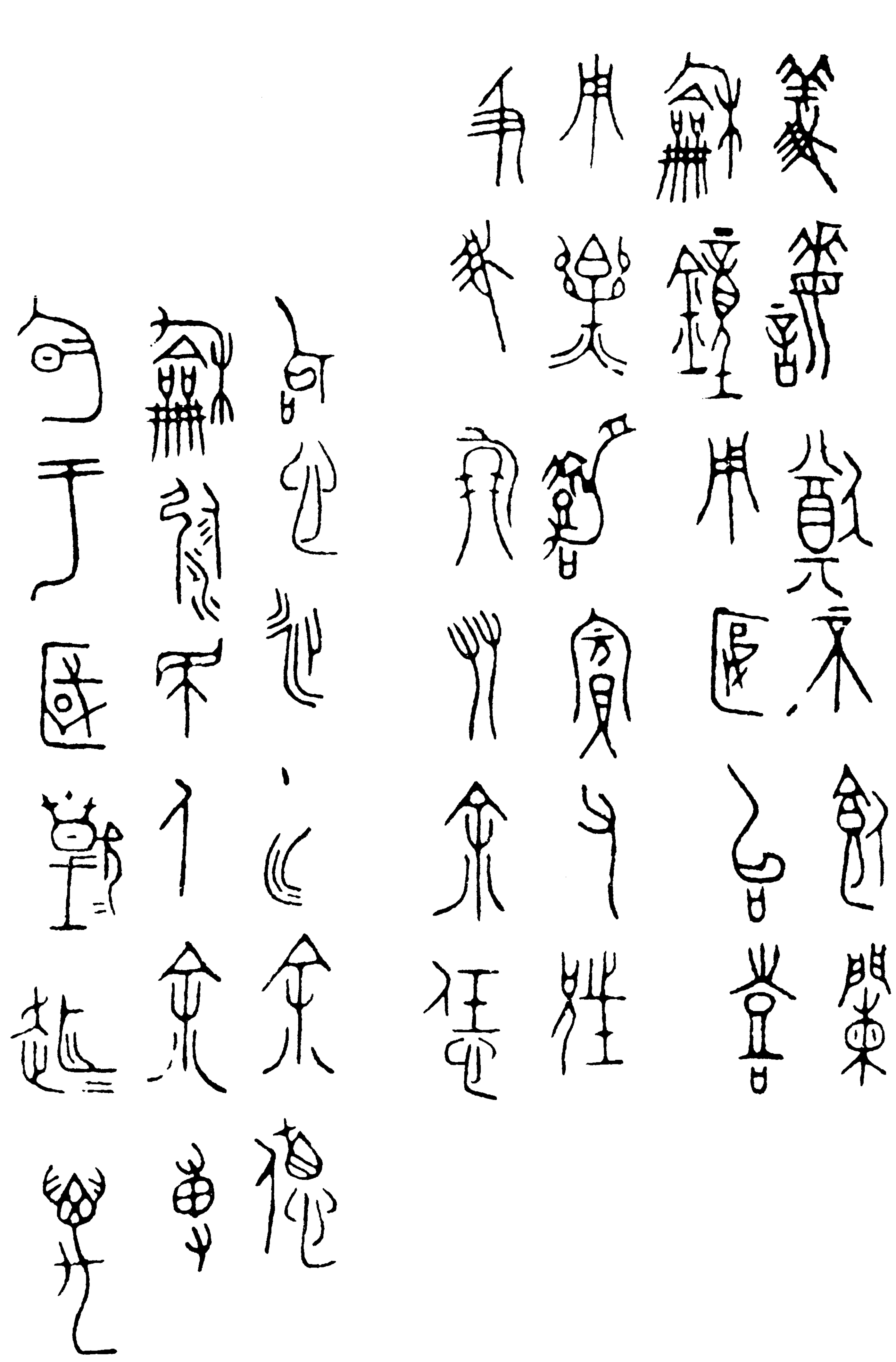
會百姓叔于仁
義惠于盟祀口
以匽以喜以樂
嘉賓及我
父兄庶士
皇＝趣＝眉壽

右郜王子沇兒鐘銘前後共八十二字摩滅者一字器出荆州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按徐子爵而偁王者意偃王當時雖為穆王所誅後遂僭號因而不改淮南子説山訓高誘注以徐為楚文王所滅左傳則云吴子光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此楚地所以有徐國器也銘與鍇氏款識鄦子鐘辭語多同中下一字左从音右象樂縣之形鍇氏釋縣今從之虘為且之籀文元下是嗚字酉為古文酒説文部首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丣古文酉百生猶百姓禮記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姓之言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姓叔作恕與詩汝墳小弁兩惄字音訖並異非一字説見前井仁鐘銘釋義上一字疑仁之異文皇皇爾雅釋訓作鍠鍠樂也説文引詩鐘鼓鍠鍠今執競作喤喤爾雅又作韹鄦子鐘作鼓王孫遺諸鐘作歖皆别體緐文趣即熙左襄公二十九年傳曰廣哉熙熙乎按皇有大誼皇皇熙熙言聲之大且廣也説文期之古文作𠀇此作𣅀籀文通體用韵銘文恆例馮氏金索有曲阜孔氏所藏徐王子小鐘銘以摹本不精未入錄

王孫遺諸鐘







隹正月初吉丁
亥王孫遺諸擇
其吉金自作龢
鐘中縣虘揚元

鳴孔煌用亯台
孝于我皇祖文
考用蘄眉壽余

年無諆業萬孫
子永保鼓之

迺龔⿰大舍辟⿰臾攴嬰
趩〻肅悊聖武惠

儀誨猷不飤闌
龢鐘用匽台喜
用樂嘉賓父兄
及我朋友余恁

于政德淑于威

⿰台卜心延永余德
龢□民人余尃
明于國歕懋〻萬

右王孫遺諸鐘銘前後共一百十六字半蝕者八字器出荆州宜都據荆南萃古編摹入錢唐周子瑜觀察（懋昀）定為楚王孫器按彝器文皇皆作㞷从日日為君象上从火象日光辥氏款識秦公盄龢鐘（盄辝誤）作孔皇字作㞷可證

篆文从自變古籀矣此文从炎作煌則以二火見義⿰大舍卽舒見⿰大舍鼎亦見祿敢辟君也⿰大舍辟謂羣舒君長之屬楚者⿰臾攴與梁伯戈⿰臾攴方字同嬰疑娸之異文說文娸人姓也杜林說娸醜也段氏注曰按頁部顛醜也杜說蓋以娸為顛頭字也趩字見石鼓亦見趩尊說文趩行聲也⿰臾攴嬰趩趩蓋謂蠻夷之從羣舒來者其行趩趩也猷疑眞之異文誨猷丕為句丕下當有重文飤闌龢鐘者史記高祖紀酒闌集解云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言飤闌而後龢之以鐘也古音孝考與壽為韵友音同以與儀丕喜為韵諆則期之通段字也萃古編釋⿰大舍為稠悊為對又從辥書鄦子鐘釋匽為匿懋為越并誤

僕兒編鐘

虘敢
哉余

隹正九
月初吉

丁亥曾
孫僕兒

余迹
斯于

之孫余
兹佫之

元子
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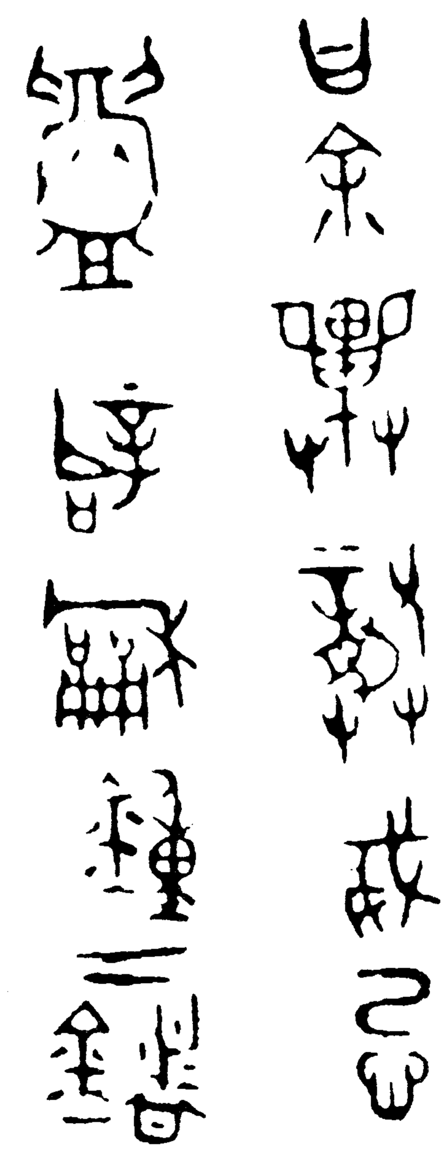
右僕兒編鐘銘前後面三十字刻款陳壽卿編修所藏器

據拓本摹入按此亦楚國器也山左金石志積古齋款識皆載孫淵如觀察所藏鏄鐘全文七十四字與此為一人作器阮文達公名為楚良臣余義鐘其銘曰余迹斯于之子余兹佫之元孫下曰余義楚之良臣而迹之字父余萬迹兒文達釋文以余迹斯于為其父名字以兹佫為其祖義之字今此銘子作孫而元孫作元子與鏄鐘異以余義迹之字父余萬迹兒語審之是余義名迹斯于為其祖余萬名兹佫乃其父孫氏器子孫二字互舛釋文因此致誤也曩曾見淵如拓本元孫孫字右偏糸摩滅僅存殘畫積古齋印本并同似作器者當時已察知其誤摩而去之特未將子字增補耳又編鐘一器為潘尚書所藏摩蝕可見者十一字半皆殘畫未入録

邾公牼鐘

首一行末一行分作兩行釋文依原式

隹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邾公牼睪乃吉金玄
鏐膚呂自作龢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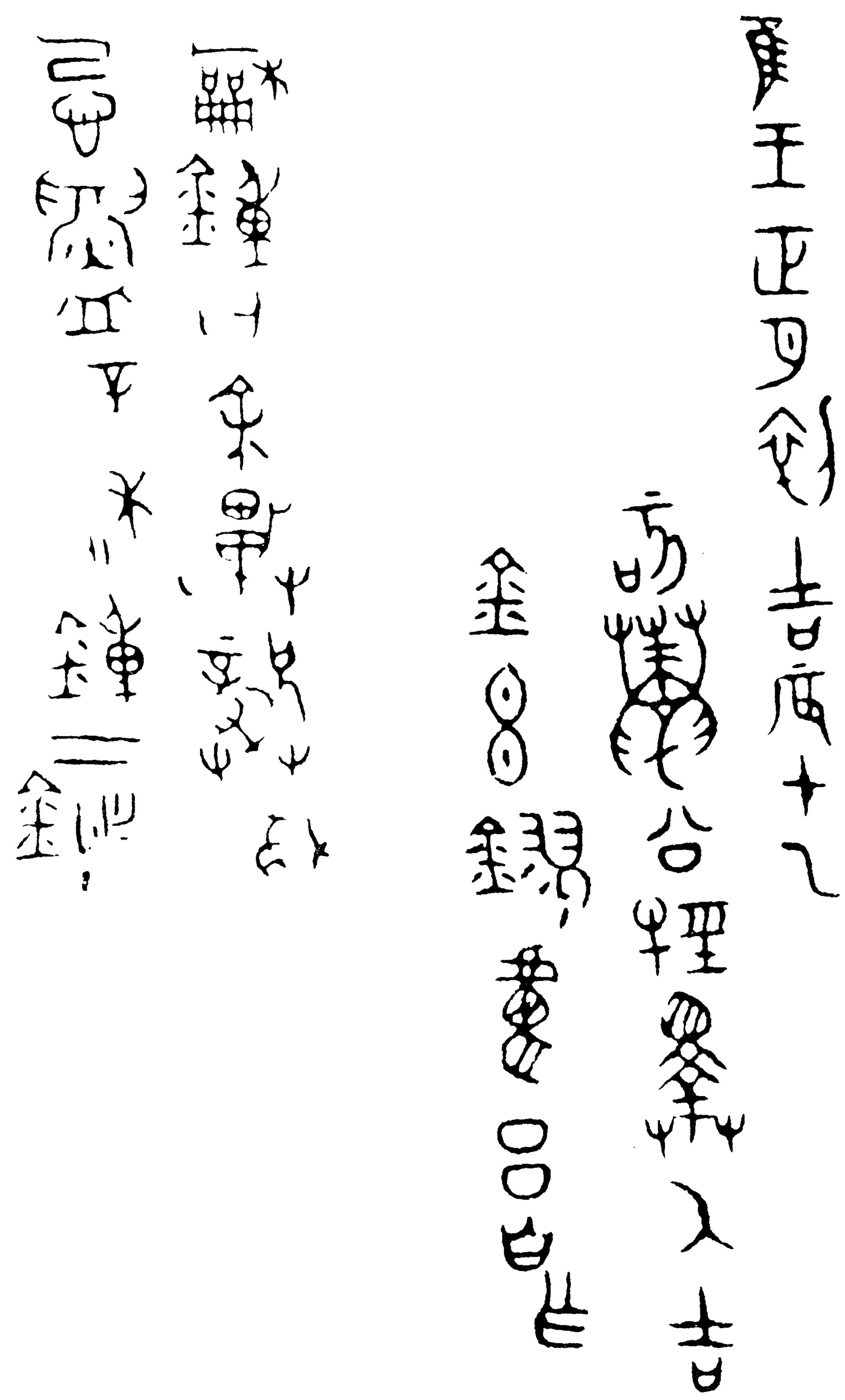
日余戴龔威忌
鑄鉎龢鐘二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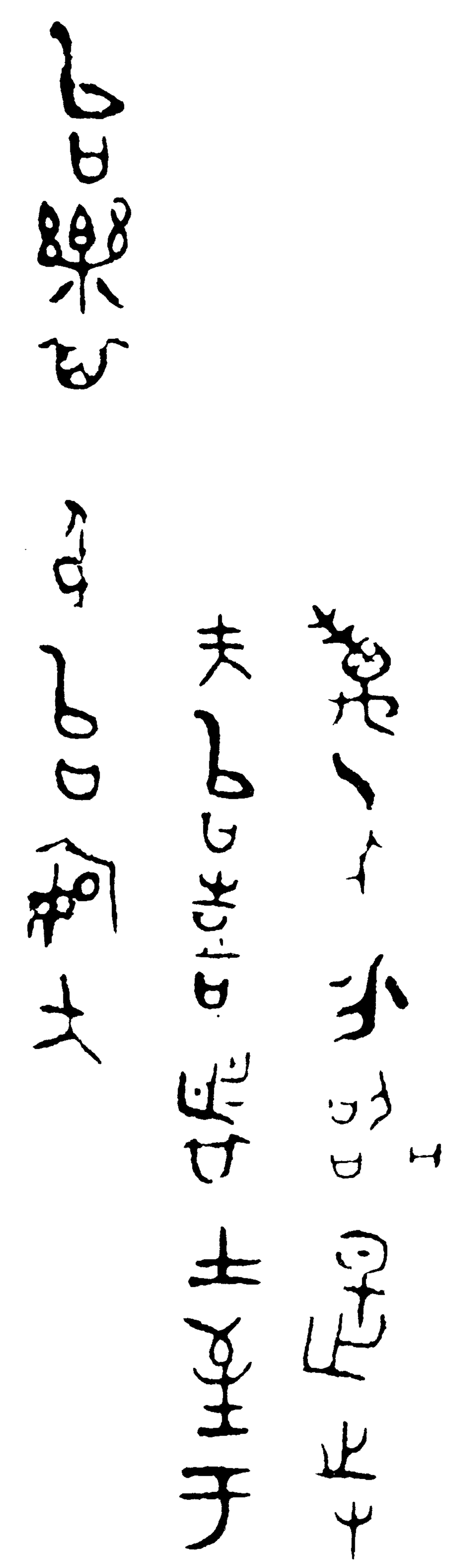


台樂其身台宴大夫台喜諸士至于萬
年分器是寺

右邾公牼鐘銘起右欒至鉦閒迄鼓左共五十七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歸安吳平齋觀察雲據拓本摹入按邾公牼者邾宣公也春秋襄公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羊作邾婁子瞷此銘與左穀合公羊作瞷者牼與瞷一聲之轉古聲近字皆得相通如晉荀首公羊作荀秀是也膚即鑢說文鑢厝銅鐵也左傳鑢金漢書古今人表作鑪金鑢鑪亦聲近相通故疑膚即鑢也鉎即台爾雅釋詁台我也又予也鍺从金與齊侯壺肆作鍺同寺為古持字石鼓文弓茲以寺秀弓寺射皆以寺為持國語越語有持盈注持守也呂覽慎大篇注并同

邾公牼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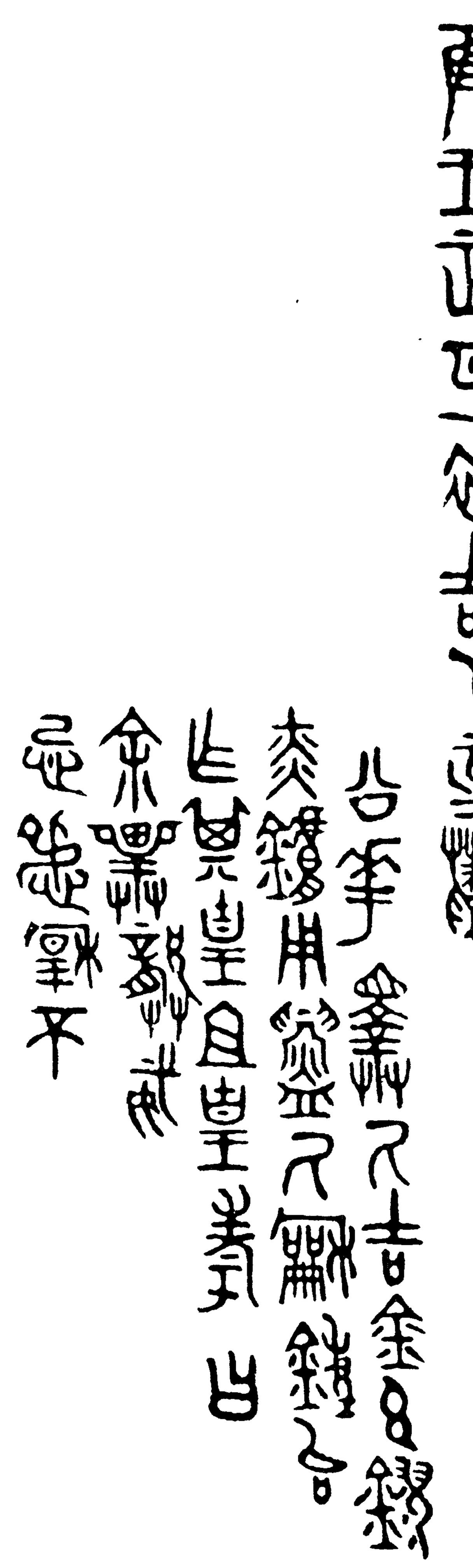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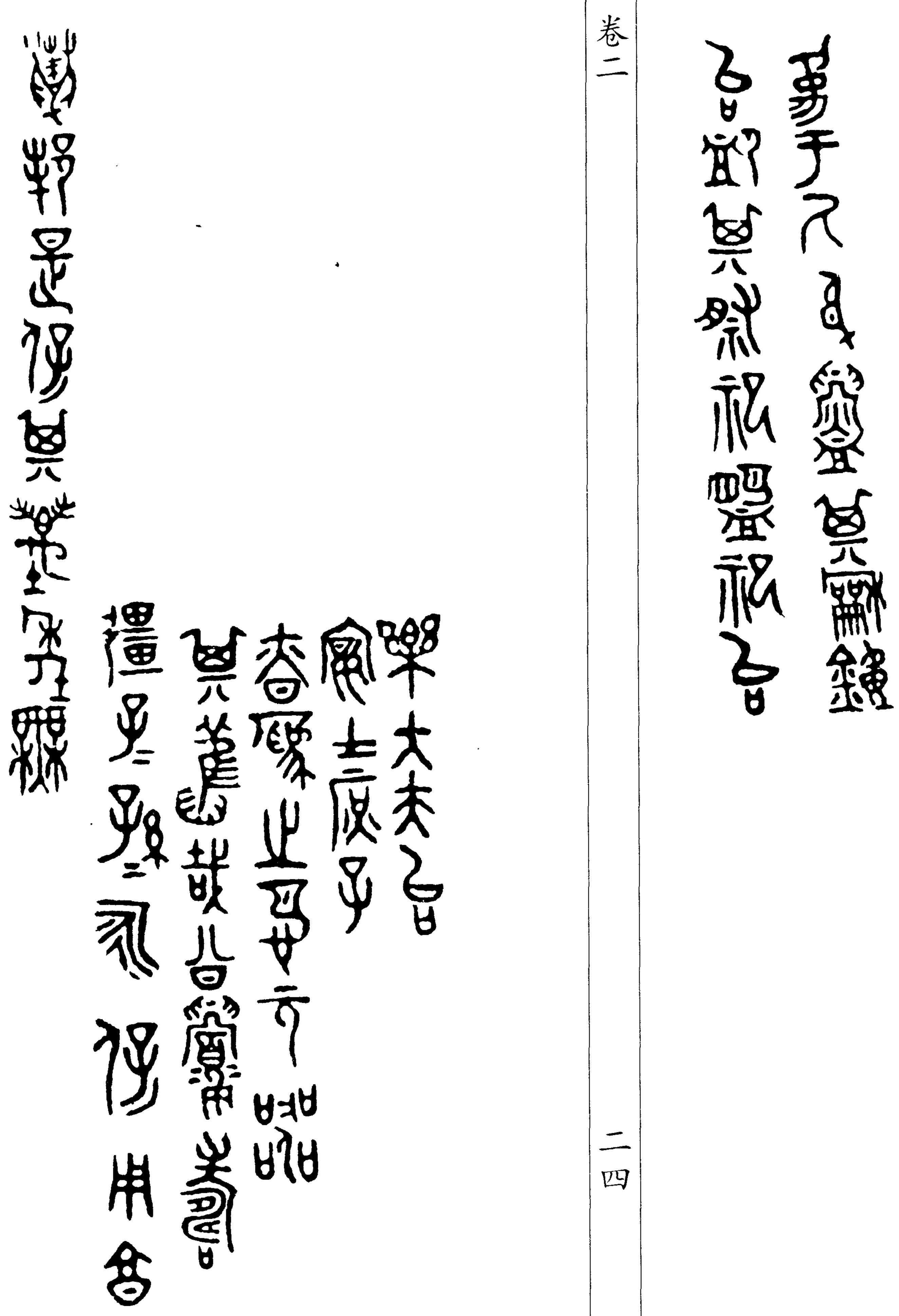


釋同前

右邾公牼鐘銘同前器舊藏蘇州廣福寺今佚鉦閒及左欒剝蝕并多誤剔據吳江楊龍石澥拓本參以上元張伯車寶德拓本摹入

邾公華鐘首一行末一行分作兩行釋文依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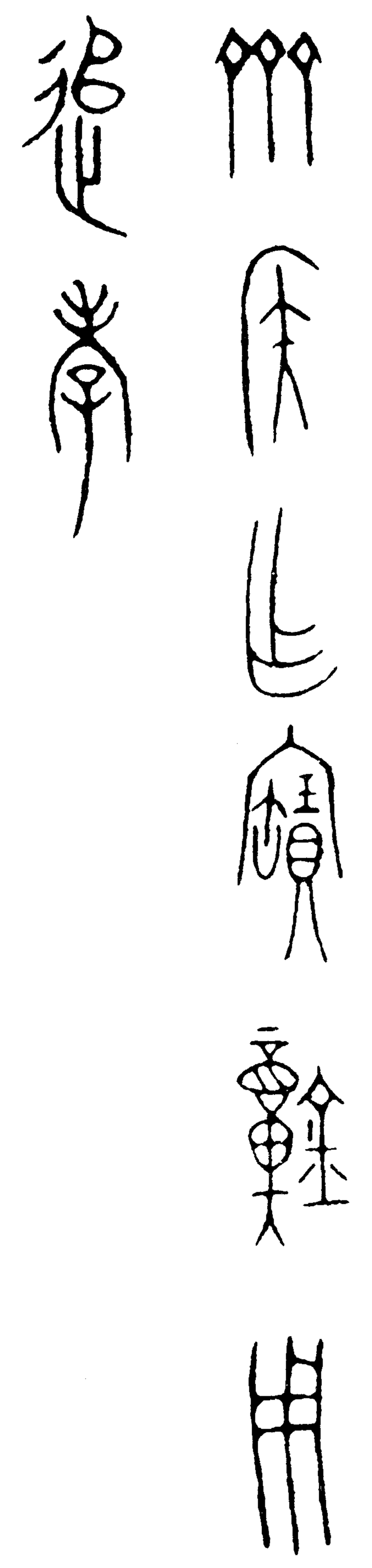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羼乃吉金玄鏐
赤鏞用鑄乃龢鐘台
作其皇祖皇考曰
余戴龔威

忌淑穆不
墜于乃身鑄其龢鐘
台卹其祭祀盟祀台
樂大夫台
宴士庶子
慎為之也元器
其舊哉公眉壽
邾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孫=永保用享

右邾公華鐘銘起右欒至鉦閒迄左欒共九十三字河閒協揆紀文達公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積古齋款識錄此銘篆文多闕誤今據尚書手拓本重摹訂正邾公華者即前器邾公牼之子春秋昭公元年六月邾子華卒秋葬邾悼公積古齋依程易疇徵君考工創物小記釋邾為周按此文即說文黽部之鼄解曰鼅鼄也从黽朱聲今攷彝器銘邾字皆作鼅鼄之象形無从黽者筠清館金文錄釋邾太宰簠所說為確程釋之譌謬可無煩再辯矣積古齋又釋鏞為錯宴為安并誤元器上一字亦從易疇釋為聽云聽字見汗簡作耶亦作聖出義雲章按聖字从耳从口與聽字形近誼通而此文从𦣻與首行月字及鉦閒盟字偏旁同是亦月字非耳以下二畫合之則為廿亦非从口廿字見秦權量及琅邪臺金石諸刻當是也字之緐文月乃羨文釋為聽亦誤也

齊矦鐘 首末分作兩行釋文依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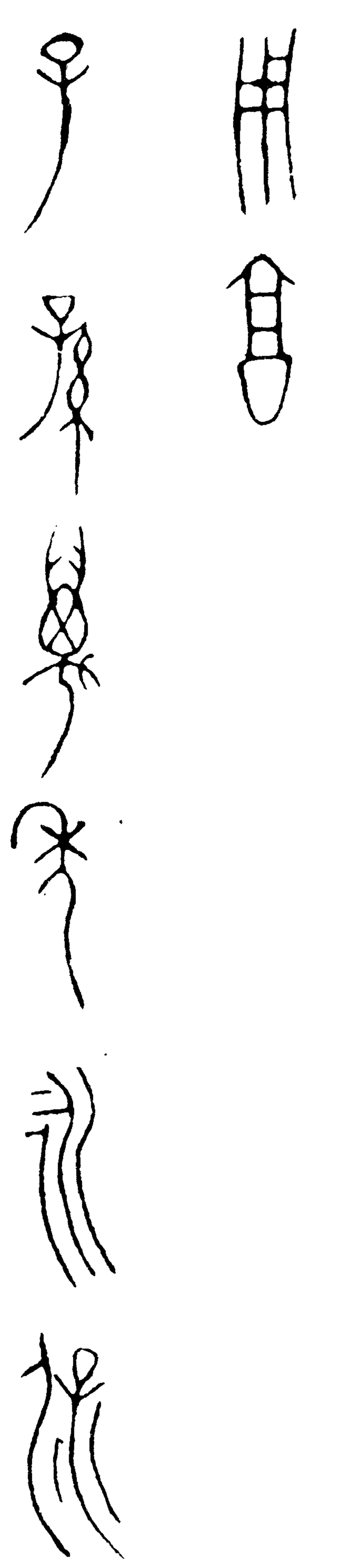


齊矦作寶鐘用追孝



于其父母

用錫多福



子孫萬年永保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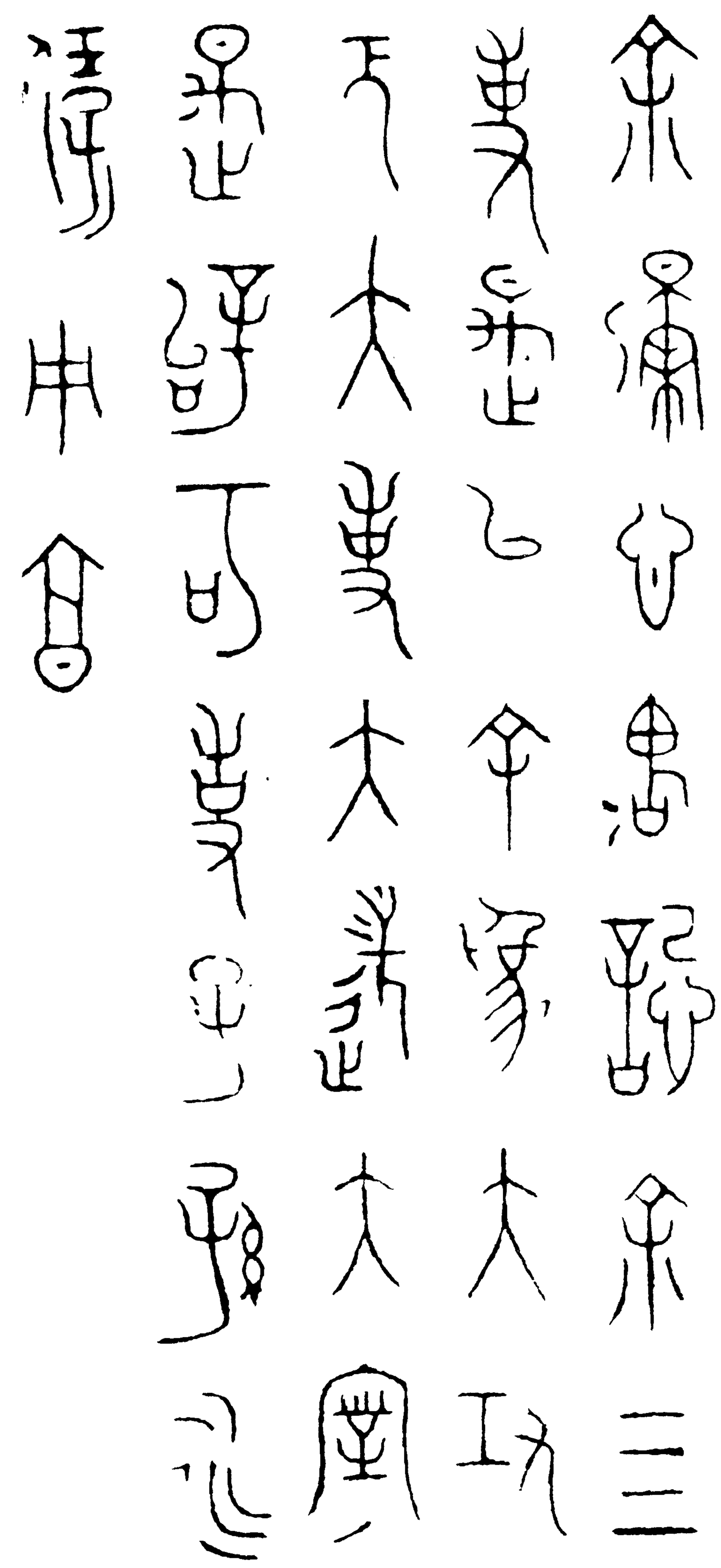
右齊矦鐘銘兩欒及鉦閒共二十四字刻款器見蘇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說文部首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今觀彝器銘及齊法化刀文大抵皆作亝此文作𠁪猶見上平之義

齊陳子綸鎛鐘 釋文依原式









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𩐧叔之孫適仲之
子綸作子仲姜寶鎛用蘄侯氏永命萬年綸
保其身用享用孝
于皇祖聖叔皇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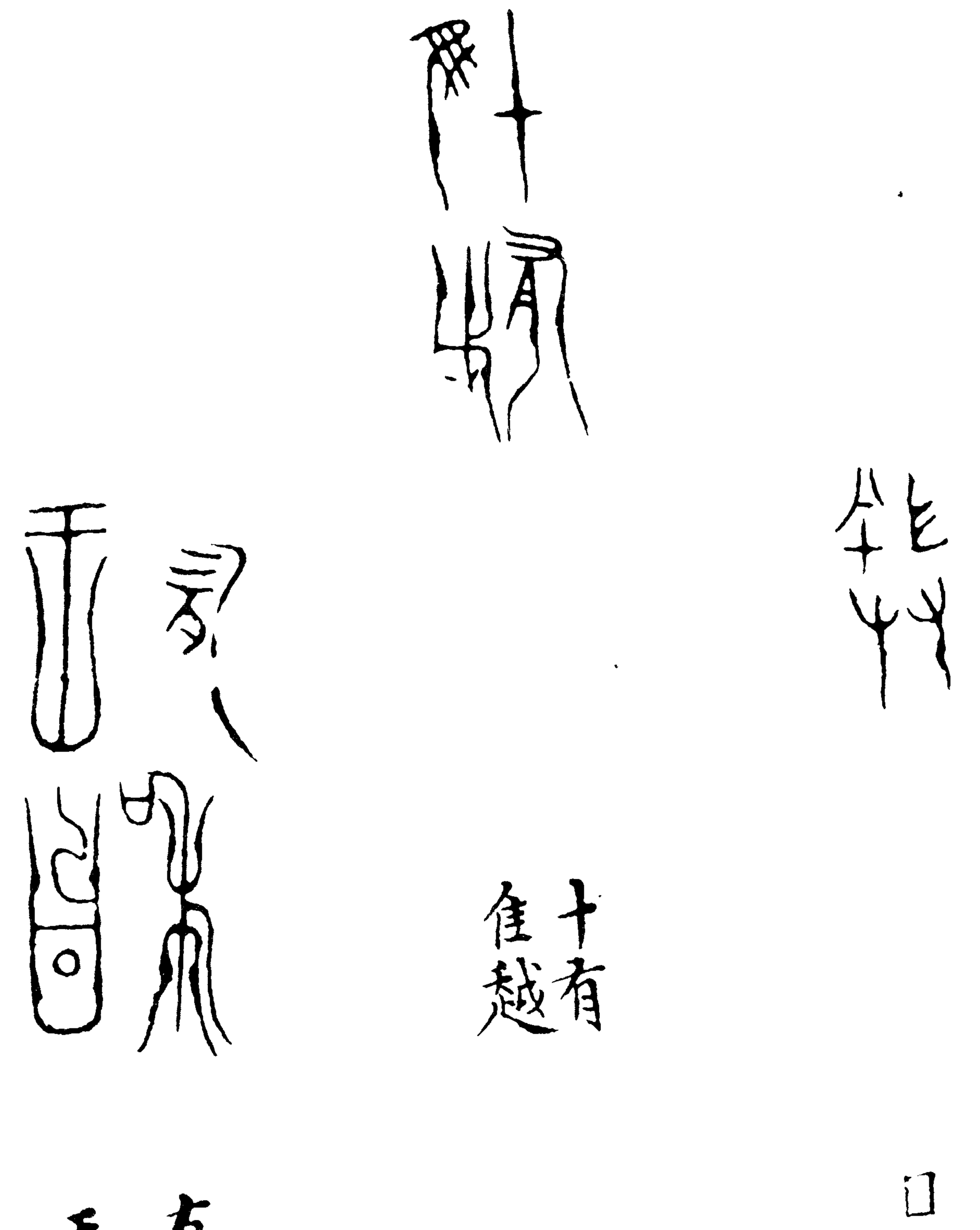
聖姜于皇祖有成
惠叔皇祇　有成
惠　姜皇考遵
仲皇母用蘄壽考毋死保
盧兄弟用求考命彌生肅
義政保盧子性𩐧叔有成
莽于齊邦侯氏錫之邑百
有九　十　有九
邑與卩之民　人
都啚侯氏從告之
曰業萬至於辝孫
子勿或俞改𩐧子
口曰余彌心畏認余四事是台余為大攻厄
大事大徒大宰是辝可事子孫永保　用享

右齊𩐧子綸鎛鐘銘一百七十三字合文一全蝕者一字器出山西榮河后土祠旁尋氏得之後歸潘伯寅尚書攀

古廔款識已録吳清卿中丞張孝達尚書兩家釋文攷證纂詳所說亦互有得失兹據拓本摹入𩐧从革陶聲當是鞠之緐文考工記韗人為皐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為鞠皐陶鼓木也康成謂鞠者以皐陶名官也鞠則陶字从革濬益按鞠之从革與韗之从韋并同意皆以其為攻皮之工故也又頗疑此為復陶之本字左襄三十年傳趙孟使絳縣人為君復陶注主衣服之官又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注秦所遺羽衣也按此注非也復陶當是裘服之名秦復陶秦地所出之裘耳攻皮之工裘氏居一亦應以从革見義故又疑為復陶之本字弟二行子下一字半蝕與行末字同為作器人名𦃃即糸之變體从糸命聲亦意造之字例見前聖即聲春秋文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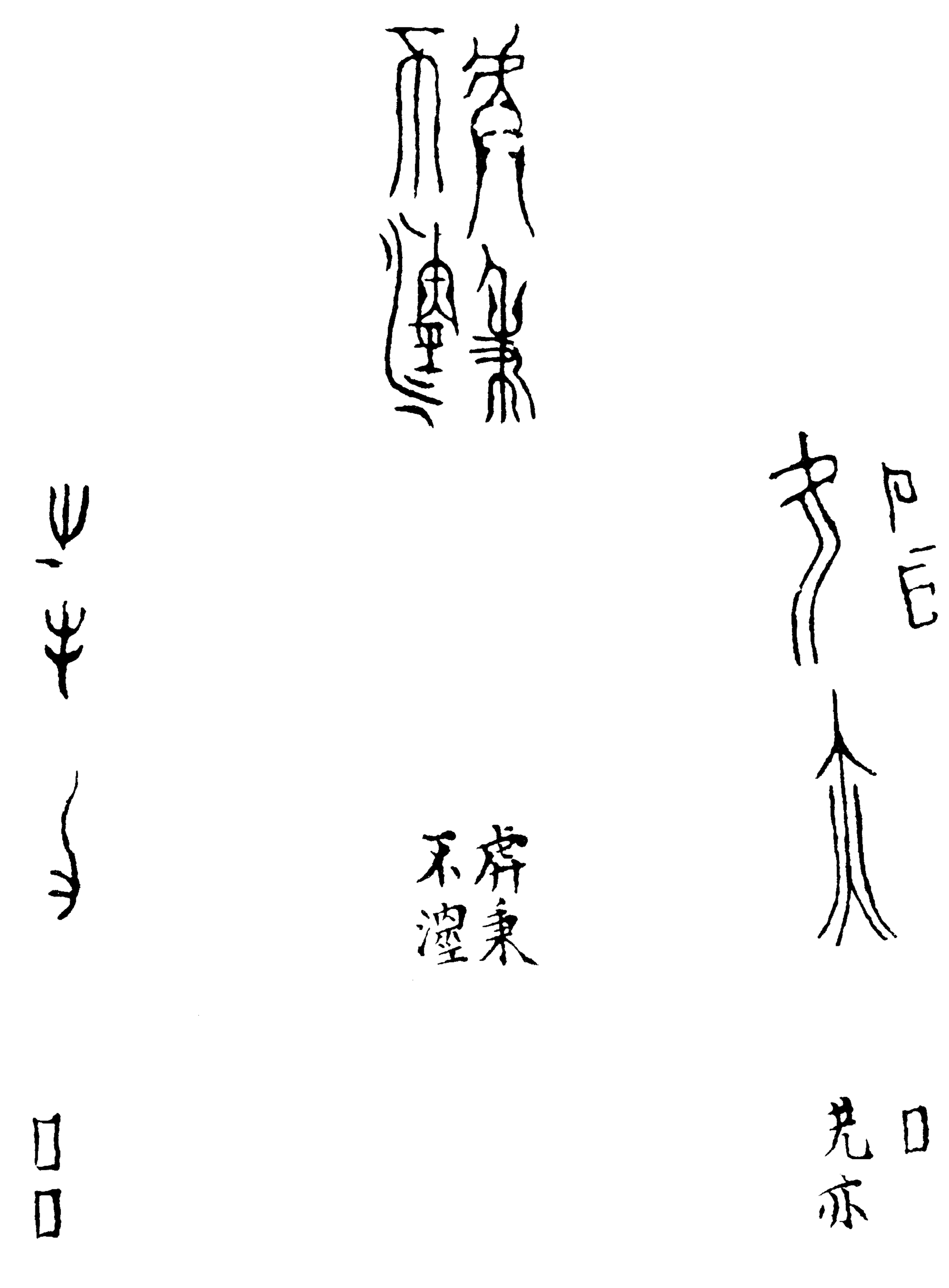
小君聲姜公羊作聖姜與左穀異漢書古今人表衛聲公史記索隱作聖公周書諡法解稱善賦簡曰聖又敬賓厚禮曰聖又不生其國曰聲白虎通曰聖者通也道也聲也春秋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妣作祉同聲通叚保盧猶保魯住即姓也爾雅衱謂之裧郭注衣開孔也說文云鬼衣比曰有成裧于齊邢當是勞之異文畟即與下一字不可識吳釋為邶謂即齊之邶殿張釋為邛疑皆未碻畐即說文所收之古文畐分即俞之省文曰俞改與渝平渝盟之渝同義子孫二字下當有重文尋氏得此器以其字畫纖細加以摩剔反多闕失非盡由土蝕也

越編鐘



十有
隹越

有咊
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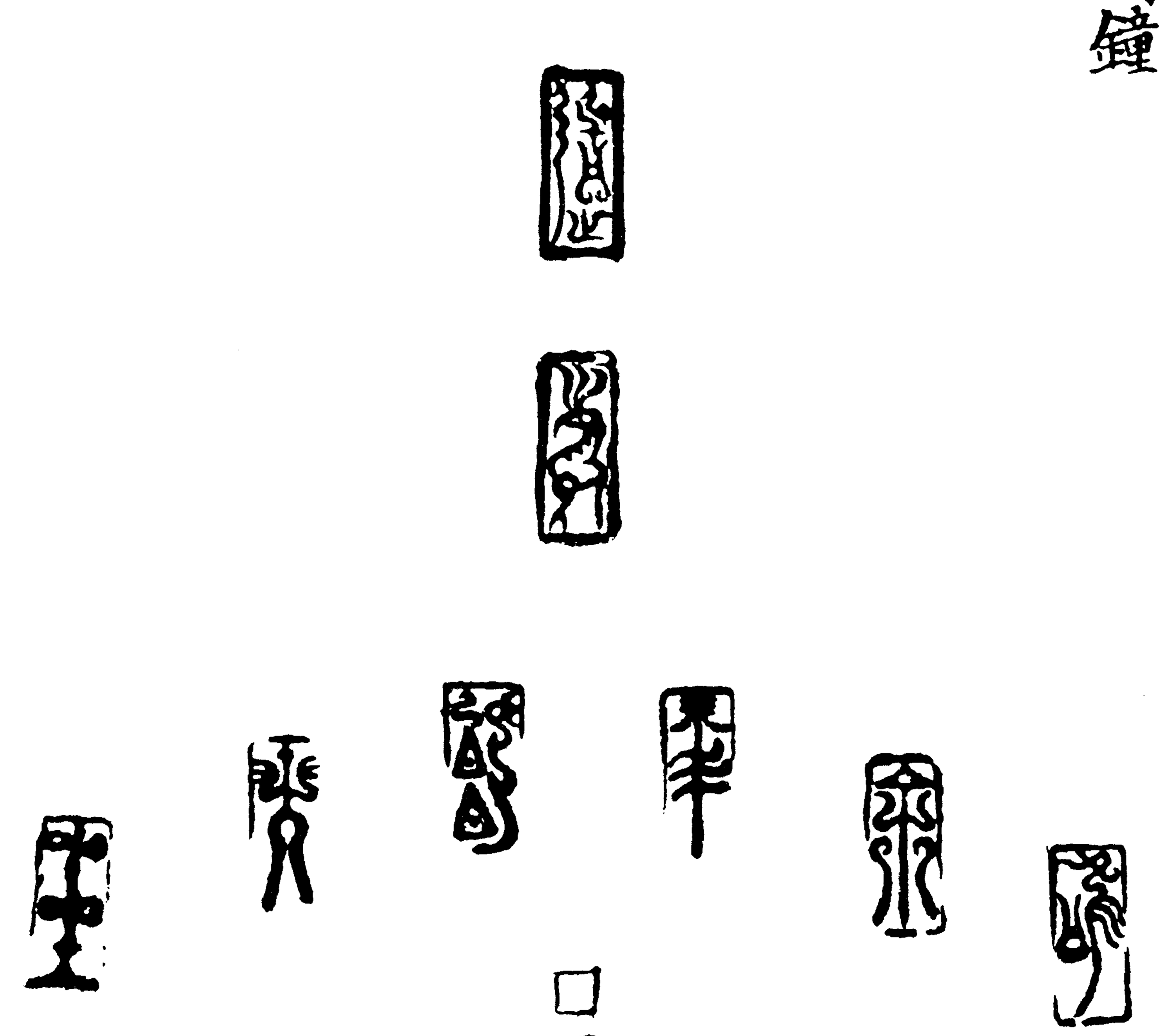


虖秉
不渥

先亦

右越編鐘面背銘各十二字剝蝕可辨者十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此器凡二一歸蔣觀察啟敡今不知所在潘伯寅尚書釋戉為越謂即春秋時於越之器是也編修以字與董武鍾相似定為商器殊誤

鳳鳴鐘



鳴　余　口　口鳳　旣　大　生

右鳳鳴鐘銘八字據上海趙謙士侍郎秉沖所藏舊拓本摹入此器款識印於土笵與晚周匋器及戈劒之印款正同蓋亦當時所作也鉦閒兩印上一字左从走右不審所从下一字為鳥之象形首有冠疑是鳳字下六字橫行弟一字是鳴字與鳳字得相連屬故以鳳鳴名此鐘餘則不解所云與前一器并坿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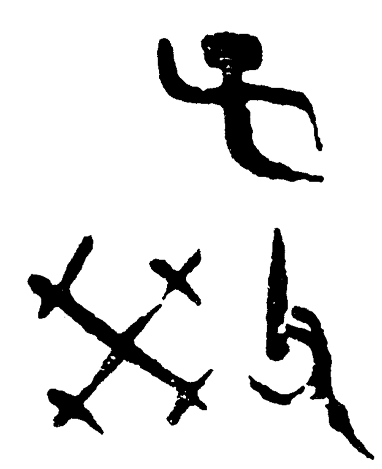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第三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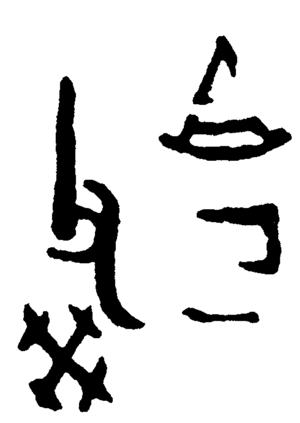
子父癸鼎



子父癸

右子父癸鼎銘三字據江都秦敦夫編修恩復所藏拓本摹入子字傳形父癸二字微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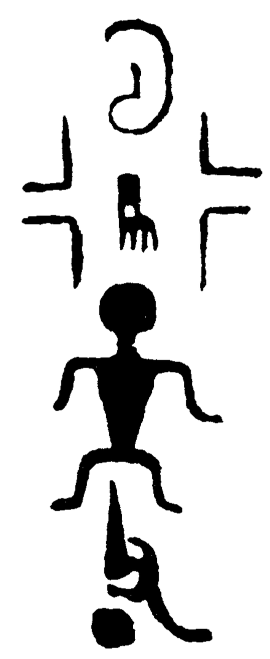
祖己父癸鼎



祖己父癸

右祖己父癸鼎銘四字半蝕者二字據李如山志學所輯拓本摹入如山不知何許人余得其拓本二冊於丹徒吳次垣觀察　台朗觀其題記蓋嘗宦遊秦中所輯皆當時士大夫家藏器亦有新出未經洗剔之品然真贗雜糅僞款居半余為精擇若干種入錄並箸其名氏以志其存古之勤焉

子父丁鼎



亍
月形 足迹形 子父丁
彳

右子父丁鼎銘六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似月形次為行之分文說文部首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分之則中為行道故以足迹象形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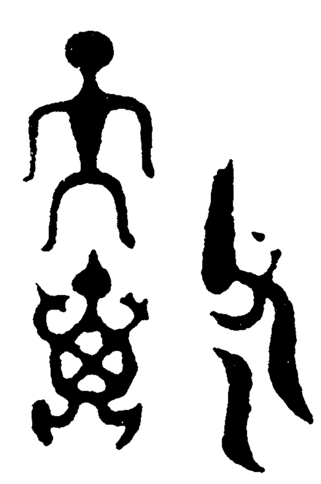
子父辛鼎



父辛
子

右子父辛鼎銘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子之左右兩亦下各有二點不審何意疑是乳之象形論語周有八士包咸注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正義曰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按人體寔有四乳者南史王敬則年長而兩掖下生乳各長數寸是四乳矣唐書本紀高祖體有三乳

子孫父乙鼎



父乙
子孫

右子孫父乙鼎銘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孫父癸鼎



父
子孫
癸

右子孫父癸鼎銘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

父辛鼎



父辛

右父辛鼎銘二字器新出見於蘇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父癸鼎



父癸

右父癸鼎銘二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父癸鼎



釋同

右父癸方鼎銘同前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此方鼎視常器差鉅故銘只二字而書埶特奇偉

析子孫父己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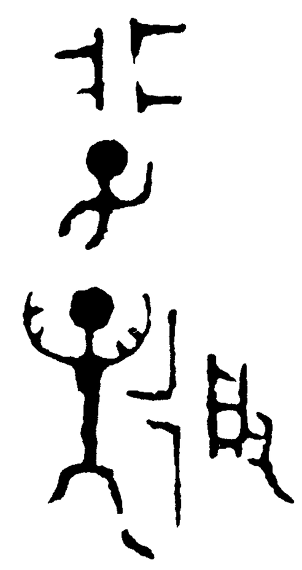


析木形子孫父己

右析子孫父已鼎銘五字曹秋舫舊藏器據拓本摹入析子孫語為彝器銘習見舊多釋為析木形或徑釋為析字嘉定錢同人侗曰案[爿片]字說文所無獨鼎字从[爿片]許君謂象析木以炊也商器中多有[爿片]子孫字宋人皆釋為析劉原父云析子孫者猶詒厥孫謀之意余謂古人用此字當自有取義特其音失傳莫可引證釋為析木則可若徑以當析字殊未的也說文解片字云判木不得以片為判明

矣況韻會稱篆文析朱為非與析木為非之例正同庸得以析字釋非字乎近人多沿劉氏之誤余嚮獲商父乙觚有非子孫字辨之云爾濬益按錢氏此說善矣然此文既為銘識常語必有意義若從錢氏說釋為析木子孫則大不可解此三字相連成文當仍以釋析為近理男孝傑曰按禮記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析子孫者言作器以分之子孫也左昭公四年傳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即父為子作器之證

析子孫鼎



析子孫 ⿰月又受

右析子孫方鼎銘五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右二字摩蝕疑有闕筆十為亻⿰月又似受又似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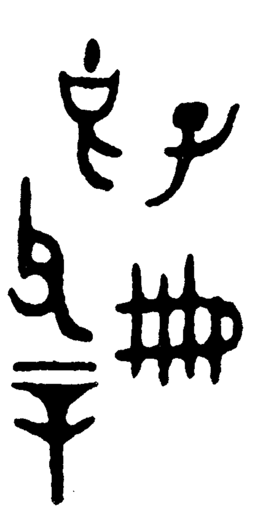
⿱宀欲父丙鼎



足象形弓形⿱宀欲 作 父 丙

右⿱宀欲父丙鼎銘六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說文無⿱宀欲字公羊僖公三十三年傳殽之嶔巖釋文曰嶔本或作廞說文亦無嶔廞二字今得此文知後世之廞字當即⿱宀欲之或體古从宀从广字互通未可以說文所無竟指為俗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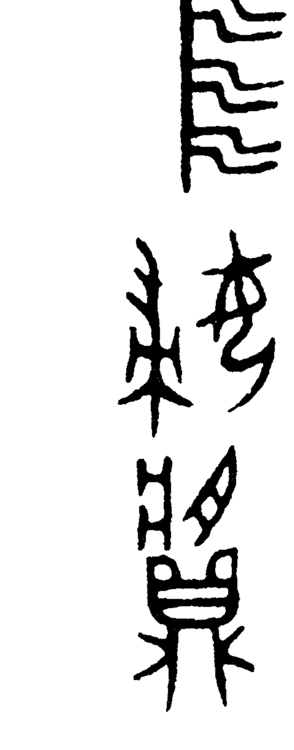
子克父辛鼎



子冊 克 父辛

右子克父辛鼎銘五字

斿形婦鬻鼎



斿象形婦鬻

右斿形婦鬻鼎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載攈古廔款識據拓本摹入張孝達尚書曰此器乃大夫妻廟見時所作祭器上作旗形者著其夫之爵禮所謂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熊旗六斿上大夫所建周官疏所謂鄉大夫六命得建六斿也此器六斿故知為上大夫妻稱婦者禮所謂三月而廟見成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鬻即鬺鬺即亨亨即湘詩所謂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也韓詩作于以鬺之見漢書郊祀志注毛傳湘亨也釋文亨本又作烹煮也故知鬻即湘此器之義即在采蘋之詩叢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云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所學之事以為法度是詩為既嫁為婦而作甚明此器一形兩字通祇三文而一一皆確有實義脗合詩禮故是可寶濬益按尚書說是也古人文字尚簡彝器文名為款識尤趣約傷故每以一字為一事此類是已

寍女父丁鼎



寍女
父丁

右寍女父丁鼎銘四字平湖朱椒堂漕督為弼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寍女二字皆傳形女首一者笄也說文笄簪也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曰笄衡笄也此文正象女首衡笄之形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注曰以許嫁為成人左傳杜注曰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是也

婦女鬲鼎



婦女
彝

右婦女鬲鼎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韓小亭觀察拓本參以周韻漁茂才所詒拓本摹入此器筠清館錄入鬲類又積古齋款識亦有婦女鬲文並同似非一器按爾雅款足曰鬲證以古器鬲皆款足而庳上平無耳與古文𠘧字正同此器款足而高又上有兩耳應仍入鼎類說文婦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彝器文或省作帚左一字阮吳兩家並釋彝

女辛禹鼎



孫彝

女辛

口目用作

右女辛禹鼎銘八字濬益所藏器首一字半滅當是錫之傳形

亳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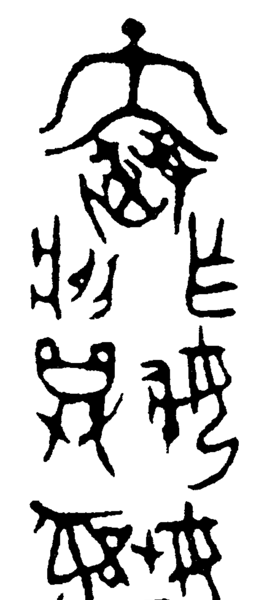
亞形中弜

亳作父

乙尊彝

右亳父乙鼎銘八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子孫婦姑鼎



子孫

作婦姑

𩰫彝

右子孫婦姑鼎銘七字與下一器皆濬益所輯舊拓本摹入曰婦姑者爾雅釋親婦稱夫之母曰姑姑本對婦而名者也作婦姑𩰫彝若言為婦之姑作器云爾說苑田差對晉平公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是其證也

子孫婦姑鼎



釋同

右子孫婦姑鼎銘同前器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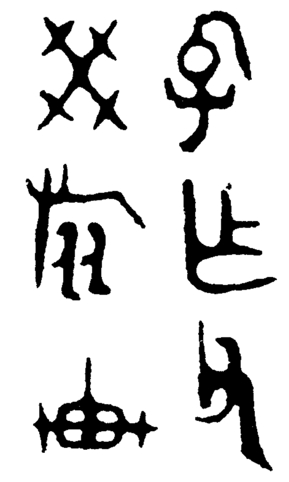
立戈寶鼎



作寶鼎立戈形

右立戈寶鼎銘四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韓履卿都轉所輯拓本摹入

子父癸旅鼎



子作父
癸旅車

右子父癸旅鼎銘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子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入以為偁象形㜽古文子从巛象髮也按㜽象散髮形此作子乃象束髮形也旅車二字為旟之分文說詳下旅鼎銘釋古文審以子為孔按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篆文作孔象元鳥集於子首之形與此殊異釋孔非

子辛祖鼎



子辛祖

右子辛祖鼎銘三字山陰劉北溟瀚所藏器據荆南萃古編摹入

封鼎



作封寶
尊彝
子孫

右封鼎銘七字半蝕者一字宜都曹氏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殊典重當是盛牲牢之鼎惜已破缺次字蝕左偏似㞢从㞢从又疑是封字

瞿父癸鼎



䀠作父癸寶尊彝

右瞿父癸鼎銘七字與下一器皆劉燕庭方伯所藏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與

西清古鑑所載商䀠觚文同說文部首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瞿鷹隼之視也从隹从䀠䀠亦聲讀若章句之句按古瞿但作䀠本一字烏程嚴鐵橋孝廉可均攷倪氏所藏瞿其文作□□合之亦瞿字可互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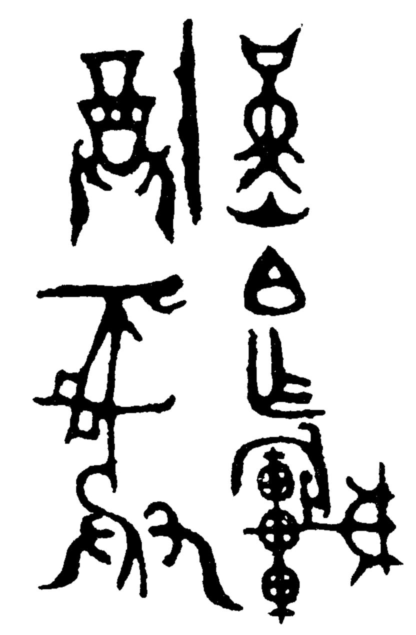
宰儂室父丁鼎



宰儂室父丁

右宰儂室父丁鼎銘五字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杜注宰官又僖公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注周公宰孔字以宰咺宰孔例之宰儂當亦王朝臣也說文農从晨囟聲籀文从林為𨐨古文為䢉小徐繫傳與古文四聲韻皆从艸為蕽今觀此文偏旁正从林與大徐本所載古文相合又宀部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為會意字此古文象廟中中央太室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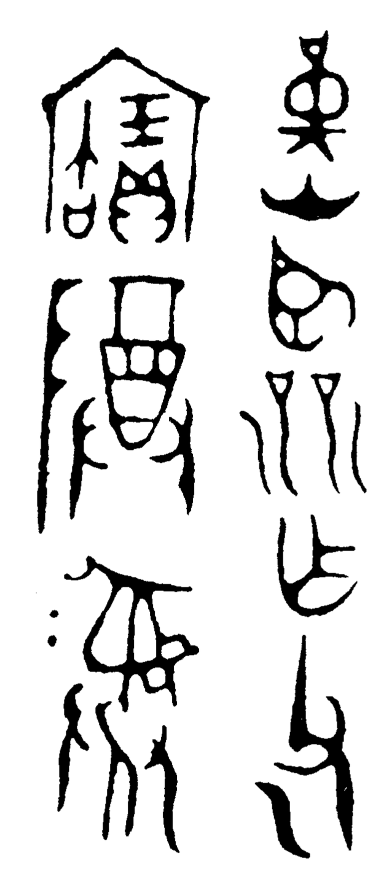
堇伯鼎



堇伯作旅尊彝

右堇伯鼎銘六字與下二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堇黏土也从土从黃省此从山為火之古文彝器文从火偏旁多作山或省作丄火曰炎上又或作山積古齋款識以為山者誤也

堇臨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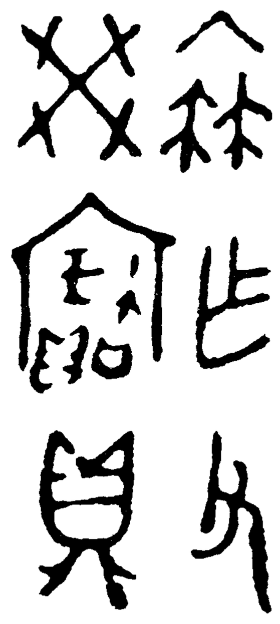


堇臨作父乙寶尊彝

右堇臨父乙方鼎銘八字文與

西清古鑑所載周方鼎銘同又積古齋款識亦錄有鼎蓋釋首一字為堇山次為臤舟今以前一器證之首為堇之分文次從嘉魚劉幼丹太守心源說釋為臨亦分文以盂鼎諸銘臨字證之自見說詳所著古文審

裛父癸鼎



裛作父癸寶鼎

右裛父癸鼎銘六字說文裛艸雨衣秦謂之萆从衣象形古文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亦古文之省也按段氏注說此文曰艸部曰萆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蓑何笠傳曰蓑所以備雨公羊傳不蓑城也何云若今以艸衣城齊語注云襏襫蓑襞衣也襞或萆字亦作薜蓑俗从艸作蓑而衰遂專為等衰衰經字以艸為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為等衰後世異其形異其音古義茫昧矣

旅鼎



作旅鼎

右旅鼎銘三字據僧六舟達受拓本摹入凡曰旅者皆旅祭之器周禮司尊彝大旅亦如之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或為軍旅會盟所用左文公十五年傳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為敬也故傳曰卿行旅從禮記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注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此行旅必載旌旗故旅从二人執㫃之形又或作𣄰以从車見義此與前墓伯鼎文同而緐簡小異

旅鼎



釋同

右旅鼎銘同前器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此旅省車即說文所載之古文[illegible]為[illegible]之省變小篆作㫃徐鼎臣曰㫃說文从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从入此字从屮下垂當只作屮蓋相承多一畫濬益按篆文之㫃即[illegible]之形變非多一畫也入為斿之象形亦非入段氏注㫃字其說善矣然其言从入亦與鼎臣同誤今攷說文宋本無从入二字不知兩君何所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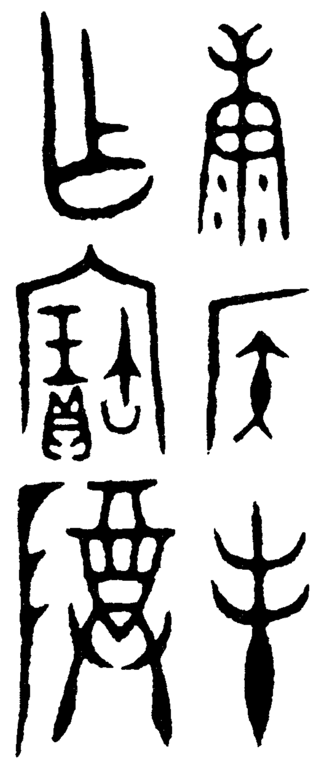
旅鼎



釋同

右旅鼎銘同前器烏程陳抱之經求古精舍舊藏據拓本摹入此鼎字為侈耳鼎之象形

康矦鼎



康矦丰
作寶尊

右康矦方鼎銘六字據丹徒吳介臣侍御 台壽 所詒拓本摹入吳清卿中丞謂此鼎為衛康叔之器丰即康叔之名濬益按中丞說是也說文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土部封下云爵諸矦之土也从㞢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矦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古文作㞷籀文从丰作𡉚是封之籀文本以从丰得聲古文作㞷當是从丰从土

古文土作⊥與丰相合而成㞷召伯虎敦封作𡉚可證也篆文因形似誤謂从㞢徐楚金遂以之為各之其土也會意段若膺大令亦謂从㞢土則與㞢部讀若皇者同字猶豕亥古文同作𢀛也艸木妄生字㞢在土上之之本義也爵諸矦之土字从㞢土之之引申段借義也皆强為之說據此可正二家之失矣又按詩地理攷引世本云康叔居康從康徙衛宋忠注康叔從畿内之康徙封衛衛即殷虚定昌之地馬融王肅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内既滅管叔更封為衛矦此自是未徙封時所作故偁康矦又康叔子曰康伯史記索隱引世本衛康伯名髡是一傳之後猶襲舊偁書康誥鄭康成注以康為謚其說非矣筠清館錄此器釋丰為手尤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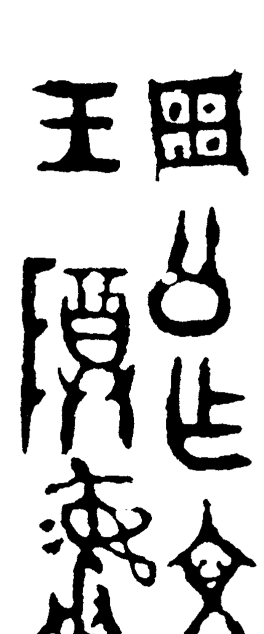
魯公鼎



魯公作文
王尊彝

右魯公方鼎銘七字與下一器皆曹秋舫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此古文囟象田中生鹽形从田不从西渻而魯之建國正以地㡿鹵得名觀艸部蓾之或體从鹵作菡可知鹵魯以同音得相通段是不必在西方始曰鹵矣

魯公鼎



釋同

右魯公方鼎銘同前器審其制度文字蓋一范所成而此稍剝蝕此品見宣和博古圖高足而方與二器形制並同亦載薛氏款識按宋史元符二年九月梁州團練使仲忽進古方鼎識曰魯公作文王尊彝疑博古及薛氏所錄即是鼎也姜二酉 紹書 韻石齋筆談載李修吾節鎮淮陰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曾挂彈章於是寶鼎之名聞天下後二酉親見其器内只三字亦無文王之款與宣和所藏迥

其緣鼎足彷彿於圖强名之為文王鼎耳我
朝西清古鑑所收此品為多積古齋款識亦錄有二銘一為陽識文與此並同舊皆定為魯公伯禽所作按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初無祀文王之文故有疑魯公不當祭文王者阮文達公以左襄公十二年傳周禮春官都宗人夏官祭僕注疏證之知魯應有文王廟濬益又按文公二年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以此例推魯亦當祖文王而王氏款識周師旦鼎正周公作以祀太姒之器則此諸器為魯公作以祭文王者又何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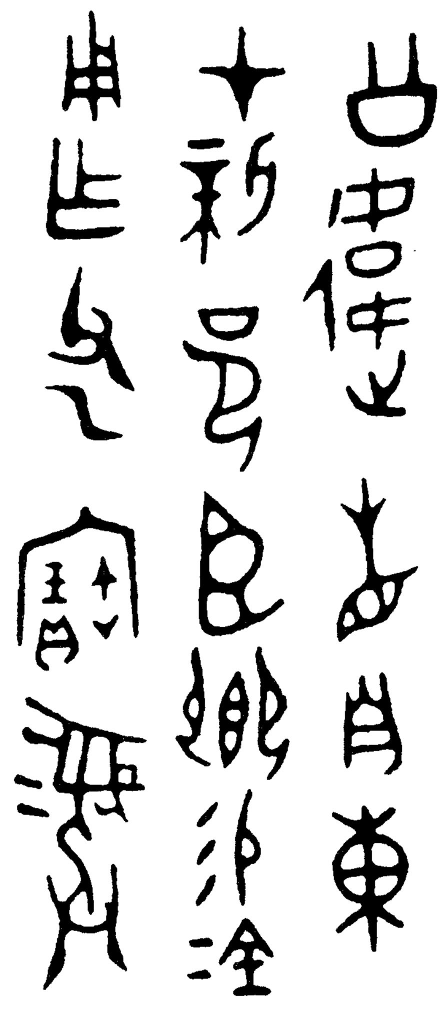
獻侯鼎



唯口王大賁
杜宗周商獻
侯口貝用作
丁侯尊彝子孫

右獻侯鼎銘二十二字摩滅者合文二字據金蘭坡拓本摹入第五字以彝器文饋字偏旁或作桼或作桼證之盉壽作桼此作桼當是賁商通賞書費誓我商賚爾即賞字傳以為商度誤也獻侯名意造字例闕

卿鼎



公違相自東
杜新邑臣卿錫金
用作父乙寶彝

右卿鼎銘十八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按書洛誥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周召二公營之此云公違相自東在新邑豈從太保相宅營新者邪卿又公違之臣當亦在事有勞故得錫金作器左傳所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是也

趞鼎



隹王來格于成周
年厝趞有儥于
溓公趞用作乃
文考父辛寶尊
齍其子孫永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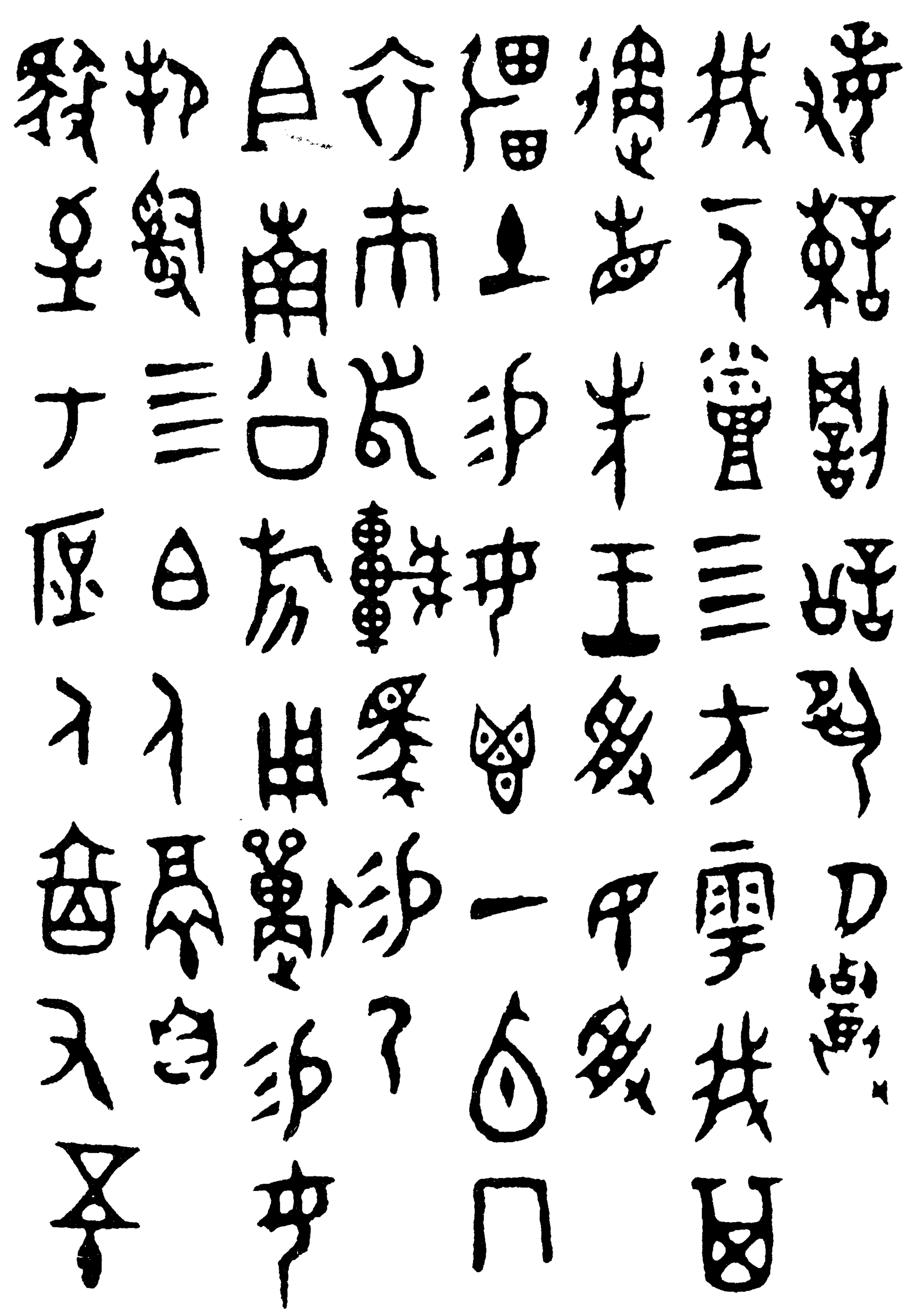
右趞方鼎銘三十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宋時所出薛氏款識有誤釋鄭氏金石畧趞鼎後又有趞甗分為二器亦誤王來格于成周豈成王乎説詳後卷小臣單觶銘釋

盂鼎











隹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不顯

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闢
乃匿匍有四方畯正乃民在雩印事𢧈
酒無敢酖有柴烝祀無敢醻故天翼臨
子灋保先王□有四方我聞殷隊命隹
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喪
自已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學女
勿克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即刑稟于玟王
正德若玟王命二三正今余隹命女盂
紹榮敬雝德巠敏朝夕入讕亯奔走畏
天畏王曰永命女盂刑乃嗣祖南公王
曰盂迺紹夾死嗣戎敏諫罰訟夙夕紹
我一人豊四方雩我其適相先王受民受

疆土錫女鬯一卣冕衣市舄車馬錫乃
祖南公旂用獸錫女邦嗣四百人鬲自
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乃嗣王
臣十又二百人鬲千又五十夫𢓊□□自
又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廢朕命盂用
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隹王廿又三祀

右盂鼎銘二百九十一字合文五岐山郭氏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按道光中岐山河岸崩出三大鼎皆為邑紳郭氏所得周雨樵大令宰岐山取其一以去故當時頗有傳拓同治甲戌鼎復自周氏出左文襄公方督師關隴購之以寄尚書於京師余於尚書邸中曾審視數過平生所見大鼎此為最鉅矣文武二字从王作玟珷與太保鼎之㒰同意常熟翁祖庚中丞（同書）說以為增王旁若說文引齊丁公為玎公者殊誤曰文王受天有大命與史記周本紀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事合正義曰二國相讓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為王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曰闢乃匿匍有四方者廣雅釋詁匿隱也藏也言開闢隱藏未通中國之地如史記秦本紀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是也匍通撫雩從嘉興徐籀莊（同柏）釋為鄠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酆水出東南按文王居豐即因酆水後武王居鎬以此為酆侯國左僖公二十四年傳酆文之昭也注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酖徐釋酗非按說文無酗字古只作酌云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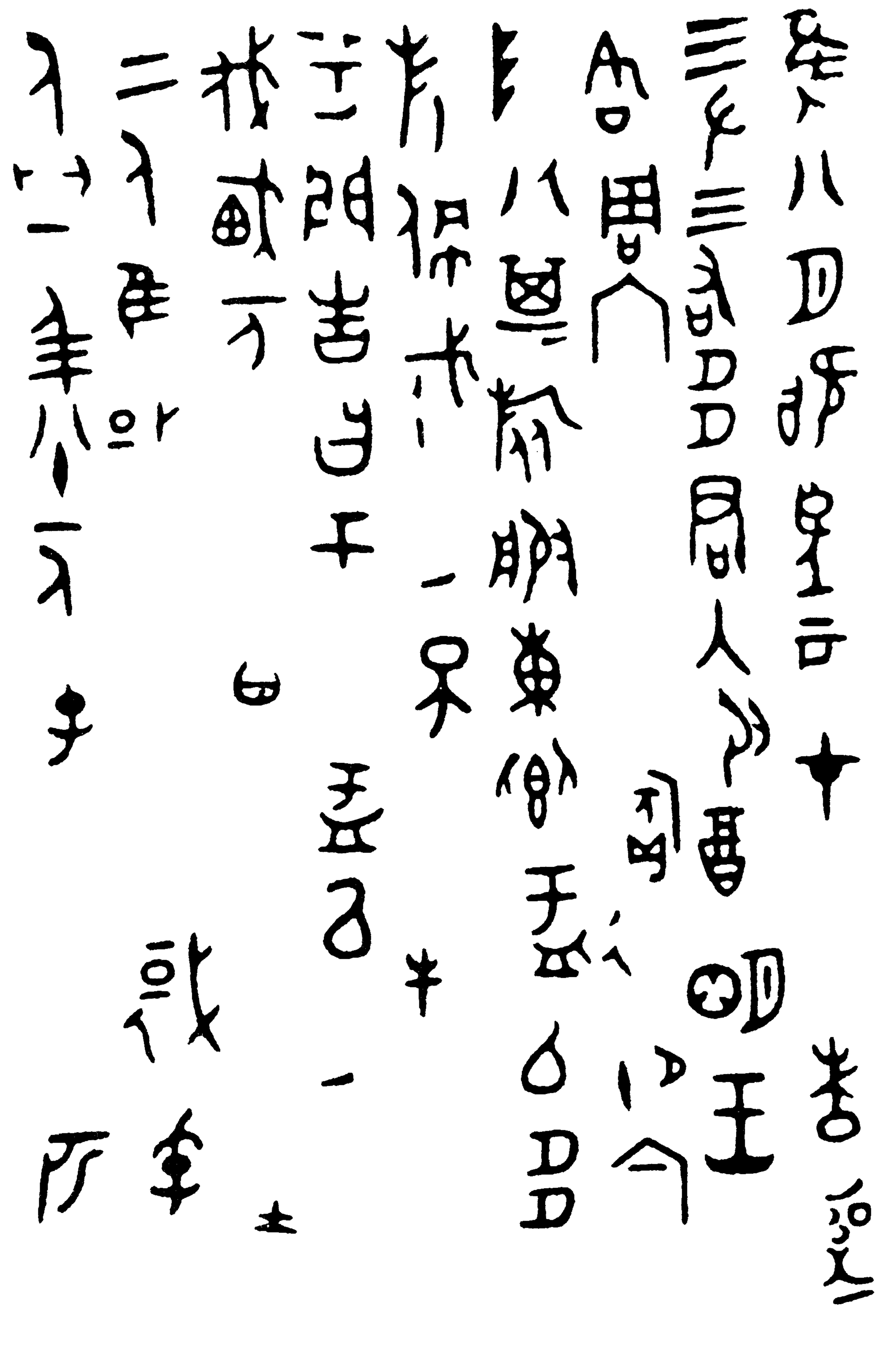
醬也此字誼當與酌同唯从舌从火不審其音讀未可指為酌之異文燕從徐釋此象燕之兩𢾕歧尾形上為手形匕形為燕飲之誼醼說文云會飲酒也即酒誥所謂羣飲也翁釋醻謂酒𠣟作爵形殊誤按此字偏𠣟亦見小臣𧹞尊即𧹞字之象形第五行我下一字徐釋䕪謂䕪之古文按此字是䍐之古文同懸言懸殿之隊命也邊侯無攷徐以為殷邊隅之侯地近鄴者亦疑未然第十行第二字有宋以來箸錄皆釋為艾今按此是榮字說詳後卷榮伯鬲及榮伯紀侯敢二銘釋下一字徐釋敬按此亦苟之渻文說文部首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此古文象人屈躬致敬之形所謂急救也下為雝字亦見辛鼎徐釋舊非入翁釋內謂古文作入內即納字諫从門若謟之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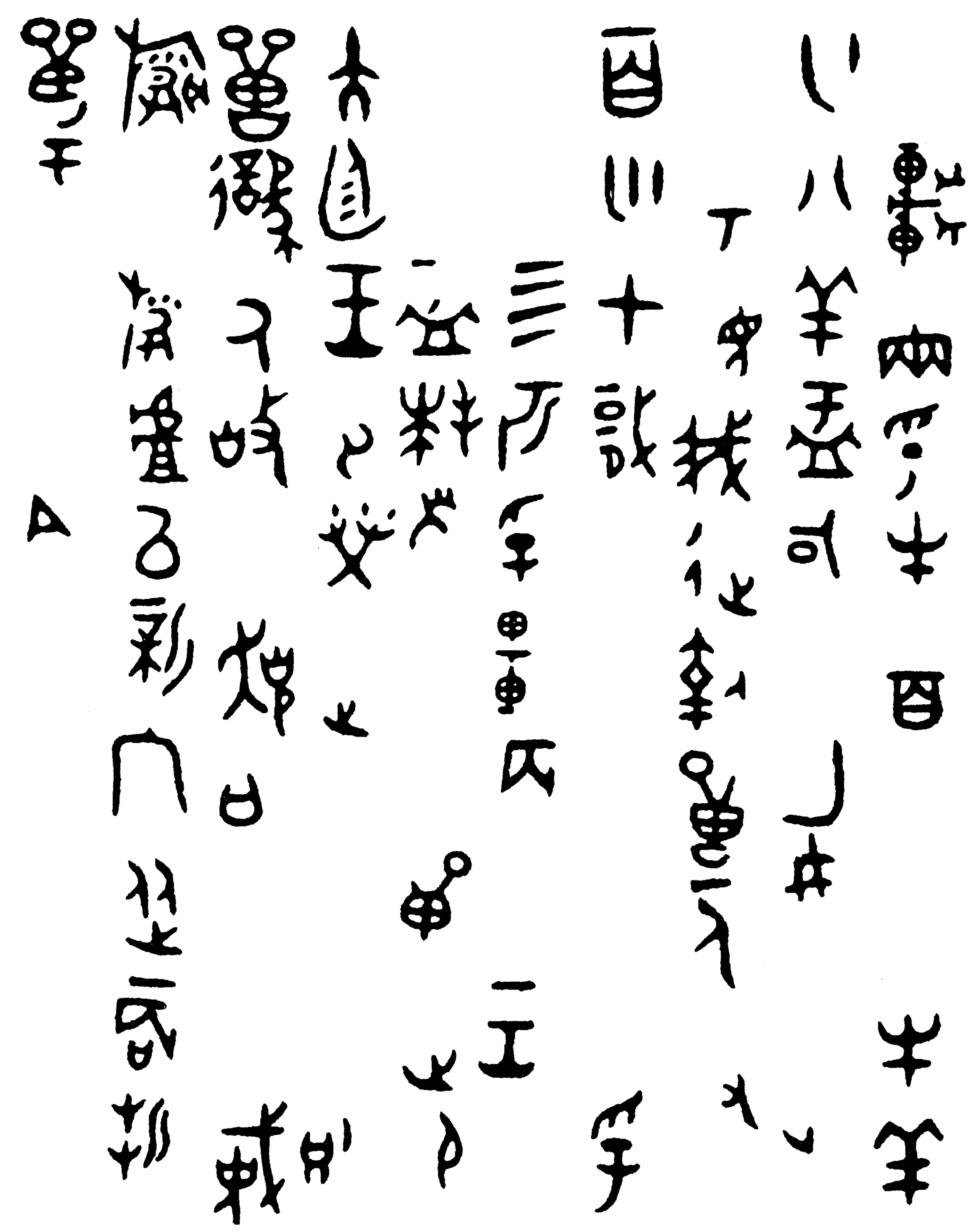
作讕瞰之或作䦨是也以死為攸之反文則殊謬矣然夾死誼亦難曉按說文夾持也从大俠二人又書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嗣戎敏諫罰訟當是所司之職事紹夾死者猶言持此以終身云爾䜴字徐從太師虘豆吳荷屋中丞釋為豊相先王上一字徐釋邁此字亦見宗周鐘克鐘二銘今釋適錫乃祖南公旂用獸獸即狩之通段字猶他器之云錫䜌旂用事也翁釋萬云萬舞也亦非兩鬲字不可解徐謂夏時有鬲氏之後不免臆說十五行鬲下及十七行末一字舊時拓本不辨據古錄皆闕今審為兩自字此銘自殷正百辟下徐說謂殷當讀為陳其殷之殷率率循殷之羣臣諸侯肄字从井重習之意自衆也讀若追鄭地為其所化衆也妹妹邦地杜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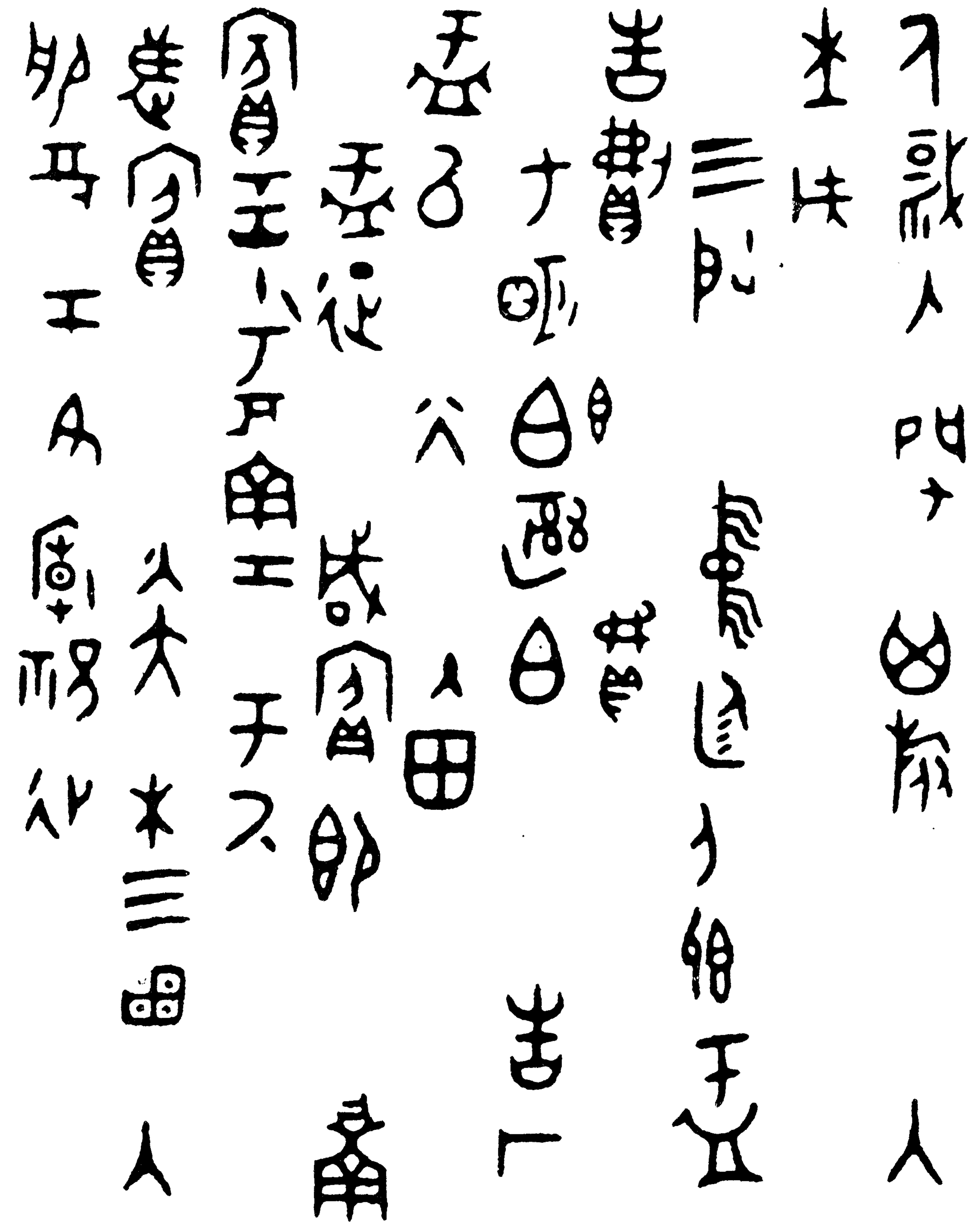
歌東辰又大服者時妹邦大有事于謹酒謂康叔也甬古文䵷讕本抵讕字此為諫字𩐁文成王四年封康叔于衛作酒誥十九年鄭侯坐酒亡國至是廿三年命盂嗣南公諨詯于鄭地彝酒當時殷商餘風未殄云云所說殊近意者鄭侯亡國復以鄭封盂土地人民之外吏以秬鬯冕舄車馬及其祖南公旂錫之所謂車服旗章也故其命之也亦與酒誥語意同至其文字則固周初之書體猶存科斗遺意可攷見當時之風會者也此銘近人頗有釋者亦互有同異茲惟就據古錄金文所載徐翁兩家之說聊為辯訂並補其闕畧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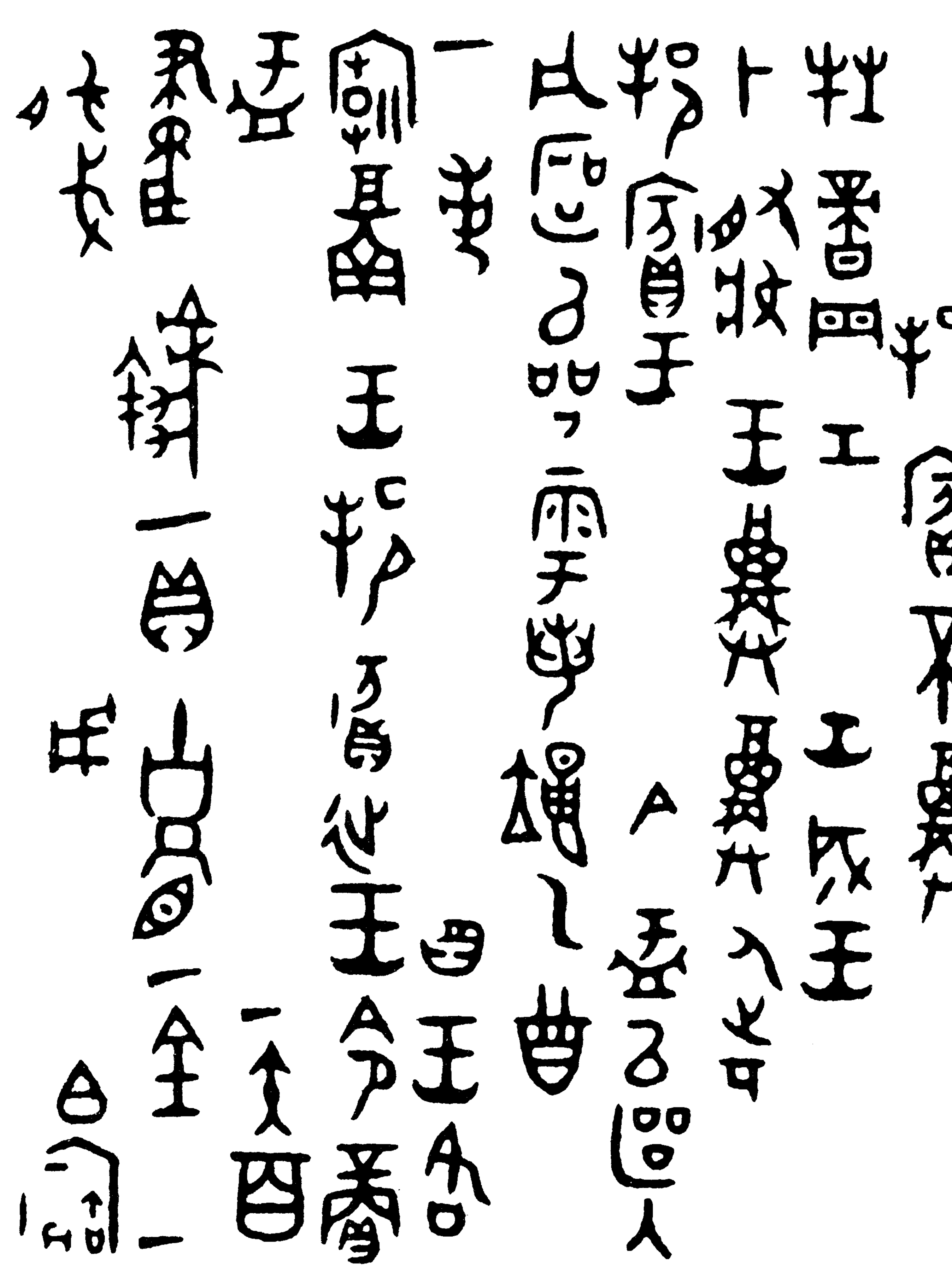
鬲[illegible]字之渻[illegible]大誥民獻有十夫[illegible]合

盂鼎











隹八月既望辰在　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
格周廟　賓□□□□□其旅服東鄉盂以多
旅佩□　□　□　□門告曰王　盂以□
伐鬼方　二人隹□　戭俘
人□三千八十又俘　匹　車　兩俘牛百　牛羊
廿八羊盂□　□□　□　□□我□執嘼一人□
百卅在□　俘　四匹俘車百　王
盂拜䭫　嘼□□大廷王令榮□　□
嘼[illegible]乃故　殸白　旅　旅虘以新宀從□折

嘼口　口　　　　人戠入門口西旅　入
口口　　　　　三門口中廷北鄉盂
告劃　口　劃　　于明白醓白　告曰
盂以　口　口田　　盂征　咸賓即　咼
賓王呼咼口于以　　隹賓　口大口三囲入
服酒王格廟祝延　　邦賓不咼彝
牲嗇口口　　王成王　　口有口王咼彝咼彝從口
邦賓王　　口盂以區入口區以𡇒雩若竭乙酉
口事　　酉王格廟咼王邦賓延王命賓
盂　　一矢百畫甲一貝冑一金一
口戈　　用　伯寶尊彝隹王廿又五祀
右盂鼎銘三百九十餘字可辨者二百三十餘字合文四

宣城李雲生太守文翰所藏器今佚據攈古錄金文摹入首行榦支闕下二字為昧爽說詳後卷穴敢銘釋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者禮記祭統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三左三右當即昭穆之杜列者又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服之誼為服事詩六月共武之服箋曰服事也周書職方侯服注曰服言服王事也詩信南山祭以清酒箋曰酒鬱鬯儀禮特牲饋食禮祭酒注曰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蓋左右多君於昧爽時先入共鬱鬯之事既明王乃格廟也四行伐字攈古錄誤為代下一字釋闕今按此文明是伐鬼方三字說文部首甶鬼頭也象形鬼从人此从戈當是鬼之異文梁伯戈之鬼方字从攴作敳與此同意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注疏皆不言鬼方為何國惟後漢書西羌傳曰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章懷注曰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本前書匡衡傳應劭注語今按周代彝器文其言征伐東則曰東夷宗周鐘曰淮夷寰敨曾伯寰簋曰東國㬰夷毛伯敨曰郘方魯公伐郘鐘南則曰荊虘敨曰楚荊馭敨曰南夷宗周鐘曰南淮夷仲偁父鼎兮伯吉父盤曰䜌方虢季子白盤北則曰玁允不嬰敨兮伯吉父盤虢季子白盤偁載諸器此與梁伯戈并曰鬼方自是西方諸戎之通偁與博古圖南宮中鼎之虎方同古文審曰虎方當是西方甘石星經昴者西方白虎之宿是也按周禮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亦其證非當時西方諸戎有此鬼方名號也觀漢郃陽令曹全碑其銘詞曰貢王庭征鬼方亦以全為西域戊部司馬時討疏勒國王和德事故亦偁疏勒為鬼方與今

時東方謂泰西諸國其侮謾之詞正相類是此語實始自殷商之世矣下則紀其伐鬼方所俘及車馬牛羊之數俘上一字从或从爪疑馘之異文說文嘼犍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執嘼一人疑牧圉之屬如漢書李廣利伐大宛之役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注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也大廷王下是令字下為榮字攈古錄釋為艾與前器同誤榮下或是伯字按成王時卿士有榮伯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傳曰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此豈其人未可知也十行西旅二字上下並闕前弟二行旅服當謂侯甸要荒五服之人旅衆也此曰西旅疑即書獻獒之西旅傳曰西戎遠國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按

旅國之名止此一見餘無可攷頗疑此亦西方衆人之偁
三門當是天子五門之外朝下一字蝕應是立立中廷北
鄉彝器文習見劉幼丹太守則謂立中廷皆當釋為立中
作其說蓋本之潛研堂金石跋尾以卯敦銘篆文作□為
从人从乍即阼字引祭統古者明君賜爵祿於太廟示不
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
史由君右執策命之立中阼謂中阼階而立也今按此字
諸器篆法不同曶鼎作□師酉敦作□黎鼎師虎敦作□
頌鼎頌壺作□頌敦又作□趩曹鼎作□晉公盦作□此
銘作□變化非一然皆無从乍者太守僅以卯敦一器與
乍相似強釋為中阼將何以解於此銘弟八行之大廷又
薛氏款識秦公鐘（薛名盄龢鐘）曰鎮靜不廷曶鼎曰衙懷不廷

方此并顯然不能強合者也盂告劃下闕當是人名說文
㡭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此作㡭疑是㡭之省文畺疑
亯之異文□為古魯字此三□入服酒三字上闕不審所
云祝當是春官太祝之職禮記郊特牲祝將命也延字下
闕說文部首延安步延延也邦賓蓋言列邦諸侯大宗伯
以賓禮親邦國諸侯來朝天子以禮賓之也𢀜字攈古錄
釋為覲疑未確又釋弟十六行首一字為牡按牡右从土
當作牡土之中畫不應上曲此疑是牲字右从生中畫未
明晰之故耳啻即禘說文禘諦祭也禘以諦為誼古从言
从口字互通此啻从甘甘从口含一故疑啻為禘之古文
此行下有口王成王三字以剌鼎王啻用牡于太室啻昭
王語證之或為禘祭武王成王之文若然則徐籀莊定前

器為成王之二十三年者又當存疑矣盂以區入似非量
器之區爾雅釋器玉十謂之區注曰雙玉曰瑴五瑴為區
□字亦見

西清古鑑邢侯尊十九行矢百上為弓一二字即彤弓彤矢說
詳伯晨鼎釋畫下是甲貝下是胄攈古錄均闕按說文部
首甲从木戴孚甲之象古文作令此文左从令下為木上
即孚甲之形右从虎與伯晨鼎甲字正同蓋繪為虎形示
服猛之義胄字象形說詳後𠭯敦銘釋曰貝胄者蓋以貝
飾胄如弁之有璂魯頌閟宮貝胄朱綅毛傳曰貝飾也觀
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是古者弁皆以玉為飾胄則
以貝為飾也按此鼎之鑄在前器後二年文前段為盂伐
鬼方獻其所俘於廟蓋行飲至之禮也自此以下剝蝕至

難尋繹就所存字審之當是亯賓之事末段則策勳行賞
故有王三格廟之文其中奇字不可識者並從蓋闕俟博
物之君子論定之

舊聞郭氏以所藏三鼎為前後兩令豪奪其二其一方鼎
遂深藏不復示人故無傳拓者重器鴻文徒存響像此鼎
歸太守亦未洗剔遽輦致宣城咸豐中粵寇之亂竟罹兵
燹拓本之傳者亦罕今幸見閱學此刻得以重摹入錄庶
幾文字長留天壤閒爾

東國㞦戎 見毛伯敦 禹虎即獻戎
㞦蒿即奄之異文 成王踐奄正在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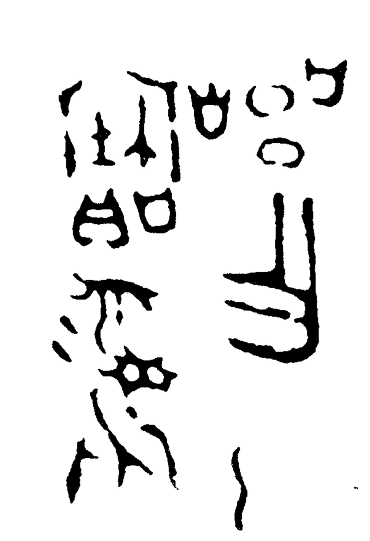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三代器款識

鼎

定遠方濬益編錄

智鼎



智作□
寶彝

右智鼎銘五字摩滅者一字器見京師據濬益手拓本摹
入首一字从凶从呂字無攷凶字見後卷雞彝形父丁觶
呂則邕之古文也

成王鼎



成王尊

右成王方鼎銘三字沈仲復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
此為成王廟鼎左昭公四年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服虔曰
成王廟所在也是此鼎為康王所作矣鼎而曰尊者古器
多以尊彝為通稱康矦鼎曰作寶尊𪔂鼎曰作宗室寶尊
皆同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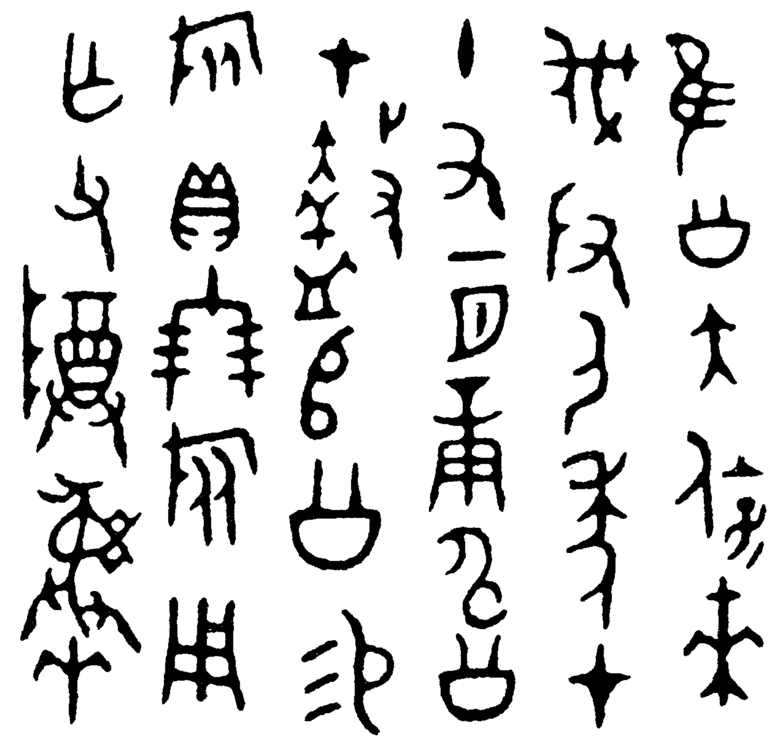
太保鼎



太保鑄

右太保方鼎銘三字南海李山農觀察宗岱所藏器據拓
本摹入按此鼎形制極嚴重咸豐閒山左壽張所出古器
凡三鼎一敢一甗一盉其銘皆有太保及召伯等文許印
林明經定為燕召公之器而以出山左為疑今審其文字
亦有後人作以祀召康公者此鼎獨曰太保鑄或為康公
自作保字从王作㑑與盂鼎文武字同

旅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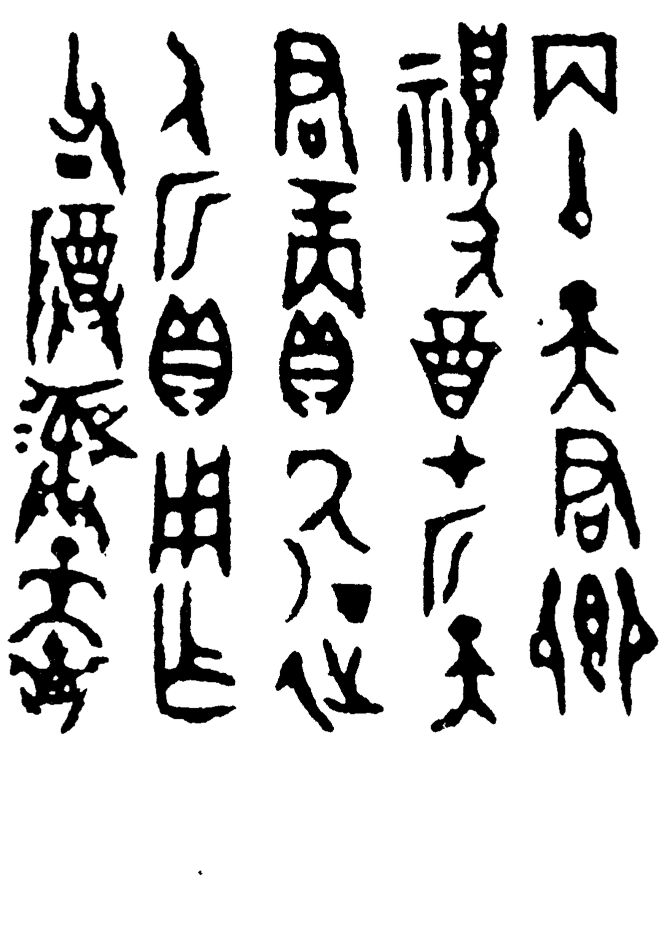


隹公太保來
伐反夷年在
十有一月庚申公
在盩𠂤公錫
旅貝十朋旅用
作父尊彝𣚯

右旅鼎三十四字合文一摩滅者一字據擦古錄金文摹
入公太保者召公也反當讀為叛ㄕ為古文夷字擦古錄
釋反人與積古齋款識釋叀鼎反ㄕ為反節誤同曰來伐

反夷年與南宮中鼎伐反虎方之年并同例古無年號往往以列邦之大事為紀年如左昭公七年傳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是也又襄公三十年傳絳縣人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又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即言是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可知絳縣人言不知紀年者非不知麻乃不知是年之時事耳又或以紀月如曰齊燕平之月之類皆是按此夷當是西方諸戎公羊隱公五年傳曰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故以太保往伐叛事平而還杜盩阜也盩阜即盩厔石鼓文盩道二日亦謂岐山至盩厔之日與今時程塗正合知古今里數不甚相遠楊升菴金石古文乃以亖日為旨字是不知古人合文之例

天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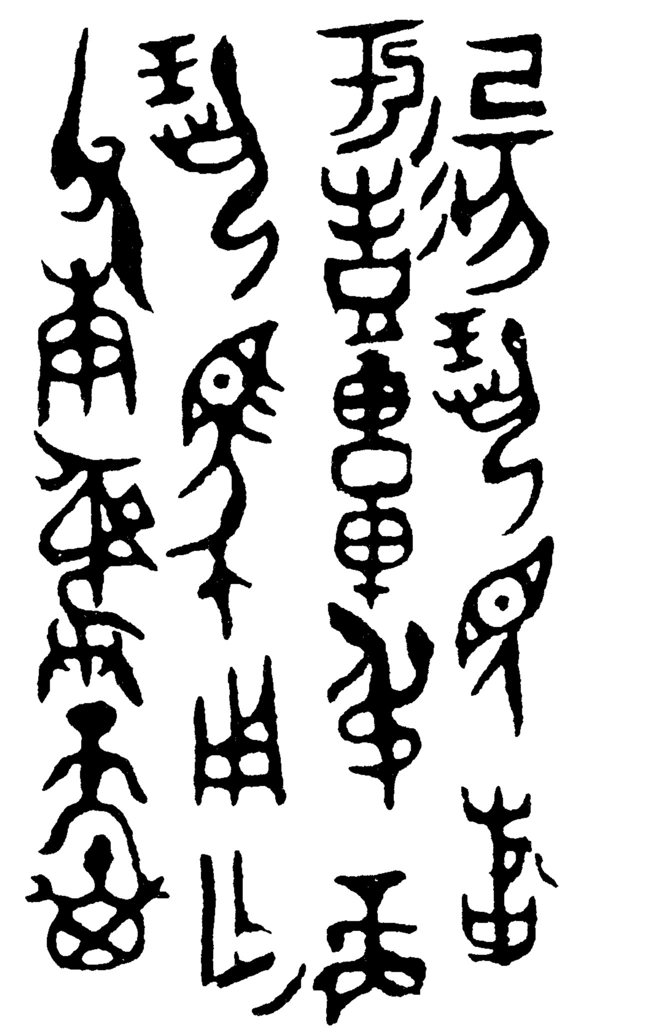


丙午天君饗
視酎在斤天
君賣乃祉
人斤貝用作
父丁尊彝子孫

右天君鼎銘二十五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謹案

西清古鑑所載癸亥敢銘與此略同應是一人所作積古齋款識以此為彝文字并多闕誤今訂正

揚鼎



己亥揚見使
于彭車叔商
揚馬用作
父庚彝子孫

右揚方鼎銘十九字器殘毀四行末一字皆半闕現為揚之古文車从口作𨊥為書字所本王菉友大令說文釋例曰車之中直即軸也于軸之耑作口象書正圓之形也且兼轄形象之矣說與此文正合

揚鼎



釋同

右揚方鼎銘同前器末行多一尊字金蘭坡舊藏器據拓本摹入古使吏事三字恆通用此使字从史持㫃出使者之所載與旅字同意說見前肇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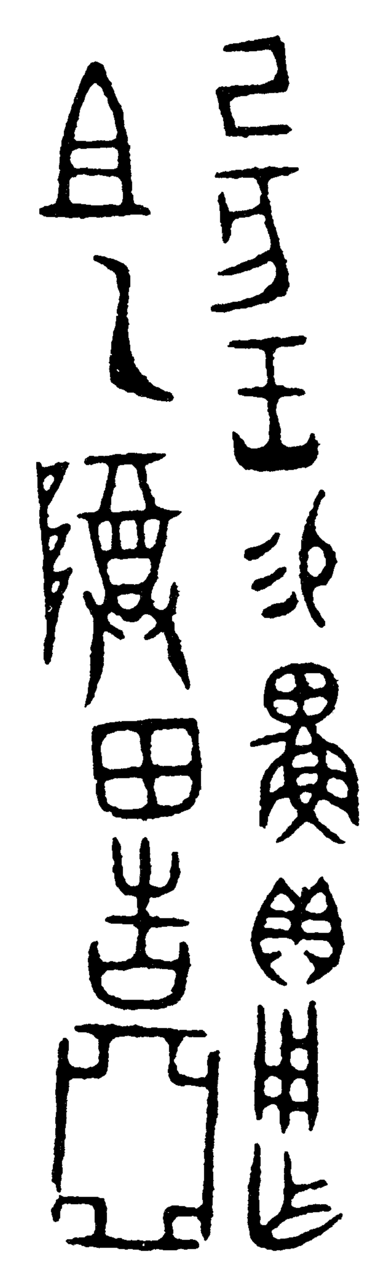
史獸鼎



尹令史獸立工
于成周十有一月
癸未史獸獻工
于尹咸獻工又
賞史獸口錫方
鼎口一對揚皇尹
丕顯休用作父
庚永寶尊彝

右史獸鼎銘五十字據金蘭坡拓本摹入尹者周書立政有尹伯傳曰尹伯長官大夫此尹命史獸立工于成周既竣事歸而獻工也薛氏款識大夫始鼎亦曰王在邦宮始獻工其事蓋同記其月日者蓋立工非一人而史獸獻工最先迨諸人咸來獻工而後頒賞左宣公十四年傳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是也五行弟四字當與西清古鑑丁子鼎之 鼎尊之 為一字六行弟三字亦彝器之象形皆不可強識

罴鼎



己亥王錫罴貝用作
祖乙尊田告𢃳形口

右罴鼎銘十四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彝器銘亥字習見此文與前兩揚鼎亥字并同為古文之至簡古者說文所載古文作𠀅固誤段氏據宋本改為𠀅亦非當以此篆文為正罴字亦見罴父辛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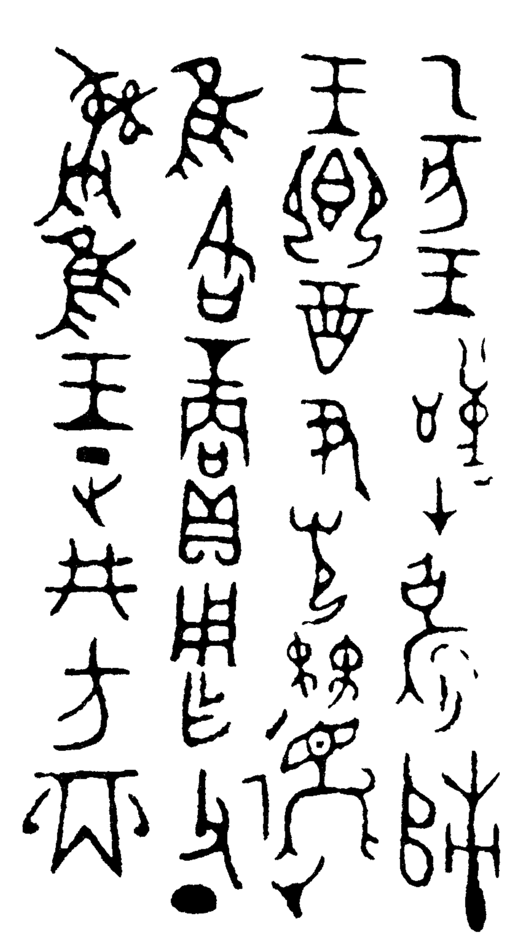
勵季鼎



勵季作父癸
寶尊彝

右勵季方鼎銘八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是地名偏旁上半與萬字同攈古錄金文釋為勵未確然無以易其釋今姑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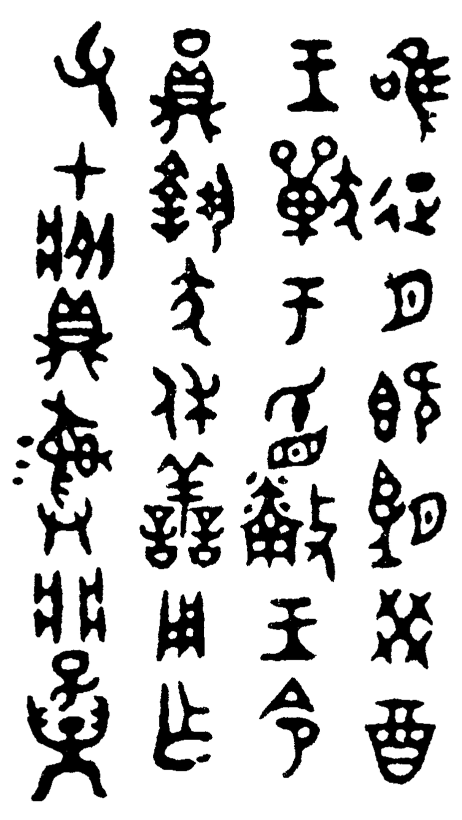
尹鼎



乙亥王口矢鏃形口師
王饗酒尹口口還
隹格賞貝用作父丁
彝隹王正刑方禹形

右尹鼎銘二十九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四六兩字皆不可辨饗酒猶饗醴尹下二字亦不可識正井方猶言正刑四方也易象上傳后不省方王弼注方事也又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翻注坤為方淮南子兵略訓方者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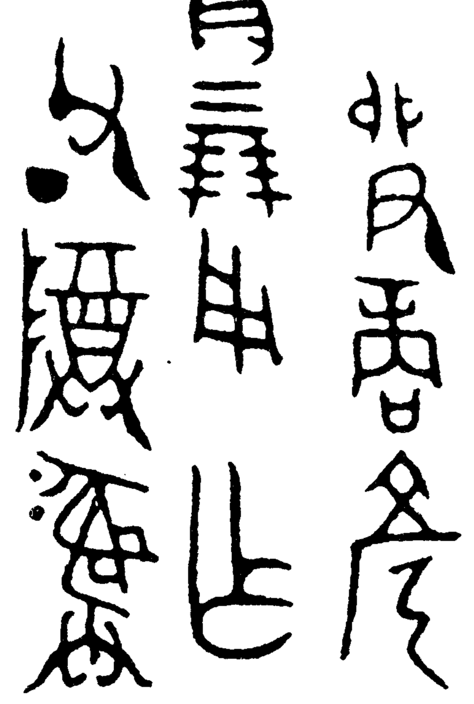
鼎鼎



唯征月既望癸酉
王獸于眡𡚁王令
鼎執犬休善用作
父甲𩵦彝析子孫

右鼎鼎銘二十八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正月作征月孟子征之為言正也書序作成王征馬融注征正也音諟並同眡下一字無攷執犬休善𠳷卽膳此王田獵時命鼎執犬以充庖厨如晉厲公田郤至奉豕是也

彥鼎



口卯尹商彥
貝三朋用作
父丁尊彝

右彥鼎銘十四字合文一蝕者一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說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聲此从文从弓弓字三折與彡形近當是古文彥籀文變从彣也亦見彥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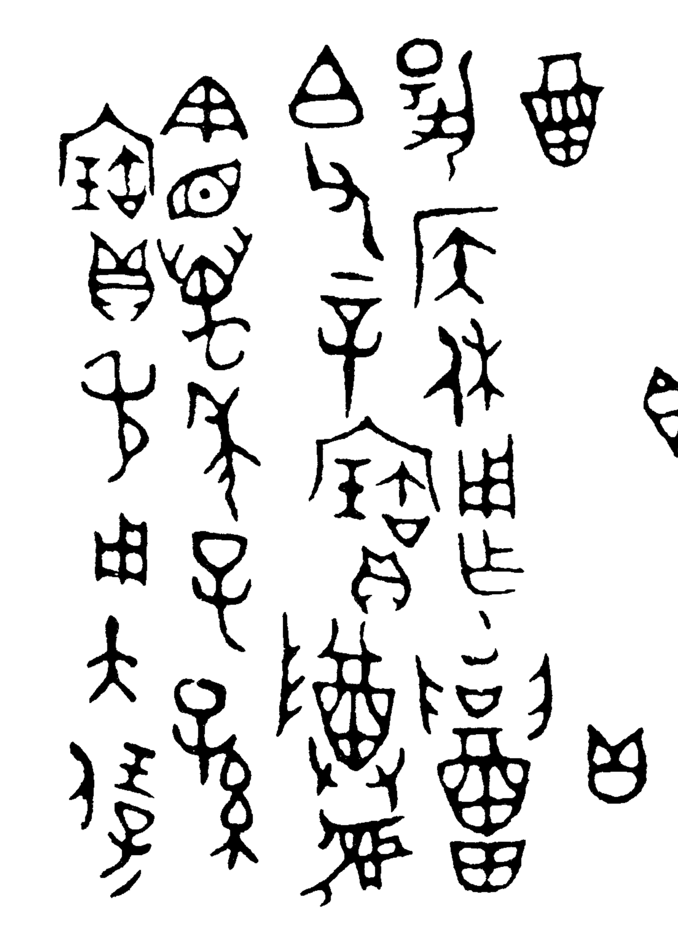
鯀鼎



鯀作召
伯父辛
寶尊彝

右鯀鼎銘九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器不知所在疑亦壽張所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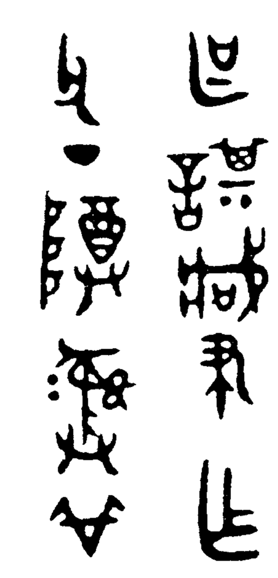
憲鼎



□月既
酉　□
揚侯休用作召
伯父辛寶尊彝
憲萬年子孫
寶□用太保

右憲鼎銘剝蝕所存者二十七字李山農觀察所藏器據商城楊石卿大令鐸所詒拓本參以仁和譚仲修大令廷獻拓本摹入

甚諆臧鼎



甚諆臧肇作
父丁尊彝形羊首

右甚諆臧鼎銘十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甚字見薛氏款識甚父戊尊又與後卷周棘生敢媅字偏旁同壽卿謂臧从口當是臧否之臧與藏字異後世失其字矣臧从臣見安臧古泉化是守臧字𦍌是羊首象形小鼎盛羊首之器也按壽卿說是也江甯張芷原復純寶漢齋印略有臧孫𢡱鈢近時出土者有臧孫黑鈢臧𥟖計鈢皆魯臧氏之器可證也聿為肇之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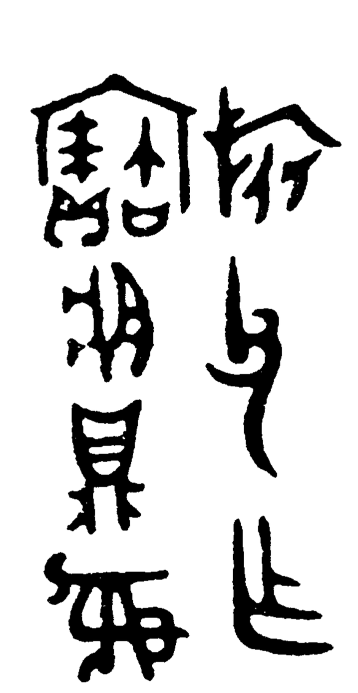
匽侯鼎



匽侯□作
父辛尊

右匽侯鼎銘七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攈古錄款識已錄據拓本摹入尚書曰此匽當為燕之段借字據左傳高鄭世本作偃董遇注亦作偃正義謂一人聲相近而為二字耳張孝達尚書曰按潘說是也晏燕古相通借者多矣如晏宴作𩟿燕暥溫作驠騴之類濬益按潘尚書又有郾侯鎌陳編修有郾王戈字又作郾其器皆出燕齊之交是匽即燕之通用字無疑也

旅父鼎



旅父作
寶𩰪彝

右旅父鼎銘六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按彝器銘彝字皆作𩰪上為雞喙米之形下从廾以持之與𢍜字同意此文消廾作𠬞以
西清古鑑婦壺銘彝作𩰪諡之是為雞之象形無疑也篆文變體作𢑱說文曰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米器中實也不復知此字古文之為象形古人制字之初意埋晦於小篆之變者蓋多矣

安父鼎



安父作
寶尊彝

右安父鼎銘六字據僧六舟手拓本摹入按此銘刀書也古彝器之鑄皆先成木笵後成土笵故考工記以爲梓人之職其文字則於土木二笵之上或書或刻阮文達公說彝器制作之法至爲詳矣此文即刻於木笵之上者安字末二畫波折已開後人飛白筆勢攈古錄金文以此器爲彝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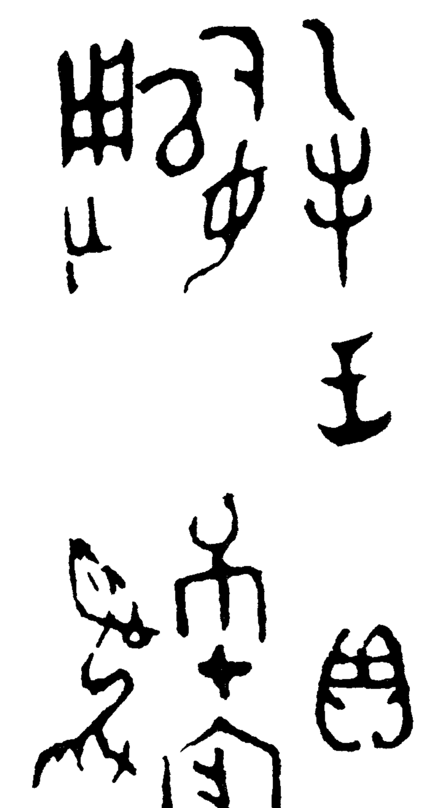
㠱父鼎



休王錫㠱
父貝用作
乃寶尊彝

右㠱父方鼎銘十二字器載西清古鑑據拓本摹入首行弟四字無攷

姒鼎



乙未王 貝
姒 帛杜寑
用作 彝

右姒鼎銘半蝕存十一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姒與公姒敢㚸字同古姒即始字此爲始之異文說文寑之籀文作𡨦此省文尤簡質矣

曆鼎



曆肇對元德
考晉隹刑作
寶尊彝其用
夙夕鼒亯

右曆方鼎銘十九字沈仲復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王菉友大令說文釋例以晉爲友謂即敢字蓋以敢之古文从二又从甘與此正同禮記內則不友無禮於介婦或讀友爲敢是也說文夕莫也从月半見此以月當夕爲通叚亦猶日之引申爲日夜字也

師隹鼎



師隹懋兄念王母
薹口自作後王母厚
商乃文母魯公孫用
鼎乃口子師隹王母
隹用自念于周公孫
子曰余口母庸又口

右師隹鼎銘四十七字據儀徵阮梅叔亨手拓本摹入自
為鼻之象形此古文下闕說文部首𦣹下云此亦自字也
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與此古文正合篠
敔銘并同

仲斿父鼎



仲斿父
作寶尊
彝貞口

右仲斿父鼎銘九字據金蘭坡拓本摹入說文貞卜問也
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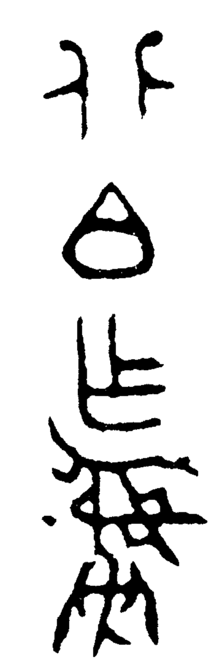
鄀㚬鼎



鄀㚬作
文母侯宗
尊丁丁彝

右鄀㚬鼎銘十一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編
摹入若即鄀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師古注曰春秋傳作
鄀路史國名記引世本鄀允姓國第二字从女从𠘧說文
允从儿㠯聲儿為人之古文奇字𠘧下亦象人形疑是允
之異文从女為人姓當作㚬

北伯鬲鼎



北伯作彝

右北伯鬲鼎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
清館金文錄此銘釋北為𠦂誤也按北字為二人相背之
形說詳前背父乙鼎銘釋此曰北伯自是國名字又作邶
說文邶故商邑在河内朝歌以北詩譜曰自紂城而北謂
之邶漢書地理志集注邶或作鄁是邶之命名正以其在
殷都之北武王克商分紂城而封之者特其事不詳得此
銘知其爵為伯可補經傳之闕

遂啓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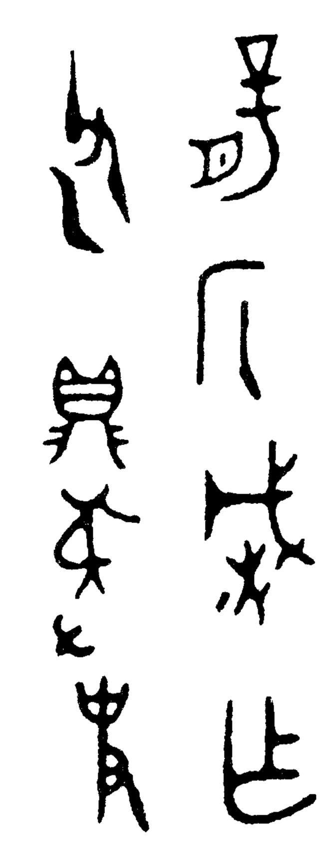


遂啓諆作廟

叔寶尊彝

右遂啓諆鼎銘九字葉東卿兵部舊藏器今在鎮江金山寺據拓本摹入彝器銘彖作豕古通作隊此文从辵从豕是遂字也按此鼎甚鉅道光中出土歙縣鮑子年太守康方隨宦關中曾目覩只兩行九字未幾為市估鐫其前後一百二十餘字雜取虢季子白盤諸器銘文又顛倒譌謬至不可讀尋輦致京師兵部得之聲為重器後劉燕庭方伯與太守至都皆以得有初出時兩行原拓本稍辨其賸東卿不懌爰舁送金山寺此據太守觀古閣叢稿此鼎拓本跋所言其以弟五字原文為广下泐改為廟者亦非蓋初出土未經洗剔明晢也然猶屬上元梅伯言户部曾亮為之作記其略曰吾友葉東卿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為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啓諆伐玁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所云伐玁狁者即勤襲虢盤語也金山經寇亂同治中大吏重建江天寺鼎出劫火仍藏寺內與焦山無恵鼎對峙惜無人為之摩去偽刻者今錄此銘特詳述本末俾世之讀梅氏文者知所據乃兵部釋文語初非事實而此兩行九字則出土時原文又不得概斥為偽款而浸其真也

辟侯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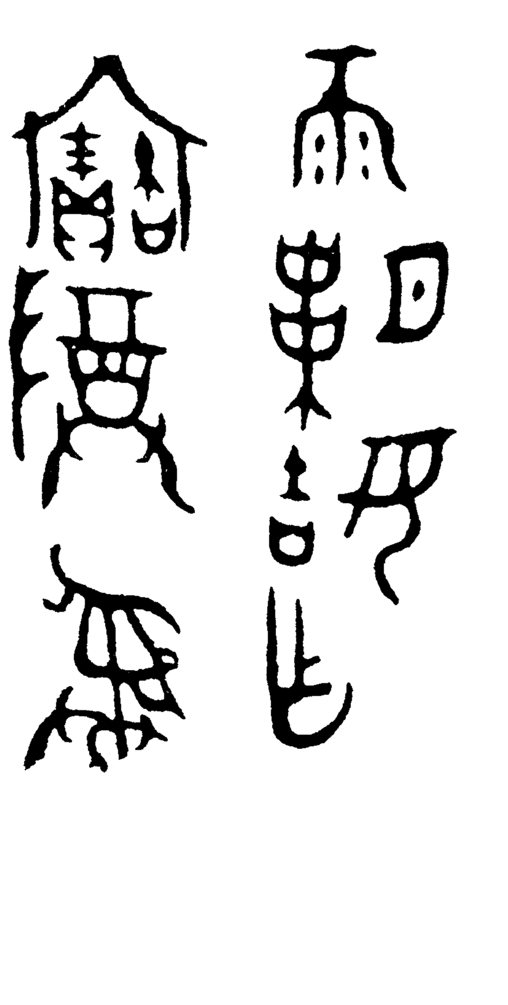


辟侯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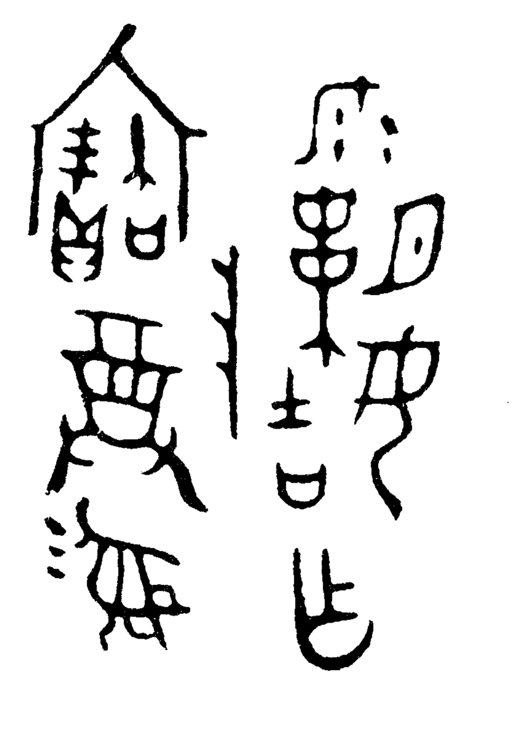
父乙鼎彝手執中

右辟侯鼎銘九字半滅者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首一字原釋為昏

霸姑鼎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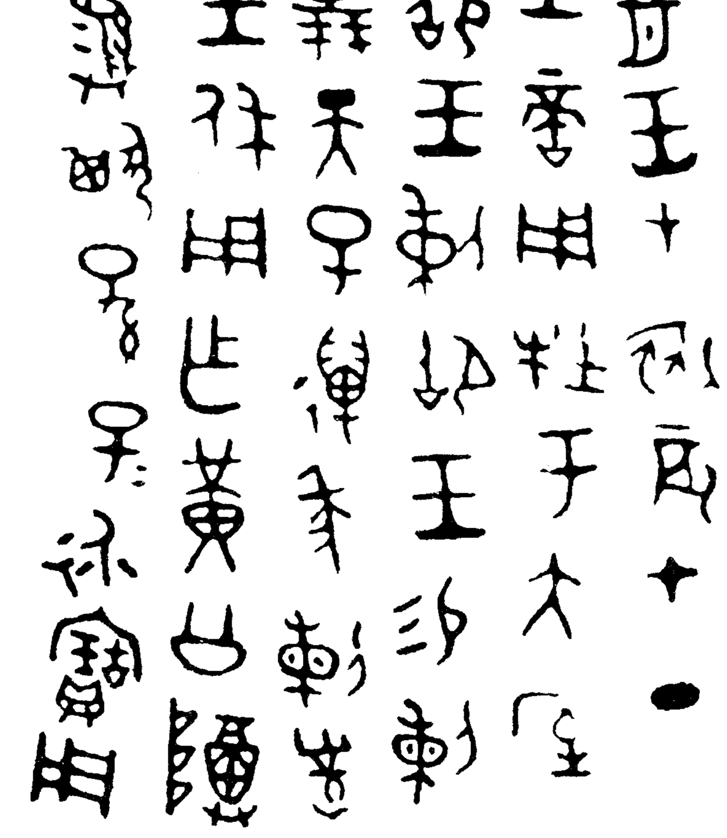
霸姑作

寶尊彝

釋同

右霸姑鼎并蓋銘各六字據海寧蔣氏拓本摹入

刺鼎



唯五月王在初辰在丁卯王禘用牡于太室禘昭王刺口王錫刺貝卅朋天子萬年刺對揚王休用作黄公尊䵼彝其孫孫子子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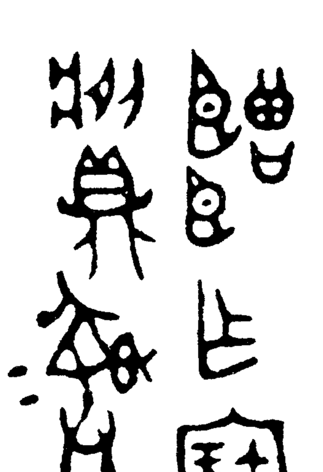
右刺鼎銘五十一字合文二濬益所藏器初為地名無攷按爾雅釋詁初始也竊疑為始建都邑之偁文曰用牡于太室自是宗廟所在其為岐陽為豐鎬不可詳矣偏旁衣

作衣與師寰敢[illegible]字同籀文喜緐意取茂美辰為日時彝器習見說文部首辰震也三月陽气動靁電振民農時也物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同治庚午在吳中道州何子貞編修紹基嘗語濬益謂觀彝器文中諸辰字似小篆已失其形不審古文偏旁應从何字於時倉卒未有以荅後讀

西清古鑑所載周孫卣銘蓋文辰作爾器文傳形作爾始悟此字為象龍之首足鱗甲形辰義為震故震从辰易說卦傳震為雷為龍則辰為龍形與巳之為蛇形正同意釋名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今觀盂鼎銘辰作丙伯晨鼎作丙畢𤿺敢作丙與此文丙皆象龍之伸體為爾之渻文說文以為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與古文無一相合當是許君

自以意解小篆之辭非古訓也其曰房星天時者楚辭遠遊注曰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也爾雅釋天孫注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此引伸之義故辰又為日時也啻即禘字亦見盂鼎銘卲王即昭王說文卲高也昭日明也爾雅釋詁昭見也蔡邕獨斷聲聞宣遠曰昭高明見遠義并相近是卲昭二字古通用之證爾雅釋天禘大祭也棲霞郝蘭臯户部懿行爾雅義疏謂禘之名古多異說有時祭之禘則王制云春曰礿夏曰禘濬益按此文曰五月禘昭王與王制之言相合是此禘為時祭審矣古無黄謚黄疑地名當是食邑於黄故偁黄公其从丮與後卷不䙴敢銘䙴之偏旁同

蹭鼎



蹭作寶䵼彝

右蹭鼎銘五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蹭疑增之異文說文增益也按古通作曽孟子曽益其所不能又爾雅釋親王父之考為曽祖王父郭注曽猶重也釋名曽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此文从二臣亦增益之意故疑為增之異文

𠂤鼎



𠂤作侵仲
寶尊彝

右𠂤方鼎銘七字器載
西清古鑑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說文𠂤小𠂤也象形今俗書
作堆彝器文習見井地名舊皆釋阜

伯魚鼎



伯魚作
寶尊彝

右伯魚鼎銘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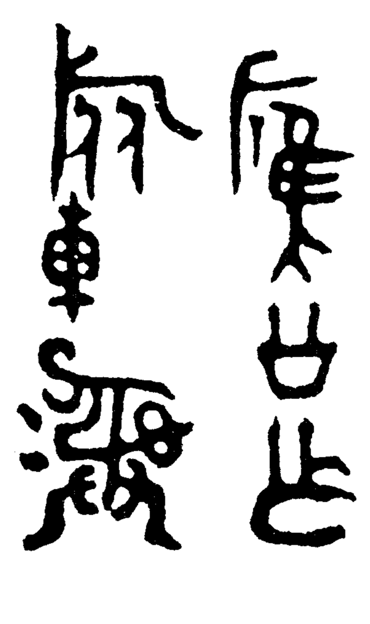
伯卿鼎



伯卿作
寶尊彝

右伯卿鼎銘六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為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卿章也六
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
官司空从卯自聲按部首以卯為事之制也从卩卪而闕
其音今以此文證之卯乃兩人相向之形說互詳後卷文
己甗銘釋盖古卿與鄉本一字彝器銘立中廷北鄉字習
見正作卿小篆興始分為二專以此為公卿字而更制鄉
字从𨛜以別之說文鄉下云國離邑民所封鄉也經典鄉
嚮互見說文無嚮字易隨卦象辭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釋
文曰本又作向王肅本作鄉吳縣雷深之浚曰按盤庚不
可嚮邇隱公六年莊公十四年左傳引皆作鄉向正字鄉
古叚借字嚮俗字濬益按說文向北出牖也義微別古文
當以卯為正字或作卿彝器銘皆作卿而公卿為左右輔
弼之臣故亦从卯以象形見義从自得聲故又可叚借為
饗祀字也

應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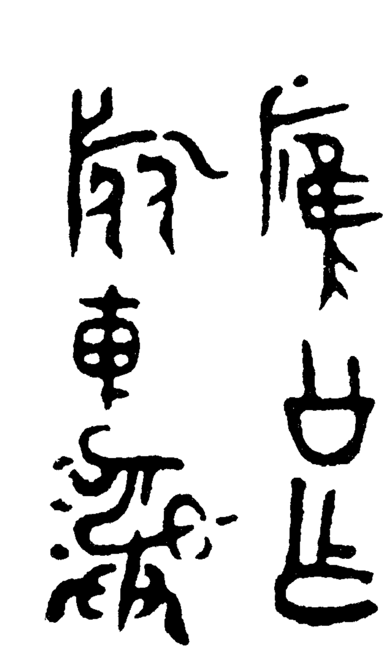


應公作
肇彝

右應公鼎銘五字分文一平湖韓季卿韻海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左僖公二十四年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按今之應城是其地也水經滍水注應城故應鄉也應侯之國博古圖有應侯敢釋應為雍云周室武王弟四子曰雍侯其後乃有雍姓辥氏款識從其說殊誤說文雍雍鳥也从隹从人瘖省聲籀文雍从鳥

作鷹爾雅釋鳥鷹隼醜釋文鷹字或作應是鷹應一字今以彝器銘證之古應字俱从隹从𠂆从丨𠂆為厂圻之形與𢻲字同意說詳後肇鼎銘釋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鷹之窠多在山石巖穴閒非林木之鳥故古文以从𠂆見義𠂆象厂圻丨則象山石墜落之形篆文變體為从人瘖省聲小徐謂鷹隨人所指蹤故从人說雖通然非古義也按後世鼓吹曲有鵰鶚爭石墜崖之名疑其取義於此見新唐書唐臨孫紹傳筠清館金文錄此銘釋肇為旅車二字蓋沿積古齋舊釋之誤

應公鼎



釋同

右應公鼎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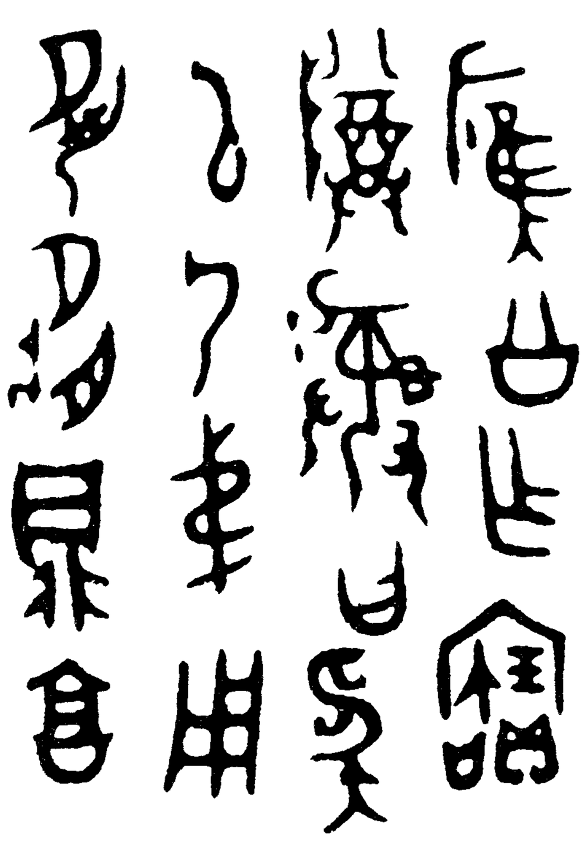
應公鼎



應公作
寶尊彝

右應公方鼎銘六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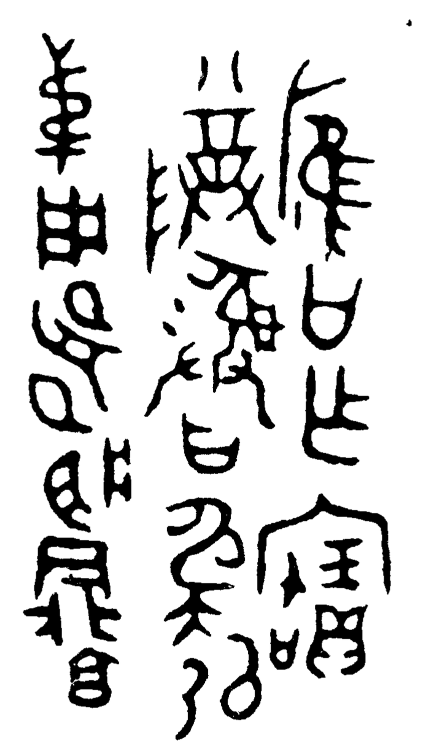
應公鼎



應公作寶
尊彝曰口
以乃弟用
夙夕𪔂享

右應公鼎銘十六字分文一錢唐徐問蘧楙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釋曰下為申巳謂當讀神祀又釋弟為弔亦誤

應公鼎



釋同前

右應公鼎銘同前器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應叔鼎



應叔
作寶
尊齍

右應叔鼎銘六字半蝕者二字仁和瞿穎山觀察世瑛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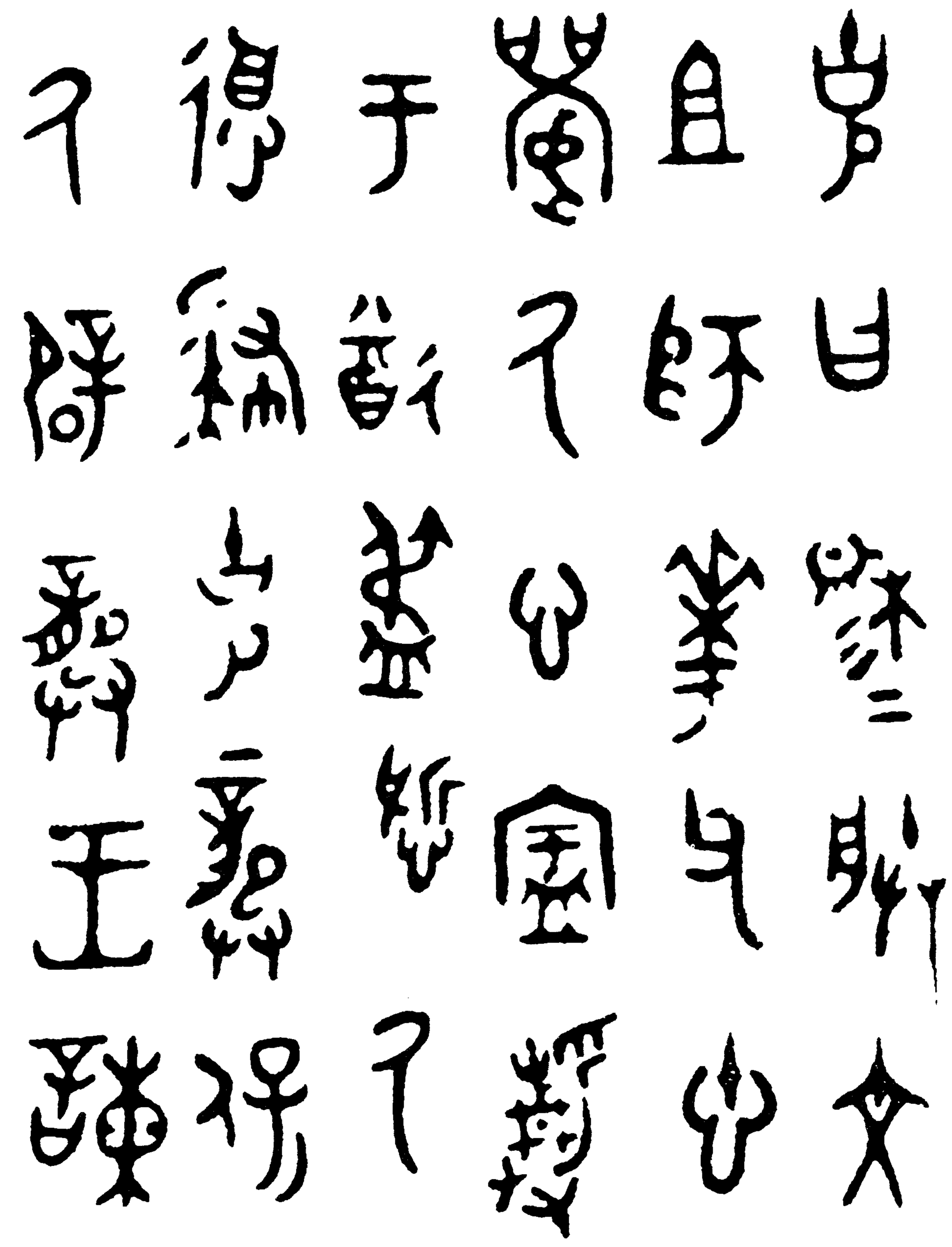
臧伯鼎



臧伯作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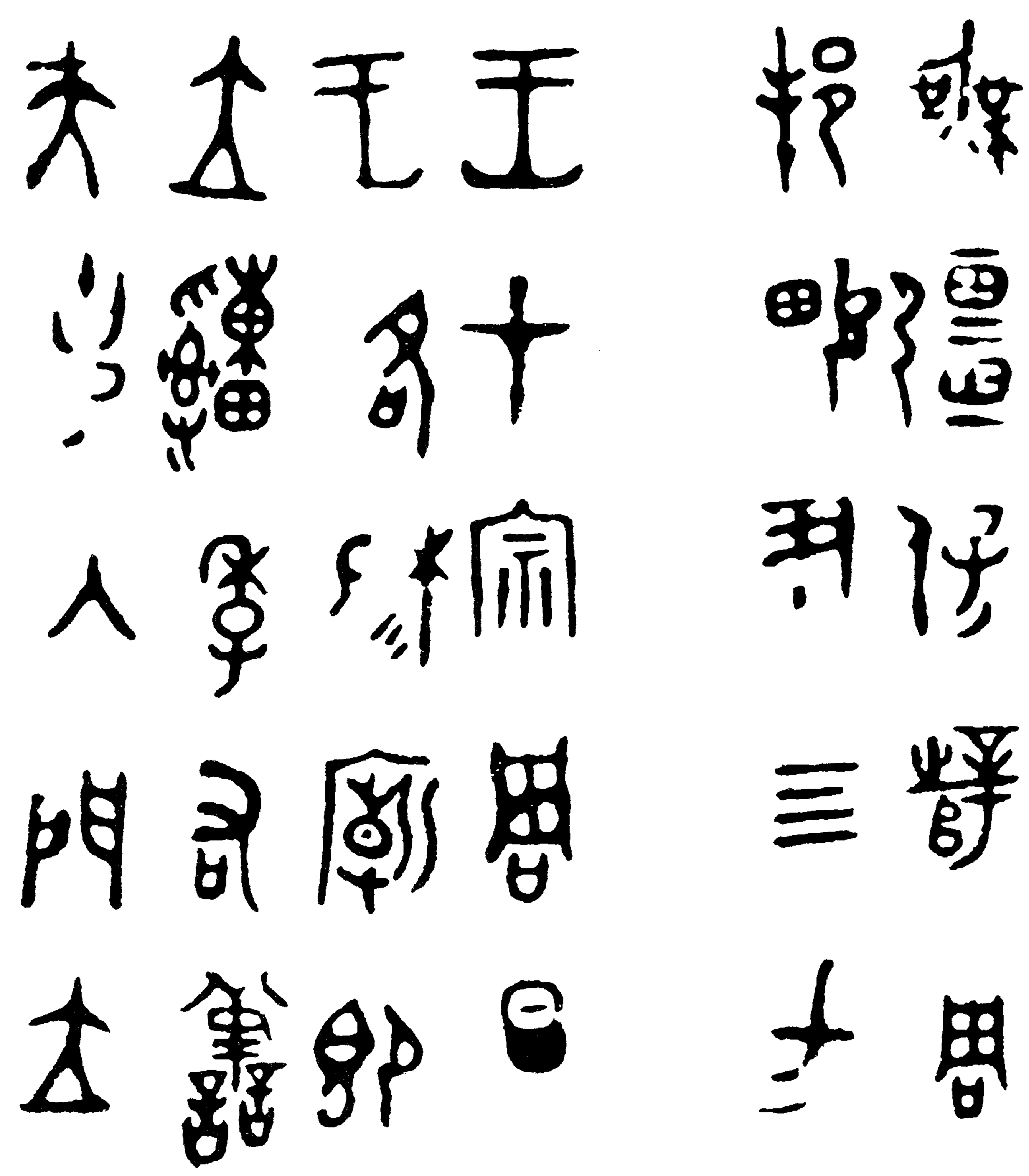
右臧伯鼎銘四字吳子苾閣學所藏器筠清館已錄據拓本摹入臧字與積古齋款識趙謙士侍郎鼎銘首一字同釋為戒名曰戒都鼎今以臧孫鉢文證之臧皆从口應釋臧說見前甚諆臧鼎銘釋

譱夫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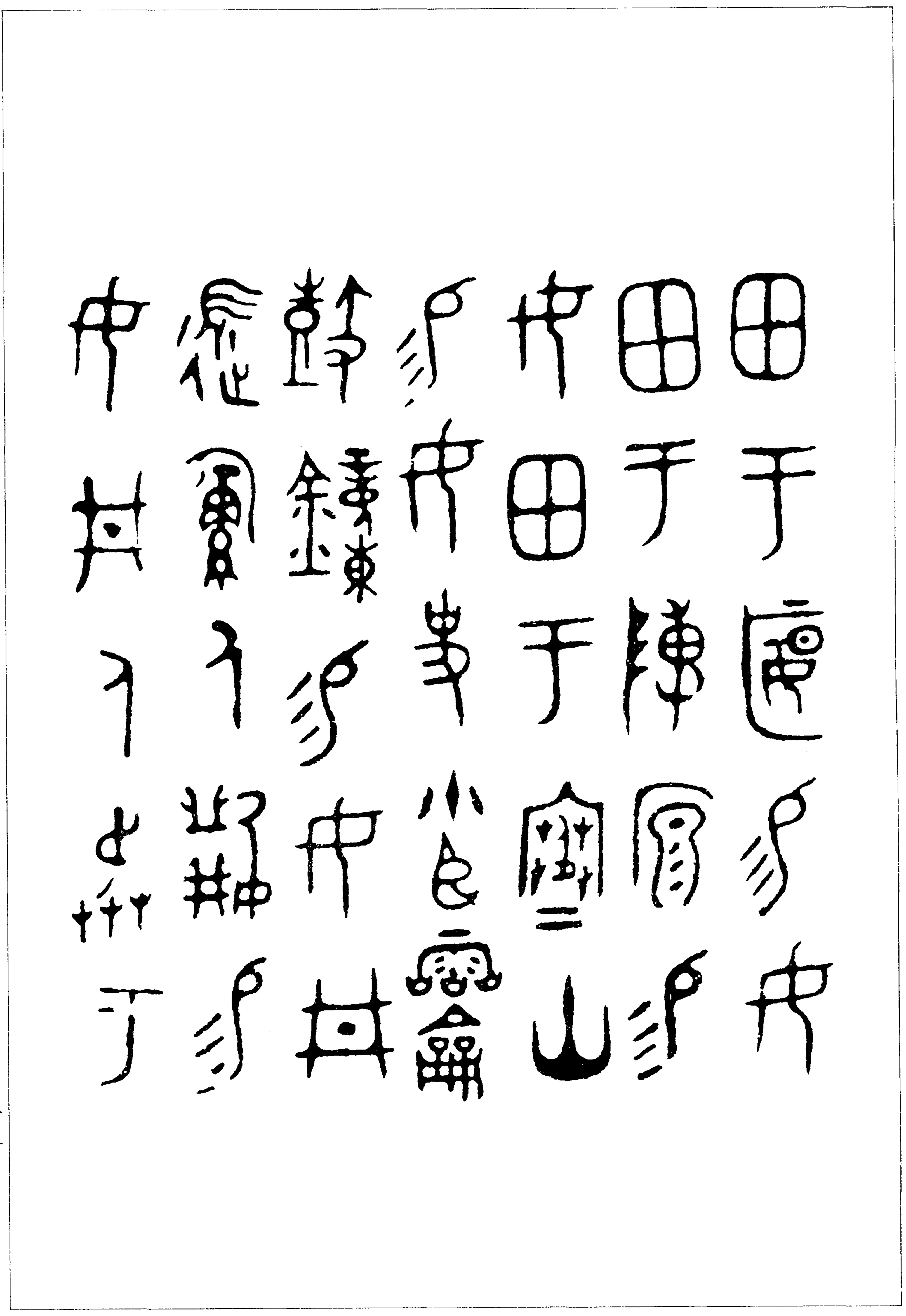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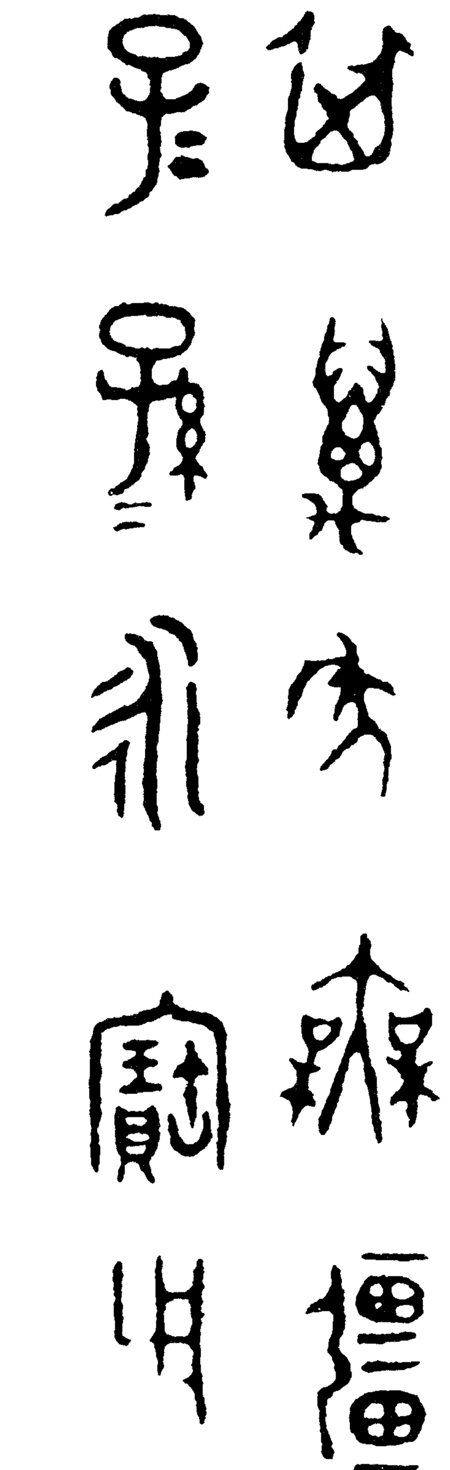
二七





卷四

二八



克曰穆＝朕文祖師華父聰
䝈乃心盄靜于猷淑悊乃
德肄克龔保乃辟龔王諫
辪王家恵于萬民頵遠能
䜌肄克口于皇天口于上下
㝵純亾敃錫賚無疆永念
于乃孫辟天＝子＝明悊顯孝
于神巠念乃聖保祖師華

父龠克王服出納王命多
錫寶休丕顯天＝子＝其萬年
無疆保辪周邦畯尹四方

王𡉚宗周旦王格穆廟即
位䚉季右善夫克入門立
中廷北鄉王呼尹氏冊命
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
命汝出納朕命今余唯䚉
𦣞乃命錫汝淑巿參冋芾
葱錫汝田于埜錫汝田于
渒錫汝井家匔田于𤔲以

乃臣妾錫汝田于康錫汝
田于匽錫汝田于溥原錫
汝田于寒山錫汝史小臣霝
龢鐘錫汝井遂匔人口錫
汝井人奔于量敬夙夜用
事勿灋朕命克拜頴首敢
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
朕文祖師華父寶䵼彝克
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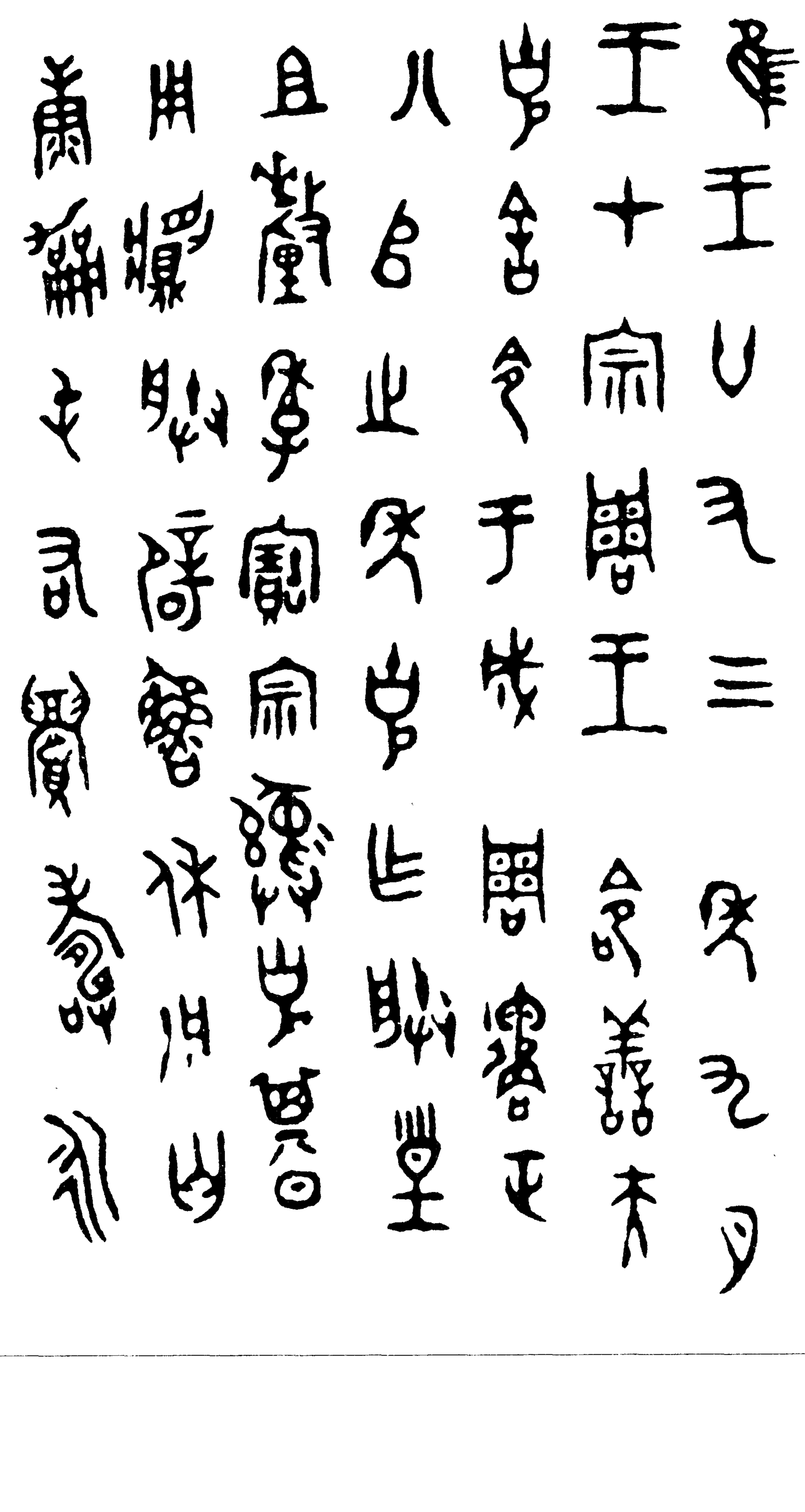
右善夫克鼎銘前後二段共二百八十九字合文二與前
卷二鐘後二鼎皆近時出土并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
本摹入山為蔥之古文此段為聰下一字从𠱠从女或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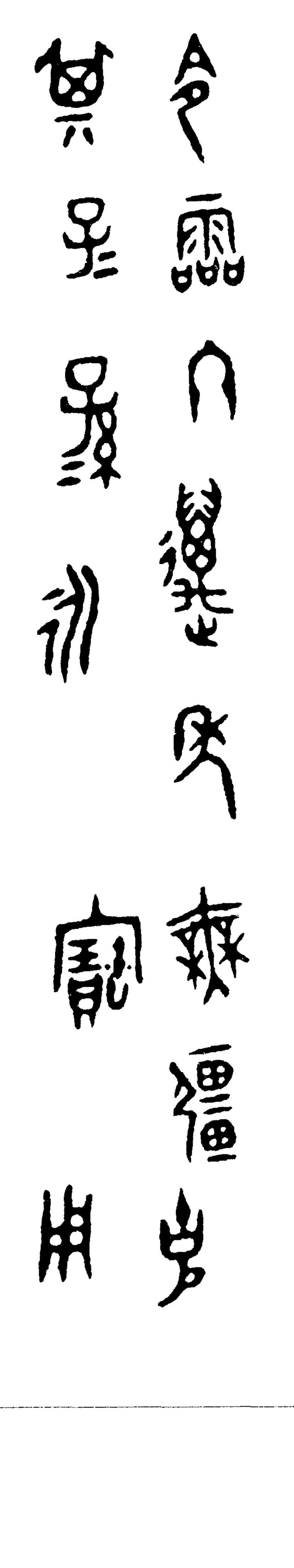
恪未確盤同淑說詳前卷井仁鐘銘釋四行萬民下是頵
字遠下是能字五行䜌从坴為木杜土上其誼為樹埶乃
埶之古文㫾鼎銘作𡡗石鼓文作𡖊皆从坴篆文始變从
坴說文埶種也从坴丮持亟種之此文與䜌敔銘并从犬
不審其誼第四第八兩字偏旁蝕不可强釋六行𧶜从貝
从㚔是賚之異文古音來與㚔同詩白駒三章與期思韻
頍弁二章與期時韻可證也保辪字亦見鄀嫛鼎晉公盦
諸器此前段有橫直陽文界道自盄靜于猷以下至出納
王命等句或三字或四字各相對偶周代駢儷文也
後段紀王之冊命王格穆廟穆王廟也按國語宣王命魯
孝公於夷宮韋昭注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
爵命必於祖廟今以此例之則此王當是穆王之孫懿王

𧄸也譱夫官名周禮天官膳夫注曰膳之言善也膳夫食
官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中允膳夫二行與五行兩
𧄸字彝器銘習見亦見石鼓文鄭漁仲釋𧄸後人從之誤
也今按此字與𣪘字同意从𠧪東聲當是董之古文董李
蓋王朝卿士以董為氏者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祝融之
後八姓已姓則昆吾蘇顧溫董是也尹氏為史佚之後世
掌太史故彝器文每云尹氏作冊冊命太史職也𧄸𩫖字
𨐨氏款識於龍敦諸器銘并釋𧄸京按此字當釋董庸董
訓正也督也𩫖从京从𩫖說文𩫖部有𩫖字云用也讀若
庸同玉篇曰𩫖今作庸廣韻曰𩫖者庸之古文疑此𩫖字
亦當讀若庸與𧄸為疊韵𧄸𩫖乃命即𢌳命之辭易巽象
象所謂重巽以申命者也淑芾參同革𠙶皆服物淑與詩

韓奕淑旂綏章之淑同詮同即絅彝器銘習見𨐨氏款識
䣄敦釋為形誤也按禮記玉藻襌為絅注絅謂有衣裳而
無裏詩衣錦褧衣又作褧箋云褧襌也是絅褧為通用字
冋為古文萠即說文艸部之𦫳字云艸也前段以𠙶為𦬊
此𠙶為蔥珩詩六月有瑲蔥珩毛傳曰蔥蒼也三命蔥珩
說文𡩹屋康㝩也此與埜𨔹𠪚𠪚原皆地名詮別𨺅从山
與寒山皆山名井家井人被刑者之謂𠬪从夕从𥏼是𦃃
之古文與𤔔𤔔字同意以曾經𦃃紲故錫之為臣妾𩂣為
靁之𦃃文周禮大司樂靈鼓靈鼗注曰靁鼓四面靈鐘見
前卷鄭井叔𡚱賓鐘𣪕字習見𨐨氏釋繼知其非是然無
以易之今闕𤄴通作廢

譱夫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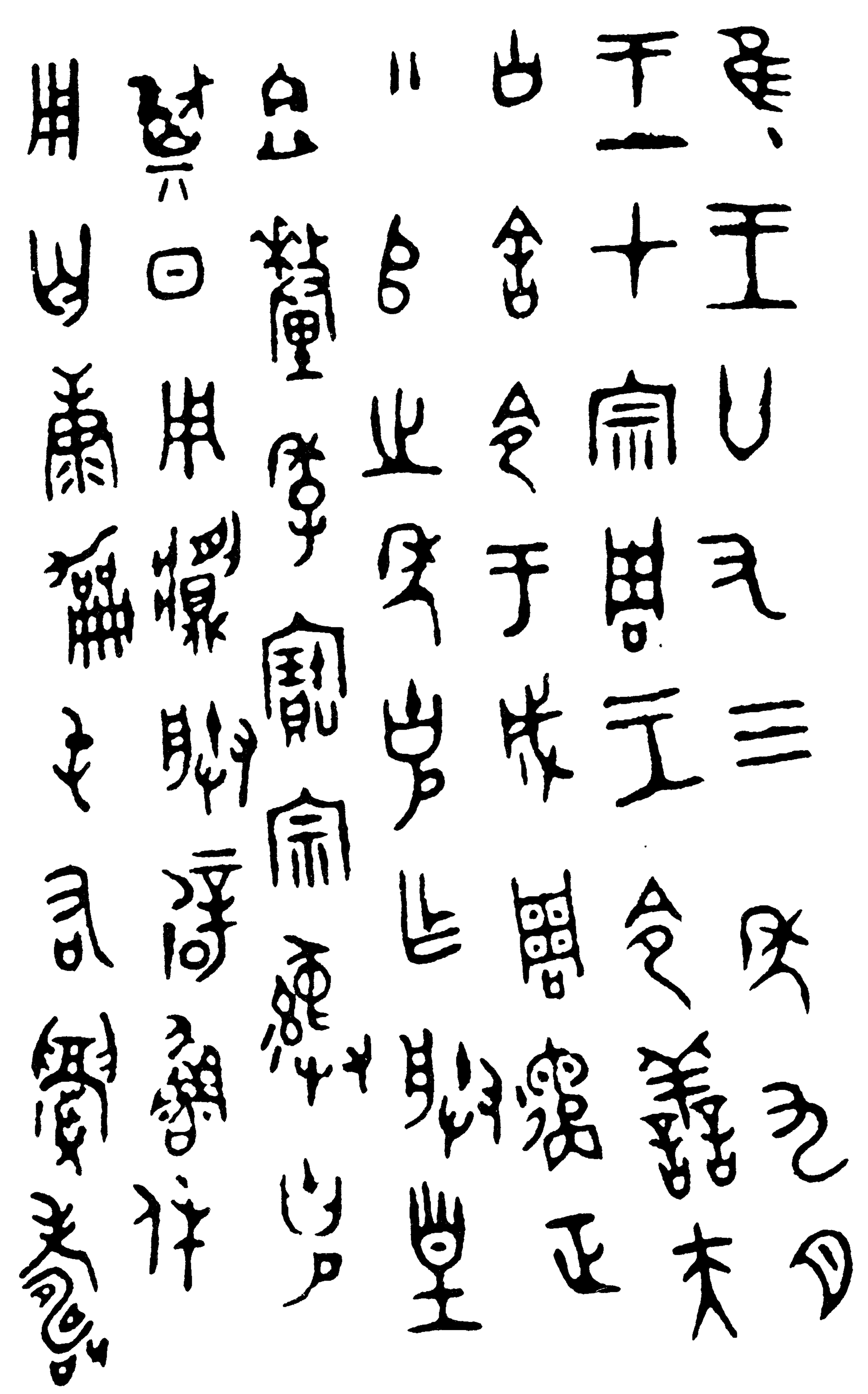


隹王廿有三年九月
王在宗周王命譱夫
克舍命于成周適正
八𠂤之年克作朕皇
祖釐季寶宗彝克其日
用𩰫朕辟魯休用匄
康𣪘純右眉壽永
命霝終萬年無疆克

其子孫=永寶用

右善夫克鼎銘七十二字有陽文橫直界道與前大鼎首段銘式同周字上从囲與古文囲同意說文部首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漢書鄭當時鑿涇水為渠以溉潟鹵宣帝微時嘗困蓮勺鹵中是雍州地有鹹鹵之證按周之為字本取象於關中之地形四圍周密河山四塞之固也从口則并嵴圅之險而象之篆文變从用失古意矣

善夫克鼎





釋同前

右善夫克鼎銘同前器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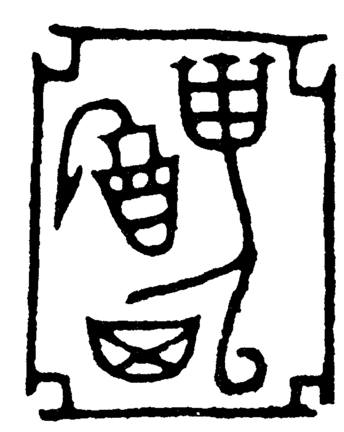
象鼎



象

右象方鼎銘一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阮文達公所輯拓本摹入說文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此古文兼象其長鼻內卷之形與宣龢博古圖嘯堂集古錄所載之象鼎辭氏款識之象尊銘並同而此文尤古質簡傷按易繫辭曰象也者像也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說文像象也从人从象象亦聲古止有象小篆興乃有像字故二字義同經典多作象用古文也許君敘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劉子駿班孟堅則首象形次象事次象聲蓋八卦之作始於觀象天文倉史之制文字亦由視鳥獸蹏迒之迹則六書之次弟自當以象形稱首而彝器銘識每以象形字見意此一字曰象蓋又取於制器尚象之義歟

亞形鼎



亞形中　紒首坐形
勺尊　箙

右亞形鼎銘四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阮文達公嘗謂舊釋皆為格上三矢殊未確然無以易其說濬益按此文士冠禮也亞廟形也右象人結髮紒首將冠者即筵坐也左為尊形有勺側尊一甒醴也下為箙或匴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銘此以識禮之始也此後世圖畫人物之權輿也

亞形鼎



亞形中　足迹形
廾夫

右亞形鼎銘三字據仁和龔孝拱郎中橙所輯拓本摹入此以亞形方罍證之中亦廾夫二字合文也說詳後卷罍銘釋足迹形彝器銘習見蓋取繼嗣之義詩下武繩其祖武毛傳武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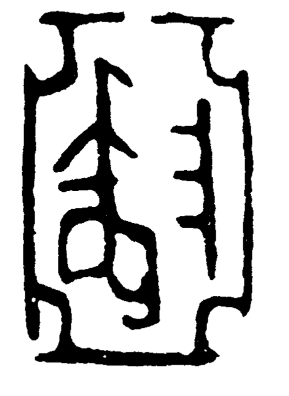
亞形鼎



亞形中釋同前 晉口卣

右亞形方鼎銘五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與薛氏款識召夫鼎文字悉同薛氏釋為召夫𢦏月迺謂召夫于經傳無所攷蓋亦沿當時舊釋而心知其未確者也下一字亞形𥂕作𦥑此从干作𣅀干戈意同自是一字薛氏釋子辛月三字殊誤乀字以𥂕銘證之當是𠔁之渻文薛氏合於下一字亦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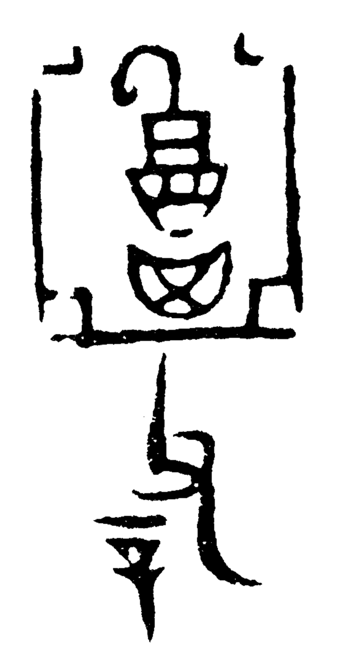
亞形隨鼎



亞形中隨

右亞形隨鼎銘二字濬益所藏器按積古齋款識有鼎銘與此同阮文達公釋亞形中為阜形禾形今以此器審之殊未確而薛氏款識有隨彝積古款識有隨尊其文作隨皆與此相似乃並釋為隨以吳清卿中丞兩壺尊銘證之一从阝作隨一从阝作隓是隓為隨之形變隨又此文之形變也

亞形父辛鼎



亞形中夕尊彝父辛

右亞形父辛鼎銘五字亞字上半摩滅歸安丁小農觀察彥臣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謹案
西清古鑑所載商父辛鼎文與此同儀禮特牲饋食禮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此亞形中正西方尊壺南枋之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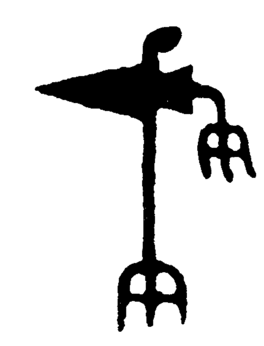
立瞿鼎



立瞿形

右立瞿鼎銘一字上半摩滅不全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書顧命一人冕執瞿鄭注瞿蓋今三鋒矛今以所見古瞿皆衡刃與此文象形正同則鄭君以為矛者誤矣又彝器凡作立戈立戉立瞿形者大抵皆俘兵所鑄故著其形以旌武功周禮春官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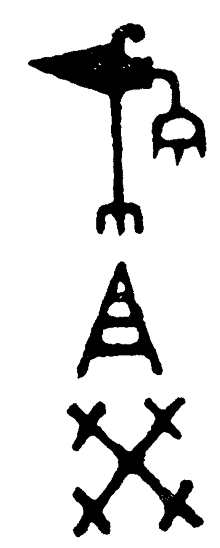
立戈鼎



立戈形

右立戈鼎銘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右作縣繫下垂形者阮文達公以為戈之飾如旌旗之有斿今以古戈驗之凡戈内皆有穿正所以縣飾瞿則無之此戈與瞿之分也程易疇謂古戈字下作巾者乃木柄有根之形按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說文鐏柲下銅也鐓矛戟柲下銅鐏也是巾即銅鐏之象形此文下作巾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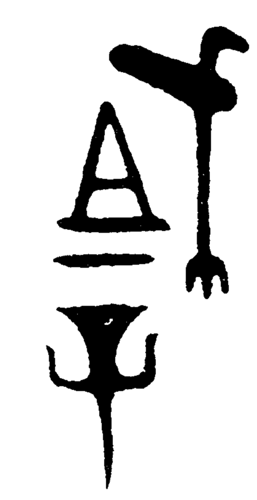
立戈祖癸鼎



立戈形祖癸

右立戈祖癸鼎銘三字器見京師古肆據拓本摹入謹案西清古鑑所載商祖癸鼎文與此同當即此器

立戈祖辛鼎



立戈形祖辛

右立戈祖辛鼎銘三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此橫仰側向上者考工記冶氏戟廣二寸注曰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蓋戈句兵也其刃倚出可句可擊與矛之直刃主刺者不同其仰側向上亦與戵之正平者異彝器立戈形習見多正平倚出每與戵相溷此文正似雞鳴乃古戈之真形也翁覃谿閣學古銅戈說曰海鹽吳槎客寄示銅戈摹本二

且曰竊疑釋禮家以胡内接柲者為内非也按考工記鄭注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賈疏云内倍之者據胡下柄入處之長也胡以内接柲者即柄也欽程易田(濬益按田當作疇)嘗箸戈戟攷云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為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制有援援其刃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内也内衡貫於柲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内援接内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戟之制内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内也胡也援也其刺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也内胡援刺四相際交午於中不似戈形三相際平其上而不交午也戟之援衡如内之平而内小卻焉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内之

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從衡不正方也戟之倨句中矩中矩云者援與胡一從一衡適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也方綱嘗以所見古戈驗之易田此攷正與宋黃長睿之辨相合黃氏銅戈辨曰攷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内有胡有援鄭注戈今句孑戟也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戈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劒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刓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内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為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又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也据長睿此辨與槎客易田之說皆符合矣所難者向來讀鄭注賈疏皆以為似直兵耳所以陳祥道禮書亦曰内謂柲所以受胡者也陳氏之圖既繪為援上而胡下近時戴東原考工記圖更因而詳之謂直刃通長尺二寸下接柲為内凡六尺六寸皆由於未見古戈之形制而妄逞臆說非一日矣然方綱竊謂鄭注本不誤而後人傳說之誤耳詳觀鄭注曰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此句本謂胡之旁向裏者為内也其曰接柲云者亦謂其衡接處與柲之質相附非謂從其末

而受之也後人傳訛蓋由於賈疏胡下柄入處一語而致誤耳鄭未嘗言胡下也止云胡以内耳賈則誤會而云胡下是從來之失皆失自疏也又鄭注所云援直刃也者乃引先鄭之說云爾先鄭之全文今不可見味此二語云援直刃也胡其孑蓋先鄭特對句孑而目為直刃猶言其刃外揚耳非通柲而謂之直也黃長睿執此以駁鄭則亦過矣是以書顧命曰執戈上刃上刃云者亦表其是橫出也若直出之器則凡器未有不上刃者何煩特言耶槎客易田二君今日之有功於經學大矣濬益按先鄭援直刃也胡其孑二語究未明晰閣學特婉轉欲救其失耳若鄭注但云援衡刃也胡下垂所以接柲豈不免卻後人紛紜聚訟乎

執干鼎



爵形手執干

右執干鼎銘二字山陽李芝齡尚書宗昉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選干上爵形今補詩兔罝公矦干城傳干扞也扞通作斁書汝多修扞我于艱說文引作斁我于艱又戈部戰盾也部首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此文从又為手象以手執干之形當即斁之古文也又詩小戎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苑文貌此干上作爵形並象繪畫文飾之狀與詩義正合

立戉父甲鼎



立戉形
父口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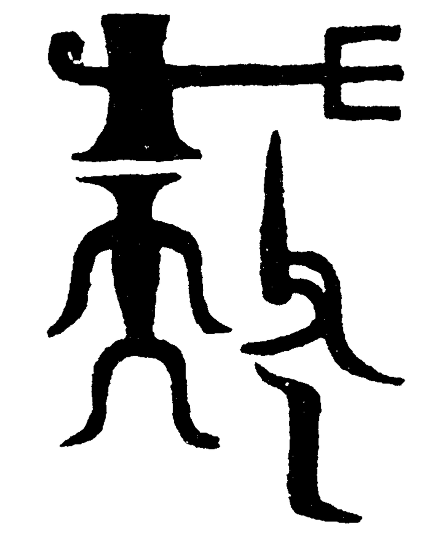
右立戉父甲鼎銘四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經典戉皆通作鉞說文戉斧也鉞車鑾聲也从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曰今俗作鉞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濬益按古文只象形後世孳乳浸多始有形聲字籀文又尚緐密每就古文而加以偏旁其見於彝器銘而為說文所不載或有之而別一義如𨙶氏款識史黎簠簠作𠥱

西清古鑑攸簋簋作𥂴陳編修亩皇父敦壺作鐘烏程顧氏都公盉鼎盉作鎑潘尚書陳金等戈戈作鉞皆說文所無而𨙶氏款識叔匜

西清古鑑陳伯匜匜均作鉇說文則云短矛也陳編修陳侯因資敦敦作錞說文則云矛戟柲下銅鐏也由此以推安見鉞非戉之籀文而說文所謂鑾聲者非叚借異義乎左昭公十二年傳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杜注鏚斧也說文無鏚字戚戉也疑鏚亦戚之籀文未可以說文未收遽指為俗字要之古籀文許君所不及見者蓋多矣後人凡於說文所不載者概不敢信拘陋矣哉

又按戉下為器之象形甲作十為古文說文作令云古文甲始於十見於千成於木之象始於十當即古訓釋此字之辭許君引之也

横戉父乙鼎



横戉形
父乙
人象形

右横戉父乙鼎銘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按嘯堂集古錄有鼎銘與此正同上為横戉形書顧命一人冕執鉞鄭注鉞大斧也戉下人作兀首形與嘯堂所録鼎意皆克敵紀功之器易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是其義也

舉鼎



舉

右舉鼎銘一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吳縣潘季玉觀察曾瑋據拓本摹入此字舊釋為舉蓋象以扃貫鼎之形儀禮士冠禮設扃鼏鄭注扃鼎扛貫鼏扃所以舉鼎又謂之鉉易鼎黃耳金鉉利貞正義曰鉉所以貫鼎而舉之也又周禮王日一舉注殺牲盛饌曰舉又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銘舉於鼎亦頌祝之意

舉鼎



釋同

右舉方鼎銘同前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按鼎銘皆在口内此方鼎獨在腹底為例之偶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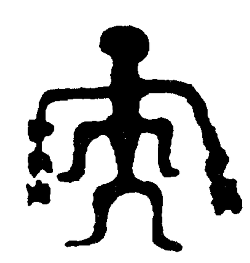
舉蝠鼎



舉蝙蝠形

右舉蝠鼎銘二字長男孝傑所藏器下一字謹遵西清古鑑舉卣銘釋為蝠按此為蝙蝠之象形說文蝠下云蝙蝠服翼也蝠福同音得相通叚禮記少儀為人祭曰致福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注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銘此於器義或取諸此觀今世組織雕繪之工猶相承以蝠為福是其所從來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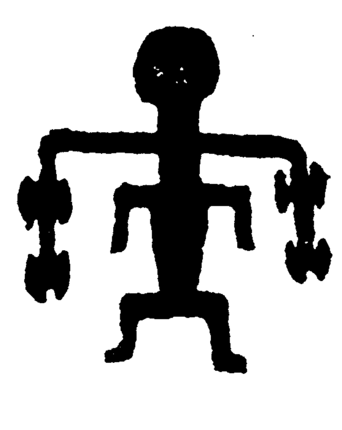
荷貝鼎



子荷貝形

右荷貝鼎銘一字半蝕據嘉興唐鷦安司馬翰題所輯拓本摹入彝器銘凡作人象形者舊皆釋為子今按此實古文大字也上从一則為天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與立之从大立一之上正相對蓋人之上即天其下即地皆以一為指事側其形則為[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皆象臂脛之形大則人之正面形也荷貝形亦器銘習見說詳積古齋款識荷貝父丁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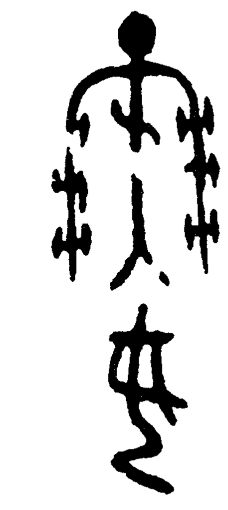
荷貝鼎



釋同

右荷貝鼎銘同前器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荷者前後八貝一朋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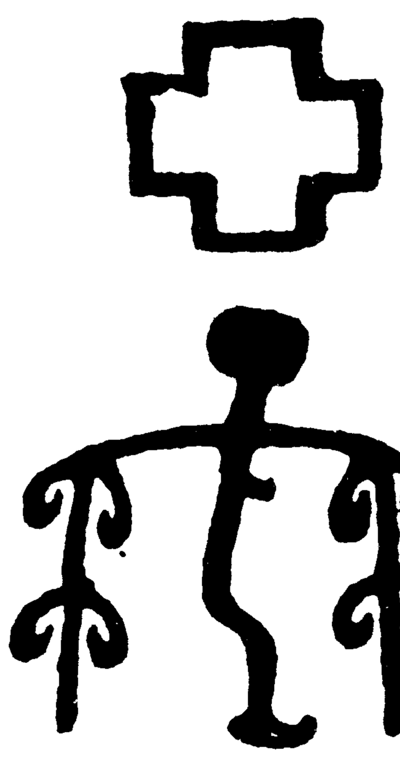
荀貝女鼎



荀貝形女

右荀貝女鼎銘二字反文諸城李方赤方伯璋煜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王復齋款識有鼎銘文與此同薛氏款識亦載之並釋為[illegible]女阮文達公改釋子持貝朋形是也此文與前二器象形并同此子作一手向上一手向下者人肩有所儋荷必一手向上自然之勢也

亞形荀貝鼎



亞形荀貝形

右亞形荀貝鼎銘二字據宗室盛伯羲祭酒昱拓本摹入彝器中荀貝形見於箸錄者多與前三器同惟此文獨作側面形書勢亦變異奇縱之極

魚形鼎



魚象形

右魚形鼎銘一字據潘盍所輯舊拓本摹入文作魚形者禮記樂記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鄭注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也大戴記荀子並作俎生魚儀禮少牢饋食禮魚十有五而鼎有司徹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又禮記月令季冬薦魚春獻鮪銘魚於鼎豈即所謂魚鼎乎然仁和龔禮部之爵諸城劉方伯之鼎濰縣陳編修之一尊二爵一觶吳縣潘尚書之一壺一爵歸安丁觀察之二卣其銘皆有魚字或在銘首或在銘末則又

不得以酒器為實魚之器疑是作器人名字與伯魚敔諸器同未可定也此魚口內所銜似是荇藻之類又疑為魚有頷須之象形即鮆魚也爾雅釋魚鮤鱴刀郭注今之鮆魚也亦呼為魛魚說文鮆刀魚也飲而不食九江有之从魚此聲今按刀魚以冬春自海入江北方則大沽亦有之不獨九江也其口有頷須甚長為他魚所無與此文正相似意鮆之為字當以形聲兼會意宜云从魚頷渻聲似於義尤相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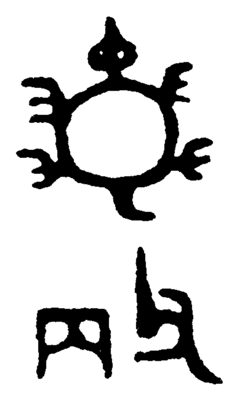
魚父癸鼎



魚父癸

右魚父癸方鼎銘三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彝器中魚字習見今以所錄諸器證之鰷簡各異無一同者此文最為精整說文部首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按許君此言就後來篆文〓燕字言之耳不知古文燕作〓而魚字尾作〓爾雅所謂魚尾謂之丙也石鼓文作〓已漸失象形之意此文丙中有二點當即篆文所由昉消變而為火者歟

黿父丙鼎



黿象形父丙

右黿父丙鼎銘三字據韓小亭觀察泰華拓本摹入此銘與後卷叔黿敢文字正同敢銘曰叔黿作父丙此文簡消以書迹審之是一人作器即此類推可知前魚父癸鼎及後卷之羊父辛解凫父己爵等器亦同斯例皆作器人名字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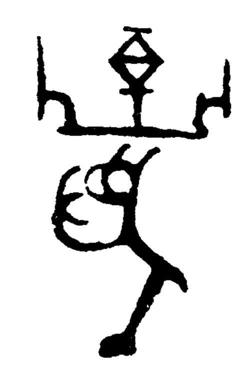
詹諸父丁鼎



詹諸形父丁

右詹諸父丁鼎銘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是詹諸之象形●為古文丁說文作个云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安邱王菉友大令筠曰榦支二十二字之作也初必為一物一事而作而後借之為榦支用也周易百果艸木皆甲坼爾雅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魚枕謂之丁案丁即今之釘字鐘鼎文作●者自其頂而觀之也作▼者自其側而觀之也從而曳長之即成个矣濬益按大令此說深得古人制字之意古人於象形字寔有正觀側觀之分其同一字而殊形者又自有變更之次第此丁字由●而為▬為◗見於款識者非一前此著錄諸家初無異釋乃近人仁和曹柳橋金籀引鶡冠子倉頡作法書从甲子謂彝器文之●皆甲字丁當作♀丁子有尾是也按丁子有尾乃後人說篆文之形說古文已不合而說文丁象人心一語是真古訓特許君以小篆之个為正文而此古文●字反漏而未載轉致此語無著耳柳橋說字頗有見而說此字竟欲變易五千年倉史之古文不亦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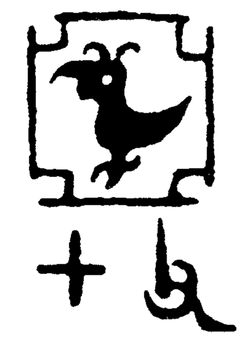
亞形鹿鼎



亞形中干首形鹿形

右亞形鹿鼎銘摩滅存者三字據丹徒劉雲摶太守鶚拓本摹入亞形中當是旌旄干首之形見拱旂父己卣諸器銘下一字雙角短尾似鹿之象形古以鹿為祿蓋取受祿之義或以為蠛猴之象形亦近似然義無所取今姑釋為鹿并存或說以俟通解之論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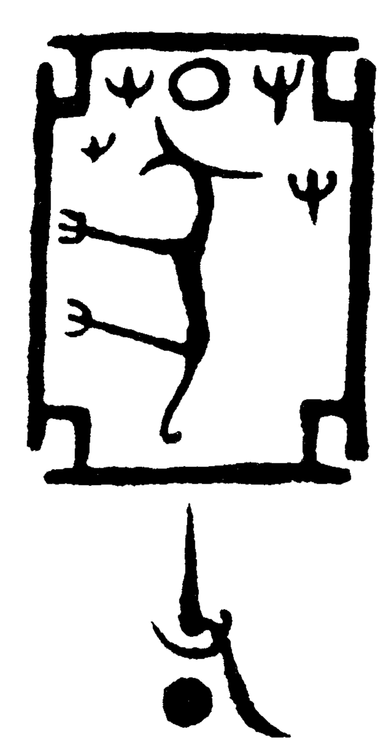
亞形父甲鼎



亞形中鷄形父甲

右亞形父甲鼎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舊釋皆以亞為廟之象形鷄形者彝器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銘此形於亞中中庸所謂陳其宗器示有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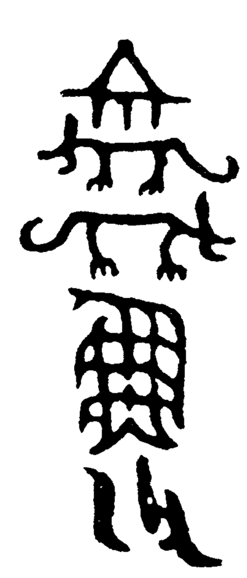
亞形父丁鼎



亞形中手奉器形虎形父丁

右亞形父丁鼎銘五字與下一器并據劉雲摶太守拓本摹入此銘亦見積古齋款識虎父丁鼎此亞中虎上多一奉器形按此文與後亞形父甲鼎𠬞字同特有緐簡之異𠬞从四手非从廾也虎形與前器鷄形並同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是也

屋形父乙鼎



屋形雙虎形魚形父乙

右屋形父乙鼎銘六字屋與亞形義同虎形亦與前器銘同魚形說詳前魚形鼎銘釋

養鼎



養

右養鼎銘一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為對鼎按彝器銘對字習見皆作對从丵此从為羊之象形乃古文養字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𢼊古文養古从又與从攴同意

夭鼎



夭

右夭鼎銘一字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所藏器據筠清館金文摹入舊釋為仄按說文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籀文作厌从夨夨亦聲此文作夨自是夭字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論語夭夭如也集解引馬注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侃疏亦曰貌舒也朱子集注獨云夭夭其色愉也夭為象形字似與色無涉銘只一字應是作器人名尚書文王臣有閎夭左傳齊大夫有崔夭魯有曾夭然不得傳會為三人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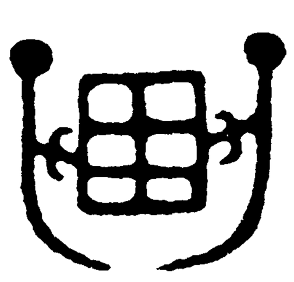
叔鼎



叔

右叔鼎銘一字器絕小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古文叔字本豆之象形說詳後卷叔觶叔觚二銘釋此文首作并象筴中有實尤見象形之肖

子承筐鼎



子 筐象形 子

右子承筐鼎銘三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原釋依六書統謂田即缶為兩子舁缶形今按此文定二人承筐之象形詩鹿鳴承筐是將毛傳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又采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淮南子時則訓具撲曲筥筐注方底曰筐此既方底又有横直界道自是竹器釋缶非也

子〓鼎



子〓

右子〓鼎銘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第二字从冂為广之反文象屋下有人坐而執器之形
西清古鑑子尊銘作〓饕餮彝銘作〓與此並同當即說文宀部𡨦字之古文訓屋傾下也从宀執聲亦見子〓圖卣及子〓父辛爵二器銘又積古齋款識主父乙彝亦有此文江秋史侍御德量釋為射侯近時南匯沈均初舍人樹鏞徑釋為廟皆非是攈古錄釋廟亦誤也

辛毛鼎



辛毛

右辛毛鼎銘二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辛作〓脫上一畫今補正按薛氏款識有乙毛鼎下一字作手為傳形釋為毛疑未確今姑從之

手皿形鼎



手形皿形□

右手皿形鼎銘三字濬益所藏器此上為手形次為皿形當是盤盂之屬盥手之象也又或為洗儀禮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又主人對賓盥及賓盥正纚注古文盥皆作浣下一字或釋月形非釋為主者亦未確今闕

權衡形父乙鼎



權衡形父乙

右權衡形父乙鼎銘三字據嘉興黃椒升都事錫蕃拓本摹入此與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孝宗所賜洪景盧鼎首一字正同謹案
西清古鑑亦載有商己尊文作〓視此畧異然自是一字并權衡之象形即成字也古成稱二字通說詳後己卣銘釋薛氏款識釋為立戈形固非嘯堂集古錄釋為戈穿貝形說更鑿矣

尊形父丁鼎



尊象形 父丁

右尊形父丁鼎銘三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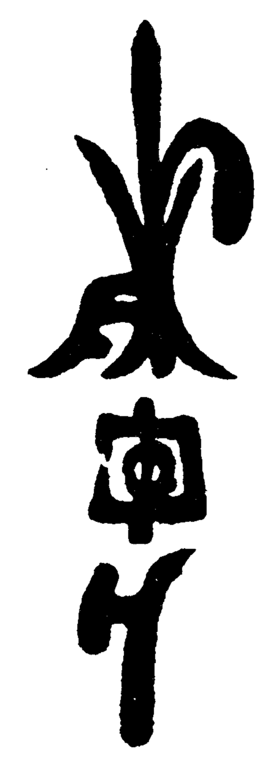
弓父丁鼎



弓形中屋形羊 父丁

右弓形父丁方鼎銘五字屋形下或釋爲羊首形按此與
養鼎銘𢽎字偏旁同應釋羊

秉中戉形鼎



秉中立戉形

右秉中戉形鼎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文彝器
銘習見說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杜臺卿玉燭寶典引春
秋說題辭曰禾者生於仲春以八月成嘉禾得陰陽宜適
三時節和陽精斗性得秋之宜此禾字正象嘉禾秋成垂
實之形也下爲戉形淮南子時則訓孟秋之月其兵戈其
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太平御覽引作其兵鉞持
禾下綴以戉形或取斯義

秝父已鼎



秝 父已

右秝父已鼎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此與
筠清館所錄葉兵部鼎銘正同首一字葉鼎作秝爲二禾
之形即秝字亦見薛氏款識此作𥝢蓋變體也按說文秝
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禮記明堂位殷以斝鄭注曰畫
禾稼也

壺形父辛鼎



壺象形父辛

右壺形父辛鼎銘三字曹秋舫舊藏器據拓本摹入秋舫懷米山房吉金圖釋首一字為鼎形筠清館錄釋小鼎形皆非今改釋壺形似較勝

句父辛鼎



句父辛

右句父辛鼎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似句說文句曲也从口丩聲此作□為變體

鬲父乙鼎



鬲象形父乙

右鬲父乙鼎銘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鬲父己鼎



鬲象形父己

右鬲父己鼎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鬲形為彝器銘習見字皆作丙說詳後卷尊銘釋中此與前器作冂自是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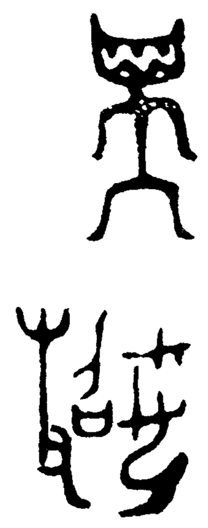
背父乙鼎



兩人相背形 父乙

右背父乙鼎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為兩人相背之形即北字按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漢書高帝紀項羽追北注引韋昭曰北古背字背去而走也廣雅釋親背北也此北背為一字之證與鄉父己甗乑作二人相向形者正相反从从从㐺从亼意同特緐簡小異薛氏款識單冏單從二鼎及單癸卣文與此並同釋為冏非是

執惠妱鼎



人戴冕形 執惠形 妱

右執惠妱鼎銘三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上一字象人首戴冕之形上作三垂者其旒也下二字左為執惠形說詳後執惠父辛敦釋右从女从召為妱說文玉篇無此字集韵妱之遙切音招女字

鑾刀父乙鼎



分肉形 鑾刀形 手形 父乙 分肉形

右鑾刀父乙鼎銘六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上三字中為鑾刀形詩信南山執其鑾刀毛傳刀有鑾者言割中節也公羊宣公十一年傳右執鑾刀何注鑾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鑾刀左右不審何字疑是分肉之形說文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為物大可中分也與此象形意同亦見葉兵部舊藏卣銘內其下當是手形非足迹以手執刀所以示割切歟

持杖父丁鼎



手持杖形 舟 父丁

右持杖父丁鼎銘四字據金蘭坡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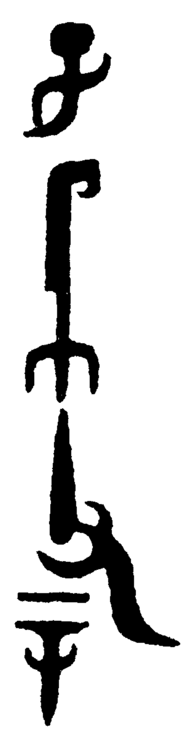
立刀父乙鼎



子 立刀形 父乙

右立刀父乙鼎銘四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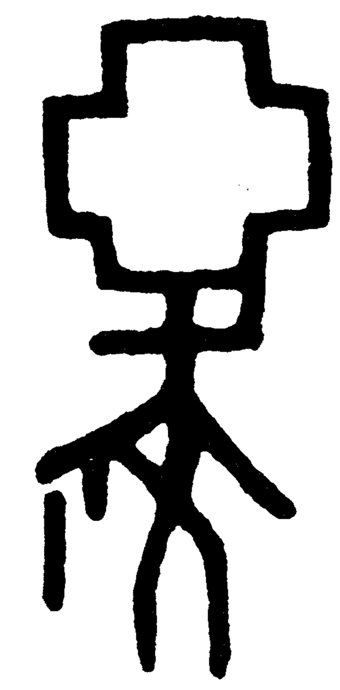
立刀父辛鼎



子立刀形父辛

右立刀父辛鼎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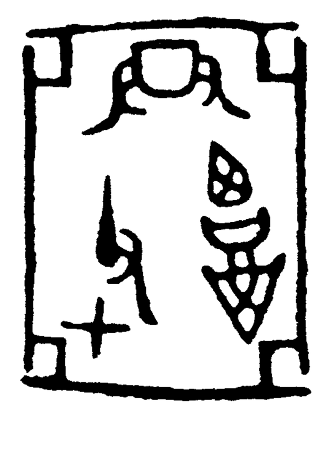
亞形執扑鼎



亞形人執扑形

右亞形執扑鼎銘二字合文介休韓芸舫中丞克均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釋亞下為於今按此文亦見征角皆象人手有所執疑大射儀司射搢扑之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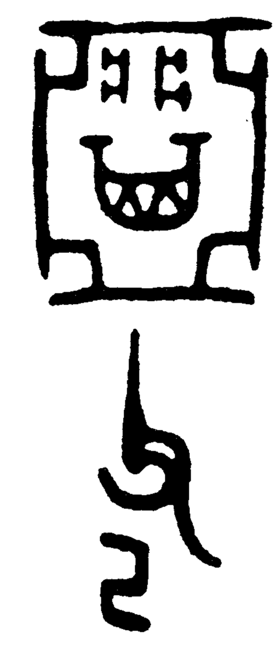
亞形父甲鼎



亞形中手奉器形 䇭形口 父甲

右亞形父甲鼎銘六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據江秋史侍御摹本錄此為西宮父甲尊䇭作呂闕摹中二交畫釋⊗為西呂為宮之倒文今依葉東卿兵部說改定為鼎並補正按兩手奉器即古文共字⊗應是䇭之象形詩采蘋維筐及䇭毛傳圓曰䇭是也下或是壺尊之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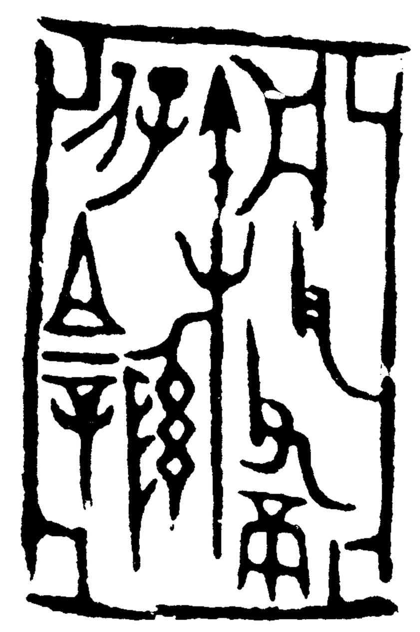
亞形父己鬲鼎



亞形中析箕父己

右亞形父己鬲鼎銘五字濬益所藏器説文箕簸也从竹
甘象形下其丌也甘古文箕省𠔏亦古文箕𠀠亦古文箕
𠁭籀文箕匩籀文箕此文作𠙹亦古文變體可補許君所
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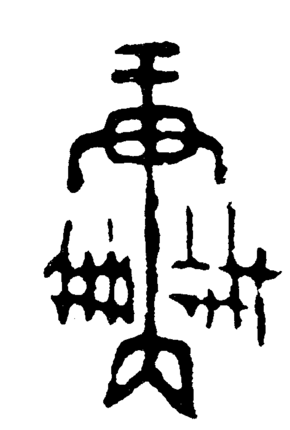
亞形父庚祖辛鼎



亞形中 弓 父口 父庚
天 旗旋形
保 祖辛 觚棱形

右亞形父庚祖辛鼎銘十一字蝕者一字吳清卿中丞所
藏器據拓本摹入舊釋多以弓為弓之象形頗疑不類然
無以易之旗作三連為玉節相閒之形

册册庚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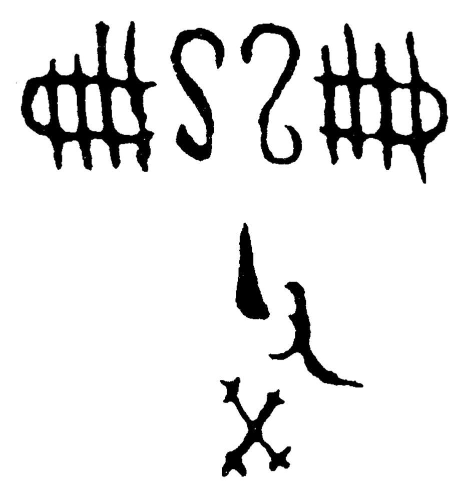


庚
册册

右册册庚鼎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庚字舊皆釋
為庚丙今審定一字舊釋似誤此與後二器均作册册者
阮文達公曰兩册紀君命也濬益按説文册下解云一長
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以彝器銘證之所説與古文正合許
君所引蓋古訓也臨海金誠齋鶚曰鄭康成注中庸云方
版也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竹為之曰
簡曰策以木為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

郭注云今簡札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
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本作册象其編簡之
形是簡與策異然編簡為策則策即是簡故鄭君以策為
簡也釋名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又簡一名札釋名
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為簡
蓋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濬益按金氏此
説於周代簡册制度可謂詳晰古文冊本象編簡之形中
四直畫為簡冂為韋史記言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簡
以竹為之自非韋編弗能勝且久漢以後易以縑帛始為
卷唐以後印本通行復為册至今日線裝之制莫之能易
然必先以紙貫其上下則仍韋編之遺式故標題次第猶
得以册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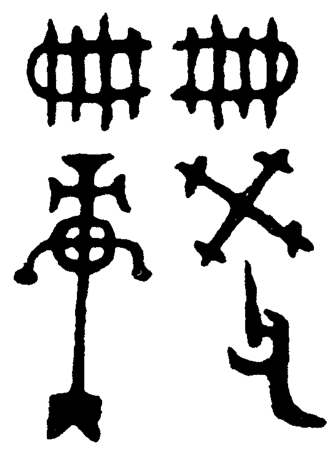
冊冊父癸鼎



冊　雙龍形　父癸　冊

右冊冊父癸鼎銘六字據平湖朱建卿助教善旂手拓本摹入此兩冊中為二夔龍相向之形

冊冊癸父庚鼎



冊　癸父　冊　庚

右冊冊癸父庚鼎銘五字據元和韓履卿都轉崇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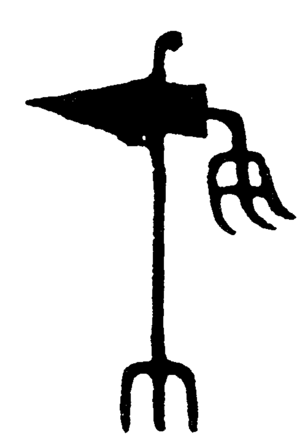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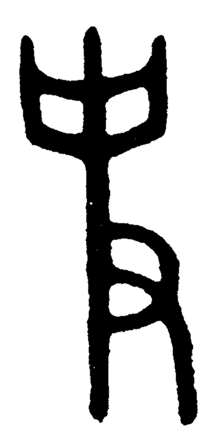
立戈敢



立戈形

右立戈敢銘一字器見蘇州近時新出一鋬破裂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器昔人皆名之曰彝別為一類其寔亦敢也見於器銘者可證陳編修濬尚書並持此論此編從之說詳凡例

執中敢



手執中形

右執中敢銘一字器載西清古鑑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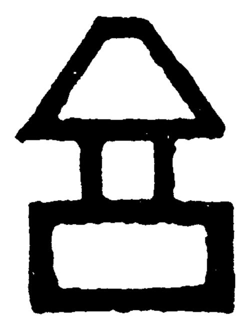
子執扒敦



子執扒形

右子執扒敦銘一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此與前卷子執扒觚銘同意亦古文斿字也惟上作句兵爲異說詳觚銘釋及前卷執句兵爵銘釋中筠清題爲子執戈彝殊誤今并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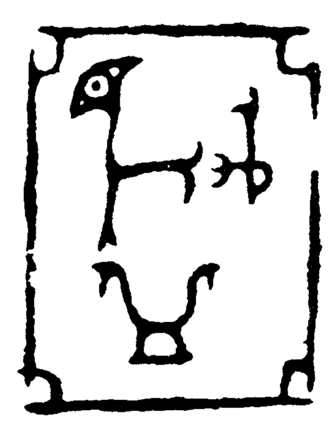
臺門形敦



臺門象形

右臺門形敦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壽卿釋此爲廟形按此文亦見前卷卣爵二銘内定爲天子諸侯臺門之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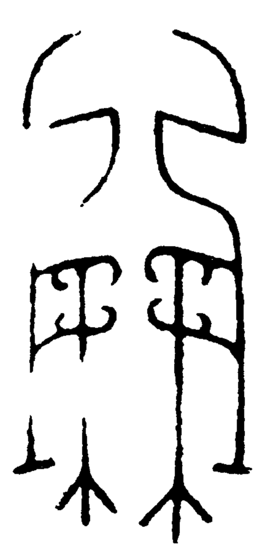
亞形雞彝敦



亞形中 雞形 口 彝器形

右亞形雞彝敦銘四字半蝕者一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彝器形當即篆文皿字之所本

雙鳳集木敦



雙鳳集木形

右雙鳳集木敦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鳳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此乃爲渻文雙鳳者爾雅釋鳥鶠鳳其雌皇郭注曰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又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見則天下大安寧銘此於器亦頌禱之意

虎敨



蓋　虎象形



器　釋同

右虎敨并蓋銘各一字蒲城楊氏所藏器據摹本編入說文彪虎文也从虎彡象其文也此虎形身中作彡即彡之渻說文部首彡毛飾畫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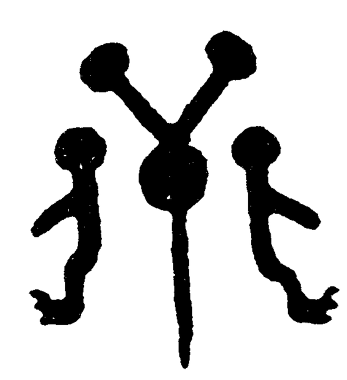
百乳敨



□

右百乳敨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銘筠清館金文已錄與積古齋款識百丁彝同并闕而未釋今按此字从巛从句巛者須之象形也盨之古文从之奇不可强識疑亦人名意造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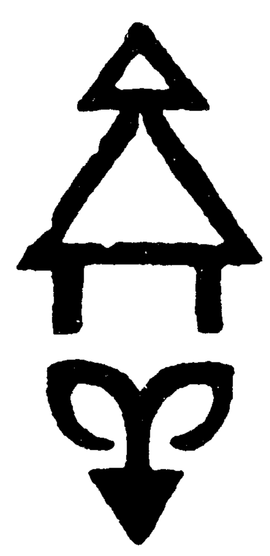
子負干敨



子　干象形　子

右子負干敨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重屋羊敨



重屋形羊

右重屋羊敨銘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與前卷重屋羊鼎銘文同或是一人所作

癸山敦



癸山

右癸山敦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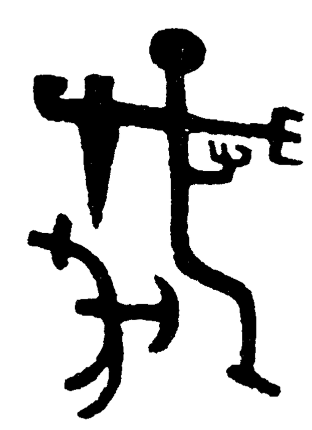
亞形執扑敦



亞形人執扑形

右亞形執扑敦銘二字合文韓芸舫中丞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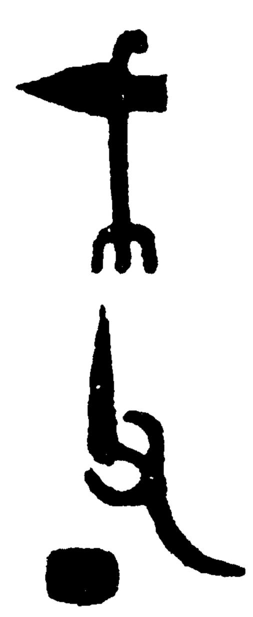
子荷瞿戊敦



子荷瞿
形 戊

右子荷瞿戊敦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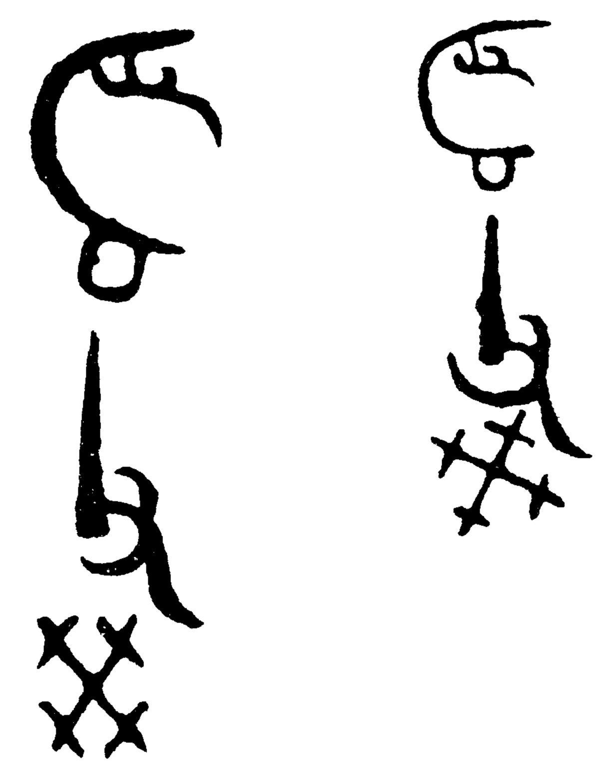
立瞿父丁敦



立瞿形父丁

右立瞿父丁敦銘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持勺父癸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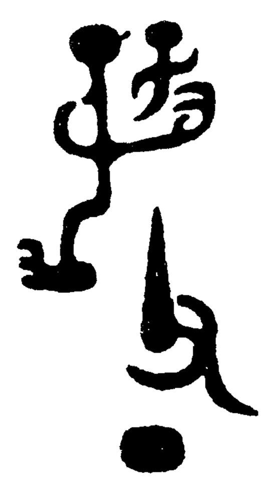


蓋　持勺形　父癸

器　釋同

右持勺父癸敦并蓋銘各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積古齋款識已錄誤編為尊今據兵部平安館拓冊訂正案西清古鑑所載犧鋬盃有文作□與此首一字點畫并同而有反正之異疑非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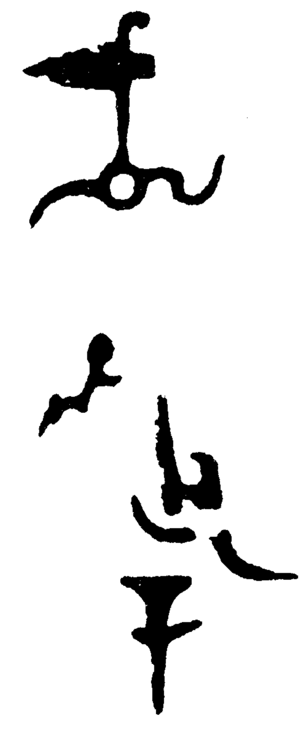
抱子父丁敦



抱子形　父丁

右抱子父丁敦銘四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象人抱子之形按說文有𠣞字云覆也从勹覆人是為抱之本字周書曰保抱攜持詩曰亦既抱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其字皆當作𠣞經典作抱者段借字說文捊引取也从手孚聲抱為捊或體聲義並異

立瞿父辛敦



立瞿形　子　父辛

右立瞿父辛敦銘四字半蝕者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尊銘文與此同惟首一字為立戈形此則立瞿也原釋戈下為弛弓形謂○象弓弭引曲禮左手承弭注云弭把中也釋名云弓中央曰弭弭撫也人所撫持也今以前卷立刀父辛爵銘證之下亦瞿柄之鐓屬為帶所以繫鐓者釋弛弓形非也

子執戈父乙敦



子執戈形父乙

右子執戈父乙敦銘三字首一字半蝕據鄭竹坡手拓本摹入

子執干父癸敦



子執干形 父癸

右子執干父癸敦銘三字傳形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博古圖商持干父癸卣同文即干舞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司農云干舞者兵舞兵事以干康成則以為山川以干疏云干舞即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

子執刀父辛敦



子執刀形 父辛

右子執刀父辛敦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子執惠父辛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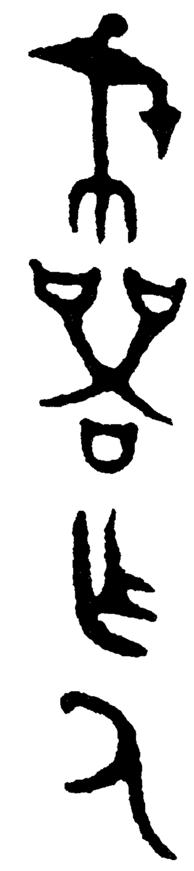


子執惠形 父辛

右子執惠父辛敦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或以為執戟之象形以說文訓戟為有枝兵也後見阮文達公揅經室文集所圖龍伯戟一器形似戈而有枝斜出與此殊異知其非是或又以為戣瞿之象形則以書顧命鄭注云戣瞿蓋今三鋒矛此文三鋒上出似矣然以今世所見古兵證之戣罕見近只兩罍軒圖釋載一器瞿則習見皆橫刃旁出與此弁異則釋戣瞿者亦非惟顧命二人

雀弁執惠孔傳云惠三隅矛與此文相近乃鄭注又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夌就康成注文兩蓋字論之蓋者想像之辭是未嘗親見古戣瞿及惠之形制況此時嗣王受冊所設儀衛自是武庫禁兵何得有宜芟夌之器列其閒此必不然矣嘗謂古人制字莫不各象其物之形器名惠亦必與古文惠字相似而惠之為字寔取象於禾稻之穗三歧上出象其穎也詩生民實穎實粟釋文云穎穗也小爾雅廣物禾穗謂之穎漢書禮樂志集注葉末曰穎穎穗同義故兵刃之末亦曰穎形相肖也證以子執惠尊其人首加弁為雀弁執惠之象形尤足明此文之為惠說互詳前卷尊銘釋

立戈器妣敢



立戈形器作妣

右立戈器妣敢銘四字據僧六舟手拓本摹入此文亦見前卷觚爵二器銘

子豕妣辛敢



子豕象形妣辛

右子豕妣辛敢銘四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王廉生祭酒據拓本摹入子下作豕形此子以豕祀其先妣少牢饋食禮也

爵父癸敢



爵象形□父癸

右爵父癸敢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首一字為爵形半蝕似是鷙鳥之類下一字作仰月形攈古錄釋闕今合觀之疑為鷹隼在雗上之形癸字變體僅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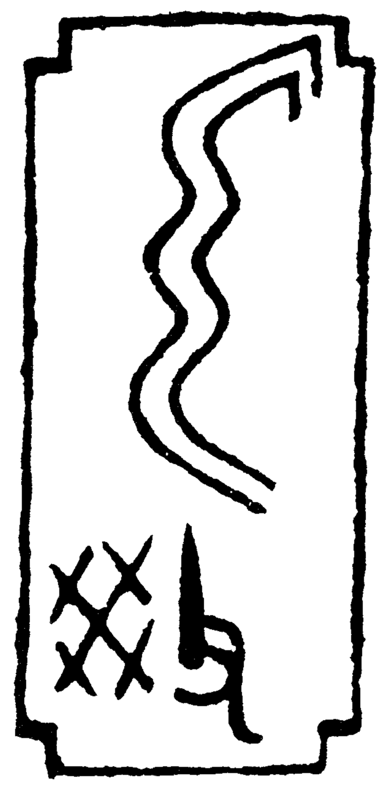
宁矢父丁敢



宁 矢象形 父丁

右宁矢父丁敢銘四字器見蘇州後歸李山農觀察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宁辨積物也象形此文曰宁矢或取象於矢服亦見𢦏戈父乙觶及𢦏戈父丁爵二銘器重於常敢有四耳蓋用兩人對舉者也

亞弓父癸敦



亞形中雙弓形父癸

右亞弓父癸敦銘四字器載
西清古鑑據拓本摹入彝器銘弛弓形習見舊說皆以為偃武之意此雙弓形亦見亞弓尊詩小戎交韔二弓傳曰交韔交二弓于韔中也閟宮二矛重弓傳亦曰重弓重于鬯中也按說文部首有弜字云彊也从二弓弼字从之此文應是弜之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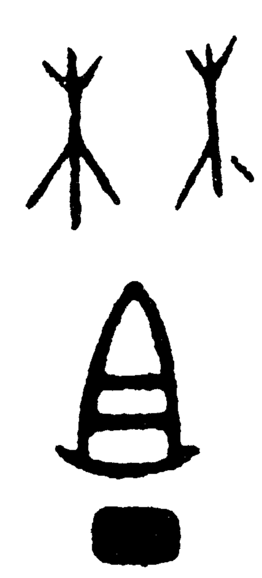
册父乙敦



册父乙

右册父乙敦銘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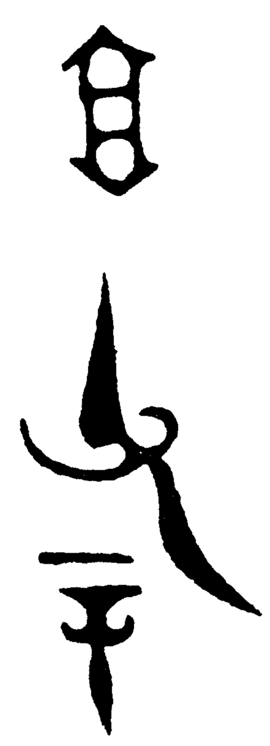
林祖丁敦



林祖丁

右林祖丁敦銘三字器載
西清古鑑據拓本摹入

𩫖父辛敦



𩫖父辛

右𩫖父辛敦銘三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𩫖亦兩亭相對之形也篆文中从回象城𩫖之重𩫖鼎从田則象城中街衢四達之形此古文吏省說互詳前卷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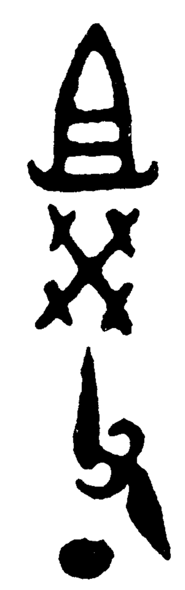
父丁敦



父丁

右父丁敦銘二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敦通體黃金塗與立戈人癸尊同

祖癸父丁敦



祖癸父丁

右祖癸父丁敦銘四字南豐萬廉山司馬承紀所藏器據翁叔均拓本摹入

父戊子孫敦



父戊子孫

右父戊子孫敦銘四字半蝕者一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析子孫父乙敦



析子孫父乙

右析子孫父乙敦銘五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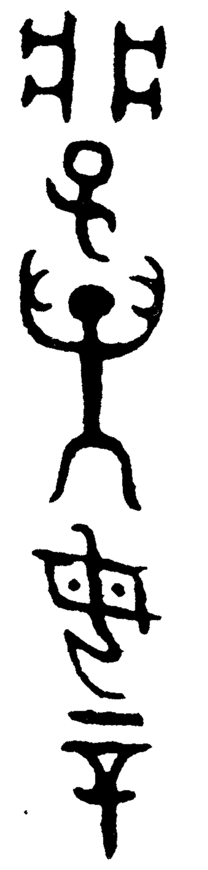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乙敦



釋同前

右析子孫父乙敦銘同前器據劉雲搏太守拓本摹入

析子孫母辛敦



析子孫母辛

右析子孫母辛敦銘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父丁敦



析子孫父丁

右析子孫父丁敦銘五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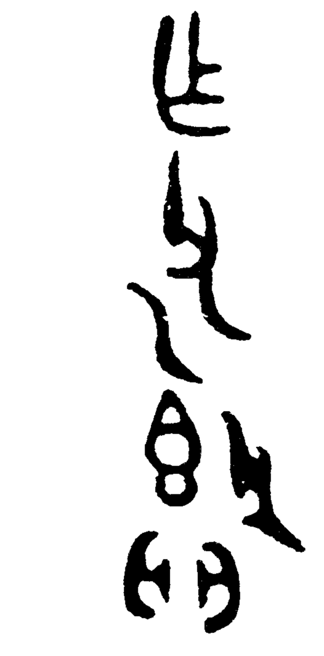
析子孫逋敦



析子孫逋

右析子孫逋敦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父乙敦



作父乙敦

右父乙敦銘五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敦下一字象兩器相對之形按爾雅釋詁會對也郭注相當對故凡器之蓋皆謂之會而敦之音義與對正同此文豈象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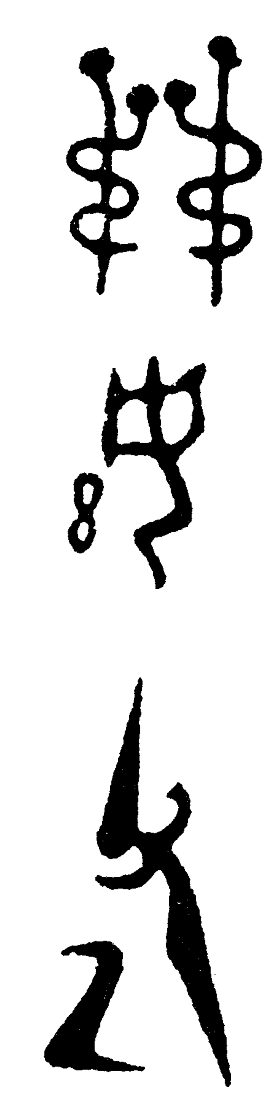
父甲車形敦



父甲趩車象形

右父甲車形敦銘四字據筠清館金文參以攈古錄金文摹入兩錄皆釋第三字為鑄作二字誤也按此字从辵从弖當是燾之異文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盛魯公燾注燾者冒也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曰燾燾覆也敦之為器有蓋冪以覆之故曰燾是此文趩即敦也又通作幬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注幬亦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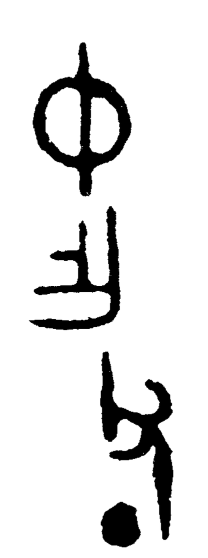
赫妣父乙敦



赫妣父乙

右赫妣父乙敦銘四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釋首一字為虩次為幺女二字合文非也赫即赤字古籀作重文者多矣說文八部之畬解云一余也讀與余同爪部之爲云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之類皆是也

仲敦



仲作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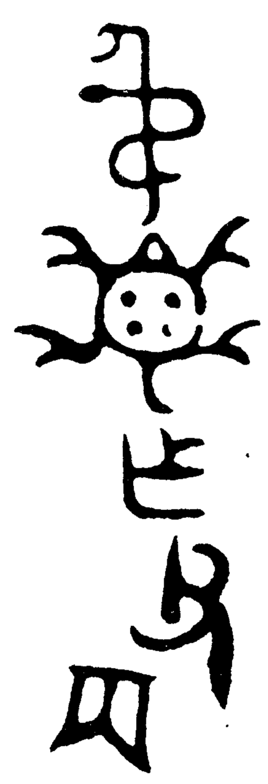
右仲敦銘四字瞿木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叔龜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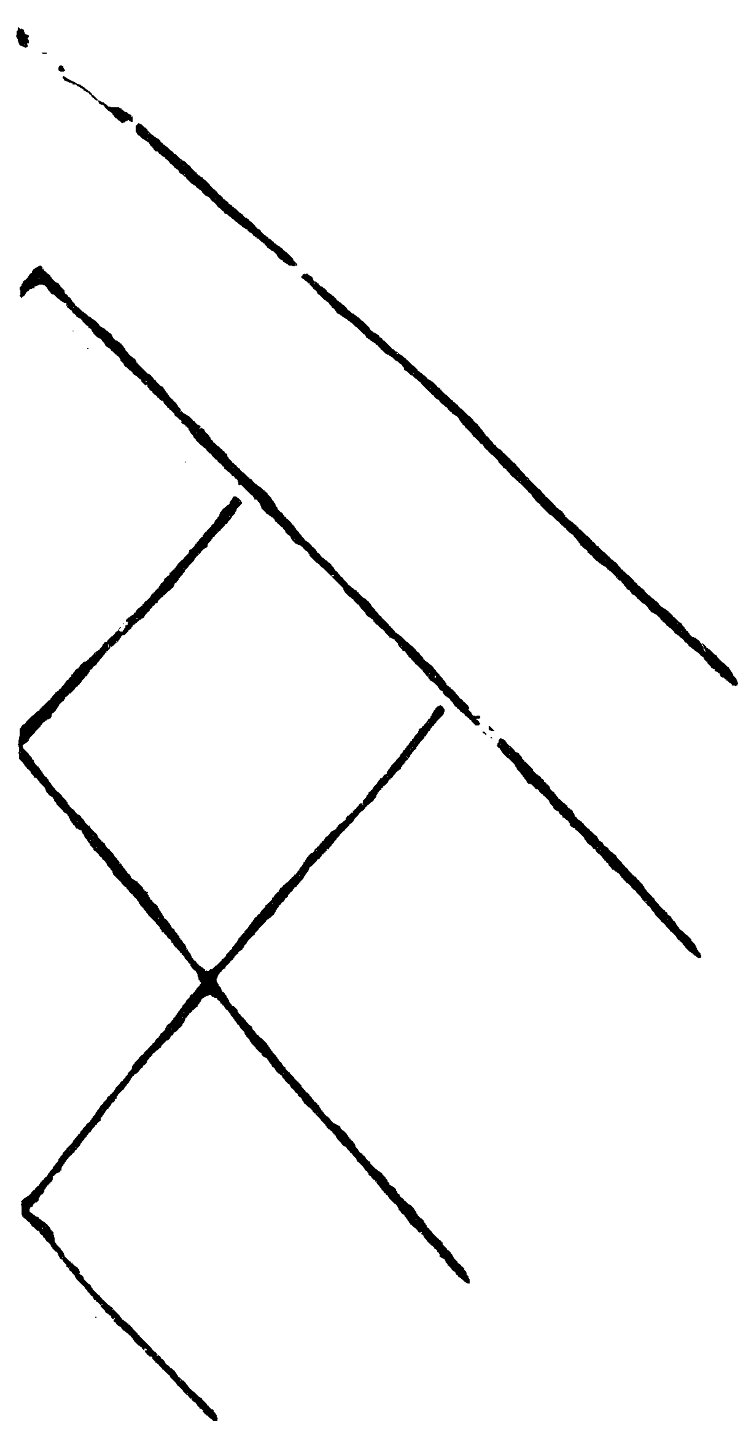
叔龜作父丙

右叔龜敢銘五字筠清館錄以為葉東卿兵部所藏器茲據韓小亭觀察所輯拓本摹入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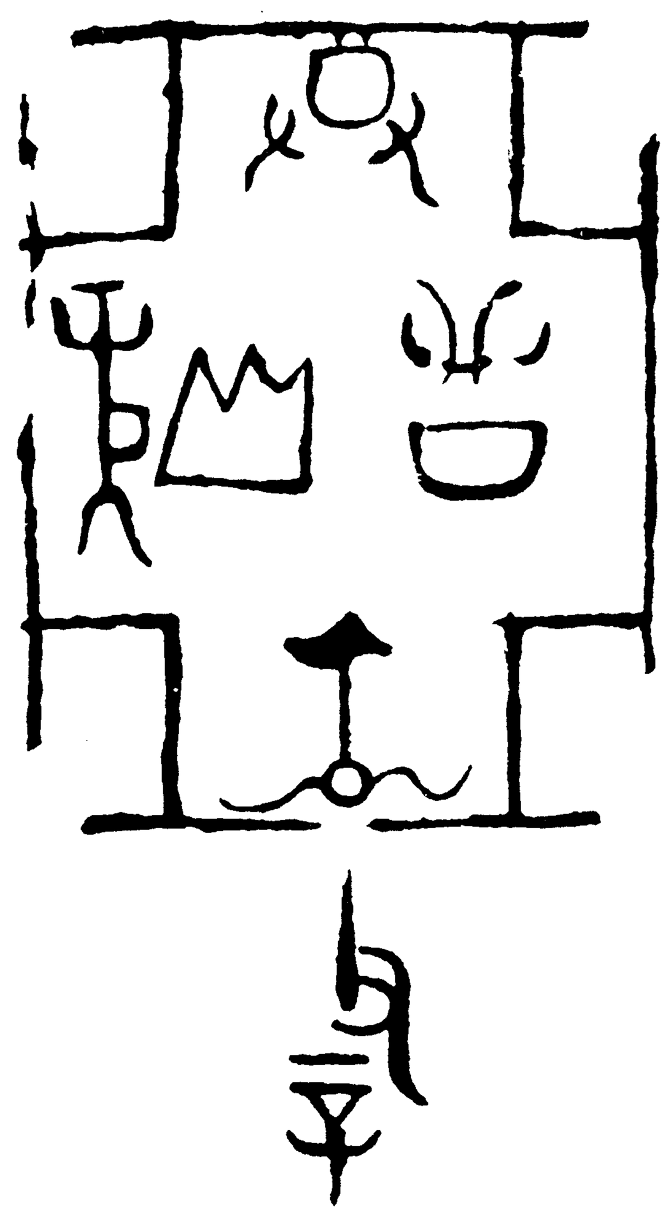
父戊尊形盤



父戊　尊形

右父戊尊形盤銘三字據小農觀察所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此銘文在盤外饕餮形之鼻閒左右有蟠螭二相向聯屬成花紋制作殊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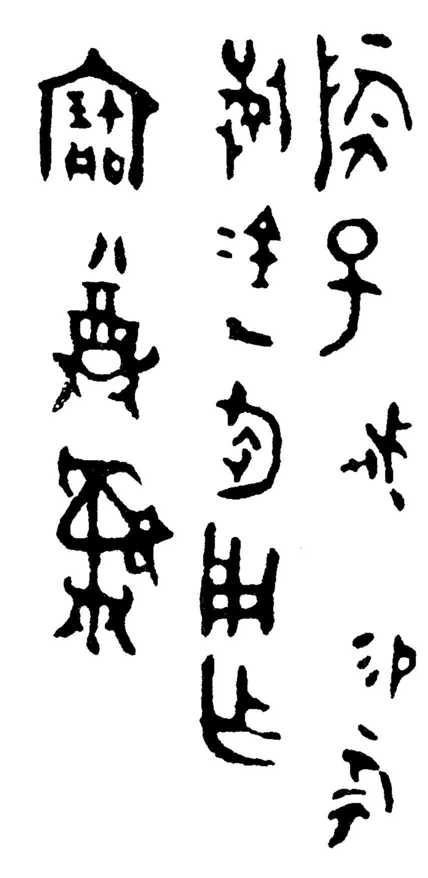
亞形父辛盤



亞形中尊形　口　立戈形　父辛　山形　立父形

右亞形父辛盤銘八字烏程顧氏所藏器據拓本摹入亞形中文與積古齋款識亞形父丁立戈父辛二尊正同阮文達公釋〼為立矛形殊不類戈下作∽不審何物阮釋弛弓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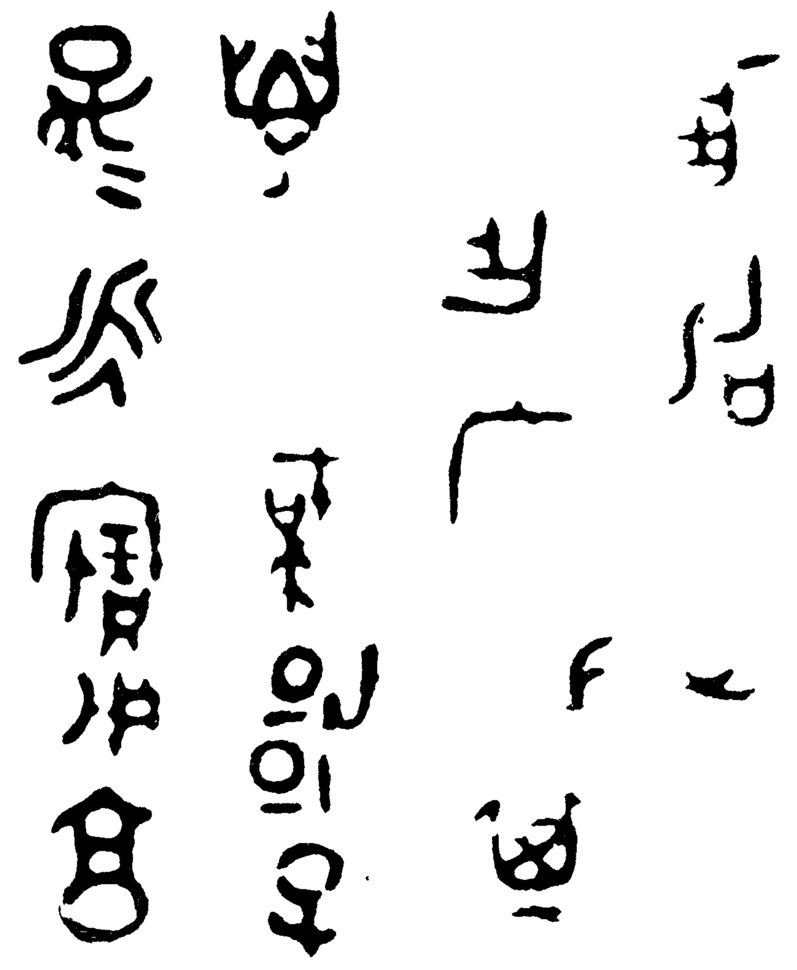
子咸盤



口子咸錫口
口金一鈞用作
寶尊彝

右子咸盤銘十四字陳壽卿編脩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从自从天不可識第三字似咸又古臧字多作臧見世諆鼎及周鈦文臧孫字此文左偏有闕蝕未能遽定今姑釋咸錫下一字與首一字右偏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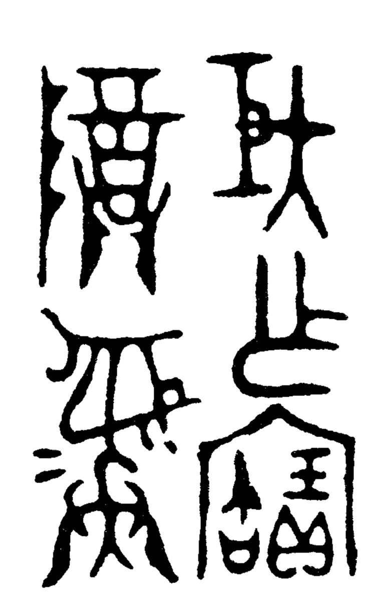
寶盤



隹口口口口
口作寶般其
萬口無疆子
孫永寶用亯

右寶盤銘二十二字摩滅不可辨者七字字皆反書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太保鼎敦諸器同出山東壽張疑亦召康公之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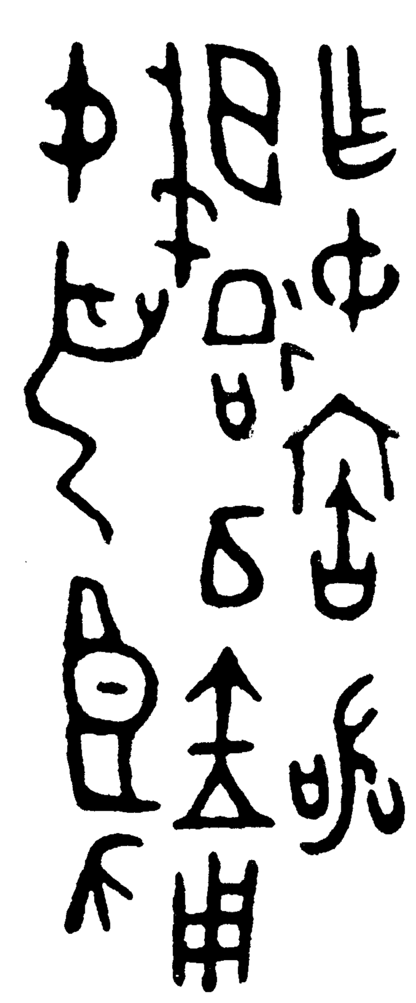
矩盤



矩作寶
尊彝

右矩盤銘五字筠清館已録題為尊云夏松如藏器茲據唐鶴安司馬所贈拓本摹入並據其題記更定為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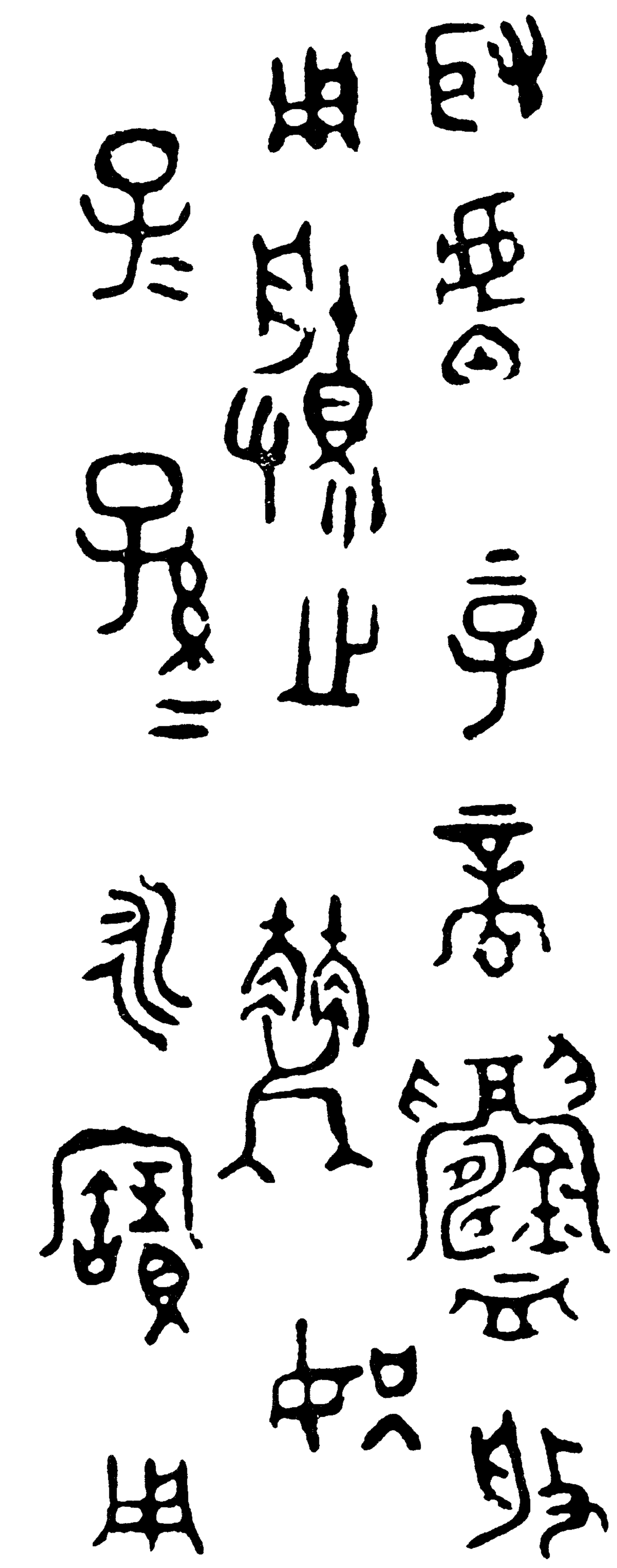
仲子臣盤



作仲寶器
擘口以金用
仲子臣爪

右仲子臣盤銘十三字文左行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二字攈古廔款識釋為弛按此字象人側面臂脛之形傳形子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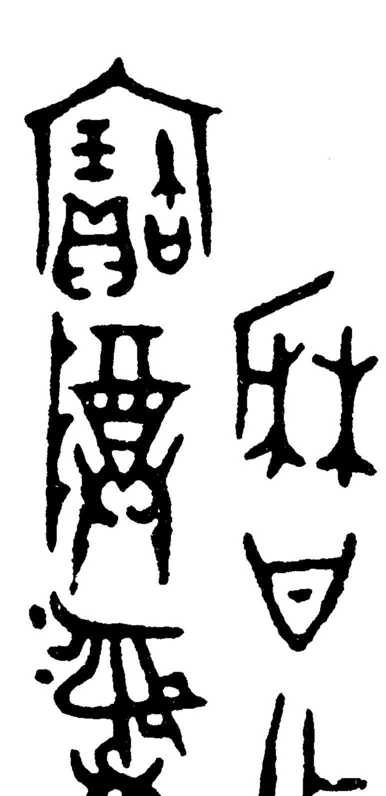
取虘子商盤



取虘子商鑄般
用賸之拜奴
子孫永寶用

右取虘子商盤銘十八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吳清卿中丞釋首一字為郰邑之郰濬益按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取慮縣錢獻之新斠注曰在今泗州北一百二十里後漢書太平寰宇記並云故城在下邳縣西南如淳讀取為陬訾慮為郰婁顧輿王讀如秋閭應即此取慮是也奴為女姓从只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上一字當是拜字之異文說文㨖首至地也或作拜楊雄說拜从兩手古文作𢪔按此字从林即說文所收古文比下从𠬢象兩𠬢與足正象人舉手屈𠬢下拜之形葡子大略篇平衡曰拜是也是說文所收古文拜即此字後人不識古文誤為从廾朱豐芑說文通訓定聲乃謂从比从二本以𢪔為二本抑何憒憒

厤盤 刊矩盤後



厤作
寶尊彝

右厤盤銘五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厤字从文彝器銘二字合文者習見从文觚从鼎學字从[illegible]墓臨文乙鼎墓臨二字

厤公鼎厤字 从君婦觚

自作盤



自作般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

右自作盤銘十一字據阮吉金觀察常生手拓本摹入此器土花凝結未經洗剔可辨者止此

蘇甫人盤



蘇甫人作嬺
改夔賸匕般

右蘇甫人盤銘九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嬺字見西清古鑑齊姬盤亦見積古齋款識嬺妊壺銘字作𡣈視此稍簡吳侃叔引集韻云嬺同姪阮文達公曰孜公羊傳何休注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妾各有姪娣此姪所作之器此銘曰蘇甫人作嬺改賸盤則爲姪作器以爲賸也蘇改姓國詳前虢文公子㪃鼎及虢仲鬲銘得此器與蘇甫人匜曰謹益信前人釋改為妃之誤改下與薛侯叔妊盤之𡚁緐簡雖殊然實一字即薛氏款識齊侯鎛鐘銘其配夔公之妣字作𡨦齊侯編鐘作𡨦者薛皆釋夔按説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蓋古器多以蟠夔為文如商犧尊之曰商作父丁犧尊之例故曰夔賸盤也

史頌盤



史頌作般
其萬年子
孫孫永寶用

右史頌盤銘十四字張叔未孝廉舊藏器據拓本摹入

兮伯吉父盤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王初格伐厰狁于畧盧兮
田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
王錫兮田馬四匹駒軒王
令田政嗣成周四方積至
于南淮=夷舊我負畮人毋
敢不出其貞其積其進人
其貯毋敢不即𨘉即峙敢
不用命則即井㒸伐其惟
我諸侯百姓乃貯毋不即
峙毋敢或入蠻宄貯則亦
井兮伯吉父作般其眉壽
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

右兮伯吉父盤銘一百二十二字見元人研北雜志後入保定官庫今為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厰狁字與虢季子白盤銘同說文作狁引易曰狁升大吉蓋孟氏古本如此說文無畧字从网當亦罟咢之類地名畧盧疑漁師取魚之所田从口从才說見盂遵敦駒軒亦見伯晨鼎詩漢廣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株林乘我乘駒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周禮鄭司農注馬二歲曰駒爾雅玄駒郭注小馬別名今按馬能駕車似非小馬當以毛鄭義為合周禮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政嗣猶言正治積委積也周禮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言令兮田主成周四方之積貯至于南淮夷之境也負畮亦見師寰敦壽卿釋負為貢步即峙之古文書費誓峙乃糗糧史記魯世家作峙說文峙躇也井即刑之古文禮記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說文無侀字井部㓝罰辠也从井从刀刀部刑剄也从刀幵聲周禮小司寇注引王制釋曰上刑為法下侀為著謂行法著人身體雷深之曰依古當作㓝者刑也刑者成也 濬益按㓝字从刀已包斬殺之意刑乃後出之字今則刑字通行而井字久廢豈知古止有井謹以此文則古文又作井益井者法也罰有重輕必衷於法也說互詳師虎敦釋㒸伐即宗周鐘之戮伐㒸右偏有殘畫未審所从蠻古止作䜌禹貢馬融注蠻慢也鄭注蠻之言緡也左氏昭公十六年經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作戎曼子顧氏日知錄曰金石錄有宋公䜌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䜌者莫知其

為何人今孜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蠻即景公也濬益按據此可證古讀蠻為鑾兜欒頭曼聲近通假亦非訛也說文宄姦也外為盜內為宄从宀九聲讀若軌古文宄从又九聲又古文宄从宀从心九聲此文作宄虞書寇賊姦宄牧誓以姦宄于商邑史記皆以軌為之釋名宄佹也佹易常正也漢書元后傳詭正非常又通作詭此文以兮伯吉父從王伐玁狁有功王錫以車馬徒司積貯之事因為命以示淮夷之辭按左氏莊公三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杜注警夷謂以警懼夷狄此盤銘所書用此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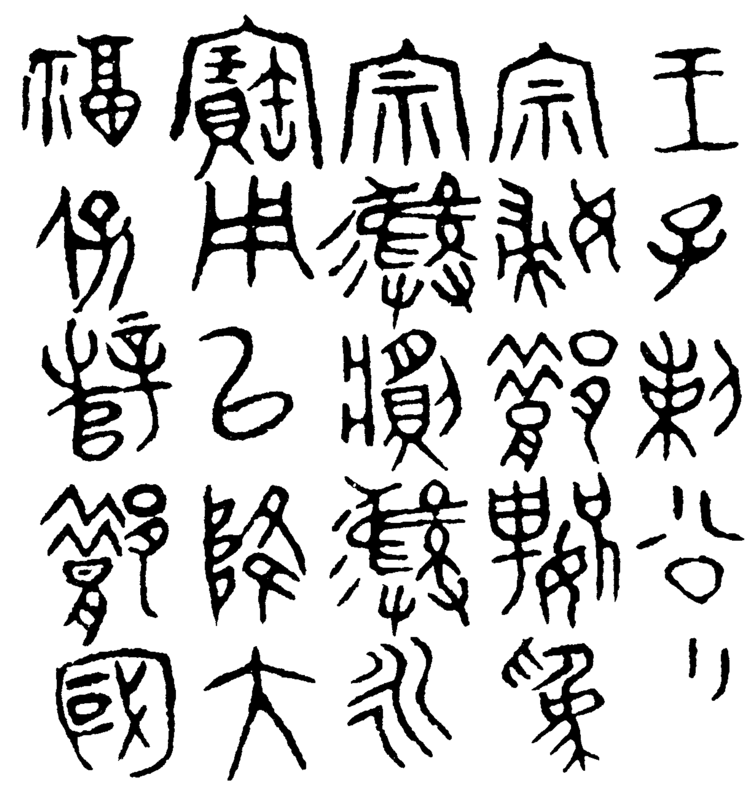
仲子化盤



仲子化用保
楚王用正梠
用翼其吉金
自作媵盤

右仲子化盤銘十九字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據姚覲常摹本文多譌舛今更正按此楚王當是熊渠立其三子為王後復去王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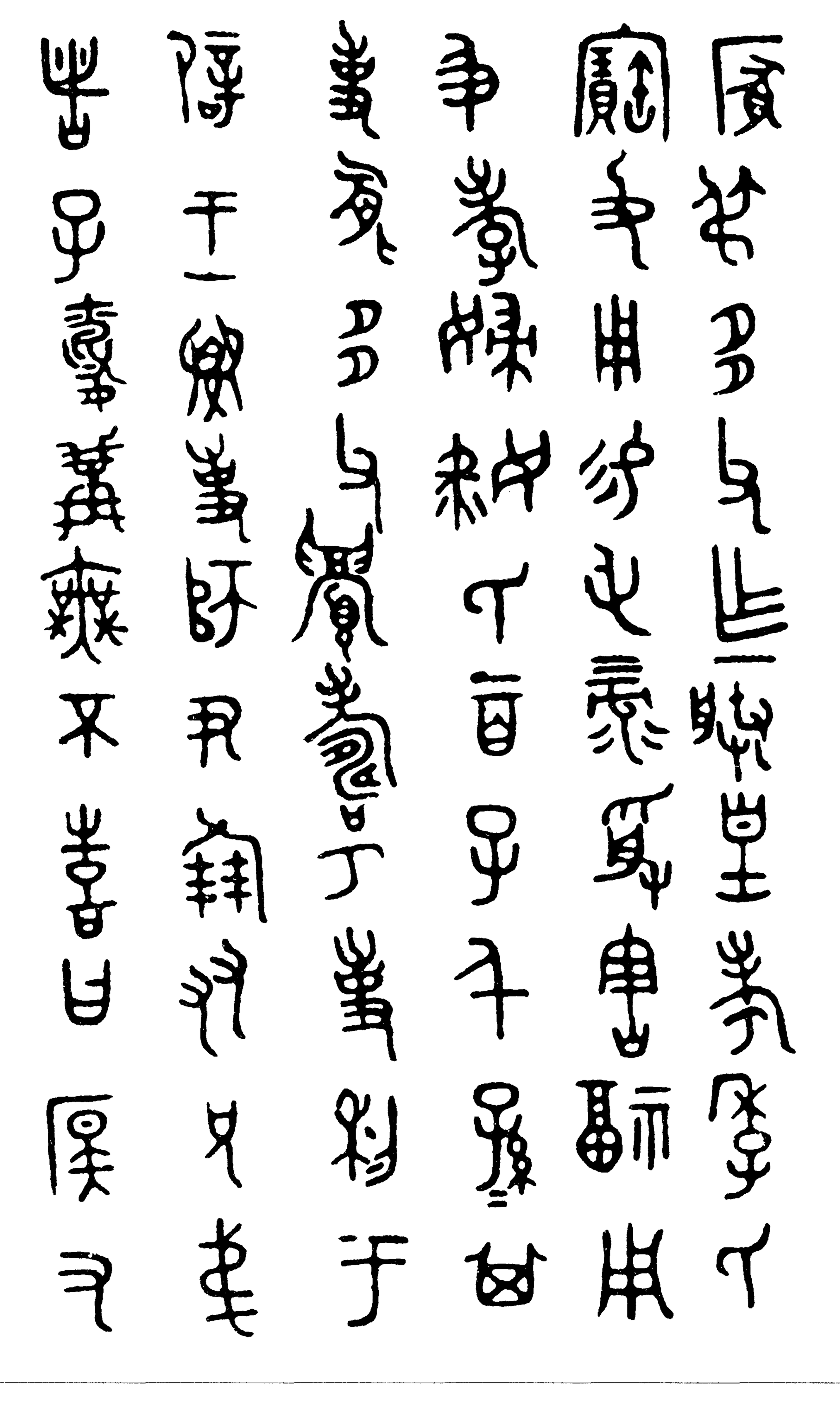
鄧孯盤



王子剌公之
宗婦鄧孯為
宗彝攩彝永
寶用以降大
福保辪鄧國

右鄧孯盤銘二十五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叔多父盤





口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
寶盤用錫純祿受害福用
及孝婦数氏百子千孫其
事能多父眉壽考事利于
辟王卿事師尹朋友兄弟
諸子婚媾無不喜曰𠩺又
父母多父其孝子作茲寶
盤子子孫永寶用

右叔多父盤銘七十九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一字不可識按汗簡引王存乂切韻獻作𠱾此或獻之渻彝器文盤多作般此作𣪘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古文般从支作𢻫按般从殳與股同意古般多通股易明夷夷于左股釋文引馬融王肅作般云旋也曰隨天左旋也爾雅鉤盤河釋文盤作般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是般股形近而義同可互通也般又通班左傳僖公五年曹伯般卒公羊作班檀弓公輸般墨子作盤孟子注列子湯問皆作班般又通服周幽王少子伯服古文作伯盤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倞注云本作讒人般矣蓋古服音蒲北反與般一聲之轉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

古文作𦨈从人𠬝與殳形聲並近又同以旋為義故般服亦互通也蓋般班古同音通用字般股服古形近通假字籀文費密則為盤為槃為鎜古文尚簡則為般為𣪘為殳殳所以旋也渻去舟若曰旋義已見故不妨更从約傷也婦下一字為女姓字無攷按說文黃古文作𡚬此𢼄之偏旁疑即𡚬之渻文丁為古考字卿事與盾鼎卿事寮文同古事士通用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媾重婚也重婚即取對交之義是冓為本字禮記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注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此盤為其皇考季氏作故曰多父其孝子銘第一行朕字上二行𦓤字上三行百字上七行舟字上皆有橫畫不審其何意疑皆羨文也

僻孫盤



隹正月初吉
僻孫般穀
作頪盤子
之
孫孫永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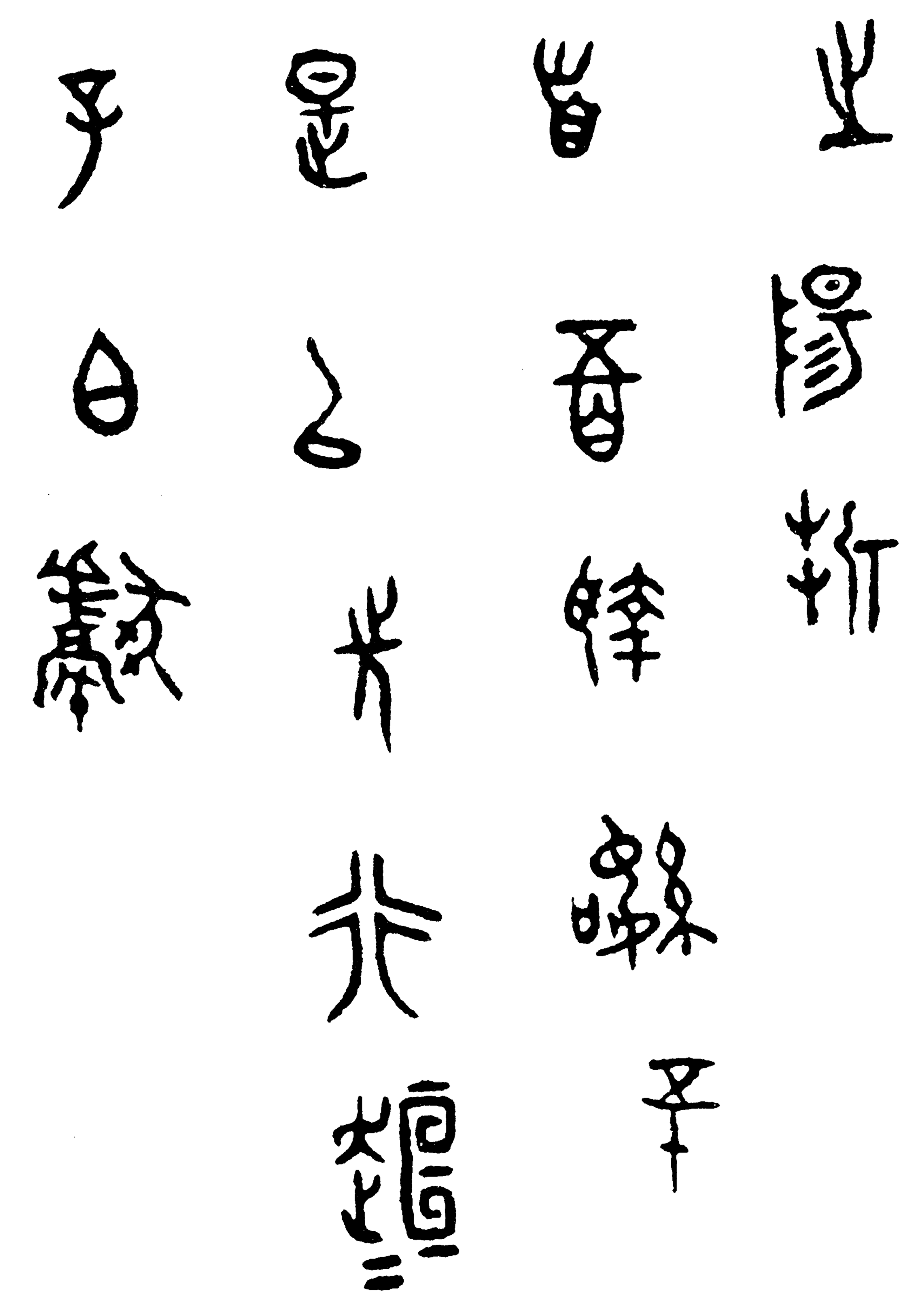
右僻孫盤銘二十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說文僻等輩

也从人齊聲春秋傳曰吾儕小人 濬益按又僖公二十三年傳晉鄭同儕注儕等也禮記樂記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也注儕猶輩類（此字經傳中惟左氏屢見樂記一見）殷敦見積古齋款識虢叔尊銘曰虢叔作叔殷敦尊朕釋曰虢叔作此尊以媵送叔殷故曰朕敦尊名說文解敦字云乳也尊以敦為名當必作乳形也按阮釋以叔殷為人名敦為尊名今以此器及陳子子匜敦女證之說殊不合應從蓋闕書顧命王乃洮類水釋文曰類說文作沬古文作湏按說文沬洒面也从水未聲古文作湏與陸氏所引小異此文類从益从湏說文湏昧前也从頁㬎聲讀若昧㬎即水部之湁云治水也从水曰聲觀此文與魯伯愈父盤匜二銘則湁當从臼臼即白字也从益旅盤盤戲水說詳卷一益公鐘所釋

虢季子白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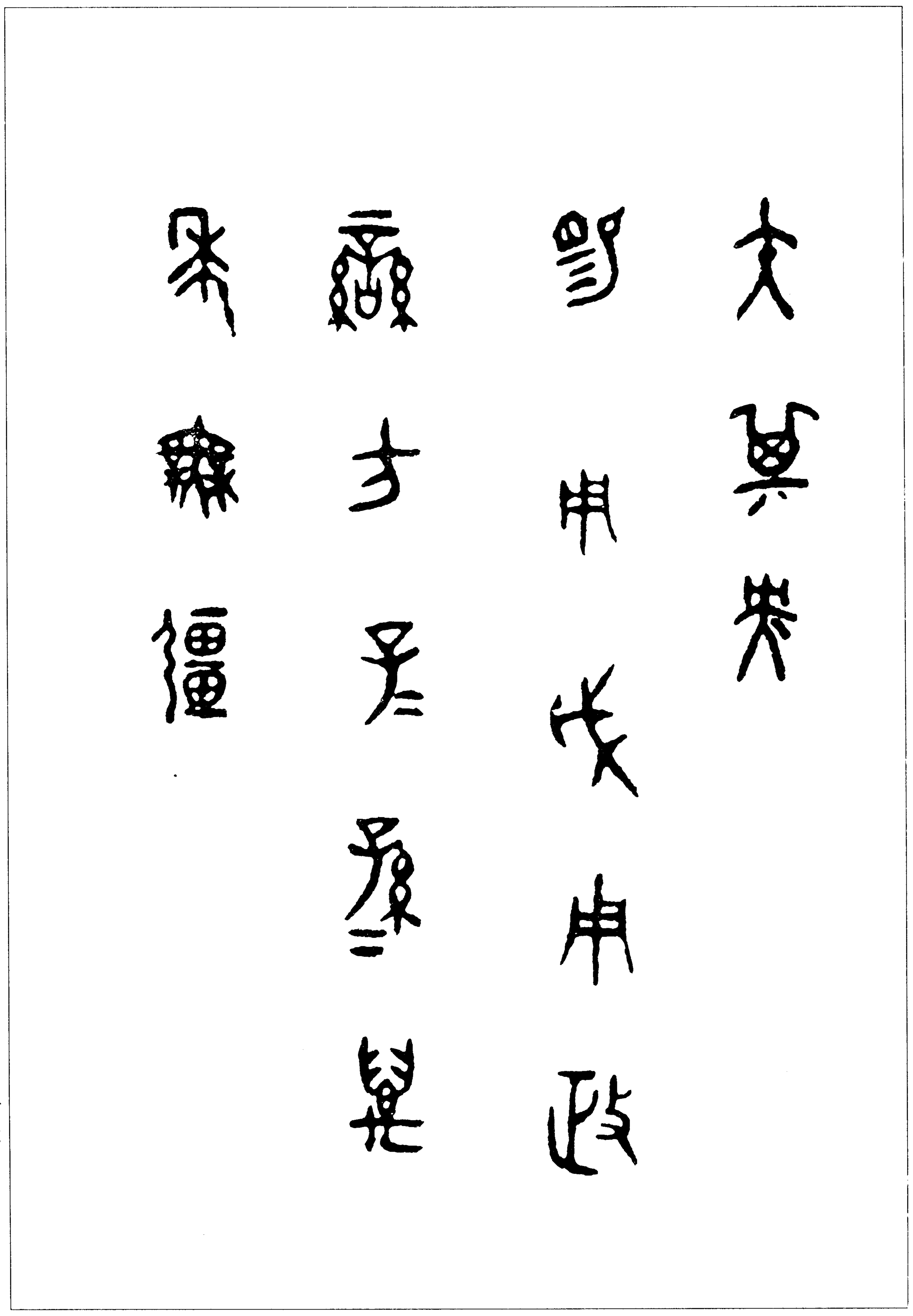












隹十有五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不顯子白庸武于戎工經維四方博伐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子白獻馘于王=孔加子白義王格周廟宣廟爰鄉王曰白父孔顯有光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政蠻方子=孫=萬年無疆

右虢季子白盤銘一百十一字陽湖徐傳兼大令燮鈞舊藏器今歸合肥劉省三中丞銘傳據拓本摹入此器出陝西寶雞縣虢川司舊在驛中銅馬道光中大令宰郿縣識為古器羅官後輦致南中同治三年淮軍克常州中丞方

次球算比蔀 石州後中次補入

卷七

以提督領兵復自徐氏故宅攜歸六安別墅建亭以覆之今遂為淮南第一重寶按盤形楕而微方重今權四百五十餘斤前後左右饕餮銜環凡八銘八行合文三重文四前此諸家釋文惟平定張石州 穆依羅次球以四分周術推算周世惟宣王十二年周正建子月乙酉朔丁亥為月之三日所攷最為精確按周時號國有三漢書地理志弘農郡陝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雍州左氏隱公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杜注謂西號公亦仕王朝按此注誤也東號先為鄭所滅平桓之世為王朝卿士者乃上陽之號即陝之大陽元凱誤以北號為西號不知西號自在雍州此盤出寶雞地以號川為名當即西號都邑之所在漢右扶風陳

倉地也詩六月薄伐玁狁毛鄭均不言薄為何義惟芣苢薄言采之時邁薄言震之毛傳韓詩皆曰薄辭也此文搏从干與石鼓文同而不𡢁敦大辜戟戟从戈即搏之異文从干與从戈同意至宗周鐘作戮伐兮伯吉父盤作㒸伐戮搏則一聲之轉搏又通搏詩車攻搏獸于敖東京賦及後漢書安帝紀章懷注並作薄狩初學記引同是詩之薄伐本字當作搏而薄為叚借字與薄采薄言之訓為辭者義別此可補毛鄭之所略吳式堯仙中丞 侌孫謂于洛之陽即詩之至于太原攷太原在洛水北以為此伐者太原之戎也 濬益按周伐戎至太原顧氏日知錄攷為平涼固原之地在涇水之陽此云于洛之陽當為今延安地殊與太原不合石州則引班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括地

卷七

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在今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至洛川縣南中部縣東與沮水合自是以後洛兼沮稱以地望診之寇之來也至于涇陽蓋及今平涼鎮原之界而止周之禦寇也于洛之陽蓋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境王師敵壘相距在百里內其地廣平即詩所謂太原矣蓋亦以二役為一事今以輿圖按之合水安化皆在洛南非洛北明非太原一役況宣王之世戎車屢駕以不𡢁敦兮伯吉父盤證之可見也執訊亦見不𡢁敦寰敦二銘徐籀莊釋為執馘謂為古文馘从口系號省聲按說文口部與言部字多通此从口應以釋訊為確籀莊又釋獻戎為獻俘謂戒乃古文俄讀若俘尤為臆說與上文戎工戎皆从十為古文甲則筆迹小變古人於重文字往往前

川為十之變

後異體此銘兩顯字即其例獻戎于王猶春秋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王孔加子白義王字承上重文加即嘉又通作柯風俗通云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淮南人間訓云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今周語云柯陵之會即春秋成公十七年盟于柯陵之事是加嘉古通用字加柯古同聲字也古儀只作義音並同儀詩賓之初筵飲酒孔嘉惟其令儀與東山既醉抑三詩皆嘉與儀韻文通體韻語此句加義自為韻為詩閒韻句中韻之例廟古榭字春秋成周宣榭災杜注為講武屋公羊何注則以為宣王廟今以此文證之是宣榭在廟中爾雅釋宮無室曰榭郭注榭即今堂埠故曰宣榭非謂宣王廟邵公誤也卿即饗字彝器銘卿饗向三字統作

越刈圭鼎銘百七

毋盂鼎偁宕作宇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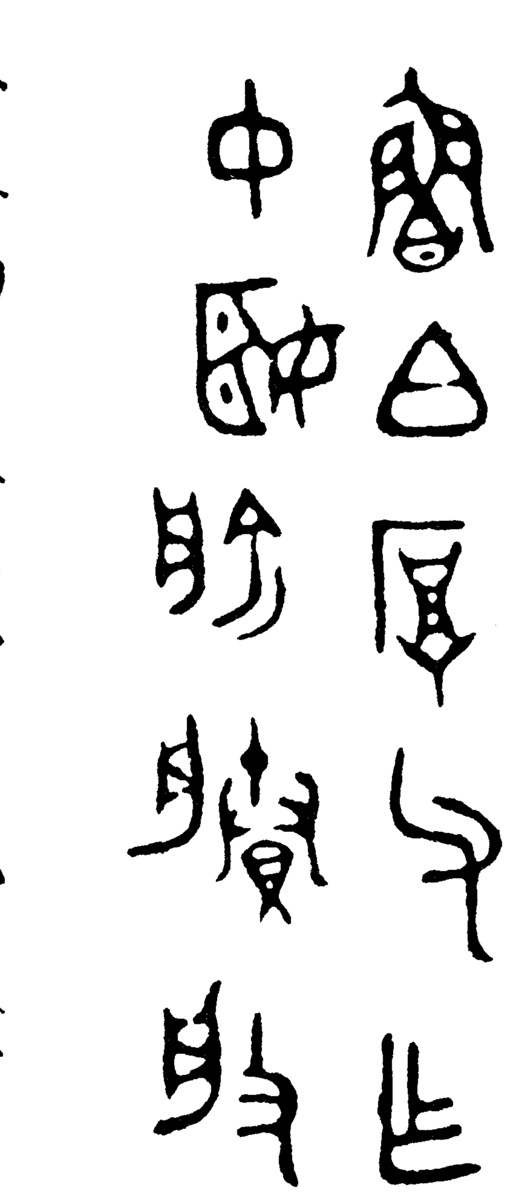
石鼓源流詳辨
或序後補入

鄉宣榭爰鄉者蓋嘉子白武功爰於講武之地行飲至第勳之禮儀徵吴讓之熙載以為鄉慶古通當釋爰鄉不知古文爰皆作䜌彝器銘習見此爰字與郢金爰字正同顛為顯之異文亦見史頌鼎堯仙中丞據竹書紀年宣王十二年六月伐玁狁後即繼以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意其時玁狁荊蠻相為倚伏故即以北還之師轉而南伐也按子白於歲首作器銘功其伐玁狁當在是年之前與竹書所紀不合信竹帛不如信金石為確況紀年僞書本未可據為實錄也

又按此銘與六月采芑之詩殆相先後猶石鼓文之與車攻吉日之詩也書則大篆一同石鼓尤足資印證自金人馬定國以石鼓為宇文周時物繼其後者非一全謝山氏

太學石鼓賦則又謂古天子諸侯有畋無漁觀漁非可歌詠之事以為不攻而破是并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之文而忘之矣孫淵如觀察頗信馬氏之說同時汪容甫明經中著石鼓證列五證以辨其惑可謂獨具深識惜其猶未以吉金銘文證之今觀周代彝器其在中興時者文字大抵同於石鼓而石鼓為王朝制作其書亦如後世臺閣體故尤為工整此盤既攷為宣王十二年文中孔律馬彤等字為石鼓所有者又莫不脗合信乎石鼓為宣王所作史籀手書張懷瓘之精鑒誠非宋元以後諸人所能仰企也韋韓二公詩歌論頌詩雖小異然皆定為宣王時刻石豈特識鑒之審哉不為矜奇好異之論尤足徵有唐一代人心學術之正

魯伯厚父盤



魯伯厚父作
仲姬俞媵般

右魯伯厚父盤銘十字曹秋舫舊藏器筠清館已錄據拓本摹入按此伯厚父即魯公子鞏字厚謚惠伯者也何以言之檀弓后木鄭注曰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王伯申尚書曰按革乃鞏之脫文后讀為厚鞏堅厚也爾雅鞏篤堅固也篤堅厚也鞏篤堅同

義篤堅訓為厚鞏亦得訓為厚也錢辛楣少詹論轉韻曰鞏與固相近故瞻卬詩以鞏與後韻濬益按據此說是名鞏字厚不惟義同聲亦相近左襄公十四年傳夏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於衛又昭公二十五年傳郈昭伯古今人表作厚昭伯是魯公族有厚氏以世本證之成叔昭伯后木皆惠伯之裔以王父字為氏者郈即后古今字也史記魯周公世家宣王殺伯御而立孝公稱惠伯為孝公子其作器媵女當為大夫時應在惠公之世古器見於後世者多矣其人名字恒經傳所不載春秋至戰國時器猶或遇之春秋前則殊罕覯今得此盤與虢文公子鼎召伯虎敦三器銘皆宣王中興以後文獻之信而有徵者亦攷古之深幸也

魯伯愈父盤



魯伯愈父作
邾姬仁賸頪
般其永寶用

右魯伯愈父盤銘十五字據王子梅大令手拓本摹入此頪字與儕孫盤同惟从自从白小異按說文自鼻也白亦自字也二字義同(詳)象盤之盛水說詳𥂕公盤

薛侯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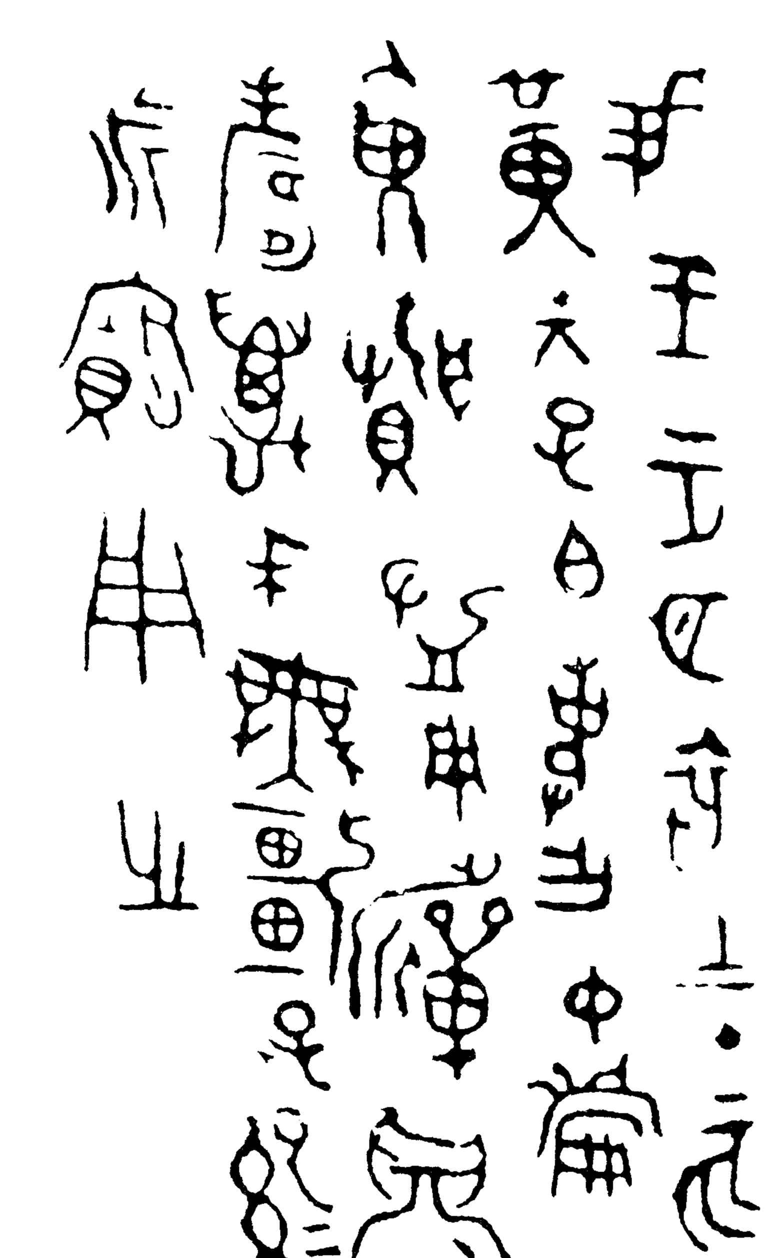


薛侯作叔妊𡡉
賸般其眉
壽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薛侯盤銘二十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妊為姙𡡉為敬般為𣪘均誤首一字从月从辛當是薛之古文薛侯仲虺之後任姓國也

齊[illegible]鄭邾諸國皆[illegible]以若
用時列國之[illegible]以後者[illegible]所藏[illegible]王朝所[illegible]多以東諸侯如[illegible]滕薛用[illegible]之國今[illegible]滕侯[illegible]敢及此器而[illegible]二國为同姓諸侯[illegible]及不[illegible]邾鄭[illegible]附庸小國[illegible]此[illegible]國[illegible]以先[illegible]國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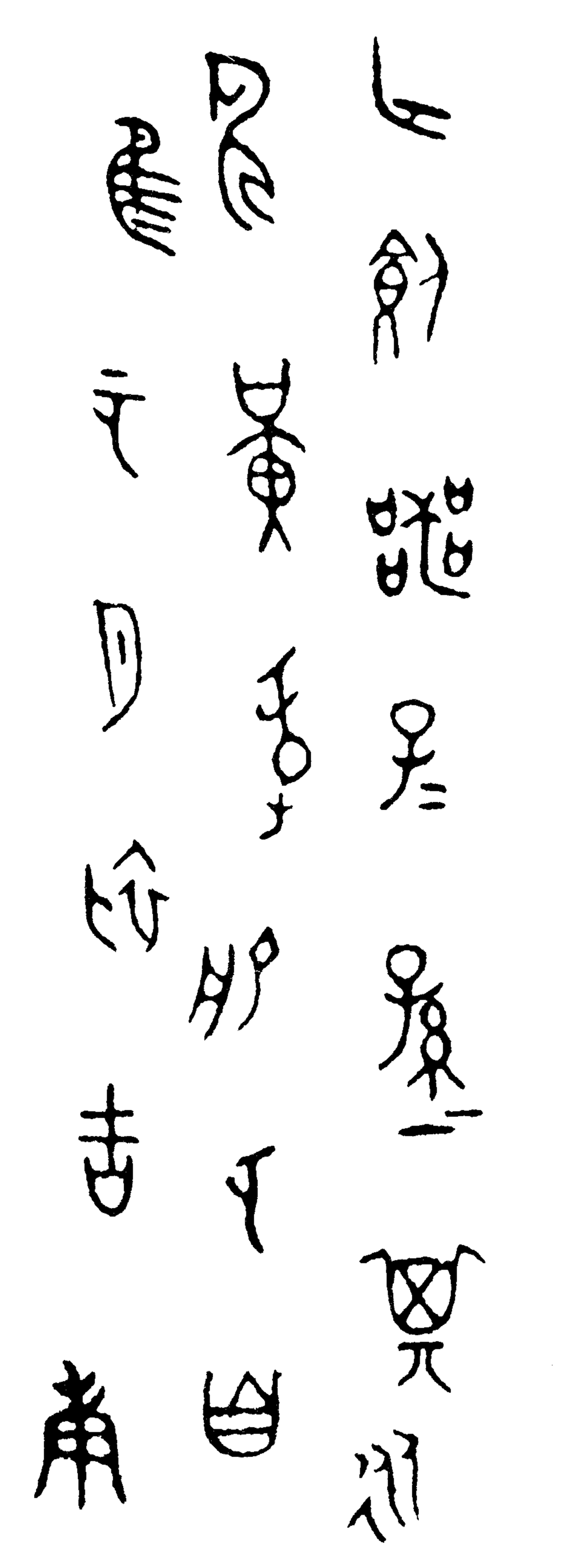
黃太子盤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黃太子伯克作仲嬴
口賸盤用蘄眉
壽萬年無疆子孫
永寶用之

右黃太子盤銘三十[illegible]字[illegible]東卿兵部所藏器據宋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次行末二字為女鉥今審是中嬴二字與黃君媵季嬴𣪘為一國之器左莊公十九年傳杜注黃嬴姓國路史亦云黃子爵嬴姓少昊後以𣪘銘嬴字證之此字亦从女象背有所負之形是嬴字無疑說詳𣪘銘釋春秋時江黃二國皆與楚鄰齊桓公之霸二國皆與會盟至僖公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注黃人恃齊故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此銘[illegible]書體[illegible]僖公之前[illegible]筠清錄於事蘄萬疆實用等字[illegible]脫誤子孫下重文與銘末之字全闕今悉補正吉字之口借下丁字為之亦合文例

黃季俞父盤



作飤器子=孫=其永用之
中黃季俞父自
隹正月初吉庚

右黃季俞父槃銘二十三字左行濬益所藏器此器舊在松江沈十峯家繼歸孟惟寅孟釋俞為艅其說曰艅艎舟名通作餘皇當讀餘飤古飼字禮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此飤器即養器也濬益按俞字與魯伯俞父簠銘俞字同應釋俞禮記內則少者奉槃注槃承盥水者儀禮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注槃承渜濯亦謂盥器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古者以槃盛血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則為盛血之器又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士喪禮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注夷槃承尸之器經典中無以槃為食器者後世所見古器大抵皆盥盤此銘獨曰飤器又其形制平底三足而無耳異於諸器是食盤之制周時已有之南史齊武陵王曄侍武帝宴貂杪肉柈柈即盤之俗字字从木當是以木為之者

齊太宰歸父盤



零命難老
台蘄眉壽
為忌盥盤
宰歸父□
丁亥齊大
隹王八月

右齊太宰歸父盤銘二十四字文左行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殘毀僅存腹底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太宰為太僕按春秋時列國多有太宰官見於左氏傳者魯則羽父求太宰楚則太宰伯州犂太宰子商太宰薳啓疆太宰犯吳則太宰嚭鄭則太宰石㚟韓非子說疑篇又有鄭太宰欣而太僕之官罕聞即以齊論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韋昭注宰太宰也則釋宰為僕誤歸父者國莊子也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二十九年翟泉之盟三十三年來聘臧文仲謂國子為政齊猶有禮是也又析文子亦名歸父字子家見襄公十八年晉圍齊二十三年納欒盈之役二十八年慶封之難而杜注前後牴牾於十八年則云析文子齊大夫下文子家以告公恐乃云子

與齊侯媵孟姜盥盤例同

家不詳其名於二十八年則云子家祈歸父殆於失檢然析文子只為大夫不聞為太宰國氏世為齊命卿官太宰為當因宜定為國莊子器矣歸父下一字筠清釋賙以嬰器銘例之疑作之異文作為某器銘文常語也已作忌與媵姬爲之■眞皆以同音通叚下一字筠清釋為鑄今審此字取上从水从又當是盥欿上一字筠清釋為受按薛氏款識齊侯鎛鐘■霝命難老語■惟書體屈曲又似零古霝令二聲字多通說文𩐁為軨之或體是也文選顏延年五君詠劉伶善閉關注臧榮緒晉書靈潛默少言亦伶靈互見又說文無齡字古但作零漢斥彰長田君碑身沒名主永載萬零隸續曰以零為齡是釋零亦自通

齊侯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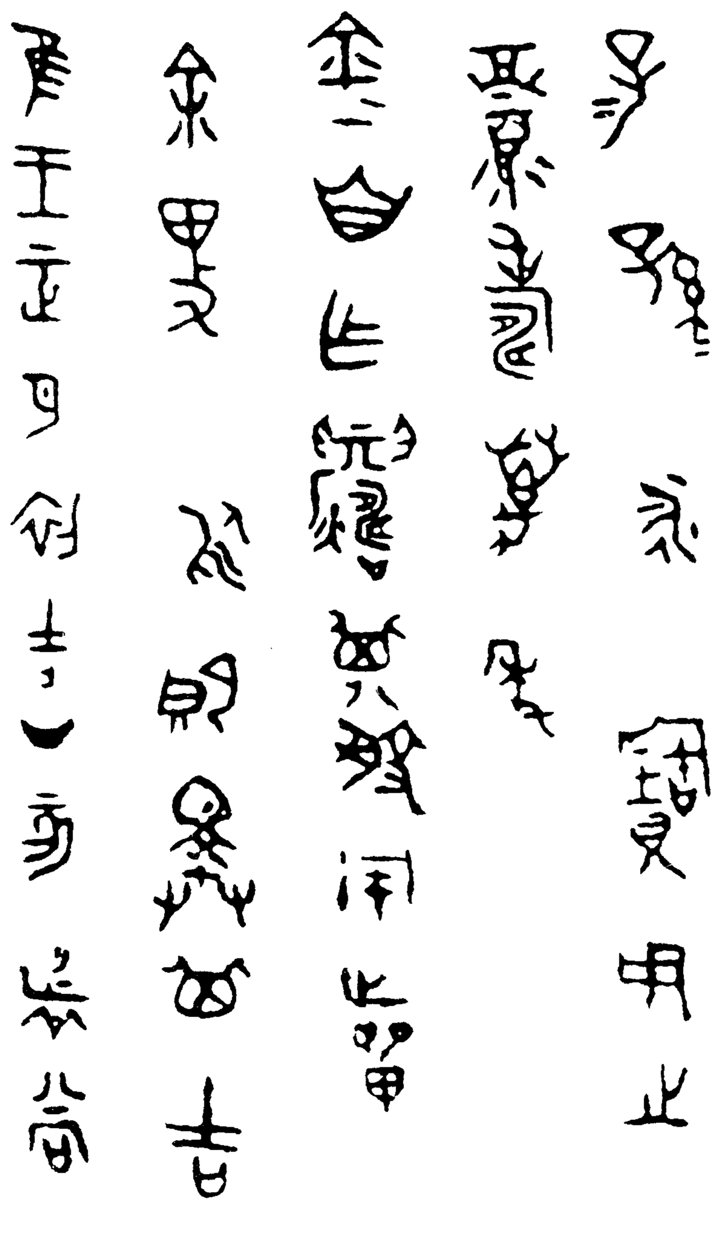


齊侯作皇氏孟
姬寶般其萬
年眉壽無疆

右齊侯盤銘十六字瞿木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皇氏者蓋齊侯自稱其母之辭也白虎通曰皇君也諸侯之母稱小君左氏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注曰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注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據此意孟姬亦必妾媵非夫人齊侯其所出繼體為君非同魯隱之攝位故得稱姓然以終非夫人故不曰皇母而但稱皇氏在春秋時則有齊莊公母曰鬷聲姬景公母曰穆孟姬見左氏襄公十九年傳及昭公十年傳注此曰皇氏孟姬又書體與齊侯罍二壺同當是景公為穆孟姬所作也

又按薛氏款識有齊侯二盤銘曰齊侯作楙姬寶盤又匜銘并同應是齊侯為其夫人所作故曰楙姬而無稱薛氏釋楙為楚謂楚與齊從親在湣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不思齊稱王已久湣王未嘗貶號楚為芈姓又安得有楚姬之稱乎

諸尚盤



子孫永寶用之
眉壽萬年□□
金自作鑄其盤用蘄
余畏□於□羃其吉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諸尚

右諸尚盤銘四十字文左行器載西清古鑑今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按此銘晚周文字又多摩滅僅可辨識說文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

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𢀜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此文作𢀜與古幣文鄔字偏旁作𢀜相近幣文為刀書點畫或多不備或作𢀜秦二世權量刻左詔於之右偏下作二横畫與許君所録渻文同并為漢人隸書於字之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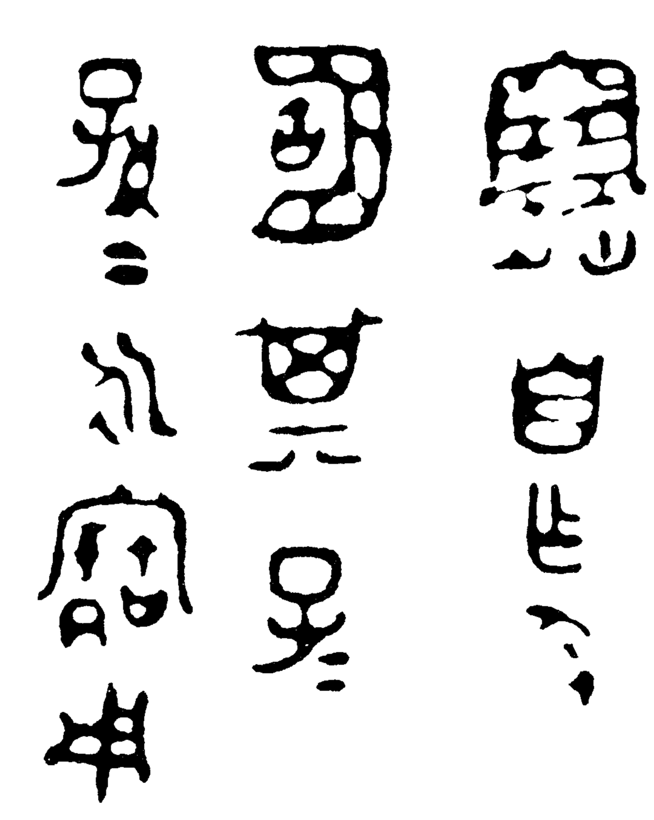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録

三代器款識

簠

𡫳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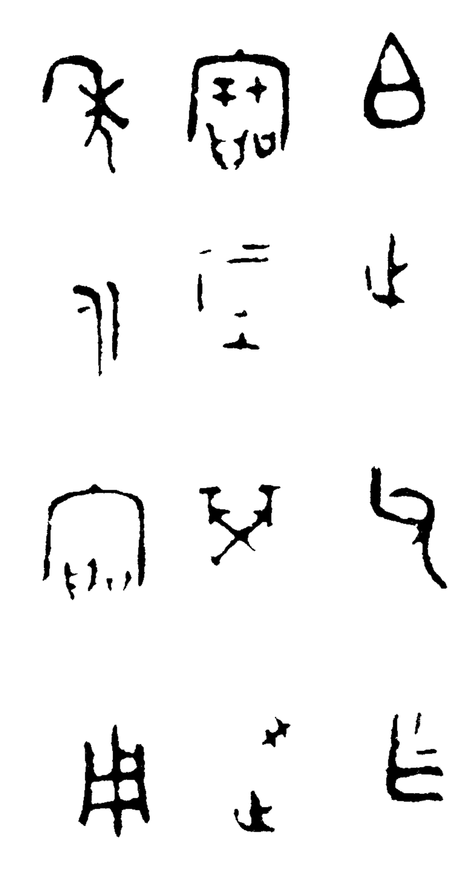


𡫳自作□
簠其子子
孫孫永寶用

右𡫳簠銘十三字摩滅者一字按此簠為乾隆中

欽頒曲阜十器之一積古齋款識誤摹首一字為寶茲謹據拓本審定重録說文𡫳窒也从㠭从廾窒宀中㠭猶齊也此从穴義同下是旅字簠銘匡皆向右此向左作𠫑即小篆胡字之所本說文胡牛顄垂也从肉古聲詩狼跋其胡爾雅釋鳥鶘鴮鸅注今之鵜胡也頷下胡大如數升囊漢書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注頸也亦指頷下而言今以彝器文證之古胡實从𠫑小篆因形變而从肉為胡豈以牛顄鵜胡皆有容受之誼歟左哀公十一年傳胡簋之事賈服注并云夏曰胡杜元凱因之論語瑚璉也包咸注則云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以瑚璉簠簋為一器而三代異名不知瑚簠一器璉與簋自為器是又沿賈服注而重誤者瑚璉从玉并俗字

伯正父簠



伯正父作
寶簠其萬
年永寶用

右伯正父簠銘十二字摩滅僅可辨識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劉燕庭方伯所藏伯正父匜為一人作器

史宂簠



史宂作旅匡
從王征行用
盛稻粱其子
孫永寶用亯

右史宂簠銘二十二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簠而曰匡者爾雅釋言匡正也周禮夏官序官匡人鄭注同玉篇匡方正也簠形正方故名亦曰匡儀禮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是也又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膳稻于梁西注曰進稻粱者以簠周禮掌客簠十注曰簠稻粱器也又舍人凡祭祀共簠簋注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今以此銘及叔家簠曾伯霥簠諸器證之是簠為盛稻粱器與公食大夫禮掌客舍人注文并合而說文以簠為黍稷圜器簋為黍稷方器不待辯而知許說之誤矣說文稻稌也从禾舀聲舀抒臼也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此从㫃从舀从米為異文匡行粱亯為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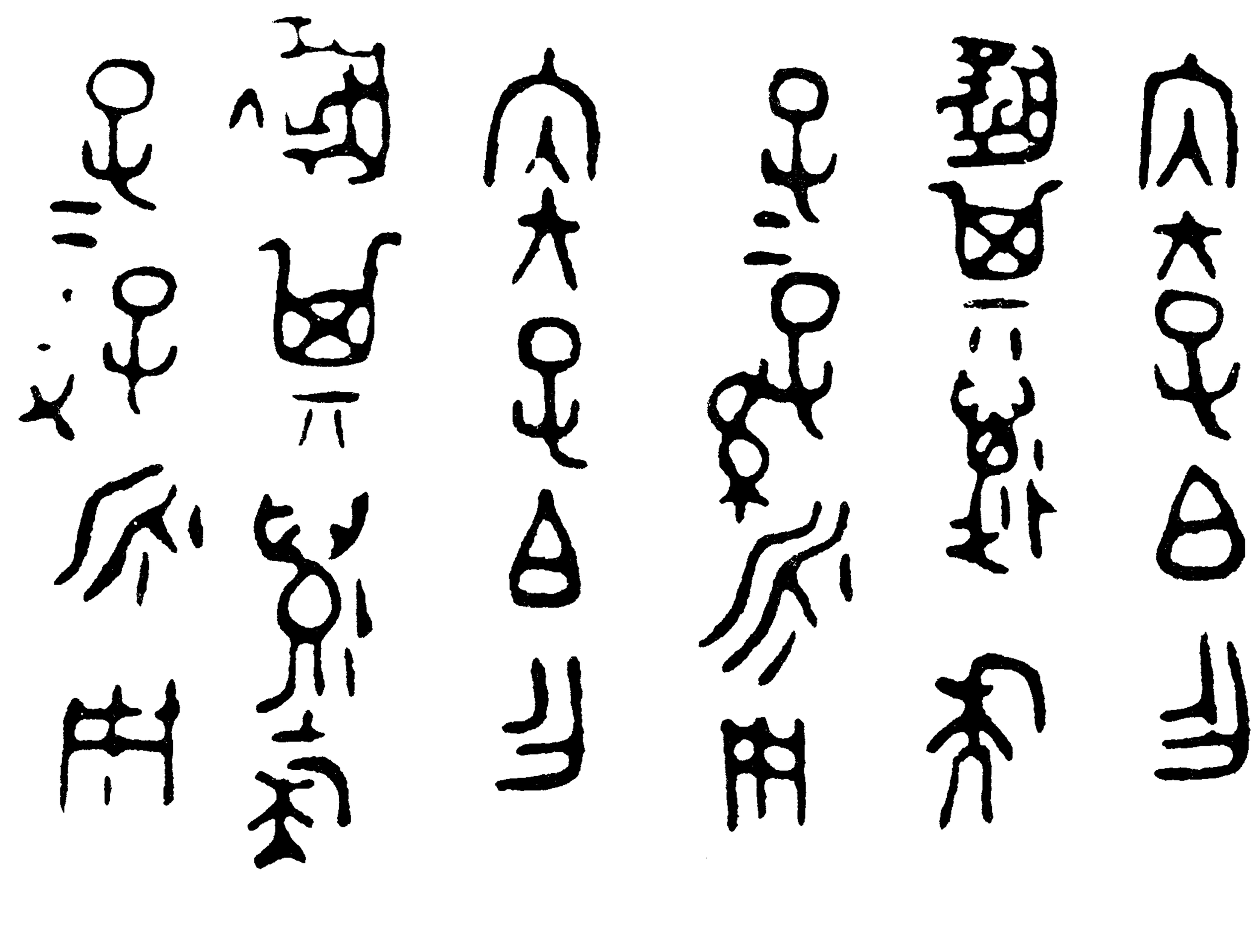
伯多父簠



伯多父作成
姬多女[illegible]□
其永寶用亯

右伯多父簠銘十五字摩滅者一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二行女下古文奇字不可識

芮太子白簠



芮大子白作
蓋 簠其萬年
子孫永用

器 釋同

右芮太子白簠銘并蓋銘各十四字金蘭坡舊藏器亂後蓋佚器歸吳平齋觀察今歸李眉生廉訪據拓本摹入吳氏兩罍軒圖釋釋為宊子白謹案西清古鑑伯鼎銘文曰內大子伯作鼎其萬年子孫永用與此正同吳氏不審此銘內大二字為合文誤釋為宊說文𥦗犬从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亦與此不似㚔从夫與說文所收古文医同

叔朕簠



隹十月初吉庚
午叔朕𢍰其吉
金自口薦簠以
𠃚稻粱萬年無
疆叔朕眉壽
子孫永寶用

右叔朕簠銘三十六字蝕者一字半蝕者七字阮文達公舊藏器今佚積古齋款識所摹篆文有闕誤茲據拓本重錄補正說文薦獸之所食艸从廌从艸此从𦭝為籀文曰薦𩰫者金誠齋曰薦者做乎祭禮而為之而與祭異者也祭必卜日薦不卜日祭有尸薦則無尸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稷饋謂薦也薦無牲故謂之稷饋又公羊傳注云無牲而祭謂之薦濬益按金說是也簠盛稻粱簋盛黍稷與稷饋義正合

樊君飛簋



樊君飛
之飤簋

右樊君飛簋銘六字并下一器皆金蘭坡所藏據拓本摹入國語晉語韋注樊周之南陽地又云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說文飛鳥翥也象形王大令曰鳥之右垂者凡四畫其一翁也二三翼也其四尾也飛之翁則開張矣翼則左右奮揚矣尾向下首向上是直剌上飛之形也曰飤瑚者明其為燕器非祭器

尹氏簋



尹氏貯良作
旅匡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尹氏簋銘十七字按尹氏世為王朝卿士史記武王勝殷尹佚筴祝國語韋昭注謂尹佚即史佚逸周書尹氏八士孔晁注武王賢臣也據此知尹氏在周初已以多才見稱故其族寖盛

叔家父簋



叔家父作仲
姬匡用成稻
粱用速先嶲
諸兄用蘄眉
考無彊悊德
不亾孫子之[illegible]

右叔家父簋銘三十一字秦孟蟾方伯所藏器據筠清館金文錄摹入稻作[illegible]異清卿中丞以為象打稻之形下承以臼也濬益按史穴簋稻作[illegible]从㫃从𠂤从米此文稍省當是旞之變體用速先嶲諸兄與詩伐木以速諸父同義眉壽作眉考者說文考老也老考也獨斷老壽也白虎通老者壽考也考訓老老訓壽毛詩壽考相連成文者尤多不勝舉則眉壽固亦可作眉考矣悊作悊與曾伯霥簋同說文口部哲訓知重文作悊而心部又有悊訓敬此由二徐本誤以心部悊為悊段注遂謂口部悊為淺人妄增王伯申尚書以伯虔字子析證之知心部是悊字非悊也筠清館釋此銘以嶲為嗣諸為緒考為耇䄳為兄生二字合書謂史桼彝[illegible]為兄生猶兄弟也此䄳為生兄則弟兄也說尤穿鑿按此文从兄㞢聲不从生彝器銘習見說詳前卷鐘銘釋

李庸父簠



李庸父作
宗嬶媵簠
其萬年子〻
孫〻永寶用

右李庸父簠銘十八字器載西清古鑑今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攈古廔款識已錄茲據拓本摹入張孝達尚書釋曰李下當是郭或是豐象形舊釋作良非也濬益按釋郭是矣今釋庸者說文部首𩫖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𩫖之重兩亭相對也又土部𩫖古文墉段大令曰此云古文墉者蓋古讀如庸秦以後讀如郭故釋庸以從古也說文㑞送也从人灷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送女按許君所引即呂覽本味篇以伊尹媵女語惟古無媵字彝器銘上作朕或作賸此从人作儹知說文之㑞即儹之譌文經典又通作媵儀禮公食大夫禮衆人騰羞者鄭注騰當作媵燕禮注今文媵皆作騰又通作揚禮記檀弓杜蕢揚觶鄭注禮揚作媵燕禮媵觚注媵或讀為揚蓋媵與騰聲近媵揚一聲之轉也

番君佋簠



番君佋作饙
簠用亯用孝
用蘄眉壽子〻
孫〻永寶用

右番君佋簠銘二十一字積古齋款識已錄闕誤殊甚今以舊拓本重摹補正又首一字點畫多誤剔阮氏釋為留以所錄番君佋鼎證之亦番字非留也

伯疆簠



行器永祜福
伯疆為皇氏伯

右伯疆簠銘十一字反文左行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行器蓋亦行旅所用爾雅釋詁祜福也詩受天之祜鄭箋同說文祜福也福祜也是二字展轉相訓賈子禮則云祜大福也按祜又通胡儀禮士冠禮永受胡福

商邱叔簠



商邱叔作其

簠旅簠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器

蓋同

右商邱叔簠并蓋銘各十七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左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杜注商邱在宋地疏引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史記注引世本云宋都商丘括地志宋州城古閼伯之虛即商邱也𠥱从攴蓋以簠側有鋬故从攴以象形與仲姬𠥱𠥱字作𣪊从又同意

虢叔簠



虢叔作旅簠

其萬年永寶

右虢叔簠銘十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虢叔簠



釋同前

右虢叔簠銘同前器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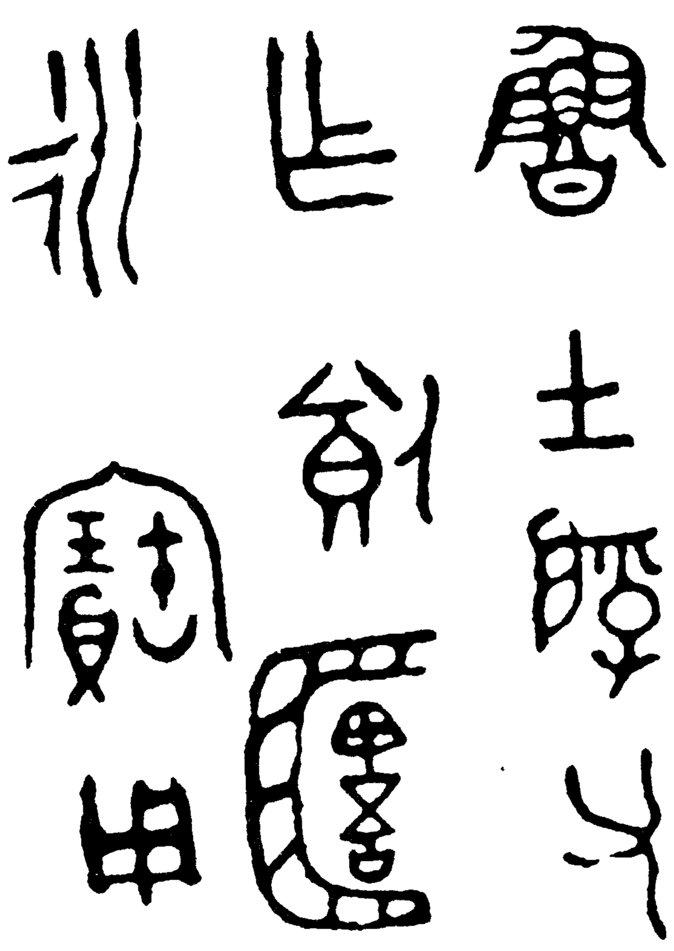
魯士浮父簠



魯士浮父
作飤簠
永寶用

右魯士浮父簠銘十字器出兖州據楊石卿大令所詒拓本參以譚仲脩大令拓本摹入

魯士浮父簠



蓋

釋同前



器

右魯士浮父簠并蓋銘同前器大興孫春山兵部汝梅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魯士浮父簠



釋同前

右魯士浮父簠銘據潘伯寅尚書所詒拓本摹入謹案西清古鑑鑄公簠蓋簠作[illegible]从㑹五聲㑹為古會字器有蓋者之通稱與此三器文并同特消[illegible]為異

魯伯俞父簠



魯伯俞父
作姬仁簠
其萬年眉
壽永寶用

右魯伯俞父簠銘十六字江都汪孟慈太守喜孫舊藏器今歸吳平齋觀察據拓本摹入吳氏兩罍軒彝器圖從筠清館錄釋姃下為年按此字似羿之省文說文羿相從也从从幵聲一曰从持二為羿羊即羿之半體故疑為羿之省文又仁親也从人从二古文仁作尸此字正从人从二二在人中釋仁較塙漢書樊噲傳與司馬尸戰碭東尸與許君所收古文相合顏注謂尸讀與夷同者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此段注改定本今從之段大今曰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按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則與夏不殊夏者中國之人也濬益按君子不死之國雖載古籍今宇宙開通儒者箸書事當徵實古昔荒渺之言存而不論可也

魯伯俞父簠



釋同前

右魯伯俞父簠銘同前器馮晏海所藏金索已錄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魯伯俞父簠



釋同前

右魯伯俞父簠銘同前器據金蘭坡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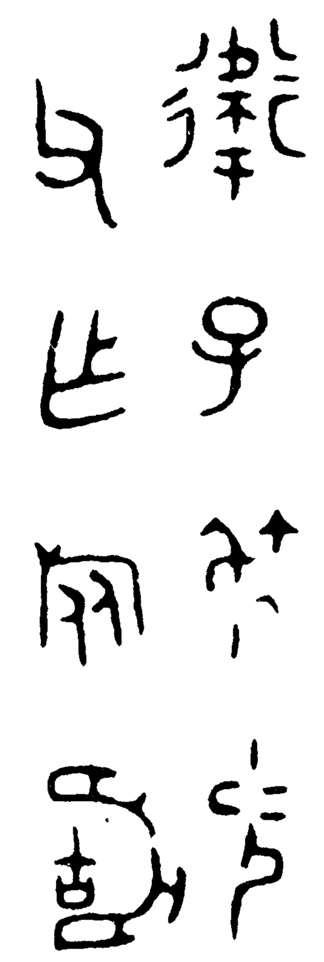
鄭公諴簋



鄭公諴作旅
簋用追孝于
皇祖皇考用
賜眉壽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鄭公諴簋銘二十七字陳壽卿編脩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鄭从力異文諴即諴說文諴和也从言咸聲此从⿰咸欠與說文欠部⿰咸欠字同

衛子叔先父簋



衛子叔先
父作旅簋

右衛子叔先父簋銘八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編摹入說文先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俗先从竹从朁作簪

鑄子簋



鑄子□□
姬[illegible]作寶
簋其萬□□
壽永寶用

右鑄子簋銘可辨者十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左傳臧宣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彙纂今濟南府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丘縣治也

曾伯霥簋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
曾伯霥哲聖元〻武〻孔

光克狄淮夷卬燮鄉
湯金導錫行具既俾
方余擇其吉金黃鑪
余用自作旅簠以征
以行用盛稻粱用孝
用享于我皇祖文考
天賜之福曾伯霥遐
不黃耇萬年眉壽無
疆子〻孫〻永寶用之享

右曾伯霥簠銘九十二字積古齋款識已録舛誤殊甚今
據金蘭坡舊拓本重摹訂正此銘自吳侃叔釋霥為霥後
來諸家多從之阮録亦沿其説蓋以此為石鼓文霧字之

渻文也今審此字从雨从桼桼从木不从禾則非霧字明
甚説文桼木汁可以髤桼物象桼如水滴而下桼正古文桼
字疑霥即桼之籀文从雨亦以下滴為義也元武二字皆
有重文阮録失摹武有二畫遂誤以哲聖元元為句又誤
釋光為業按此字上从山火字也説文光古文作炗又作
炗可證蓋哲聖元武元武孔光為句與下文合韻狄釋敚
尸釋及鄉釋綏邑合文錫釋賜金合文并誤按説文狄赤
狄本犬種狄之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聲此从亦是古文
不渻尸為古夷字見寰敢及兮伯吉父盤銘薛氏款識晉
姜鼎有征緐湯語薛氏釋綏此从邑阮録蓋從薛氏舊釋
今按此字偏旁與叔向父敢銘降多福緐釐緐字同則字
當作鄉燮鄉湯與詩大明燮伐大商同意毛傳云燮和也

鑪字亦見邾公華鐘阮録誤為錯説詳前鐘銘釋第十行
不字以土飾斑駁誤摹為緐釋為段緐黃耇謂緐即繁字
段即假之省周禮典瑞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釋文云
段本作假緐借為樂考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注故書欒
作樂假樂黃耇頌禱之辭云云説雖有據然證以後一器
不待辯而知其誤乃光緒甲午會試三場策題竟以段緐
黃耇即嘉樂之異文見於何器為問譌謬相承且與別風
淮雨同據為典要矣

曾伯霥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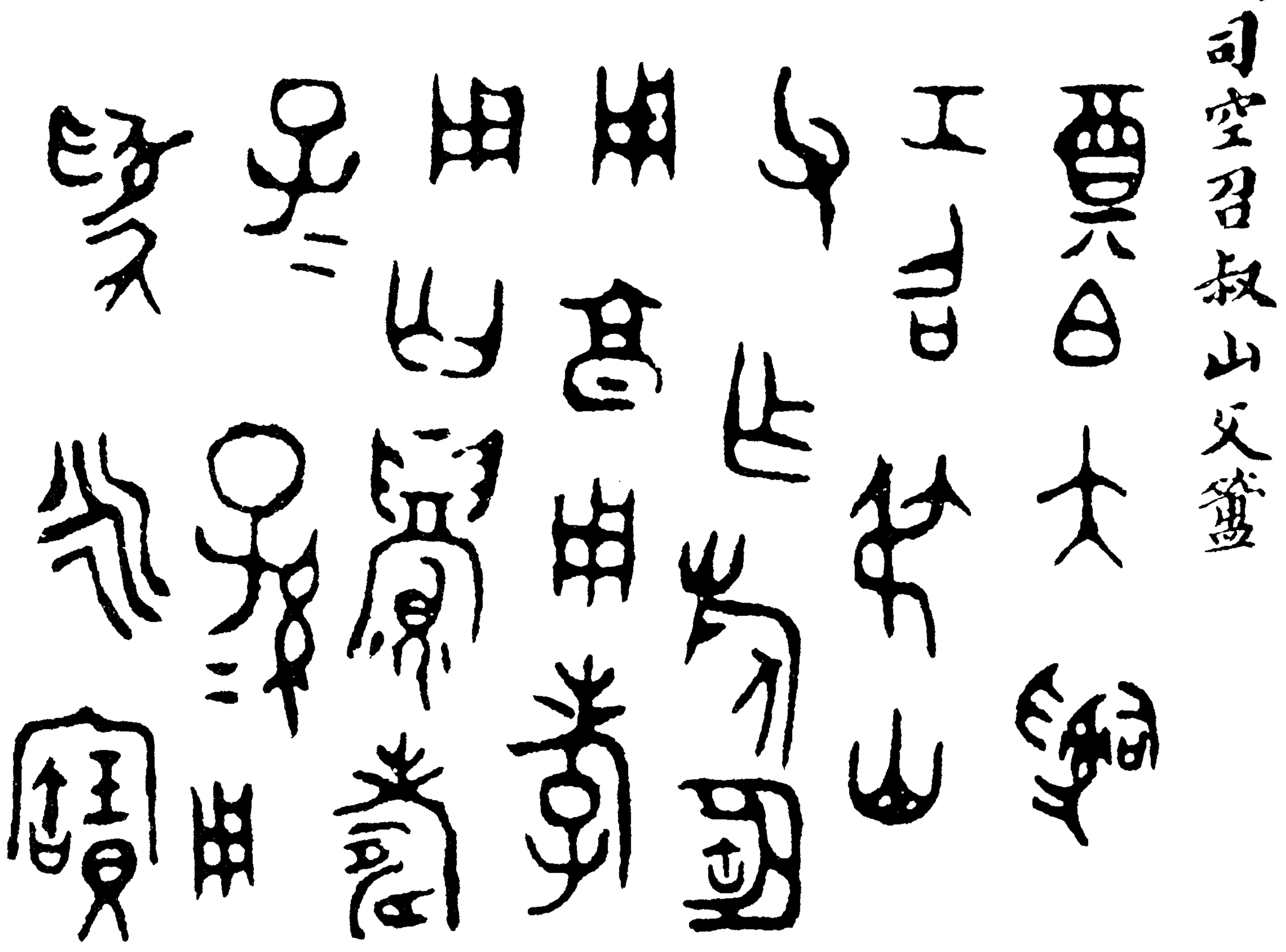


釋同前

右曾伯霥簋銘九十字八行皇下奪祖字九行曾下省伯

字餘同前器舊為甯波周小崖所藏今歸陳壽卿編修按此銘徐籀莊曽為釋文亦以霥為霥光為棠又釋狄為狄均誤方字反書乃釋為卞則并其韻而失之矣文中光湯行方行粱亯疆亯皆韻而鑪瑚為閒韻征盛為句中韻按詩山有樞考與保韻江漢考與壽韻烈文福與保韻彝器保寶壽通用則孝考福耇壽寶亦為閒韻句中韻文九十言而用韻之密如此又按曾姒姓國在東海地近淮夷與北狄殊不相接然詩序謂小雅既作戎狄交侵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桓公六年北戎伐齊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曾與齊魯鄭近或亦嘗有戎患此器在春秋之前意宣王中興王靈猶振故曾雖小國亦有克狄及淮夷之事歟

鄭伯大司空召叔山父簋



鄭伯大司
工召叔山
父作旅簋
用亯用孝
用匄眉壽
子=孫=用
為永寶

右鄭伯大司空召叔山父簠銘二十八字筠清館已録茲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按羣氏款識有嗣工彝釋為司空國語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司空不視塗注司空掌道路者又左桓公六年傳申繻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注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莊公二十六年傳晉士蔿為大司空注大司空卿官成公十八年傳晉悼公使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國語作使為元司空按元司空即大司空此列國諸侯有司空官之證彝器銘旅皆从㫃从从从此从人㳙文匯从匚从古此从缶古缶聲近字

郳太宰樸子耕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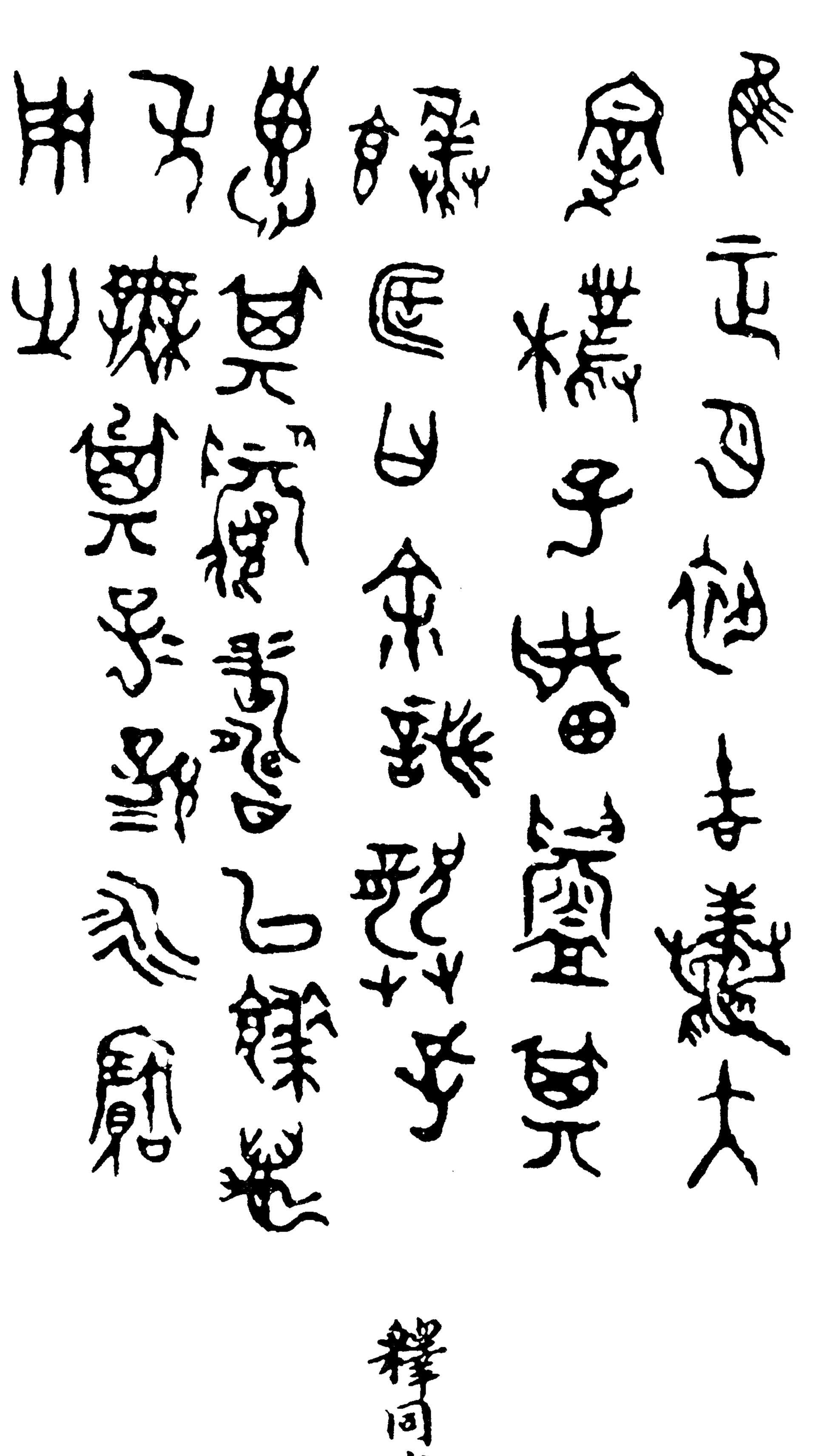


隹正月初吉郳太宰

樸子耕鑄其簠曰余
口龔孔惠其眉
壽用饙萬年
無期子孫永寶用之

右郳太宰樸子耕簠銘三十七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㪲即耕說文耕犂也从耒井聲一曰古者井田又耒下云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丯古者垂作耒相以振民也此文右从井从田左从匕為曲木正耒相之象形自是古文耕字山海經海内經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始用牛犂也敬齋古今黈謂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為犂法耦用人犂用牛觀今世耕具俗呼為犂者其形制正與此文偏旁同是今之耒相猶古制也

郳太宰樸子耕簠



釋同前

右郳太宰樸子耕簠銘同前器三行簠上增饙字四行壽

下用作以小異慈谿葉夢得舊藏器後歸金蘭坡今歸長沙徐壽蘅侍郎樹銘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文尠孔眞等字皆有闕誤今補正初右从刃亦誤摹王菉友大令曰有形不可象轉而為指事者乃指事之極變刃字是也夫刃以刃為用刃不能離刀而成體也顧刀之為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欲別作刃字不能不从刀而以丶指其處謂刃在是而已此初字偏旁从刃者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裁衣亦必以刃故从刀之字亦可从刃以見義也三行余下从言筠清釋識證以前器亦恐未塙今例從蓋闕

鄦子安簠



隹正月初吉丁亥

鄦子安擇其吉

金用鑄其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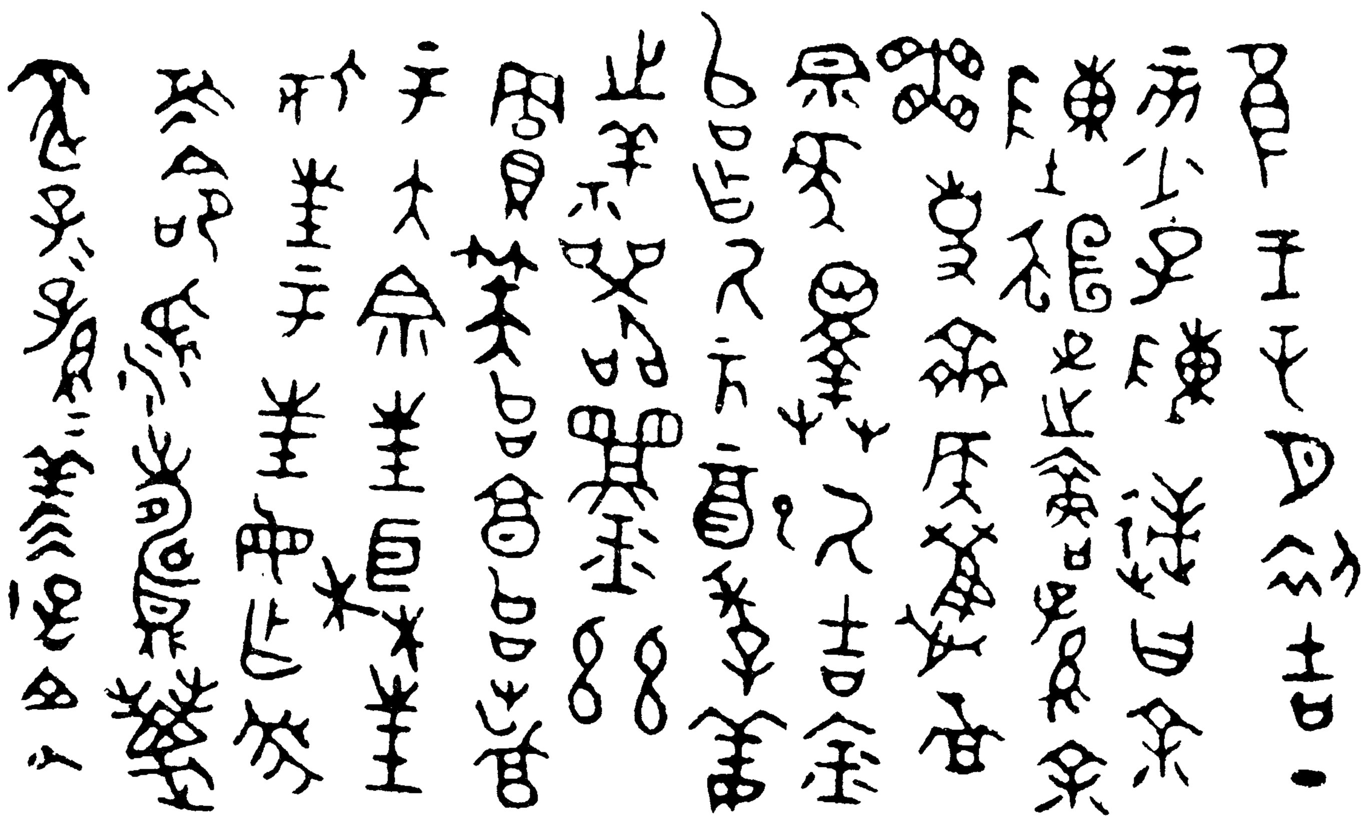
媵孟姜秦嬴其

子孫永保用之

右鄦子安簠銘三十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𣄰為臧徐籀莊釋妝謂當讀為莊敬之莊按二說皆非也此為鄦子之名字从爿从如如與安之篆文作甯同當是安之異文何以言之薛氏款識鄦子𥂕二鐘字从爿从盨盨即晉公盦盨之省文而阮錄有伯壺其銘曰伯作盦𥂕以其器有蓋故曰盦壺又嬗妊壺銘曰嬗妊作宼壺字又作宼是盦宼通用據此知鄦子𣄰即薛書之鄦子𥂕說文酉部以為𦉥之籀文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八月許男甯卒于楚古甯寍字同左傳孔寍公羊作孔甯詩葛覃歸寍父母書無逸不敢荒寍毛傳馬注皆曰寍安也寍安同義是鄦子𣄰即許靈公名甯而字曰𣄰與齊景公之稱齊侯𦉥同例攷靈公以宣公十八年嗣位襄公十二年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寍禮也杜注秦嬴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寍使卿故曰禮正義曰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寍按共王即位後于靈公一年此簠之作必在成公之初年矣又成公八年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許為太嶽之後而媵異姓之秦嬴者春秋時列國諸侯已多失禮之舉共姬歸宋衛晉以同姓來媵宋後

齊人亦來媵晉嫁女于吳齊使析歸父媵之是也是時許以鄭故嘗屬于楚因秦嬴歸楚而以孟姜媵之亦小國事大之意不復計其違禮矣媵从𦥑作賸筠清釋為𧸸又謂即還字按此乃筆迹小變應仍以釋賸為確永作羕與薛書齊侯鎛鐘羕保其身同爾雅釋詁永羕長也郝氏義疏曰永說文詩卷耳漢廣常棣文王傳竝云永長也羕者與永同意說文羕水長也引詩江之羕矣永下引詩江之永矣不同者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曰江之漾矣薛君曰漾長也漾即羕說文本韓詩也荷屋中丞曰鄦正字許假借字正字獨見史記鄭世家冉見說文得此器而三餘古文家皆用假借字　濬益按薛書二鐘中丞未之及今又得盤仲尊卣及鄦叔姬媵鼎合前三事而八矣

陳逆簠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趄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懽卹宗家擇乃吉金以作乃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簠以亯以孝于大宗往祖往妣往考往母作我永命眉壽萬年子〻孫〻羕保貫

右陳逆簠銘七十七字據舊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錄此銘兩陳字并懽姜鑄妣等字皆有闕誤釋文則以趄為說文之桓𠱠為奭即說文之𡊁古文以為醜字者𠱠即𡊁之緐文通作奭也大宗下釋為封棖封犬封于封母謂棖即棖字棖犬皆采地名封謂正其疆界釋既謬庚說更穿鑿作下釋尨永命下釋沔末一字釋用均誤今按趄字从走與虢季子白盤陳侯因資敦并同𠱠字無攷　男孝傑以為此果寶之象形應釋為實寶事齊侯與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許遷于析實白羽諸實字同意說近似存之宗家謂宗子之家時為成子恆左哀公十四年傳子我盟諸陳于陳宗是也元配季姜蓋陳逆之妻左傳配皆作妃惠公元妃孟子注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笑从竹為小篆簠字所本古蓋有以竹為之者儀禮聘禮所謂竹簠方也㞷即往之古文柦為祖之通段呂覽順說篇則雖與往也注往王也又通暀釋名釋言語往暀也歸往於彼也又與皇通詩信南山先祖是皇箋皇之言往也泮水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爾雅釋詁矩法也廣雅釋詁祖灋也二字誼并同是㞷矩即王祖皇祖之稱妣字偏旁丰蝕審之實从女从匕與召仲鬲鳳鬲比字同亐為考之消文鄀公務人敦字作丂亦古文之消變文言為季姜作此器以亯孝大宗往祖往妣往考往母也作下是我字作我永命此作當讀為祚釁作湏消文壽从鼎緐文末一字半滅以陳逆敢證之亦貫字

齊陳曼簠



齊陳曼不敢逸
康肇堇經德作
皇考獻叔饙般
永保用簠

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

右齊陳曼簠銘二十二字嘉興汪氏裘杼樓舊藏器據唐鶴安司馬所輯拓本參以韓履卿都轉拓本摹入不敢逸康猶詩言成王不敢康箋云不敢自安逸也堇即勤經德猶書酒誥之言經德秉哲周書謚法解聰明叡哲曰獻獨斷哲作智此銘前三行末一字皆傳形又與上五字不相接疑器成後增入者書非一手故結體亦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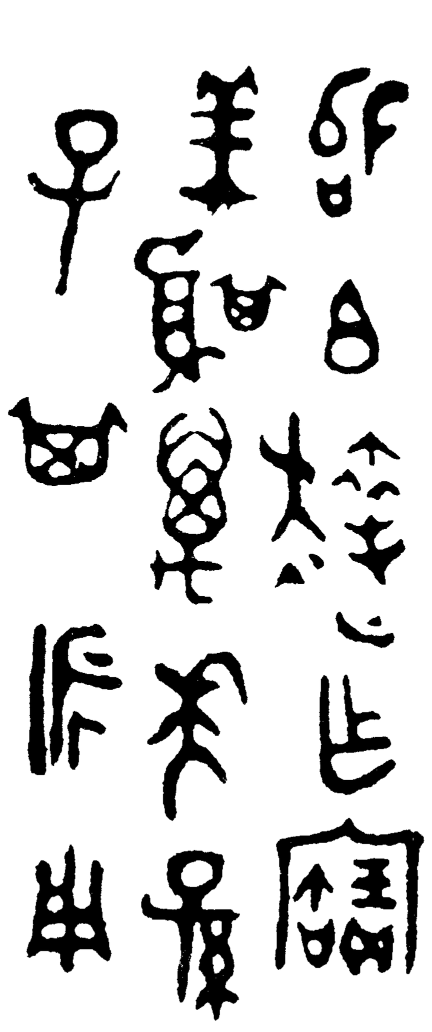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所錄簠文與此同而第一行逸字作般第三行般字作逸譌誤顯然當亦補書者之互舛也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簋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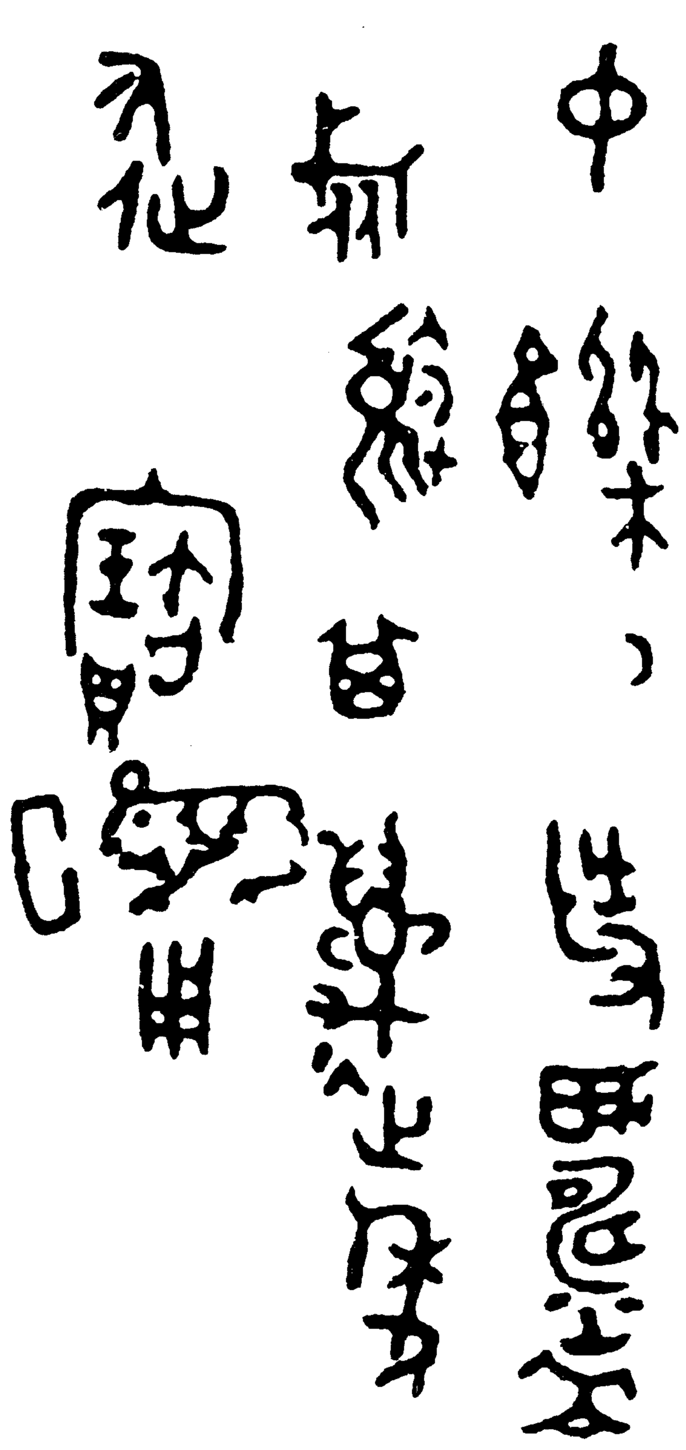
佁伯達簋



佁伯達作寶
養簋萬年孫
子其永用

右佁伯達簋銘十四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筠清館攈古錄皆編為敦今按弟七字定簋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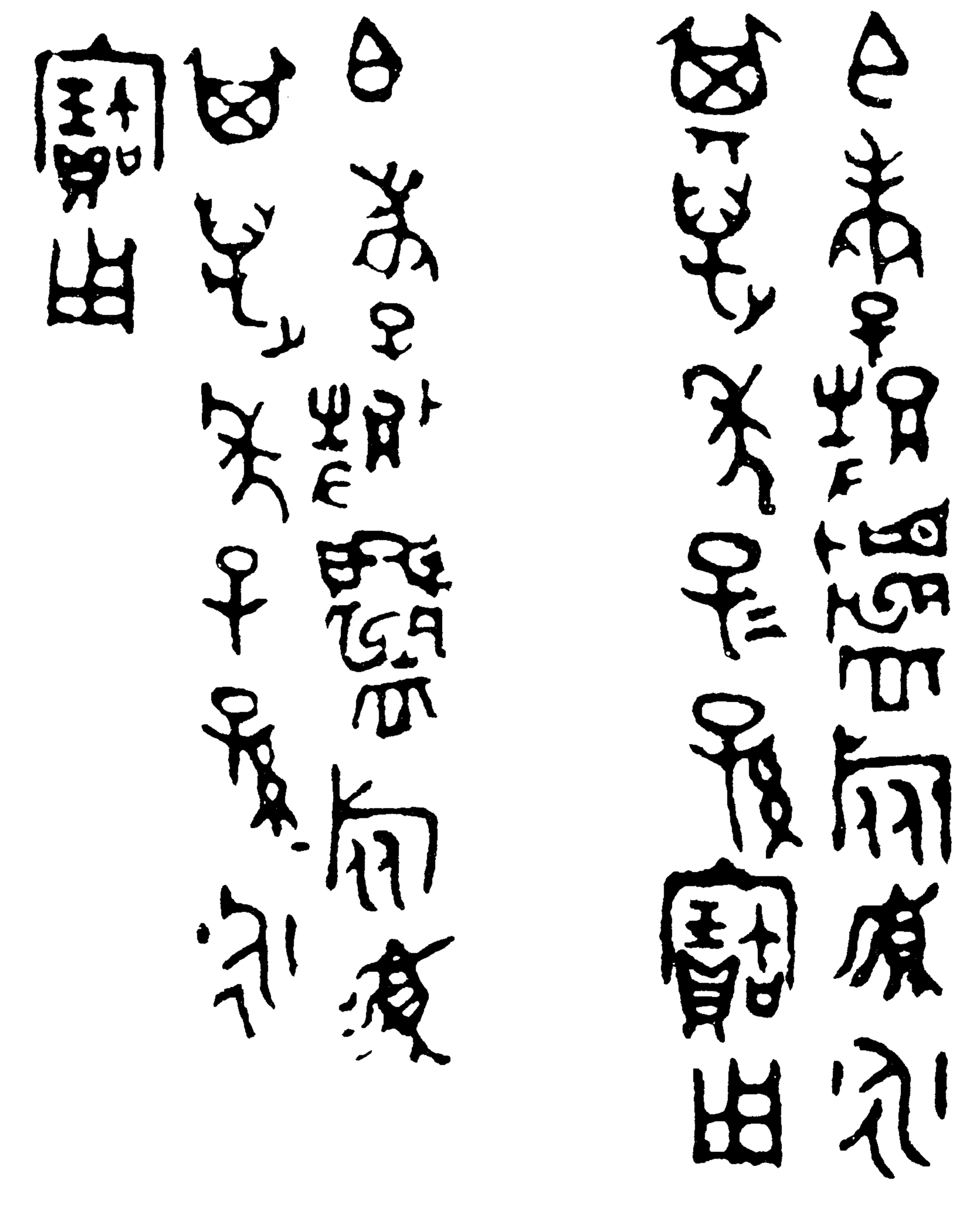
仲饑父史簋



仲饑□史鑄
旅簋其萬年
永寶 攈形 □ 用

右仲饑父史簋銘十五字蝕者一字李山農觀察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與仲饑父史敢為一人作器饑即饑之異文

伯孝口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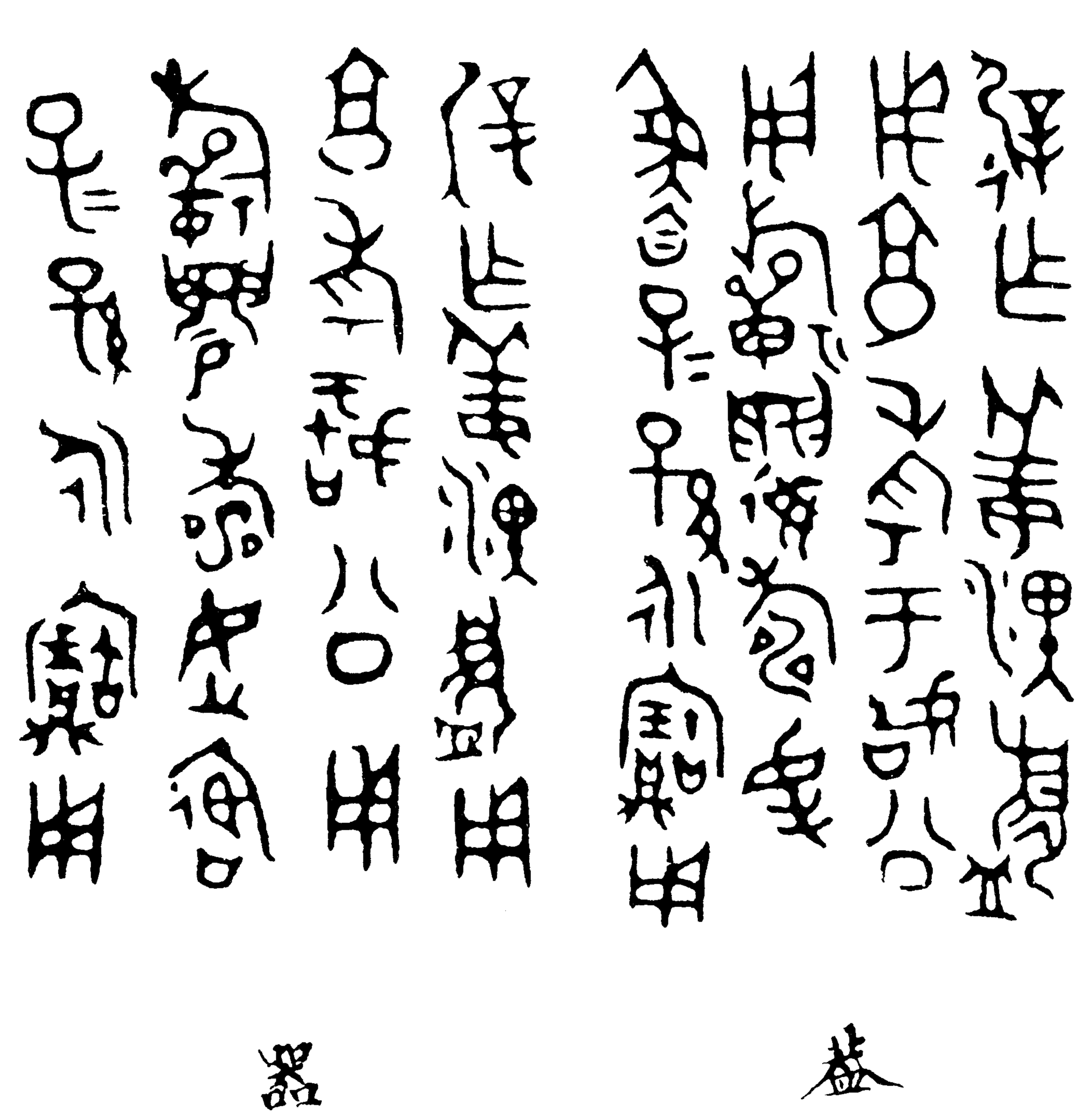


蓋 伯孝口鑄旅簋永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

器 釋同

右伯孝口簋并蓋銘各十五字海甯蔣氏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蓋銘次行永字脫落補於首行之末筠清館錄此器釋首三字為白季蜺張叔未孝廉釋為伯華子樹四字樸古錄又釋為白庚子鼓均未確按伯下自是孝字下一字不可識應闕彝器文簋多从皿从須作盨此消皿作𩒨即須字說文部首須面毛也以須為簋不詳其義按竹部簋下重文凡三匭古文簋从匚飢𠥰古文簋或从軌𣏌亦古文簋與彝器銘諸古文皆不相合可知彝器銘簋字為許君所未見而許君所收三古文惟匭字見尚書禹貢餘則不審所據矣

遅簋



蓋 遅作姜淠簋用亯孝于姑公用蘄眉壽純魯子子孫孫永寶用

器 釋同

右遅簋并蓋銘各二十三字錢獻之州判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錄此銘器蓋倒置篆文尤多闕誤攈古錄篆文無闕誤而器蓋倒置同今並訂正此遅為姜淠作器以亯其姑者然古無婦人稱公之事此曰姑公者何按詩臣工𢿢爾在公毛傳公君也爾雅釋親婦稱夫之母曰姑姑在曰君姑姑公或姑沒之變稱又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姊可稱公則姑稱姑公更無疑義淠字見孟淠父鼎亯孝作亯考孝考通用器銘習見蓋叚借字亦轉注字也𠤏从止寶从鼎皆緐文

史𡚁簋



史𡚁作旅簋
其永寶用

右史𡚁簋銘九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嘉興楓涇陳氏史燕簋同文為一人作器今按第二字與井季𡚁卣𡚁字形近卣銘字从史此从口从尹為𡚁之變體釋燕非也簋从米與西清古鑑所載苗簋銘簋字同簋為盛黍稷之器米正黍稷之象形也

則叔簋蓋



則叔作旅簋
子孫永寶用

右則叔簋蓋銘十二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與祖戊敨□字形近吳荷屋中丞釋為𠟭疑非是此湝中當是則字之異文按說文則从刀从貝古文作□此从□亦貝之象形□為重文與效父敨□字同意旅从㫃亦緐文也

叔倉父簋



叔倉父
作寶簋
蓋
器 釋同

右叔倉父簋并蓋銘各六字蓋銘摩蝕據擴古錄金文摹入許印林明經說此銘其略曰第二字或釋為倉案倉之口象倉形非从口又或釋為食然皆非是以格伯敨零字蓋作日與此日形相近疑日以象㔾上加亼下加口乃命字也𨐨書辛辟父敨□鄦敨□皆㔾柱上口柱下與此結體大同定為命字或不謬耳濬益按此說甚鑿印林殆拘守說文口象倉形語謂倉从口不从口不知古文作□并非口乃與亼相對為屋舍之象形中从日則倉形也觀說文舍作□解云口象築也而㮽鼎㮽之偏旁作□彔敨則作□既不从口亦不从口說并詳彔敨銘釋而此字與宗周鐘倉倉□□倉字正同足相印證又何疑乎按倉倉□□即詩采芑有瑲蔥珩倉□雙聲字阮釋□為它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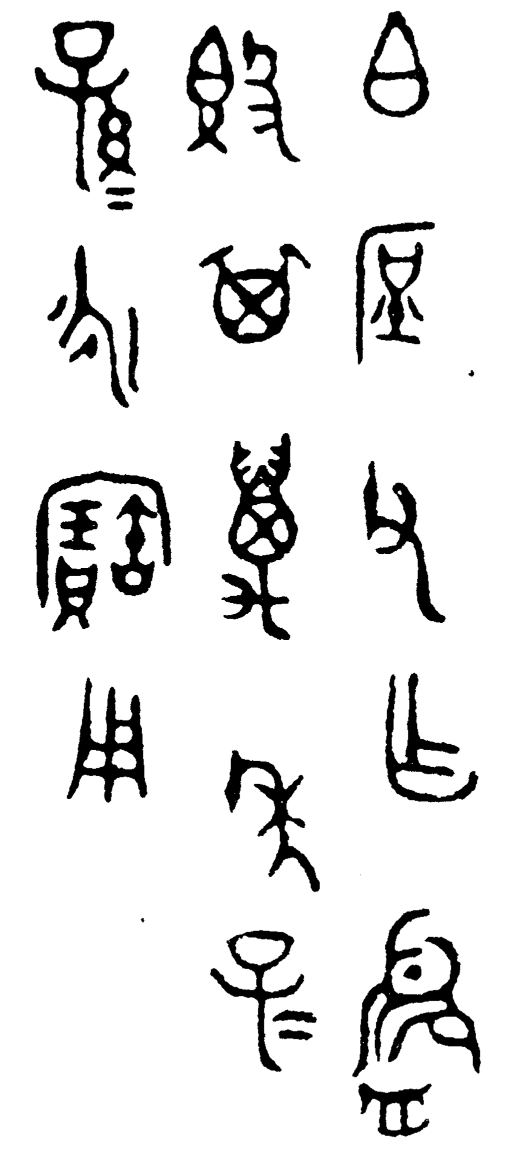
項燮簋



項燮作旅簋
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亯

右項燮簋銘十六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説文項頭項項謹皃从頁玉聲顓下云頭顓顓謹皃从頁耑聲是顓項二字皆以謹為義此項下从止象足迹形為緐文燮一作緻此消文與善鼎文同筠清館金文錄釋文作緐脫从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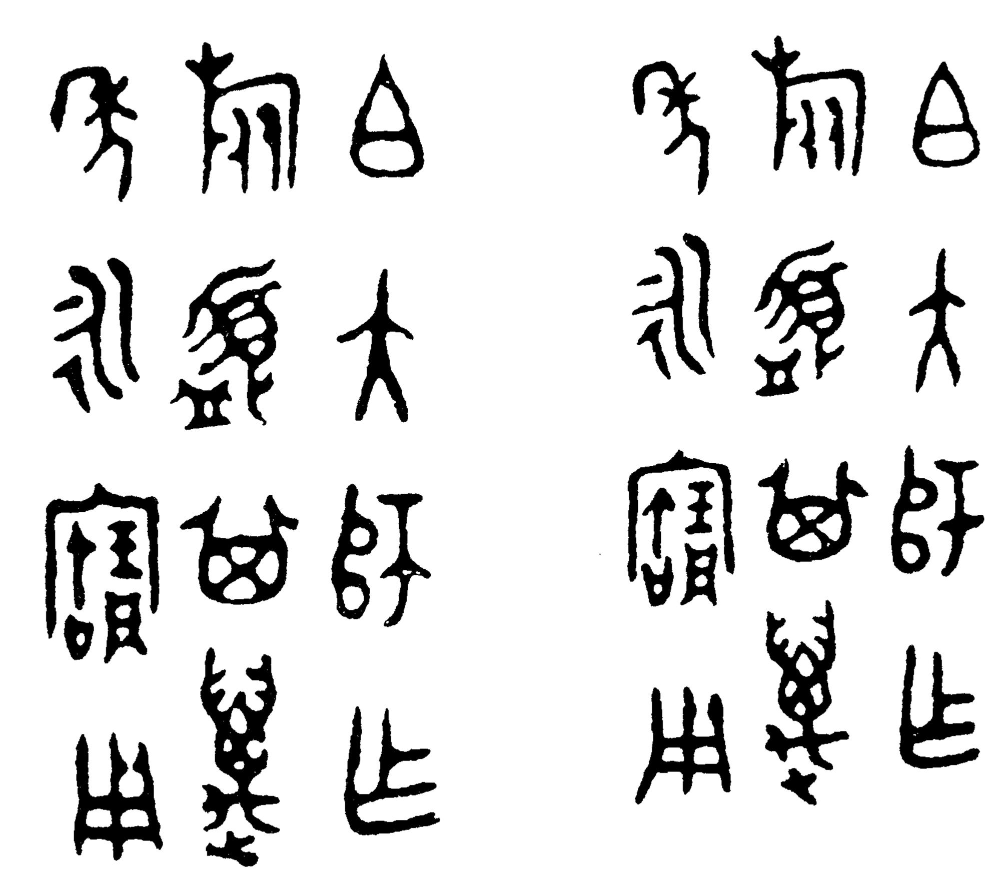
伯庶父簋蓋



伯庶父作簋
敢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右伯庶父簋蓋銘十六字陳朗亭所藏器今歸烏程顧氏據拓本摹入此器為簋而曰簋敢者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正義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　濬益按康成此注不免疏舛正義知其誤而亦不能詳其制度異同之狀故但以連文為解其疏與鄭氏同㝎則敢與簋為黍稷器連即𩰫其制為鼎鬲相連故又曰連說詳王空人𩰫銘釋瑚即簠其形楕方古文作𠤱即胡字篆文作簠今以古彝器證之陳公子叔遵𩰫曰用𤍽稻粱叔朕簠曰以乳稻粱史冗簠叔家父簠曾伯霥簠皆曰用盛稻粱是𩰫與簠并為盛稻粱器敢與簋則形制并圜其腹間均有瓦帶文回環旋遶特敢以正圜簋以楕圜為異又以其同為黍稷之器故或連稱簋敢亦猶大鼎之稱盂鼎穴盉與王仲皇父盂之稱般盉皆以形制相類並稱也

伯太師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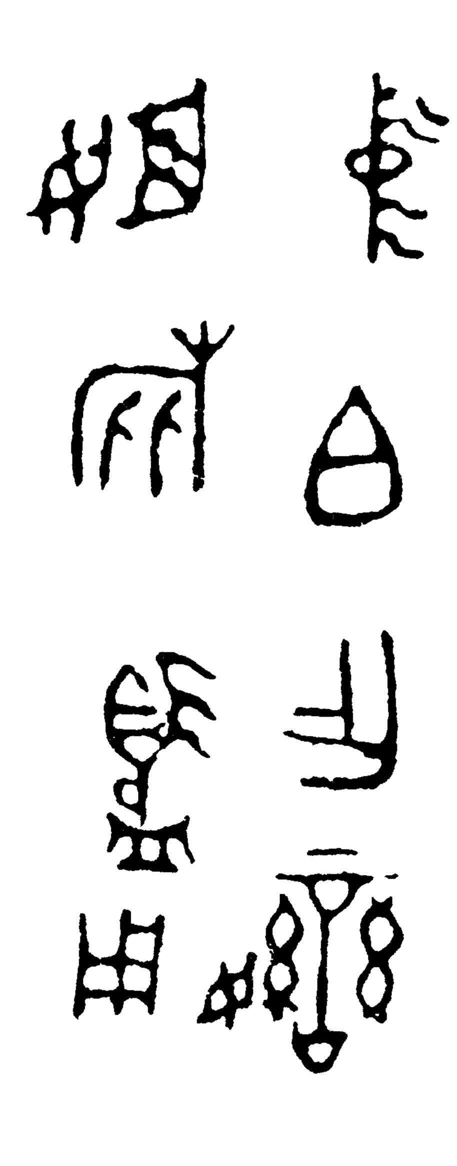
伯太師作
旅簋其萬
年永寶用

蓋

器　釋同

右伯太師簋并蓋銘各十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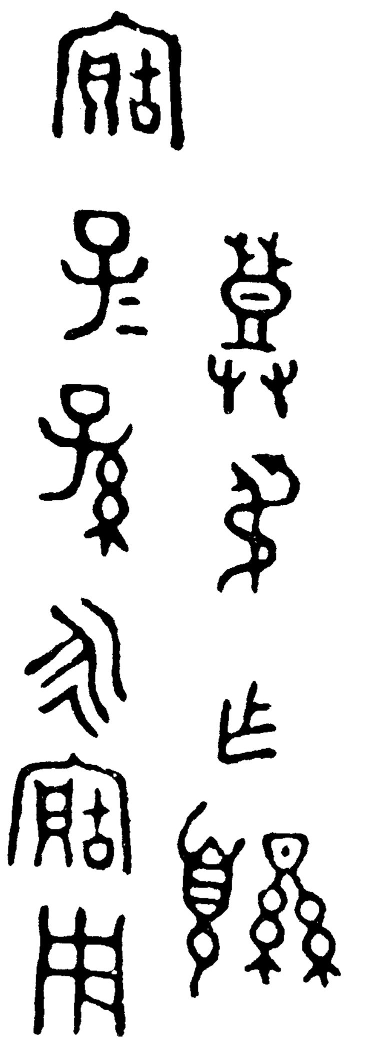
仲伯簋



仲伯作嬀
姬旅簋用

右仲伯簋銘八字器見上海據拓本摹入謹案
西清古鑑有簋銘與此同文與仲伯壺皆一人作器壺曰亲姬
䜌入此曰嬀姬亦二名偏舉之例嬀即孌詩泉水孌彼諸
姬傳云好貌車舝思孌季女逝兮傳云美貌說文以為嬀
之籒文云嬀順也从女𤔔聲詩曰婉兮嬀兮孌籒文嬀本
部又有孌字云慕也音同戀與此義別

登叔簋蓋



□登叔作顯
寶子孫永寶用

右登叔簋蓋銘十二字闕者一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
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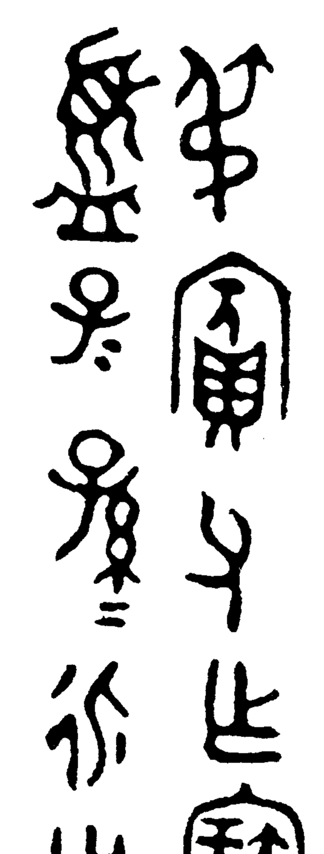
昜叔簋



昜叔作旅簋其
子孫永寶用亯

右昜叔簋銘十四字半蝕者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叔賓父簋



叔賓父作寶
簋子孫永用

右叔賓父簋銘十二字李山農觀察所藏器據瀋益手拓
本摹入說文賓所敬也从貝㝉聲古文作𡪀按㝉从丏丏
為不見也象壅蔽之形彝器文多作𡧍舍武鐘作𡧍䖒鐘
省貝作㝉从丂不審為何字今觀此文與孟鼎賓字並从
丂乃象人側身致敬之形亦人字也段若膺大令曰大宰
八統八曰禮賓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賓客渾言之也析
言之則賓客異義又賓謂所敬之人因之敬其人亦曰賓

又君為主臣為賓故老子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司馬相如引詩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濬益按守敢銘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又眾卣銘眾安尸伯尸伯賓眾貝此賓謂所敬之人因之敬其人亦曰賓也左成公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襄公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聘復命公皆亯之二十七年宋之盟宋公兼亯晉楚之大夫昭公元年虢之會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亯之皆趙孟為客此君為主臣為賓也按襄王亯管仲定王亯士會景王宴荀躒是皆臣亦為賓蓋古者禮賓必于廟故賓字从宀宴亯有好貨庭實旅百奉以玉帛故从貝賓有臣義亍與臣同象屈服之形故人臣賓三字疊韻篆文變亍為丏失其形并失其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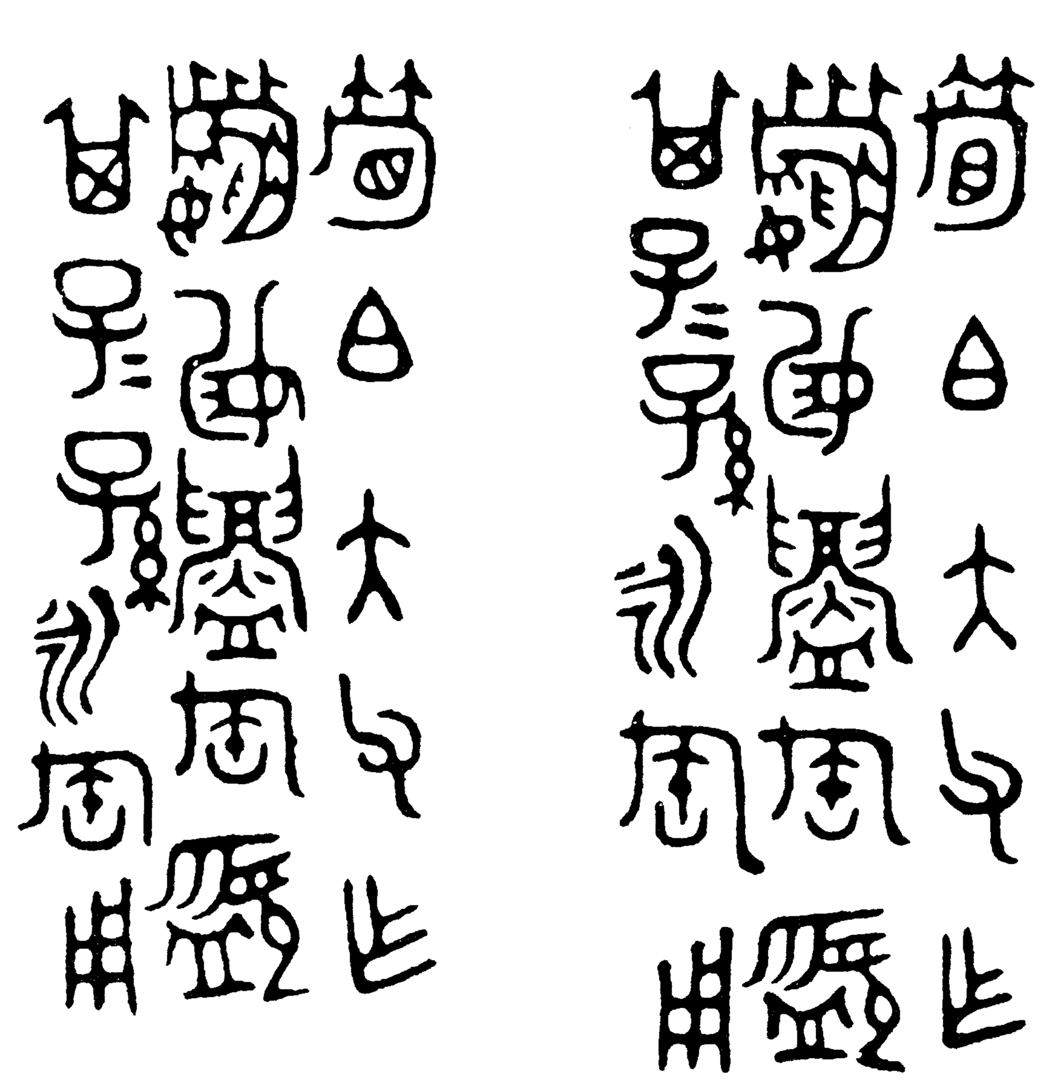
改簋蓋



改作朕文考
乙公旅簋子子
孫孫永寶用鼎形

右改簋蓋銘十七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說文改更也从攴己聲段氏注曰或無聲誤李少監以為己有過攴之即改今此文从攴从巳說文巳巳也按古辰巳之巳與已止之巳本一字凡事止則有更改之義疑古文改本从巳篆文分改改為二㲋改大剛卯以逐鬼魅新莽時語非古訓

荀伯大父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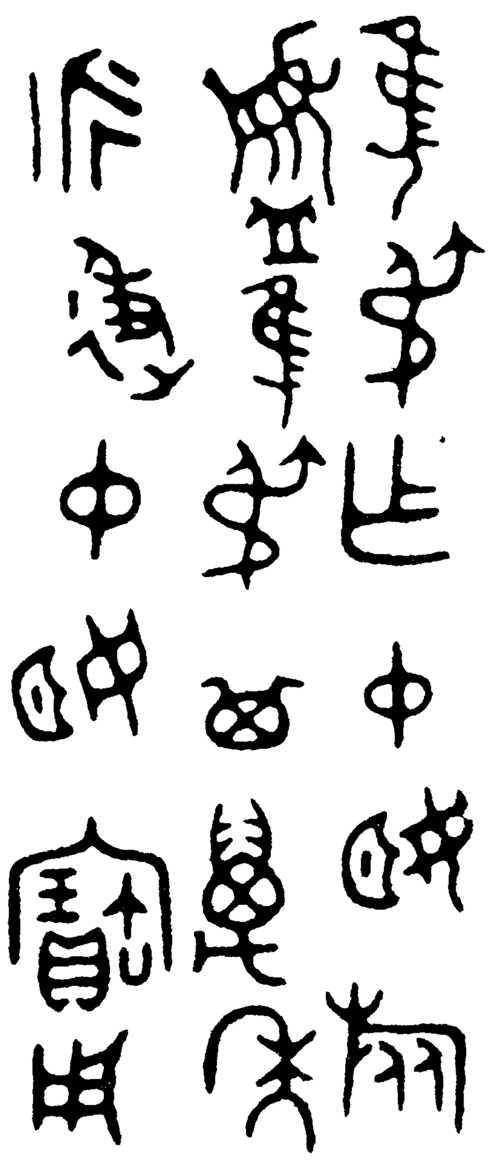
蓋 器 釋同

荀伯大父作
姤改鑄寶簋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荀伯大父簋并蓋銘各十七字松江金氏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荀字與西清古鑑伯荀父鼎文同亦見鄭伯荀父甗經傳作荀古今字也說文的从勹日古文作㫗此旬从目者目部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蓋目之象形同於日故从目之字或从日如古文目作囼而朙之古文从日作眀也第說文無荀字邑部郇下云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段注武為文之誤字改正 已 左僖公二十四年傳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注云郇瑕古國名按瑕氏故郇國古地注以郇瑕為國名誤顧氏春秋列國疆域表曰荀不知何年滅於晉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為郇國文王子所封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

以後無所見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濬益按周書王會解稱荀侯為荀伯或曰荀叔字作荀春秋時荀息荀林父荀首等世為晉卿國語三傳并作荀無作郇者唐李陽冰龔邱令庚公德政頌書荀為苜甶从目與彝器文正合此由唐時尚書古篆石經左傳古篆書古文奇字古孝經老子等書并存於世見唐書藝文志及汗簡所引是李少監當日之所本韓昌黎文可證也今觀此與鼎甗二銘知古荀字本作筍郇以國名从邑為後起字而近人所集古印譜有荀延印字作茼是漢時繆篆有荀字正不得謂說文所無徑指為俗字也㛯从尨為龍之象形左傳尨圉史記夏本紀正義作龍圉玉篇引埤蒼㛯女神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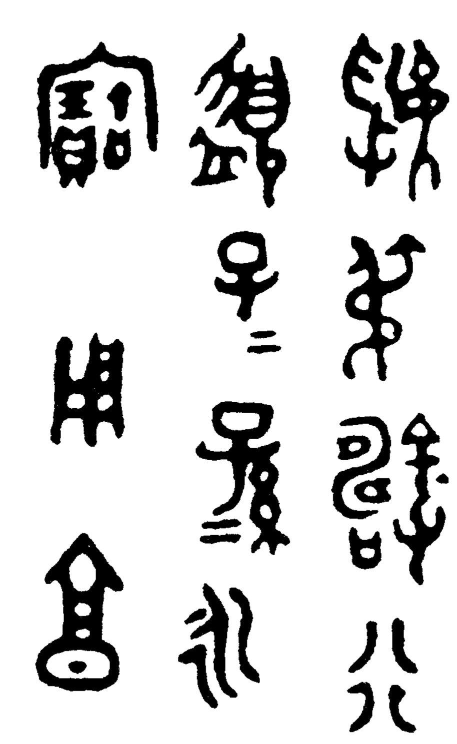
雋叔簋



雋叔作仲姬旅
簋雋叔其萬年
永及仲姬寶用

右雋叔簋銘十八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吳子苾閣學釋首一字為雋按說文雋肥肉也从弓所以射隹長沙有下雋縣又疑為鳧說文鳧鶩也从鳥几聲此文上从隹與雋同下所从似几或鳧之別體今姑從閣學舊釋

虢叔簋蓋



虢叔鑄行
簋子=孫=永
寶用亯

右虢叔簋蓋銘十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按簋之為器其銘辭多曰旅簋此曰行簋亦用之於行旅者會盟征伐之事是也伯疆瑚曰行器史穴瑚曰從王征行義並同此所以別於祭器歟

曼龔父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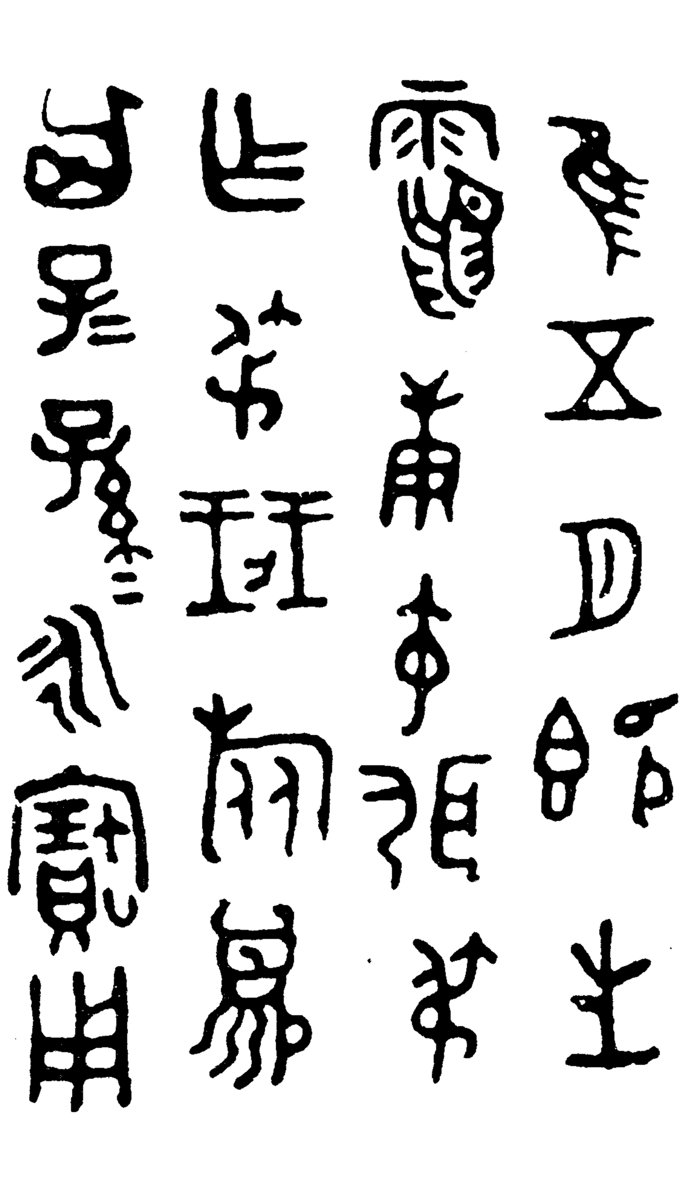


曼龔父作寶
簋用亯孝宗
室用句眉壽
子孫=永寶用

右曼龔父盨銘二十二字曹秋舫舊藏器載懷米山房吉金圖今歸吳平齋觀察據拓本摹入此文與積古齋款識所錄簋銘同為一人作器平齋兩罍軒彝器圖釋謂即此銘按阮錄所載與此小大迴殊或彼為此器之會吳謂為

一誤也阮釋引左傳鄭有曼伯後爲曼姓亦作鄤濬益按左成公三年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杜注鄭地江慎修氏春秋地理攷以爲諸侯東侵公子偃使東鄙覆諸鄤則鄤在鄭之東水經注成皋有鄤水成皋在鄭之西北宜非此鄤地據此說是鄭有二鄤矣而㬅仲鼎敦二器銘其文則从㫗作㬅當亦地名與鄤皆曼之形聲字古葢通用或爲鄭器未可知也惟阮釋以曼姓爲曼伯之後則大誤左桓公五年傳曼伯爲右拒注謂曼伯卽檀伯是檀伯以封邑在曼故又稱曼伯如士會稱隨會亦稱范會之例春秋時惟鄧國爲曼姓鄧孟壺作𡢁經傳叚借作曼是可以爲曼伯之後乎

弭叔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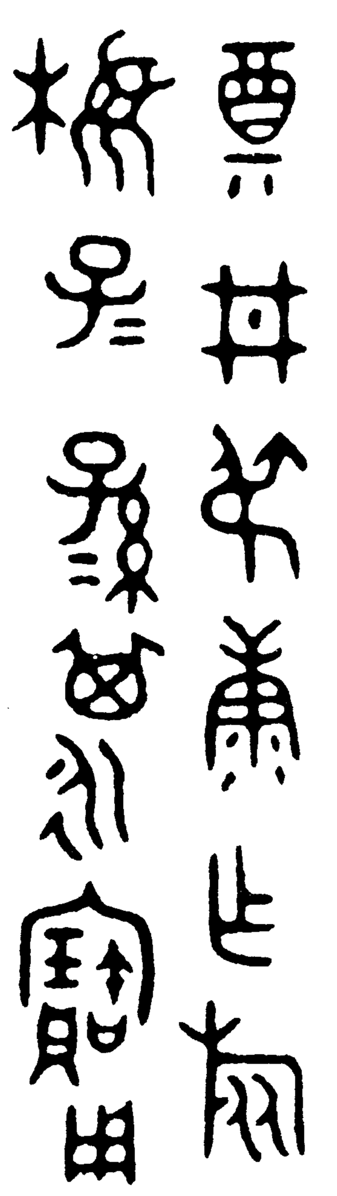


隹五月既生霸庚午弭叔作叔班旅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弭叔簋銘二十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霸字偏旁革从曰與說文所載古文革正合弭字見集古錄及薛王兩款識劉原父所藏弭仲簠原父釋爲張歐陽公薛氏從

之呂氏考古圖釋爲弭阮文達公從之謂象張弓之形弭乃古張字合兩說而一之今按此字从𦣞不从𦣞𦣞爲耳之象形彝器銘如聖聽等字其偏旁从耳者皆作𦣞是爲古文耳則此字應釋弭與師湯父鼎之𢎨爲一字釋張釋弭皆非也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八月叔輒卒杜注叔弓之子伯張又叔孫輒字子張見哀公八年吳伐魯傳按此二張字亦弭字之譌說文耳部耴耳𠂹也从耳下𠂹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者其耳𠂹也故以爲名按秦公子乃鄭公孫之誤謂鄭公孫輒子耳也輒與耴爲通叚字耳與弭爲同音字傳文之輒卽說文之耴彝器文之弭卽傳文之耳是叔輒叔孫輒二人與子耳名字並同古書耳作弭後人因形似而譌爲張也

鄭井叔康簋



鄭井叔康作旅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右鄭井叔康簋銘十五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按篆文簋簋二字均从竹儀禮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是古有竹簋亦必有竹簋也此文與說文簋下古文𠩺均从木是古又有木簋之證

鄭儀䔲父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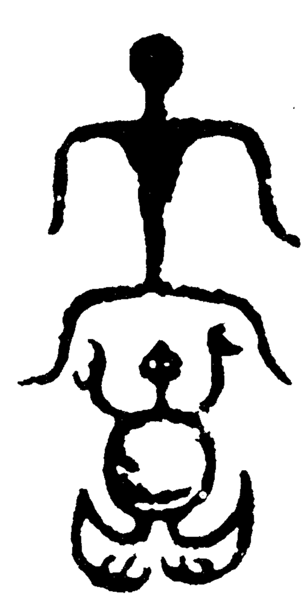


鄭儀䔲父作旅簋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鄭儀䔲父簋銘十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誤釋䔲為姜按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䔲古文羊不省此與說文所載古文正合儀禮燕禮記賓為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聘禮記注則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按苟且字从艸與此迥異隸書與二字相混康成不察遂以从羊省之苟誤為从艸之苟抑詩無曰苟矣鄭箋亦以為苟且其失并同惟篆書九經抑詩作茍不誤六書例解謂禮記大學苟日新亦此字是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初名狗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何敬容傳敬容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是六朝時人亦多以敬之从苟為苟且故讀與狗同音

宋書[illegible]傳 [illegible]將[illegible]苟[illegible]以苟[illegible]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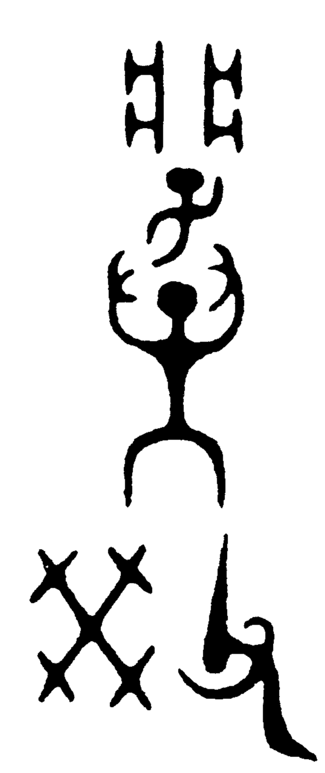
子孫甗



子孫

右子孫甗銘二字器見上海殘毀僅存上半段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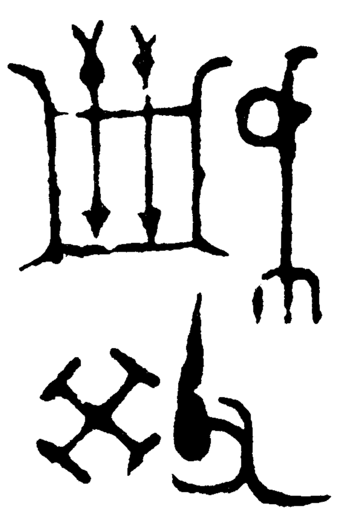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癸甗



析子孫父癸

右析子孫父癸甗銘五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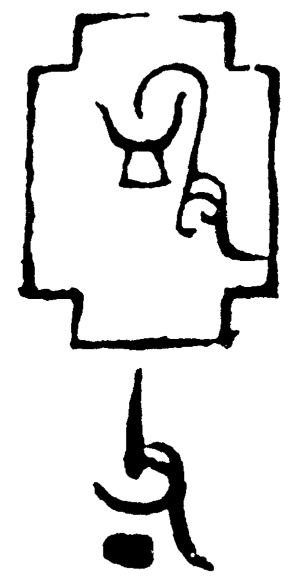
立鉞雙矢父癸甗



立鉞形 父
雙矢在 癸
楅形

右立鉞雙矢父癸甗銘四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左側與王復齋款識子父己爵文同原釋為雙矢有架今按儀禮鄉射禮設楅于中庭南注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此正楅之象形又說文有医字解云盛弓弩矢器也从匸从矢國語曰兵不解医則似矢箙之屬與此非一器

亞形持匕父丁甗



亞形中
手持匕形
皿形
父丁

右亞形持匕父丁甗銘五字此與陳壽卿編修所藏觚銘正同或為一人作器未可定說詳前卷觚銘釋

鄉父己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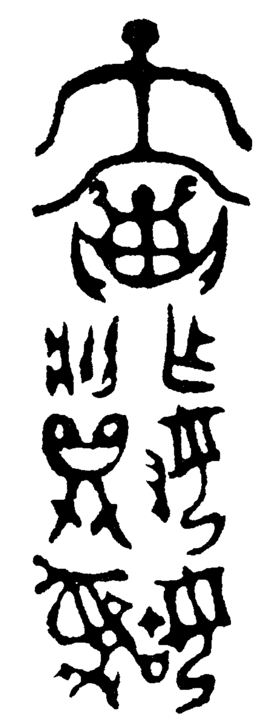


鄉
父己

右鄉父己甗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从亼从𠨍即卯字為二人相鄉之形按說文部首人部之下次之以𠤎曰變也从到人又次為匕曰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又次為从曰相聽也从二人又次為比曰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又次為北曰乖也从二人相背而𠨍為二人相鄉應次比之後北之前方允乃許君反列此文

於印色二部之下曰事之制也从卩𠬝闕蓋篆文𠨍變為𠨍象形之意已離故許君亦不能解其从卩𠬝之義而古文𠨍卯二字正相反與从比二字同意相背為北則相鄉為𠨍矣此彝器文字之可據以校正說文部首次第之誤者至此文从亼作𠨍乃𠨍之或體緐簡小異初非二字觀彝器銘於鄉士北鄉饗醴等字通作卿或从亼作卿是𠨍𠨍一字之證皆鄉之古文篆文與乃於𠨍之外別制𨙵字說文部首𨙵鄰道也从邑从𨙵鄉字从之竊意𨙵即由此𠨍字變化而出者變亼為口故義異而聲不異背父乙鼎背作𠨍豈非與此文相反之明徵乎

子孫婦姑甗



子孫作婦姑䵼彝

右子孫婦姑甗銘七字姚六榆所藏器後歸張子祥據拓本摹入此與子孫婦姑二鼎為一人作器說詳前卷鼎銘釋聞姚氏得此器甚為矜重名其堂曰寶甗光緒丁丑冬月過上海見於子祥齋中摩挲審視通體璀粲如翡翠而銘只七言無異文奇字意姚氏當日所寶正以色澤之勝非為文字也

亞形諸女甗



亞形中（夕尊形 紒首𦥑形）諸女以太子尊彝

右亞形諸女甗銘十一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并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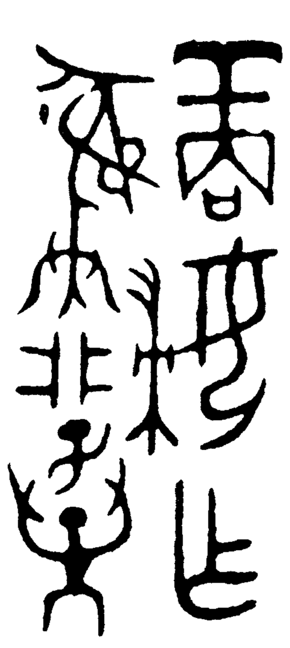
彭女甗



彭女彝舉

右彭女甗銘四字此與積古齋款識彭女觶及濬益所輯彭女敦銘并同自是一人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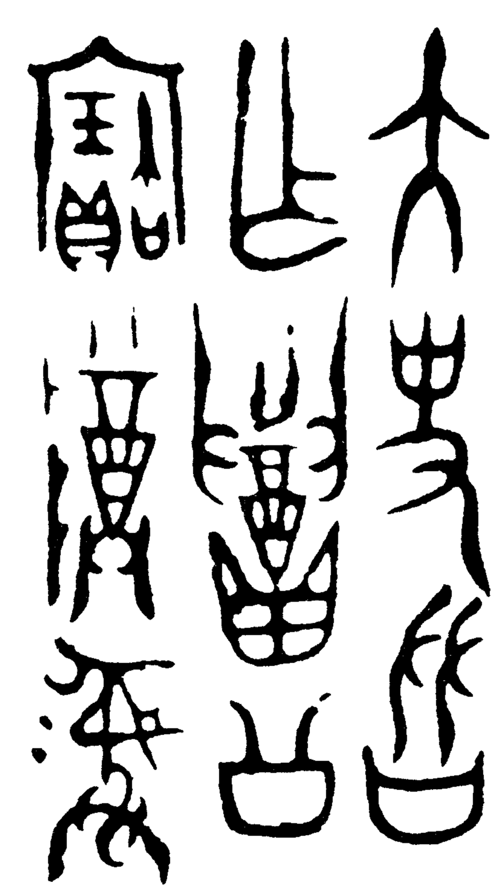
商婦甗



商婦作彝析子孫

右商婦甗銘七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筠清館錄此為商女婦彝以婦為女婦二字甗為彝并誤今訂正按周時多稱宋為商左傳宋大司馬固曰天之棄商久矣子産謂辰為商星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此曰商婦或宋國之器歟

太史甗



太史友
作召公
寶尊彝

右太史甗銘九字李山農觀察所藏器據譚仲修大令所詒拓本參以張子琳孝廉拓本摹入第三字當是友之異文書酒誥太史友內史友傳以為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此則太史之名作器以祀召公者也攈古錄金文摹本多闕誤茲悉訂正

王室人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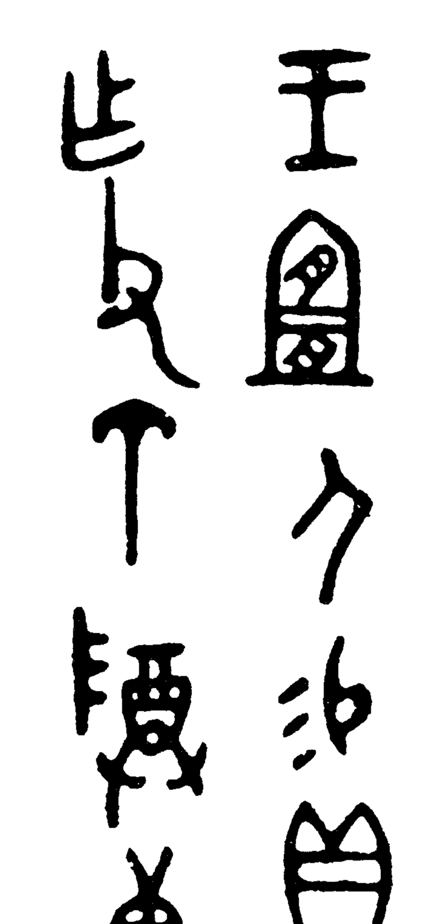


王室人方無敄
咸王商作冊般貝
用作父己尊來冊

右王室人甗銘二十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敄同班又通頒般貝亦見藏史敢尊下似禾之象形

說文殺之古文作𢿡此殺疑是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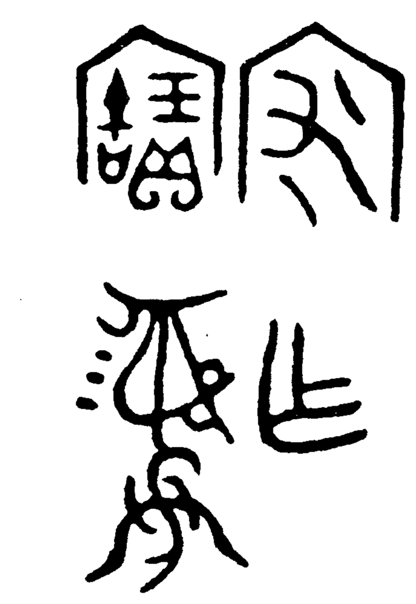
王室人甗



王室人錫貝用
作父甲尊輦

右王室人甗銘十一字器舊藏嘉興據徐籀莊拓本摹入籀莊釋甲為丁誤今正此甗而曰輦者甗之形制鼎在鬲上兩器相連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是也說文作槤云瑚槤也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漢韓勑造禮器碑胡輦器用正以輦為連輦連甗三字古蓋以同聲相通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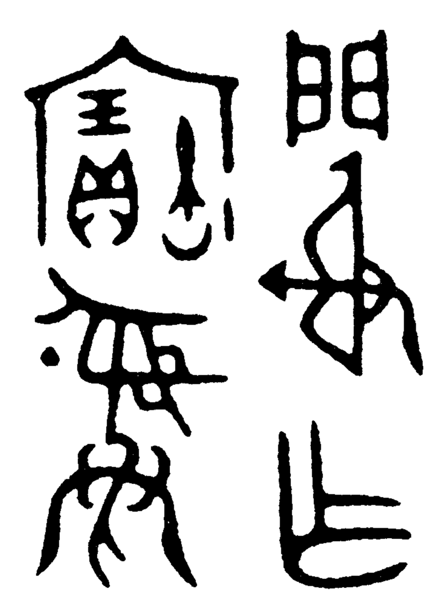
守甗



守作
寶彝

右守甗銘四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似守上一畫疑是羕文吳清卿中丞說文古籀補釋為𥤢按此作器人名意造之字未可强識今釋守從近似也

闢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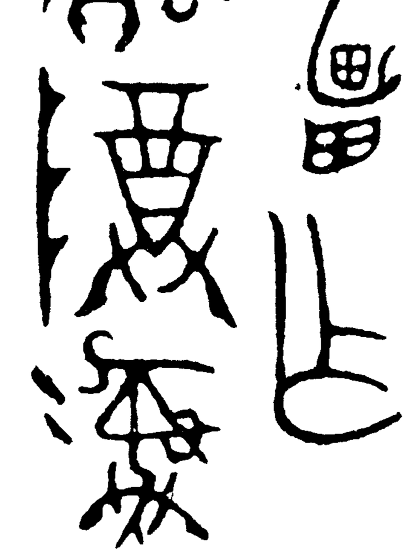


闢作

寶彝

右闢甗銘四字據攈古録金文摹入吳子苾閣學釋首一字爲門射按此文以婦闟卣爵二銘之闟字證之當釋闢古从門之字多作分文觀積古齋款識闢卣銘闢作𨳝庚申父乙角銘閒作𨳐與此并同原釋闢爲門犾閒爲門夕皆誤闢字無攷疑梱之異文

雷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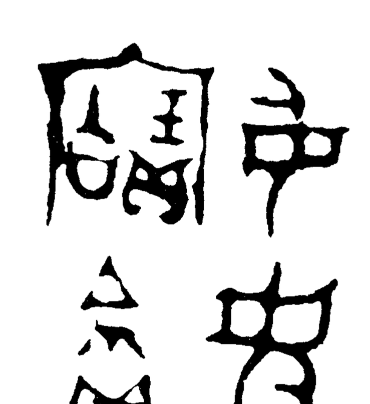


雷作

寶尊彝

右雷甗銘五字夏松如舊藏器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爲甑按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爾雅釋山重甗隒郭注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又釋畜善陞甗注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據此知甑即甗同器異名之稱

女奴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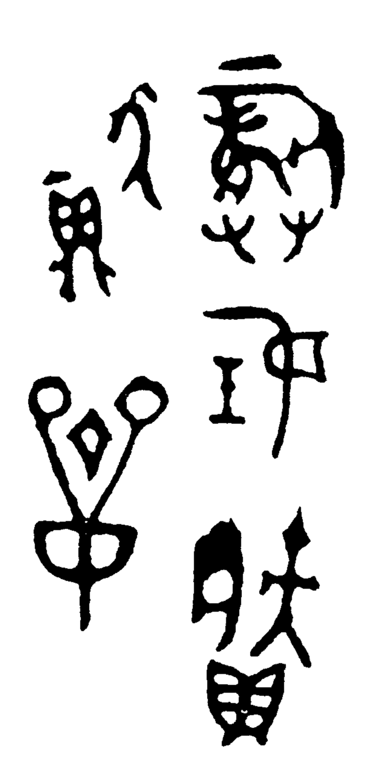


女奴

寶甗

右女奴甗銘四字半蝕者二字上元蔡友石太常世松晚香莊舊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攈古録金文録此銘誤以第二字爲史四字爲鼎目爲女史鼎許印林明經謂鼎作鼑甗从㫃省不知甗上摩蝕爲𧰼之殘畫也女上横畫攈古并失摹

龔妊甗



龔妊媵

甗單

右龔妊甗銘五字器殘半闕者二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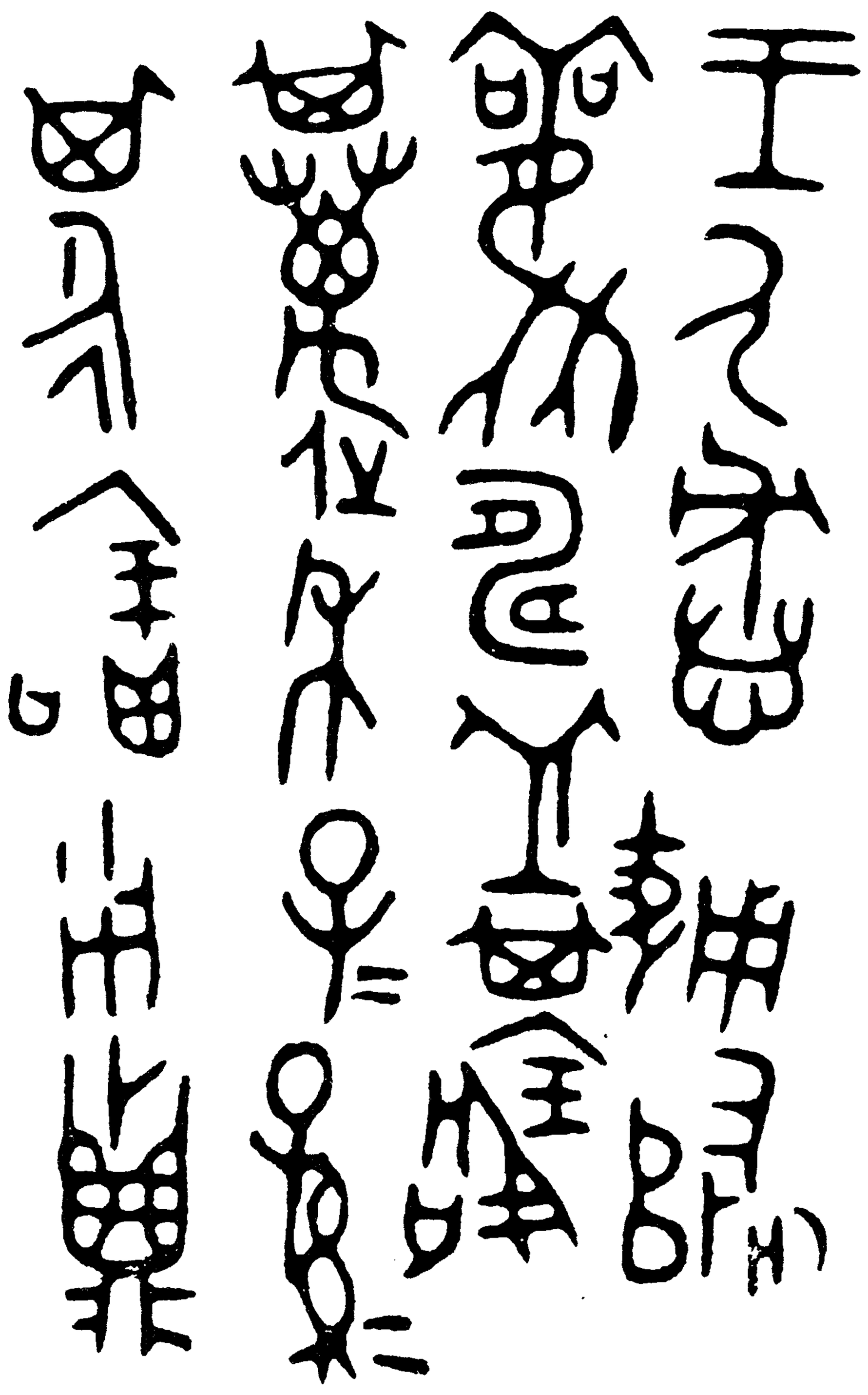
伯貨甗



伯貨作
肇甗

右伯貨甗銘五字器殘毀僅存銅版舊為葉東卿兵部所藏壽卿釋伯下為貞今按此文从貝从匕當是貨字之古文儀禮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鄭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故字从化貝下●為貝之象形說見前卷效父甗銘釋肇从止為從之省文甗左偏則正兩器相連之象形也

寶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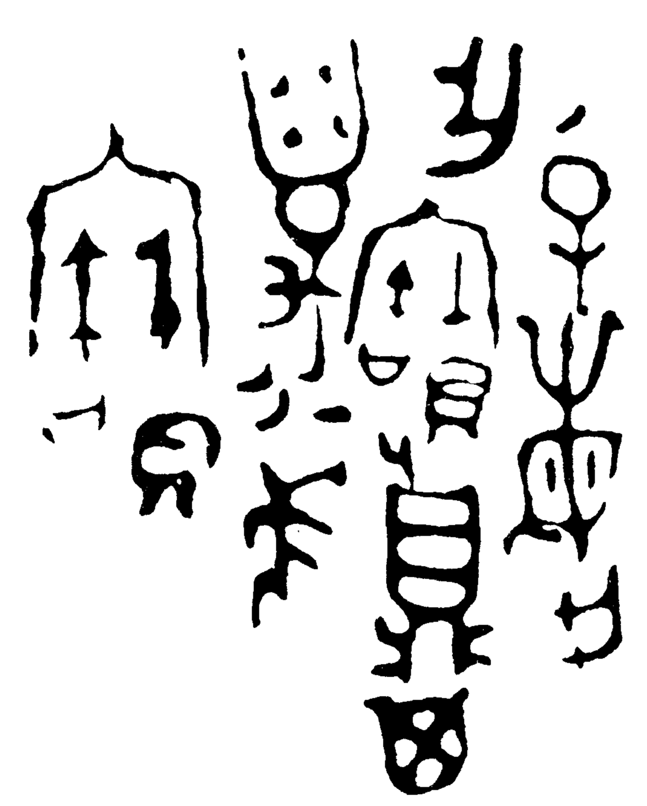


王及㤅輔歸
雚鑄其寶
其萬年子孫
其永寶用甗

右寶甗銘二十一字秦敦夫編修所藏器據攗古錄金文

參以筠清館金文摹入編修釋首六字為王及舊輔歸牛馬七字誤也今按第三字从心从允疑怳字二行首一字是雚說文雚小爵也从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此文正雚爵之象形蓋地名也御尊云王在圃雚亭此曰王及㤅輔歸雚則㤅輔為人名雚或雚亭未可定也鑄字分文其寶下奪甗字補於文末筠清依舊釋以為籀文貞蓋本說文鼎下籀文以鼎為貞之解今按此字作鼑乃甗之象形甗之形制上為鼎中通與鬲相連有敝以閒隔之復有鉤以縣敝此文从卜者鉤也中畫縱橫交錯者敝也故定為甗之象形字近世出土古器甗腹之敝恆多散佚所見惟王室人甗具敝并全與博古圖所繪形制同子邦父甗則僅存其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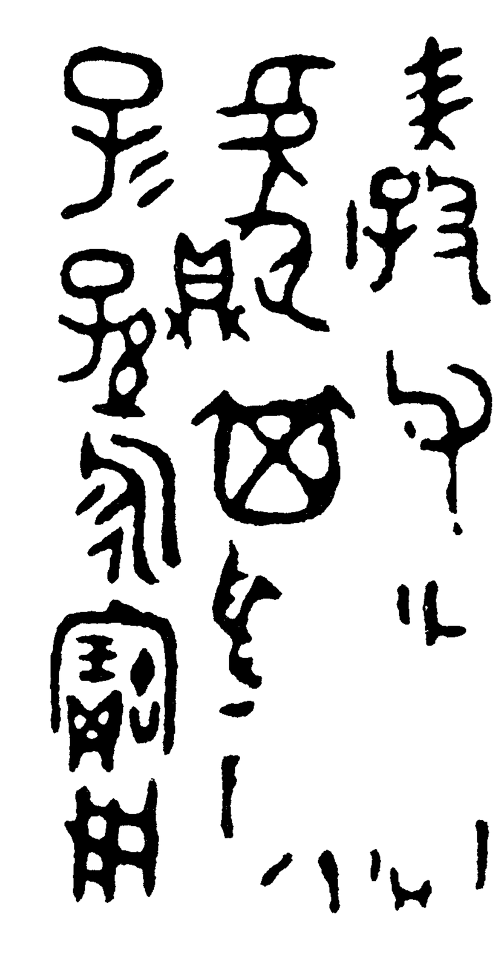
子敏父甗



□子敏父
作寶甗其
邁年
寶

右子敏父甗銘十一字摩滅者一字據濬益所輯舊拓本摹入

豰父甗



豰父作寶
甗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豰父甗銘十四字半蝕者四字與下一器皆葉東卿兵部所藏據拓本摹入兵部平安館拓冊編此銘為敢按古器殘毀其文字完善者肆估每移補於無款之器以射利此敢而甗銘即其類也積古齋款識錄此銘寶年二字殘畫均失摹今并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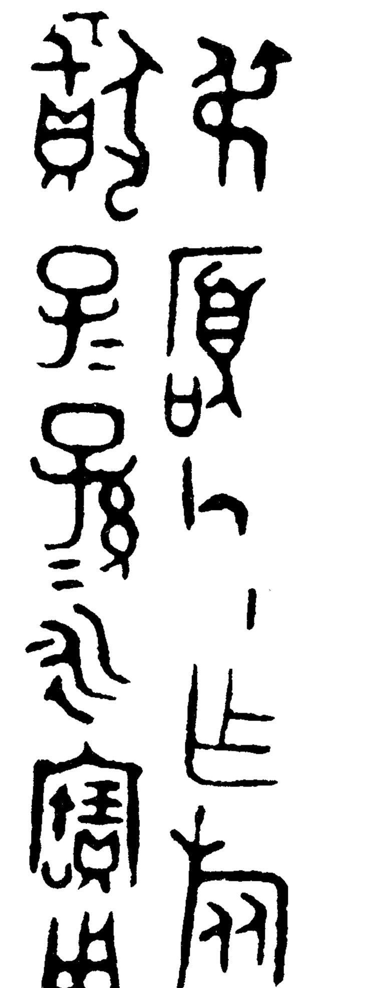
伯姜甗



伯姜作旅甗
其萬年永寶用

右伯姜甗銘十一字按征行非婦人之事此伯姜而作旅甗者歸寍父母婦人通義固應有行器仲伯作嬿姬旅簋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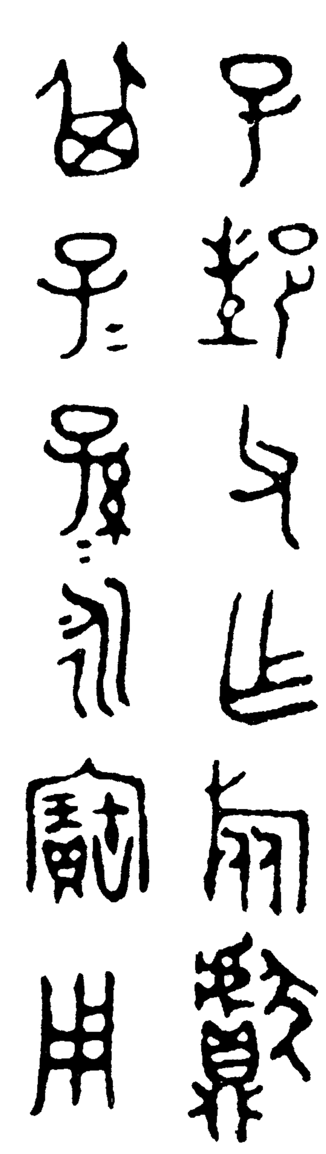
叔碩父甗



叔碩父作旅
甗子=孫=永寶用

右叔碩父甗銘十三字半蝕者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邦父甗



子邦父作旅甗
其子=孫=永寶用

右子邦父甗銘十四字濬益所藏器器高今尺二尺有奇鬲中蔽已佚按考工記甗實一鬴厚半寸脣寸今就所見古器驗之此與王𡨦人父甲甗為最鉅太史甗次之女奴及婦姑甗又次之小大既殊則所容多寡亦異與實一鬴之說疑不合鄭司農以甗為無底甑少牢饋食禮康成注則謂甗如甑一孔按司農無底之說允矣而不言腹中有

蔽康成所云一孔亦與蔽之形制不合豈二鄭皆未嘗親見古器歟說文鬲部鬳下云鬲屬犬部獻下云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瓦部甗下云甑也一曰穿也三字訓解各別以彝器銘證之女奴甗作鬳寶甗作鼎子敏父甗作鼎為鬳之異文浥子良人甗作獻卣弗生甗作獻為獻之渻文餘俱作獻據此知鬳為古文獻从犬鬳聲為籀文形聲字獻則獻之或體獻从鬲為款足之鼎意本同引伸之則為進獻等義乃王菉友大令說文釋例說此字以考古圖器銘作獻謂是从鼎獻渻聲不知獻獻同字獻自从鬳非从獻渻也今經傳通作甗承學之士不復知甗之本作獻更無由知獻之同於甗甗行而獻廢於是吉金之器問諸陶瓬矣

鄭伯筍父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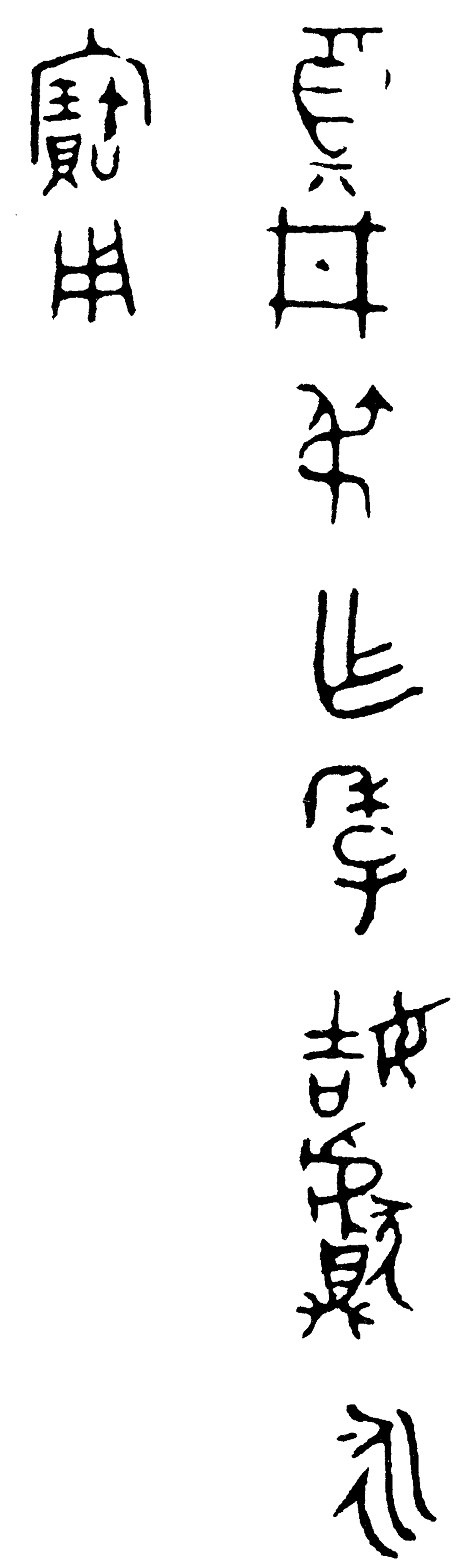


鄭伯筍父作

寶甗永寶用

右鄭伯筍父甗銘十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真側三直畫疑羨文下一字半蝕當是白筍从目說詳前筍伯大父盨銘釋據古錄金文釋為蒐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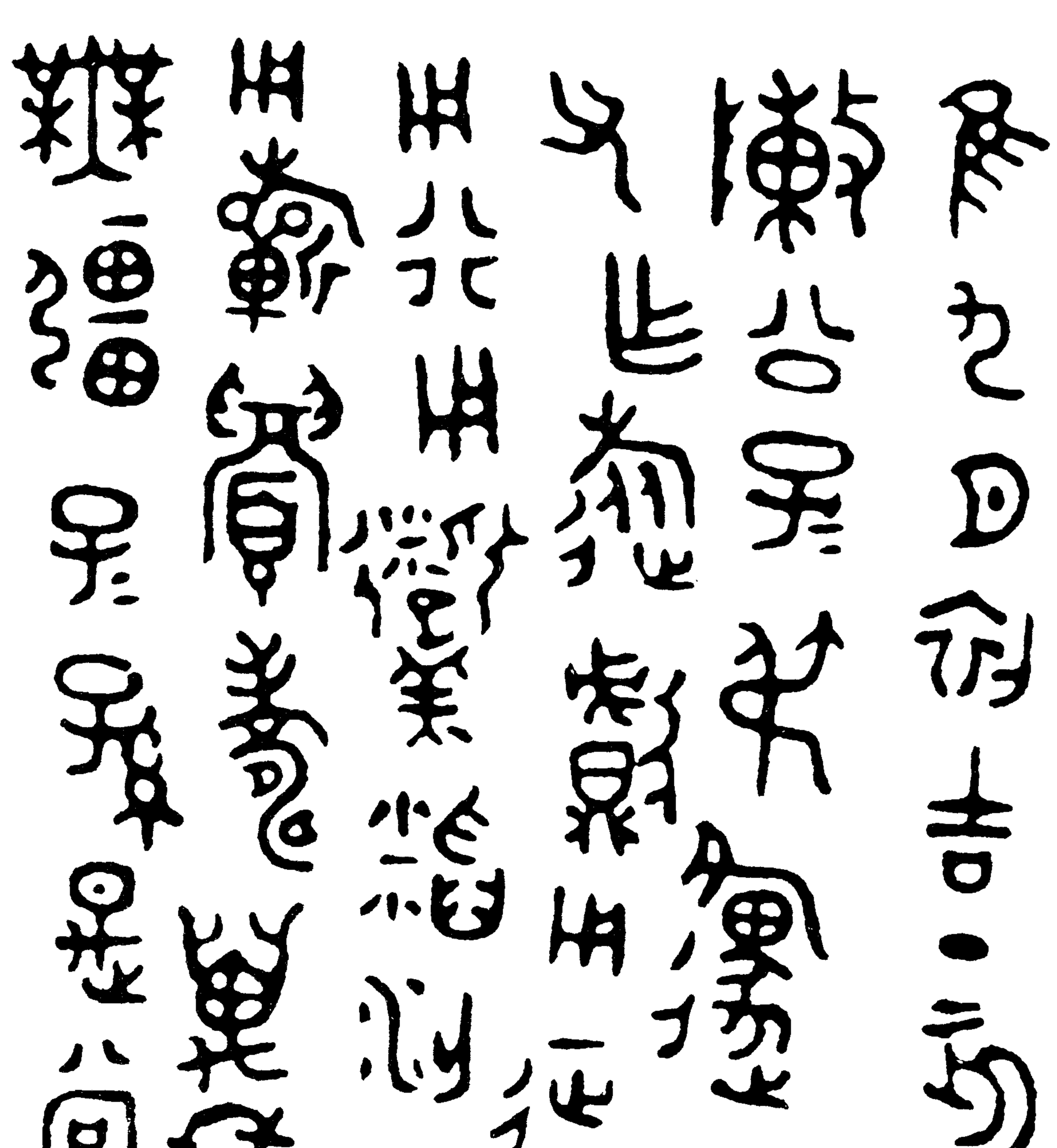
鄭井叔甗



鄭井叔作季姞甗永寶用

右鄭井叔甗銘十字半蝕者一字橫行在脣內與鬲同據馬山甫手拓本摹入此與鄭井叔妥賓鐘井叔康盨疑皆一人所作器

陳公子叔遵父甗



隹九月初吉丁亥

陳公子叔遵

父作遯甗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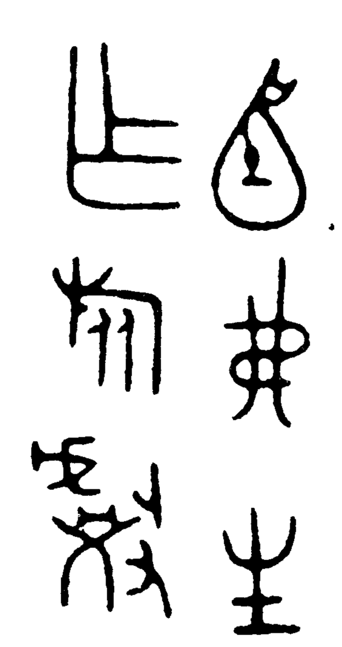
用行用鬻稻粱

用蘄眉壽萬年

無疆子=孫是尚

右陳公子子叔邍父甗銘三十八字據鄭竹坡拓本摹入陳从攴作敶與陳侯鼎同公子下有重文葢叔邍父為陳公子之子然不曰公孫而曰公子子與虢文公子瑕鼎并同例旅从辵作遊鉌文說文鬻健也从䰜米聲此从美䰜消與鬻之或體𩱦及薛阮二家款識所錄周叔夜鼎銘之𩰲均同意爾雅釋言鬻糜也孫注則曰鬻淖糜也子子孫孫是尚與薛氏款識召仲考父壺銘子子孫孫永寶是尚語同陳侯因資錞銘亦曰永為典尚經傳皆作常國語越語無忘國常注曰常典法也詩閟宮魯邦是常箋曰常守也葢取典守之義說文常下常也或从衣為裳是常乃衣裳本字彝器銘典常字但作尚經傳作常者通叚字也行梁疆尚為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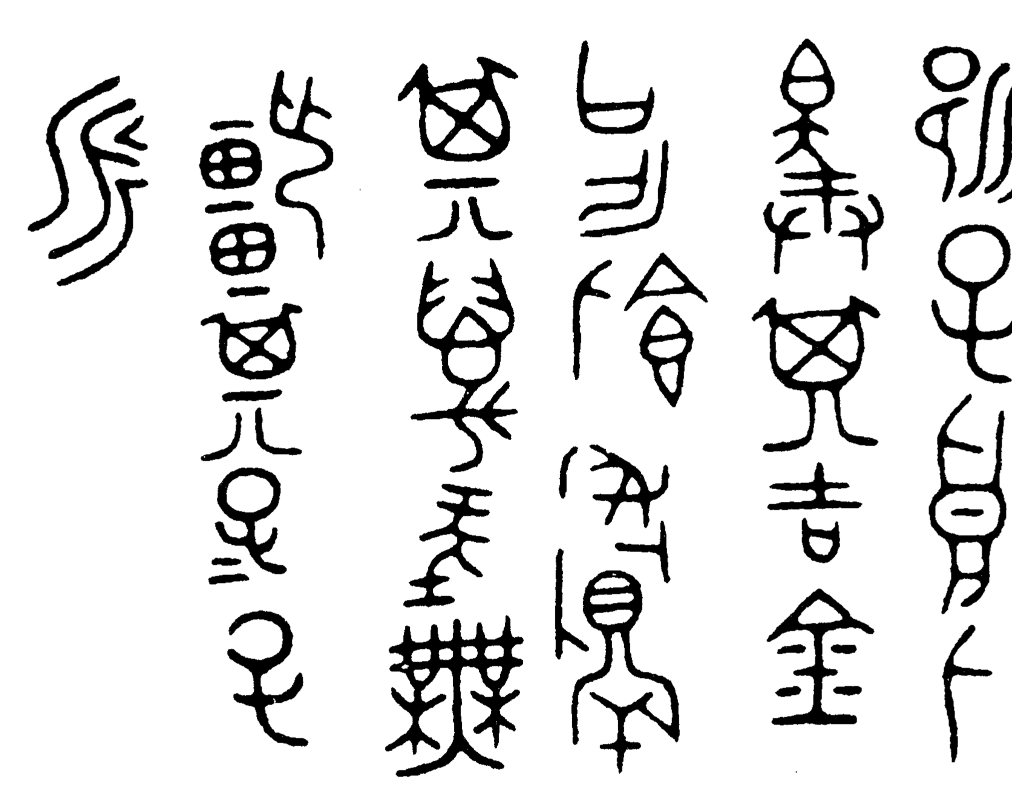
卣弗生甗



卣弗生
作旅甗

右卣弗生甗銘六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原釋以卣為西誤也今正

浥子良人甗



浥子良人
擇其吉金
自作飤甗
其萬年無
疆其子孫
永

右浥子良人甗銘器殘蝕存二十二字半蝕者二字反文攈古錄原釋首一字為邕按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𨗨籀文邕今以彝器文證之凡邕之偏旁皆从吕無从邑者而說文水部自有浥字訓溼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踰波趨浥注引郭璞云浥窳陷也改釋為浥似較釋邕為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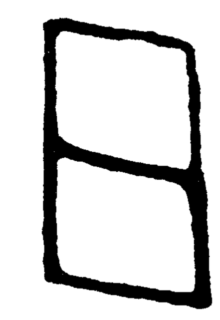
謝靈運山居賦水迴沈而縈浥 宋書謝靈運傳
詩行露厭浥行露毛傳厭浥濕意也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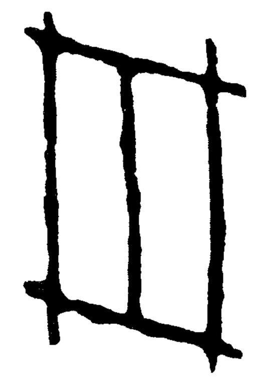
三代器款識

卣上

格形卣



蓋 橫格形



器 縱格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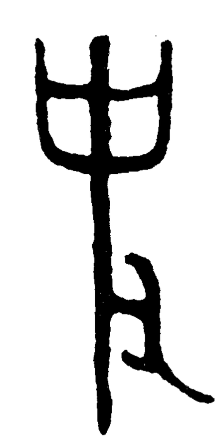
定遠方濬益編錄

右格形卣并蓋銘各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形方似矩而長廣雅釋詁矩方也漢書律歷志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今釋為格形者矩形正方此長方與矩殊異又器與蓋二字中皆有畫作一縱一橫以開格之器文復四出與井形相似因釋為格論語為政篇有恥且格集解及漢書刑法志集注皆曰格正也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又後漢書傳燮傳章懷注格猶標準也文選蕪城賦注引蒼頡篇曰格量度也此文雖不審何物觀其形狀當是標準量度之器所用以為法制者其勢側斜則又後世圖畫宮室几案之程式亦算法之所寓也

執中卣



蓋 手執中



器 釋同

右執中卣并蓋銘各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立戈卣



立戈形

右立戈卣銘一字與下三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為雕戈之象形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韋注彫鏤也按今世所存古兵凡戈之有鏤刻文者皆雕戈也

龜形卣



龜象形

右龜形卣銘一字半蝕龜為四靈之一古昔所寶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邱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明吉凶不言而信者是也此與子芾卣祖己鈁二器足內之龜文疑皆取寶貴之意

申卣



申

右申卣銘一字器載
西清古鑑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廣雅釋詁申伸也易繫辭引而伸之釋文伸本作信淮南子本經訓伸曳四時注伸曳猶抑引和調之也此文正象兩手曳引伸直之形

節鉞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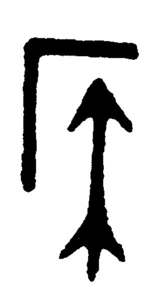
節旄首形　立鉞形

右節鉞卣銘二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右為節首作龍形者周禮掌節澤國用龍節是也左為鉞形彝器文習見

子矦卣



蓋 子



器 矦

右子矦卣并蓋銘各一字說文矦春饗所射矦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古文矦作𥎦此文作床个為矢之變亦象鏑栝羽之形也

鬲形足迹卣





蓋 鬲象形足迹形

器 釋同

右鬲形足迹卣并蓋銘各二字

舉己卣



舉己

右舉己卣銘二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此與王復齋款識舉己卣文同

辛舉卣



辛舉

右辛舉卣銘二字吳荷屋中丞所藏器筠清館已錄茲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舉蝠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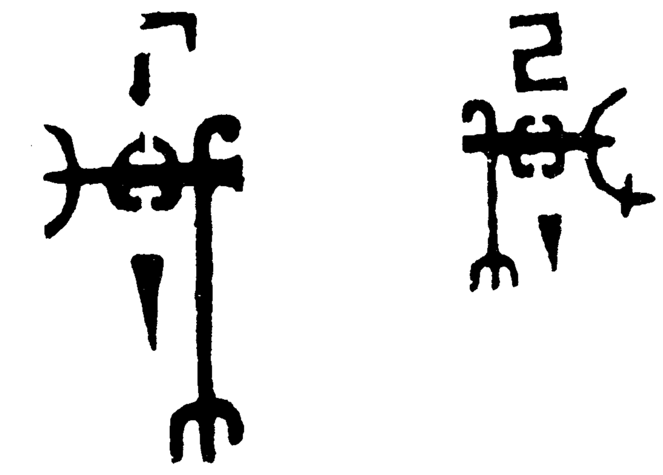


蓋 舉蝙蝠形

器 釋同

右舉蝠卣并蓋銘各二字蓋銘半蝕器載西清古鑑今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攈古錄款識已錄據拓本摹入說詳前舉蝠鼎銘釋

己卣



蓋　己　權衡形

器　釋同

右己卣并蓋銘各二字器銘上一字半蝕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下一字為古權衡之象形即篆文成字所從出積古齋款識所錄吳侃叔釋文其說當矣平定張石州孝廉穆㞩齋集中成即古稱字說就其意益加推

闡義尤詳備其文曰成說文在戊部解云就也从戊丁聲成古文成从午穆案戊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既不得其義戊承丁象人脅亦不得其形而成之何以从戊段桂諸君亦未有議及之者今按王復齋款識書內摹宋孝宗賜洪邁父癸鼎右側有文作𢧵釋云立戈形近海鹽吳東發云此古文成案東發謂為古文成字良是然云𢧵準之象也丨繩之象也()所以權之也攷工記所謂可水可縣之象也則義有未安故不從按成字是也嘗於收弆家見古己卣上有文作𢧵蓋與器其文一反一正此蓋也而方成古成城一字朱仲子寶尊成作𢧵尤其顯證此文即許君古文从午所由譌實則即古之稱字當未制稱字之前稱止作成其正名謂之衡則蓋純乎象形之字一象衡之平左側之十權也右側之𠂆繫物之繩及鉤也()衡端之兩耑也中央一丨殆象所衡之物此作丨亦或作十明其無定形也左

氏傳引書地平天成稱也說文訓銓乃動字衡靜字也引申之則訓為服之不稱之稱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陸氏釋文成如字引李云成然縣解之皃成然即稱然此古稱字之僅存者人之寐也無所係著如稱然故曰稱然寐也然則謂成从戊者乃許君望文之誤解曰就也亦成字引申之義而非本義本義當如爾雅穀梁訓曰平也毛公詩傳鄭君禮注同平成同部相訓於六書為轉注也古款識書中成或作𢧵作𢦏作成作成皆𢧵之省變小篆務取整齊竟合人丨為个許君既仿个為丁故仿其外廓為戊而不思戊義之與成無關也由此推之戊果从戈作戊右側之丨為何字更不可解則必與人身之脅形不肖然亦必不从古文成之𢧵蓋制字之本義其失傳也久矣　濬益按石州此說可謂明且辯矣所云己卣即

兵部此器其謂从戊為許君之誤解說尤精確惟以十為權𠂆為繫物之繩及鉤()為衡端之兩耑中央丨為所衡之物則不免抵牾蓋古權衡之制先植𠂆於地後加衡於上而為丅卜為繫物之鉤中央之丨為權()則所以左右之以取準者也石州以今時權衡之式強測古制故轉以侃叔為誤按侃叔以丨為繩是其一誤試觀今日泰西諸國所用鎊稱其式作卄與此正相似雖用法不同然其式則傳自中夏是可於甄攷文字而知其必然者也又按元成宗大德元年有獻西域稱法者左司都事張思明斥其惑眾不用不知西域稱法猶古式也

己卣蓋



釋同

右己卣蓋銘二字同前器濬益所藏此文與前書體並同自是一人所作

斧木卣



立斧形木

右斧木卣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謹案西清古鑑有卣銘與此正同蓋銘橫行當即此器蓋今佚

內言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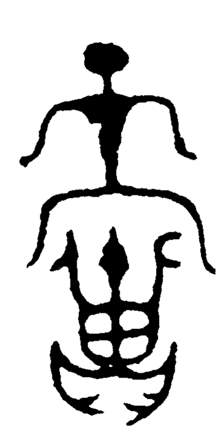
蓋 內言



器 釋同

右內言卣并蓋銘各二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此文自宋人著錄釋為內言謂即虞書之納言今按冂从乚與納義意並近以㕣為言則殊不類頗疑此字為臺門之象形禮記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今姑從舊釋

子孫卣



子孫

右子孫卣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芾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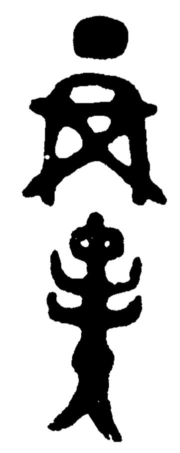
蓋 子芾



器 釋同

右子芾卣并蓋銘各二字器絕小圜足内有龜文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子下當是芾之象形説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从巾象連帶之形篆文作韍此文上象連帶與市之形制正合經典皆作芾或作黻白虎通引詩又作紼為通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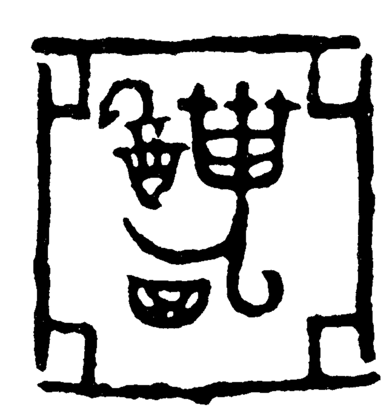
丁舉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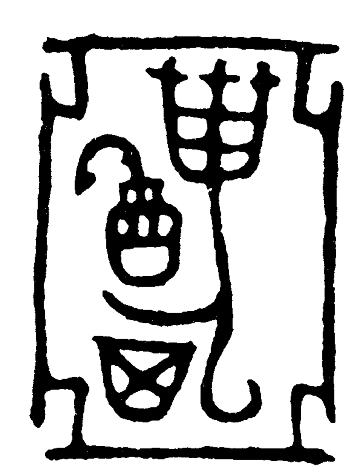
丁舉蝙蝠形

右丁舉卣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參以顧子山觀察拓本摹入

亞形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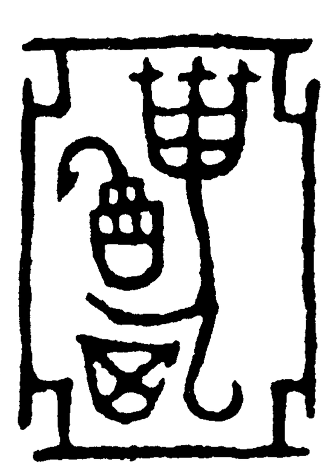
蓋 亞形中紒首坐形勺尊彝



器 釋同

右亞形卣并蓋銘各四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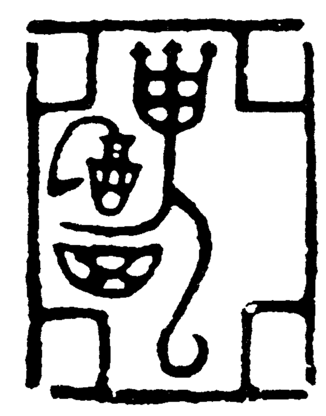
亞形卣



釋同

右亞形卣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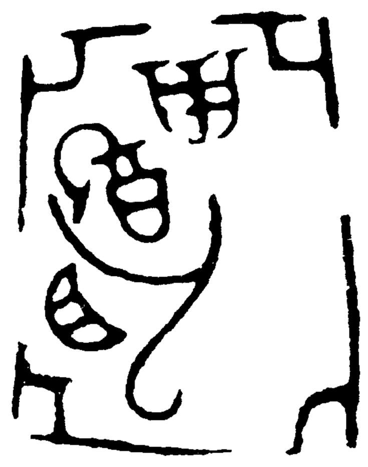
亞形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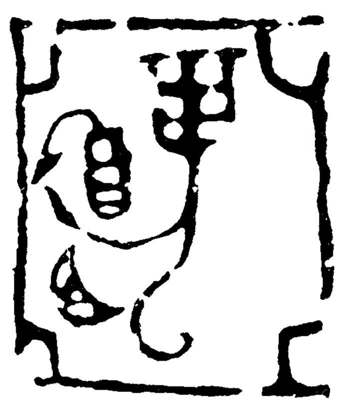
釋同

右亞形卣銘同前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亞形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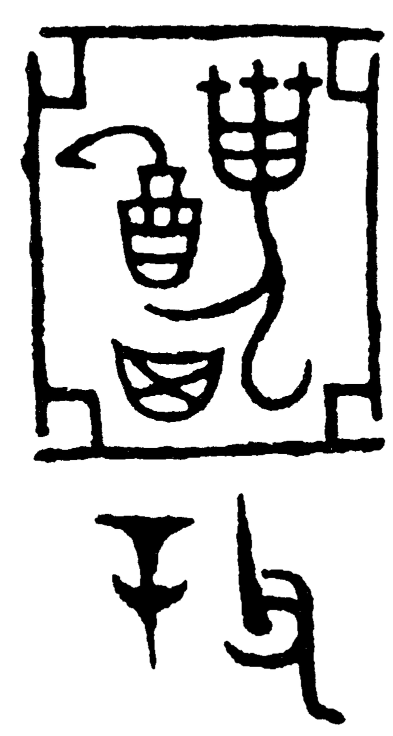


器

釋同前

右亞形卣并蓋銘同前器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亞形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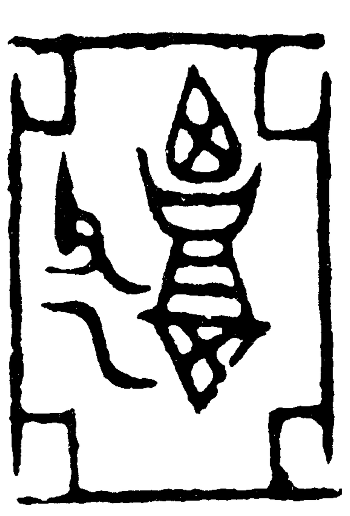
亞形中釋同前 父辛

右亞形父辛卣銘六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亞形父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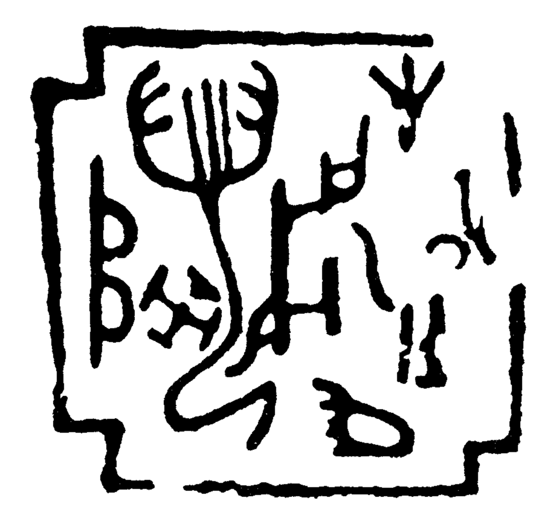
蓋 亞形中箕形父乙□



器 釋同

右亞形父乙卣并蓋銘各五字按薛氏款識晉姜鼎銘有㠱字釋為畢與此亞形中文相似疑是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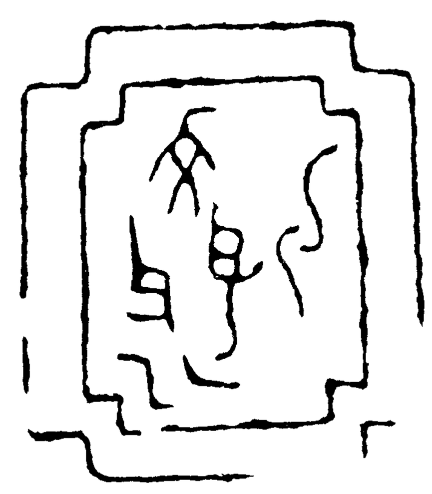
亞形若癸卣



亞形中 若癸
自
子執旂
受乙 足迹形

右亞形若癸卣銘八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習見不審其義以觚盦二器銘證之應是兩乙字此蝕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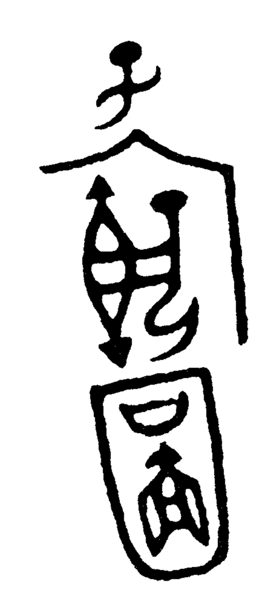
亞形文父乙卣



亞形中
文 父乙
口
丩

右亞形文父乙卣銘六字陽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此丩為傳形中一字不可識

子廟圖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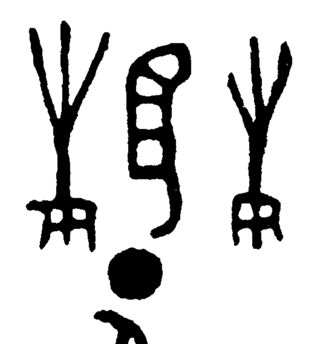




蓋 子廟圖
器 釋同

右子廟圖卣并蓋銘各三字據吳介臣侍御所輯舊拓本摹入廟即寴之古文說詳前卷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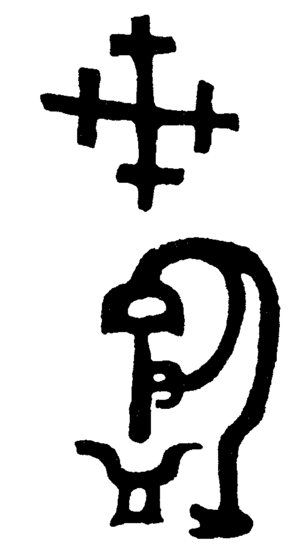
主刀丁人卣



惠形
主刀形 丁人
惠形

右主刀丁人卣銘五字器見上海據拓本摹入立刀左右為惠在架之形說詳執惠父辛敦釋

癸杵臼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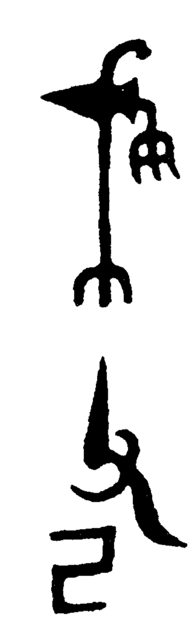


蓋　子執舂杵形臼

器　釋同

右癸杵臼卣并蓋銘各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說文杵舂杵也臼舂也古者掘地為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世本云雍父作舂杵宋衷注雍父黃帝臣也呂氏春秋云赤冀作杵臼桓譚新論云伏羲作杵臼三說不同按黃帝內傳以為帝斬蚩尤因作杵臼斷木作杵掘地為臼以火堅之使民舂粟與宋衷注合此文正象人持杵舂粟之形臼與皿形相似蓋穿木石為之者又古人多以杵臼命名左氏僖公十二年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宋昭公齊景公亦名杵臼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趙世家有公孫杵臼周本紀平王名宜臼國語作宜咎韓世家屈宜臼說苑亦作宜咎是皆以同聲相段借此杵臼或為作器人名未可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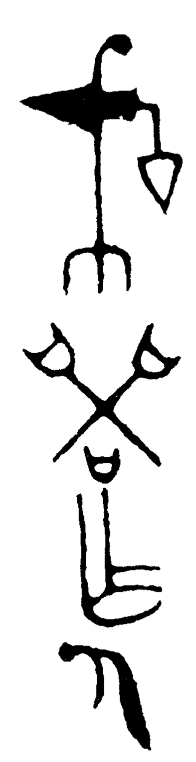
立戈父己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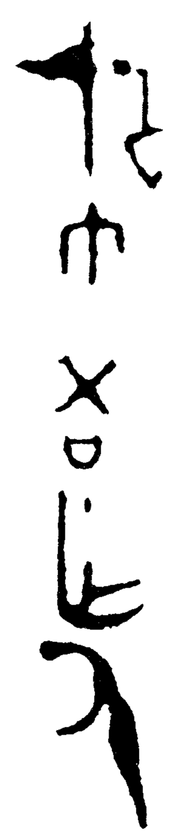


立戈形父己

右立戈父己卣蓋銘三字巴州廖養泉刺史綸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立戈器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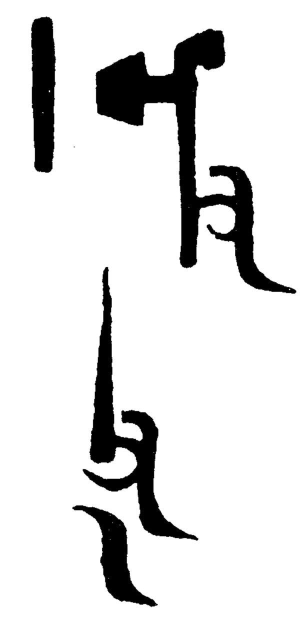


蓋　立戈形器作乃

器　釋同

右立戈器卣并蓋銘各四字器銘半蝕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持斧父乙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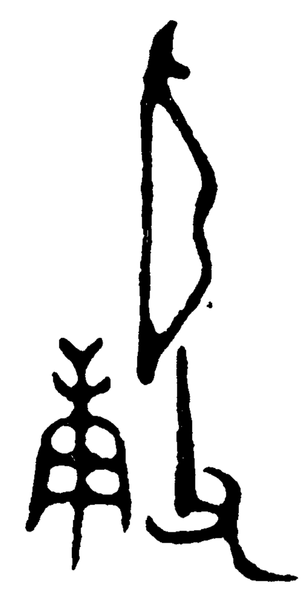
手持斧形 父乙 口



器 釋同

右持斧父乙卣并蓋銘各四字據黃椒升都事手拓本摹入此文右為手持斧之形左偏直畫不審何物按詩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此豈析薪之象形乎

弓父庚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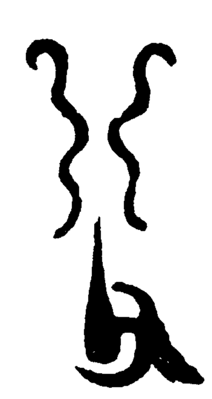
弓象形 父庚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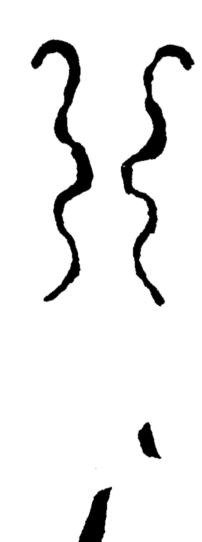
右弓父庚卣并蓋銘各三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載長安獲古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弓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按古籀文弓字多作弛弓形此文象弦在弓上為張弓之形分之則為引字說文引開弓也从弓丨按丨即弦之象形段氏謂此為引而上行之丨非是也以為亦象矢形則非丨文末直畫斜出者為簫禮記曲禮右手執簫注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儀禮鄉射禮及大射儀司馬右執簫注皆曰簫弓末也釋名釋兵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末即頭也是古時弓制皆有頭以別上下非如後世之弓兩端如一無復上下之辨矣又按唐時弓式尚沿古法王昌齡塞下曲曰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弰弰與簫為古今字據此知弓之有弰所以便於縣佩而其變更古制必在有唐之後也

雙弓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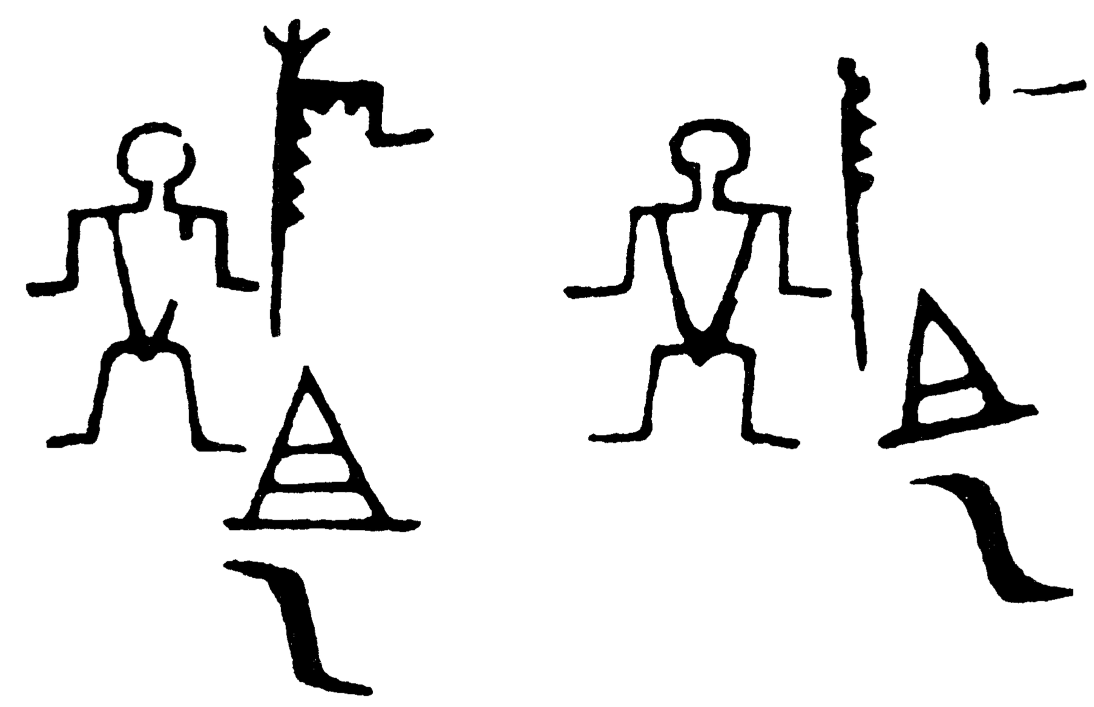
雙弓相背 父口



器 釋同

右雙弓卣并蓋銘半蝕可辨者三字與下一器并載西清古鑑今皆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弜彊也从二弓按二弓相並力倍故訓為彊此為二弓相背不審何義汗簡有弗字作弜與此形似疑一字

執斿祖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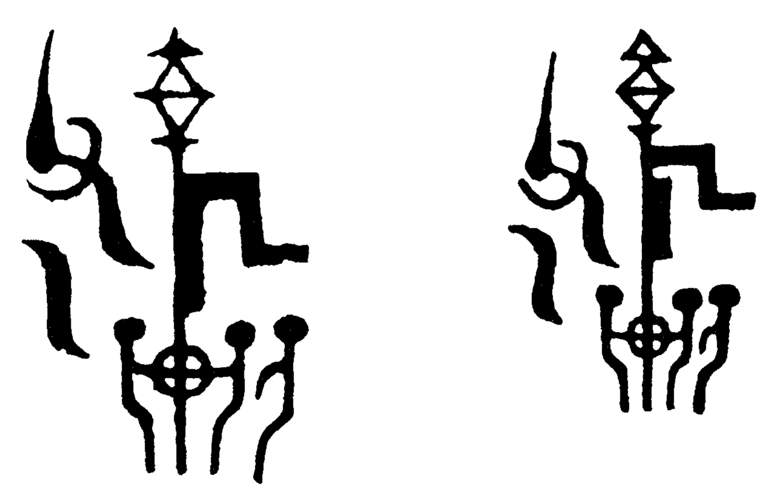
蓋

子執斿形 祖乙

器 釋同

右子執斿祖乙卣幷蓋銘各四字此文象人手執斿之形説文斿旗有衆鈴以令衆也左隱公十一年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此文正象執旗麾衆之形又昭公十年齊欒高之難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杜注靈姑鉟公旗名此皆諸侯自用之旗有名稱者蓋以師之進退在旗勝敗所繫故錫嘉名以重之著其形於器亦所以紀武功也與下一器並同

舉斿父乙卣



蓋

三人舉斿形 父乙

器 釋同

右舉斿父乙卣幷蓋銘各三字濬益所藏器按彝器銘凡作子執㫃形者古文斿字也作二人執㫃者古文旅字也或从車作輚則象建斿車上之形此為步軍所建斿與劉方伯藏爵文同惟爵文為兩人對舉此作三人共舉形者説文㐺部首㐺衆立也从三人衆字从之爾雅釋詁旅衆也詩北山旅力方剛毛傳及周禮天官序官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鄭注左隱公五年傳入而振旅杜注並同旅訓衆衆从㐺是此字亦古文旅之象形而此銘文尤精整並可攷見古旹旌旐之制今按文中直為杠直幅挕於杠者旐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是也其横於上者旆下曲者旒爾雅繼旐曰旆因章曰旃周禮則以通帛為旃釋名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通以赤色為之無文采三孤所建按旃之為用當又續於旆末者左僖公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注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

曰旝蓋可縣可去故因風而亾之觀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邱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是即其可縣可去之證也其下曲故又曰曲旂說文旂旗曲柄也所以旂表士衆或从亶作旜儀禮聘禮使者載旜鄭注旜旌旗屬也今審此文旆旗之上似皆有柄故能令其曲與說文所言正合其端為干首則所以縣羽旄爾雅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錯革鳥曰旟注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按古文旅字干首皆作屮此作丰為異或當時大旆干首如此歟

父癸魚卣



父癸魚象形

右父癸魚卣銘三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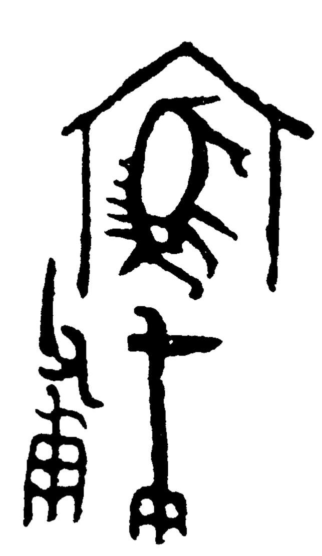
父辛詹諸卣



父辛詹諸形

右父辛詹諸卣銘三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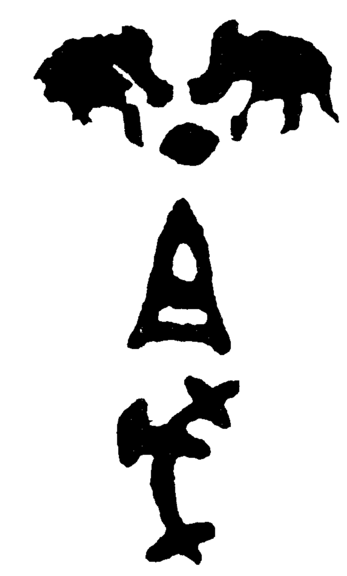
家立瞿父庚卣蓋



家立瞿形 父庚

右家立瞿父庚卣蓋銘四字說文家居也从宀豭省聲古文作𡧚此文宀內正作豕形較說文所收古文為更古惟彝器銘家字多从犬作𡧚曆鼎叔向父敢諸器文可證豈以犬豕皆家畜故或从犬或从豕歟

豕形祖戊卣



豕形 丁祖戊 豕形

右豕形祖戊卣銘五字鳳陽柳西園大令銘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按二豕形牲之象也男孝傑曰古人祭日多用丁亥豕與亥同文此文為豕下丁戓即丁亥字也

犠形父戊卣



犠象形父 戊祖

右犠形父戊卣銘四字器見蘇州後歸沈仲復中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鹿形父己卣



蓋 鹿象形父己



器 釋同

右鹿形父己卣并蓋銘各三字濬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鹿祿同音以鹿為祿與蝠之為福同又獸名天祿見後漢書靈帝紀注

觶父己卣



觶象形父己

右觶父己卣銘三字器見蘇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按此文習見舊釋為旗單者誤也今從辥氏款識所引王楚說釋為觶𠙵似角之象形疑即篆文觶字之所本又似𠙵之省文說詳後卷觶銘釋

持爵父癸卣蓋



手持爵形父癸

右持爵父癸卣蓋銘三字吴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持爵父癸尊同文說詳前卷尊銘釋

又禮記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曰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獻夫人也濬益按疏此說殊誤凡爵皆以鋬為柄此文手所執者是非以尾為柄也

覆角父己卣



蓋 覆角形父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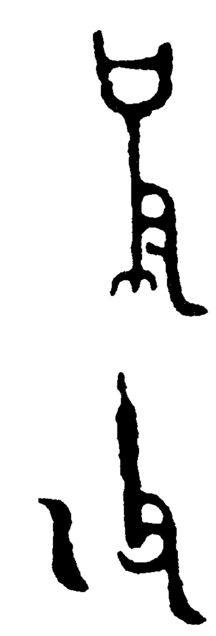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覆角父己卣并蓋銘各三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象覆角之形下為角蓋即古文角字也小篆作角正從此出

執豆父乙卣



蓋 手執豆形父乙



器 釋同

右執豆父乙卣并蓋銘各三字按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是籩與登皆豆屬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此正象執校之形

亞手形父乙卣



亞形中手象形父乙

右亞手形父乙卣銘四字器見蘇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持朴祖戊卣



蓋 宀下子持朴形 祖戊



器 釋同

右持朴祖戊卣幷蓋銘各三字據濟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爲子在屋內手執朴之形

酉父丁卣



蓋 酉父丁



器 釋同

右酉父丁卣幷蓋銘各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說文無卣字後人多段用攸阮文達公謂酉即提梁卣之象形是以酉爲卣字矣今按彝器銘鬯卣一卣文屢見或作卣作卣此卣自有本字無事紛紜段借者也

受父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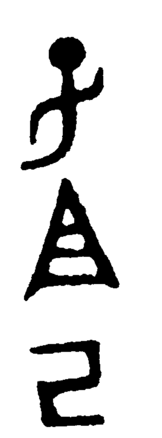
蓋 受父己



器 釋同

右受父己卣幷蓋銘各三字潘季玉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受訓物落上下相付也器文變舟从冃與肙之篆文變肙从目正同

子祖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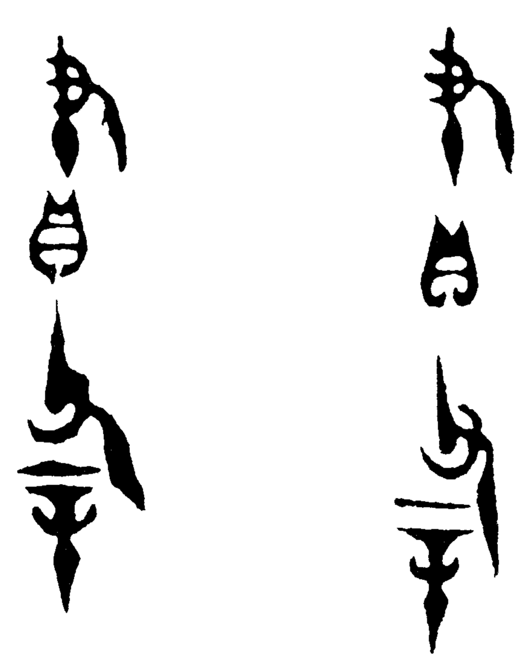
蓋 子祖己



器 釋同

右子祖己卣幷蓋銘各三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聿貝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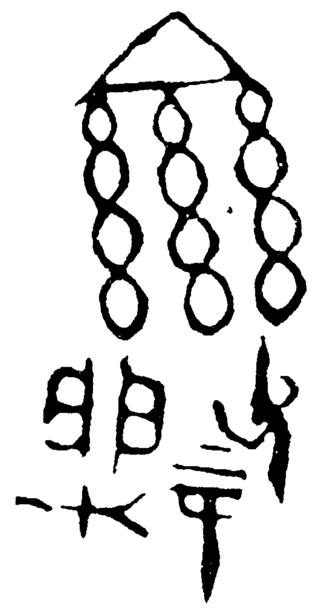


蓋　聿貝父辛

器　釋同

右聿貝父辛卣并蓋銘各四字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筆下云秦謂之筆此文正象以手執筆之形即聿之古文可知筆之形制古今不異與聿貝父辛爵同文自是一人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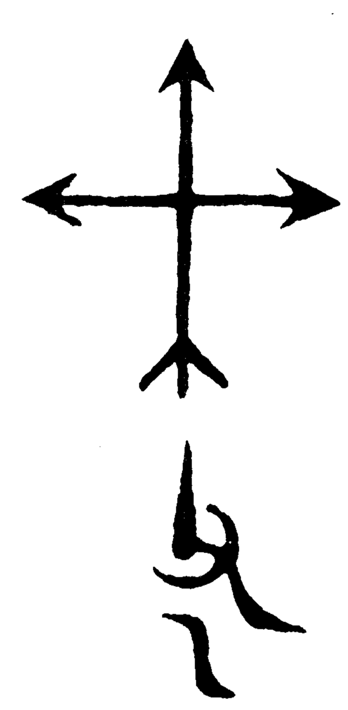
佩形父辛卣蓋



佩玉象形　父辛　□□

右佩形父辛卣蓋銘五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搴本編入首一字佩玉之象形也禮記玉藻佩玉有衝牙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又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即佩玉是也

朿父乙卣



朿父乙

右朿父乙卣銘三字據攈古錄金文搴入原釋首一字為癸按此文似三矢交午之形說文午啎也五月陰气啎逆陽冒地而出此與矢同意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一縱一橫曰午說文癸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與此文不合釋癸非是

舟父丁卣



舟擧角形父丁

右舟父丁卣銘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搴入編修釋次字為丂謂即亏字按彝器文凡作丂者皆擧爵之象形此作丁當是擧角之形也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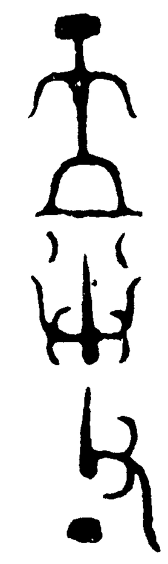
眾父癸卣



眾父癸

右眾父癸卣銘四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謹案西清古鑑有卣銘與此同文疑卽此器說文眾多也从㐺目眾意此當是眾之古文

立父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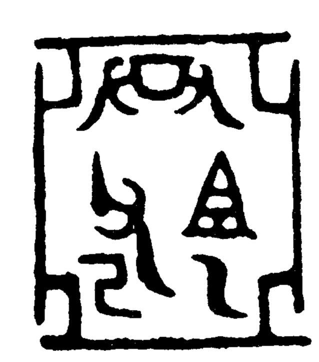
蓋　立象形口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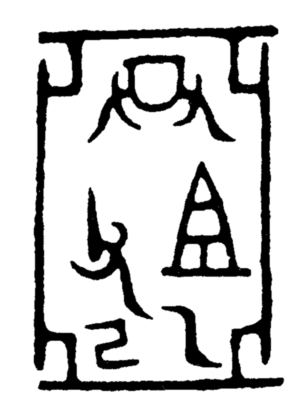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立父丁卣并蓋銘各四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此為古文立以象形而兼會意下一字上从八下象兩手网杵之形不審何字例从盖闕

亞形祖乙父己卣



蓋　亞形中手奉器形　祖乙　父己



器　釋同

右亞形祖乙父己卣并蓋銘各六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彝器文祖字或作且作且作且作且作且作且此作且中有直畫僅見

祖癸禹形卣



蓋　祖癸禹象形



器　釋同

右祖癸禹形卣并蓋銘各三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

祖己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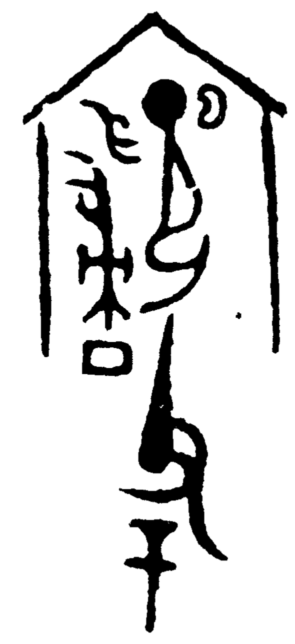
蓋 皿象形 祖己 父辛



器 釋同

右祖己父辛卣并蓋銘各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編修釋首一字為皿形按此文似器之有會者儀禮士喪禮敦啟會注曰會蓋也

子婦父辛卣



蓋 宀下 子 手形 月形 婦 箕形 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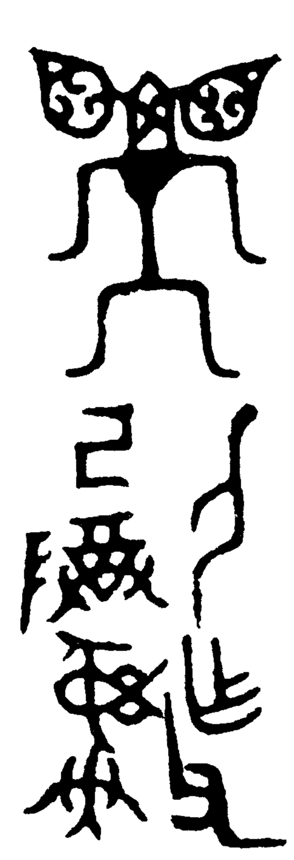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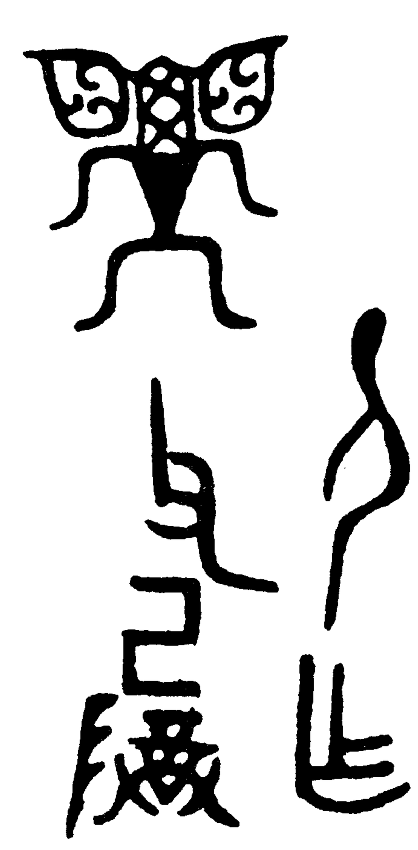
右子婦父辛卣并蓋銘各八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宀下中為人坐形前為手形後為半月形左偏

帚為婦之省文口則箕之象形也按禮記內則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箕其無箕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又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少牢饋食禮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此子或是尸形為主婦洗酌獻尸尸受爵之節文故為手及箕形以象之或謂口為盛水洗爵之器說亦近半月形不審何義亦見子父丁鼎百共爵二器銘

子父己卣



蓋 □ 子作父 己尊彝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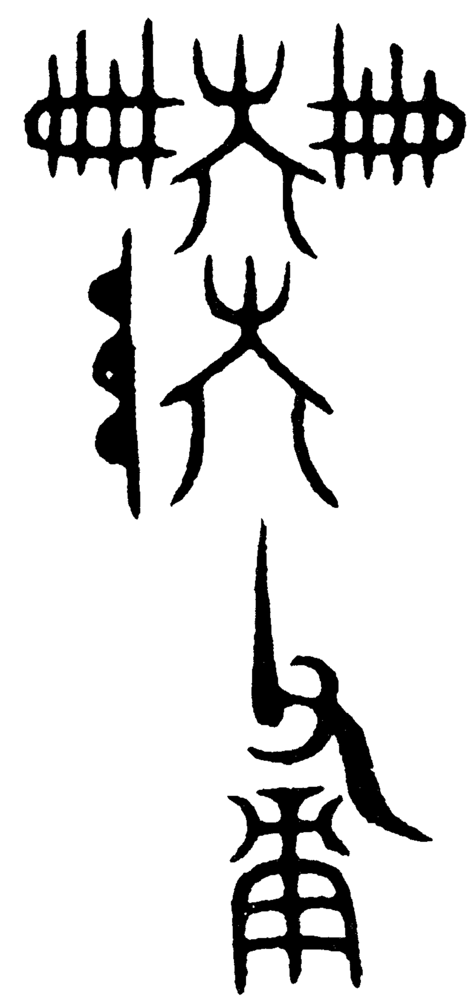
右子父己卣蓋銘七字器六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不審所戴何物似後世蟬冕之形

册册父庚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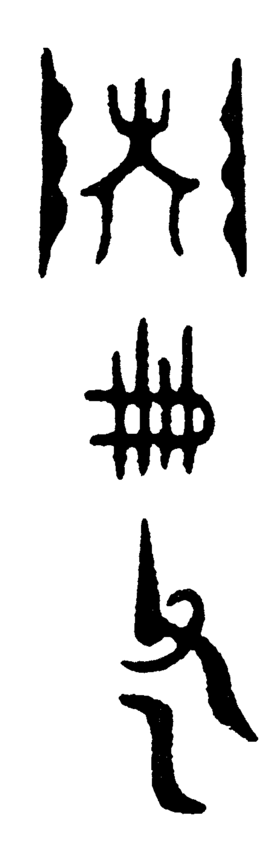
册 隫父庚 册



器 釋同

右册册父庚卣并蓋銘各五字據韓履卿都轉所輯拓本摹入說文𡴂菌𡴂地蕈叢生田中从屮六聲𡴆籀文𡴂从三𡴂𨸏部陸高平地从𨸏从坴坴亦聲𨻳籀文陸此从𡴆為㴝文亦見陸父甲父乙二角銘丰則𨸏之傳形也按彝器銘惟古文尊字偏旁从𨸏作隫或㴝作𨻳又或作𨽍與此文同說文部首𨸏下云大陸山無石者今按此字三成側立與鼎尊諸器之觚稜正同竊嘗謂此即古文觚字而尊之偏旁獨从此者尊觚二器形制大同觚則以容受至少故以寡為義而以體有觚稜名之曰觚寔則觚即尊之細腰儉腹者耳陳壽卿編修謂古文無觚字按彝器各有象形本字不容於觚而無之今觀此文偏旁合以古器形制益可瞭然於觚之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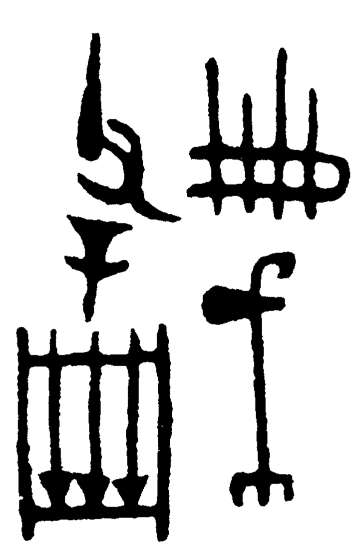
陸册父乙卣



𨻳册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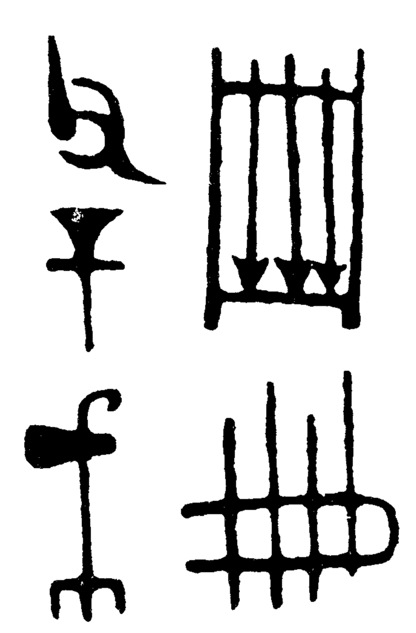
右陸册父乙卣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𨻳亦𨻳之㴝文視前器更㴝而从𨺅為異按說文部首𨺅兩𨸏之閒也从二𨸏𨻳𨻳𨻳三字从之得此可補許君所未備

册父辛卣



蓋

册立斧形 父辛椙形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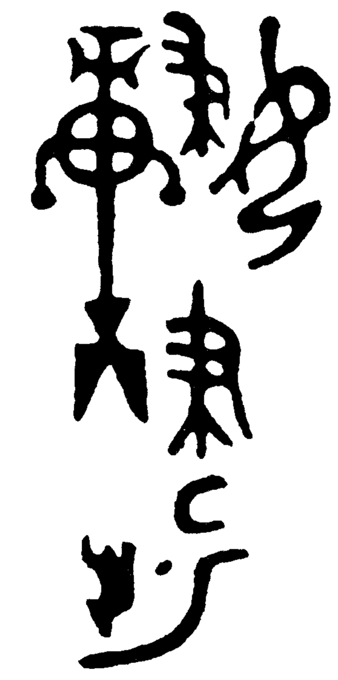
右册父辛卣并蓋銘各五字盧江陳鈺卿鎮軍永春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婦聿庚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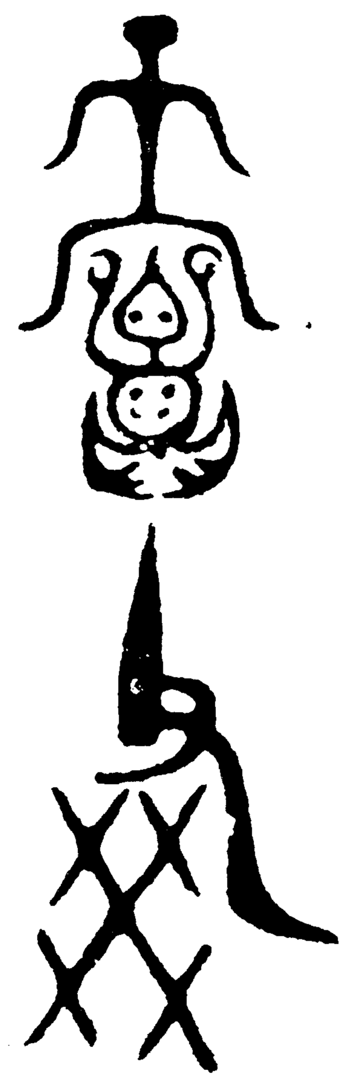
女帚聿 手形 口 庚



器 釋同

右婦聿庚卣并蓋銘各六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攈古錄金文器銘與蓋銘重複茲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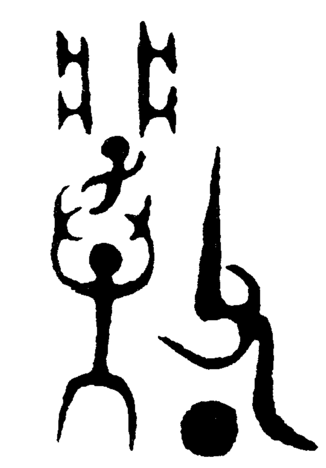
子孫父癸卣



子孫父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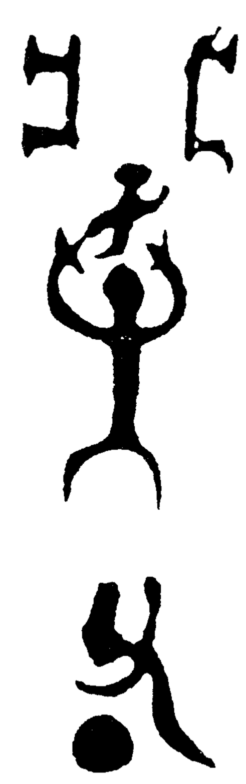
右子孫父癸卣銘四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父丁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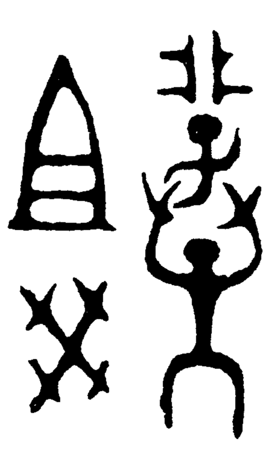
析子孫 父丁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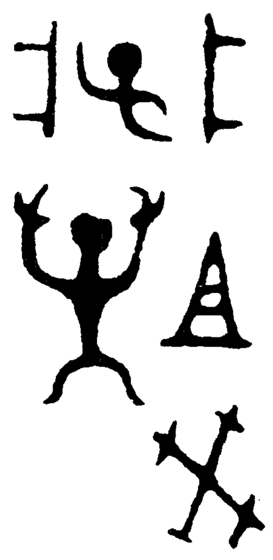
右析子孫父丁卣并蓋銘各五字此銘亦載平安館拓冊蓋葉兵部舊藏器後歸編修者也

析子孫祖癸卣



蓋

析子孫 祖癸



器 釋同

右析子孫祖癸卣并蓋銘各五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析子孫母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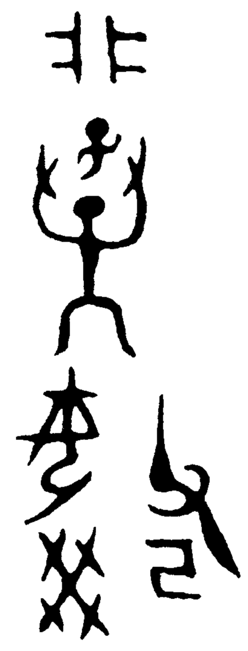
蓋 析子孫母己



器 釋同

右析子孫母己卣幷葢銘各五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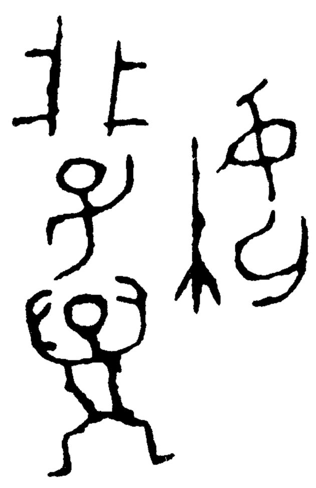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己母癸卣葢



析子孫父己母癸

右析子孫父己母癸卣蓋銘七字器載西清古鑑今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女聿卣



蓋 析子孫女聿



器 釋同

右析子孫女聿卣幷蓋銘各五字陽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為筆之象形聿之省文也

析子孫父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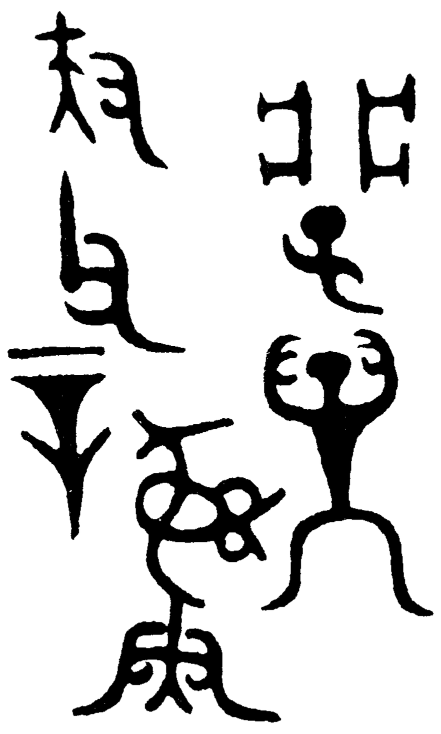
葢 析子孫作父乙彝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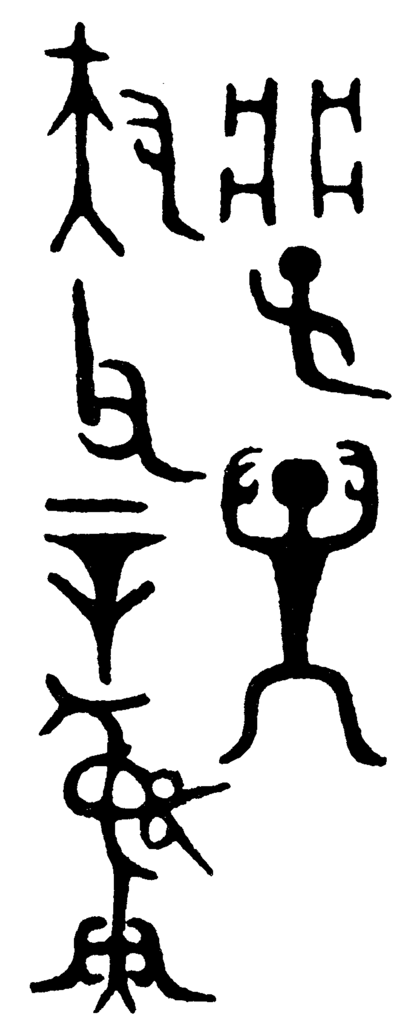
右析子孫父乙卣幷蓋銘各七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父辛卣



蓋

析子孫 叔父辛 彝



器 釋同

右析子孫父辛卣幷蓋銘各七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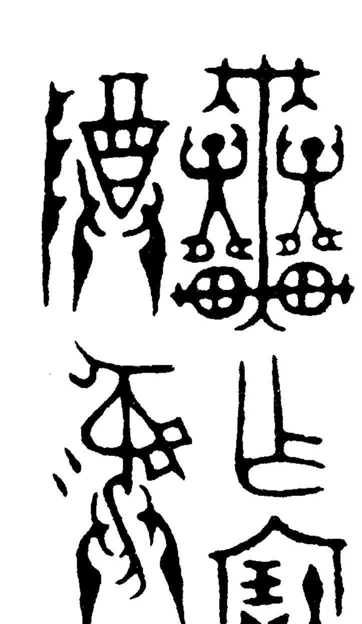
亞矣母辛卣蓋



亞形中口 矣作 母 辛 彝

右亞矣母辛卣蓋銘亞中半蝕可識者六字據歸安張叔憲太守度拓本摹入說文旡歙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古文為㞢此矣字之首與㞢同並象人張口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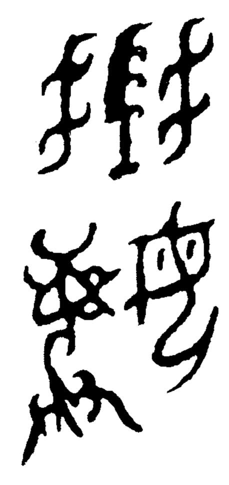
輂卣



輂作寶 尊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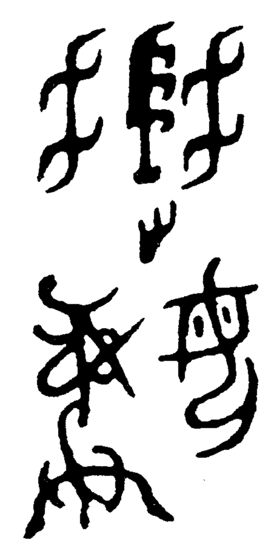
右輂卣銘五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輂輓車也从車从扶在車前引之

鸞刀形母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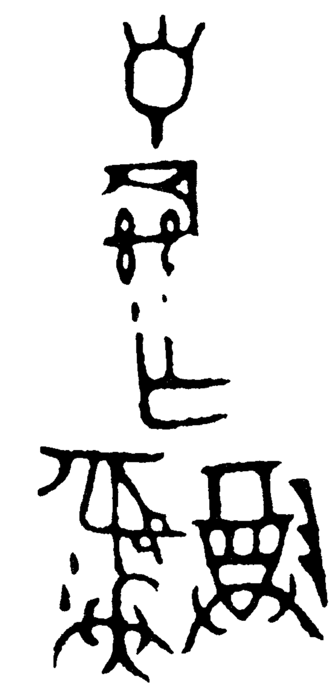
分肉形 鸞刀形 分肉形 母 彝



器 釋同

右鸞刀形母卣蓋銘五字器銘六字鸞刀下增一手形載平安館拓冊亦葉兵部舊藏器

縣卣



口樂縣形作尊彝

右縣卣蓋銘五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與𪔂鼎末字同次有闕畫疑是樂縣之象形按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注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笋簴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此或鐘磬在縣之形姑釋此以俟通人論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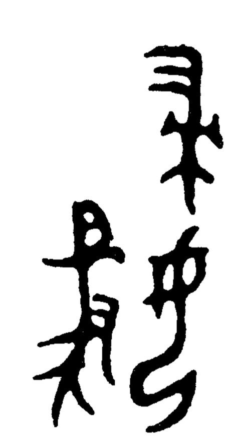
嘉女卣



嘉女

右嘉女卣銘二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壴力从壴从力當是嘉之省文

婦女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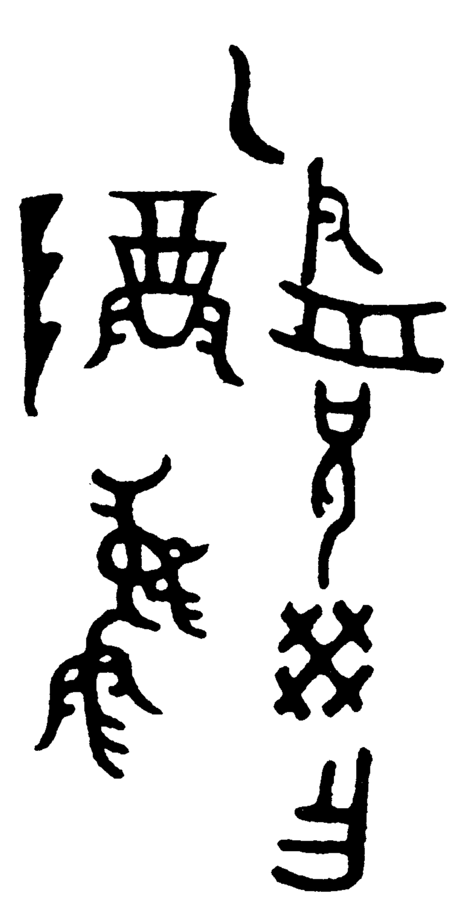
蓋 婦女彝



器 釋同

右婦女卣并蓋銘各三字張叔未孝廉舊藏器今歸合肥梁小曙刺史恍馨據拓本摹入

舟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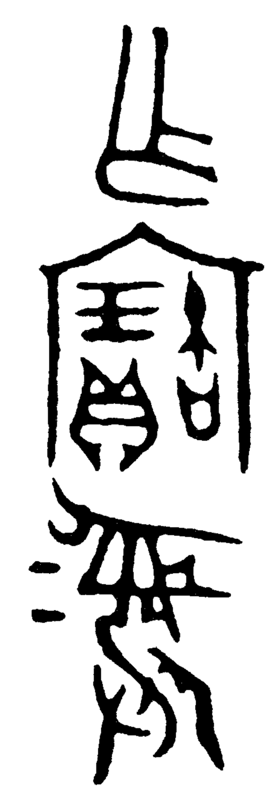
乙 手持杖形 舟冃癸作尊彝

右舟卣銘八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此即積古齋款識所錄父舟斝三器之第二銘也所據為趙謙士侍郎摹本點畫失真又以器為斝今并訂正

寶卣



蓋　作寶彝



器　釋同

右寶卣幷蓋銘各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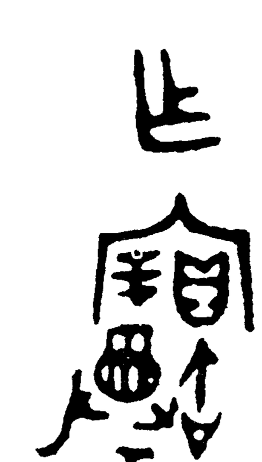
蓋　作寶尊彝



器　釋同

右寶卣幷蓋銘各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寶卣



蓋



器

釋同前

右寶卣幷蓋銘四字合文二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寶尊二字錯綜書之與尋常合文稍異彝字之首為鷄冠之象形

寶卣



蓋



器

釋同前

右寶卣幷蓋銘同前器器銘全蝕者二字半蝕者一字據楊石卿大令所詒拓本摹入

寶卣



釋同前

右寶卣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寶卣蓋



釋同前

右寶卣蓋銘同前器據韓履卿都轉所輯拓本摹入

寶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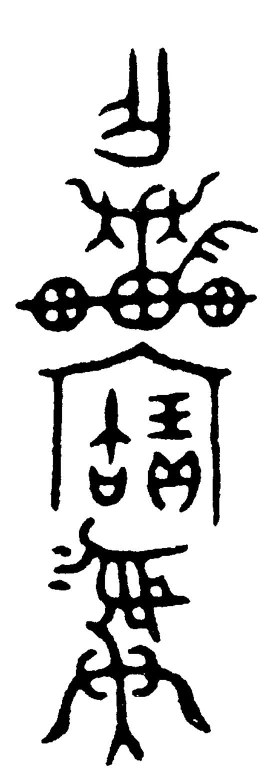


作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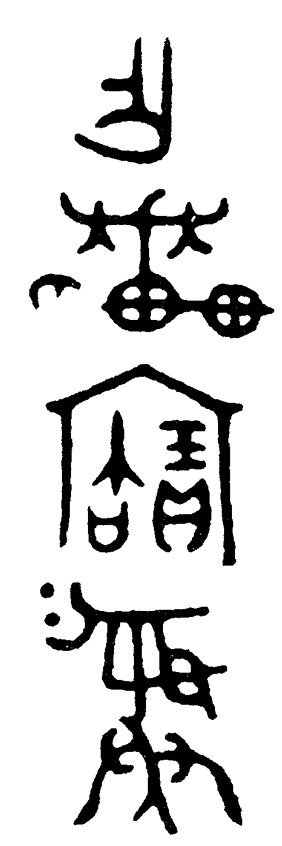
右寶卣蓋銘三字分文者一字器見上海古肆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彝古鐘鼎旅父鼎及旅彝等銘文作彝[illegible]之家形也備其从収者則此為彝字之字也以此分文作三字分彝上為二

車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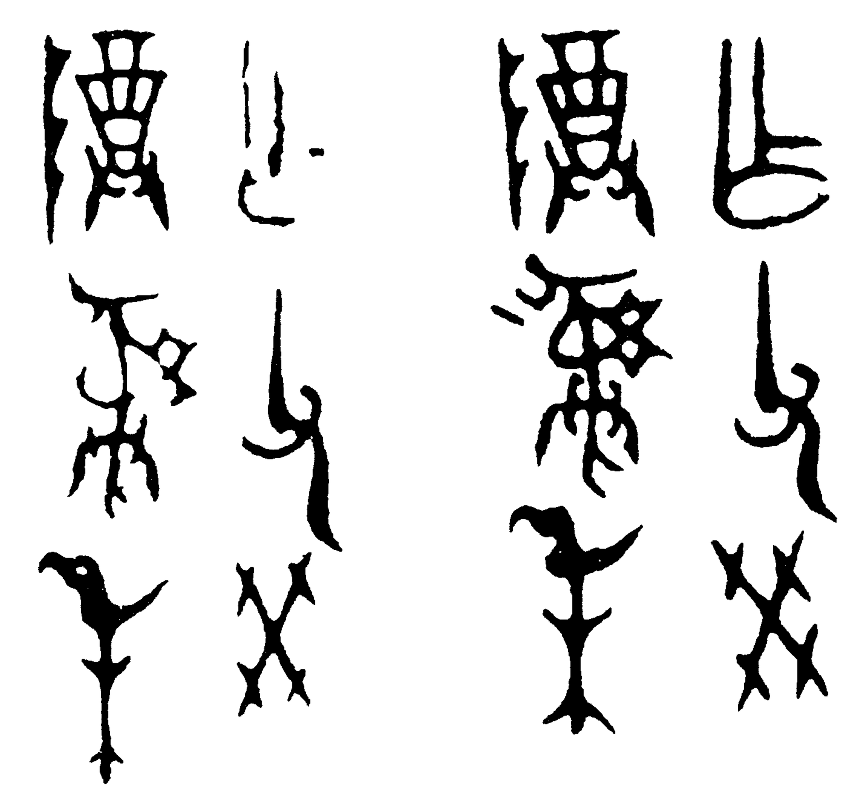
蓋 作車寶彝



器 釋同

右車卣并蓋銘各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蓋銘車之右作𠂆為兵戈或旌旗之象形

父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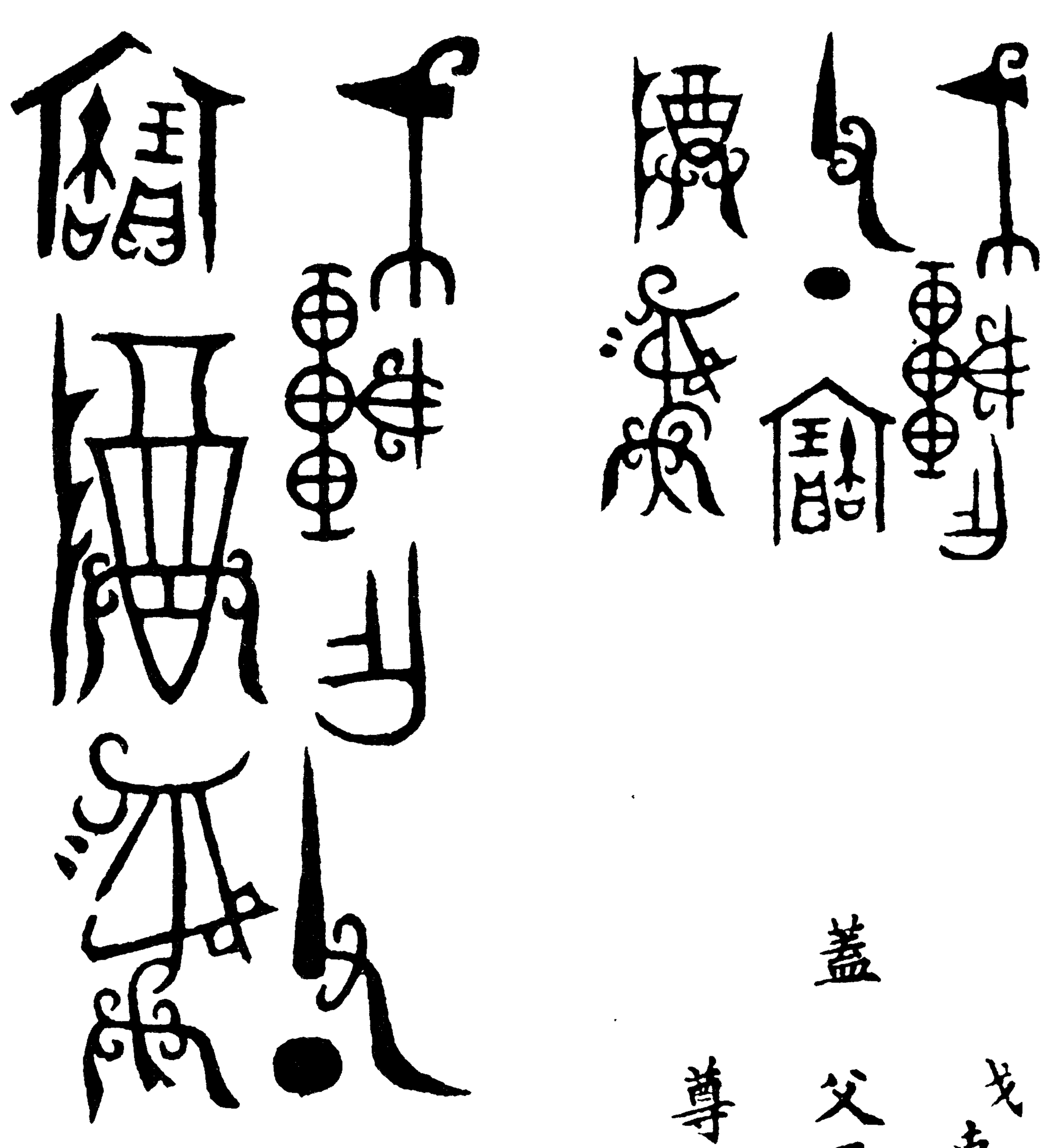


蓋　作父癸尊彝鳥在木上形

器　釋同

右父癸卣并蓋銘各六字烏程陳抱之經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末一字為集之古文

父丁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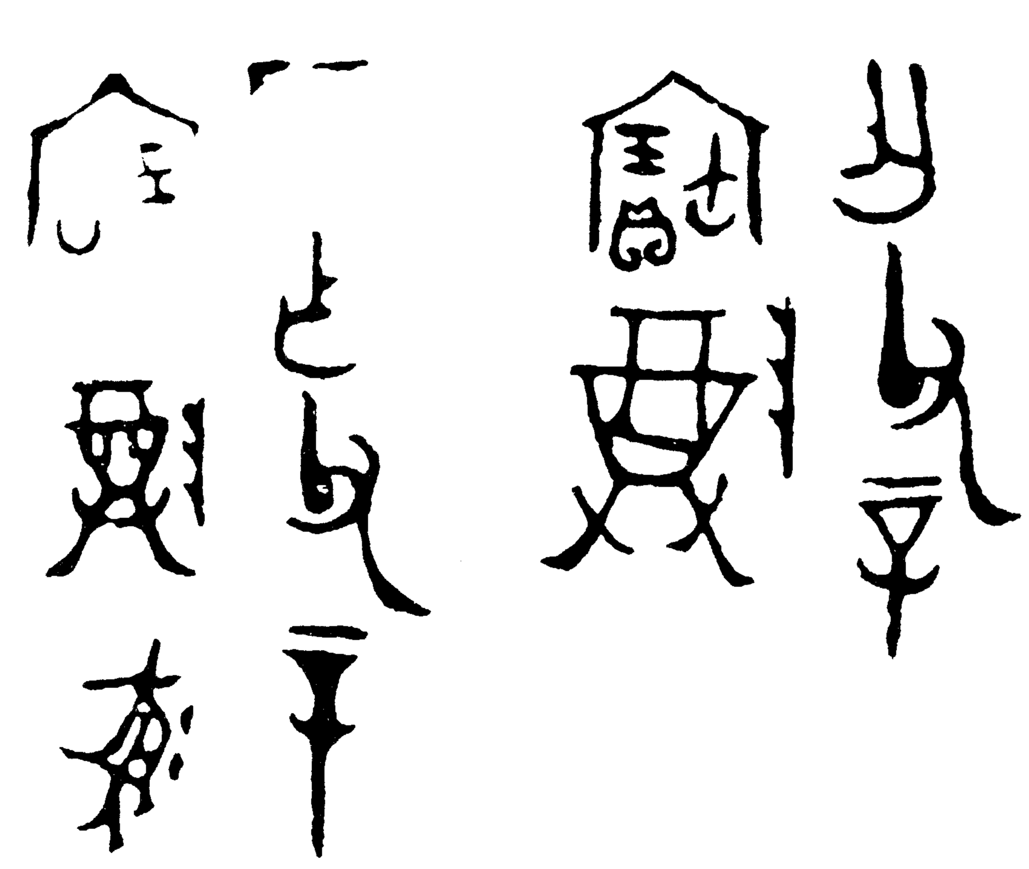


蓋　戈車作父丁寶尊彝

器　釋同

右父丁卣并蓋銘各八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戈杜車上為兵車之象形銘勳之意也按古文立戈形其內之末皆有飾如旌旂之游瞿則無之此文之援微仰向上如雞鳴則仍立戈形也說詳前卷祖辛鼎銘釋又彝器銘凡旅字作䇂為建旂車上之形此為立戈車上自是載之象形字說文載乘也从車𢦏聲此篆文也以䢅戾載戈銘證之古文載正从戈廣雅釋詁亦曰載乘也又國語周語登年以載注及管子形勢篇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注皆曰載行也乘車載戈行軍之象也

父辛卣



蓋　作父辛寶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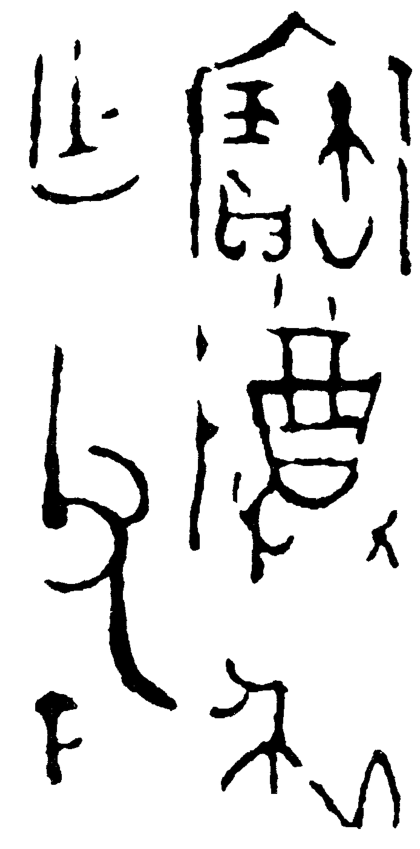
器　口作父辛寶尊彝

右父辛卣蓋銘五字器銘七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父辛卣



蓋



器

作父辛寶尊彝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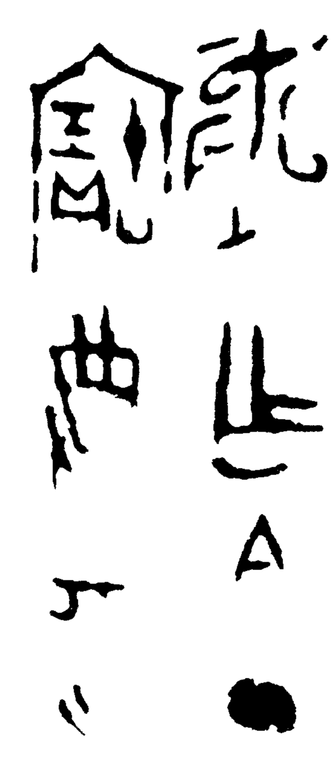
右父辛卣并蓋銘各六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

據拓本摹入此器載攈古廔款識尚書曰按此卣器蓋文同左行文曰作父辛寶尊彝南海吳氏筠清館金文所錄周缾竺尊文與此蓋正同止父字傳形為稍異釋曰缾竺作父辛寶彝釋尊作缾又以尊之羨文連上作竺并誤以彝字作杜首行末迴讀如古印文復據史游急就篇傳會缾與由廣為同祖竺為竺諫朝同胄壬申夏得此器上下文同始恍然古器文字不可強識如是濬益按尊銘羨文杜尊彝二字之閒此文杜彝字之首是書者泛於空缺處增二畫與上下二字皆不相涉以叔多父盤銘證之其所增橫畫皆無意義可見器銘點畫多闕以土蝕凝結未經洗剔亦非摩滅也

祖丁卣



蓋



器

□作祖丁寶尊彝

釋同

右祖丁卣并蓋銘各七字器銘半蝕首一字不可識以點畫求之疑述字

咎父癸卣



咎作父癸寶尊彝用肇

右咎父癸卣銘九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卣文同而非一器彼或此器之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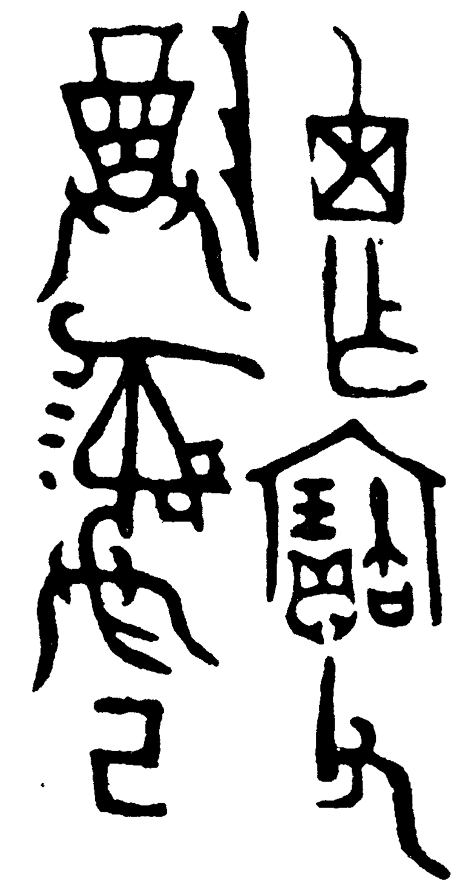
父戊卣



木口家作父
戊寶尊彝

右父戊卣銘九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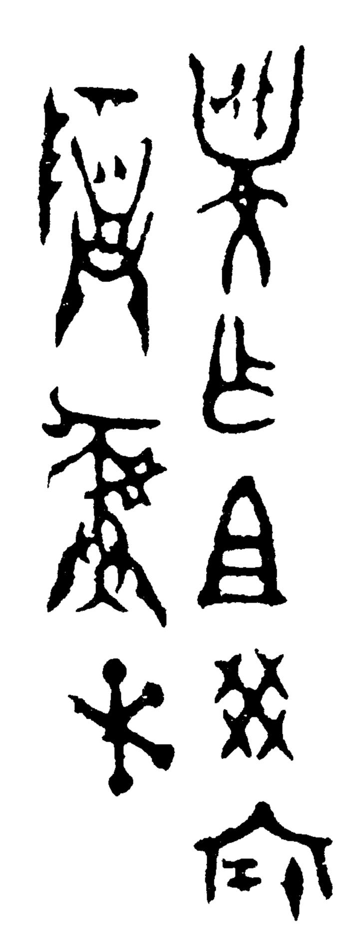
父己卣



口作寶父
尊彝己

右父己卣銘七字說文部首囟頭會𡿺蓋也象形此首一字形相似或是一字未能定

祖癸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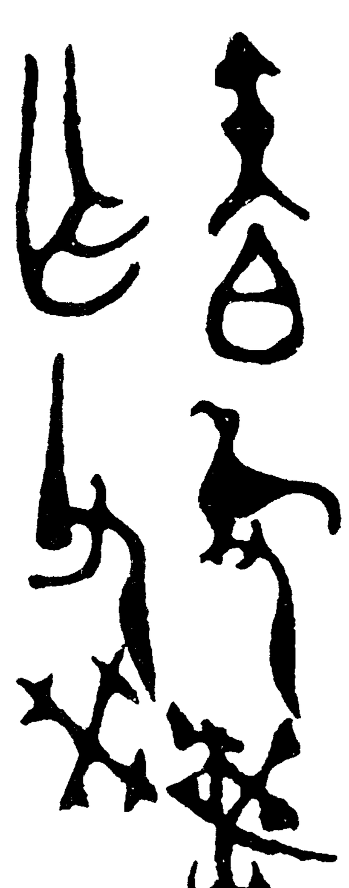
口作祖癸寶
尊彝車輜形

右祖癸卣銘八字半蝕者二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首一字有闕畫不可辨識末一字與父癸觶銘首一字同說載後卷觶銘釋

矢伯卣



蓋



器

矢伯爵
作父癸彝

釋同

右矢伯卣并蓋銘各七字按積古齋款識有伯爵彝文與此同應是一人所作

羊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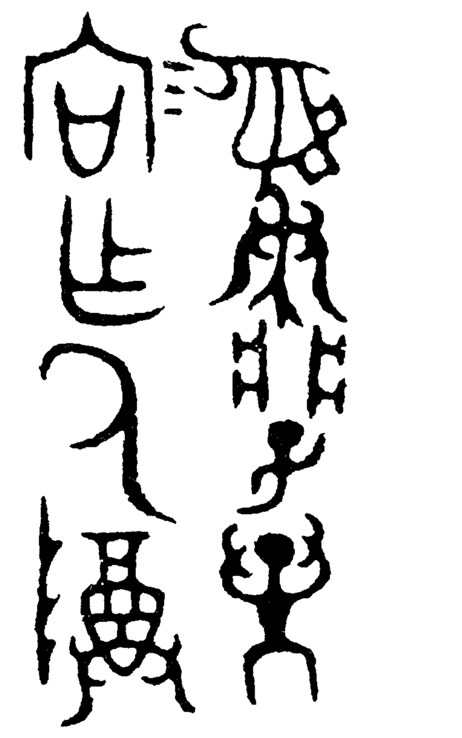
蓋　羊作父乙寶尊彝

器　釋同

右羊卣并蓋銘各七字筠清館已錄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向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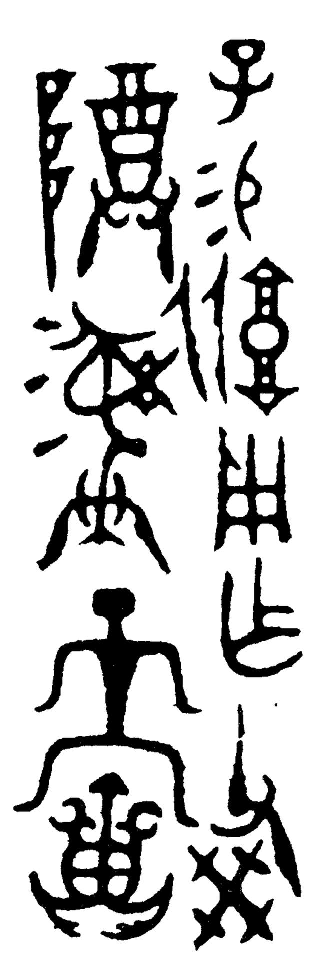


蓋　向作乃尊彝析子孫

器　釋同

右向卣并蓋銘各八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筠清館已錄據拓本摹入

⿰亯乚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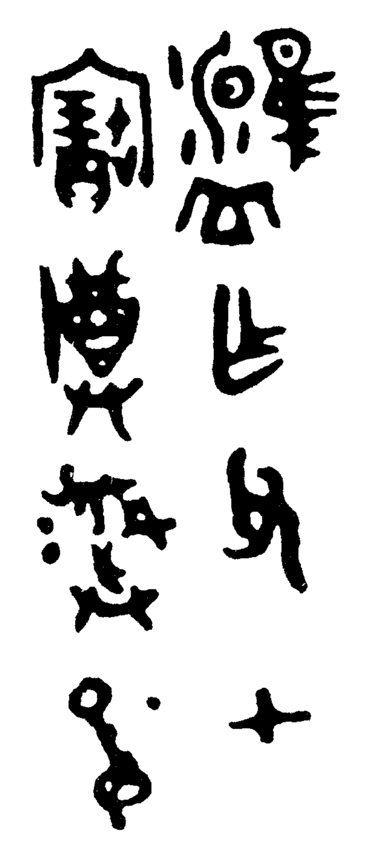
蓋　子錫⿰亯乚用作父癸尊彝子孫

器　釋同

右⿰亯乚卣并蓋銘各十一字與下一器皆載西清古鑑并據吳介臣侍御拓本摹入⿰亯乚字亦見王敦

⿱雝皿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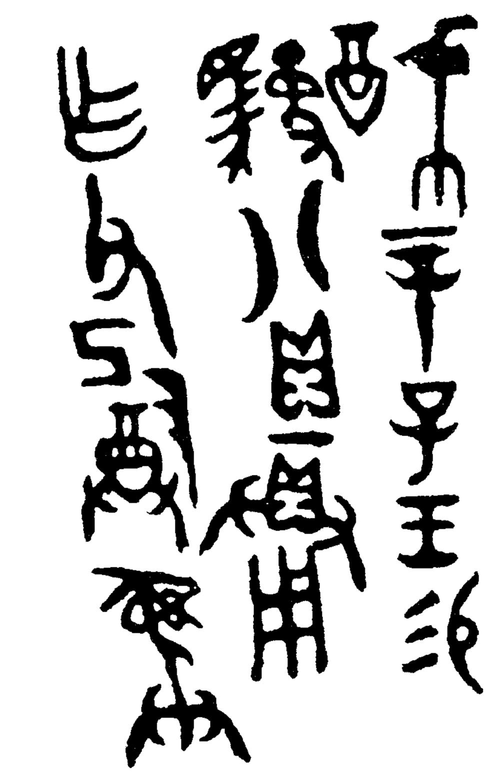


蓋　⿱雝皿作父甲寶尊彝單

器　釋同

右⿱雝皿卣并蓋銘各八字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巛从邑籀文作𡿧此文偏旁从水从回為變體

駮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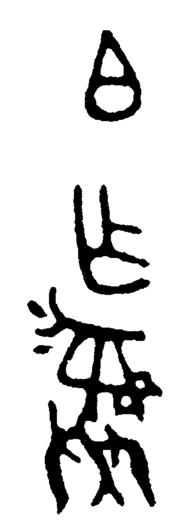
器

酉戈辛子王錫
駮八貝一具用
作父己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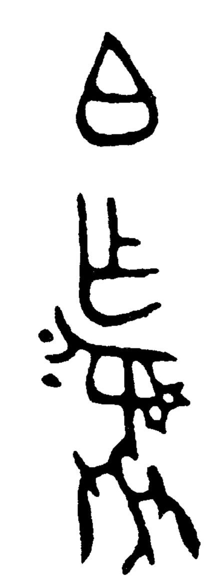
釋同

右駮卣幷蓋銘各十七字據濬益所輯拓本參以朱建卿勛教手拓本摹入辛子為辛亥壬子兩日所作器例詳前卷小臣𢦏尊釋說文御古文作馭从又从馬彝器文皆从叏叏即鞭之古文說文作夋與此皆象馬箠之形八貝一具者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為貨廣雅釋詁具備也荀子正名篇性之具也楊倞注具全也蓋八貝一具即一朋也呂覽云昔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渡河也蓋古者書於竹簡已之為文三横二直歲久摩滅直畫不見遂譌為三觀此器銘已字剝損之狀可證呂覽之說矣

伯卣



蓋



器

伯作彝

釋同

右伯卣幷蓋銘各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伯卣



蓋



器

伯作寶
尊彝

釋同

右伯卣幷蓋銘各五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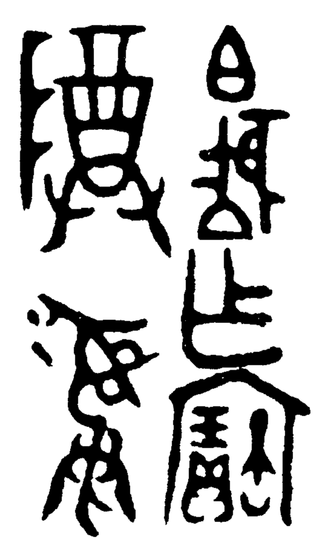
伯魚卣



伯魚作寶
尊彝

右伯魚卣銘六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失蓋為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

伯矩卣



伯矩作寶
尊彝

右伯矩卣銘六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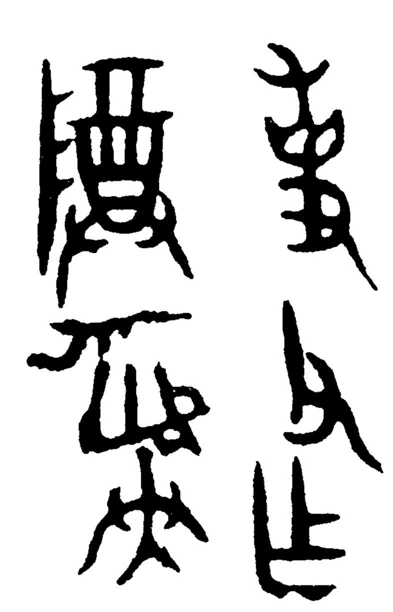
恚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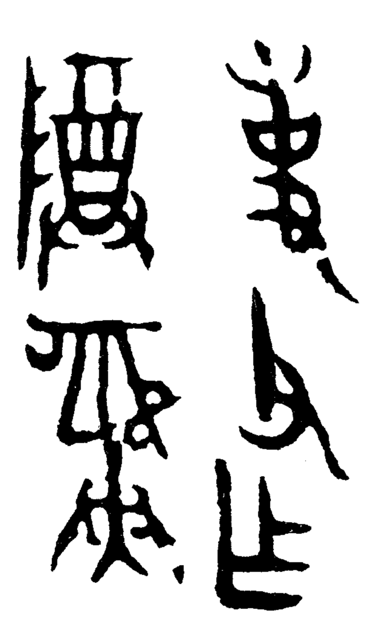


恚作兄日壬
寶尊彝□

右恚卣蓋銘九字據馮曉漁大令所輯拓本摹入此與吳
觀察所藏戩尊同文陳壽卿編修釋首一字為抚劉幼丹
太守釋為恚皆疑未確姑從劉釋

事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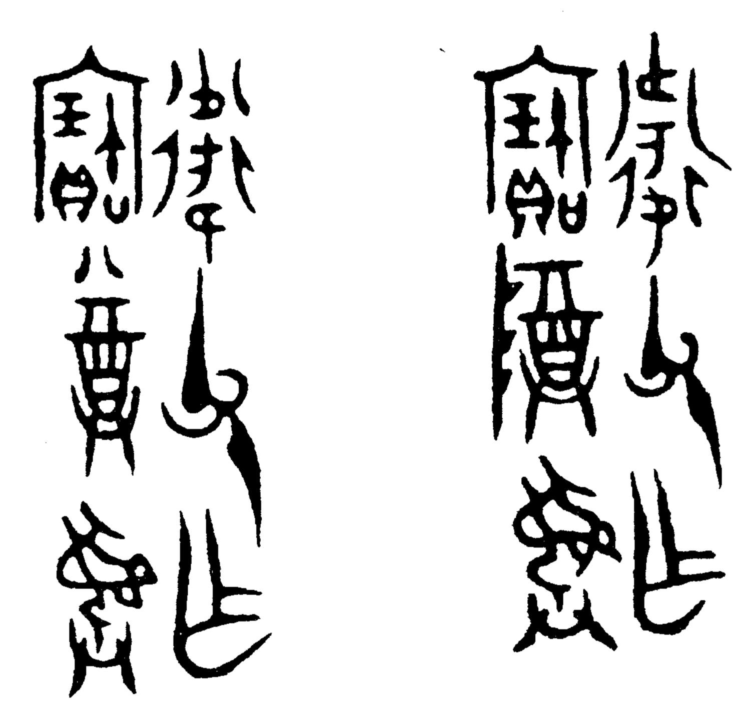


事父作
尊彝
蓋

器
釋同

右事父卣并蓋銘各五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
據拓本摹入

衛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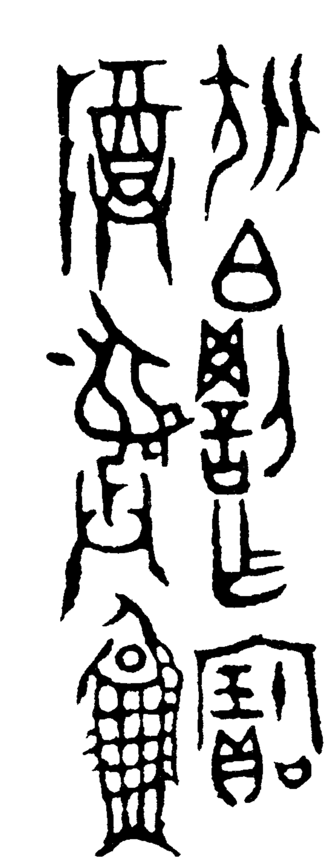
蓋 衛父作寶尊彝

器 釋同

右衛父卣并蓋銘各六字器載
西清古鑑攈古慶款識已錄說文衛宿衛也从韋帀从行行列
衛也此文中从方與口為古今字攷薛氏款識舉卌父癸

卣銘有𡖊字即衛之古文薛氏不辨象形釋為舉卌又積古齋款識所錄彙敨銘字作衞（與前卷鼎文同）亦衛字釋為彙並誤今按薛書卣銘為古文象形最初之字囲為方城其中縱橫六道者爾雅釋宮六達謂之莊是也外為四足迹形足迹為古文止象四周環衛之形也一變而為衛中从田象城中四達之形爾雅四達謂之衢是也兩周从行說文部首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彳亍亦足迹之形變冉變而為此文之衛中从方上下从屮中說文部首夂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以太保敨降字證之夂亦足迹之形變也小篆又變為衛从韋韋亦聲从帀見環衛之周匝此古文籀文小篆變遷之次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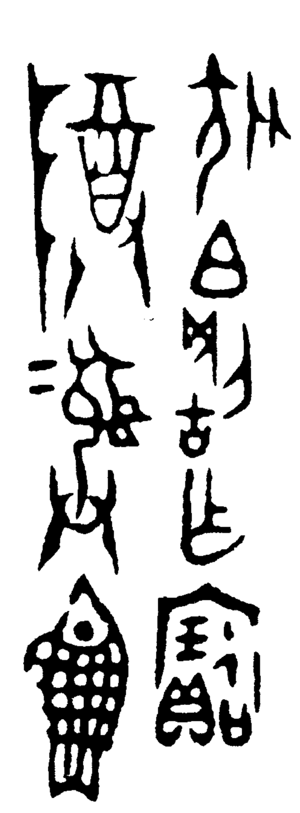
伯罰卣



□伯罔訶作寶
尊彝魚象形

右伯罰卣銘八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从允从比說文允尣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罰皐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按罔网同為網之象形古文又作𠔀

伯罰卣



釋同

右伯罰卣銘同前器葉東卿兵部所藏據拓本摹入

惠卣



蓋 惠作父戊寶尊彝

器 釋同

右惠卣并蓋銘各七字器為劉燕庭方伯所藏載長安獲古編蓋則金蘭坡所藏也本一器出土時散佚今據拓本合摹編入說文惠仁也从心从叀古文从𠦝作𢡱此省文

亦古文惠與毛公厝鼎惠我一人𢡱字正同亦見焦山無惠鼎積古齋款識釋為無専誤也按文選甘泉賦發蘭蕙與芎藭羽獵賦蹂蕙圃漢書楊雄傳皆作惠是蕙即說文之古文𢡱字也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卣下

小臣靜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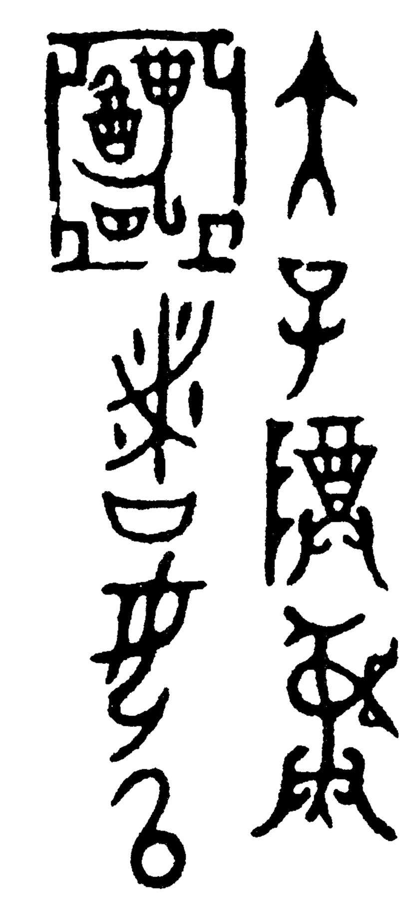


隹十有三月王客莽京小臣靜即事王錫貝五十朋揚天子休用作父丁寶尊彝

右小臣靜卣銘三十一字合文一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

本摹入此器向不審誰氏所藏吳山夫玉搢金石存已箸錄以弟三行即字為敢積古齋款識名為小臣繼彝其所據為趙謙士侍郎摹本文字失真點畫并多脫誤又下丁字全脫釋文則以客為宅莽京為㝁舟靜為繼五十朋為五朋皆誤今悉訂正十有三月與遣尊文同嘗疑為正月之異文說見前卷尊銘釋今按辥書公緘鼎十有四月辥氏以為嗣王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說與董廣川同劉幼丹太守曰攷井侯彝云十八月管子令人之魯梁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古人記月誠有不可解者按此言深得闕疑之義以客為格與黎鼎師遽敢同莽京說詳後卷史懋壺銘釋

亞形諸女卣



蓋

太子尊彝
亞形中紒首坐形勹尊箍諸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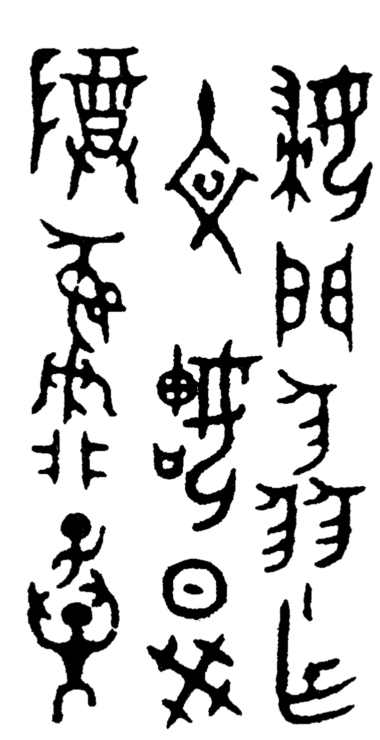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亞形諸女卣蓋銘十一字器銘十二字據金蘭坡拓本

摹入此銘與積古齋款識諸女匜同文釋文謂此諸女即左襄十九年傳諸子仲子戎子哀五年傳諸子鬻姒漢書高五王傳諸姬之例又漢書元后傳云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此必從古制古禮太子當有妾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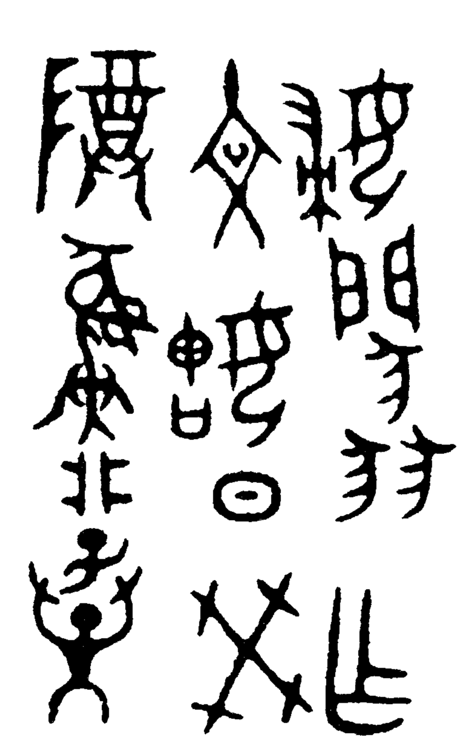
濬益按漢以前太子妾御亦有可徵者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據此太子之子至二十餘人是必妾御甚衆西周之世其制度亦可由此類推而知銘文為彝器習見惟此器銘與諸女觴銘兩行之閒多一司字豈此器為諸女所司如周禮春官司尊彝之職歟

婦闟卣



蓋

婦闟作
文姑日癸
尊彝析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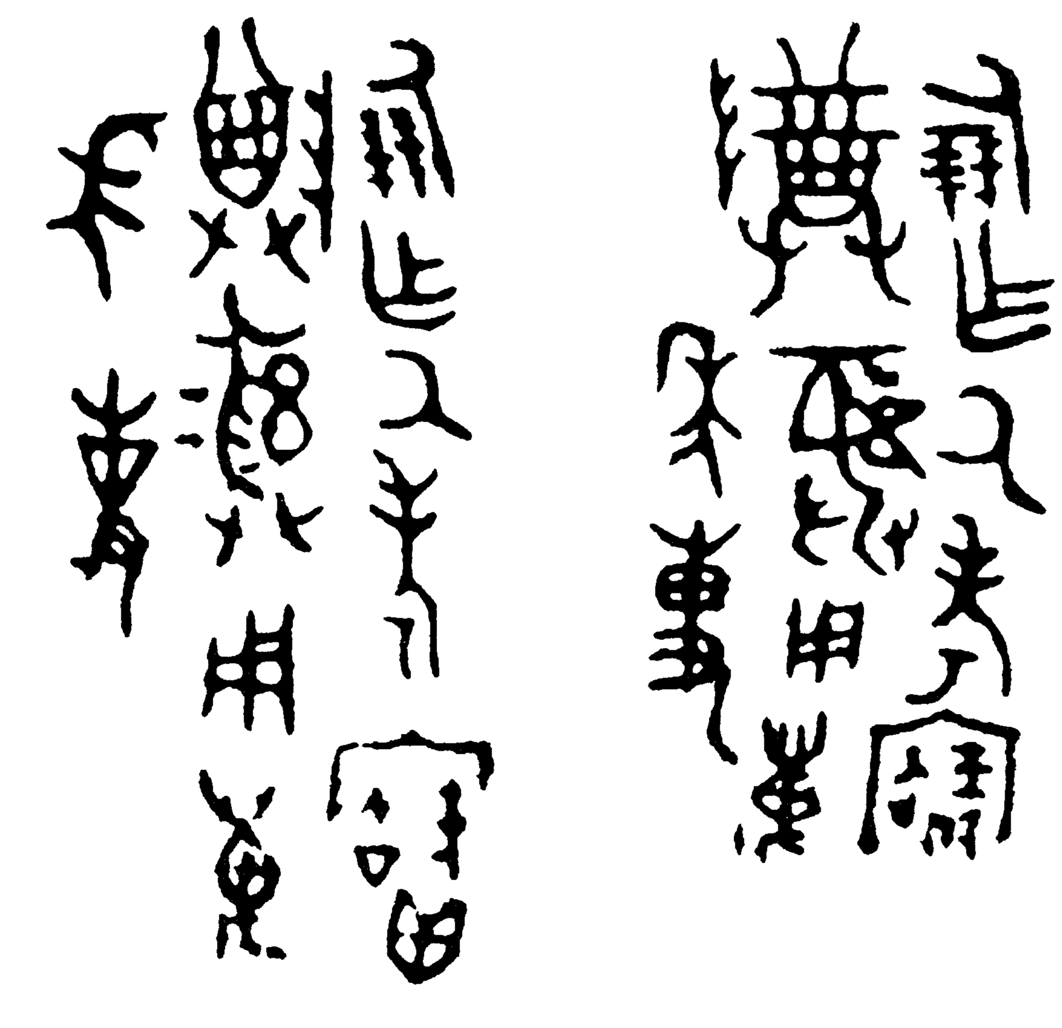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婦闟卣并蓋銘各十二字器見蘇州提已失據濬益手

拓本摹入此銘與陳編修藏爵同文其曰婦作文姑尊彝者古於姑之稱有二爾雅釋親父之姊妹為姑詩泉水問我諸姑左傳公十五年傳姪其從姑是也婦稱夫之母曰姑禮記内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是也又穀梁文公三年傳曰婦者有姑之辭左襄公二年傳曰婦養姑者也此正為姑作器故稱婦以見義闟為婦之名字無攷按說文豕部有豩字云二豕也豳从此闟此从豩疑豩為豩之緐文姑作𣪕即𣪕筆迹小變書者取其茂美非有意義文姑之稱亦猶文考文母說詳前

鳳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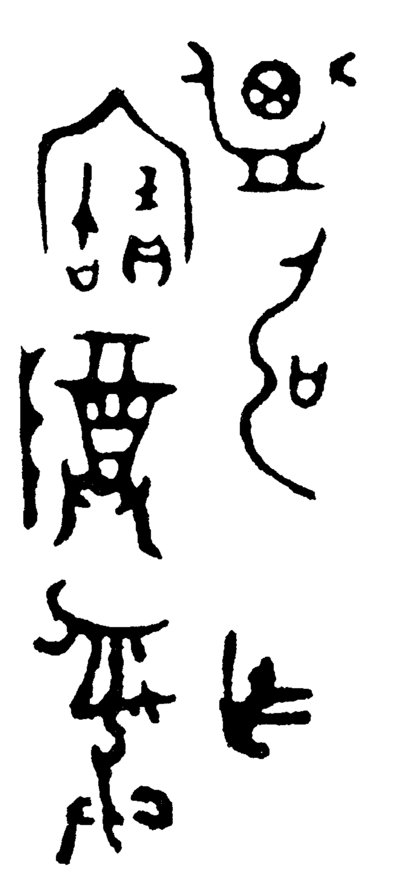
蓋 鳳作乃考寶尊彝用萬年事

器 釋同

右鳳卣并蓋銘各十一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此與葉兵部所藏尊文同自是一人作器說詳前卷尊銘釋按古人作書於重複字往往前後變體或器蓋同文而偏旁增渻左右互易見於諸家箸錄及本書所收者類難指數此卣器蓋及鳳尊三銘一人所書而於寶尊彝萬年事等字無有同者尤極變化之致幾與後世行艸書相似古書固有艸篆一體爾

又按周世惟石鼓文重複字無一變體譚仲修大令書以為疑余謂石鼓為王朝制作亦如後世臺閣文字必用正體非如私家作器可以意為損益者也

盟引卣



盟引作寶尊彝

右盟引卣銘六字與下一器皆葉東卿兵部所藏據拓本摹入此器筠清館已錄吳子苾閣學釋盟為盟今按此字當釋盟說文盟各本皆作盟从囧从血段氏注改為从囧皿聲謂盟與孟皆皿聲故孟津盟津通用此文从皿與段注合矣然邾公華鐘魯侯角二銘盟字並从血古人書無定體又未可執一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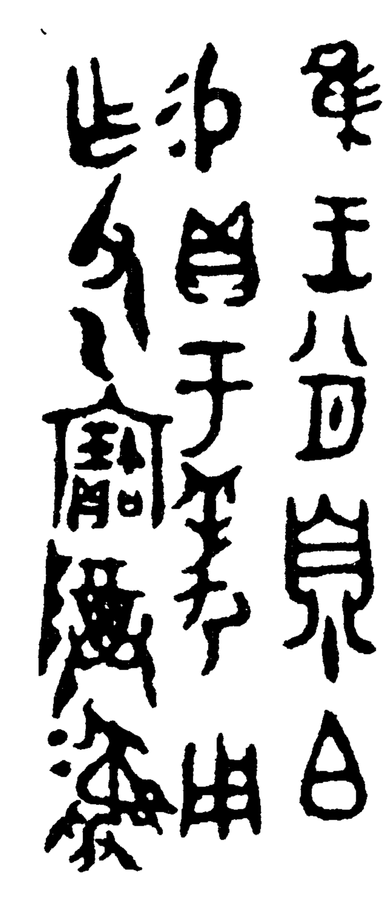
安父卣蓋



安父作寶尊彝

右安父卣蓋銘六字此與前卷安父鼎同文而書體各異或為一人所作未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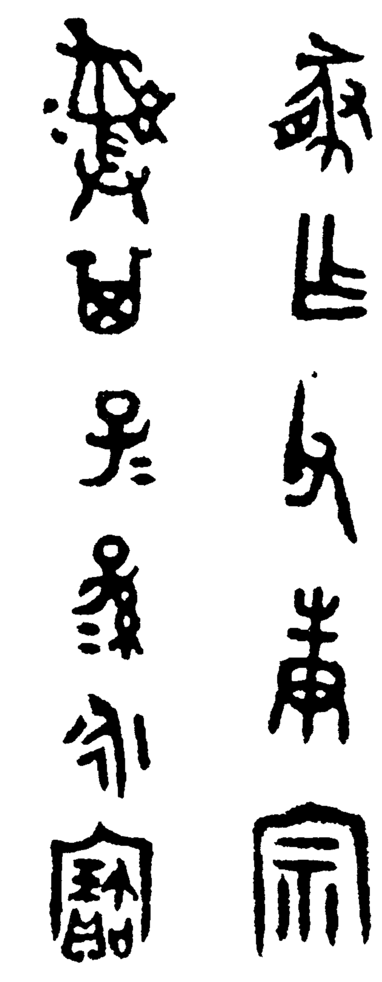
豙卣蓋



隹王八月泉伯
錫貝于豙用
作父乙寶尊彝

右豙卣蓋銘十七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卣蓋積古筠清二錄皆誤為彝今重摹訂正泉為地名即洎字說文洎灌釜也从水自聲左襄公二十八年傳以其洎饋釋文洎肉汁也此古文从自象鼻形下為水象鼻液之下垂與洟字同義說文洟鼻液也故泉亦訓汁豙為作器人名亦意造之字筠清摹為姜並誤

豚卣



豚作父庚宗
彝其子=孫=永寶

右豚卣銘十三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䐁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篆文从肉豕作豚此文从又正許書部首之所本

盨仲卣



盨仲口作乃
文考寶尊
彝　日辛

右盨仲卣銘十二字按此器即積古齋款識所錄之表彝也盨仲文三字全闕第三字及彝字半闕乃據未經摩剔時拓本摹入者故誤以第三字為表壽卿則名為瑟仲狂卣今以前卷盨仲尊銘證之文字悉同為一人作器乃知壽卿所釋亦誤也攈古錄金文則既載此銘又錄表彝蓋亦未知阮錄與此為一器也

女子小臣兒卣





女子小臣兒
作己尊彝
析子孫

右女子小臣兒卣銘十二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今歸丁小農觀察據拓本摹入方伯長安獲古編載此器失摹小字今補正

小臣繇卣



王錫小臣繇錫
在寢用作祖乙尊
爻 手形 手執中

右小臣繇卣銘十六字合文一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
文摹入弟五字从手象執絲之形依原釋定為繇末行三
字與陳壽卿編修所藏角同文當是一人所作器說詳後
卷角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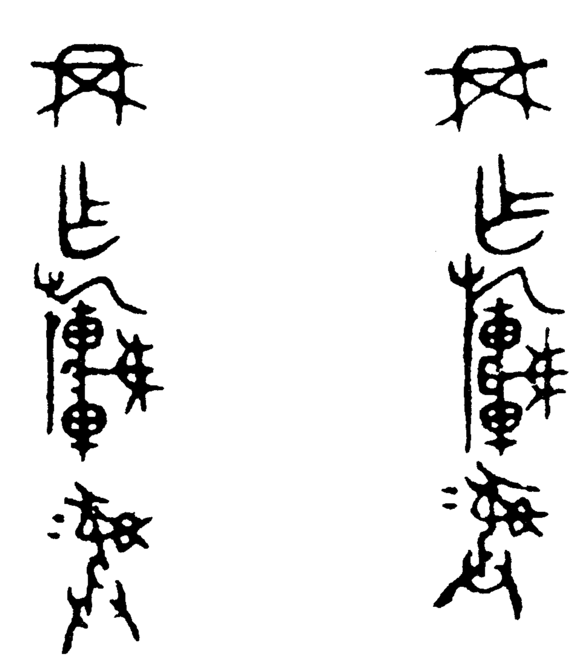
史𧻚卣



冊
冊 史𧻚作
祖丁寶尊彝

右史𧻚卣銘十字說文𧻚𧻚田易居也从走亘聲此文有
闕畫當作𧻚彝器銘皆以為桓武字與說文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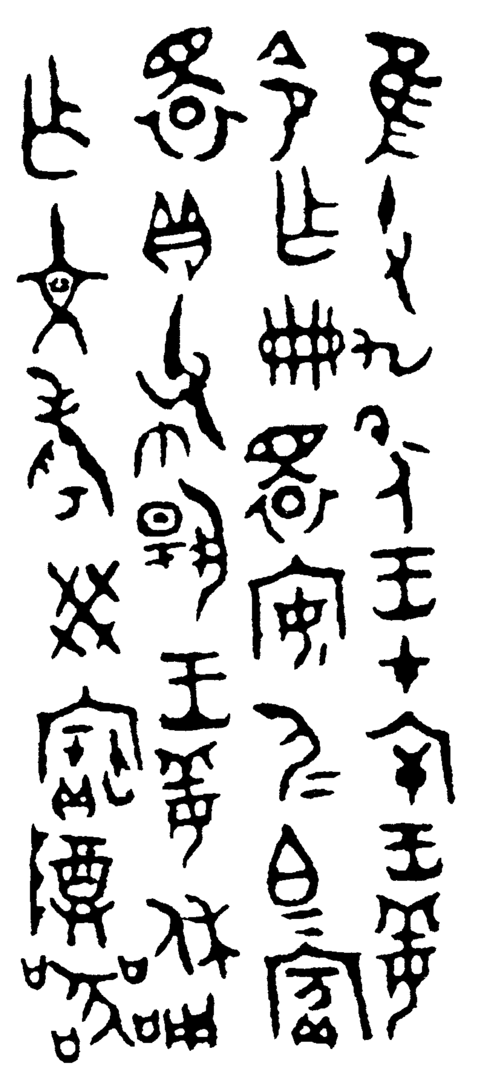
舉卣



蓋 舉作旟彝
器 釋同

右舉卣并蓋銘各四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睘卣





蓋
隹十有九年王在庈王姜
命作冊睘安夷=伯=賓
睘貝布揚王姜休用
作文考癸寶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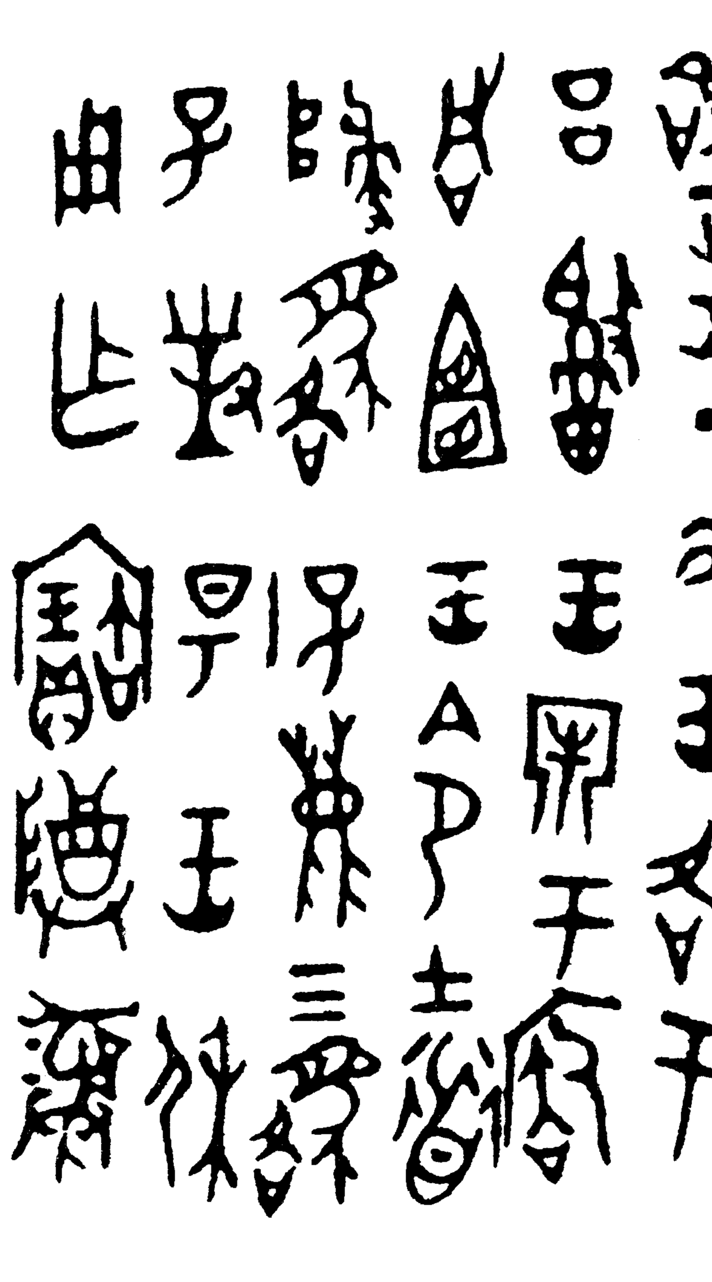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睘卣并蓋銘各三十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器蓋倒置今更正𠂤即彔泉見前卷遣尊銘

西清古鑑邢侯尊亦有王在㡯語从攴蓋象擊析之形與此文皆地名筠清釋為室非也龔定盦禮部謂睘安為吏氏名⺘=為二人即从字亼=為酉即奭之省文燕召公名也濬益按文曰睘安夷伯夷伯賓睘貝布詞意甚明是睘為人名非名睘安爾雅釋詁安定也止也又左襄公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說文𡰣古文夷夷伯諸侯也兩二為重文釋从釋奭均非貝布曰賓者周禮鄉大夫以禮禮賓之司農注賓敬也此文以王在庌王姜攝行事册命夷伯睘安夷伯猶他器之云右某入門即位之意

又按西周之世王后姜氏者惟厲宣幽三王娶於申說見後卷王伯姜鬲銘釋前此則武王邑姜見於左傳子產禆竈之言餘無可攷此王姜不審為何王后然於左傳之文則不能無疑焉經典及彝器銘載婦人名稱凡四如王姒鄧曼杜祁胡歸自父母家稱之者也芮姜韓姞虢改江芈自夫家稱之者也以字則孟弋仲子叔隗季嬀等是以謚則戴嬀文嬴成風定姒等是邑既非國名周書謚法又無邑謚頗疑此字有譌誤據杜注邑姜齊太公之女正義引譜云太公曰呂望意邑姜本號呂姜古文邑作８與篆文呂作８相似篆文又變８為吕後人涸８８為一字遂改左傳文為邑觀說文邕籀文作𡿧而篆文作邕豈可以類例而知其致誤之故矣

貉子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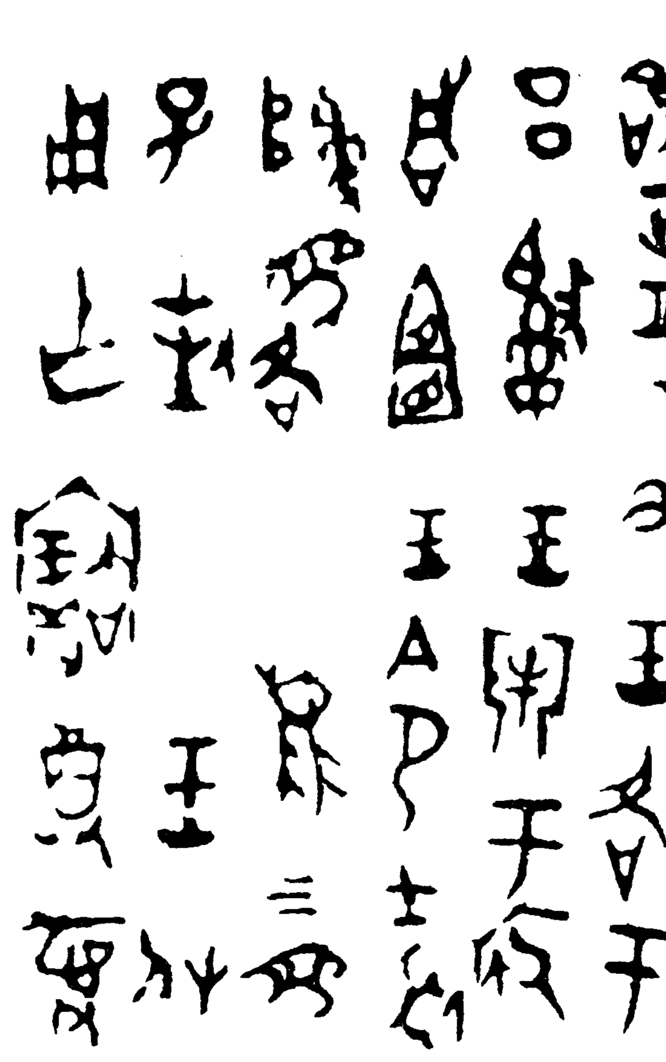


唯正月丁丑王格于
呂𢿢王牢于口
咸宜王命士衟
饋貉子鹿三貉
子對揚王休
用作寶尊彝

右貉子卣蓋銘三十六字器載

西清古鑑據吳介臣侍御拓本摹入全器今歸李山農觀察器銘未獲呂即雒漢書地理志有雒縣𢿢疑畋之異文从𤔔省說文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按畋獵所以講武治兵故从𤔔省以見義穀梁桓公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御覽引韓詩內傳亦云春曰畋此云王正月王格于雒畋與穀梁韓詩並合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于下一字不可識此蓋王至雒畋獵有所獲而牢閑之因命士衟歸貉子以三鹿廣雅釋詁歸遺也國語晉語敢歸之下執政注歸饋也書序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史記魯周公世家作饋論語歸孔子豚孟子注亦引作饋貉子蓋北狄君長近王畿者說文貉北方豸種孟子子之道貉道也趙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經典一作貊為叚借字中庸施及蠻貊詩皇矣貊其德音釋文皆曰本作貉

貉子卣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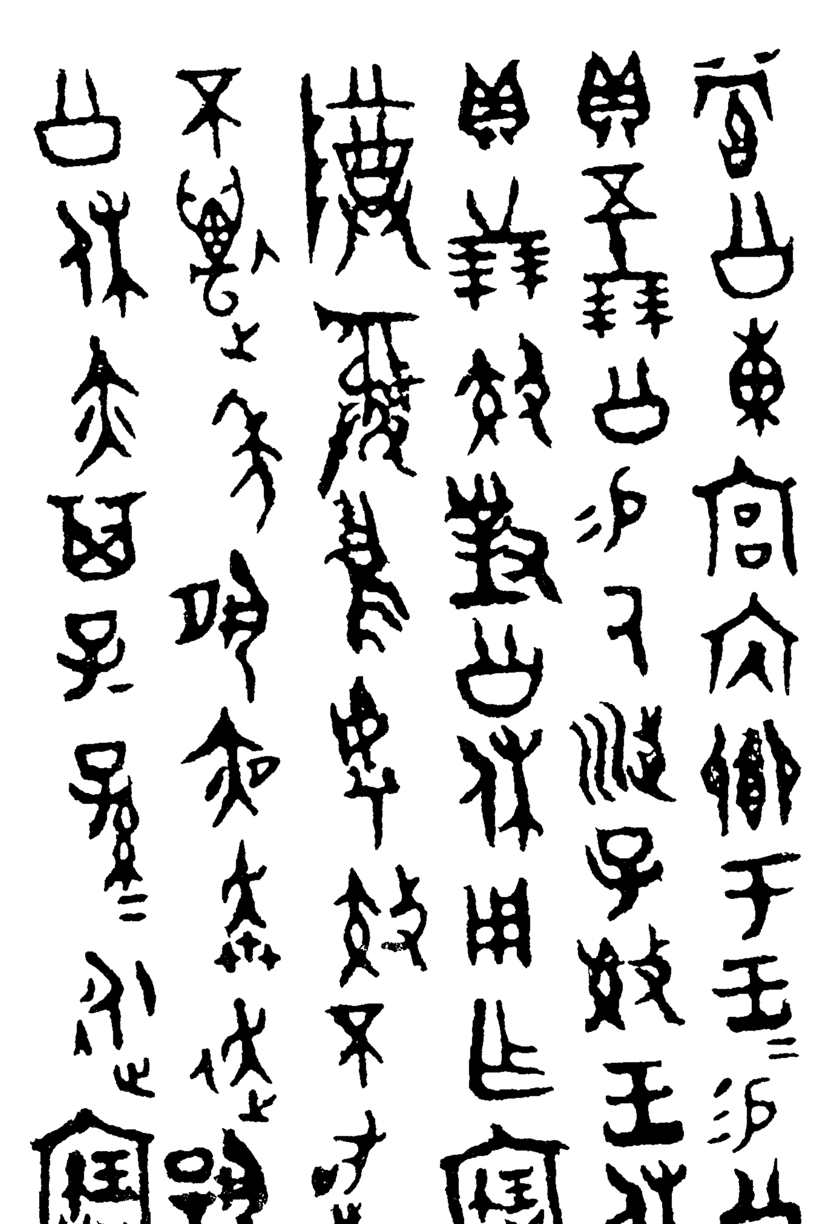
右貉子卣全蝕不可辨者二字半蝕者十六字器載西清古鑑今失蓋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二器器蓋各有八鹿正以歸鹿作器故肖其形以為飾歟

效卣



蓋

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嘗公東宮内饗于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乃涉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烏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孫=永寶



器 釋同

右效卣并蓋銘各六十八字合文二蓋銘蝕者一字器出洛陽市劉燕庭方伯所藏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王雚于嘗或釋雚為灌之消文嘗為嘗祭按周禮大宗伯注祼之言灌也龔海峯觀察景瀚釋祼曰祼灌古今字之別周禮毛詩皆作祼禮記論語作灌今以雚為灌字之消說固可通然秋祭曰嘗文言四月初吉則非嘗祭之時明矣又飲酒亦曰灌禮記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注灌猶飲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與此文情事亦不相合竊疑雚當釋觀嘗為地名王以巡狩遊觀於此所遣之諸侯因於東宮内饗王王加以好貨錫貝五十朋乃分王所錫之廿朋以與其臣涉子效效榮君賜而作斯器也方伯獲古編摹此文點畫多舛烏虖二字作□□尤誤茲並訂正

⿰谷侖伯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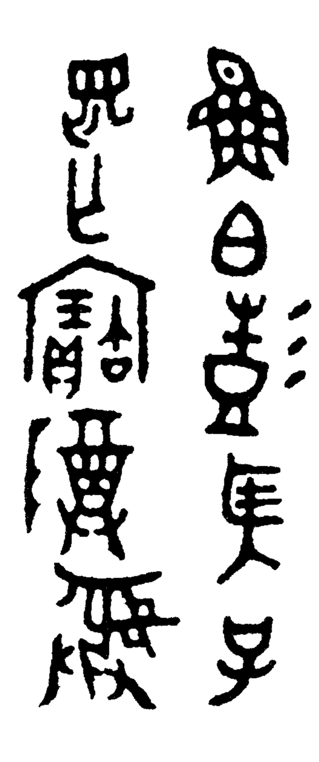


蓋 ⿰谷侖伯作寶尊彝

器 釋同

右⿰谷侖伯卣幷蓋銘各六字器舊在關中李如山云鄧襄哉司馬所藏也今歸姚彥侍方伯據如山手拓本參以方伯拓本摹入⿰谷侖字說文所無疑即𨸏部之陯字解曰山𨸏陷也按𨸏部有隫字古文从谷作𧮰以此相例應是陯字之古文部首𨸏下解云大陸山無石者谷下解云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於口陯既解為山𨸏陷是大陸陷為川谷即詩十月之交山冢崒崩高岸為谷也此从谷義尤相合當為淪陷之正字詩正月鄭箋地厚而有陷淪也疏淪沒也華嚴經音義引廣雅淪沈也今廣雅釋詁亦曰沒也淪行而陯不復見⿰谷侖則僅存於此銘矣與土部城之籀文作⿰𩫏成垣之籀文作䳐堵之籀文作𩫨三字同例

魚伯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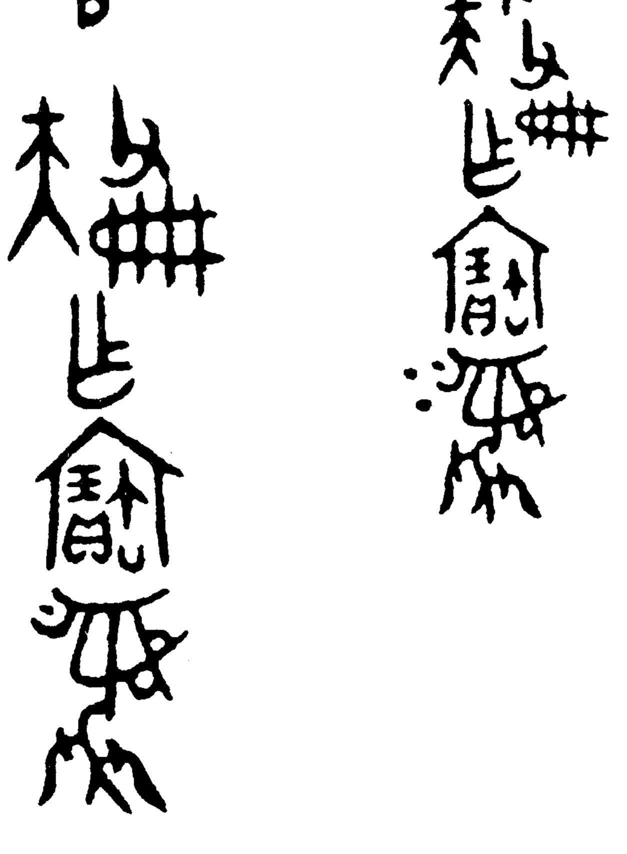


魚伯彭長子

口作寶尊彝

右魚伯卣銘十字半蝕者三字與下一器皆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弟四字原釋為長弟六字有闕畫不可辨

叔夫父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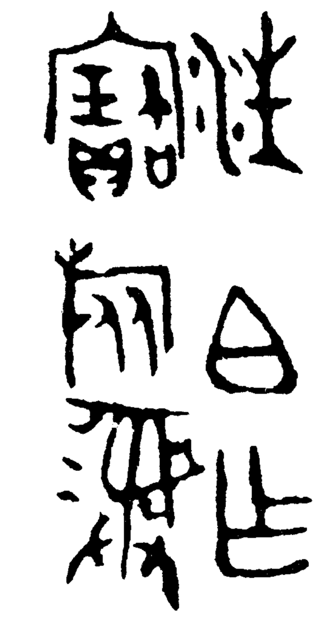


蓋 叔夫父冊作寶彝

器 釋同

右叔夫父卣幷蓋銘各七字器銘首一字半蝕

汪伯卣



蓋

汪伯作寶旅彝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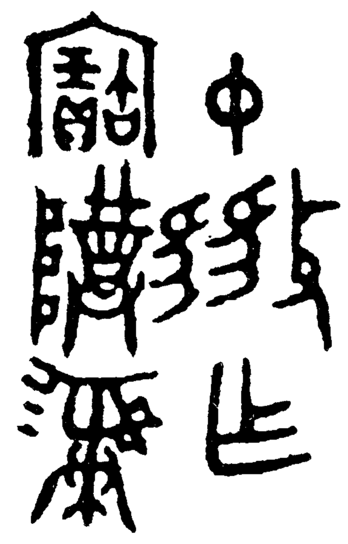
右汪伯卣并蓋銘各六字據潘益所輯拓本摹入說文汪深廣也从水㞢聲一曰汪池也此汪當是國邑之名

仲𢿱卣



蓋

仲𢿱作寶尊彝



器

釋同

右仲𢿱卣并蓋銘各五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𢿱字彝器習見此省火

伯旅卣



蓋

伯旅作寶尊彝



器

釋同

右伯旅卣并蓋銘各六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與前卷伯旅尊為一人作器

叔𩞁卣



蓋

叔𩞁作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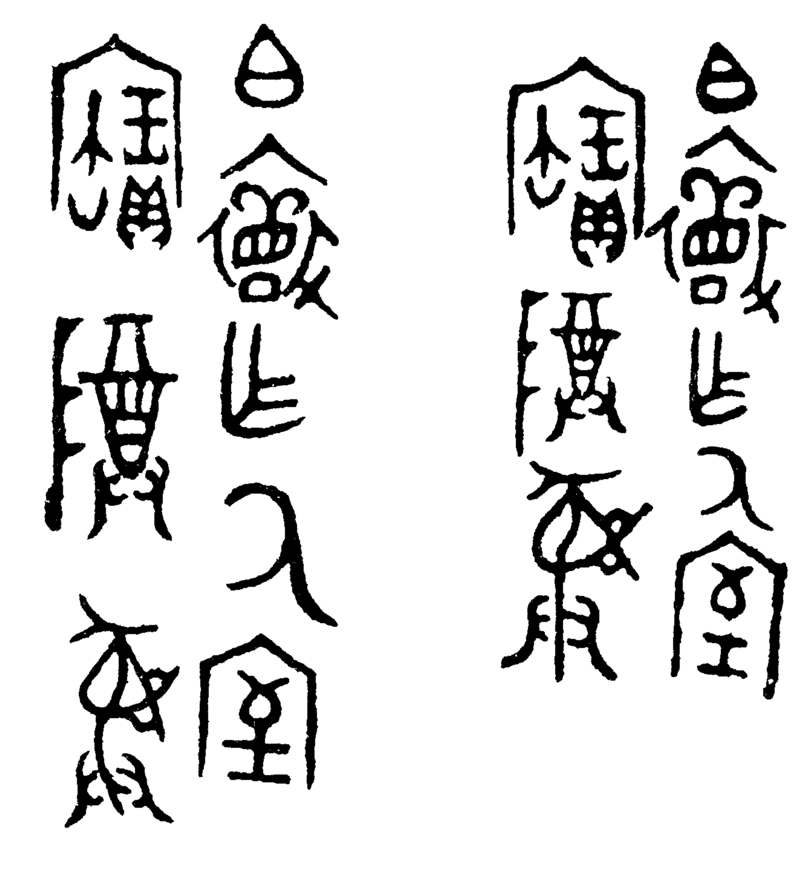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叔𩞁卣并蓋銘各六字說文無𩞁字丮部𩛿下云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石鼓文載西載北字作𩛿是𩛿載二字通𩞁又𩛿之異文也亦見師虎敦

伯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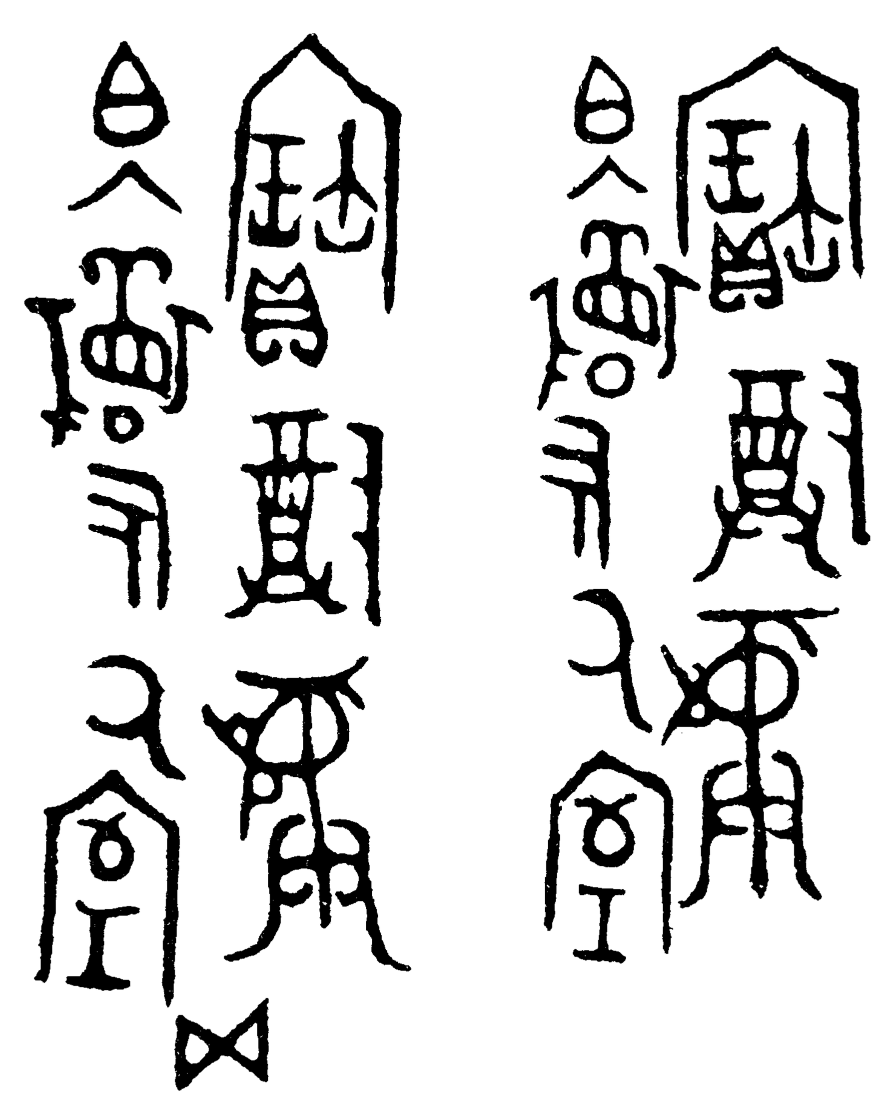
蓋　伯褱作乃室寶尊彝

器　釋同

右伯褱卣并蓋銘各八字攈古慶款識已錄周孟伯禮部胡石查司馬張孝達尚書均有釋文石查說曰說文褱俠

也从衣眔聲徐鉉曰眔非聲未詳據此銘字中作□析之為眉目口蓋象子在褱抱之形說文孚字注云褱子也是知褱子為褱字最初之義得此□字古文可以補鼎臣所未詳其衣字下方作十字形者古衣前有結此為袒衣故結弛於外正以足褱字之義孝達尚書曰胡釋甚辯詳思之仍當是瞏字即還環積古齋伯瞏敢正如此濬益按古人於名字每多意造或變易點畫此字介瞏褱之閒以眉目口形在衣中言之則釋褱較塙男孝傑曰衣之下方作十字形者乃又字蓋又者手也母之褱子身在衣內僅露其面褱正象以衣褱子露面之形又所以抱之也

伯褱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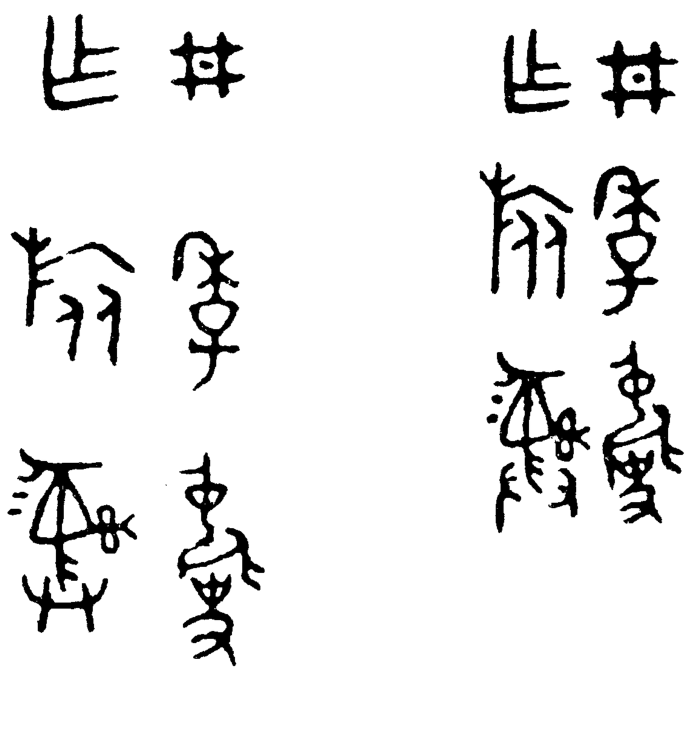


蓋　釋同前

器　釋同增一五字

右伯褱卣蓋銘八字器銘九字均左行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器銘五字蓋作器之次第

井季⿱㲋夬卣



蓋　井季⿱㲋夬作旅彝

器　釋同

右井季⿱㲋夬卣并蓋銘各六字器載西清古鑑今為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無⿱㲋夬字㲋部有⿱㲋夬云獸也似狌狌从㲋夬聲玉篇無⿱㲋夬有⿱㲋夬云生萁

切音試獸似貆廣韻同石鼓文䜌之⿱㲋史二潘迪音訓⿱㲋史丑若反相如大人賦休⿱㲋史奔走或音使濬益按潘氏此語引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之言也惟漢書大人賦作怵⿱㲋夬潘氏以為休⿱㲋史與今本漢書殊異然此字从㲋从史自是以史為聲何以顏師古注云丑若反是師古所據之本與今本正同並不作休⿱㲋史而潘氏既引師古音切是所見漢書即顏注之本而此二字獨殊異甚不可解其云或音使則又與玉篇之音試合今以此銘及石鼓文證之是玉篇之⿱㲋史即說文之⿱㲋夬蓋說文歷代傳鈔寫官難免筆誤此銘與石鼓文皆二千年以前之真迹鑄刻分明可決定說文之⿱㲋夬為⿱㲋史之譌字而玉篇有⿱㲋史無⿱㲋夬又可知顧野王當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濬益嘗得王懷祖觀察與桂未谷大令手札亦言說文之⿱㲋夬字恐即石鼓文之⿱㲋史字特未引玉篇為證

段若膺大令說文注謂玉篇廣韵皆曰⿱㲋夬似貆疑似狌狌三字當作似貆二字是知說解之有譌誤而不知篆文之已先譌誤也段以篇韵為⿱㲋夬亦欠精覈若乃集韵又有⿱㲋史字云疏吏切音駛江東呼貉為⿰豸吏⿰豸吏或作⿱㲋史是又由⿱㲋史而誤為⿱㲋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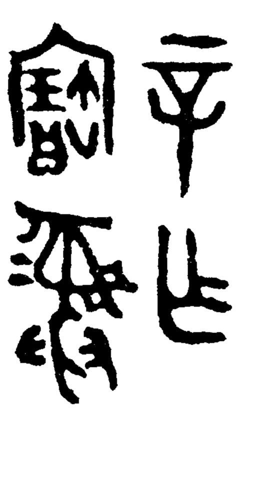
又漢書地理志雩婁下曰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水經注決水自安豐縣故城西北逕蓼縣故城東又西北灌水注之方輿紀要曰決水即今史河灌水今自河南固始縣東流經霍邱縣西合史水入淮濬益按顧氏謂決水即史河是也今人皆書為⿰氵史此亦因夬史二字形近與⿱㲋史之誤⿱㲋夬正同

辛卣



蓋

辛作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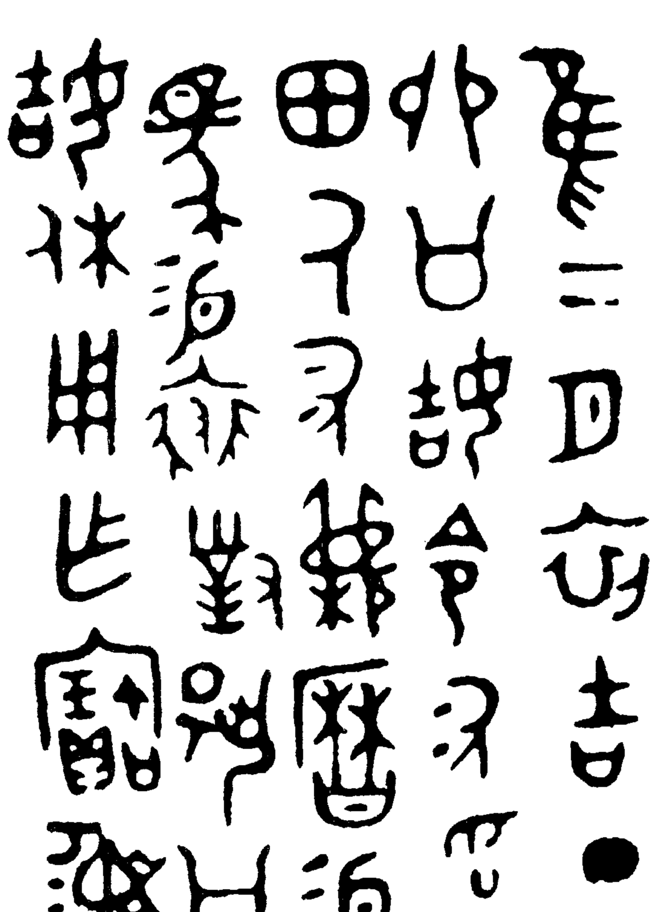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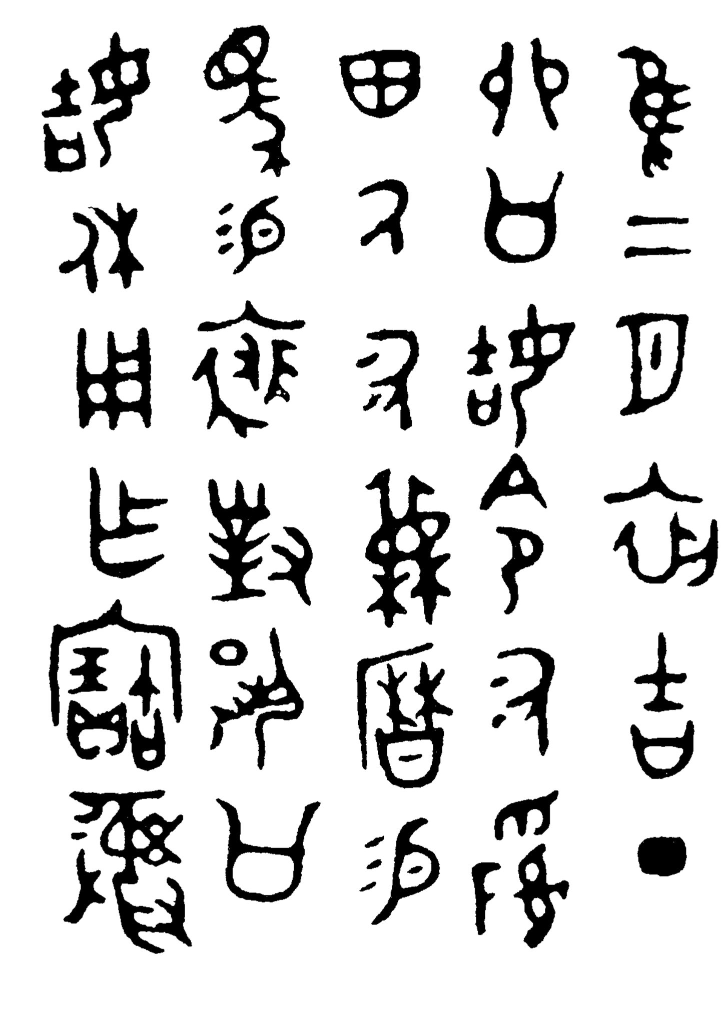
右辛卣并蓋銘各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又卣



蓋

隹二月初吉丁卯公姞令㕚𤔲田乃㕚蔑曆錫馬錫裘對揚公姞休用作寶彝



器　釋同

右叉卣并蓋銘各三十字蓋銘半蝕者三字與下四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銘積古齋款識已錄所據為摹本文字失真今重摹訂正舊釋以叉為邑謂即汗簡𠬝字以叔妣歆凡字偏旁从叉證之自是叉字說文叉手足甲也从又象叉形又部首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古文省衣為求孟子樂正裘古今人表作求是二字通用又按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功助温也求从又為手形正取佐助之意引伸之則為索為取為得此文从衣从又亾在衣外為裼裘之象形禮記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又君在則裼盡飾也不文飾也不裼篆文𧘝衣在求外則為襲裘之象形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又弔則襲不盡飾也是古人衣裘裼襲異用故籀文與篆文各有所象此文字之可攷見禮儀者也

閼卣



閼作宦伯
寶尊彝

右閼卣銘七字按積古齋款識有卣蓋銘與此同當即此器之蓋先時散佚者釋閼為門致二字殊誤此字已見前卷閼伯鼎

寓卣蓋



寓對揚王
休用作幽
尹寶尊彝
其永寶用

右寓卣蓋銘十六字葉東卿兵部舊藏器積古齋款識據江秋史侍御摹本誤編為彝並有闕畫今訂正侍御謂幽尹似楚大夫阮文達公亦以為官名今以尨姞敦德尹證之尹官名幽則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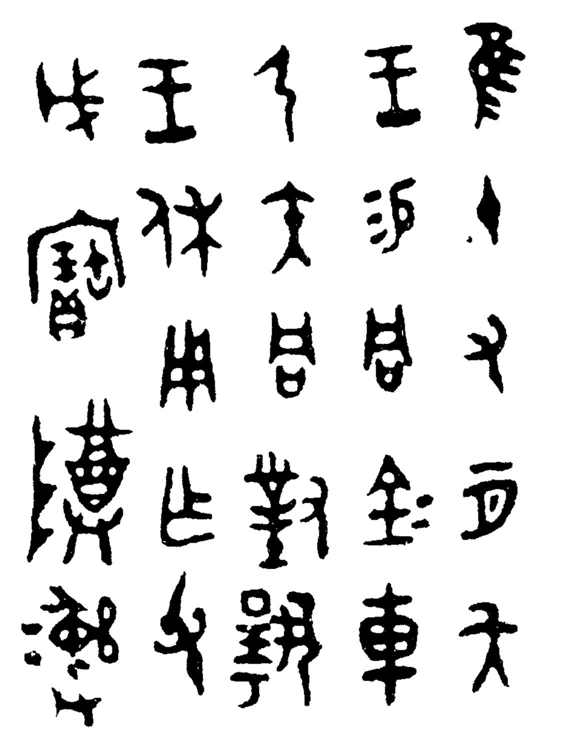
仲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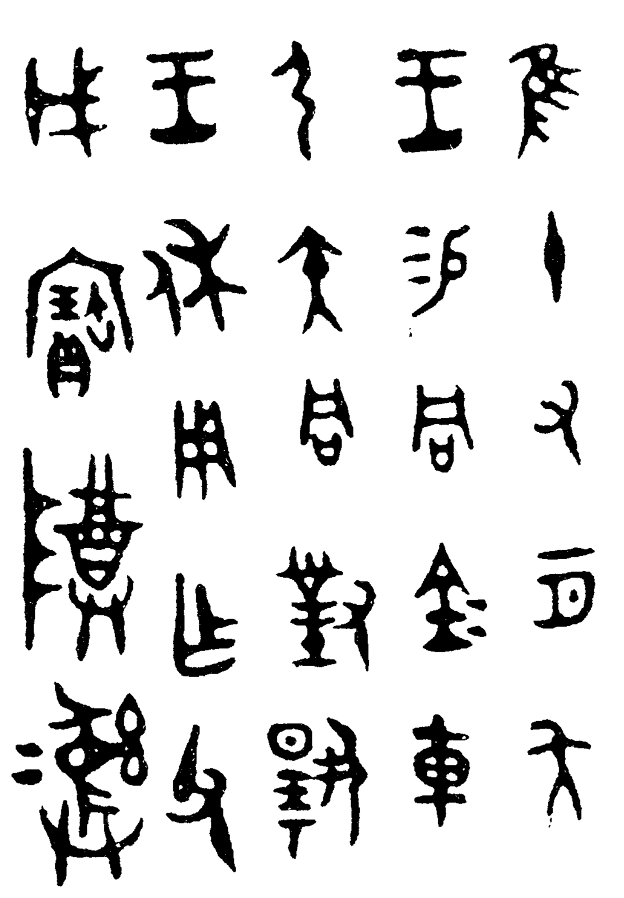


右仲卣蓋銘五字

仲作寶尊彝

同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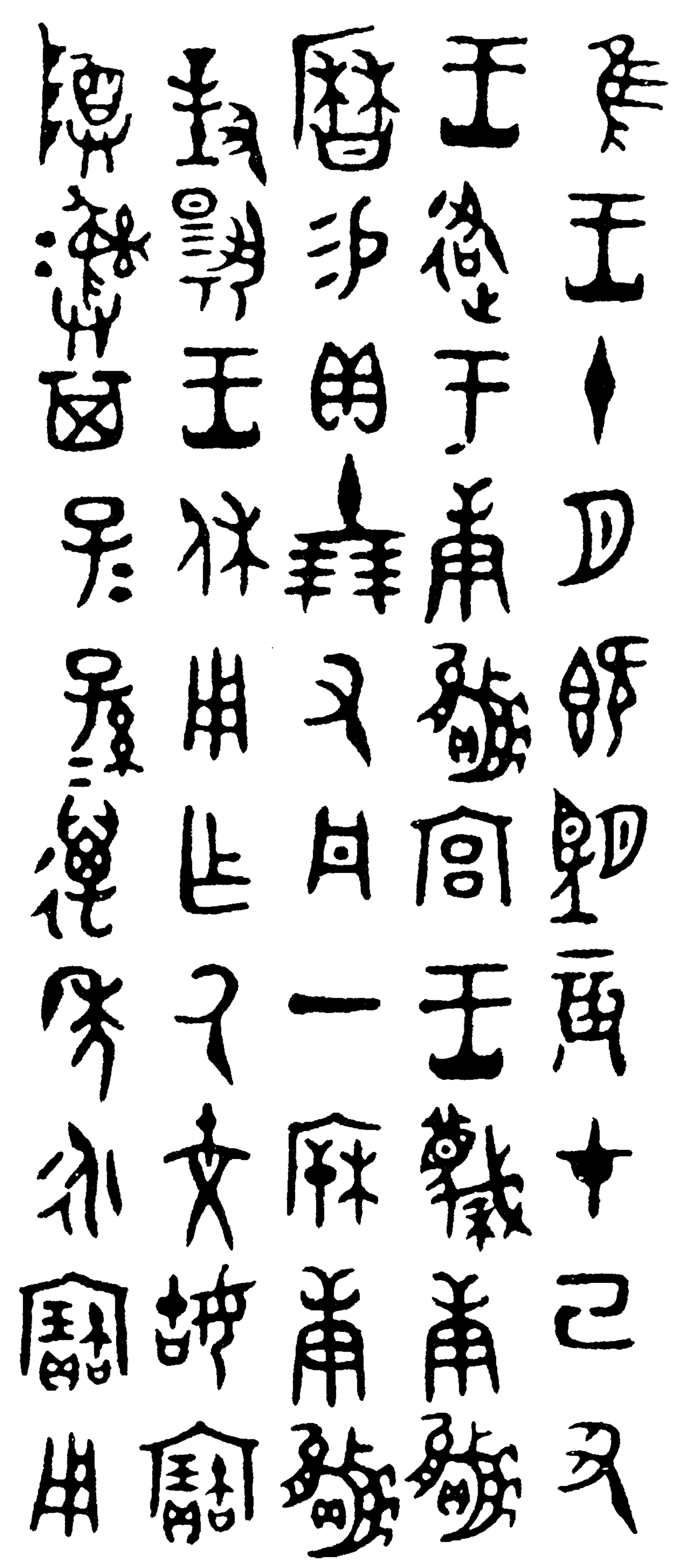
隹十有二月天
王錫同金車
弓矢同對揚
王休用作父
戊寶尊彝

器 釋同

右同卣幷蓋銘各二十五字一月二字合文自是借月上横畫爲十有二月也下一字與説文部首天字同解爲頭傾也以大象形十有二月天義不可曉疑非一字例從蓋闕金車金路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此作器者自是同姓諸侯故有金車之錫詩采菽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亦覲禮賜車之證也

庚嬴卣





蓋

隹王十月既朢辰
在己丑王洛于庚

嬴宮王蔑庚嬴曆
錫貝朋又丹一麻庚
嬴對揚王休用作
乃文姑寶尊彝其
子孫=萬年永寶用

器　釋同

右庚嬴卣并蓋銘各五十三字合文一蓋銘子下重文蝕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兩罍軒圖釋說曰庚下一字作器者之名韓履卿都轉釋作能謂即熊羆之熊省翁叔均云字从能从网网古网字說文羆从熊罷省聲羆古文从皮作䍡此字上从能下从罷省與䍡同意疑即羆字濬益按韓釋近似翁釋非也此文从嬴从貝不从网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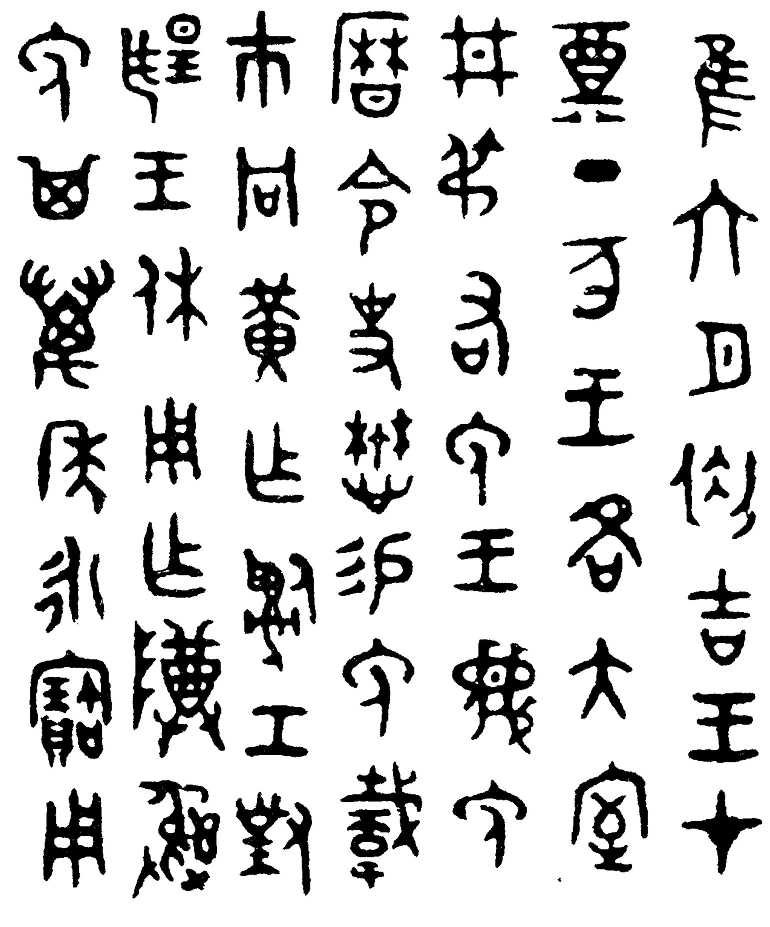
嬴字古與贏通廣雅釋詁贏餘也荀子非相篇與世偃仰緩急嬴絀注嬴餘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贏有餘也太元經元瑩篇或嬴或踦注嬴有餘也是二字通用與西清古鑑丁子鼎銘之庚蠃為一人爾雅釋魚蚹蠃螔蝓郭注即蝸牛也蠃小者蝸注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邢氏義疏曰說文蝸蝸蠃也蝓虒蝓也又蠃螺蠃也一曰虒蝓俱本爾雅按蝸蠃與螺蠃聲同故螺蠃名蒲盧蝸蠃名蚹蠃蚹蠃與蒲盧聲相轉濬益按詩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疏曰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是二物同名本艸陶注蝸牛俗呼為瓜牛生山中及人家頭形如蛞蝓但背負殼爾埤雅引孫炎正義以為負螺而行因以名之此文偏旁从𧓉與黃君𣪘蠃作𧓉

丁子鼎作蠃又黃太子盤作[illegible]為消文皆象蠃出首負殼其紋重疊之形而嬴與熊亦以形近相通左文公十八年傳敬嬴公穀作頃熊又宣公八年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熊與能古又通用左昭公七年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國語晉語作黃能爾雅釋魚鼈三足能說文鼈甲蟲也正以背有甲與嬴同形篆文能亦與此𧓉相近故嬴熊亦相通也叔均又謂丹形消弓矢之飾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傳諸侯有大功賜弓矢㯃讀為櫜說文㯃與櫜音義並同古老子櫜作栊從庋與㡰同櫜所以盛弓矢說文櫜車上大櫜詩曰載櫜弓矢又彤一櫜言又錫以彤弓矢一櫜也不言弓矢者消文濬益按叔均釋櫜是也以丹為彤弓之消則又非此丹自是丹砂古丹砂甚寶重故與貝同

賜𢾊字亦見散氏盤銘篆文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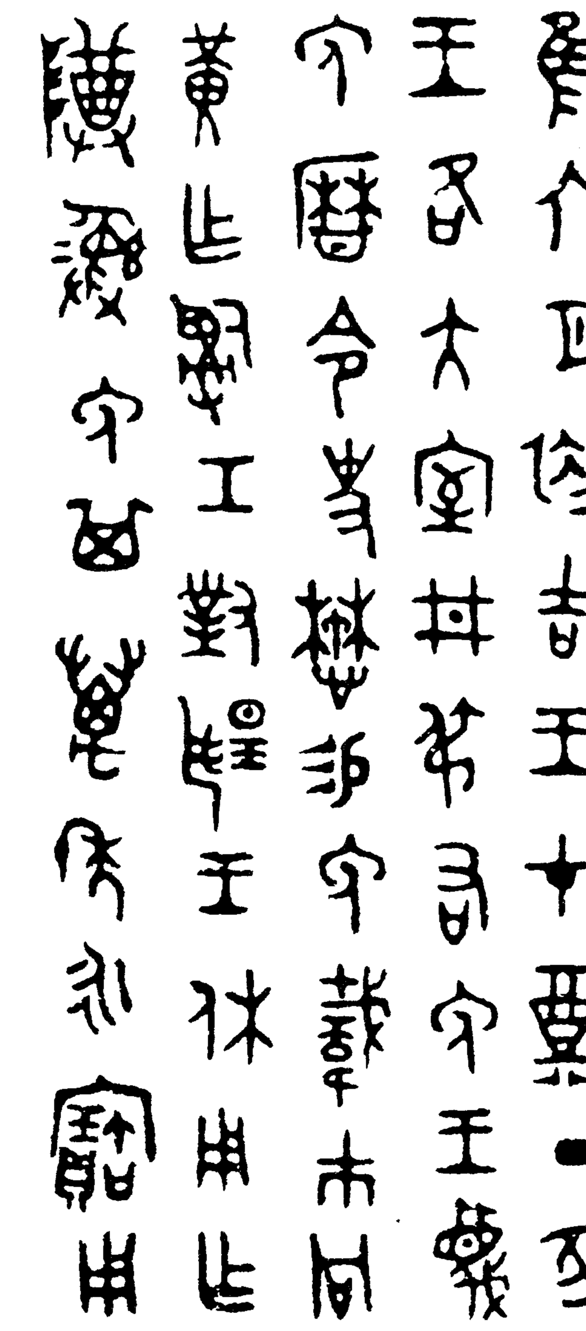
或有疑濬益此釋者謂以𡣍𡣍為一字是以庚𡣍為婦人名氏矣禮無君遣臣妻家之文此云王格于庚𡣍宮似與禮文未合按彝器銘凡王賜予皆命於廟中此獨云格於庚𡣍宮與丁子鼎之云王格畢宮畢卽殷之異文殷宮見黎鼎趞曹鼎銘衣事王蔑庚𡣍曆并同正以其婦人故不於廟中命之觀齊莊公弔杞梁之妻於郊辭以有先人之敝廬𡉈齊侯弔諸其室以為有禮此君可遣臣妻家之證弔既有之則君念故臣存問其家室就而賜之似亦當時之通義況文曰作文姑寶尊彝是婦為姑作與前婦闌卣同例而薛氏款識有晉姜鼎及前卷之子孫婦姑二鼎陳編修之婦娸𣪘婦人作器正非一事乎

冘卣



蓋

隹六月初吉王𡉈鄭丁亥王格太室井叔右冘王蔑冘曆令史懋錫冘載芾冋黃作𤔲工對揚王休用作尊彝冘其萬年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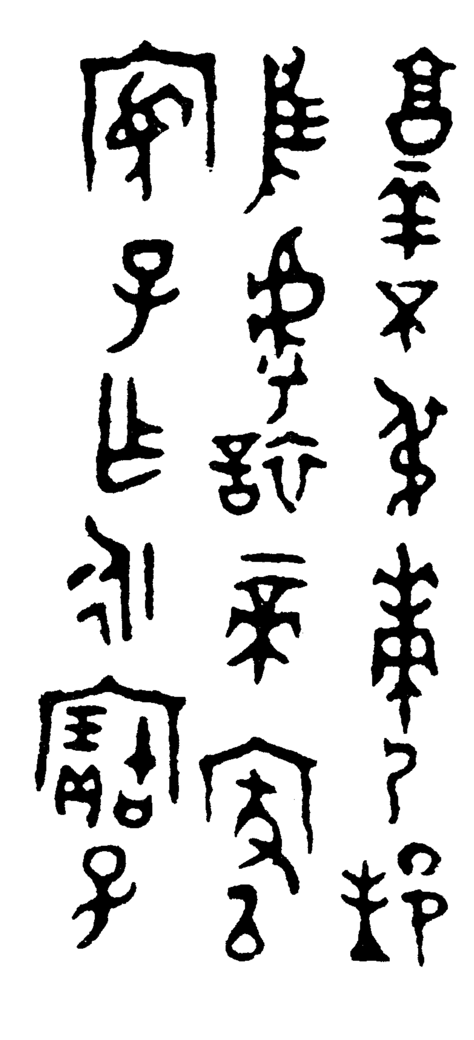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冘卣并蓋銘各四十九字金蘭坡舊藏器據拓本摹入

王𡉈鄭者漢書地理志京兆鄭周宣王弟友所封邑婺源江慎修明經春秋地理攷實曰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𡉈西都畿內棫林之地或作椷林者誤漢屬京兆曰鄭縣今華州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閒因取二國之地𡉈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閒謂之新鄭今開封府新鄭縣是也濬益按此為西都之鄭以書體審之當𡉈宣王之前井叔見曶鼎選尊二銘史懋見史懋壺銘一王朝卿士一王朝太史也冘从宀从儿說文解云㪔也人在屋下無田事也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冘彝冘簋冘盉三器及葉兵部之冘敦皆一人所作惟冘彝銘與此同特所據為趙謙士侍郎摹本舛譌殊甚據古金文又據阮刻入錄仍沿其誤良由未見此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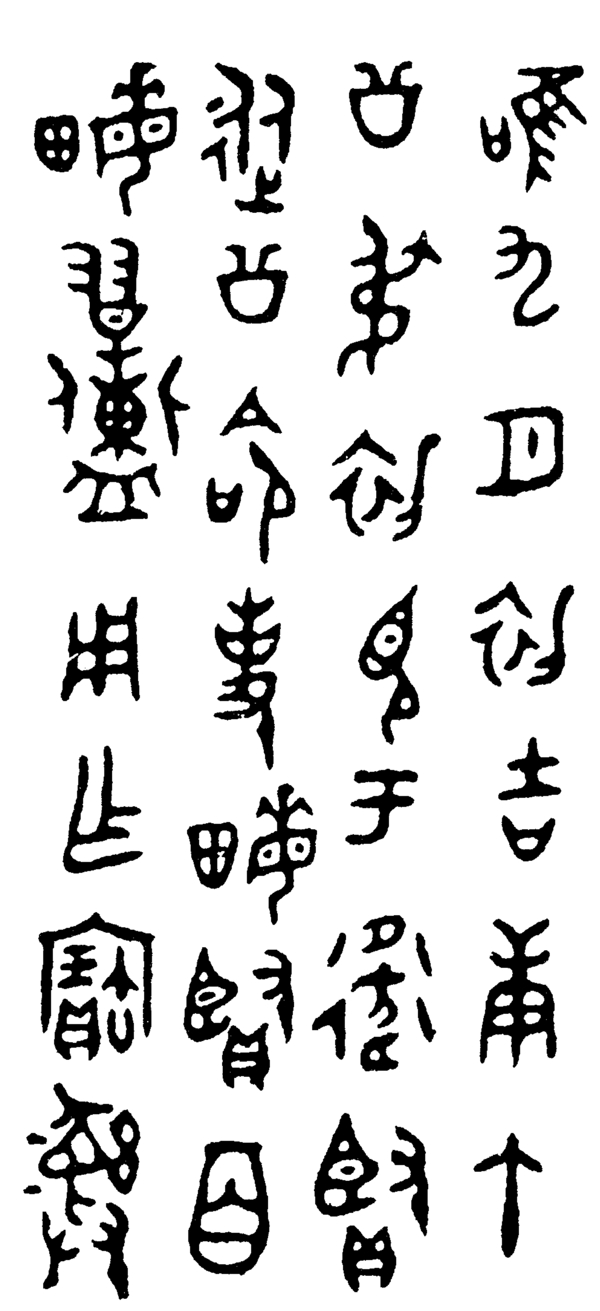
𦎫丕叔卣蓋



𦎫丕叔口乃邦
烏虖許帝家以
寡子作永寶子

右𦎫丕叔卣蓋銘十八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為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攈古廔款識錄
此器周孟伯禮部以為左行誤也弟四字釋為貲亦疑非
是今闕烏虖二字與效卣同訊文許讓也爾雅許告也釋
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又云本作訊音信文選思元幽通二
賦注并引爾雅作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誶告也
誶訊二字經典多通帝為嫡之省文帝家猶云嫡子之家
禮部釋為帝龜尤乖謬又寡與毛公鼎益卣鱫寡字正同
禮部釋為曼亦誤按黟縣俞理初正燮癸巳類藁有云康
誥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為寡兄寡者嫡也少有也見詩傳
箋此言嫡兄聖德寡有之兄如康王之誥云我高祖寡命
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姒嗣徽音云刑于寡妻寡命寡妻寡
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濬益按此以寡子稱嫡子義
正同蓋丕叔不祭今因𦎫丕叔故必訊於嫡子之家受命
作器而後行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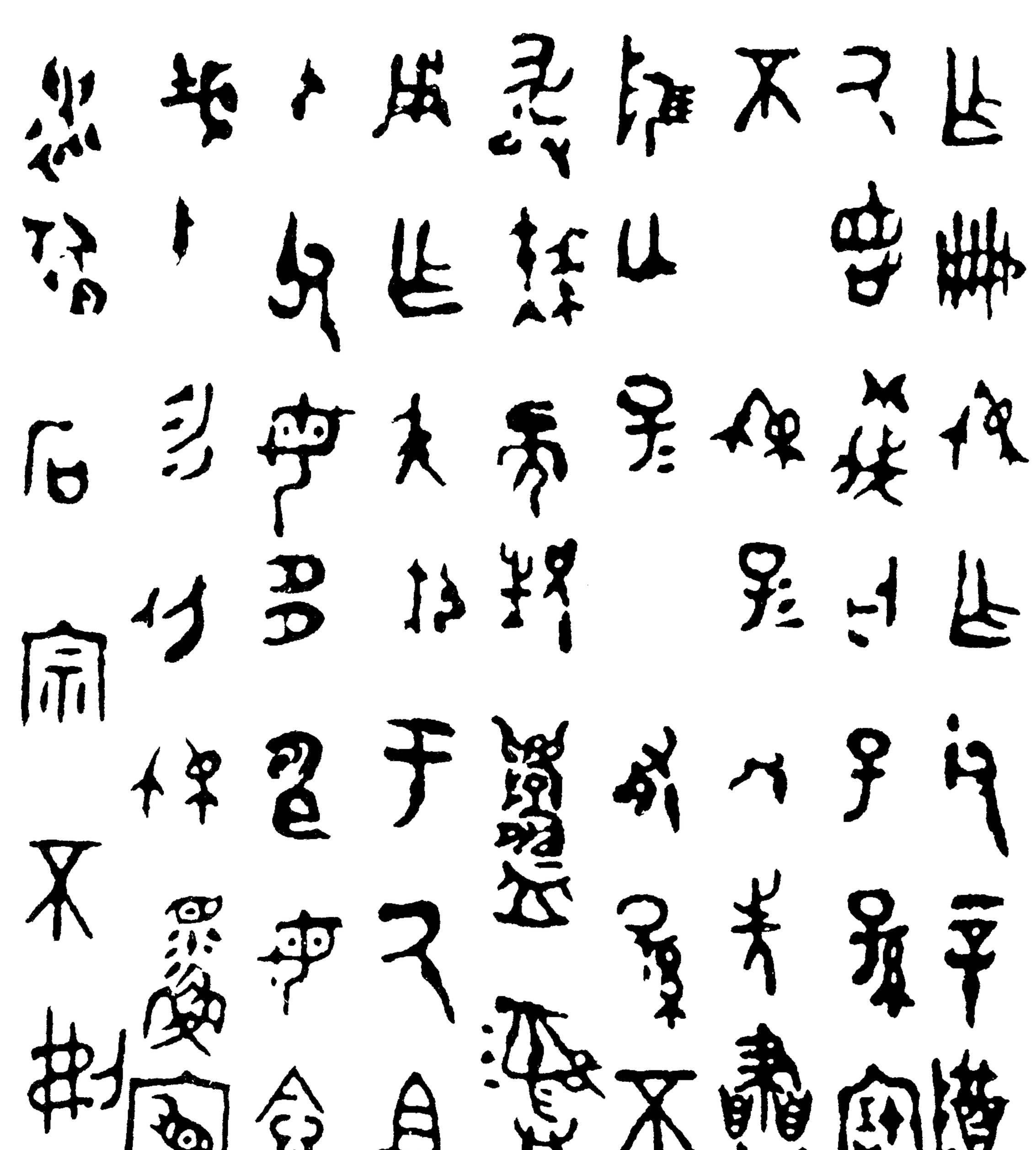
公叔卣



隹九月初吉庚午
公叔初見于衛賢
從公命事晦賢百
晦𩰫用作寶彝

右公叔卣銘二十七字吳清卿中丞所藏據拓本摹入
公叔初見于衛賢即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諸人之事
從公命事晦賢百晦蓋嗣為大夫公命賢賜以田邑也晦
下為奇字當是公叔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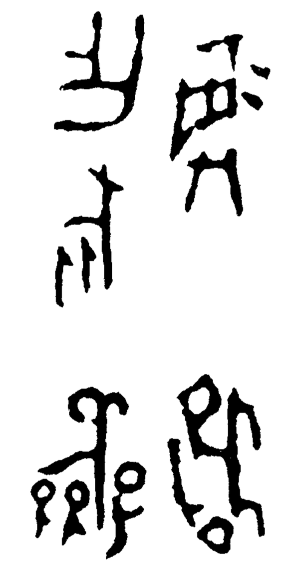
益卣



作冊益作父辛尊
乃德義曰子孫寶
不口益壬口先盡
口上壬口有孫不
敢口兂兄鑄彝
用作口口于乃祖
口父母多申母念
哉口勿口益鱫寡
遺口石宗不刜

右益卣銘六十三字蝕不可識者十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攈古廔款識已錄據拓本摹入益字見薛氏款識益鼎積古齋款識曶鼎二銘字並作森此作林消文說文嗌咽也籀文為森上象口下象頸脉理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森作朕虞應劭曰森伯益也師古曰森古益字也恵字與陳侯因資錞文同說文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不衋傷心此从皿从二自與篆文微異石宗不制者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又漢書文帝紀中尉宋昌曰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義正同此說文制擊也廣雅釋言制斫也又釋詁制斷也楚辭懲命制讒賊於中廇兮注制去也此字亦見晉公盦

旅卣



□ □

作旅 三人舉旂形

右旅卣銘五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行二字摩滅不可辨識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卷第

三代器款識

壺 鉼

禹形父辛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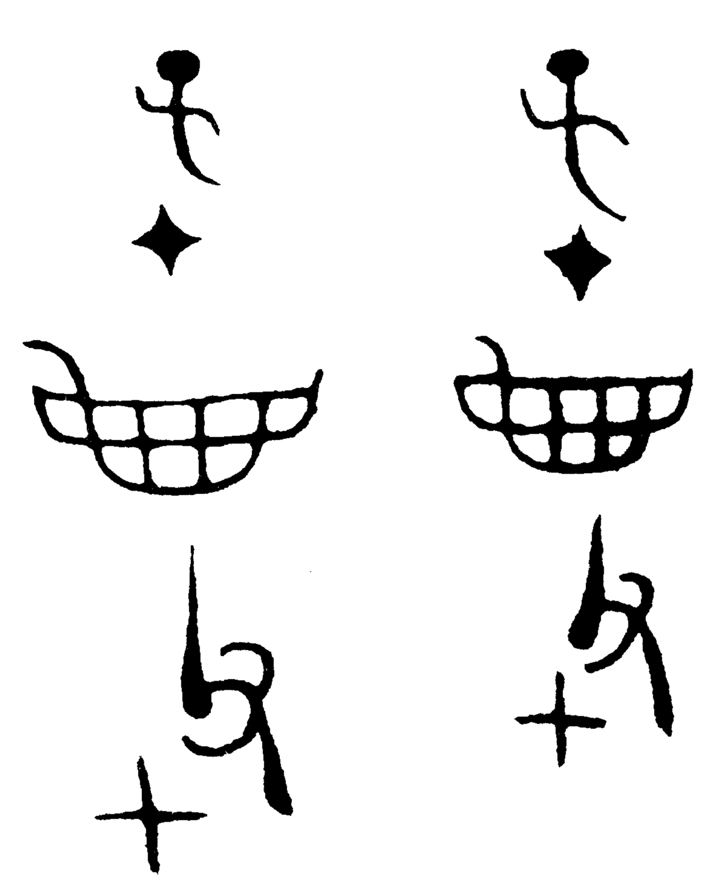
定遠方濬益編錄



禹形 父辛

右禹形父辛壺銘三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子丁父甲壺



蓋 子丁 形匜 父甲

器 釋同

右子丁父甲壺幷蓋銘各五字筠清館已錄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魚父癸壺



魚父癸

右魚父癸壺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攈古廔已録據拓本摹入

吳父壺



吳父作
父壬寶壺

右吳父壺銘七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半蝕兩罍軒圖釋以為吳疑未確今姑從之

伯山父壺蓋



伯山父作
尊壺厲
年寶用

右伯山父壺蓋銘十字陳朗亭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器題為方豆又誤以白山為一字厲年為序考釋萬作厲者萬乃蠆之本字而厲有賴音聲近字得相通叚也同治壬申冬月在滬上龔孝拱舍人處見其藏器精拓始知為言此實方壺之蓋吳録誤以壺字為豆字也

亞形父癸壺

蓋

亞形中來窥鼎
作父癸寶
尊彝
析子孫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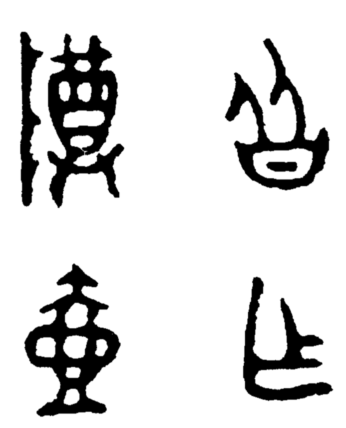
此頁今但有釋文所摹之篆文不知何時失去

此二方加點

方壺蓋

右亞形父癸方壺并蓋銘各十三字據吳江楊龍石手拓本摹入亞形中文似來下二字爲作器人名不可强識例從闕疑[illegible]同儀禮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也𥁕道直方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是方壺圜壺形制既分禮用亦別乃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國子執壺漿何氏解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今以此器及伯到[illegible]壺證之口腹并橢方而所見古圜壺亦無腹方口圓之制是何注之[illegible]也大抵漢儒注經惟尊師說罕據古器故有時不免疏[illegible]此類是矣案阮諶三禮圖曰方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是亦沿何氏之說而增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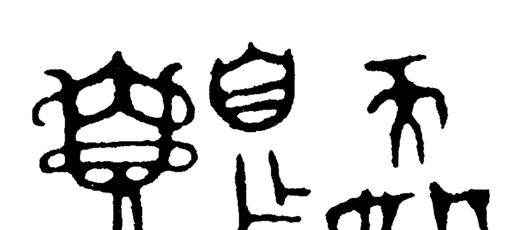
𣅀壺



𣅀作
尊壺

右𣅀壺銘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𣅀字傳形

而姬壺



而姬
自作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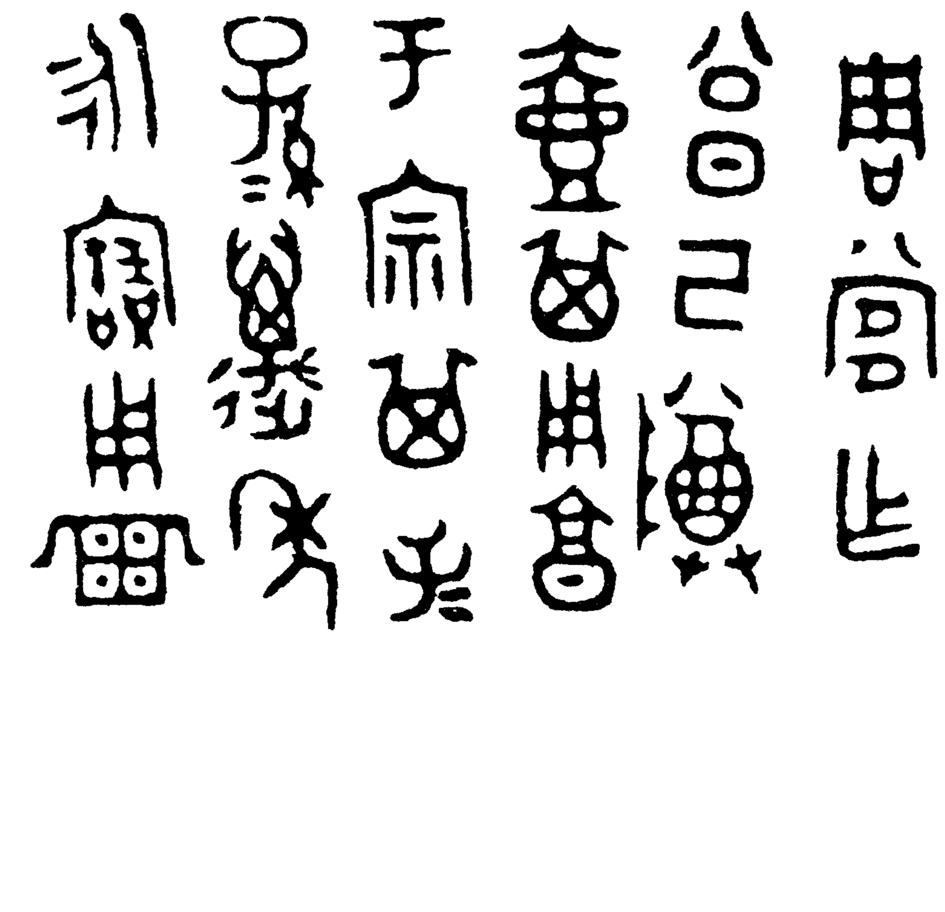
右而姬壺銘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攈古虞款識載張孝達尚書說曰而如古通而姬即如姬也春秋星隕如雨三傳經文皆作如漢書劉向引作而此以而代如之證濬益按尚書說而如通用是也惟此銘書體[illegible]在春秋之前非戰國時器

女姬壺

女姬作乃姑
口女寶尊彝
口口口㠯婦

右女姬壺銘十五字餘不可辨者三字徐籀莊瑚舊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婦爲姑作器也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㠯籀文匚此㠯當是[illegible]籀文𠥱之省

周𡖊壺



周𡖊作
公日己尊
壺其用享
于宗其子子
孫孫萬年
永寶用冪形

右周𡖊壺銘二十四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西清古鑑有周室壺文同器蓋并全此失蓋又積古齋款識所錄周壺官寶壺二銘皆此一人作器文多摩滅所據又為摹本遂致歧誤按說文𡖊廖膺見从多从尚此稍从尚末一字為冪之象形禮運疏布以冪注冪覆尊也釋文作以冪阮氏校勘記曰石經作冪又曰依說文當作幎从巾冥聲當涘之曰按周禮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冪六彝其字皆作冪則禮運亦必作冪可知周禮冪人說文幎下引作幎人則冪即幎字又可知顧說文幎幔也引周禮幎人亦說假借之例覆尊之正字當作冖說文部首冖覆也从一下垂也莫狄切又通作鼏禮器犧尊疏布鼏濬益按深之說允矣冖為古文象形寅簡故[illegible]以為部首同象形而為冖之繇[illegible]格伯敢作冂[illegible]疏布巾此與棘生敢作冂[illegible]畫布之象形冪則後起形聲字[illegible]

伯到壺



伯到作
寶尊彝

右伯到方壺銘六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兩罍軒圖釋題為尊按此器銘在口內形稍方有兩耳正古之方壺與尊銘之在腹底者迥異今訂正方壺說見前父癸壺銘釋

史懋壺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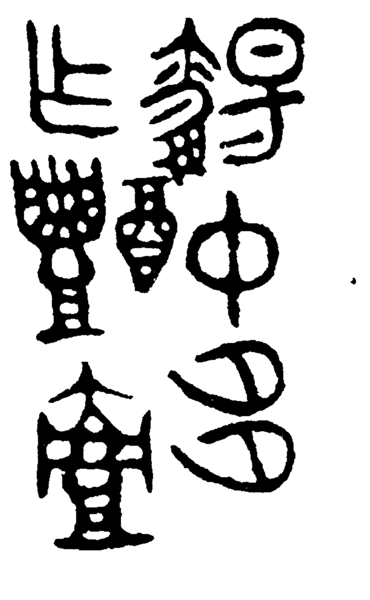


隹八月既死霸戊寅
王在葊京溼宮親命
史懋路筮咸王呼伊
伯錫懋貝懋拜頟首
對王休用作父丁寶壺

右史懋壺蓋銘四十一字平湖沈書森太守瑋寶所藏器令歸李眉生廉訪據拓本摹入葊字銘文中習見阮文達公釋為旁之繁文古邢字異文濬益按葊从茻从亼从方當為方之繁文詩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傳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六月侵鎬及方至

于涇陽箋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箋蓋承出車毛傳之辭從言北方地名而不能詳其所在竊謂鎬即鎬京方即此蒿京方蒿古今字也爾雅釋地下溼曰隰李巡謂土地窊下常沮洳為隰按管子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是天子之宮無居下溼之理幼官篇則謂秋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注秋多霖雨水故治溼此正以八月在溼宮是秋令所居以行時政而名也說文窺至也汗簡有窺字云出尚書徐鼎臣摹繹山刻石窺輒遠方并同史懋見宄卣說文箕易卦用著也从竹从羿羿古文巫字此婧口从羿儀禮少牢饋食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路筮猶言露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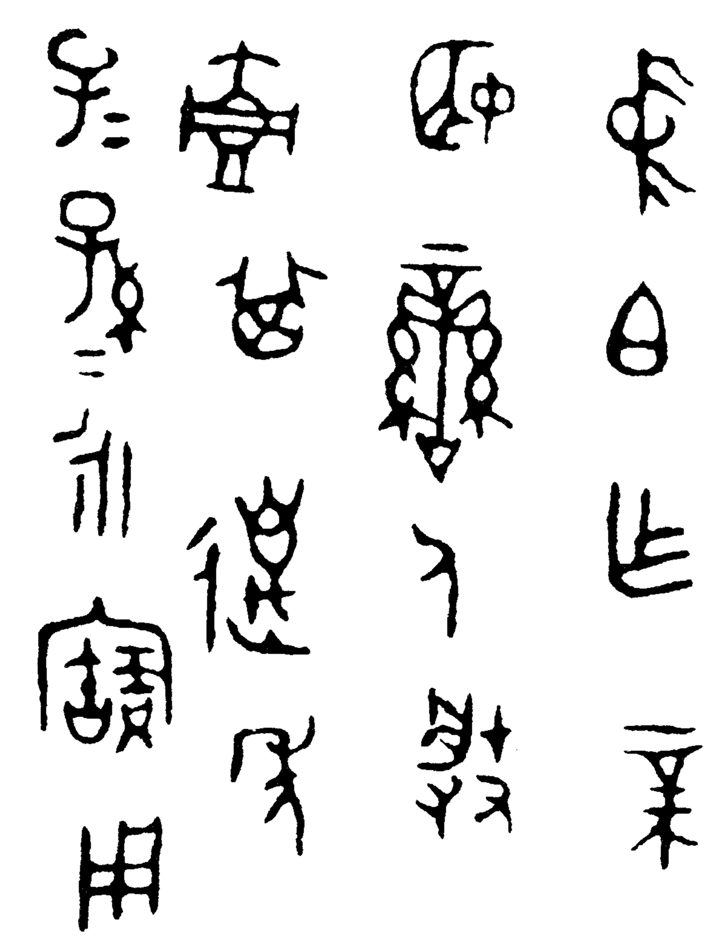
唐仲多壺



唐仲多
作醴壺

右唐仲多壺銘六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以昜从易非唐字也醴壺者周禮酒正二曰醴齊注醴猶體也儀禮士昏禮贊醴婦注醴當為禮又禮記內則宰醴負之注醴當為禮聲之誤也滫盈醴醴禮聲誼同并通用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此即饗醴所用禮飲之壺

仲伯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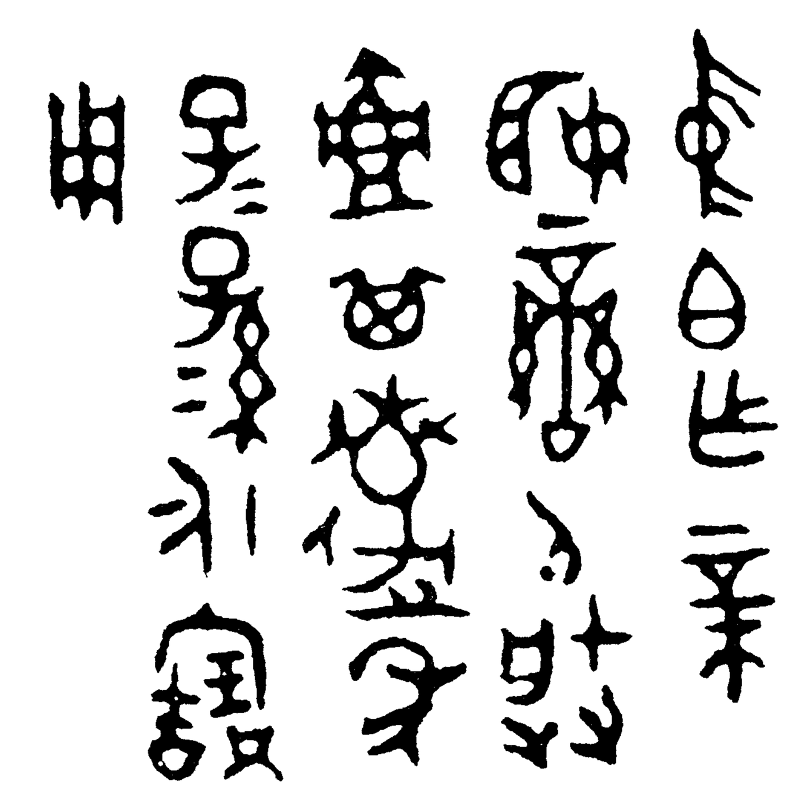


仲伯作亲
姬䜌人媵
壺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

右仲伯壺銘十九字陳朗亭所藏器今歸烏程顧氏據拓本摹入說文亲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注榛古作亲後世

以榛為亲榛行而亲廢此亲即孟子伊尹耕有莘之野趙注莘國名漢書外戚傳敘作嫢古今人表女志𢑴妃有嫢氏女生禹又有嫢氏湯中妃生太丁師古曰嫢與莘同說文作㚠女部㚠殷諸侯从女先聲所臻切又人部侁下引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侁女蓋古先與辛同聲廣韻有嫢字所臻切與說文㚠字同集韻韻會則云疏臻切並音莘疑亲即嫢之本字

仲伯壺蓋



釋同

右仲伯壺蓋銘同前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銘與前器均有陽文界畫[illegible]即前器之蓋今分藏兩家無由得為延津之合故仍分錄之

史僕壺



史僕作尊壺
僕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亯

右史僕壺銘十七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阮文達公所藏壺蓋同文疑一器散佚者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菐菐亦聲彝器文皆作三角紒首形與[illegible]篆文从菐殊異古奴僕皆有辠者故从辛首為三角蓋象髡首之形也

卷一三

師望壺



大師小子師
望作寶壺
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右師望壺銘十八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illegible]薛氏款識[illegible]師望敢簋二銘[illegible]人作器薛氏以為齊太公望者誤也

此与前卷師望鼎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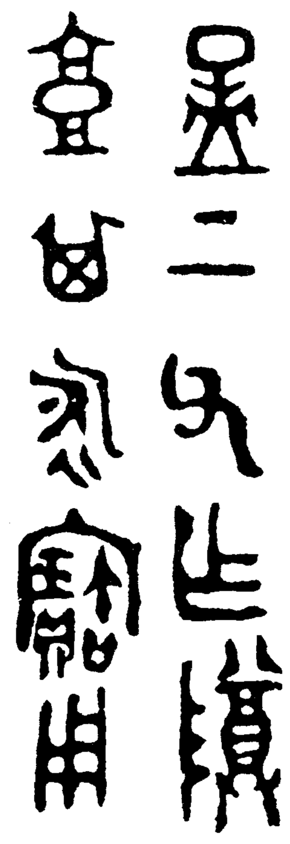
司寇庸父壺



嗣寇庸父作
為衛姬壺子
孫永保用

右司寇庸父壺銘十五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此司寇庸父為衛姬作壺當是衛之大夫如魯伯大父作孟姬仲姬二敢之例衛之司寇見於春秋傳者則有昭公二十年公孟縶奪齊豹司寇哀公二十五年司寇亥檀弓有司寇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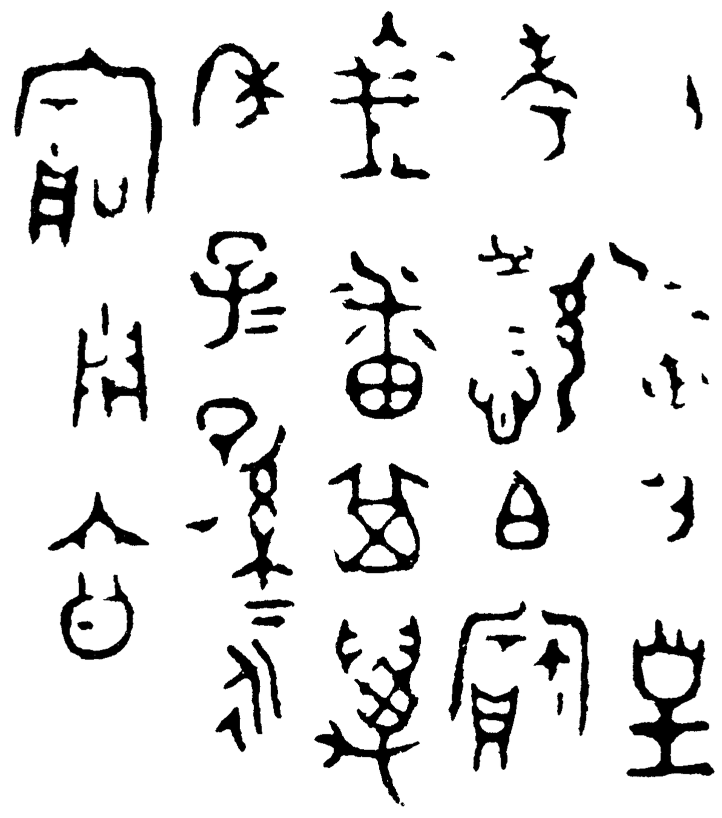
孟上父壺



孟上父作尊
壺其永寶用

右孟上父壺銘十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二與鄭大内史匜叔二皆古文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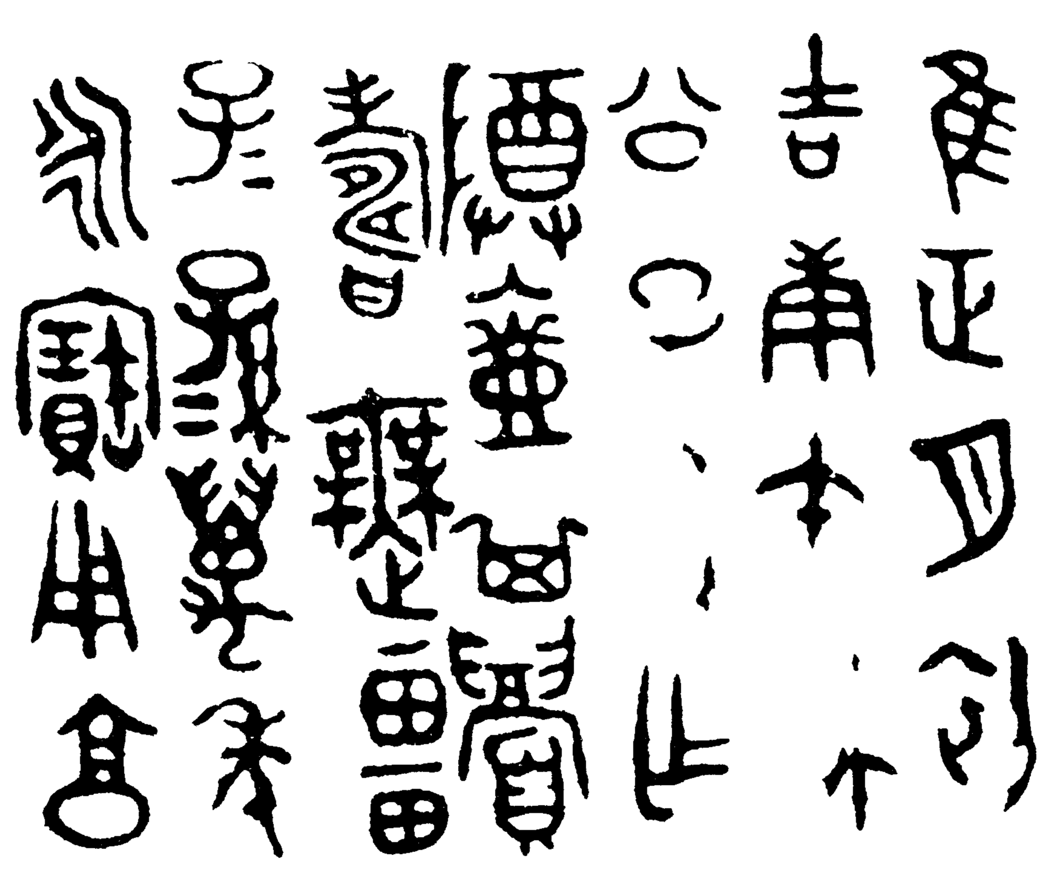
番壺



□番作皇
考[illegible]伯寶
壺番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亯

右番壺銘二十一字摩滅僅存殘畫與後一器皆據韓小亭藏拓本摹入□行第三字以單伯鐘匡尊禾𣪘諸器銘證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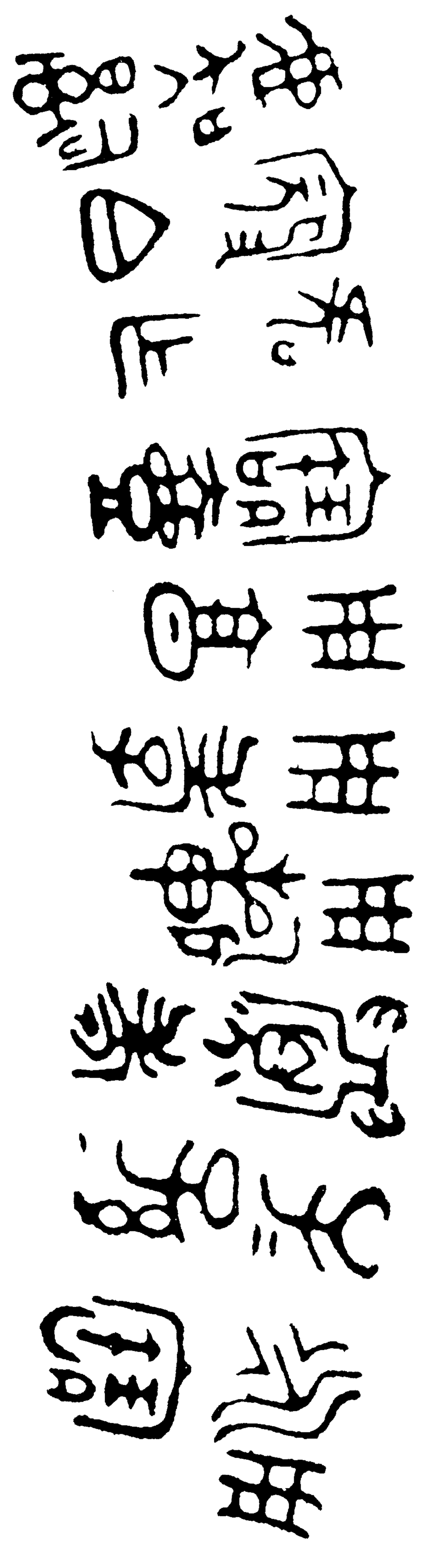
陳公子壺



隹正月初
吉庚午□
公子□作
尊壺其眉
壽無疆
子子孫孫萬年
永寶用亯

右陳公子壺銘二十七字陳字摩滅殘畫畧可辨

虞司寇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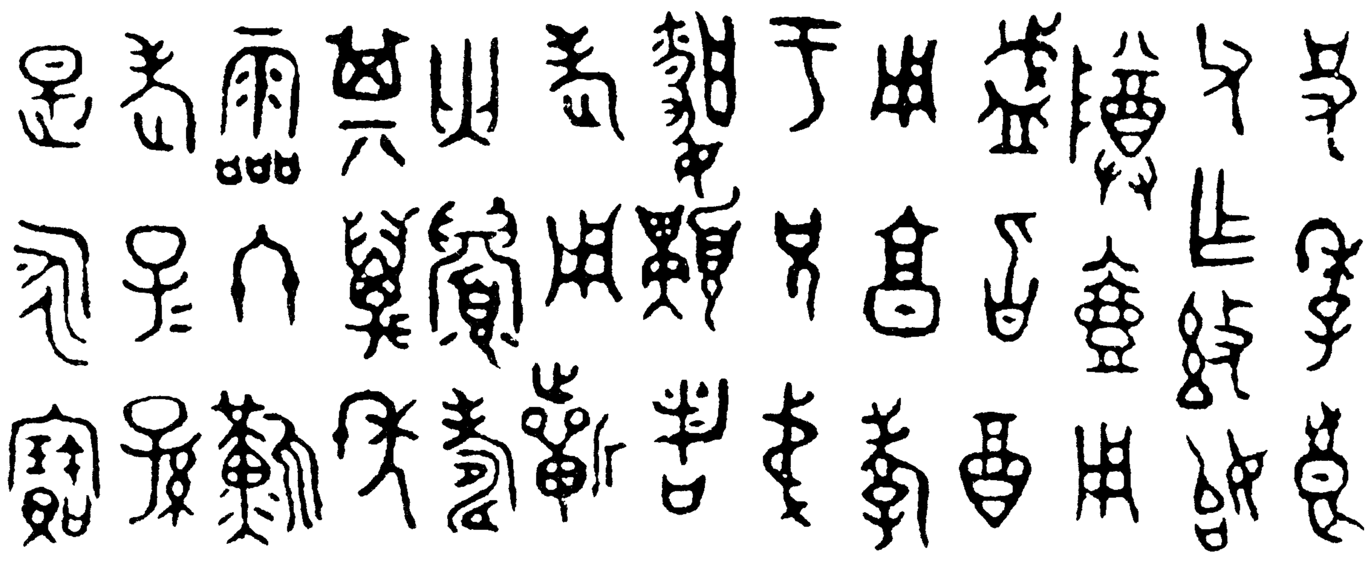
虞寇□寶用用用眉子永用
𤔲伯作壺亯孝蘄壽孫寶



永寶用之
眉壽子孫
高用孝用𣫭
口作寶壺用
虞𤔲寇伯

右虞司寇壺并葢銘據金蘭坡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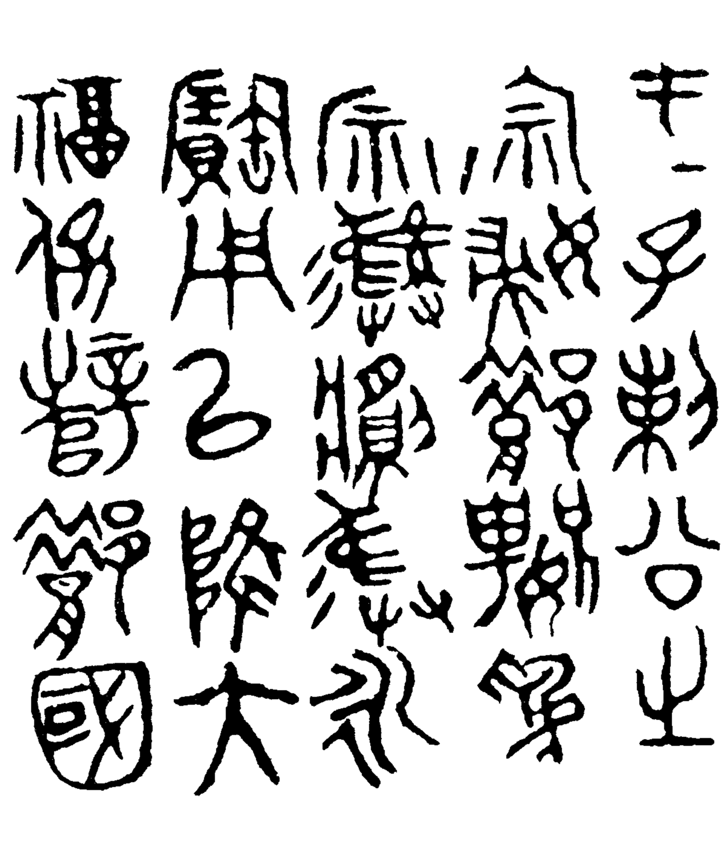
季良父壺



𠬪季良
父作敔姒
尊壺用
盛旨酒
用亯孝
于兄弟
婚顛諸
老用𣫭
匄眉壽
其萬年
霝終難
老子孫
是永寶

右季良父壺銘四十一字素孟蠻方伯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器首一字釋父弟六字釋敦皆未確婚顛二字釋媵䪿尤誤按叉亦似皮之省文吳清卿中丞所藏壺爲一人之器而無首一字說文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籀文作䯆媾重婚也从女䜌聲易曰匪寇婚媾此从頁作顛說文無顛字史記曹參世家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徐廣注曰顛音古項反一音較以顛爲媾葢通假字古文只作冓別詳後考叔多父盤銘釋酒老壽老寶五句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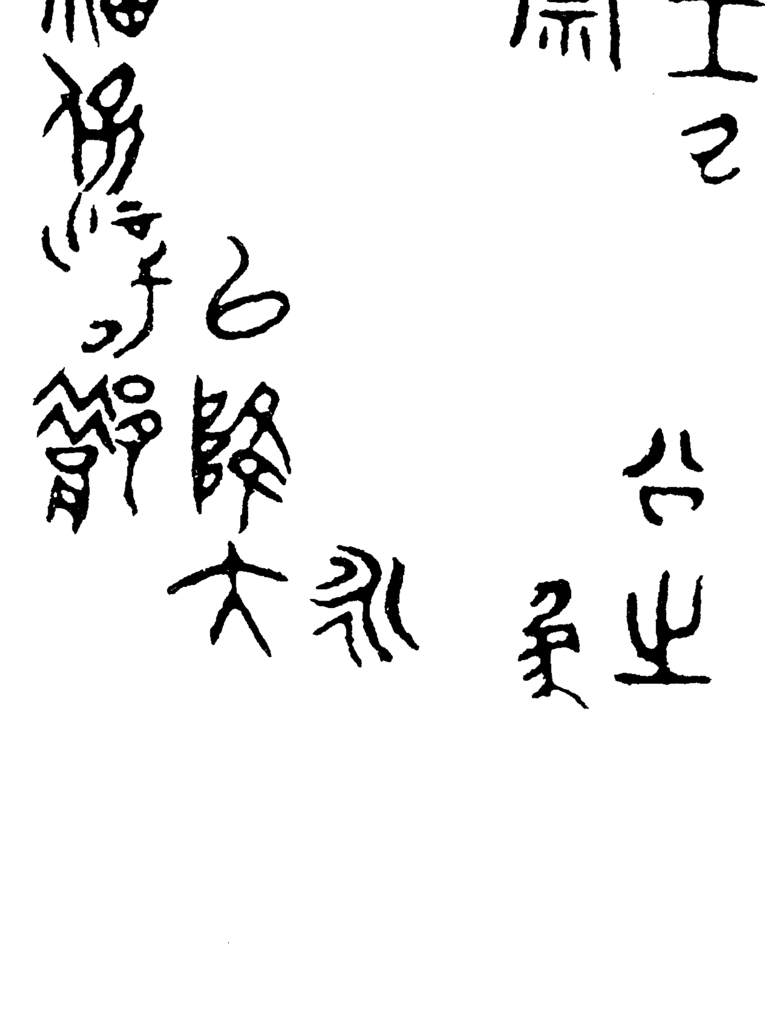
鄦娶壺



王子剌公之
宗婦鄦娶爲
宗彝𩰫彝永
寶用以降大
福保辥鄦國

右鄦娶壺銘二十五字并下二器皆吳清卿中丞所藏據拓本摹入

籠嬰壺二



王子口公之
宗口口口爲
口口口口永
口口以降大
福保辥籠口

右籠嬰壺銘殘闕存者十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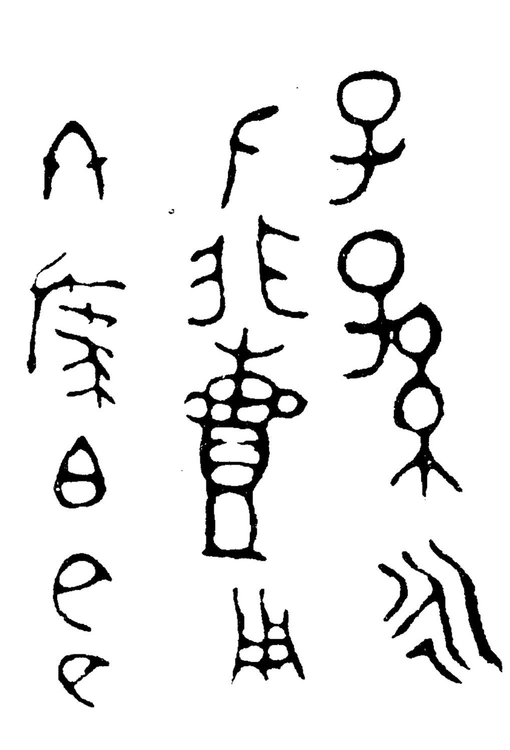
籠嬰壺三



釋同

右籠嬰壺銘同前器字皆傳形國字後增按籠嬰諸器同治末陝右所出凡十餘事皆為清卿中丞所獲其銘詞乃鑄為銅版後嵌入諸器者故款式悉同惟此銘與器同鑄為異

冉戾伯多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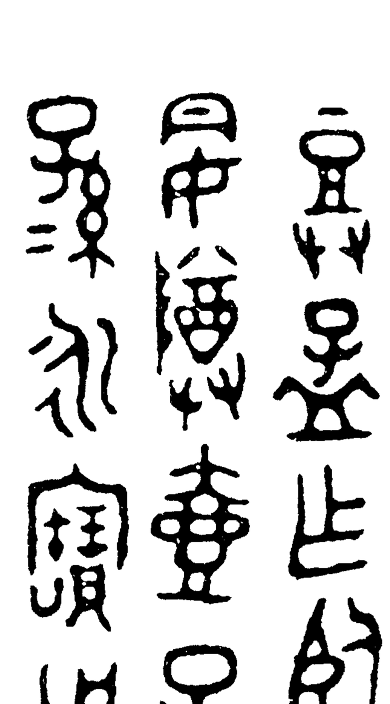


子孫永
父作壺用
冉戾伯多

右冉戾伯多父壺銘十一字文左行在器外器載西清古鑑冉戾當即冉季載之後經傳皆作聃惟史記管蔡世家作冉不誤說詳聃敦釋壺从大象壺蓋下覆之形此作三歧上出者博古圖有壺蓋作三鹿及三羊之式此肖其狀亦象形也末行用字迴轉書於次行之下與孟爵同

誤據拓本摹入謹案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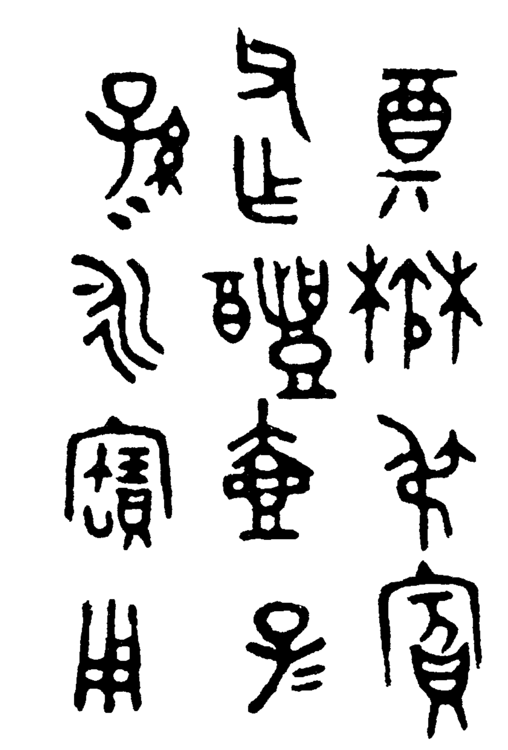
鄭孟壺



鄭孟作監
晏尊壺子子
孫孫永寶用

右鄭孟壺銘十四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說文豐籀文[illegible]作[illegible]此諸[illegible]體即鄭國也晏即曼字鄭國之[illegible]鄭昭公母楚武王夫人皆稱鄭曼古姓多从女此文从女同聲自是曼姓本字經傳以同聲段[illegible]曼字說文又有嫚字云侮易也疑與晏為古今字別義為侮易[illegible]與慢相通[illegible]此鄭[illegible]作盥晏壺亦媵女之器

鄭楙叔賓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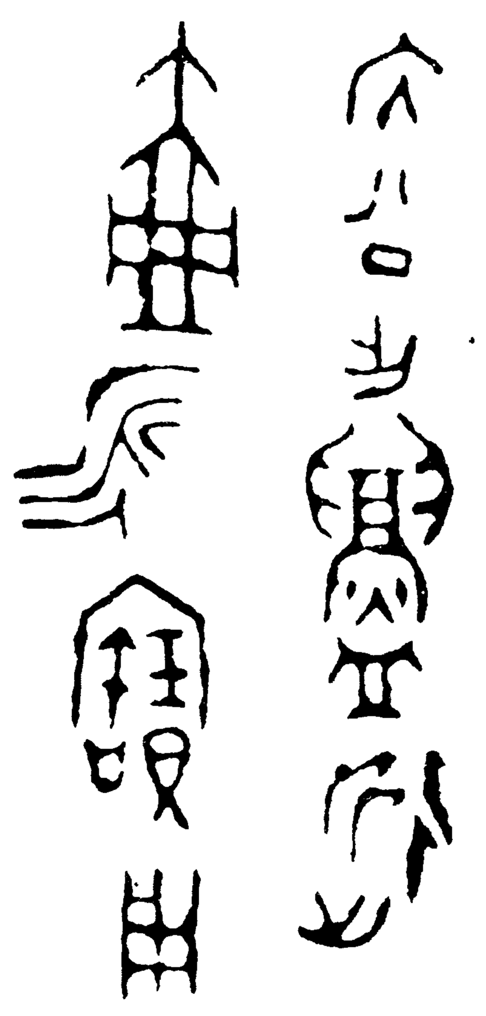
鄭楙叔賓

父作醴壺子

孫永寶用

右鄭楙叔賓父壺銘十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張孝達尚書謂此楙叔以地爲氏者楙即左傳之樊漢書之樊王後漢以後之野王也說至辯博載攀古廔款識彝器文楙中多从午象矛形此从个兼象其柄乃矜之古文說詳後卷午矛銘釋

芮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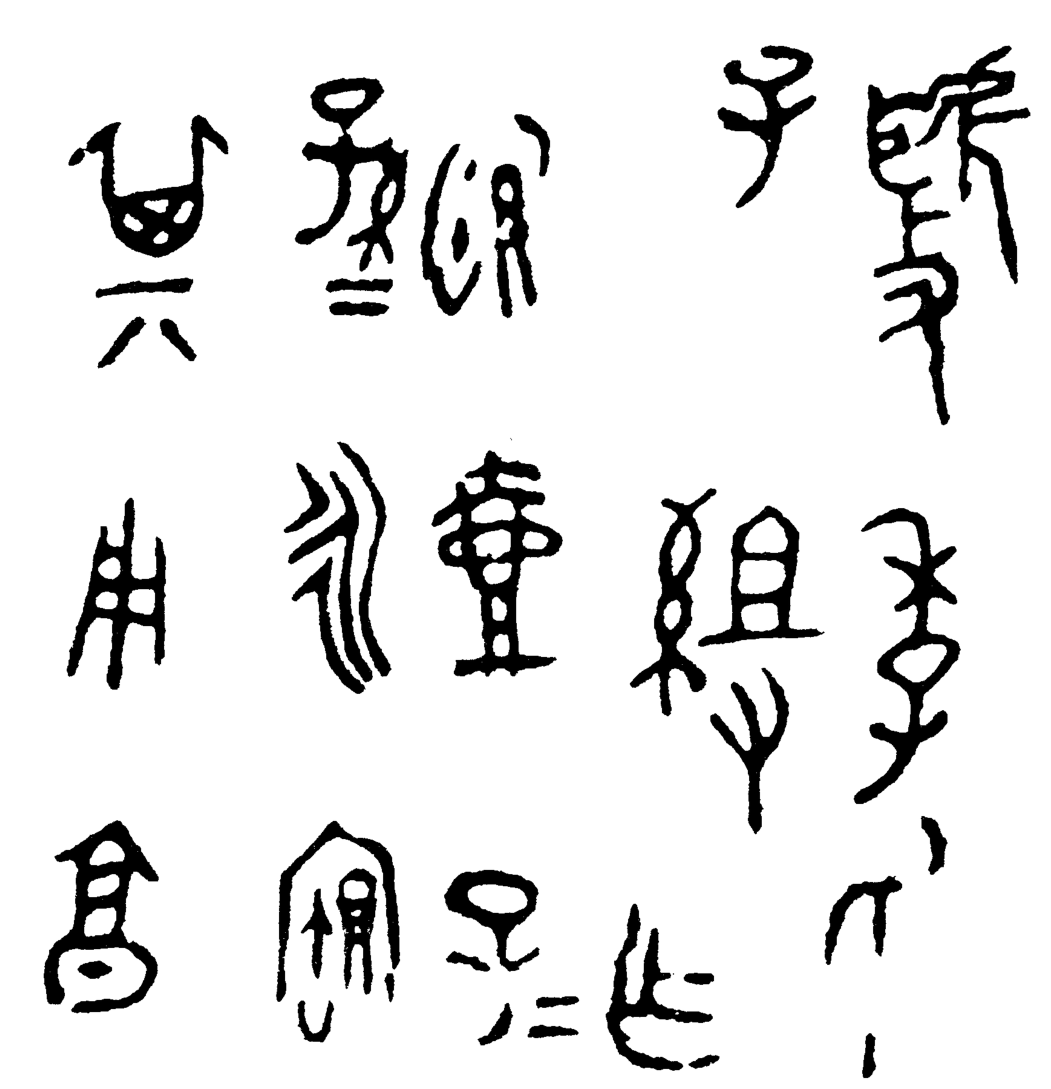


芮公作鑄從

壺永寶用

右芮公壺銘九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謹案西清古鑑有二壺文與此同曰從壺者從與旅同意左定公四年傳所謂右行師從卿行旅從是也

虢季氏子組壺



虢季氏

子組作

寶壺子

孫永寶

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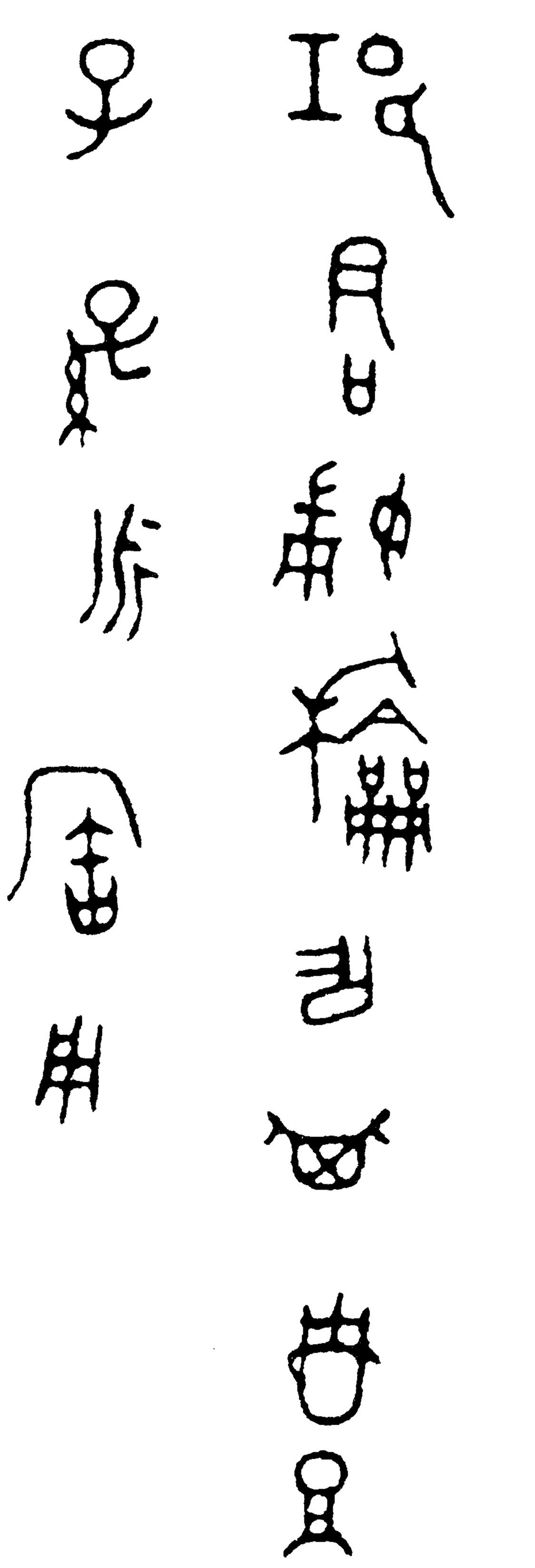
右虢季氏子組壺銘十七字吳平齋觀察舊藏器今歸李

眉生康訪據拓本摹入兩罍軒圖釋録此器失摹氏字今補

有季下有殘闕以虢季氏子組敦銘釋者□□□不知所作器

子行寶字圖釋誤□□補正

邛君婦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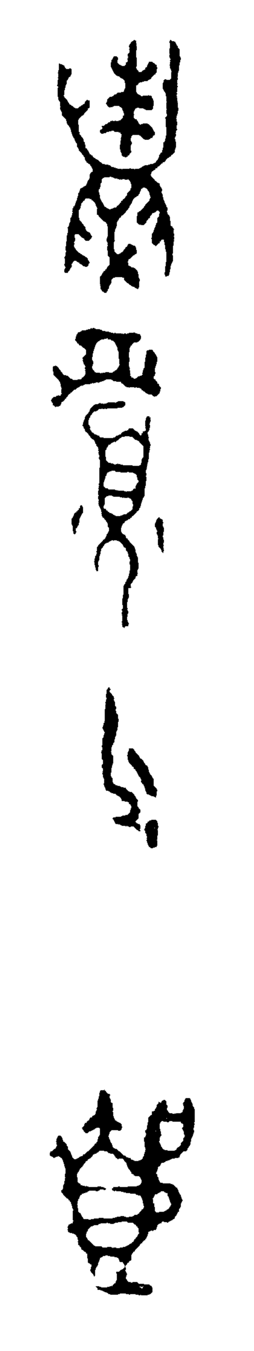


邛君婦龢作其壺
子孫永寶用

右邛君婦壺銘十二字據筠清館金文録摹入吳荷屋中丞曰邛有二一為邛成侯國在濟陰一在西南徼本邛都國漢武帝始開置以為越嶲郡者也但皆漢地名漢以前

之邛則不可攷矣濬益按邛國不見於經傳其字从工當即春秋之江國籒文於國邑名類皆從邑經傳以同聲通叚作江也於何徵之江國近楚與楚婚姻左傳文公元年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杜注江芈成王妹嫁於江鮮氏款識有楚王作邛仲嬭南龢鐘邛仲嬭蓋亦楚女之嫁於江者嬭為芈之本字說詳後王子申盞蓋銘釋左傳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始見經文公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注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據此知江國近方城國語吳語不修方城之內韋昭注方城楚北山即今河南信陽州光州諸山而光州南六十里有地曰江家集寔春秋之江國距中原為近故得與齊秦宋三國會盟而去江尚遠不得以从水之江名國如後世尋陽稱江州之例蓋漢人傳經多改易古文左傳寔後出意者當時以邛成邛樊與此同名邛江皆工聲故叚江字以別之觀周時諸國初無以水為名者豈不以水之行道長而一隅之地不得擅全水之名也鮮氏款識又有邛仲之孫伯戔槃盦二銘與此並為一國之器故文字亦相近而邛為江國之本字雖無明證要可即左氏傳注及諸器銘以斷之好學深思之士或不以鑿空見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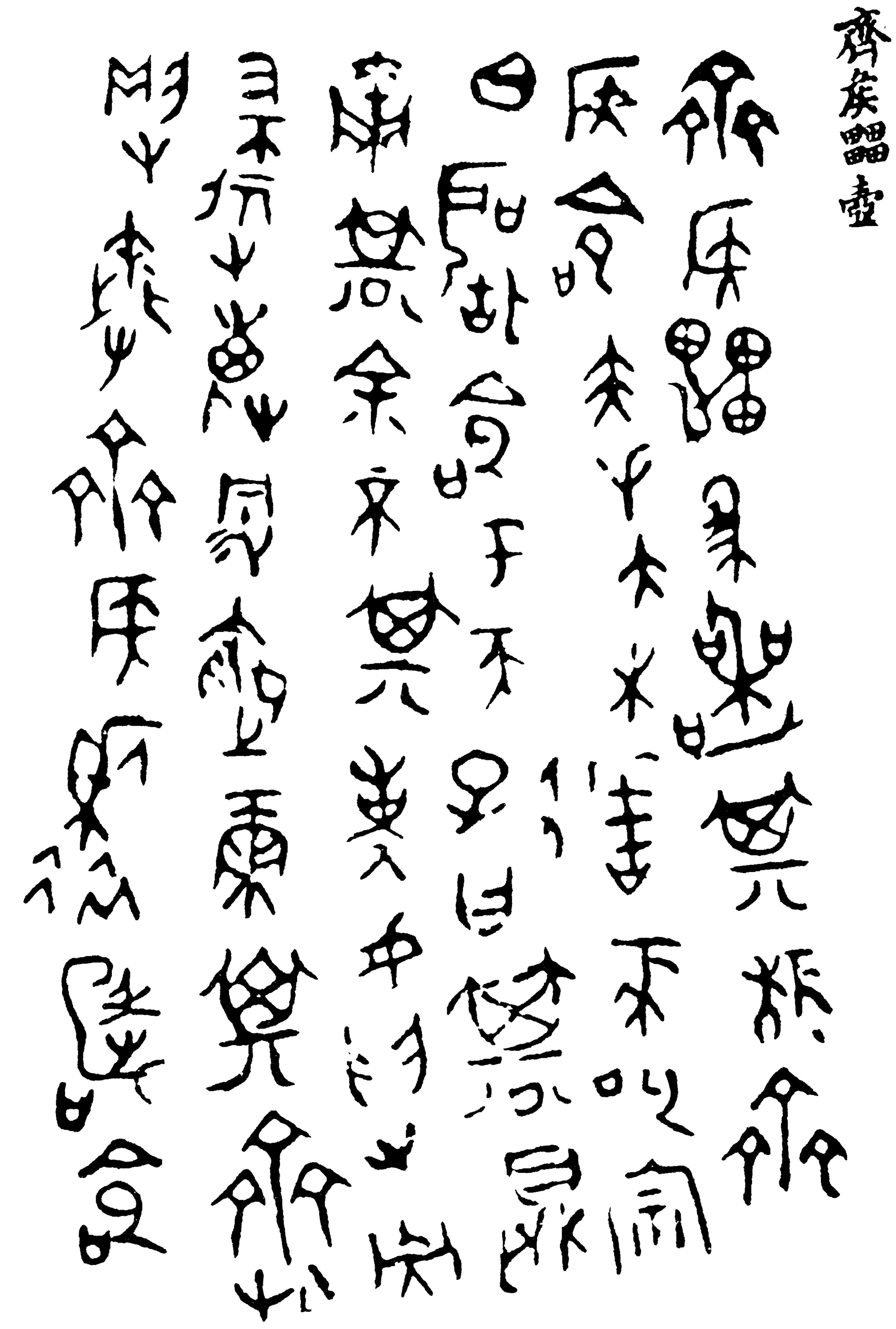
郝肴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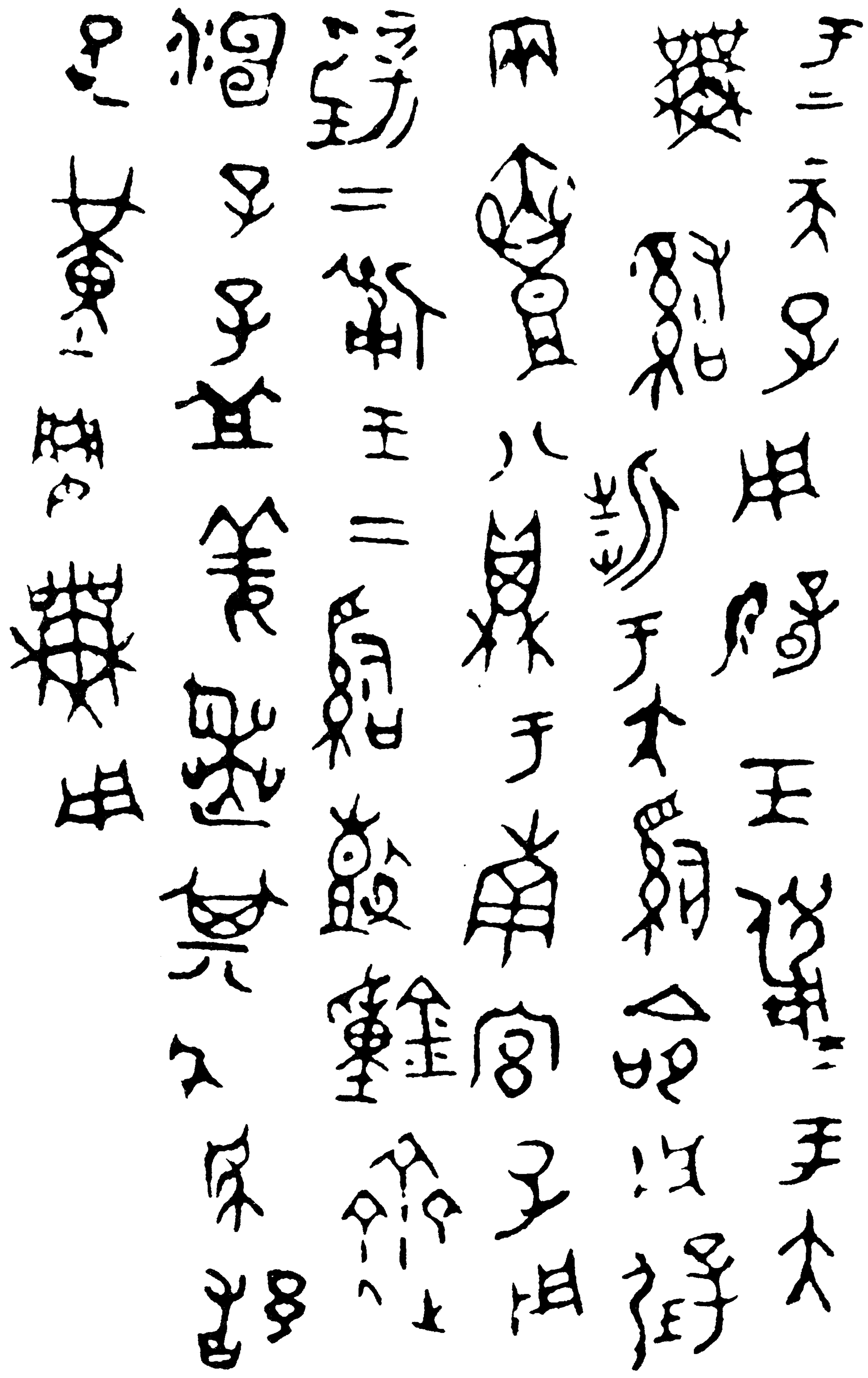


郝肴父口壺

右郝肴父壺銘五字摩滅者一字半蝕者二字款在器外器見上海據拓本摹入

齊侯罍壺







齊侯罍爲喪其口齊
侯命口口口口口宗
伯聽命于天子曰朞則
爾朞余不其事汝受口
遄口口御爾其躋
受御齊侯拜嘉命
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于大
舞嗣折于大嗣命用璧
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
璧二備玉二嗣鼓鐘遷
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
邑墓寠舞用

從爾大樂用鑄爾羞□
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
喪其人民都□蔓宴舞
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
□用御天子之吏洹□□
羞用乞嘉命用旂眉□
萬年無疆用御爾事

右齊侯罍壺銘可辨識者一百六十四字阮文達公舊藏器筠清館已箸録今歸吳平齋觀察據拓本摹入此器自文達以來皆名為齊侯罍今以器之形制攷之寔圜壺非罍也文達晚獲此器以為平生所藏第一既為釋文復作歌以紀之以文中舞翻翻字為紹謂紹通韶為陳桓子無

宇廟器敢仲弃齊韶樂在焉于時許印林學博朱椒堂漕督吳子苾閣學何子貞編修皆有釋文而晉江陳頌南給諫慶鏞攷釋尤為賅博并同文達之説今以潘伯寅尚書所藏青州近出之墉銘證之韶皆作䌹則此字釋韶不免傅會況本非紹字乎且既以器為罍而文首云齊侯罍彝器銘初無此例觀後一器曰齊侯女䨓女即汝是則䨓者齊侯之字齊景公杵臼也説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䨓古文靁䨻籀文靁閒有回回靁聲也易震鄭注雷動物之氣也淮南原道訓雷以為車輪注雷轉氣也易繫辭鼓之以雷霆虞注雷震也釋名釋天雷硠也如轉物有所硠雷之聲也周禮職金注作檑雷椎榑之類釋文雷沈本作礧左襄公十年傳注躬在矢石閒蹴

曰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又通靁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易曰坎者陷也杵臼之為器正以動物有陰陽相薄之象其用為轉為礧為擊其聲為震為硠雷其形為坎與諸書義皆相合今世方言於石臼之小者猶呼為礧臼是必相承自古則景公之名杵臼字曰䨓與春秋許靈公名甯而鄦子𦣞作安同例故應定為景公作器矣銘詞閒有摩蝕不可盡識以後一器對勘蓋景公因陳桓子既喪命宗伯請於王加以錫命如左襄公二十六年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注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者至錫於卒後則如莊公元年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命之也又襄公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

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是鄭國大夫有功亦可為之請命矣綦疑諆之别體玉篇廣韻並云諆謀也易損已事遄往遄速也璧玉備下有重畫為玉之重文德清俞蔭甫編修樾曰周官玉府之職共王之服玉服玉即備玉也古服備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可以為證按編修説是也服備古音同故可通用説並詳丙申角斵文達釋誓按此云誓于大司命當兼盟誓言説文盟下云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兩壺八鼎頌南給諫説甚詳確戴兩罍斬圖釋南宮子當是王朝卿士來錫命者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之亂有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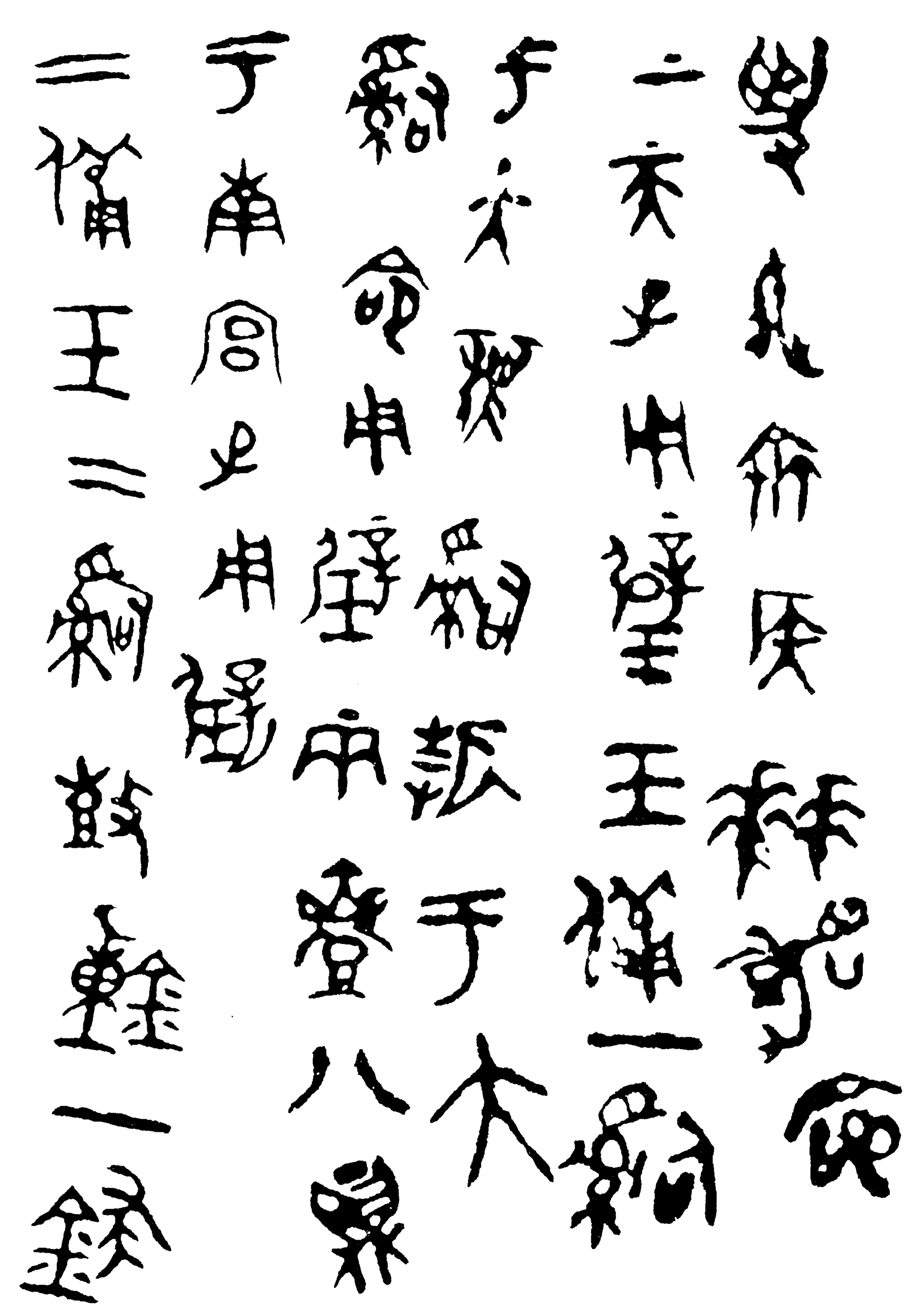
宮䣈洹經典皆作桓說文作狟引書尚狟狟彝器銘多作𧻚薛氏款識齊侯鐘作𨓏汗簡水部有洹字與此正同郭氏釋宣誤也人民下一字摩滅舊釋為都以後器證之寔部字說詳後墓寠不審何義何子貞編修以墓為陳子彊之名亦未確教為古文養下一字前後凡兩見左从金右摩蝕拓遜明媑不審所从頌南釋前為釿後為鈚許珊林觀察槤則釋為釿引說文釿似鐘而頸長鐘訓酒器謂與此正合今以後器證之則二家之說皆未確蘄旂通用字說詳師器父鼎此文作岸筆迹小異與辥氏款識齊侯鎛鐘銘同即說文所收古文近字豈叔重誤以屮為止為走之娟文歟陳氏自敬仲奔齊為工正至桓子無宇始大周太史所謂

五世其昌竝于正卿者也觀昭公二年無宇送女致少姜晉侯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叔向言於晉侯曰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是桓子未得為卿蓋齊惟國高二子世為命卿管仲所稱為天子之二守者景公暱於桓子當是因桓子孟姜之卒為之請命於身後以寵異之得請而作器以紀事也文首至宗伯聽命于天子景公請命之辭也朞則爾朞至爾其遭受御天子使人錫命之辭也自齊侯拜嘉命至嗣鼓鐘則言齊侯既得天子之命以璧玉備玉大舞祭告於大嗣命而誓之遂以兩壺八鼎璧玉鼓鐘燕享王使周禮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注小事小祭祀之事疏云小祭有鐘鼓但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此云大舞鼓鐘則以尊王命加敬使人

賓祭之事相同也後言齊侯既遭桓子孟姜喪其人民者猶言棄其人民部當是桓子之私邑說詳後其曰用從爾大樂即所云大舞鼓鐘也曰用鑄爾羞口當即謂此兩壺也曰用御天子之吏古吏與史事使三字通即謂王使南宮子也末言桓子孟姜用乞嘉命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則為銘文恆語終之以用御爾事亦即永寶用享之意也又此器視後一器多二十餘字詳審之則弟十行鼓鐘下脫一肆齊侯既五字天子之吏下衍桓子孟姜二十九字乃書者函卒從事致此脫誤重複鑄器者因之未能訂正故也乃頌南給諫反曲為解說不知彝器文如格伯敦寰敦之脫漏固吉金之所習見乎

齊侯女畾壺







齊侯女罍為喪其
口齊侯命口口口
口口口宗伯聽命于
天子曰朞則爾朞
余不其口女受口
遄口口御爾其遹
受御齊侯拜嘉命
二天子用璧玉備一嗣
于大舞嗣折于大
嗣命用璧兩壺八鼎
于南宮子用璧
二備玉二嗣鼓鐘一銉

齊侯既遹洹子孟姜
喪其人民部邑堇宴
舞用從爾大樂用鑄
爾養銅用御天子之
吏洹子孟姜用乞嘉命
用旂眉壽萬年無疆用
御爾事

右齊侯女罍壺銘可辨識者一百四十字蘇州貝氏舊藏
器後歸曹秋舫近亦為吳平齋觀察所得筠清館已著録
據拓本摹入此器首行齊侯下多一女字舊釋以為齊侯
女之罍也陳頌南給諫許珊林觀察皆釋為中給諫引爾
雅卣中尊也孫炎注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尊稱罍者

先鄭周禮注山尊山罍也後鄭儀禮注壺為尊罍亦謂之尊山罍即山尊則中罍即中尊言中者以其居中故謂之中罍徵引極博其說殊辯良由以罍為器之名又誤以女為中遂不免如許辭費舊釋雖不誤而以為齊侯女之罍則亦非是今按女當釋汝女罍蓋齊侯之字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是義和者晉侯仇之字也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杜注克儀父名是儀父者邾子克之字也又吳子乘一曰壽夢又曰孰姑襄公三十一年傳趙孟曰巢殞諸樊閽戕戴吳二十八年傳吳句餘與之朱方則又置與餘祭夷末之字所謂諸侯不生名也景公字女罍而前一器但曰罍者顧氏日知錄曰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

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據此則字亦可偏舉其一以為稱女罍而止曰罍同此例矣前器兩遷字皆半滅此文从辵至明晰與薛氏款識齊侯鎛鐘龔遷字正同禮記玉藻見所尊者齊遬遷即齊之籀文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从辵亦以見遷坐之義也鼓鐘一肆與邾公牼鐘緐鐘二鍺鍺字皆从金經傳以同聲通叚為堵肆非本字鄁為國邑名春秋時宋晉皆有郜邑此則齊地通作禚公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左穀作禚范注曰齊地穀梁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同左氏作禚雷浚之曰說文無禚字禾部禚禾皮也玉篇禾部禚禾皮也又齊地名知

禚者禚之譌字又定公九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注三邑皆齊西界水經注引闞駰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謂之北郜者也疑郜為桓子所食邑左昭公十四年欒高之難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注穆孟姬景公母按桓子公室婿也孟姜當即穆孟姬之女故為之請高唐郜或高唐之近邑未可知得此可補傳文之略鉆从金从片从口字書無攷當是彝器之通稱故曰養鉆非謂此二壺名鉆也

子媧逕子壺



子媧逕子壺

右子媧逕子壺銘五字刻款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媧从女为冏之古文逕當是伻之異文書洛誥伻來說文無伻字羣經音辨于部平使也注引書平來以圖是伻古但作平爾雅釋詁抨使也抨從也釋文曰抨字又作伻同此文从辵疑籀文作逕伻乃逕之消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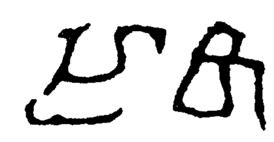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三代器款識

匜 盉 盃

定遠方濬益編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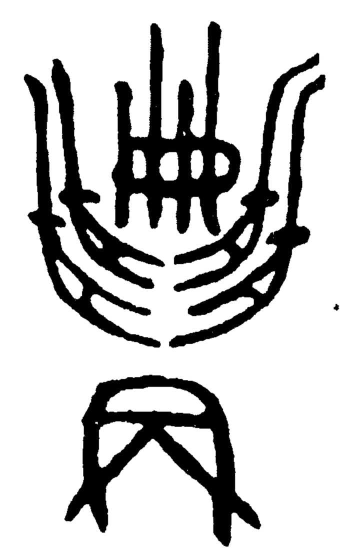
斧子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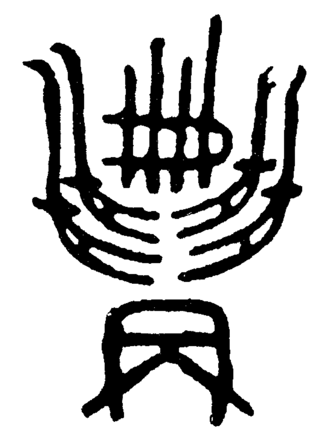
斧形 子

右斧子匜銘二字陽識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斧形為彝器銘習見此與子斧斝銘同蓋皆取義於斷所以旌武功也

奉冊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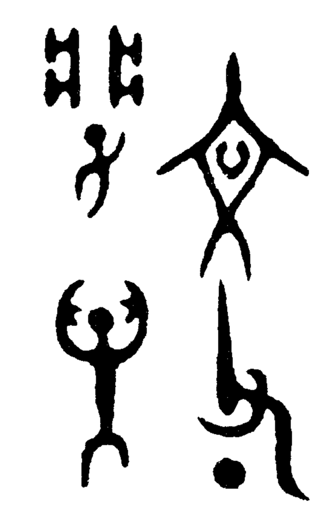
蓋 對奉 冊形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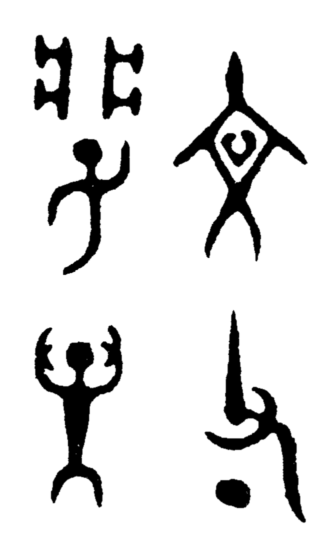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奉冊匜并蓋銘各四字葉東卿兵部舊藏器筠清館錄此銘文字倒置又釋舉為叅器形並誤今訂正

文父丁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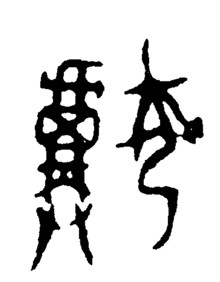
蓋 文父丁 析子孫



器 釋同

右文父丁匜并蓋銘各六字郭止亭承勳所藏器據陽湖吳聖俞大令咨所輯拓本摹入

女虡匜



女 虡

右女虡匜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虡字為作器人名李雲生太守所藏盉鼎有𧇖字凡三見與此文微異疑是一字

王子匜



王子□

右王子匜銘三字半蝕者二字器見上海據拓本摹入此
與陳壽卿編修所藏觚爲一人作器

亞形諸女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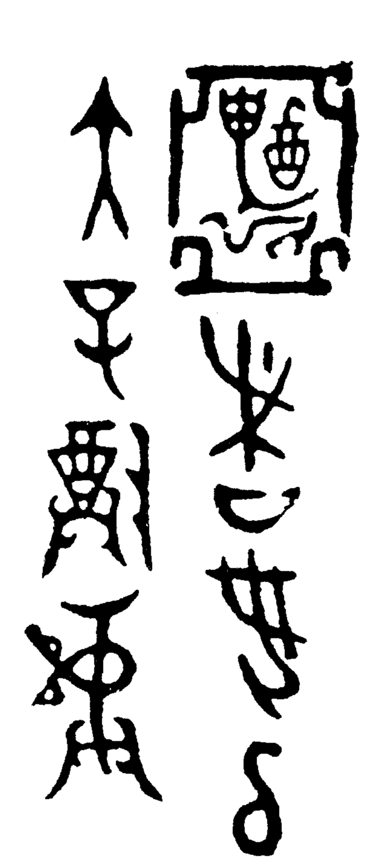


蓋　亞形中勹尊形紒首彝形諸女以太子尊彝

器　釋同

右亞形諸女匜并蓋銘各十一字岑仲陶舊藏器據拓本
摹入

亞形諸女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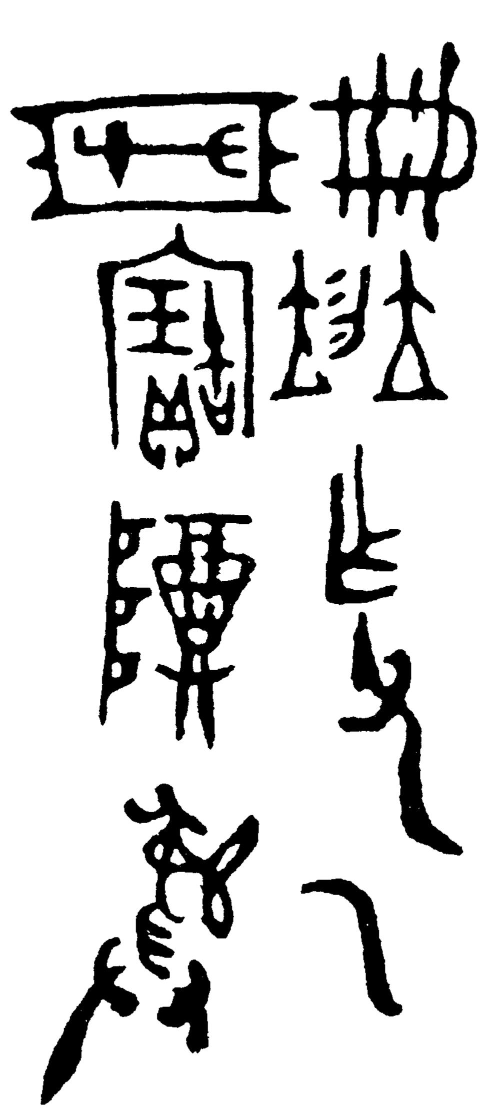


蓋　釋同前

器

右亞形諸女匜并蓋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
摹入

冊父乙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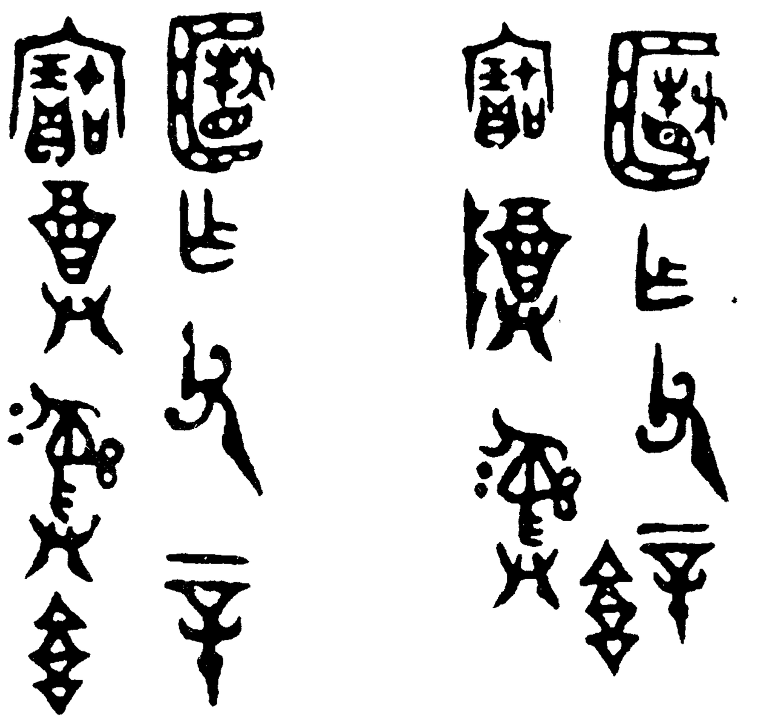
蓋　冊𡋲作父乙戈在櫝寶尊彝

器　釋同

右冊父乙匜并蓋銘各九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此

銘與積古齋款識所錄張叔未藏尊文字正同為一人作器阮文達公釋𣎆為班謂班从玨說文以為分瑞玉也此从竝者班古文作辫引儀禮注古文班或為辨漢書注孟康云辨或作班布也筠清館金文錄此銘龔定盦禮部釋為錫竝作父乙寶尊彝說曰其名从二立小篆之暜字即此中為錫盖錫竝册及弓矢而竝作器以錫竝二字合書之也易王明竝受其福書立政竝受此丕丕基詩賓之初筵竝受其福王尚書經義述聞以為皆讀如普是也濬益按古文錫皆作彡此竝中从彡乃勿字釋錫竝合文殊非攈古錄依篆文釋𣎆當矣惟此字為作器人名出自意造亦無從得其音讀耳戈杜橧形亦習見禮部釋為弓矢并誤說見前卷父乙觶銘釋

父辛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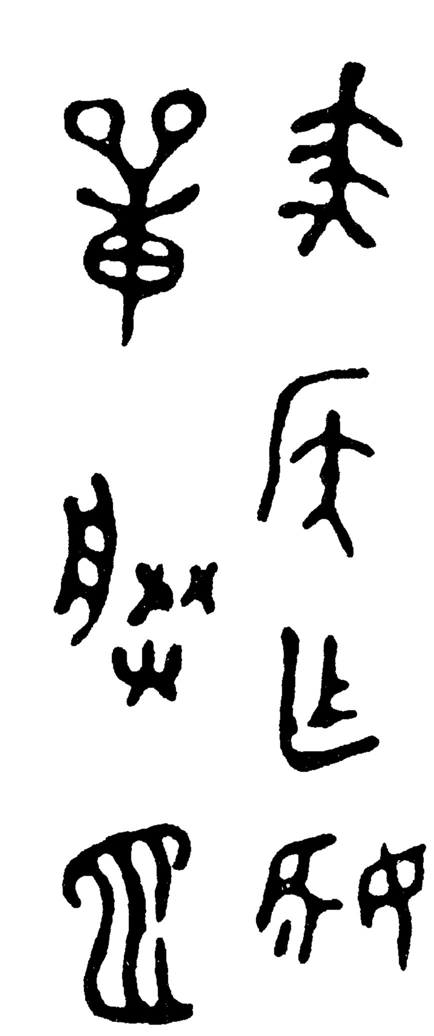


蓋 歐作父辛寶尊彝 會形

器 釋同

右父辛匜幷蓋銘各八字素孟蟾方伯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此與前卷二方尊同文為一人作器

姬單匜



□侯作姬單媵匜

右姬單匜銘七字阮文達公所藏器積古齋款識錄此銘篆文多失真又釋媵為盤亦誤茲據傳拓本重摹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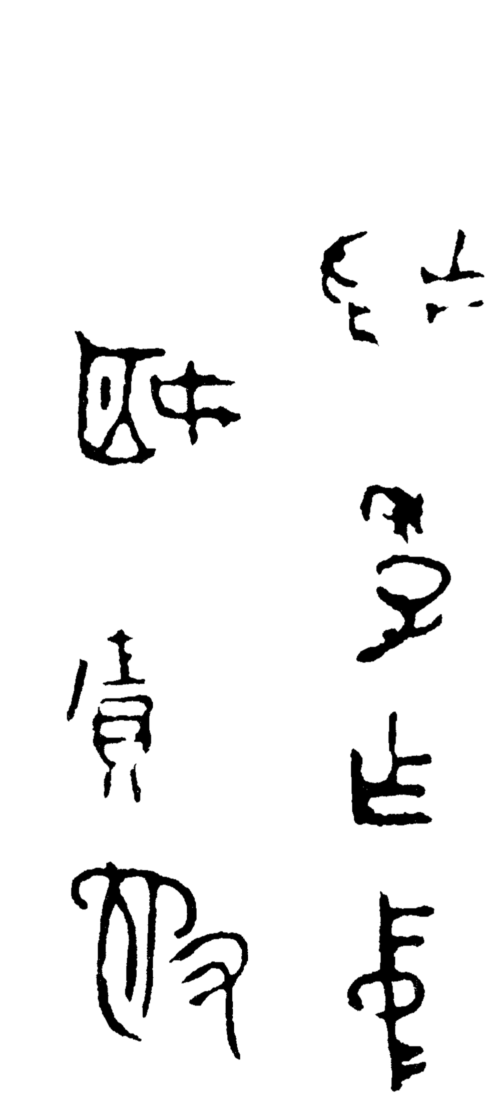
黃仲匜



黃仲自作媵匜永寶用亯

右黃仲匜銘十字半蝕者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虢季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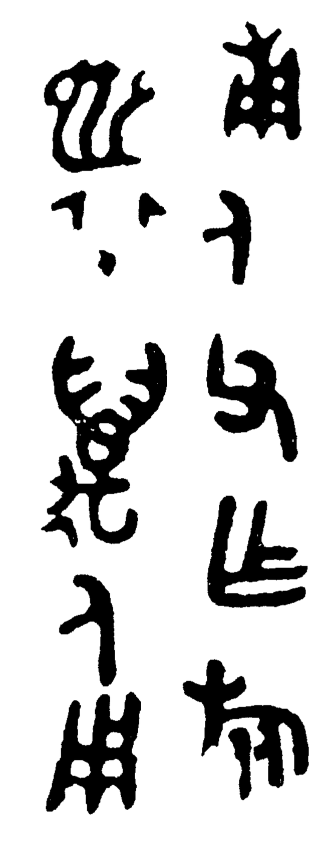


虢季作仲

姬寶匜

右虢季匜銘七字摩滅僅可辨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匜从又作𠬝象匜之有鋬與商邱叔簠匜字从攴同意又說文有攺字訓數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𠬝或即攺之渻文

甫人父匜



甫人父作旅

匜其萬人用

右甫人父匜銘十字蝕者一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萬年作萬人者古音讀年與人同蓋年从禾千聲千从十人聲詩鳲鳩榛人年甫田田千陳人年江漢人田命年為韵是人年二字同音之證古同音字恆得相通叚也

蘇甫人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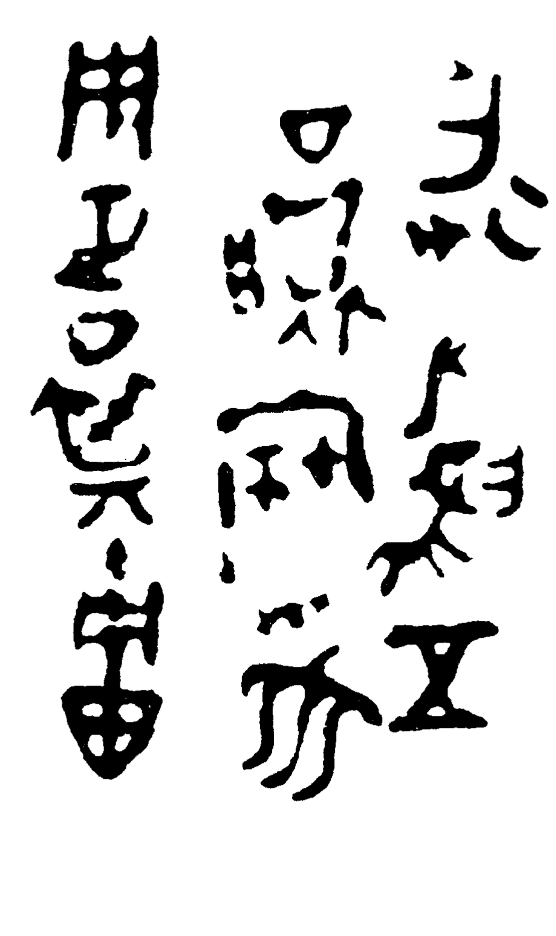


蘇甫人作孋

改孌媵之匜

右蘇甫人匜銘十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潘尚書藏盤同文說詳前卷盤銘釋

寶匜



□□為五

□□寶匜

用正其富

右寶匜銘十二字摩蝕不可辨識者四字據濬益所輯舊拓本摹入

周宅匜



（匜形）周宅作救
姜寶匜孫孫
永寶用

右周宅匜銘十三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此器今歸潘伯寅尚書并據拓本摹入首一字為匜之象形按說文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从匚也聲今以所見古器驗之匜之形制前流後鋬與首一字正同無所謂柄及有道可注水也惟博古圖有漢始建國注水小匜左側有流後為直柄中有道如說文所云是許君據以為說者乃漢匜於三代制作一若未嘗寓目故彝器中㐌盥等文概未收入良由篆文既有从匚从也之匜而以㐌為虫又別制㐌字音義並異不知古只作㐌為匜之象形字也李鄦齋方伯賡芸炳燭篇說曰它與也二字形既不同聲亦不一然篆形相似古音相轉後來未免溷淆如記之為詑沱之為池佗之為他此皆當从它而今易从也非也段氏六書音均表第十七部歌麻韵内謂池字也聲在此部今入支紐忘說文之無池字也所論當矣然亦只論篆文耳若古文固無它與也之分也

取慮子商匜



取慮子商鑄
匜用媵之拜㚸
子孫孫永寶用

右取慮子商匜銘十七字與前卷盤銘同說詳盤銘釋

⿰女緐女匜



⿰女緐女作□
姬旅匜
其永寶用

右⿰女緐女匜銘十一字德化李木齋編修盛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四字从目从六目與囧同象形古多通用六與坴形近說文坴从屮六聲與睦之古文𡭧相似或是一字未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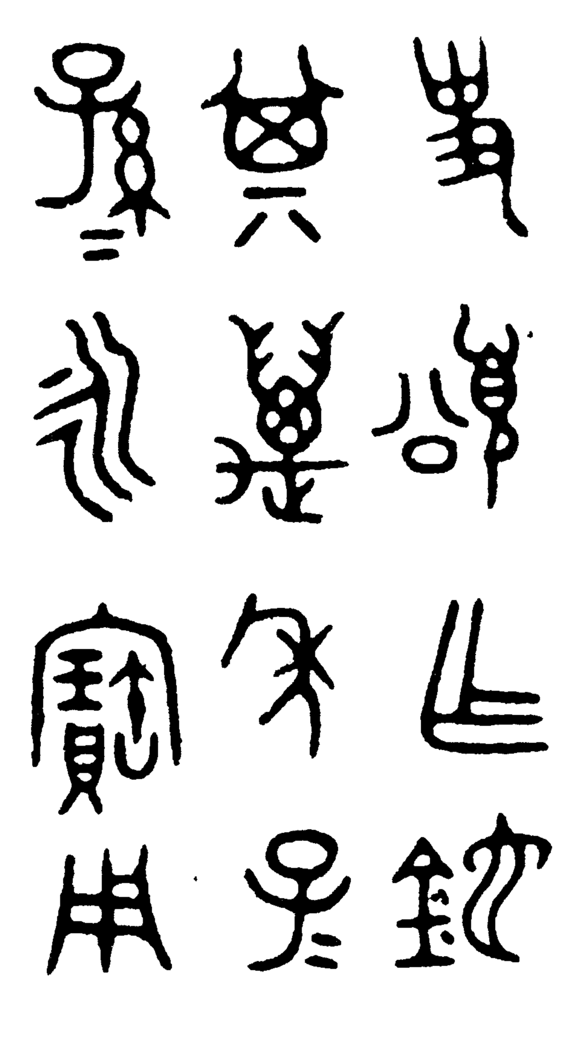
圅皇父匜



圅皇父作
周媰匜其子
孫孫永寶用

右圅皇父匜銘十四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録金文摹入
此與陳壽卿所藏圅皇父敢為一人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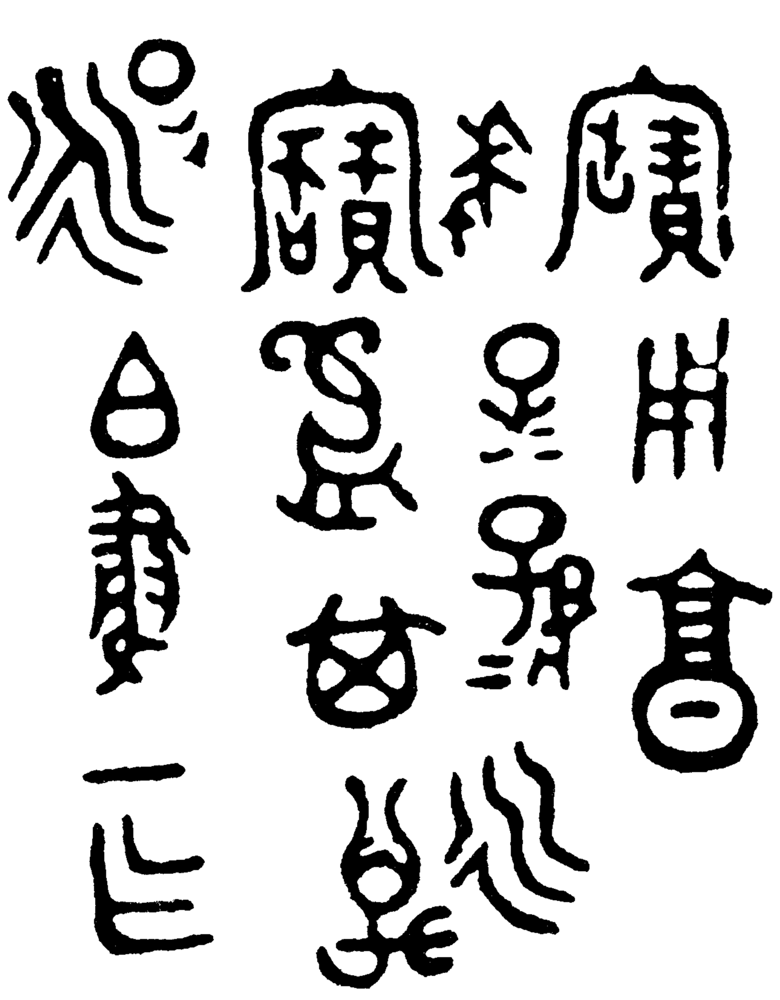
史頌匜



史頌作鉈
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右史頌匜銘十四字與張叔未所藏史頌盤為一人作器
鉈字見薛氏款識叔匜
西清古鑑陳伯匜二銘說文金部有此字以為短矛也从金它
聲聲義並異

伯肅匜



寶用亯
年子孫永
寶匜其萬
□伯肅作

右伯肅匜銘十七字左行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攈古録
釋首一字為咏吳清卿中丞釋為袓按說文無袓字永右
偏○下仍有殘畫二釋均疑未確

伯正父匜



伯正父作旅
匜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右伯正父匜銘十六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
編摹入

叔男父匜



叔男父作為
霍姬媵旅匜
其子=孫=其萬
年永寶用井

右叔男父匜銘二十二字沈仲復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霍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霍然此从雔與雥同意井當是國邑之名叔男父之采地也

匽公匜



匽公作為
姜乘般匜
萬年永寶用

右匽公匜銘十三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誤釋姜為羞又謂宋羅泌國名紀有郾國此為匽公作泌所謂郾國不盡無徵按此匽亦燕之通用字說詳前卷匽侯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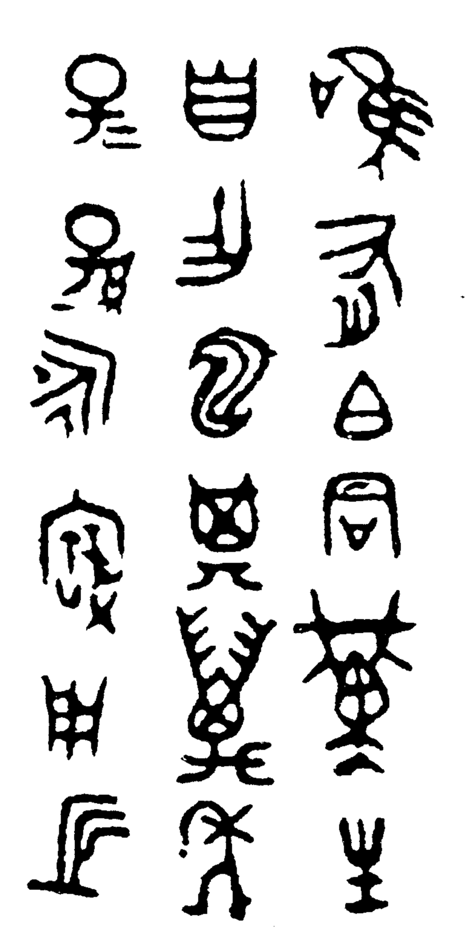
齊侯匜



齊侯作虢孟
姬良女寶匜
其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用

右齊侯匜銘二十二字杜小舫觀察文瀾所藏器今歸吳平齋觀察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誤釋虢為為又謂良乃士昏禮良席之良良女猶言夫婦爾說殊穿鑿今按良女自是虢孟姬女名齊侯為作媵器也

有伯君匜



唯有伯君堇生
自作匜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之

右有伯君匜銘二十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魯伯愈父匜



魯伯愈父作
鄬姬仁媵盥
匜其永寶用

右魯伯愈父匜銘十五字馮晏海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與前卷魯伯愈父盤銘同文

魯大司徒子仲白匜



魯大司徒子仲白口
其庶女厲孟姬媵
匜其眉壽萬年無
疆子=孫=永寶用之

右魯大司徒子仲白匜銘三十一字蝕者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二行弟四字應是礪之異文卽厲國也說文無礪字新坿有之云䃺也經典作厲亦作礪書禹貢礪砥砮丹禮記內則刀礪均作礪玉篇有礪字云力勢切崦嵫礪石可磨刀廣雅釋詁亦曰礪磨也此文从后石从二見汗簡下从又手之象形所以䃺也似古本有礪字而厲有賴音論語子張未信則以為厲己也鄭注厲讀為賴左傳僖公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昭公四年遂滅賴公穀作遂滅厲漢書地理志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此媵字作賸亦異文

王婦㠱孟姜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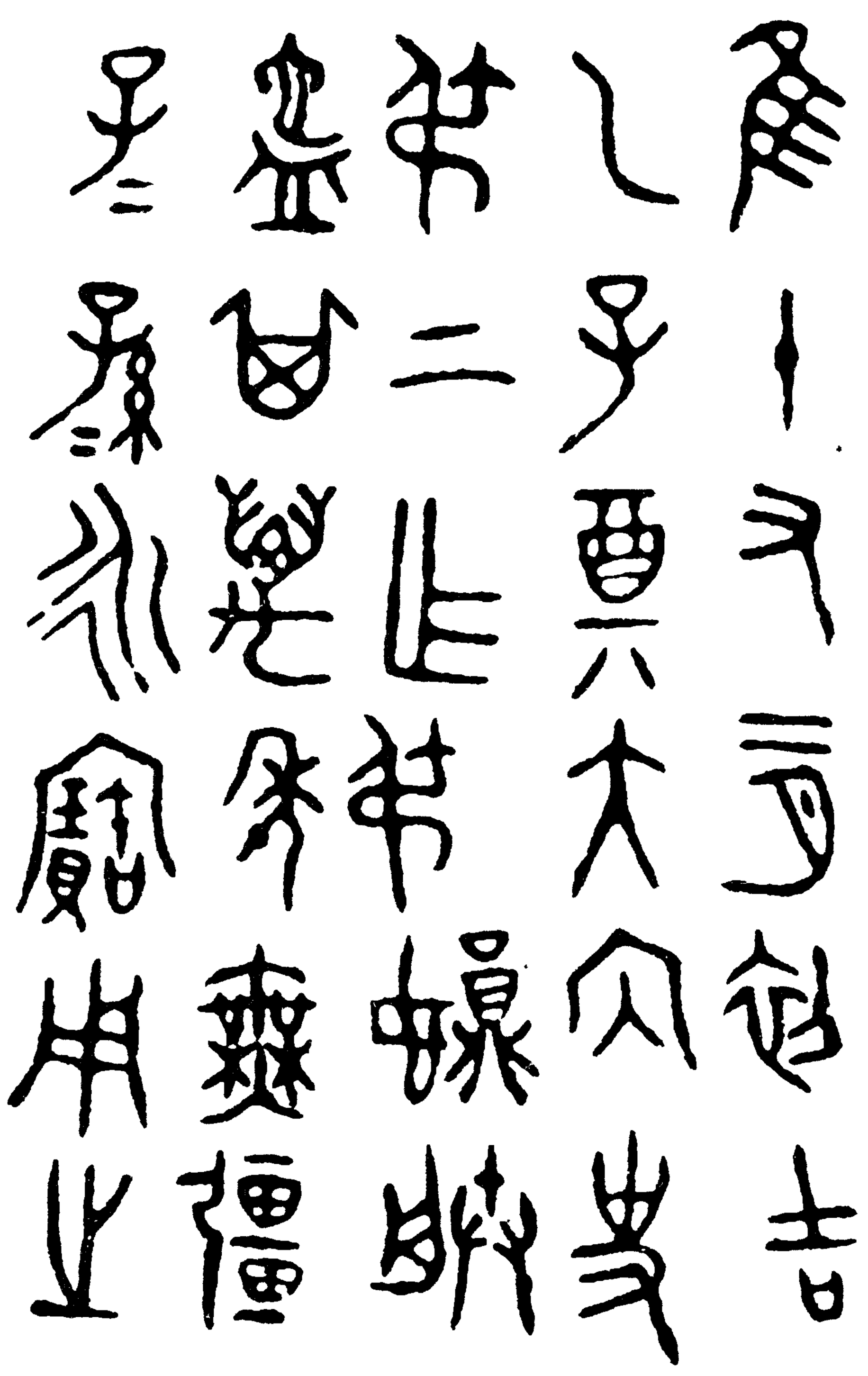


王婦㠱孟姜
作旅匜其萬
年眉壽用之

右王婦㠱孟姜匜銘十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王婦者禮記昏義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王婦當卽世婦也壽卿釋㠱為杞蓋以說文㠱字讀若杞故云然又薛氏款識有㠱公匜銘曰㠱公作為

子叔姜盥匜辥氏亦云㠱者古國名衛宏云與杞同乃引集韻之文以為説今以彝器銘杞伯敏父鼎及登盈三敢證之杞字皆从木作𣏌無作㠱者而杞為夏禹後姒姓國亦安得有子叔姜之偁此不必深辯而可知辥氏所引衛宏説之謬誤矣此文亦曰㠱孟姜以春秋列國攷之當是紀國孟姜與叔姜皆紀國姜姓之女㠱為紀之通叚字前卷紀侯鐘及紀侯紀姜二敢作己則古今字也左氏春秋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注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此文為東遷後書體以庶長偁孟之義例之孟姜當是紀國庶女為季姜之媵者季姜以嫡為王后其媵為世婦亦禮之宜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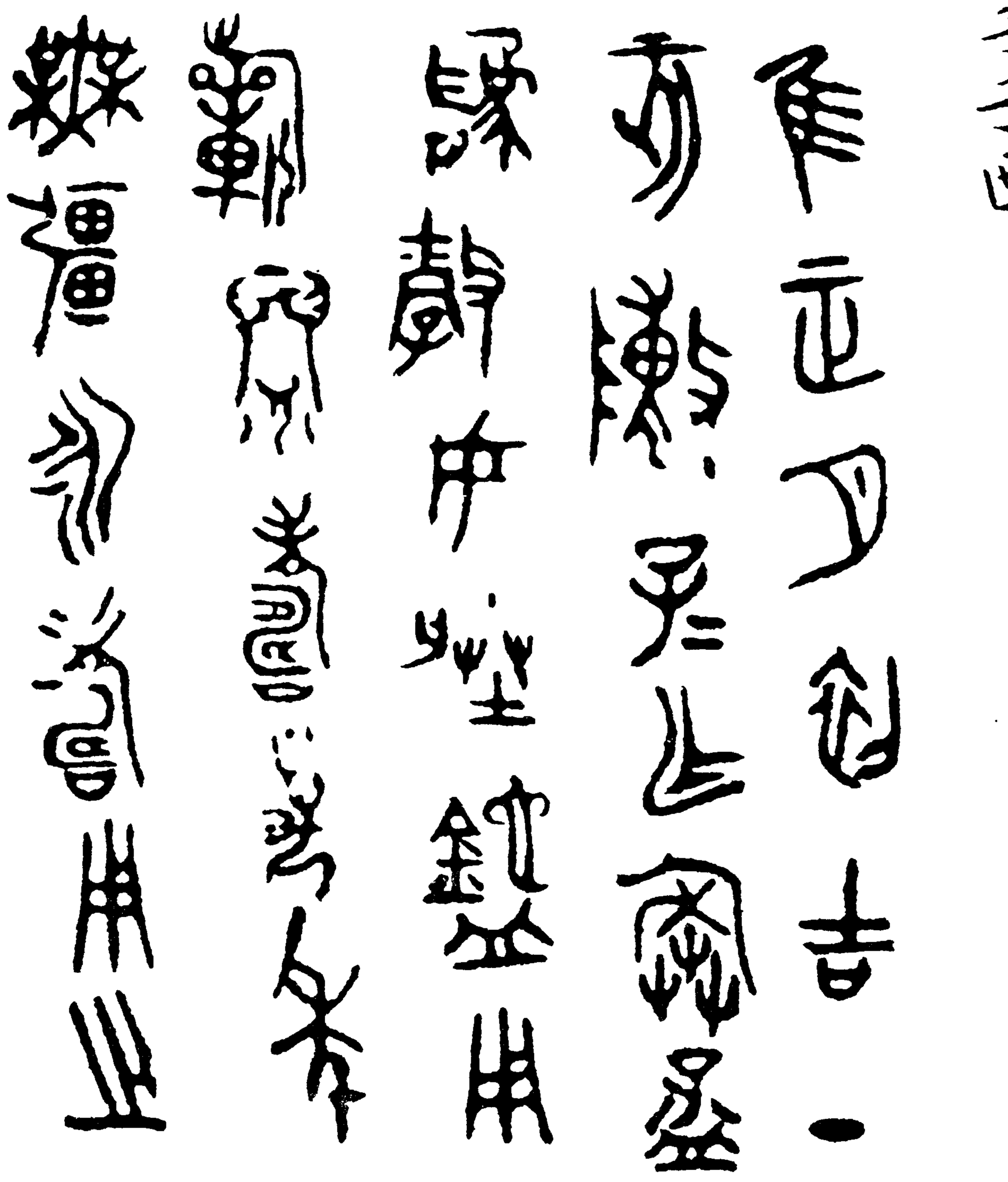
鄭大内史叔上匜



隹十有二月初吉
乙子鄭大内史
叔上作叔媿媵
匜其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用之

右鄭大内史叔上匜銘三十三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誤二為三今訂正

陳子子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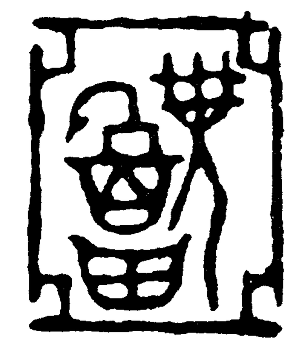
隹正月初吉丁
亥陳子子作奔孟
媯穀女媵盤用
蘄眉壽萬年
無疆永壽用之

右陳子子匜銘三十字半蝕者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

據拓本摹入壽卿釋子子謂如曲禮女子子之文濬益按此陳子子當是陳新君之子即位未踰年之偁故不曰公子而曰子子輓説文穀乳也廣雅釋詁穀生也穀女言所生之女也又按

西清古鑑陳伯匜銘文曰陳伯□之子伯元作西孟嬀嫺母媵鉈語意正同嫺母應是西孟嬀之名此穀女或亦奔孟嬀之名也陳侯鼎銘亦以塍為媵蓋宛邱當日書體如此許祭酒謂諸侯力政文字異形吾子行亦云諸侯各有本國之文於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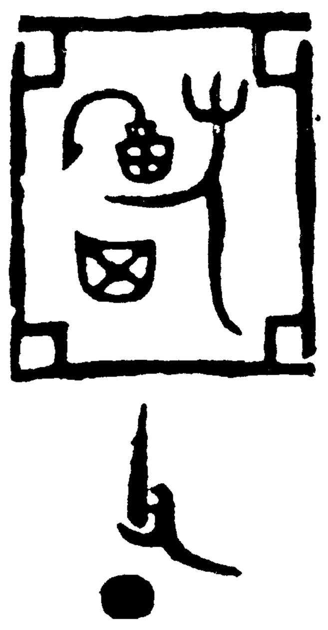
亞形盉



亞形中
紒首坐形
勹尊
䧺

右亞形盉銘四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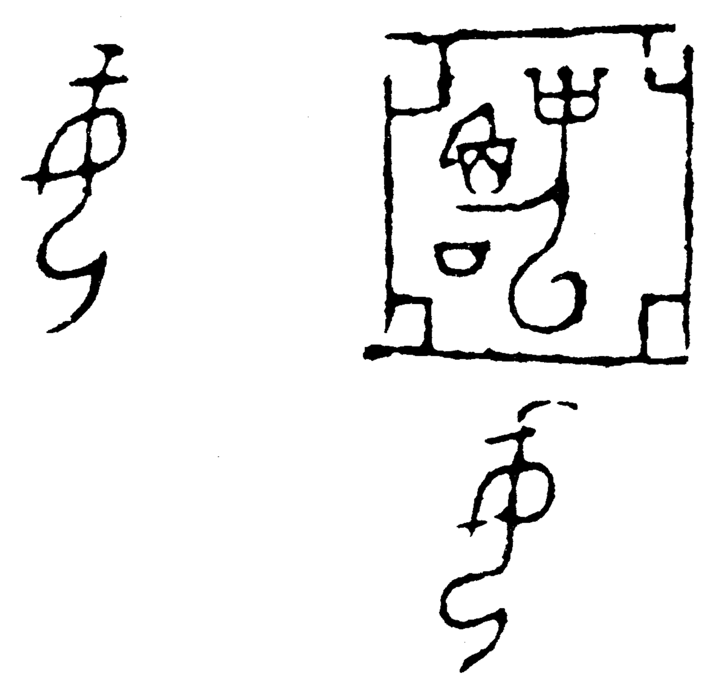
亞形父丁盉



亞形中 釋同前 父丁

右亞形父丁方盉銘六字文在蓋器無字器見蘇州一足斷毁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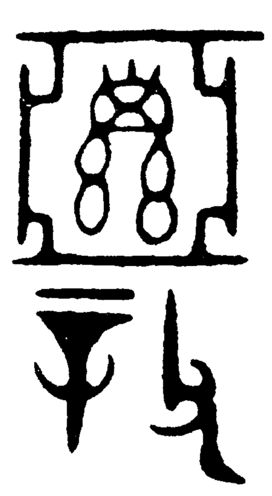
亞形女盉



蓋 亞形中釋同前女
鋬內 女

右亞形女盉蓋銘五字鋬內銘一字陽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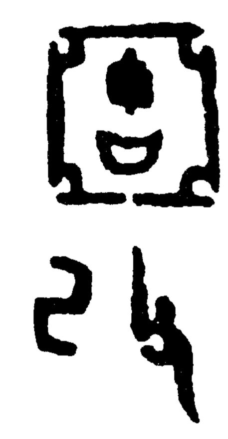
亞形父辛盉蓋



亞形中盈 父辛

右亞形父辛盉葢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亞中文與亞形父癸方壺銘[illegible]字相似而筆迹小異或是一字

亞形父己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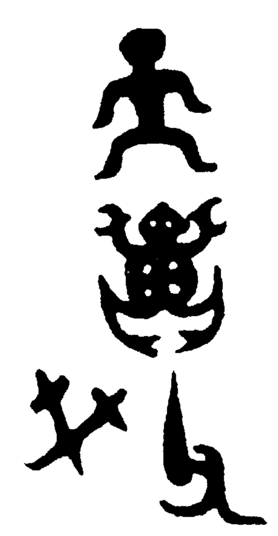


蓋 亞形中杵冊形 父己

器內 釋同

右亞形父己盉并蓋銘各五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子孫父癸盉



子孫父癸

右子孫父癸盉銘四字半蝕者一字

龍盉





蓋 兵在架形

器內 蟠龍形

右龍盉并蓋銘各一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蓋銘半蝕當是橫兵架上之形斧鉞之類也文選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辥注錡架也又引魏都賦劉注受他兵日蘭受弩日錡

立戈植干父丁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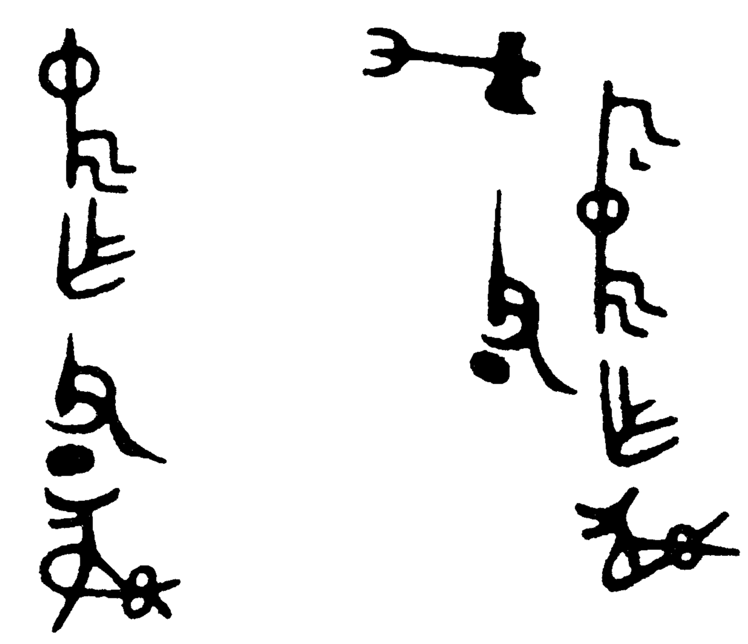


蓋 立戈形 人植干形 作 父丁彝

器內 釋同

右立戈植干父丁盉并蓋銘各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仲父丁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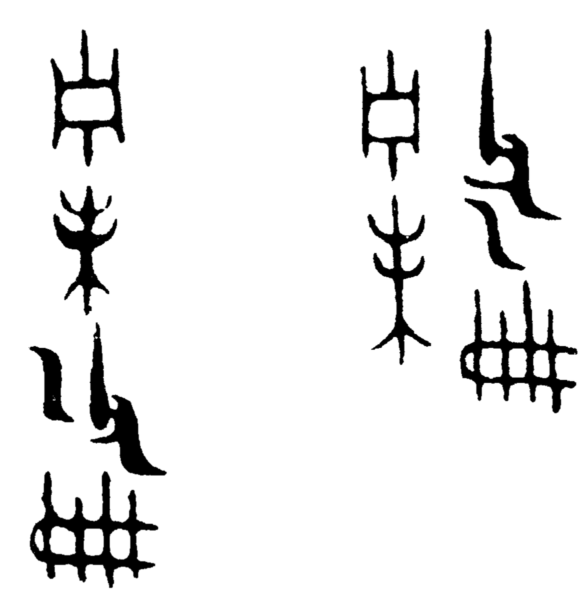


蓋 仲作彝 父丁 横斧形

鋬内 釋同

右仲父丁盉并蓋蓋銘六字鋬内銘五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宁未父乙盉



蓋 父乙冊 宁未

鋬内 釋同

右宁未父乙盉并蓋銘各五字蓋文左行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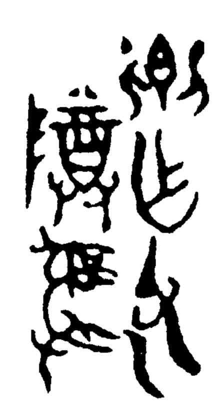
畬父戊盉



畬父戊

右畬父戊盉銘三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為父戊歙以首一字為歙之渻文蓋本王復齋鐘鼎款識商歙之名積古齋款識因之編為歙類者今按此器寔盉則以畬為器名殊誤

卿父乙盉



卿作父乙 尊彝

右卿父乙盉銘六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與尚書所藏卿父乙爵為一人作器

虓父乙盉



虓作 父乙 尊彝 格冊

右虓父乙盉銘八字首一字不可釋書體與前器似出一手頗疑為一人所作器弟七字是格

伯矩盉蓋



伯 矩 作寶尊彝

右伯矩盉蓋銘六字器見
西清古鑑今佚此蓋為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按器銘
伯矩作三字一行尊彝二字一行寶作𠆭一字在兩行之
下與蓋銘相錯綜為款式也

伯憲盉



蓋



器

伯憲作召伯 父辛寶尊彝

釋同

右伯憲盉并蓋銘各十字據楊石卿大令所詒拓本摹入弟二字與揚敦銘憲伯字同亦當釋憲許印林攀古小廬文跋此器以為冒者誤也

亞盉





蓋

亞形中紀侯口 㠱侯錫亞貝

作父乙寶尊彝

器　釋同上蝕未剔半闕者四字

右亞盉并蓋銘各十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畾卽紀說詳前王婦𠭰孟姜匜銘釋惟亞中既曰紀侯又曰㞳侯錫貝意不可曉亞爲作器人名說文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古蓋與惡通易繫辭言天下至嘖而不可惡也釋文云荀爽本作亞又書大傳鼓鐘惡鄭注惡當爲亞亞次也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語林載宋人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以爲漢條侯印是惡亞通用漢代猶然至左傳所載春秋時人名惡者非一詳明陳士元名疑所引據陳氏所引共六人失載衛石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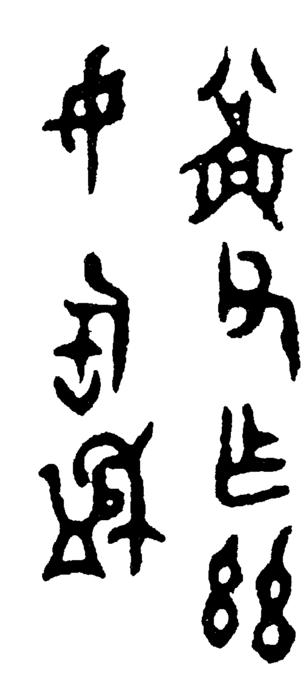
𢦚王盉



𢦚王作
姬口盉

右𢦚王盉銘六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𢦚見善鼎亦見𢦚敢當是國邑之名比曰𢦚王於古無攷積古齋款識有㝬王彝文曰㝬王作旅齍之亦𢦚字因土蝕有闕畫誤釋爲㝬乃謂爲㝬之古文諸侯見王時所作之器不免穿鑿弟五字擦古錄金文釋爲婞亦疑未確今闕

畐父盉



畐父作玆
女寶盉

右畐父盉銘七字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以此爲劉燕庭方伯藏器今按平安館拓册亦載之是亦嘗爲葉東卿兵部所藏也與積古齋款識品父盤爲一人作器況文達公釋首一字爲品觀此文上从八下與畐同或是畐之異文釋爲品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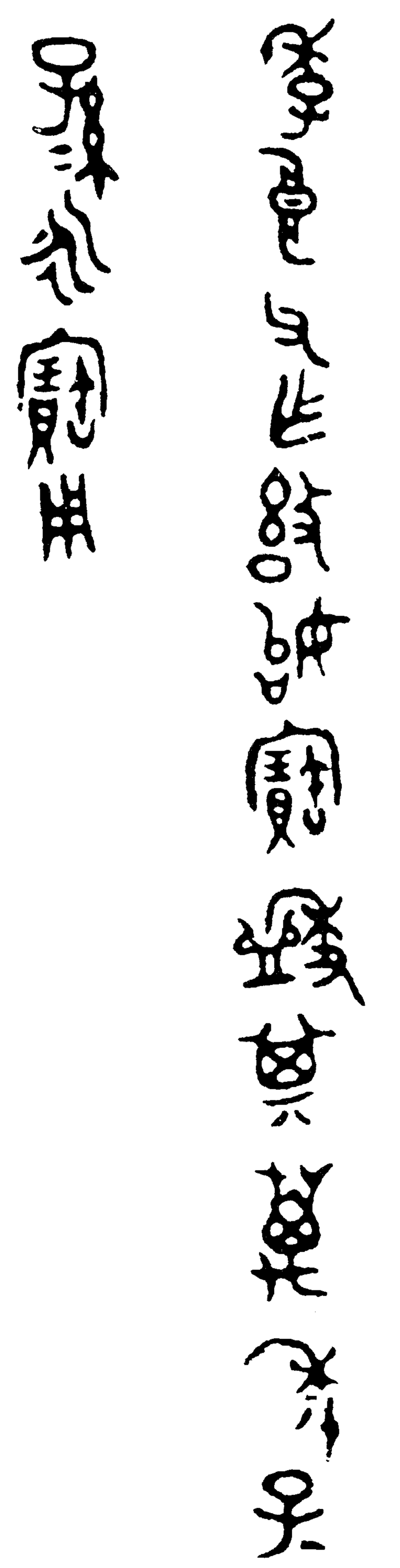
伯舂盉



伯舂作寶盉

右伯舂盉銘五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舂擣粟也从廾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雝父初作舂濬益按彝器文午字皆作杵形是古午爲杵之本字盉字象形尤古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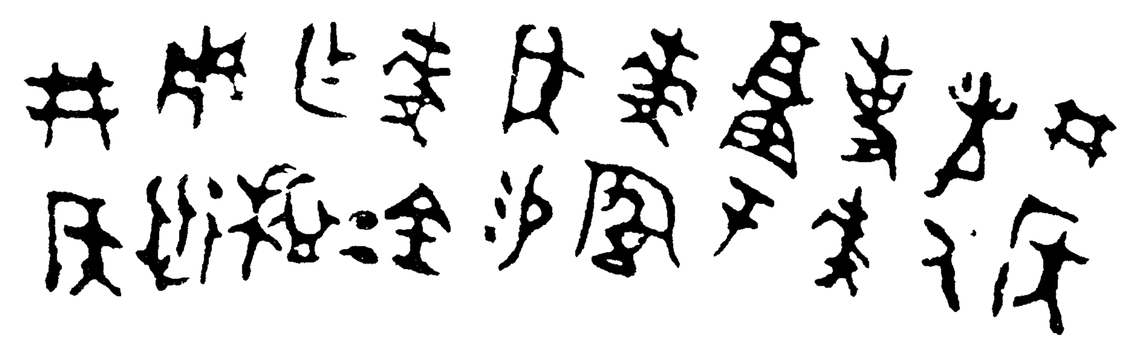
季良父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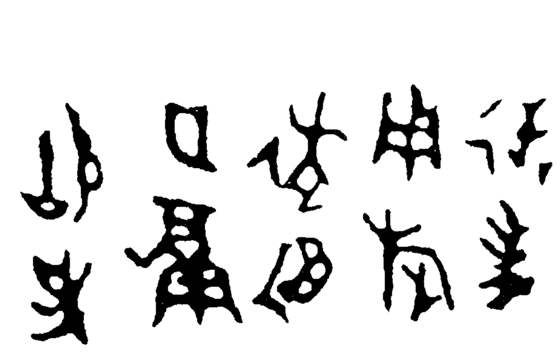
季良父作𣪕姒寶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季良父盉銘十八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為吳清卿中丞所藏據拓本摹入此與潘尚書所
藏季良父壺為一人作器盉从又作敽與尚書所藏虢季
匜銘𣪕字同意

夌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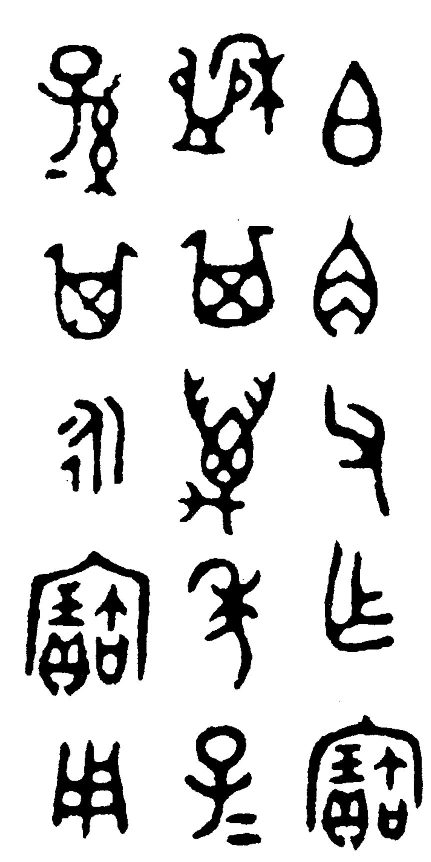
邢侯
口乃
事夌
庸于
夌宮
侯錫
夌金
作盉
用從
邢侯



御事
用於
徒凤
夕庸
卲事

右夌盉銘三十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為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此井侯即春秋
之邢國周公之後與井叔鐘井季㠯之為鄭地邢亭者異
說詳前卷鐘銘釋弟七字當是𩫖說文𩫖用也从亯从自
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此下从用與用義相合十二行
下一字从㫃从㞢義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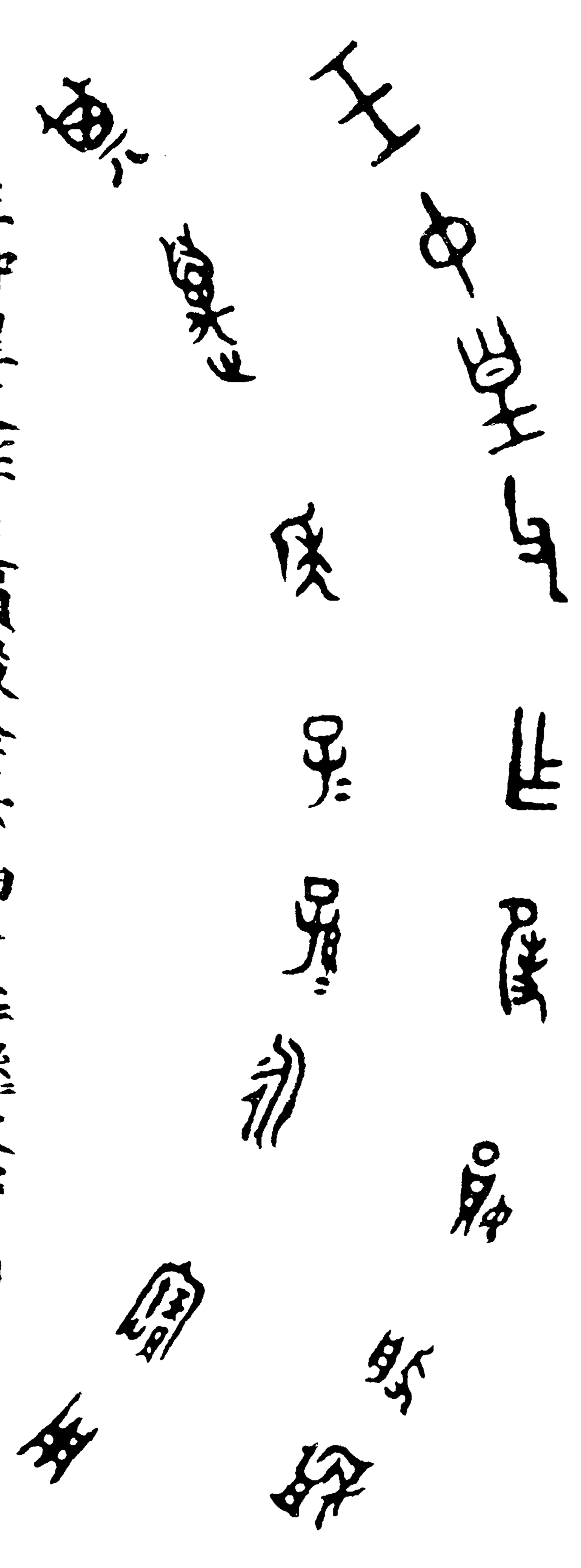
伯角父盉



伯角父作寶
盉其萬年子=
孫=其永寶用

右伯角父盉銘十七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原釋弟二字
為𦤎今按此字與石鼓文角弓角字正同亦見叔角父敦
釋𦤎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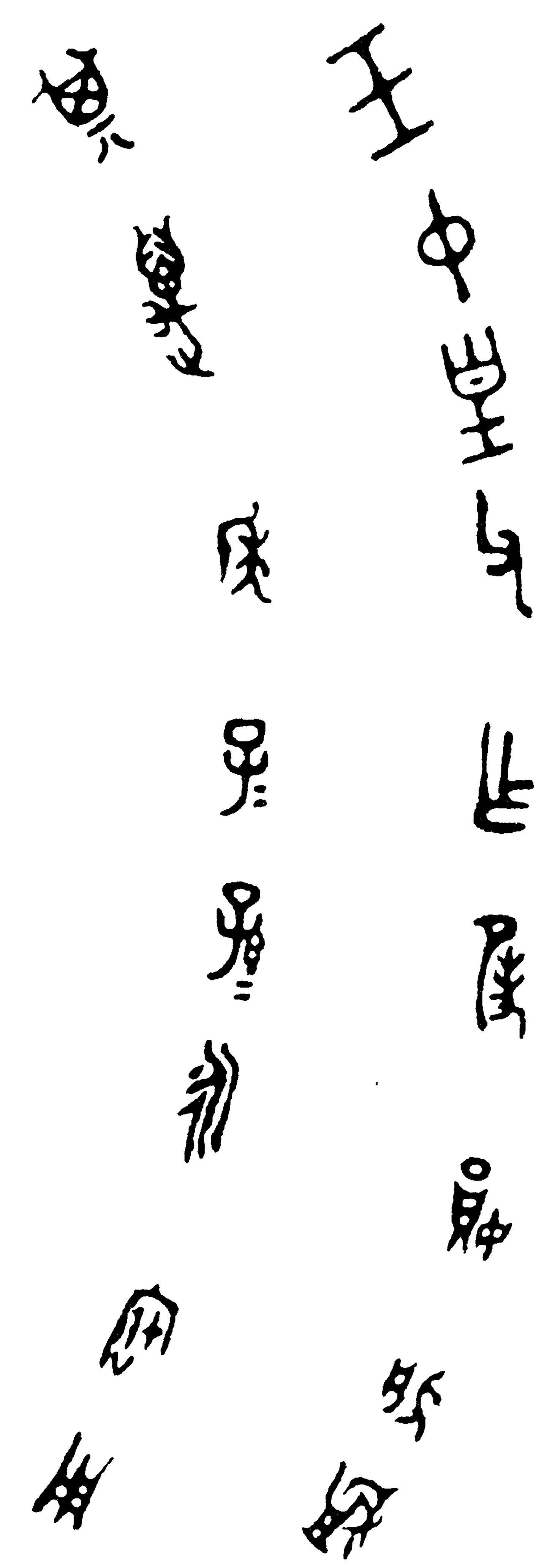
王仲皇父盉



王仲皇父作屢媍般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王仲皇父盉銘十九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春秋天王之子稱王子其孫稱王孫叔稱王叔左文公三年夏五月壬子虎卒傳曰王叔文公卒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襄公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是也若王之昆弟則宣公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據此知王仲亦王弟之稱詩常武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傳曰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此蓋宣王時之皇父也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又曰皇父孔聖箋云專權足己自比聖人此幽王時之皇父也此王仲皇父未必即詩之所詠然為王弟自是王朝貴戚之卿可知也屢字無攷當是國邑之名般盉猶言圓盉殆取般旋之義所以別於方盉歟

王仲皇父盉



釋同前

右王仲皇父盉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與前器為一笵所鑄故文字悉同惟寶字半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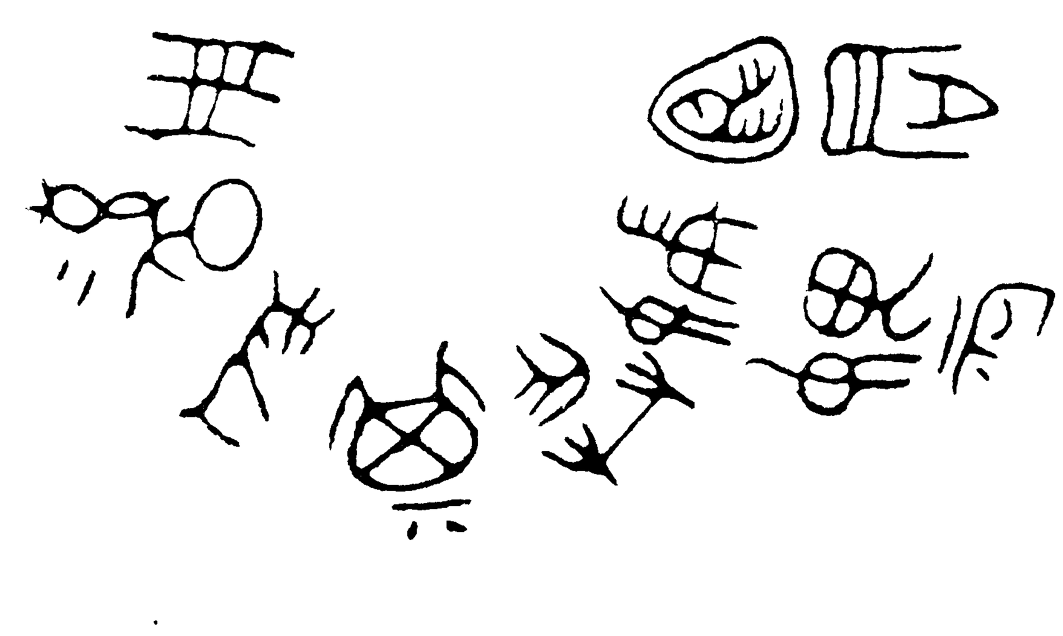
史孔盉



史孔作
和子=孫=
永寶用

右史孔盉銘十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盉作和通用字也按說文盉調味也董廣川書跋引作調味器也是今本說文脫器字朱豐芑曰詩烈祖亦有和羹七發肥狗之和經傳皆以和為之

包君婦盉



包君
婦媿霝
作旅□
其□
年□
孫=□
用

右包君婦盉銘蝕存者十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搴入此與積古齋款識包君鼎為一人作器原釋為包君嫛嫚霝旅車尊鼎其萬□□寶說曰桒說文解包字云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此銘○內作子未成形是古包字通褎晉語韋注褎姒姓之國嫛嫚者嫚古威字姑也父之姊妹嫛其字也包君之姑所作之器今按首一字甚奇古勹中从𠤎亦人之象形與篆文从巳同意釋為古文包字說自可通三四兩字以此銘校之是婦媿媿為女姓釋嫛嫚殊誤霝旅二字此銘半蝕旅下自是盉字

伯原父盃



伯原父作
盃永寶用

右伯原父盃銘八字半蝕據攈古錄金文搴入于苾閣學曰未詳何器盃疑盈消濇益按盈字召上从刀此皿上从尸為古文夷盃非盈之消也惟器不恆見字又無攷攷古者無所依據不能無疑然古器名目不傳於後世者蓋多矣如鑺鍈霝盈盘之屬皆宋以後著錄所未嘗見此器雖不審何狀其名曰盃自是从尸得聲若以籀文例之亦當从夷作盡也說文原為厵之篆文从泉後世以原為高平之邍而別制从水之源字不知原本从泉說文部首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不言所从今觀此文知古泉字寔从白从水王莽鑄貨泉當時以為白水真人為光武中興之讖是白水為泉其來已舊篆文作泉猶象水流之形隸書原下為小并从水之意而失之後來惟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中原字作原不失古法碑版文字只此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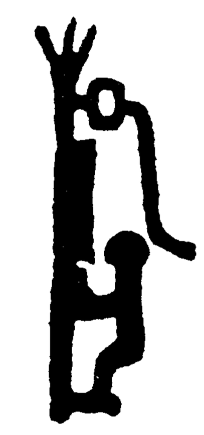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三代器款識

觚

定遠方濬益編錄

子執㫃觚



子執㫃形

右子執㫃觚銘一字瞿穎山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文與此同釋為子執旂趙晉齋引周禮司勳有功者銘書于太常子執旂重守前勳也或謂旂當作㫃取偃武之義濬益按从㫃是也彝器文旅字皆作二人執㫃之形二人為从行旅之象此作一人執㫃當是斿之古文周禮太宰九貢八曰斿貢注斿讀如囿游之游然說文無斿字㫃部游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𨑒古文游玉篇有斿云斿或作游今以石鼓文鼎獵鼎斿等字與仲斿父鼎證之古只有斿字又漢書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奉常斿序傳班況生三子伯斿釋義又同旒五行志君若綴斿東漢刻石則斥彰長田君碑乃始斿學敦煌長史武班碑久斿太學字並作斿是斿為游之古文而此子執㫃形又為斿字之所從出者也乃雷深之說文外編反以游為斿之本字顛倒甚矣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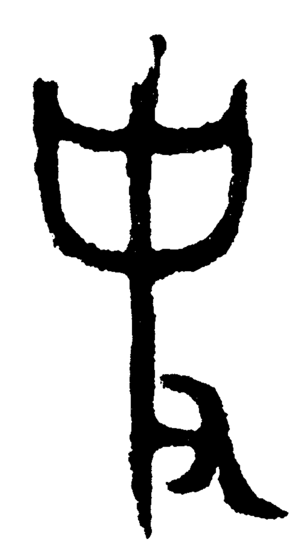
韓詩說二升曰觚 觚寡也 飲當寡少 說文通訓引

據此觚之為義 此當得之 故以形言之則曰觚棱 以聲言之則曰觚寡

觀其器可以知其義矣

（觀其器可以知其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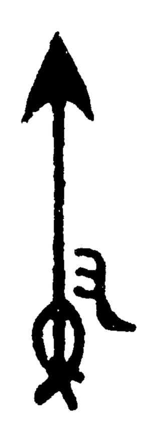
執中觚



手執中

右執中觚銘一字積古齋款識誤編為彝茲據濬益所輯舊拓本重摹訂正

執矢觚



手執矢形

右執矢觚銘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說文部首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此文為象形最初之字餘器銘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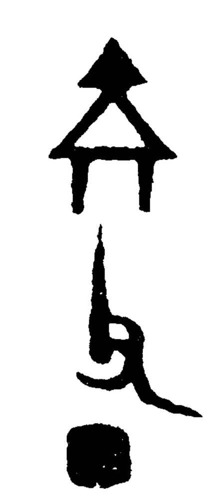
重屋觚



重屋形

右重屋觚銘一字濬益所藏器此文習見舊釋皆以為重屋形禮記明堂位覆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隋書牛弘請修立明堂議引蔡邕論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銘此形於觚者正以觚之制度下有棱特起四隤下迤如屋之四隅故後世亦謂宮闕為觚棱莊子大宗師其觚而不堅也釋文引崔注觚棱也史記酷吏傳破觚而為圜索隱引應劭注觚八棱有隅者是觚本為有棱之通稱其為器蓋與爵觶同用故儀禮燕禮大射儀有廾觚奠觚送觚媵觚之文特觚之古字不見於本器款識說文於篆文觚字之外亦未別收有古籀文今以古器攷之觚之形制略與尊同古文惟尊字从𠂤作𨽸或省而為隫或向外而為攅並與彝器之觚棱同是𠂤即觚之古文而觚之所以命名者然以容受寡少故詩卷耳疏引異義韓詩觚寡也飲當寡少篆文後出其字从角瓜聲正以瓜寡聲近得相訓若曰瓜之為言寡也至說文部首以𠂤為大陸山無石者此則古今字之異古象形字後世變易其形與義者蓋多矣說互詳卌冊父庚卣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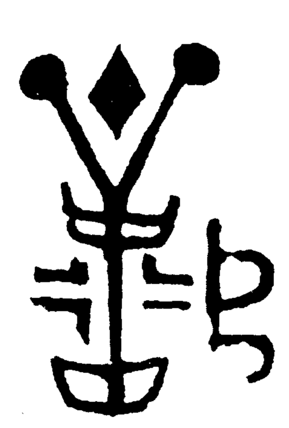
重屋父丁觚



重屋形父丁

右重屋父丁觚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重屋父丁彝與此同文審為一器積古誤編也今重錄訂正

觶形觚



觶象形　觚棱形

右觶形觚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銘與尚書所藏爵同文惟右有𠂤字為觚棱之象形說詳前卷爵銘釋

折俎形觚



折俎形

右折俎形觚銘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文最為奇古彝器銘所未嘗見今審之下似俎形廣雅釋器俎几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命佐食徹尸俎注俎所以載所俎是也上从屮合下一畫為止字之與支通支杜俎上牲之支體也兩手持之當是折俎之象形按子犧觶其文為犧杜俎上蓋象犧牲之全體形所以用之祭祀者宴享則半體者謂之房烝節解者謂之折俎國語周語所謂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餚烝注曰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左宣公十六年傳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注曰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正義曰王為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其儉也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此文正象以兩手折節升於俎上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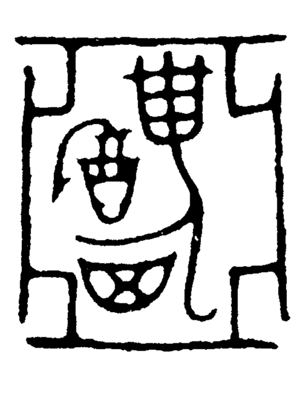
交文子觚



交文子

右交文子觚銘二字合文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按薛氏款識有觚銘文與此同釋為孫攈古錄從之殊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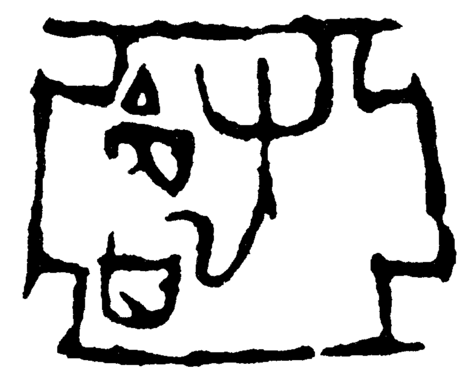
亞形觚



亞形中
綌首坐形
勹尊
簋

右亞形觚銘四字器見京師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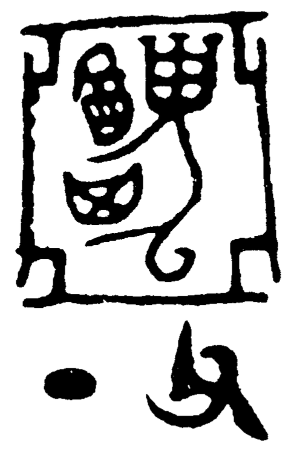
亞形觚



釋同前

右亞形觚銘半摩滅陽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尊下似甘禮記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又弟子職曰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文似執帚加於箕上之形與前器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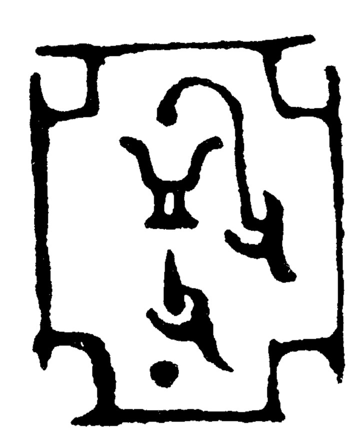
亞形父丁觚



亞形中釋同 父丁

右亞形父丁觚銘六字曹秋舫所藏器載懷米山房吉金圖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

亞形持匕父丁觚



亞形中 持匕形 皿形 父丁

右亞形持匕父丁觚銘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木部柶匕也周禮玉府角枕角柶鄭司農注角柶角匕也以楔齒禮記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疏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比文屈曲下垂與禮記孔疏合下為皿正象取飯器中之形

亞形若癸觚



亞形中 受 子執扐形 若癸 己 足迹形 乙 觚稜形

右亞形若癸觚銘十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謹案西清古鑑有觚銘文同而兩乙作乚小異

亞形持扑觚



亞形人持扑形

右亞形持扑觚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筠清館錄此銘釋亞為廟形下為於謂卽說文丨部之於
字旌旗杠皃从丨从㫃㫃亦聲按此文與征角末二字同
亦見吴亞父乙爵吴為人張口之形與炙同意釋於誤也
說詳前亞形持扑鼎銘釋

立兵形觚



立兵形

右立兵形觚銘一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此文
似是立兵之形又疑為庚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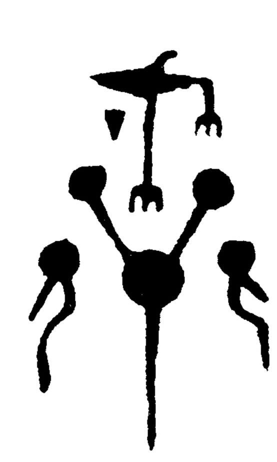
覆角形觚



覆角形

右覆角形觚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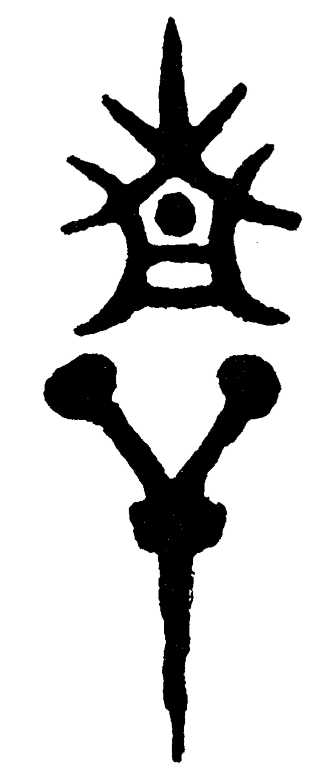
立戈單觚



立戈形
子單匕

右立戈單觚銘四字據傅六舟手拓本摹入立戈下一字
舊釋皆以為單之古文按此字亦可釋為干左右為二人
相背之形北之分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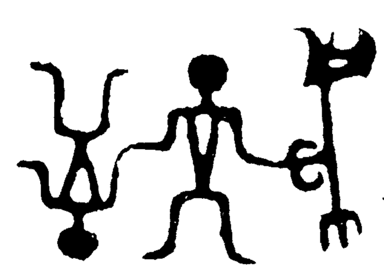
青單觚



青單

右青單觚銘二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
摹入青單字亦見陳抱之所藏父戊爵銘

持斧擲倒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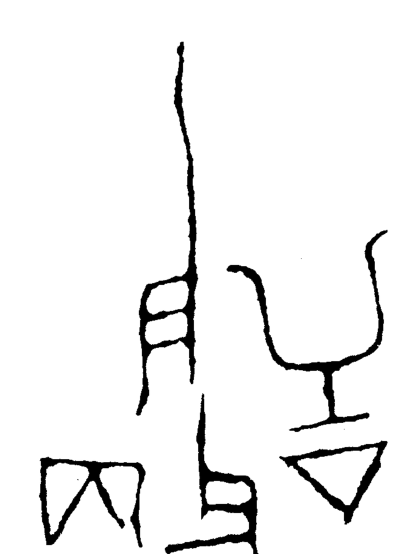


人持斧形
人擲倒形

右持斧擲倒觚銘二字此文作二人一手持斧一為倒文
與今時戲劇相似男孝傑曰文選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
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此正
作倒投形是此戲三代時已有之不自漢始矣余按賦所
言乃車上顛倒縣絓之戲後世所謂獮猴幢之流與此稍
未合此則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稱末代之樂設禮

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正傷彝
倫之大者是也又謂之擲倒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臣擲
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
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呂藍衍種玉言鯖云漢有魚龍
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蹻伎跳鈴
伎擲倒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唯擲倒不知何法疑即
今之翻金斗伎人以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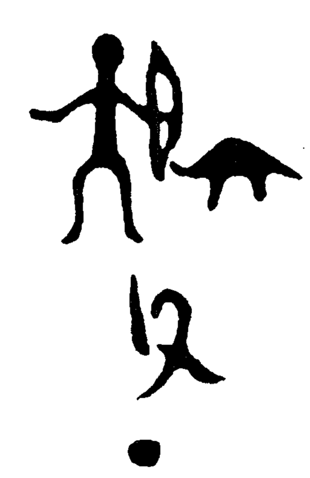
持杖父丙觚



手持杖形 口 父 丙

右持杖父丙觚銘四字陽識此手所持者其端似有鬭畫
或是矛之象形今未能定姑釋為杖右一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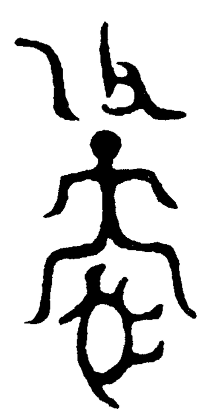
執弓父丁觚



兕形
子執弓形
父丁

右執弓父丁觚銘四字據陳粟園畯手拓本摹入馬山父釋右一字為龜形按執弓射龜義無所取積古齋款識有兕父癸鼎銘即辟王二家所錄之器與此同文釋為兕引詩吉日殪此大兕及國語唐叔射兕於徒林執弓射兕取服猛之義說雖有據然古有射牲之禮郊祀天地則天子自射牲此或射牲之象形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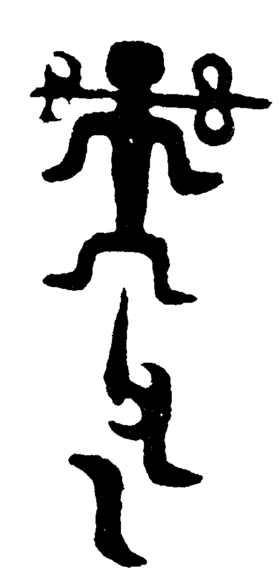
父乙豕形觚



父乙
子豕象形

右父乙豕形觚銘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豕形為彝器文習見器有同者此最簡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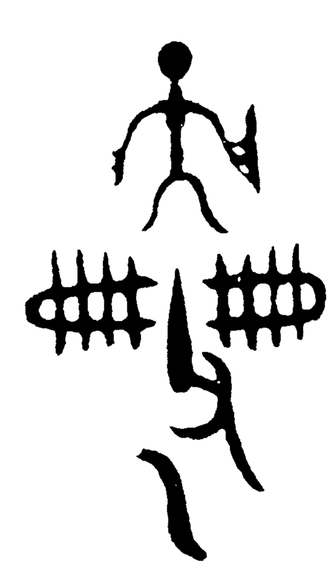
荷儋父乙觚



子荷儋形父乙

右荷儋父乙觚銘三字據陳粟園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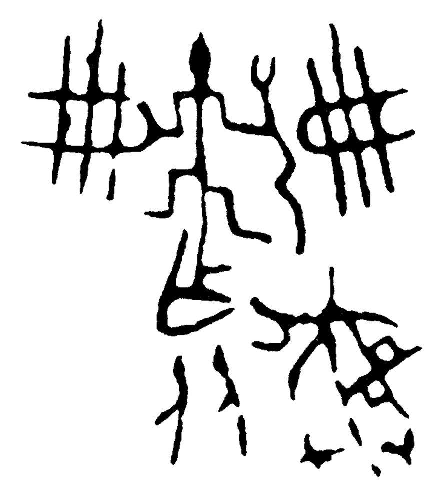
冊冊父乙觚



子執干
冊 冊
父乙

右冊冊父乙觚銘五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摩蝕有闕畫當是執干戈之形

冊冊從觚



冊 彝
子執弓作從
冊

右冊冊從觚銘六字陽識據韓小亭觀察所輯拓本摹入二冊中作執弓之形與前一器皆銘勳之義

己觚



己口

右己觚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見爻觚



見 爻

右見爻觚銘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說文部首見視也从儿从目此古文象形爻字見前卷手奉中爻匕角銘釋又按說文占視兆問也爻為易象見爻蓋視占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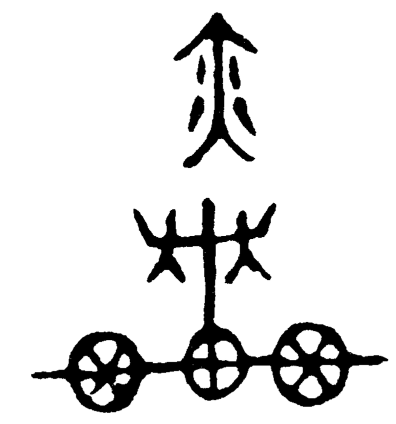
立戈器觚



立戈形器作乃

右立戈器觚銘四字曹秋舫所藏器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亦車觚



亦車象形

右亦車觚銘二字據僧六舟手拓本摹入此文亦見群氏款識釋上一字為奭今改釋亦下為軒車之形中直為轅亦曰輈說文轅輈也輈轅也二字互相訓前為軏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大車持衡者謂之輗下則輪軸之形考工記輿人為車大車柏車羊車皆兩轅駕牛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輈駕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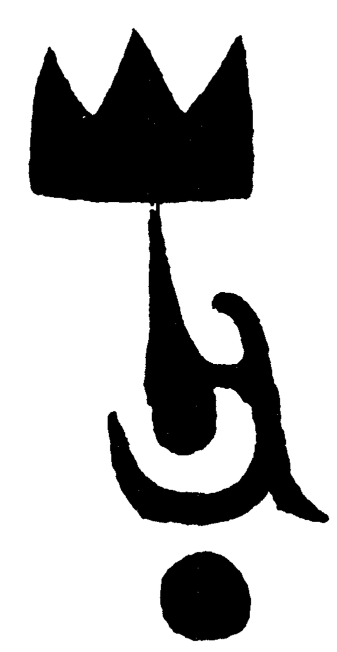
山祖庚觚



山象形祖庚

右山祖庚觚銘三字據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

山父丁觚



山象形 父丁

右山父丁觚銘三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凿父丁觚



凿作父丁

右凿父丁觚銘四字與下一器皆據濬益所輯舊拓本摹入首一字舊多釋為相今以揚敢銘既生霸生字證之文與此同是此字乃生之異文也

申父癸觚



申
父癸

右申父癸觚銘三字積古齋款識錄此銘釋首一字爲角象形因以此器爲角誤也今重錄訂正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臣餔時聽事申旦政也𦥔古文申𢑨籀文申按彝器文申作𠃉與此首一字相近當是𠃉之形變

禹父己觚



禹象形
父
己

右禹父己觚銘三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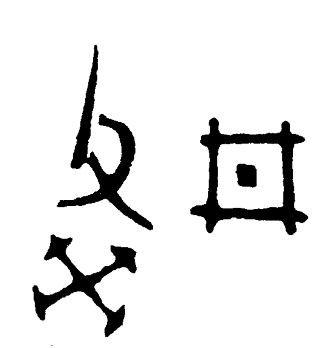
東父辛觚



東
父辛

右東父辛觚銘三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摹本編入兩罍軒圖釋以右一字爲東

井父癸觚



井
父癸

右井父癸觚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冊守父乙觚



冊守父乙

右冊守父乙觚銘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己父觚



己父

右己父觚銘二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庚父觚



子庚父

右子庚父觚銘三字據潘伯寅尚書所詒拓本摹入

子父辛觚



子父辛

右子父辛觚銘三字器見上海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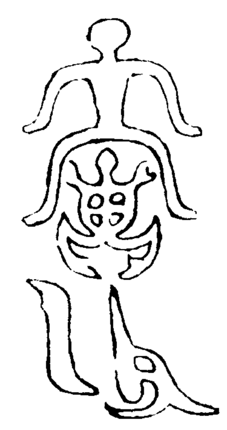
癸酉觚



癸酉倒文

右癸酉觚銘二字龔定盦禮部所藏器據摹本編入筠清館錄此銘釋爲癸豊謂豊行禮之器此其古文又云或釋爲酉之倒文濬益按或説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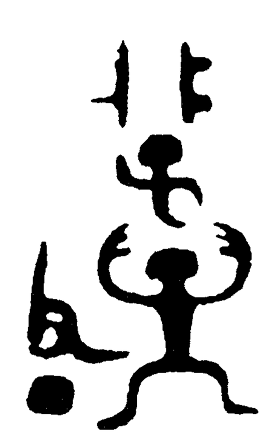
子孫父乙觚



子孫父乙

右子孫父乙觚銘四字雙鈎陽識據李笙漁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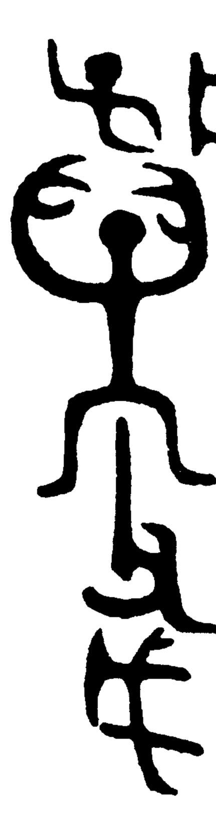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丁觚



析子孫父丁

右析子孫父丁觚銘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片子孫父戊觚



片子孫父戊

右片子孫父戊觚銘五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孝廉手拓本摹入徐籀莊曰子荷析木形取析薪負荷義濬益按此析爲分文與前卷片子孫父癸爵銘同片則右半體也説詳前爵銘釋籀莊以析爲析薪負荷不免傅會

子孫祖丁觚



子孫口虎形鼎形祖丁

右子孫祖丁觚銘七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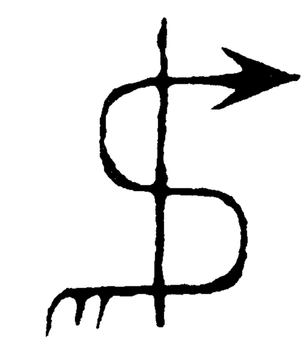
子孫宗觚



子孫宗

右子孫宗觚銘三字陳抱之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半蝕文當作[illegible]

叔觚



叔

右叔觚銘一字陽識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與
西清古鑑所載叔觚陽識銘文正同彝器文叔通作尗為菽豆之象形說詳前卷叔觶銘釋此文作尗下从又為小篆所本說文叔拾也从又尗聲或从寸汝南名收芋為叔許君此解蓋本詩七月九月叔苴毛傳文也本誼為拾而可叚借為伯叔字者古叔菽一字本又作尗公羊定公元年傳異大乎災也注菽者少類為稼強又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白虎通姓名篇叔者少也爾雅釋親父之晜弟後生為叔父父之弟妻為叔母又夫之弟為叔皆以少為誼且皆親屬與春秋說題辭並合叔少又雙聲字少之為言小也儀禮覲禮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是也蓋叔之為字與少字形誼近當由少字孳乳而出而少字則出於小又與弟字形誼並近故叔之本誼為拾弟之本誼為束韋之次弟而皆得叚借為少小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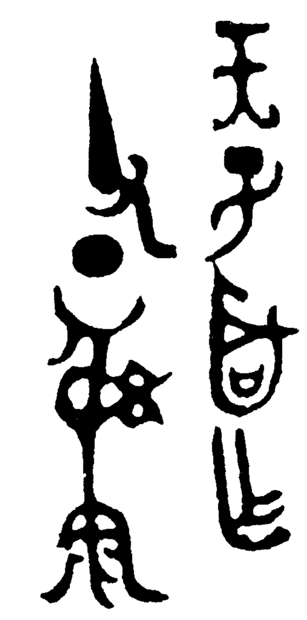
守觚



守

右守觚銘一字據潛益所輯拓本摹入古人作器貴能世守左昭公七年傳謂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此銘只一字曰守與他器銘之言子子孫孫永寶用亯者義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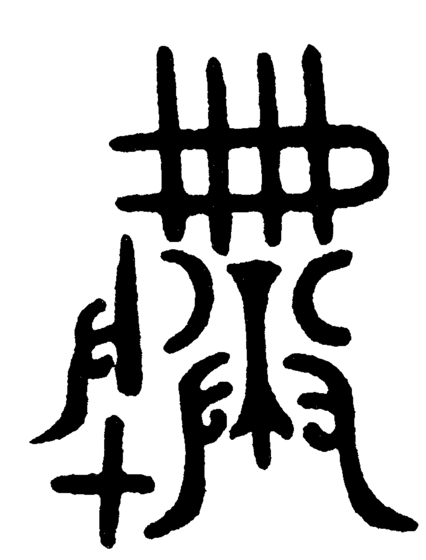
王子父丁觚



王子啟作
父丁彝

右王子父丁觚銘七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壽卿釋為天子班觚今以王子匜銘證之前三字正同是弟一字亦王字非天字也弟三字常熟楊詠春太守沂孫釋為啟按此字从耳从口於啓意為近今姑從之

冊父甲觚



冊八口
父甲

右冊父甲觚銘五字與下一器並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弟三字不可識

貝父乙觚



貝鳳錫用作
父乙尊彝
子孫

右貝父乙觚銘十一字謹案
西清古鑑有觚銘文與此同又唐鷃安司馬所輯貝父乙爵柱銘與此首三字并同是皆一人所作器也舊釋次字為烏今釋鳳者古鳳朋一字此正鳳之象形鳥中增十為鳳當是合文為貝十朋三字也

貝父丁觚



寶尊彝
總角坐形作父丁
貝亞形中於工口丁

右貝父丁觚銘十二字據僧六舟拓本摹入

午從觚



午作從彝

右午從觚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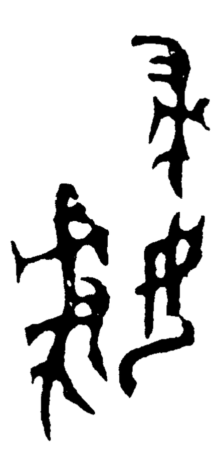
婦進觚



婦進作
彝亞形中
紒首坐形
尊形箙

右婦進觚銘八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婦女觚



婦女
彝

右婦女觚銘三字據韓履卿都轉所輯拓本摹入此與前卷鼎卣二器銘並同積古齋款識筠清館金文皆釋第三字為彝然均無説今按彝器銘彝字通作彝上象雞豕粟之形下从廾象兩手奉之明其為彝器也閒作彝从又為消文此文亦象以手持雞之形與彝正相似應是古彝字之變體

彙婦觚



午彙婦
貝于揚用
化日乙尊
口彝

右彙婦觚銘十三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編參以攈古錄金文摹入說文麇麞也从鹿囷省聲麕籀文不省此从皀皀與鹿形近疑是麇之異文化獲古編作𠃓今從攈古錄

卿觚



卿作父乙
寶尊彝

右卿觚銘七字半蝕者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尊上

鬲形尊



鬲象形

右鬲形尊銘一字與下一器並潘季玉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為彝器習見積古齋款識有鬲甗銘阮文達公說曰鬲之兩旁有大形古為負鬲之器故取象焉下曲象款足之象爾雅釋器云款足者謂之鬲史記封禪書云其空足曰鬲款者空也郭氏訓款為曲今按其制外曲中空合二訓而義備矣濬益按鬲之形上平無耳中空通足足外有觚棱文之兩旁乃象其觚棱非大形也高郵王懷祖觀察曰款足謂空足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管子國蓄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內款內空也漢書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即此所云款足者謂之鬲也郭以款足為曲腳失之濬益按二說當以高郵之說為正儀徵謂其制外曲中空合二訓而義備殆欲救景純之失而故為此遷就之辭歟

立戈尊



立戈形

右立戈尊銘一字器與前器形制正同款并在圈足內按
尊之為器款多在腹底惟侈口直腹者則在足內與觚同
蓋觚本直腹尊之小者其容受甚寬故以觚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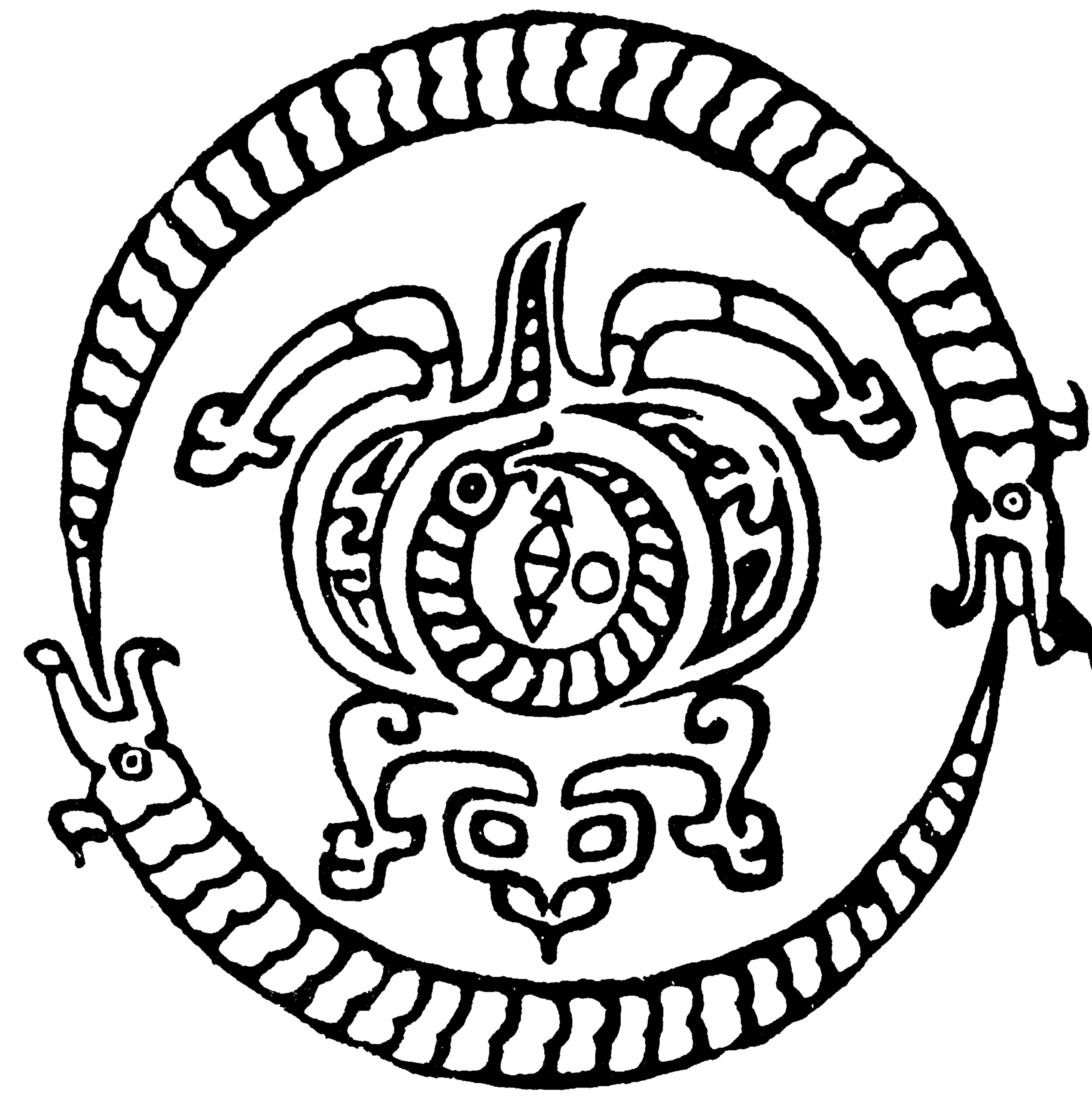
立戈尊



釋同

右立戈尊銘一字陽識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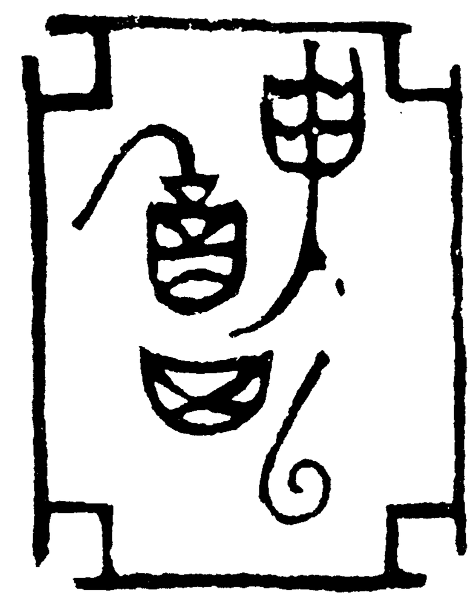
元武尊



龜蛇
形中
盤形
敵形

右元武尊銘二字通州陳霈亭太守廣綬所藏器濬益手
拓本摹入此尊之家重大者銘在腹底作龜蛇形元武象
也龜背復有一蛇中為盤敵之形禮記曲禮前朱鳥而後
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疏
曰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後須殿捍故用玄
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周禮司常龜蛇為旐釋
名釋兵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
形兆也銘此於器其義未詳按周禮玉府之職合諸侯則
共珠槃玉敦注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
盛食元武中作槃敦形當是軍旅會盟所用之器故以此
見義辥氏款識史孫槃銘槃字正作○敦本从皀此作[illegible]
亦象敦之有會皆古文象形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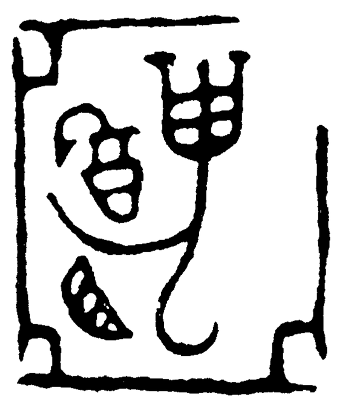
亞形尊



亞形中
紒首坐形
勺尊 箟

右亞形尊銘四字嘉興張氏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彝器銘習見說詳前卷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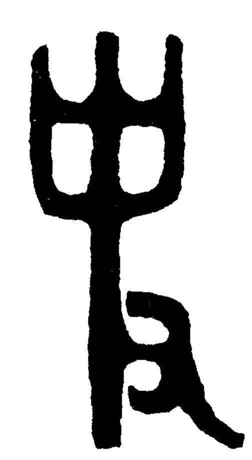
亞形尊



釋同

右亞形尊銘同前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執中尊



手執中形

右執中尊銘一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為彝器習見薛氏款識釋史積古齋款識前從薛釋後釋手執中形按後釋是也文以一手執中即儀禮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之象若陳壽卿編修所藏之父乙角文作[illegible]則以兩手奉之即禮記投壺司射奉中之象益此諸器皆射禮所用故著其形以見義班孟堅敘六書所謂象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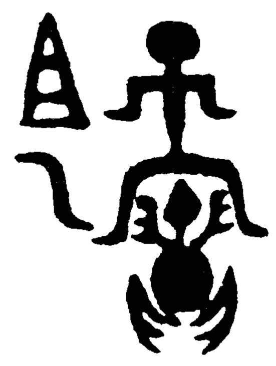
執中尊



釋同

右執中尊銘同前器陽識甘泉岑仲陶鎔所藏今歸濬益按彝器之作陽識者皆刻陰文於土範之上鑄器而成陽文前立戈尊銘是也此文上微蝕下半圓勁當是先刻陽文於木範後成土範故鑄器仍為陽文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識謂陽字如書之臨與摹各自不同也

子孫祖乙尊



子孫
祖乙

右子孫祖乙尊銘四字長洲顧湘舟經歷沅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湘舟曰孫字象胚胎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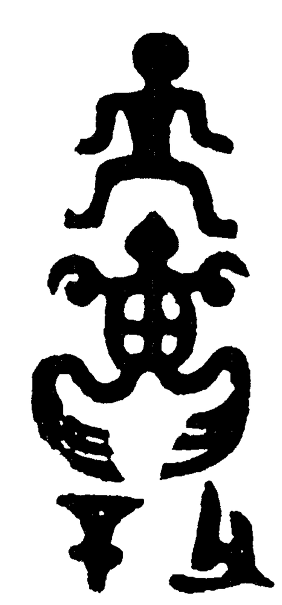
孫祖乙尊



孫
祖乙

右孫祖乙尊銘三字刻款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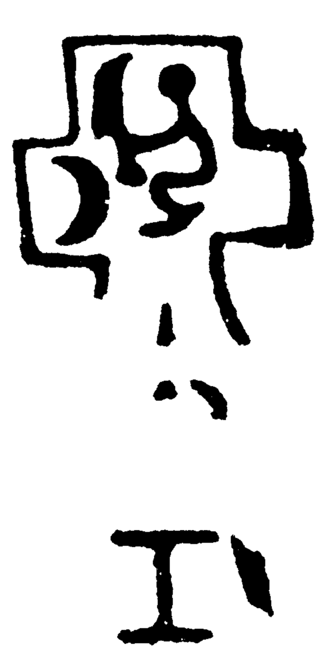
子孫父辛尊



子孫
父辛

右子孫父辛尊銘四字陳朗亭舊藏器今歸烏程顧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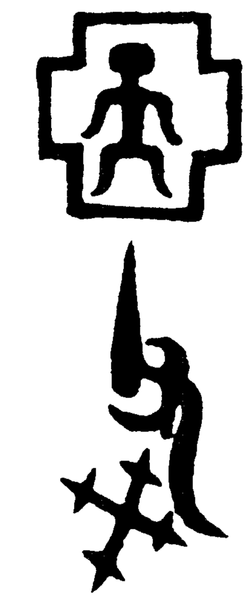
亞形父壬尊



亞形中
子執刀
月形
父壬

右亞形父壬尊銘五字殘缺者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王菉友（筠）曰說文从壬之字多誤巠有古文巠而變壬為工是李斯改古文時業已鑿辟虛造何怪許說之紕繆乎濬益按彝器文壬字多从工而於中直作丨以為識別亦有巠作工者如此銘壬字是菉友以為始於李丞相未然也

亞形父癸尊



亞形中 尸象形 父癸

右亞形父癸尊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按彝器銘凡作亞形者或取象於廟室中作人形者尸也
禮記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
祭統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注尸神
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又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注皇君也
言君尸者尊之也詩楚茨皇尸載起傳同此文尸在廟中
南面而立君之象也

亞弓尊



亞形 雙弓形

右亞弓尊銘二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謹案此銘與
欽頒曲阜廟十器亞尊文字正同凡銘作兵戈弓矢形者皆庸
器弛弓其偃武意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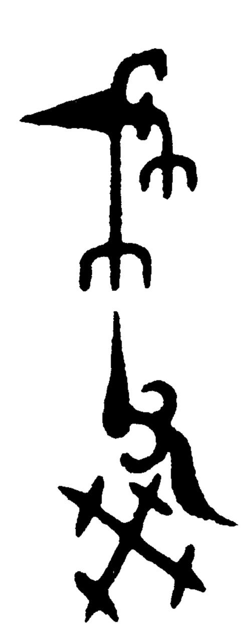
禹形父癸尊



禹形 父癸

右禹形父癸尊銘三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立戈父癸尊



立戈形 父癸

右立戈父癸尊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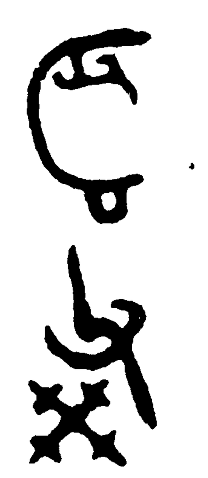
立戈人癸尊



立戈形 癸人

右立戈人癸尊銘三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叔未自記云此尊徧體黃金塗朱綠粲然極為名貴按薛氏款識有人癸尊文與此同

持勺父癸尊



持勺形 父癸

右持勺父癸尊銘三字據唐鷗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俎形尊



几形 俎形 手形 尊形 几形

右俎形尊銘五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此文中為俎形廣雅釋器俎几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命佐食徹尸俎注俎所以載肵俎蓋薦鼎之几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中為鼎俎其左右亦几之象形則以薦籩豆者下為手形酌獻之義尊形當即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尊形父丁尊



蓋 尊形 父丁



器 釋同

右尊形父丁尊幷蓋銘各三字據張叔未孝廉所藏舊拓本摹入蓋銘與積古齋款識所錄象形父丁尊銘同而非一器當是一人所作

持爵父癸尊



持爵形 父癸

右持爵父癸尊銘三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銘云蘇州王味雪藏器也以拓本校之爵形腹閒尚有星帶文筠清失摹今補古爵雀字通荀子禮論篇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楊倞注燕爵與鷰雀同龔定盦禮部說爵其畧曰天下先有雀後有爵先有爵之器後有爵之字雀也者兆爵者也爵也者兆古文爵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又曰爵之象雀也前有流味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竊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翼也甚球翼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為爵矣欲加之以制足是故慮色之洩其馝也為之蓋慮飲之饕也為之二柱植然嶭然慮二足之不安也減一翼增一足踆踆然慮太素之不可為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爵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翼三趾未之聞 濬益按禮部此說善矣然不免謬誤爵之二柱本象二翼腹旁有柄乃以執持者與雀無涉三足則象足指之分布非三趾也今以二柱為角則不得不以鋬為翼又謂減一翼增一足說更支離此文無柱乃象雀之戴翼形而从又以持鋬其非翼明甚李方赤方旧之解文作𦋯尤足證三足之非三趾也

立刀父己尊



立刀形 父己
子 立刀形

右立刀父己尊銘五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編修釋子之兩旁為總角形今審之當以立刀形為碻

祖辛足迹尊



子祖辛 足迹形 足迹形

右祖辛足迹尊銘五字足迹形彝器銘習見此作兩足迹形者詩下武繩其祖武毛傳武迹也又禮記曲禮堂上接武鄭注亦曰武迹也足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堂下布武注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按此兩足迹正似布武之形為祖作器所以示繩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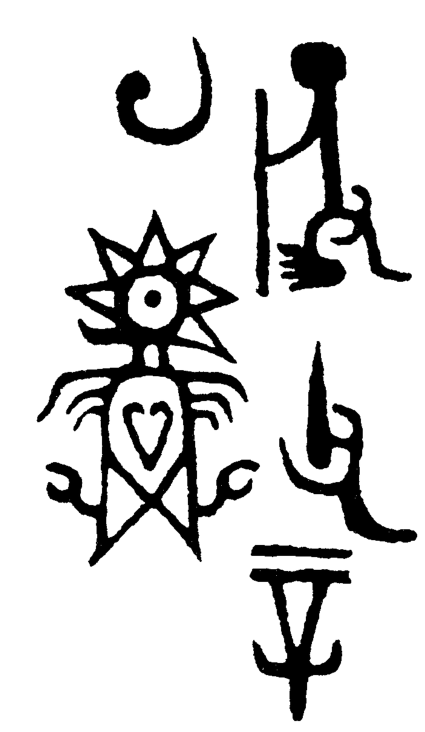
父乙旂車尊



作父乙 旂車形

右父乙旂車尊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車轅上曲者說文斬訓曲輈藩車軜轅也考工記輈人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鄭注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傷其力又曰輈深則折淺則負又曰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注揉輈大深則折也禮記禮運山出器車孔疏曰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圜曲據此則古人車本曲轅觀漢武氏祠畫像石刻自趙襄子以下及督郵主簿功曹游徼之車其車轅莫不上曲反卷如鉤惟畫像車皆雙輈此作一轅者左哀公十七年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此正卿車之象形也武梁祠畫出自東京於時去古未遠蓋猶存三代遺制觀近日歐羅巴諸國其馬車聞為曲轅與漢畫相合禮失而求諸野今且求諸四夷抑可知泰西一切制造其始大抵傳自中夏況其學原本墨氏正不獨周髀算經公輸機器為先路之導也

持杖父辛尊



持杖形 父辛

口 雞彝

右持杖父辛尊銘五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末一字為彝器之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注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按康成此注與解犧尊象尊同一謬誤彝為凡器之總名古器如博古圖所録之鳧尊李山農觀察所藏之鵝尊皆鑄造以肖其形非由刻畫此文首有冠豈即所稱雞彝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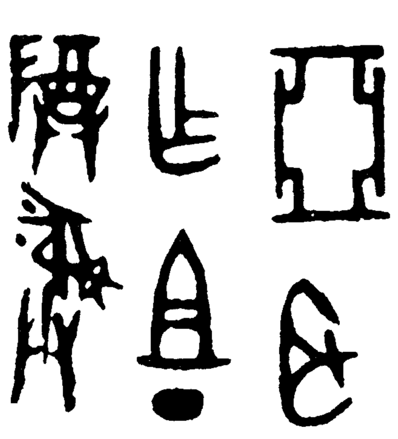
立戈父丙尊



立戈形 口 作父丙彝

右立戈父丙尊銘六字第二字摩滅不可辨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亞形祖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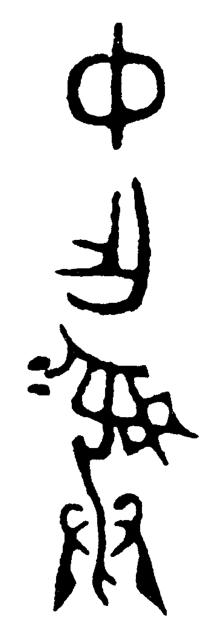


亞形耳
作祖丁
尊彝

右亞形祖丁尊銘七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二字與巳之形近疑耳之異文吳清卿中丞疑此文為古聽字

據古說為祖丁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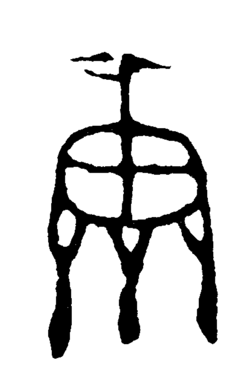
仲尊



仲作彝

右仲尊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穗尊



穗

右穗尊銘一字陽識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中丞說文古籀補釋為古穗字謂象禾穗下垂形𥝩字與此同意許氏說齊禾麥吐穗上平也濬益按此與庚字亦同意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蓋禾穗初出上平為齊將熟則下垂為穗已熟則成實為庚惟說文穗之正文作采云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穗為或體此古文疑許君所未見然寔或體从惠之所本

寣尊



寣

右寣方尊銘一字陳朗亭所藏器今歸烏程顧氏據拓本摹入

叔尊



叔

右叔尊銘一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據古錄金文誤作倒文釋為弟許印林明經說為是弔弔即叔字形義如弓與淵通說文作弔迅

父乙尊



父乙

右父乙尊銘二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父已尊



父已

右父已尊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丁尊



子丁

右子丁尊銘二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古丁字作●為丁之象形俗从金作釘此文象仰月形與齊歸父盤文同今時尚有此式是其所從來遠矣

母父丁尊



母
父丁

右母父丁尊銘三字據張叔未孝廉手拓本摹入



女巢婦尊





蓋
女口
巢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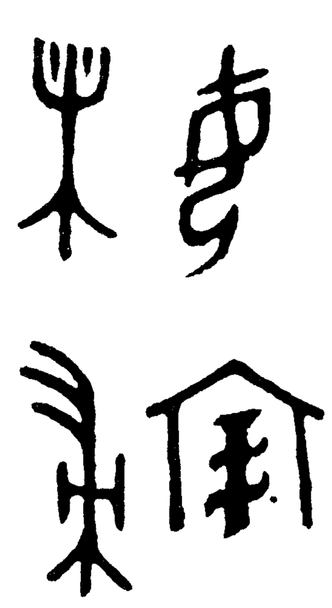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女巢婦方尊并蓋銘各四字此與下一器皆葉東卿兵部所藏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銘釋為母室諸婦今按首一字為女之加笄形説詳盜女父丁鼎釋次字似𡩜之

古文弟三字釋諸亦非説文㫺別事詞也从白𠦪聲𠦪古文旅字此𣏟从木非𠦪當是巢字之古文説文部首鳥在木上曰巢从木象形按品部喿下云鳥羣鳴也从品在木上蓋鳥鳴必在木杪品則象鳥之羣鳴而為喿巢則必在兩枝之閒篆文尚緐𦥑為鳥棲於巢上之形古文尚簡但以二畫識其處望而知為鳥巢而已莊子讓王篇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而亦不受王元美氏謂支父疑即巢父按支枝古今字豈以支為巢之所在故二字可通用歟書序巢伯來朝尚伯作旅巢命鄭注巢伯殷之諸侯國語桀奔南巢韋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漢書地理志居巢縣屬廬江郡

女巢婦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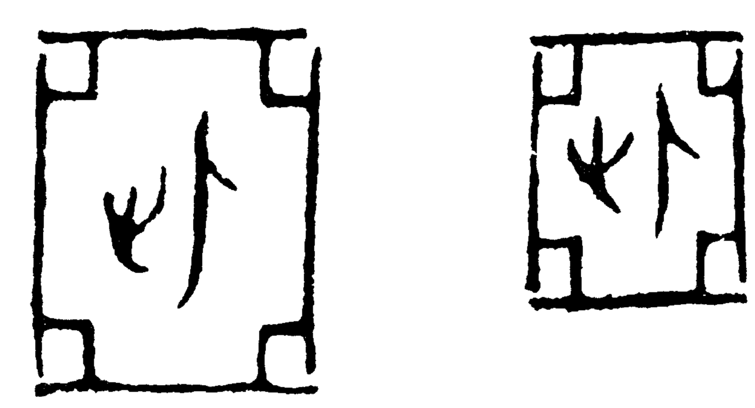


蓋

器

右女巢婦方尊并蓋銘同前器筠清館金文以此二器為尊攈古録以為卣今以葉氏平安館拓本證之二器皆編入尊類攈古録誤也

亞形犧尊



蓋 亞形中 七形 手形

器 釋同

右亞形犧尊幷蓋銘各二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鄭志荅張逸謂犧尊為畫為鳳皇尾娑娑然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鄭注亦云犧尊以沙羽為畫飾故讀為莎按南史劉杳傳魏時魯郡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正作犧牛形王肅引之以注禮器杜注左傳從之國語韋注犧尊飾以犧牛淮南子俶真訓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高注犧讀曰希皆不用鄭氏之說乃孔顨軒檢討禮學卮言以王肅創謂犧作牛形象作象形又託齊大夫子尾嫁女器以為證博古圖因之僞範贋鼎紛然競出其言甚辯今觀古器寔作犧牛形

西清古鑑所載犧尊亦只有金銀錯飾初無沙羽畫飾之事而阜壺銘尊字作𨙸正犧象背上負尊之形尤足資印證也大抵漢儒解經但守師說罕徵古器於制度時或不合檢討治鄭學者意在絀王伸鄭故立說如此非通論也亞形中為手形七形非此

商父丁犧尊



商作父丁犧尊

右商父丁犧尊銘六字在蓋商為人名第五字象牛首上設楅衡之形中為兩目與鼻下為牛口即犧字也

女康丁尊



女康丁皿

右女康丁尊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此文上作覆冒之形與篆文殊異按孟子趙岐注皿所覆器也與此正合自是皿之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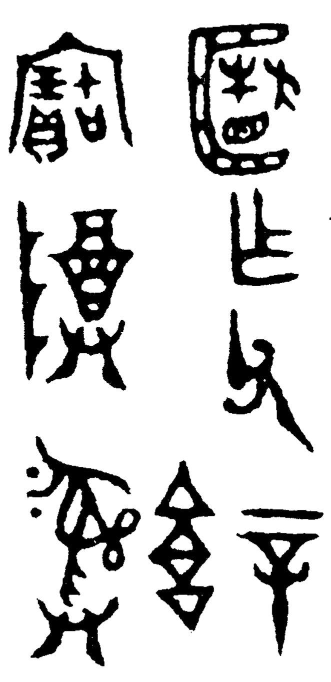
⿷匸走父辛尊



⿷匸走作父辛 器形 寶尊彝

右⿷匸走父辛尊銘八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素方伯藏匜文同筠清館録釋首一字為相謂外為籀文匚匚為方器中為相合書於器形之中按此作器人名意造之字不可强釋合疑敆之古文敆之音同對爾雅釋詁對會也會合也敆之蓋儀禮謂之會正取會合之誼此與會字同形故疑為敆之古文

⿷匸走父辛尊



蓋



器

右⿷匸走父辛尊銘同前器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此與前器皆圓而微方周同八觚雲雷徧體制極典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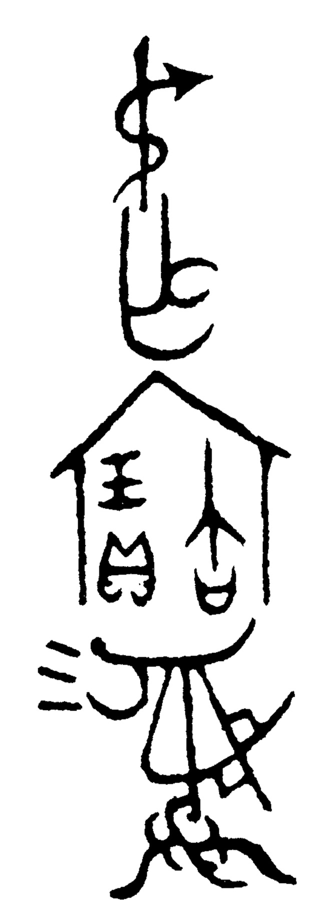
疐尊



疐作寶尊彝

右疐尊銘五字多智友侍衛慧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録疐卣疐尊文并同是一人作器阮文達公謂疐字或釋為患濬益按此自是疐字禮記大學作懥為俗字雷深之曰說文無懥字至部𦤶忿戾也讀若摯為忿懥之本字亦尚書叨懫之本字鄭大學注懥怒貌也或作懫或作疐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惡乎危于忿疐後人加偏旁作懥而𦤶字廢矣

叔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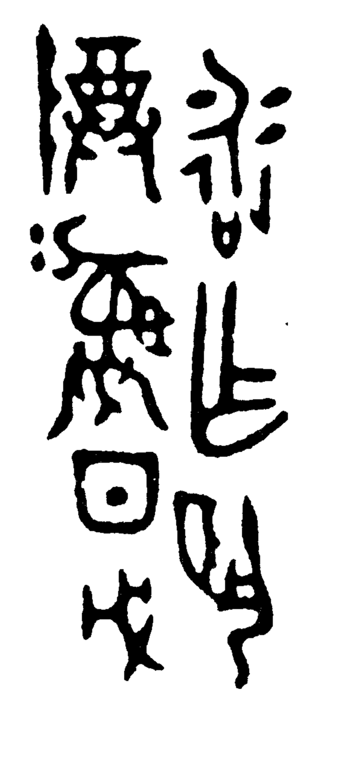


叔作寶彝

右叔尊銘四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illegible]

咏尊



咏作夙
尊彝日戊

右咏尊銘七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釋首一字為咏今從之詩吉日維戊箋云戊剛日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此文曰日戊當是會盟軍旅所用彝器銘所謂旅鼎旅敦皆是也

父丁馬形尊



作父丁馬形
寶尊彝大馬形 鼠形

右父丁馬形尊銘十字器見揚州古肆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彝器文有作二豕及二犧三犧形者此作一人控二馬形詩大叔于田抑磬控忌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是也下文未滅茲釋為鼠形者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云祁縣戴楓仲廷栻有天馬鼎一中四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今按此文與上二馬形異頗似鼠豈即呂氏春秋所云乎

御尊蓋



癸未王在圃
雚亭王賓
御貝用作
父癸寶尊

右御方尊蓋銘十七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圃下云種菜曰圃从口甫聲此从甾甾為中在田上正象圃中種菜之形與苗从艸在田上同意按此圃即圃田也爾雅釋地鄭有圃田郭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郝氏義疏曰圃田者職方豫州藪於西周時在東都畿內故詩東有甫草鄭箋以為圃田之草也東遷以後屬於鄭故左僖卅三年傳鄭之有原圃杜預以為圃田澤是也濬益按車攻詩序謂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據此是甫田本天子巡狩會諸侯之所宣王中興遵脩故事故詩人頌其復古甫圃古通用字也又左昭公二十三年王室之亂單子以王如平時遂如圃以地勢揆之去鄭圃田較遠當非一地此文字近周初書體自是西周獻時王因巡狩而至此蓋猶在宣王之前雚亭即圃田之亭說文雚小爵也

王父丁尊



蓋　器

王口攸田手形虎形手形虎形虎形作父丁尊彝

器釋同

右王父丁尊并蓋銘各十二字據潘蔭所輯拓本摹入按積古齋款識有尊銘與此正同而非一器說詳後曹氏壘銘釋

小臣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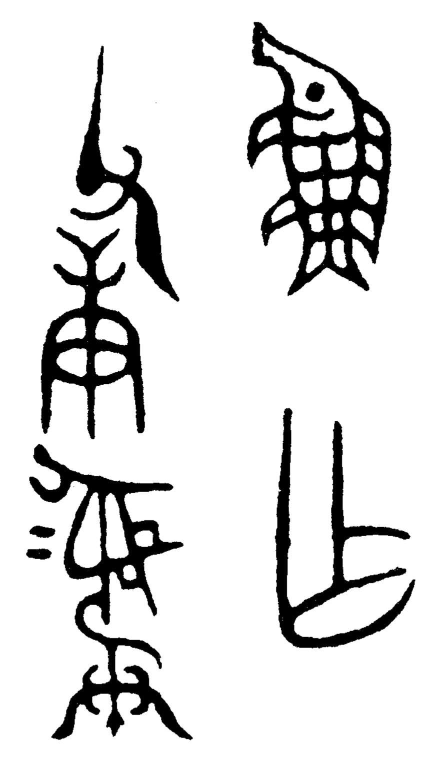


隹五月既望甲子王口
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口
師田父命小臣傳非余傳

口朕考口師田父命余
口口官伯𢾡父商小臣傳
口伯休用作朕考日甲寶口

右小臣傳尊銘可辨者五十一字不可識者一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此器積古齋款識已録名師田父敦可辨者四十字又多誤釋光緒己卯此器至吳中器蓋并全經古肆洗剔復得十餘字蓋則以破裂粘合不可剔觀察得之圖其狀以諗陳壽卿編修編修定為尊按說文子之籒文作𢀈云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此子字與說文正合王下在字蝕王在京即謂周之鎬京鎬字不見於彝器文說文京从高省象高形疑古鎬字止作高史記始皇紀鎬池君字从水文選上林賦李注引關中記涇渭灞滻酆鄗潦潏字又从邑惟詩从金作鎬邵鐘喬作喬上象曲木下从高而伯喬父敦作亯从京蓋京高同意故从高亦可从京是此王在京猶詩魚藻之言王在在鎬也左襄公二十二年傳殷以少牢杜注三年盛祭昭公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注殷中也王在京命師田父殷成周自是殷祭非殷聘蓋成周亦有周先王廟王在宗周故遣官致祭禮記曾子問服除而后殷祭周禮大宗伯注則謂辛五年而再殷祭而牛人注殷奠遣奠也義尤明顯與此文正合小臣傳當是師田父之介下有闕文不可强說虘與商虘父敦文同此傳因伯虘父賞錫而作器日甲者上言甲子豈以始事之日為紀器之文乎

魚父庚尊



魚作父庚彝

右魚父庚尊銘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魚父己尊



魚作父己寶尊彝

右魚父己尊銘七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今歸李眉生廉訪據拓本摹入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三代器款識

尊下

定遠方濬益編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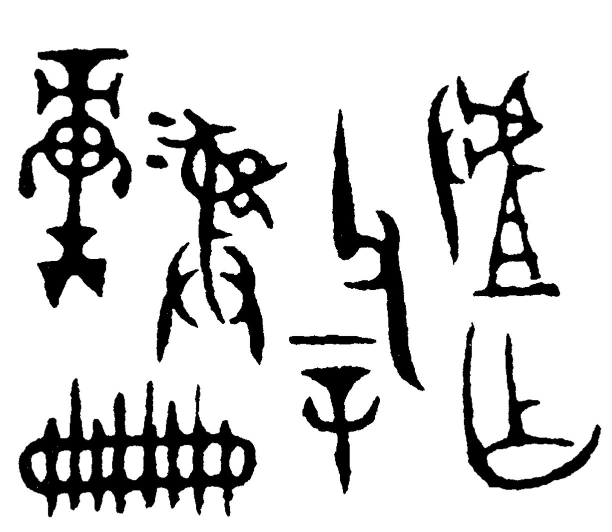
虘父戊壺尊



亞形中虘作父戊尊

右虘父戊壺尊銘六字款在腹底與下一器皆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虘从貝異文

虘父辛壺尊



虘作父辛彝冊庚

右虘父辛壺尊銘九字款在圈足內虘字與前器皆傳形舊釋多以庚為庚丙二字合文今不取

小臣犧尊



丁子王相豦且
王錫小臣俞豦貝
隹王來正尸方隹
王十祀又五彡日

右小臣犧尊銘二十八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五字象形以盂鼎銘無敢醻字偏旁作𠀤證之正當釋豦說文豦鬭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虍之鬭不解也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舉潘益按後說是也

彝器文豦字皆从虍从豕或作𧰼从犬不从豕豕虍鬭不解及封豕二義乃說小篆豦字之文與古籀殊異此文下作舉足之形與虎兩足舉之義正相合則釋豦為當矣且疑亭之渻文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从高省丁聲此文正从高省且亦樓之象形故疑為亭之渻文來正下一字殘闕不可辨五下為古文五

西清古鑑邢侯尊有[酉彡]字釋為酬偏旁與此相近此云王十祀又五自是十有五年之辭五日丁子與文首回環相接亦彝器銘變例井叔男父匜可證也鄭大內史匜銘十有二月初吉乙子吳荷屋中丞謂乙子是乙亥丙子二日以子定上日之亥以乙定下日之丙說至精塙此云丁子則丁亥戊子二日也

傳父戊尊



傳作父戊
寶尊彝亞刊

右傳父戊尊銘九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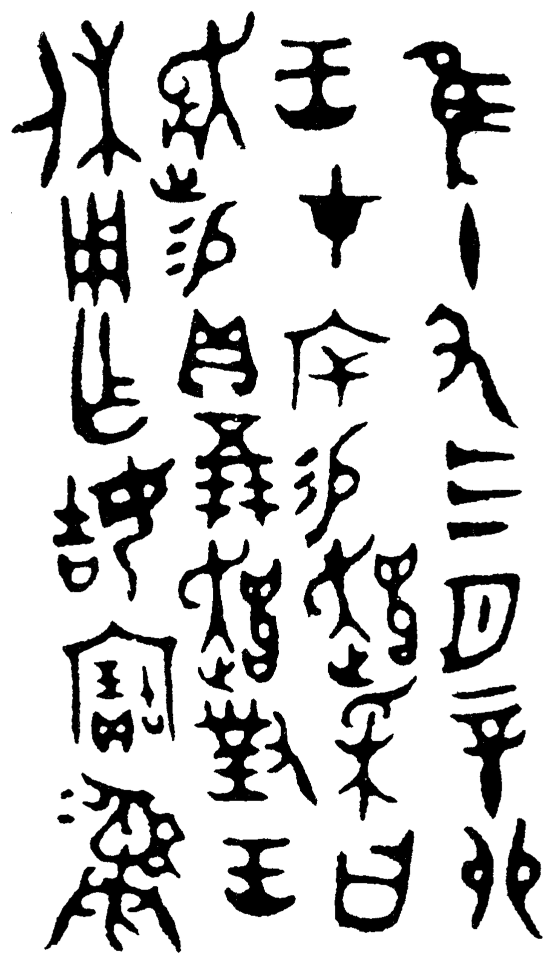
辟父己尊



辟肈其作父
己寶尊彝友口

右辟父己尊銘十一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辟肈二字皆渻文末一字象眉目鼻口之形

遣尊



隹十有三月辛卯
王在序錫遣采曰
□錫貝五朋遣對王
休用作姞寶彝

右遣尊銘二十八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十有三月彝器銘屢見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後漢書陳寵傳寵奏言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章懷注十三月今正月也又疑是閏十二月之稱顧氏日知錄曰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攷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以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錢辛楣少詹曰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為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以前即明亦有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者）據此是二說皆可通然以詩七月三之日證之豳風用夏正則遵尚書大傳之說為長矣王在序眾卣作□邢侯尊作𢉩即說文广部之序字同榒又同欜說文欜夜行所擊者从木橐聲易曰重門擊欜榒判也从木序聲亦引易重門擊榒今周易及左傳魯擊柝聞于邾皆作柝為俗字惟九家易繫辭作欜周禮同又詩斯干椓之橐橐釋文橐本作柝此序又同橐是序即雍之橐泉橐泉宮者以此銘及眾卣邢侯尊王在序證之蓋西周盛時王常居之所必先建有離宮孝公或因舊而增修之耳采謂采地韓詩外傳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禮記王制千里之外曰采又左文公六年傳分之采物注旌旗衣服各有分制正義采物謂采章物色義並通第三行首一字不可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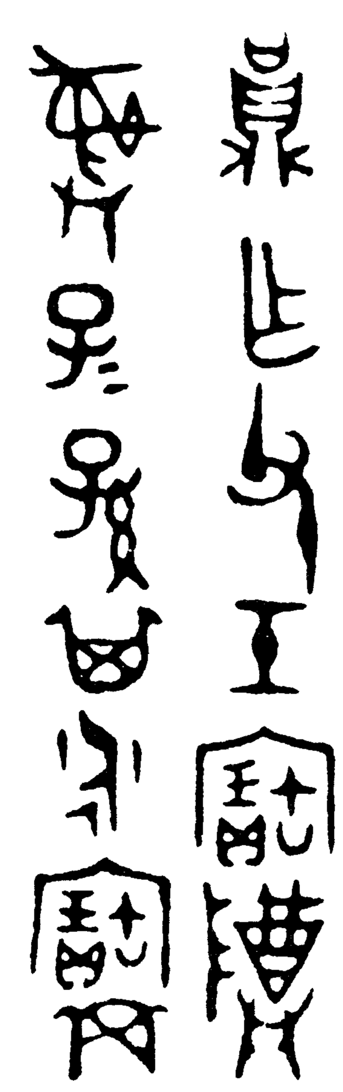
弙父辛尊



隹八月甲申
公仲在宗周錫
弙貝五朋用作
父辛尊彝□

右弙父辛尊銘二十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弙字無攷當亦意造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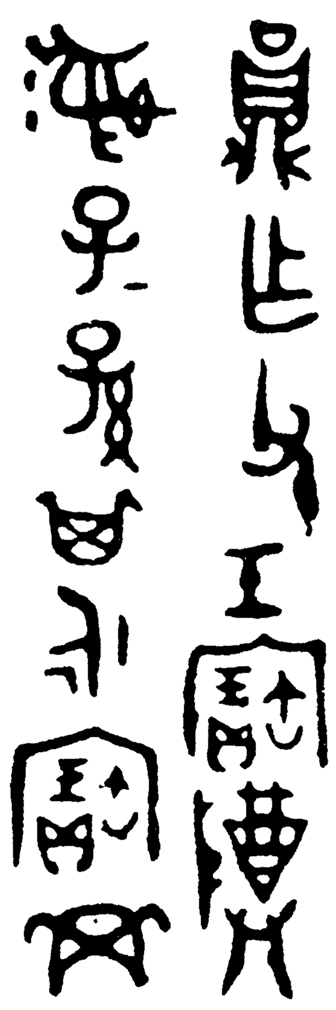
鼎父壬尊



鼎作父壬寶尊
彝其子孫其永寶舉

右鼎父壬尊銘十四字據仁和趙素門輯宧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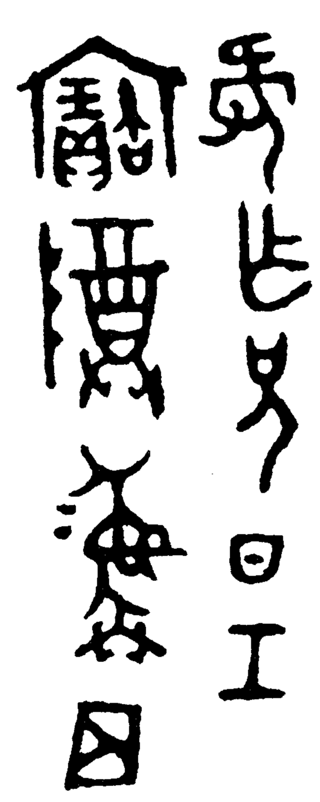
鼎父壬尊二



釋同前

右鼎父壬尊銘同前器濬益所藏此尊銅質鍊冶至精器外半無青綠光明如新鑄腹内下半作青碧暈葢當時實尊之酒痕也按禮記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鄭注言名之曰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據此知古明器皆無實此尊有酒痕自是祭器無疑

亮獸尊





葢

亮作兄日壬
寶尊彝口

器 釋同

右亮獸尊并葢銘各九字李眉生廉訪舊藏器今歸吳平齋觀察此器長頸有流葢作獸面連環繫於提梁文與西清古鑑所錄壺銘同據拓本摹入

廣父己尊



廣作父己
寶尊 拱斯形

右廣父己尊銘七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為彝今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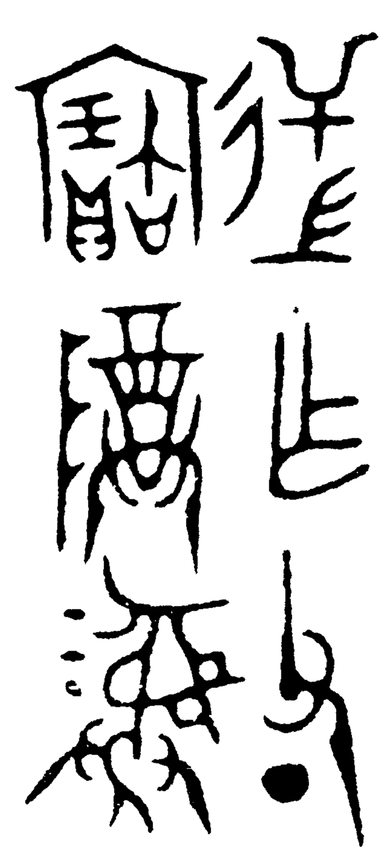
兕辟尊



兕辟作曰癸公
寶尊彝

右兕辟尊銘九字器載
西清古鑑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象舉壽之形器銘凡作〓者皆是此文从𠫓乃象壽之有蓋為兕壽之象形說并詳後壽銘釋又說文部首𤉡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古文从儿此文或罒之異文變體也蔡夢弼草堂詩箋引說文兕如野牛青皮厚可為鎧嶓冢之山其類多也與今本說文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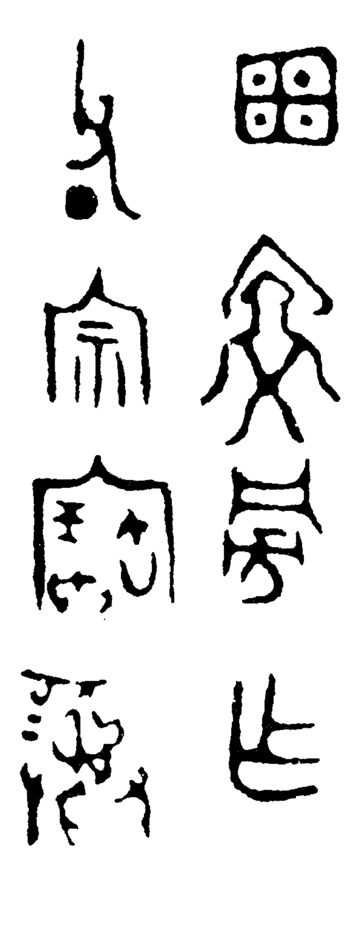
迁父丁尊



迁作父丁
寶尊彝

右迁父丁尊銘七字瑞郡王邸所藏器據僧六舟手拓本摹入吳清卿中丞說文古籀補以迁為古文逆濬益按說文辵部迁進也从辵千聲讀若千即此文逆字見陳逆敦簠二銘其文迥殊未宜相混段若膺大令曰干求字當作迁干犯字當作奸按段說是矣然古人字少故干求干祿等字經典多作干用古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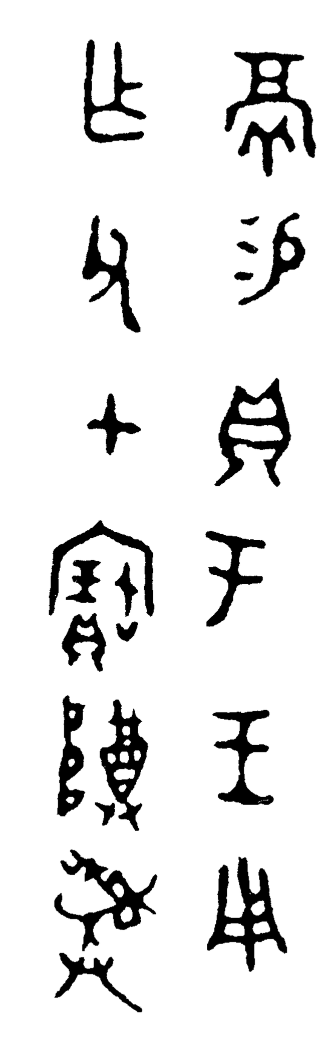
魯文斿父丁尊



魯文斿作
父丁宗寶彝

右魯文斿父丁尊銘九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第二字疑文之變體斿與斿鼎文同宗寶彝猶云宗彝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是也又詩鳧鷖公尸來燕來宗傳公劉君之宗之箋皆曰宗尊也則宗彝又即諸器銘之稱尊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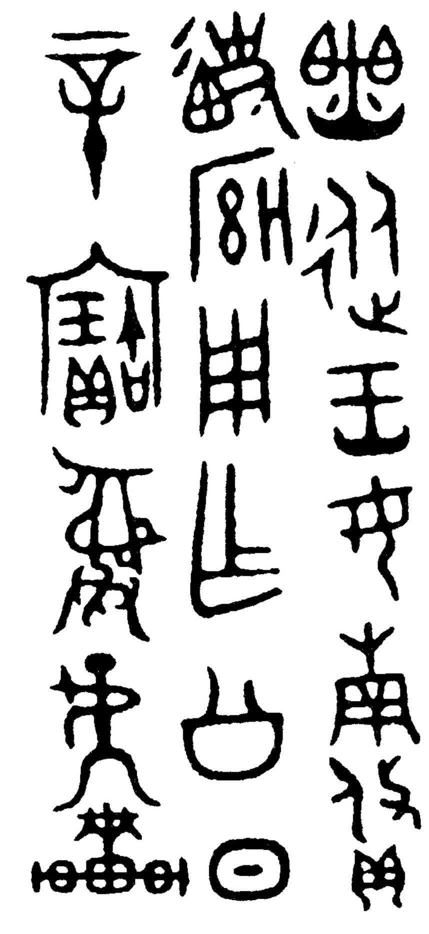
鬲父甲尊



鬲錫貝于王用
作父甲寶尊彝

右鬲父甲尊銘十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爾雅釋詁錫賜也彝器銘凡言錫某人貝皆上錫下之文此言鬲錫貝于王亦言受王錫之意然下貢上亦可稱錫禹貢荊州納錫大龜史記作入賜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旅王若公是也按說文贛賜也故子贛名賜字贛此言鬲貢貝于王亦自通

奭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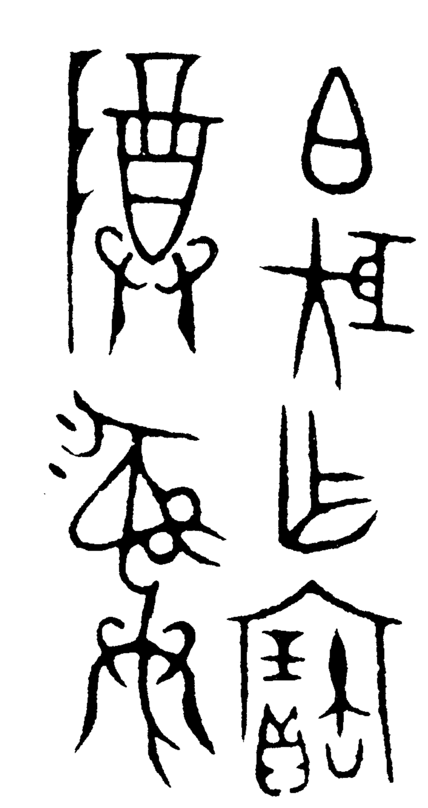
奭從王女南賓
□□用作公日
辛寶彝 人在華形

右奭尊銘十六字據潘益所輯拓本摹入海甯蔣生沐光煦東湖叢記載徐籀莊釋文釋為奭從王女南賓貶綿用作公日辛寶彝人執䇂形車形說數百言其略曰古文奭从两自此从两白白與自同又字从大此从夫奭又與赦通說文奭盛也此燕召公名讀若郝竹書紀年成王十九

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召康公從銘云女南知為十九年事女汝水在周禮職方氏豫州域據前漢書地理志鄜氏水經注汝水出宏農郡盧氏縣還歸山東至南陽郡魯陽縣大盂山又東至河南郡梁縣天息山又東南至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又東南至原鹿縣入淮凡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云云此其說之平易者賓字以下釋既未塙說更支離筠清館錄則釋為疊從王女南攸貝一蚗安用作公白辛寶彝子荷負形旅車形以奭為疊曰為白攸為韓奭相攸之義說尤穿鑿今按奭从二百从大古文从二自徐謂白與自同是也从大大通赤說文赦字或从亦作𢿱可證史記魏其侯列傳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漢書作奭是奭與螫通古

當从赤省為大篆文又省从大耳詩采芑路車有奭毛傳曰奭赤貌又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傳曰韎韐者茅蒐染草也孔疏曰奭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據此知奭之為字以从赤見誼此文自是人名非疊字從王女南古汝但作女詩漢廣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又甘棠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聲明於南國其地正在汝南徐謂為召康公器理或然歟下三字今從蓋闕日辛謂日辰在辛猶師田尊之日甲宴敔之日己師虎敔之日庚乃彝器文通例徐釋為召公又亦非末一字上為人形又似虍虞字从之下為華古獻華二字通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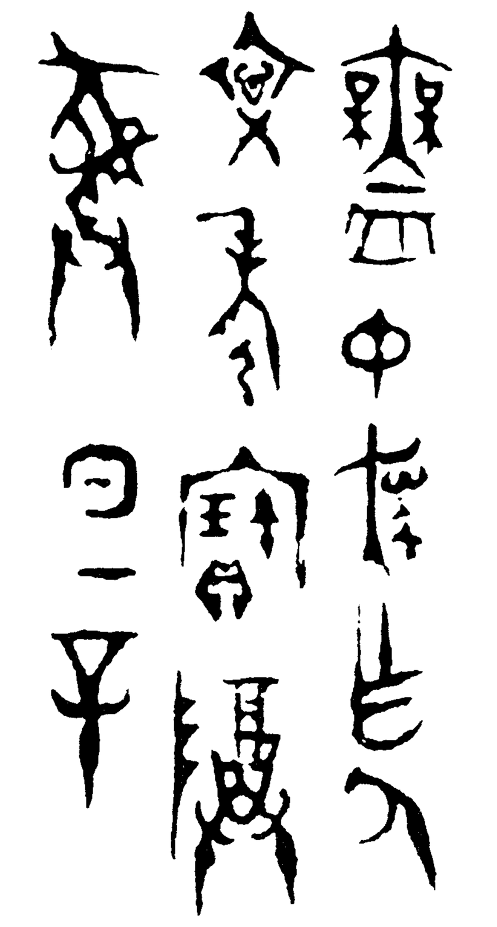
伯矩尊



伯矩作寶
尊彝

右伯矩尊銘六字陳朗亭舊藏器今歸烏程顧氏據拓本摹入伯矩鼎矩从夫此文从大為省亦象人持巨之形說詳前鼎銘釋

盤仲尊



盤仲口作乃
文考寶尊
彝　日辛

右盤仲尊銘十二字不可識者一字內府長雲衢刺史康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陳壽卿編修所藏卣銘正同為一人作器盤蓋〼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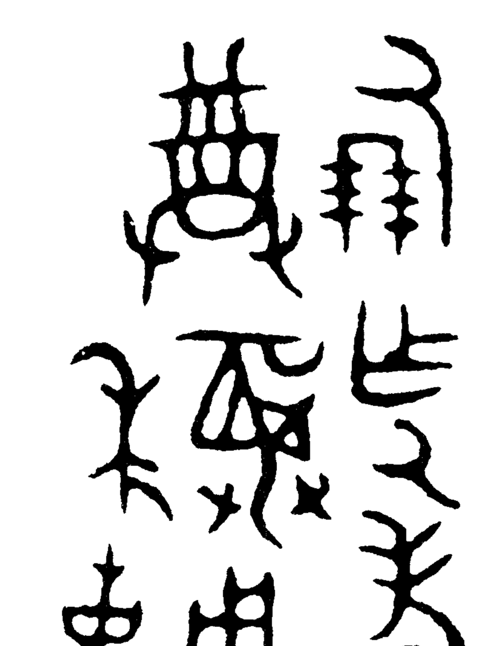
鼎父尊



鼎父作
寶尊彝

右鼎父尊銘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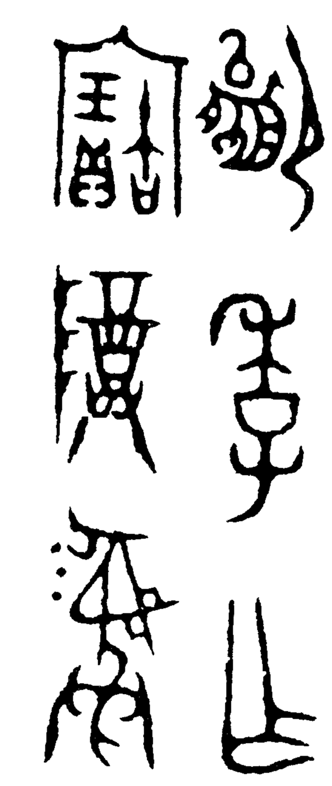
鳳作乃考寶
尊彝用萬
年事

右鳳尊銘十一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鳳之古文作〼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彝器文鳳字皆作〼或作〼與說文所收古文同而筆迹小異按〼〼皆鳳之象形〼象羣鳥從之即朋字彝器文凡言五朋十朋皆作〼是也後世由篆變隸以〼為朋朋

與多形近故戰國策韓公仲朋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侈嘗推求其故意公仲之名古書當作〼後人既誤以朋為多復以〼為乃遂譌為侈其寔則〼之形變也莊子徐無鬼篇謂朋前馬崔譔本作侈其誤并同至漢書古今人表作公仲用則又以隸體消朋為用而誤管子練之以散羣傰署注曰傰猶曹也劉績注傰音朋又漢書南羣盜傰宗等數百人此二傰字當亦〼之誤字乃集韻於傰字下既引漢書此語又出侈字云音多姓也漢有侈宗此正由朋譌多之證而唐韻集韻復有袳字則又譌侈為袳展轉牴牾幾不可究詰要皆因古鳳字从〼隸變為人誤仞偏旁遂紛紛致此舛謬耳

卷一八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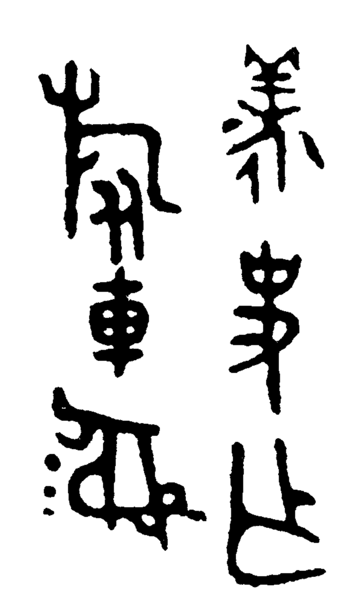
御季尊



御季作
寶尊彝

右御季尊銘六字季方亦方伯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爲鄦季引穆天子傳鄦伯絜爲證今按此字从能不从崩左昭公七年傳今夢黃能入於寢門注能獸也釋文能本作熊爾雅則以爲鼈三足能此字疑亦當讀爲台音

隸史尊



隸史作
旅彝

右隸史尊銘五字姚聖常所藏器據韓小亭所輯拓本摹入筠清館錄釋肇爲旅東二字誤說詳前卷鼎銘釋

右⿱析貝尊銘二十五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釋木山房吉金圖名爲格仲尊以格仲爲作器人名據古錄金文說文古籀補并同今按格仲下有重文文曰王工從⿱析貝格仲句仲錫⿱析貝寵句⿱析貝揚仲休句爾雅釋言格來也釋詁格至也言王工從⿱析貝來至仲所猶史獸鼎之言獻工于尹揚鼎之言揚見事于彭車叔也以格仲爲人名殊非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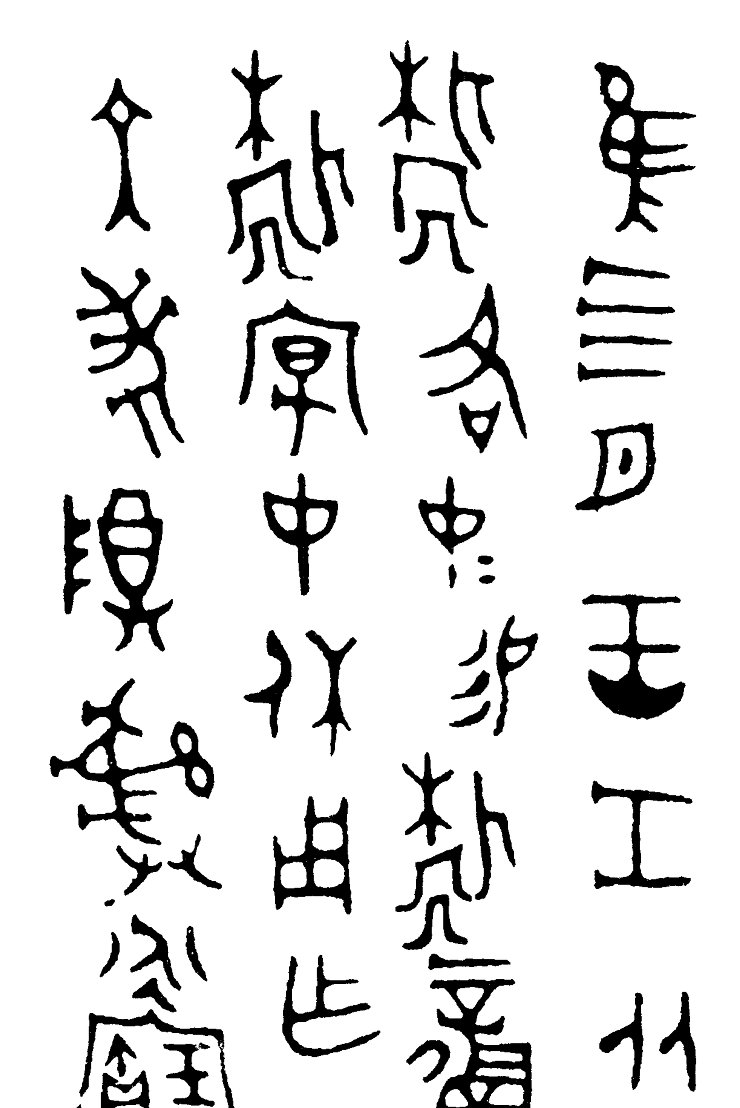
祖庚中丞釋⿱析貝爲旂按此字從析從冂非旂字王工蓋王朝之工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屬※

卷一八 一五

按孟官亦相通周頌嗟嗟臣工傳工官也書堯典允釐百工漢書律麻志作允釐百官又樂師亦稱工儀禮鄉飲酒禮工不辭洗注工太師也禮記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注樂人稱工許印林明經疑寵字爲龍鬲合文按文曰仲錫⿱析貝寵自是寵字乃别體非二字合文字與揚鼎揚字同

原識紙幅不稱故别錄一通燕年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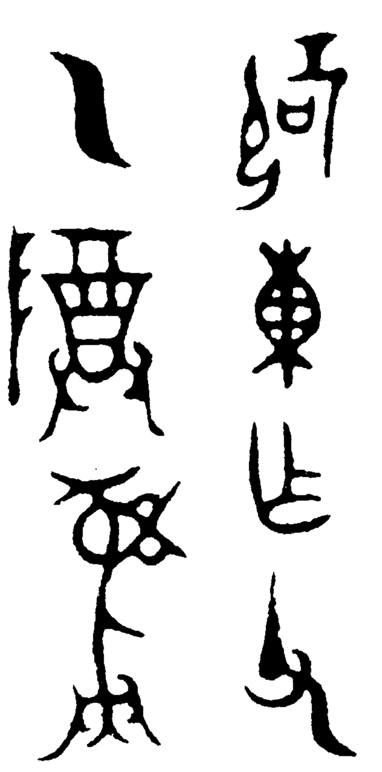
⿱析貝尊



隹四月王工从
⿱析貝格仲＝錫⿱析貝寵
⿱析貝揚仲休用作
文考尊彝永寶

右⿱析貝尊銘二十五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舊名此器爲格仲尊今按格之義當訓來王工从⿱析貝格仲者言工畢來見仲猶史獸鼎之言獻工于尹揚鼎之言揚見事于彭車叔也

辟東父乙尊



辟東作父
乙尊彝

右辟東父乙尊銘七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以器爲彝釋首二字爲約甫并誤今按𨐌爲辟之變體東似橐橐之形說詳後子負橐觶銘釋

※原文不清楚，此爲補入之文

戚尊



戚作彝

右戚尊銘三字瞿頴山觀察舊藏器今歸濬益此尊甚小而庳筠清館録以為觶者誤也按說文戚戉也从戉尗聲此文从朩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象桼如水滴而下朩應是桼之渻文戚从戉桼聲視尗聲為尤近

旅尊



作旅彝

右旅尊銘三字沈仲復中丞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伯旟尊



蓋

伯旟作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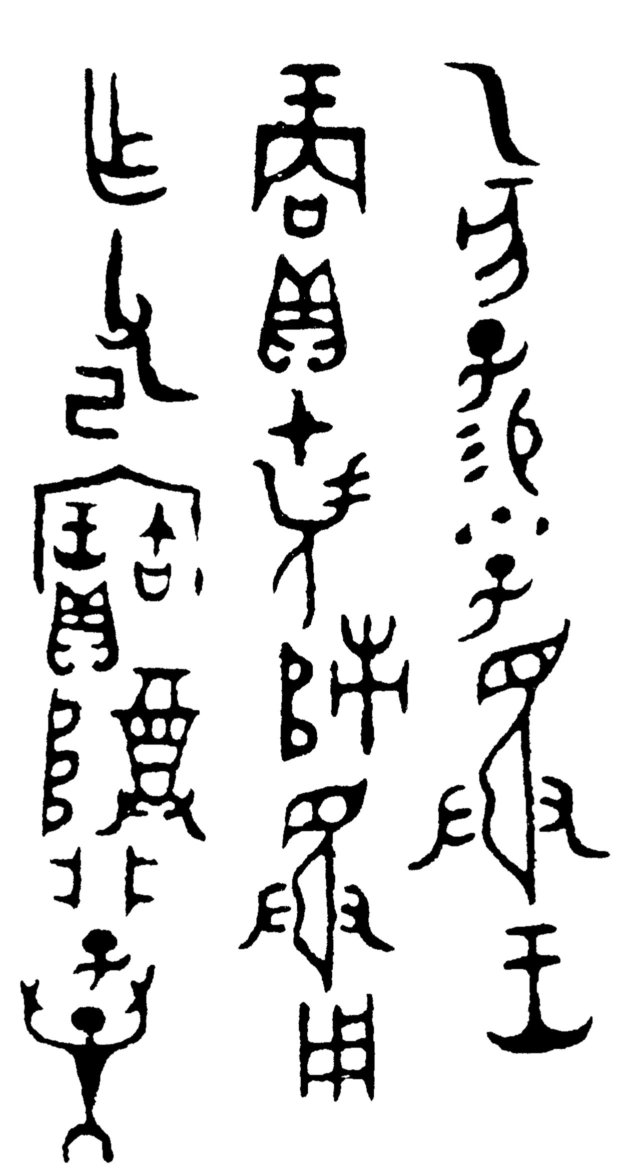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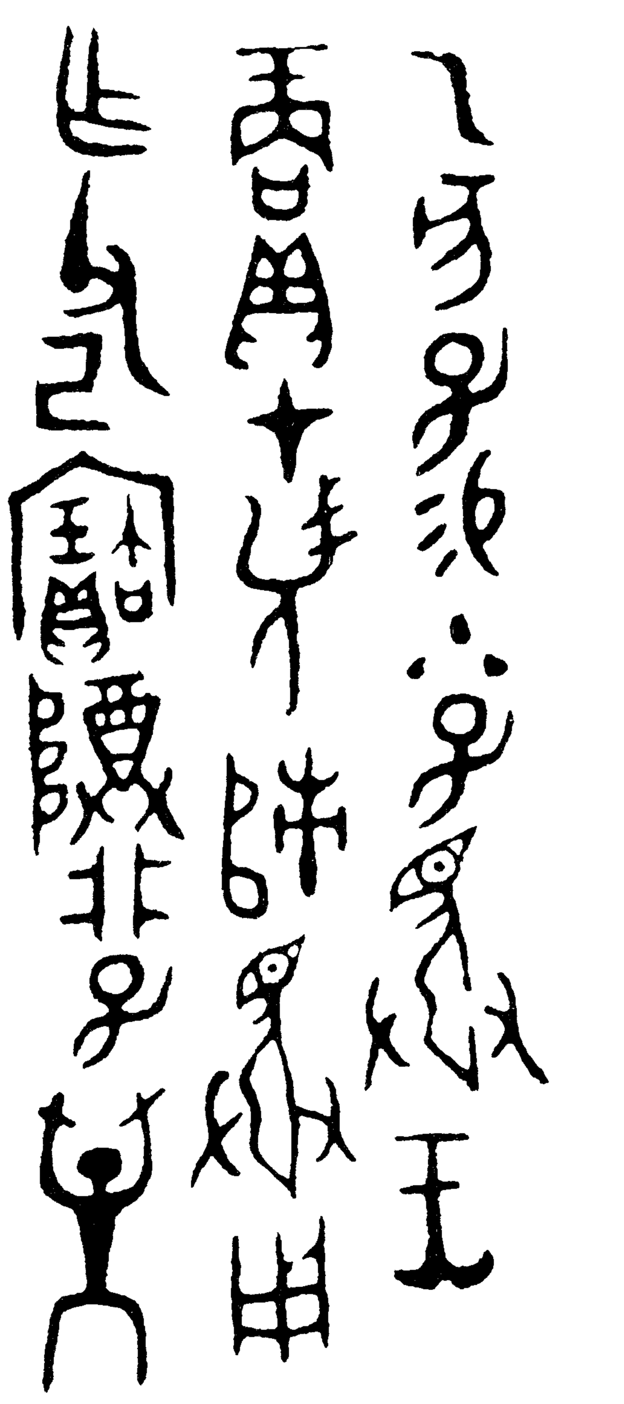
右伯旟尊并蓋銘各六字據金蘭坡拓本摹入此器似卣腹下左右有鋬而無提今定為尊旟從筠清館釋

小子射尊



蓋

乙亥子錫小子射王商貝十朋帥射用作父乙寶尊析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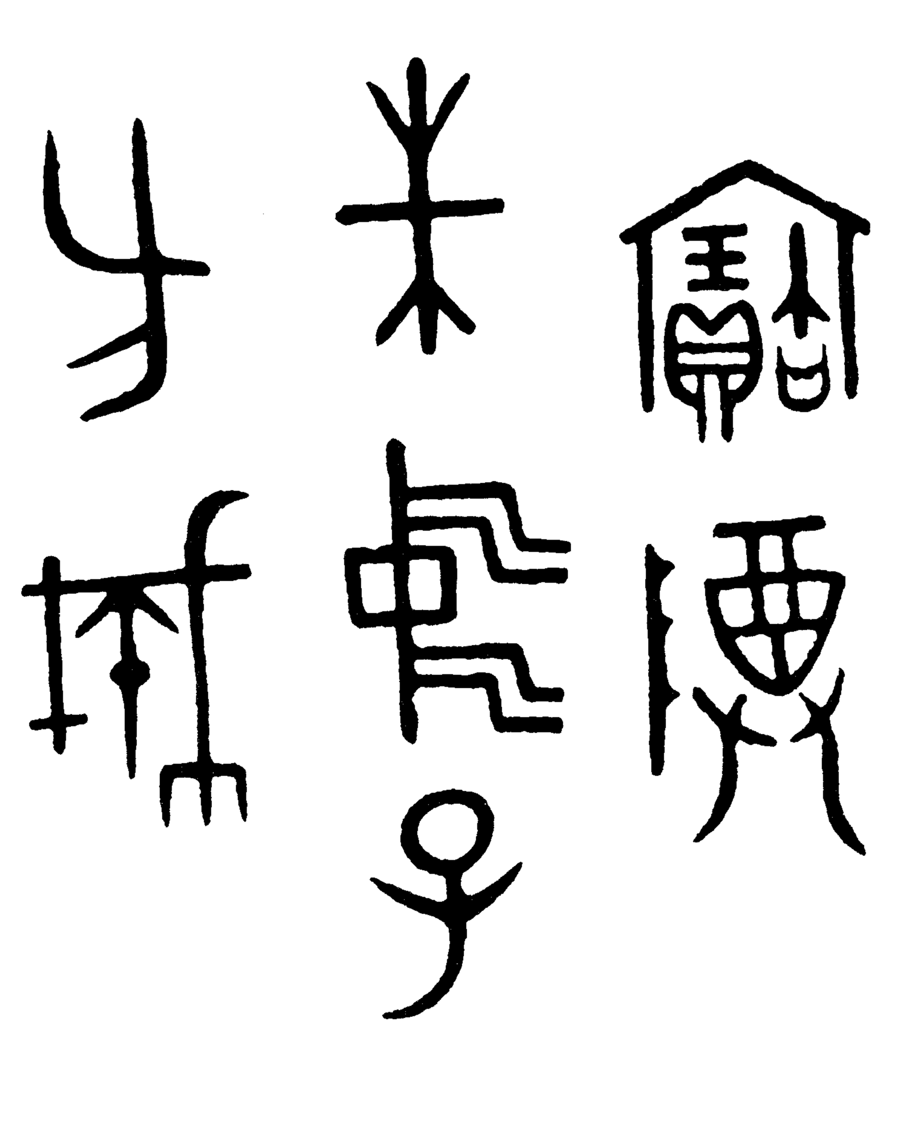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小子䠶尊弃蓋銘各二十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為鼎誤也今訂正按說文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䠶篆文从寸寸法度也今以彝器銘及石鼓文證之射皆作𢎿象右手扣弦注矢之形𢎗弓也𠂉矢也𠂇手也合三形而成字此文从𢎗从𦥑則象兩手關弓之形獨未見有从身从寸之䠶字而說文以為篆文疑後人誤以古文之𢎗為身以又為寸因作䠶小篆緣此復造為从矢从身之䠶取義於發身中遠易象形為會意而古籀文制字之初意亾矣是此字之變當在李斯胡毋敬之前而鄉壁虛造之弊正不始於東漢也弓上从罒則又為目之象形禮記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蓋固在手而審在目从罒从𦥑所以見審固之義也又按𢎿即䠶字之古文古䠶斁二字通用爾雅釋詁豫射厭也釋文射本作斁詩清廟無䠶于人斯禮記大傳作斁葛覃服之無斁禮記緇衣作射振鷺在此無斁韓詩作䠶䠶斁又通繹泮水徒御無繹釋文繹本作射又作斁作懌皆音亦厭也古朋與鳳一字彝器銘多作𦒚此作𦫳象形尤奇古說文引天老曰鳳之像也麐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此文正象蛇頸雞喙與說文合其足如鶴亦與山海經合兩足參差象舉踵之形鳥之行尾必騫翥尤見象形之肖帥䠶說詳令鼎銘釋筠清釋帥為師釋朋為古文鼎弃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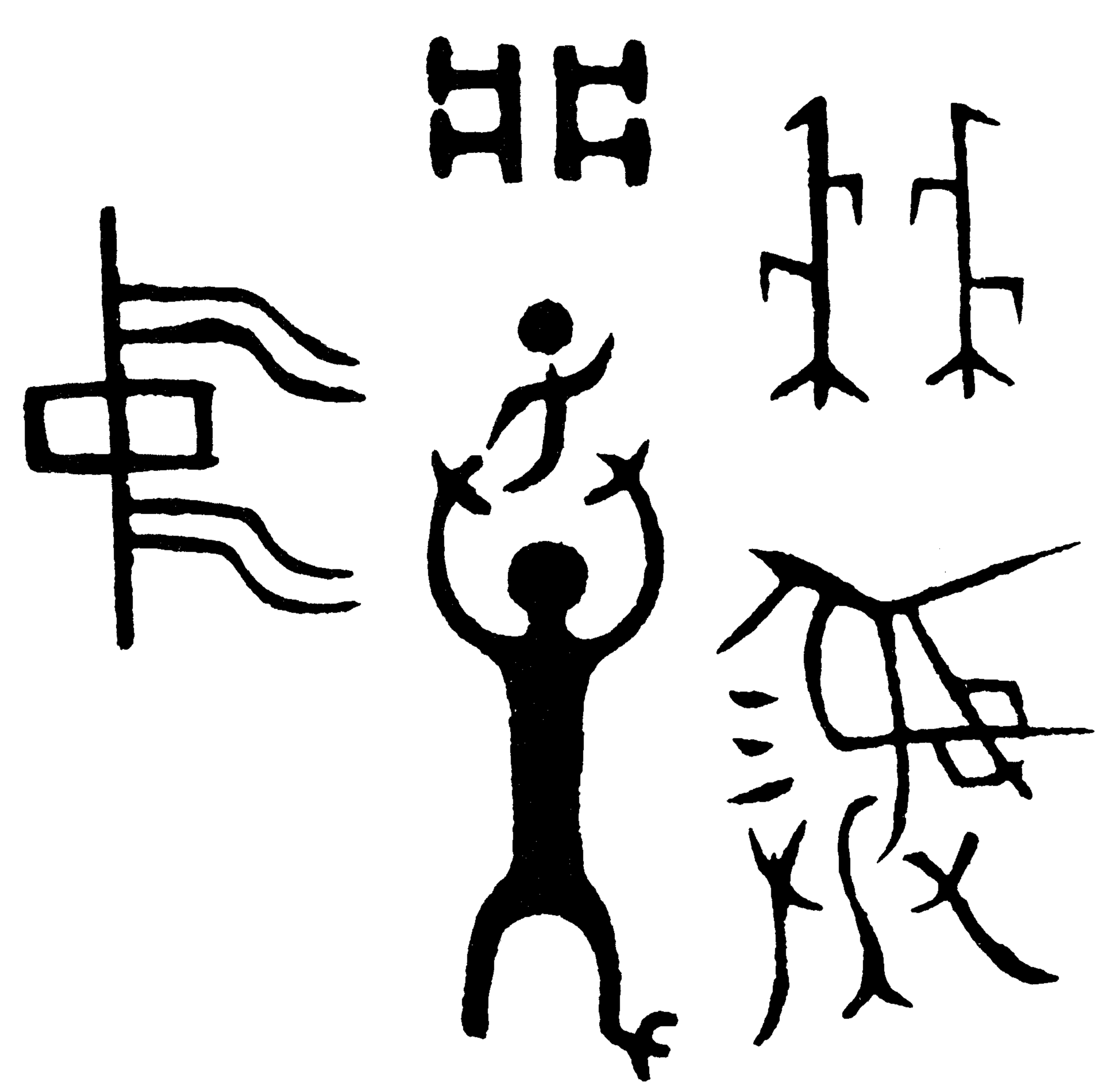
方成朱仲子尊



寶尊

盄朱仲子

方成



林彝

器析子孫

仲

右方成朱仲子尊葢銘七字器銘六字并左行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平定張石州穆謂方成即方城之通叚成即古稱字按此成从午與說文所收古文戚同又乙鼎及己卣銘皆作𣏟本權衡之象形丨權之下垂形也意古權形葢如杵故因杵而變為午小篆復變午為丁謂从丁聲說詳後己卣銘釋彝器銘及周圜錢文朱之中畫或作點或作二畫此作一畫即點之所引伸也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徐鍇曰一記其處也本末朱皆同義王菉友大令曰木之本末皆有形而形不可象故變為指事一記其上者為末一記其下者為本一記其中者為朱朱者禮注所謂黃腸吾鄉所謂紅心者也　濬益又按此朱為國名說文邑部邾江夏縣段若膺大令曰地理志云衡山王吳芮都邾按芮都邾見項羽本紀今湖北黃州府城去邾城二里許是也今大江東流徑黃州府城南隔江相望者曰武昌縣水經曰又東過邾縣南鄂縣北是也酈善長曰楚宣王滅邾徙居於此王隱地道記劉昭郡國志注皆有此說但此說不見楚世家時楚之強未必滅此彈丸而尚以地居之葢此地古名邾魯附庸國古名邾婁依許所說本不相謀無庸牽合　濬益按段說是也彝器銘邾婁之邾皆作鼄或作鼄作鼄與邾字初不相溷（近時出有邾公釗鐘始从邑作邾在春秋之後）今此銘曰方成朱仲子方城在今河南湖北界上徑信陽之平靖武陽黃峴三關東抵光州俗稱為界嶺黃州當其南在楚為方城之內是此朱為黃之邾城與邾婁古寔二國更為段注增一證

匽尊



隹四月初吉甲午□王在
射熊作為□匽甫為□二
王曰休匽拜手頓首對揚天
子不顯休用作文考日丁
寶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匽尊銘五十一字嘉興姚六榆觀光所藏器據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午下一字亦見西清古鑑毛伯彝銘[illegible]从邑从口當是熊之異文按漢長楊宮射熊館本秦離宮之名今以此銘證之是射熊之稱其來已久秦葢因周之舊王在射熊猶邢侯尊遣尊睘卣之言王在斥即橐泉宮也

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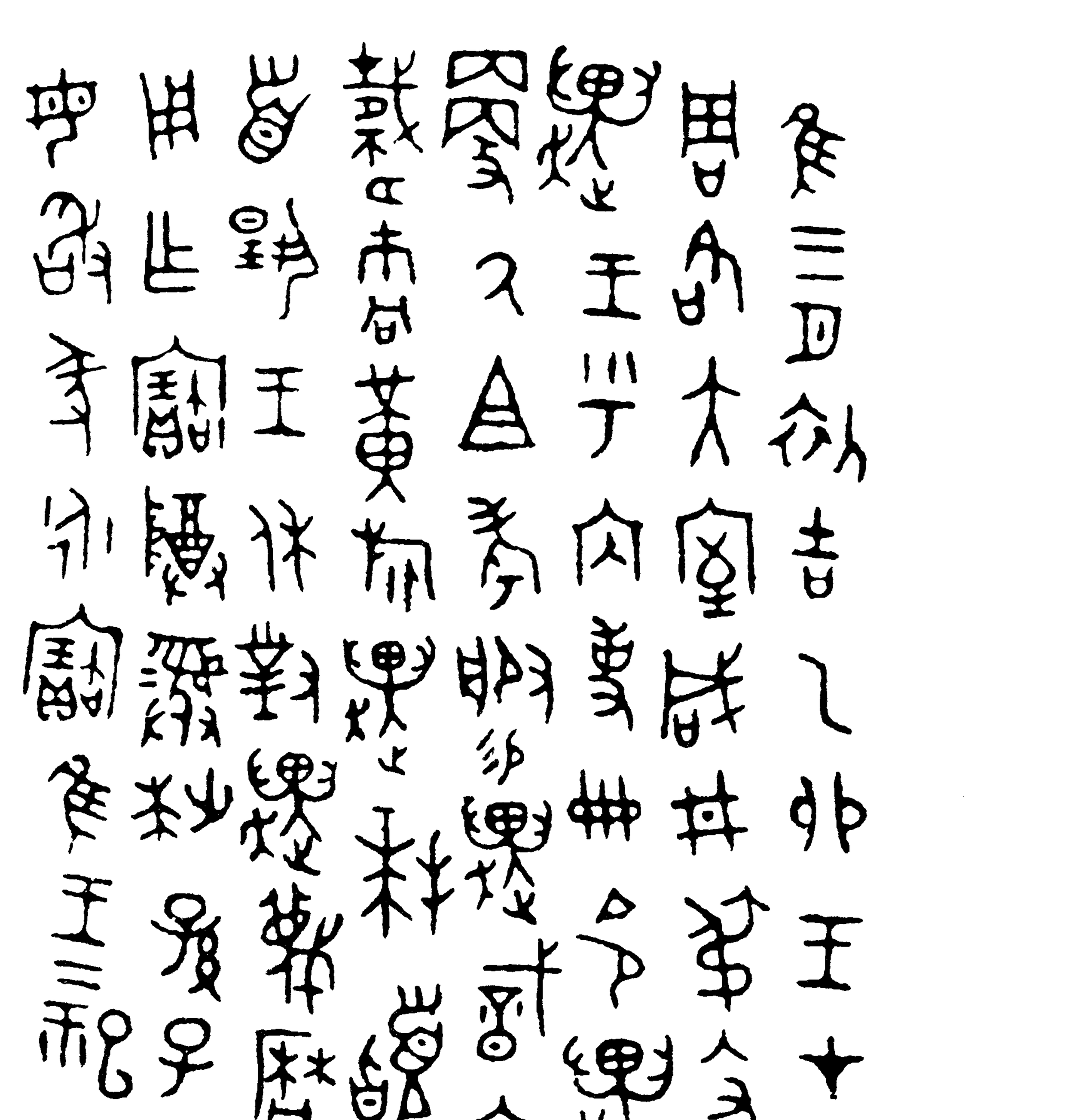


休用作父乙寶旅彝其子孫永用
金坴受拜韻首對揚𩔨父
之年受𢦏曆仲𩔨父錫

從師雝父戍于𠰣𠂤
隹十有三月既生霸丁卯受

右受尊銘五十三字左行阮文達公舊藏器今歸吳平齋
觀察積古齋款識錄此為𣪕尊篆文釋文並多脫誤今據
拓本重摹入錄按𡇒是受字說文受相付也从𠬪舟省聲
釋𣪕非師下是雝之變體文曰從師雝父戍于𠰣𠂤疑與
𨹪錄卣銘之云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為一人一地阮錄釋
為滑按此字从隹从㕯自是雝字𠰣與古形近阮錄釋公
按此即𨹪錄秦公鐘之䜌後卷晉公盦之䜌左右小異非
二字也四行首一字阮錄闕下一字釋金按文曰金坴疑
是金二鈞之合文對下橫畫揚下丁寶下貝均失摹肇分
為二字並誤茲悉補正

趩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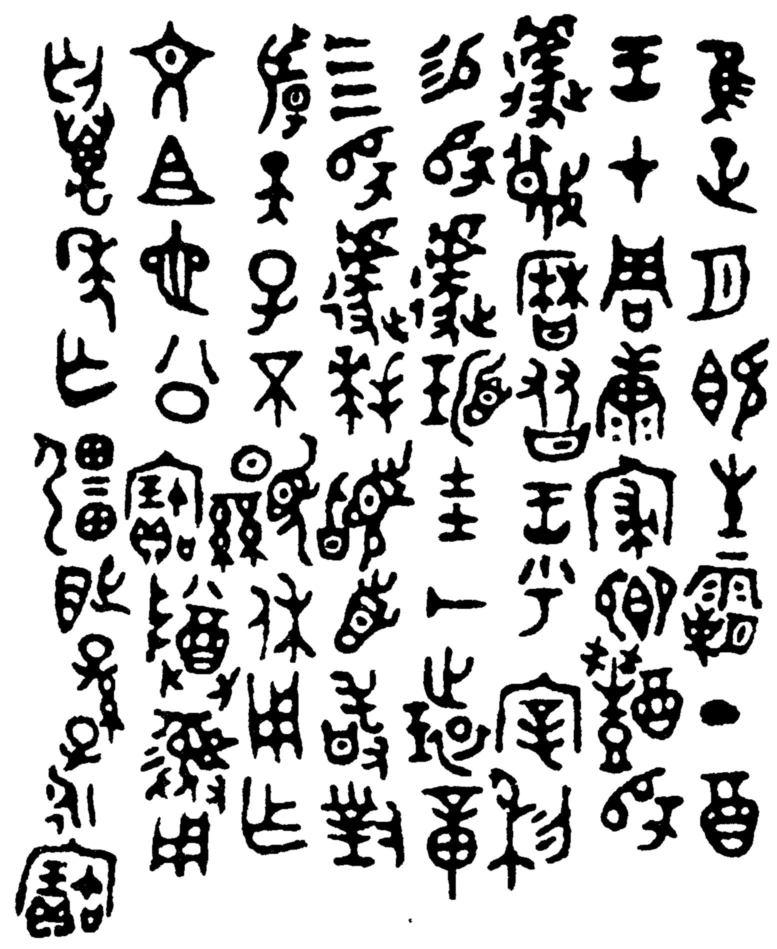


隹三月初吉乙卯王在
周格太室咸井叔入右
趩王呼內吏冊命趩
更乃祖考服錫趩織衣
𢦏芾冋黃旂趩拜韻
首揚王休對趩蔑曆
用作寶尊彝世孫子
毋敢㒸永寶隹王二祀

右趩尊銘六十八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
文趩行聲也一曰不行皃按石鼓文云其來趩趩與不行
之訓殊不合當以行聲為古義內吏即內史古吏事史三
字通用更乃祖考服者左昭十二年傳使更其位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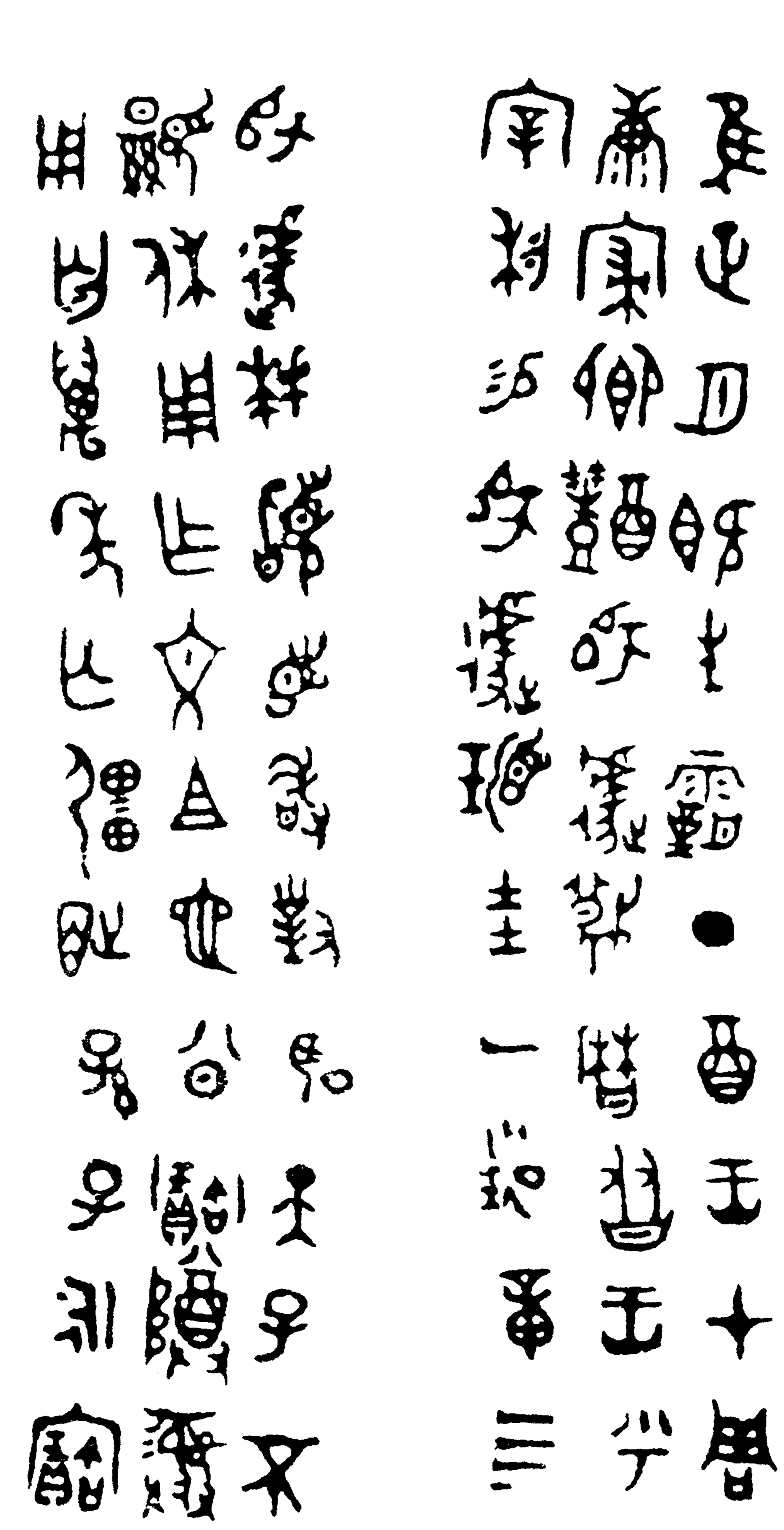
年傳以更豕韋之後注並云更代也又國語晉語姓利相更注更續也詩六月共武之服下武昭哉嗣服箋並云服事也又管子任法篇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注服行也言使趯嗣續其祖考所行之事猶衛孔悝鼎銘之言纂乃祖服皆當時册命世官之通辭也禮記玉藻士不衣織注織染絲織之織衣後世所謂織成衣者載芾同黃說見前師奎鼎釋世从米从少拍盤銘永世毋出作𣥺與葉為古通字詩長發昔在中葉傳云葉世也廣雅釋言弃同可證說文㒸从意也隊從高隊也从𠂤㒸聲觀此銘是古文但作㒸篆文始从𠂤而以㒸為從意之專字後世混㒸遂為一復分隊隧為二學者知隧之為俗字而知隊之古作㒸者蓋寡矣

師遽尊



蓋

隹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寢饗醴師遽蔑曆眘王呼宰利錫師遽瑨圭一環璋四師遽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文祖它公寶尊彝用匄萬年亡彊世孫子永寶



器　釋同

右師遽方尊并蓋銘各六十六字器銘半蝕者六字項城袁小午侍郎保恆所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

康寢者周康王寢廟也男孝傑曰習从甘當與曆字同意兩又為友古又有二字通用疑眘即侑字通作宥者左莊公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僖公二十八年傳王享醴命晉侯侑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與此文正合說文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从玉冒冒亦聲古文从𠑹作玥段氏注曰各本篆作玥云古文从目淮玉篇不誤此蓋璧中顧命字按今考工記作冒鄭注曰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此文从冒為冒之省文作𠑹形者冒本𠑹形左傳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正義曰冬官玉

人桓圭以下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下與圭頭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為信也環从止與嶭氏款識伯姬鼎末行寰字同章即璋環璋當是璋之有邸者周禮典瑞四圭有邸鄭司農曰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典瑞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注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曰射剡也賈疏曰邸射剡而出也據此知璋之有邸與圭璧正同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璧與環一類故在圭曰圭璧而在璋者曰環璋歟周書謚法解無它謚經典通作佗詩君子偕老委委

佗佗傳佗佗者德平易也釋文引韓詩佗佗德之美貌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釋文作禕禕它它又左文公六年傳賈佗國語作賈它此它公自以德美為義可補謚法解之闕佚

同治二年三月濬益從湘軍擊賊於池州之建德時涇陽張霞臣刺史文蔭方權是邑相見於東流軍次崎嶇兵火中僅攜出所聚古玉一篋欣然相示中有玉圭一中央為璧乃兩圭有邸者一玉俱成與司農注合竊意環璋之制當亦相同

應公尊



應公作寶尊彝

右應公尊銘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應公壺尊



應公作寶彝

右應公壺尊銘五字文在口內橫行器見上海古肆據拓本摹入

魯侯鷄尊



魯侯作
姜亯彝

右魯侯鷄尊銘六字李山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潘伯寅尚書曰此器作鷄鳥形制絕奇異銘為大亞形此蓋銘也濬益按左哀公二十四年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云作姜亯彝豈桓公以後所作器歟

東眀尊



唯東眀𠂤于
金自作寶
彝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亯

右東眀尊銘十九字積古齋款識所錄稚東金彝萬年寶用亯等字皆有闕誤茲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重摹訂正阮文達公釋眀為古體之消文是也今從之

吳尊蓋



佳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
成太室旦王格廟宰蚒右
作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
王呼史戊冊命吳嗣旃遝
叔金錫秬鬯一卣元衮衣赤
舄金車桒口朱虢口虎冟
熏裏桒較畫轉金甬馬四匹
攸勒吳拜頓首敢對揚王
休用作青尹寶尊彝吳其
世子孫永寶用佳王二祀

右吳方尊蓋銘一百零二字趙謙士侍郎舊藏器今佚據趙素門張叔未韓小亭三家拓本參審摹入積古齋款識

誤編此器為彝文中𤔲𢀿下失摹一字又㞢廷𢀿熏奉書鞞首彝𠂤等字皆有譌脫及誤增者今悉訂正舊釋六行奉下為蔡按此字與散氏盤末行𦔮字偏旁相近釋蔡非今斠就下釋旂虎下釋冟謂即虎韔之韔通𢀿熏釋柬軑釋𨊠三匹合文釋三匹均誤按𦣻為毛公厝鼎䜌之省文與𤊽尊之𤊽疑為一字虎冟熏裏奉軑馬四匹亦見厝鼎說并詳鼎銘釋止為古文也舊釋為之亦誤論語必世而後仁集解引孔注三十年曰世此正三十字𧺆尊作料師遽尊作𣄰皆異文（積古款識師遽敦作止釋為止誤同）說詳前𧺆尊銘釋按彝器銘叔皆作𠭥此文作叔為隸書所本青尹以尨姞敦德尹例之尹為官名青亦謚也古無青謚當為靖之通叚字周書謚法解共己鮮言曰靖獨斷柔德好衆曰靖又通作靜春秋定公八年葬曹靖公左穀同公羊傳作靜釋文靜本作靖又通作靜漢書敘傳集注靖古靜字是也

又按此銘錫命與薛氏款識所錄牧敢寅簋大略相同敢銘朱虢下有𩏂字簋銘作𩏂當即此𦣻之異文（此據近代刻本傳寫疑有譌誤）薛氏釋敢銘奉為㯃簋銘奉軑為華軒熏為練均誤惟虎冟兩釋皆不誤阮錄殆未嘗詳攷薛氏此釋也因辯正阮釋附綴於後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彝上

亞形彝



亞形中 紤首坐形
勺尊 彝

右亞形彝銘四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彝銘在鋬內與角斝並同通例也概不標題其有或在柱或在流或在腹內及尾足者則皆詳載其處以見變例亦事必徵實之微意也

龍文彝



龍象形

右龍文彝銘一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龍文爵



釋同

右龍文爵銘同前器二器筠清館已錄名為雷紋爵按此文寔夔龍之象形非雷紋壽卿釋為饕餮形亦非又前一器筠清館所摹有闕誤此龍首向右筠清誤向左成反文今並訂正

虎文爵



虎象形

右虎文爵銘一字稍摩滅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虎文彝器習見此銘於爵未審其義

魚形爵



魚象形

右魚形爵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此文肖似魴魚之形爾雅釋魚魴魾郭注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說文鯾鯾魚也或从扁作鯿魴赤尾魚也籀文从旁作鰟段若膺大令曰周南曰魴魚赬尾傳曰魚勞則尾赤以魴勞尾赤與如燬非謂魴魚必赬尾也許以赤尾魚釋魴殆失之魴即鯿魚也濬益按段說是也此魚形頭小身博正杜詩所云縮項鯿也又石鼓文黃帛其鰝鰝與鮮鯿（音緜）為韵當是籀文鯾小篆从便之所本也

爵形爵



爵象形

右爵形爵銘一字陽識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此文與薛氏款識兄丁尊銘末一字同薛氏釋為鷄今釋爵者酒器之爵其形制本取象於爵故以爵為稱名說詳前卷持爵父癸尊銘釋

鵜爵



鵜象形

右鵜爵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編修釋曰鵜一名淘河頷下如囊容水數升爵取飲少鵜取飲多皆示戒也濬益按爾雅釋鳥鵜鴮鸅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說文鶇胡污澤也鵜或从弟陸璣疏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斗囊此文長喙垂胡正鵜鶘之象形壽卿說是也

羊爵



羊首形

右羊爵銘一字據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

羊爵



釋同

右羊爵銘同前器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車爵



車

右車爵銘一字薛氏款識有爵銘文與此同釋為車其說曰先王之時凡誥戒于酒無所不致其嚴爵銘車者以示其覆車之戒耳

觶形爵



觶象形

右觶形爵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上象觶有蓋下有豐以承之之形儀禮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卝亦彝器銘所習見未審何義

角形爵



角象形

右角形爵銘一字陳抱之舊藏器據拓本摹入抱之求古精舍錄為丁舉爵以上為丁下為舉濬益按此文實舉角之象形其上乃角蓋非丁字也

鬲形爵



鬲象形

右鬲形爵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鬲形爵



釋同

右鬲形爵銘同前器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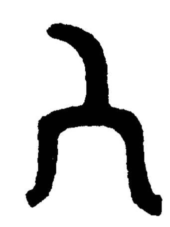
舉爵



舉

右舉爵銘一字陽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覆爵形爵



覆爵形

右覆爵形爵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執中爵



手執中

右執中爵銘一字據舊拓本摹入

立殳爵



立殳形

右立殳爵銘一字陽識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廣雅釋器殳杖也考工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詩伯兮伯也執殳傳殳長丈二而無刃釋名釋兵殳矛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此文正似長兵無刃之形與積古齋款識亞形父丁尊亞中文同阮文達公釋為立矛形殊誤

立戈爵



立戈形

右立戈爵銘一字半蝕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立瞿爵



立瞿形

右立瞿爵銘一字與下二器皆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重屋爵



重屋形

右重屋爵銘一字舊説皆以此字為殷人重屋之形説詳重屋觚銘釋

饗爵



饗

右饗爵銘一字文為二人相向中从皀卿字也今釋饗者古卿饗一字觀師遽尊銘饗醴字作卿而大鼎銘从食作卿可證

重目爵



重目形

右重目爵銘一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重目亦古瞿字也汗簡有瞿字作⊗云瞿見周易

亞形足迹爵



亞形中口足迹形

右亞形足迹爵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足迹上亦象形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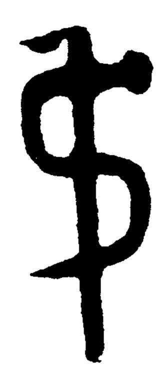
仲爵



仲

右仲爵銘一字據李笙漁司馬所輯張叔未孝廉手拓本摹入

叔爵



叔

右叔爵銘一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文上畫陷入盤內不可見此與前器皆作者之字例見前

子爵



子

右子爵銘一字據吳介臣侍御所輯拓本摹入文一字曰子亦子為禰廟作器之義

子爵



釋同

右子爵銘同前器潘季玉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

子爵



𢀖

右子爵銘一字據徐籀莊拓本摹入籀莊曰古文子作𢀖上象囟有髮之形ψ即巛之變下象足形乃子字濬益按薛氏款識有爵銘文與此同乃釋為中謂即中之古文殊謬又邾訧鼎銘子孫孫字亦作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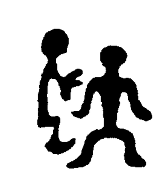
囝爵



囝

右囝爵銘一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兵部於咸豐初年將由京師就養廣州節署臨行忽失此爵徧求不獲意亦謂銀杯羽化矣七年冬崑臣爵相竟以封疆失守罷職奪爵此器乃為之兆按南史吉士瞻為荊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要夏侯詳兄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梁武革命詳果封侯吉凶先見事正相類數由前定豈不信然乎

子孫爵



子孫

右子孫爵銘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此文習見積古齋款識冊冊父乙鼎銘阮文達公釋為子孫謂子坐孫立授物狀也濬益按古禮燕首賓主酬酢有坐奠之儀此一坐一立或象其事然未能遽定姑從舊釋

子孫爵



子孫

右子孫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母爵



子母

右子母爵銘二字據陳朗亭所輯拓本摹入攈古錄釋下一字為每按此文為母首加笄之形釋每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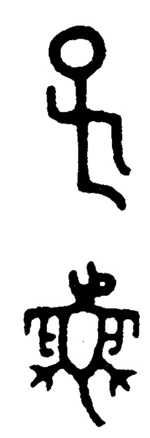
子提器爵



子提器形

右子提器爵銘一字杜柱與下二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按群氏款識執干父癸卣文作釋為子執干引博古錄云上為人形兩手各持干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武器既舞則授之賓饗亦如之然則祭于廟用于賓設于饗禮莫不皆有干舞焉

子爵形爵



子爵象形

右子爵形爵銘二字爵翅足開張象上飛之形說文釋翥字曰飛舉也是也

子爵形爵



釋同

右子爵形爵銘同前器下一字書體雖異亦象爵飛翥之形乃據古錄釋前器為爵形而釋此銘為子孫甚誤

子雀形爵



子雀象形

右子雀形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視前二爵形為小當是雀之象形說文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與爵同

子象形爵



子人象形

右子象形爵銘二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子下亦象人臂脛之形一手向後若有所持未審何意

子芾爵



子芾象形

右子芾爵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壽卿釋下一字為丁按此乃芾之象形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說詳前卷卣銘釋

子祖爵



子祖

右子祖爵銘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彝器銘祖字習見皆作且為木主之象形或省作且此尤古質

子帀爵



子帀

右子帀爵銘二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子下當是帀字說文部首帀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周盛說舊釋師非是

子荷瞿爵



子荷瞿形乙

右子荷瞿爵銘二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下一字似是乙之傳形

子持杖爵



子持杖形

右子持杖爵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子下一字作持杖形者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此與舉杖殊異然以五十杖於家之禮證之自非耆老不得用杖或為父之異文未可定也

子抱壺爵



子抱壺形

右子抱壺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子下人所抱者圜壺也儀禮燕禮司宮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大射禮亦云尊士旅食于西鏄之南北面兩圜壺皆醴壺也此豈司宮尊壺之象形歟

子負橐爵



子負橐形

右子負橐爵銘二字據吳聖俞大令所輯拓本摹入此與前卷子負橐觶銘𣠮字正同觶作𣠮此省作𣠮亦囊橐之象形攈古錄釋子負車誤

子負橐爵



釋同

右子負橐爵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文上陷鋈內拓未全下畫斷缺字當作𠂤亦𣠮之形變又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此象人背倚囊橐形與負恃義亦近但不可徑釋為負字耳

子執恵爵



子執恵形

右子執恵爵銘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恵立于畢門之內儀禮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釋名釋首飾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此文人首所戴者正雀弁之象形手所執為恵與子執恵父辛敨同惟柄作交紐形為異說詳後卷敨銘釋

子盉形爵



盉象形 子

右子盉形爵銘二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右一字有流有鋬自是盉之象形

雙矢提椎爵



雙矢杜福子提椎形

右雙矢提椎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雙矢杜福說詳前卷卣銘及後卷甗銘釋下一字與後父癸爵同陳壽卿編修釋為提卣形按上為矢形自是紀武功之器與提卣義不合又器圖有柄形頗似椎以朱亥為信陵君椎殺晉鄙事觀之是古兵有椎之證張良之狙擊秦皇帝亦此器也

芾矢鏃爵



芾形 矢鏃形

右芾矢鏃爵銘二字陽識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攈古錄釋為丙午非是

矩斧爵



巨形斧形

右矩斧爵銘二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上為巨之象形按管子宙合篇成功之術必有巨獲注曰巨獲作矩䂓是巨即矩古今字也下為斧首之形

立戉木爵



立戉形木

右立戉木爵銘二字馮晏海所藏器金索已錄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立戉形與立戉父甲鼎文同亦大斧也

舉旂爵



三人舉旂形

右舉旂爵銘三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重臺門爵



文重臺門形

右重臺門爵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筠清館錄為商元舉首一字作亓釋為亢下為重屋形攈古錄金文以為重屋爵所摹篆文亦有異同按攈古所錄較筠清為確今從之首一字當是夂說文部首夂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重屋形習見皆作亼此作亼殊異蓋禮器所謂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下亼中有直畫為階陛之象形說互詳前卷卣銘釋

重屋羊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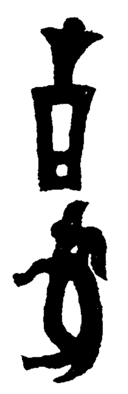


重屋形羊首形

右重屋羊爵銘二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攈古錄以下為牛首形按牛角無下曲者猶羊角之無上曲也許印林明經疑上一字為祖下為甲乃祖甲二字更誤

卷一九　二八

口豕形爵



口豕象形

右口豕形爵銘二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上一字不可識似中杜器中之形

家立瞿爵



家立瞿形

右家立瞿爵銘二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卷一九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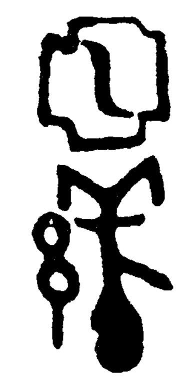
亞中娉爵



亞形中娉

右亞中娉爵銘二字攈古錄釋為亞形中抽丂二字誤許印林學博云或是甹并二字說為近

亞中乙爵



亞形中乙羞

右亞中乙爵銘三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子商甗銘亞中作[illegible]與此文同阮文達公釋爲羞其說曰羞者進獻之義說文云羞从羊羊所進也从丑丑亦聲又云丑紐也此銘羞字从丑丑字正作㕛紐形觀其文可知其訓矣濬益按此釋甚有義意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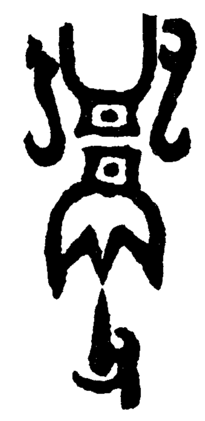
亞犧爵



亞形犧形口

右亞犧爵銘可辨者二字錢唐黃小松司馬易所藏器據徐籀莊拓本摹入此器凡二積古齋款識所錄下有舟字此陷入鋬內不可見犧形從舊釋犧扗舟上豈犧尊有舟之象形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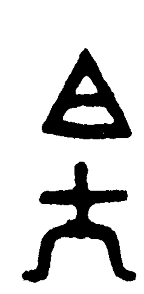
虘爵



虘象形父口

右虘爵銘可辨者二字據濬益所輯舊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錄此文失摹虘形之兩側及虘下父字今補又父下尚有一字陷入鋬內不可見

祖大爵



祖大

右祖大爵銘二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攈古錄釋上爲白下爲干之倒文殊鑿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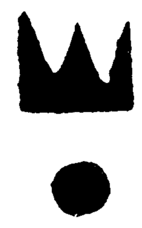
丁爵



丁

右丁爵銘一字在鋬下足上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爵銘在足者只此一見

山丁爵



山象形丁

右山丁爵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乙爵



□乙

右□乙爵銘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上一字爲象形不可識應闕

舉乙爵



舉乙

右舉乙爵銘二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舉乙爵



釋同

右舉乙爵銘同前器上字半蝕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乙爲雙鈎文舊釋已者皆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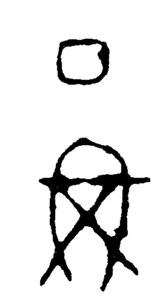
舉丙爵



舉丙

右舉丙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丁舉爵



丁舉

右丁舉爵銘二字陽識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舉癸爵



舉癸

右舉癸爵銘二字據張叔未孝廉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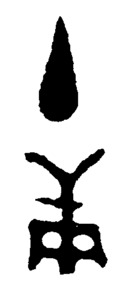
己鬲爵



己鬲象形

右己鬲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主庚爵



主庚

右主庚爵銘二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爵銘同而非一器又筠清館所載葉兵部藏爵文字並同當即此器而釋為父庚誤也

父甲爵



父甲

右父甲爵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甲爵



釋同

右父甲爵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祖乙爵



祖乙

右祖乙爵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乙爵



父乙

右父乙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丙爵



父丙

右父丙爵銘二字潘季玉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丁爵



父丁

右父丁爵銘二字杜杜錢唐梁山舟學士同書所藏器據
嘉興吾竹房進拓本摹入

父丁爵



釋同

右父丁爵銘同前器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并據拓本摹入

父丁爵



釋同

右父丁爵銘同前器

父丁爵



釋同

右父丁爵銘同前器據朱定甫別駕所輯拓本摹入

父丁爵



釋同

右父丁爵銘同前器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父丁爵



釋同

右父丁爵銘同前器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父丁爵



釋同

右父丁爵銘同前器陽識

父戊爵



父戊

右父戊爵銘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贈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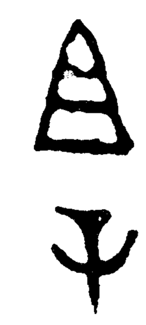
祖己爵



祖己

右祖己爵銘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祖辛爵



祖辛

右祖辛爵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辛爵



父辛

右父辛爵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辛爵



釋同

右父辛爵銘同前器據趙素門所輯拓本摹入古文辛或書作[illegible]此下體中空乃似言按說文部首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是言字本从辛得聲然此文自是書者偶然變體非通叚也

父辛爵



釋同

右父辛爵銘同前器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父癸爵



父癸

右父癸爵銘二字陳朗亭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父癸爵



釋同

右父癸爵銘同前器陽識據金蘭坡拓本摹入

辛父爵



辛父

右辛父爵銘二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爻辛人爵



爻辛人

右爻辛人爵銘三字據朱定甫別駕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上半陷入鋬內亦六畫相交三爻之形與手奉中角銘文並同阮氏款識母辛卣銘以說文世字从三十釋為世殊誤

立瞿中爵



中 立瞿形 立刀形

右立瞿中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編修謂中古作中此非中下為總角形濬益按古文中或作中作中作朿初無定體下一字自是立刀形

執惠立瞿父爵



子執惠 立瞿形 父

右執惠立瞿父爵銘三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囗丁尊形爵



囗丁 尊象形

右囗丁尊形爵銘三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筠清釋冊丁歙攈古錄從之今按首一字為作器人名釋冊非應闕第三字是尊之象形亦非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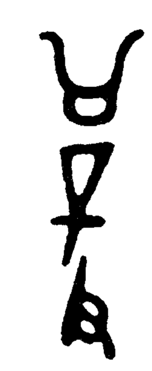
索刀匕乙爵



索刀匕

右索刀匕乙爵銘四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索當亦作器人名匋作刀匕形者禮記檀弓杜蕡曰蕡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刀匕宰夫之事此或宰夫所作器乎

盉辛父爵



盉象形辛父

右盉辛父爵銘三字

父斧丁爵



父斧象形丁

右父斧丁爵銘三字據陳朗亭所輯拓本摹入

寶父彝



寶父彝

右寶父彝銘三字半摩滅者二字陽識陳子有明經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或以首一字為兵之象形按此文有闕畫未能遽定以缶似寶之偏旁姑釋寶父之右自是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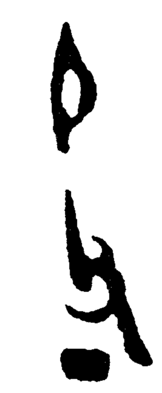
□祖庚爵



□祖庚

右□祖庚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甴字不可識或以為舟之象形按古文舟皆作亚此或未然姑闕

弓父丁爵



弓象形 父丁

右弓父丁爵銘三字與下三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并據
拓本摹入弓為象形字彝器習見此文至為簡古

矢父癸爵



矢 父癸

右矢父癸爵銘三字說文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
形段若膺大令曰鏑謂丨也金部曰鏑矢鏠也栝作括者
誤栝謂八也木部曰桰矢桰檃弦處岐其耑以居弦也羽
謂一也羽翦矢羽是也矢羽從而橫之何也以識其物耳
濬益按篆文作□从一以為羽但識其處究失其形觀此
銘可知古文象形之肖

矢父丁爵



矢象形



父丁

右矢父丁爵柱銘一字鋬內銘二字按彝器文矢字皆作
□此獨作□乃象羽附笴上首出之形蓋□為正視□為
側視也下从交與王氏款識子父己爵銘雙矢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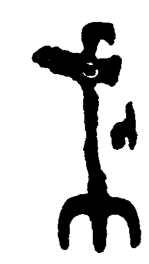
立刀父辛爵



立刀形 父辛

右立刀父辛爵銘三字立刀形亦彝器文習見字此刀下
有環者按釋名釋兵刀其本曰環形似環也與此文正合
又古絕句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
飛上天蓋以刀頭有環環還同音故今之遣戍歸者猶謂
之賜環云

立戈父丁爵





立戈形 父丁

右立戈父丁爵柱銘一字鋬內銘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立戈父戊爵



立戈形 祖戊

右立戈父戊爵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立戈父乙爵



立戈形 父乙

右立戈爵銘三字潘季玉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援與內中空亦雕戈之象形說詳前卷立戈卣銘釋

執句兵父乙爵



手執句兵 父乙

右執句兵父乙爵銘麗見京師據拓本摹入呂覽知分篇直兵造胸句兵鉤頸注曰句戟也方言戟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釋名釋兵兩頭曰鉤此字兩頭句曲與釋名說正合乃真古句兵形也句鉤本古今字說文二字同訓曲可證又周髀算經數之法出於圓方注曰伸圓之周而為句白虎通五行篇句芒者物之始生蓋凡物作鉤曲者必居圓之半面而艸木初生其萌芽出地亦天然鉤曲此句兵之所以取象者歟

持椎父癸爵



子持椎形

右持椎父癸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與前潘尚書藏爵下一字同此則橫持小異壽卿舊釋為手提卣形按卣雖有提非可橫持之器此又直柄亦與卣提之如橋衡者殊今改釋持椎似非鑿空

舉旂父己爵



二人舉旂形 父己

右舉旂父己爵鋬內銘一字鋬下銘二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載長安獲古編據拓本摹入

山祖壬爵



山象形 祖壬

右山祖壬爵銘三字據滂喜所輯拓本摹入

木父辛爵



木 父辛

右木父辛爵銘三字據徐籀莊拓本摹入

木父丁爵



木父丁

右木父丁爵銘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木父壬爵



木



父壬

右木父壬爵柱銘一字鋬內銘二字據陳朗亭所輯拓本摹入

土父癸爵



土父癸

右土父癸爵銘三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土中虛者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諸本作下段氏注改作上今從之）地之中物出形也白虎通五行篇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此正象吐含之形又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土者五行之主也故上从丨以見義又說文部首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此文亦兼象人心

皿形父己爵



皿象形

右皿形父己爵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似皿按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此文通體正似豆兩側與篆文皿左右二畫并為觚稜之象形故疑是皿之古文

尊形父丁爵



尊象形　父丁

右尊形父丁爵銘三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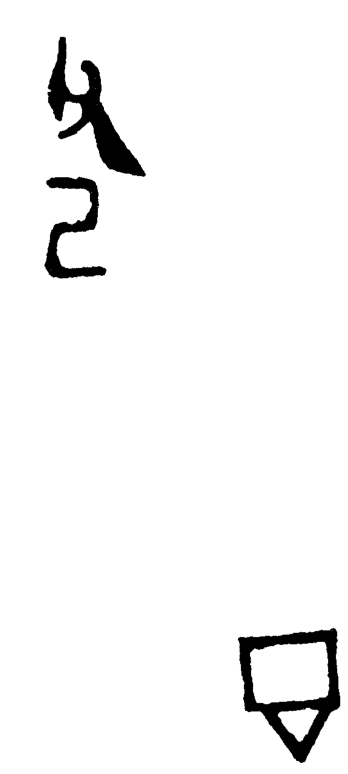
執中父辛爵



手執中　父辛

右執中父辛爵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璽父己爵



父己　璽象形

右璽父己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一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此鋬內文當是璽印之象形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此文正方仰而向上下為鈕與近時所見秦以前璽印形制并同惟璽字皆从金作鉩為說文所無說詳後卷節墨鉨銘釋

巾父癸爵



父癸　巾

右巾父癸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一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巾佩巾也从冂丨象糸也儀禮士冠禮沐巾一注巾所以拭汙垢又士喪禮巾待于阼階下注巾功布也周禮春官序官巾車注巾猶衣也國語周語靜其巾冪注巾冪所以覆尊彝廣雅釋器大巾蔽郗也後漢書郭泰傳注巾以葛為之形如幍皆名同而為用各異此文與說文合自是佩巾之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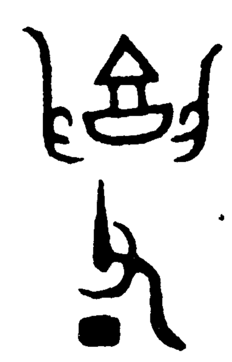
荷貝父癸爵



荷貝形父癸

右荷貝父癸爵銘三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㽙父丁爵



㽙父丁

右㽙父丁爵銘三字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爵

饕餮父戊爵



饕餮形父戊

右饕餮父戊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象兩角兩目鼻口之形與彝器之作饕餮形者正相似左文公十八年傳謂之饕餮注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銘此形於器亦示儆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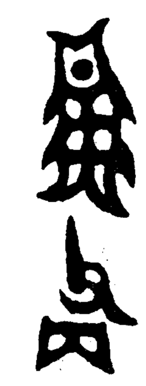
豕父辛爵



豕象形父辛

右豕父辛爵銘三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魚父丙爵



魚象形父丙

右魚父丙爵銘三字龔定盦禮部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筠清館已錄茲據拓本摹入

魚父丁爵



魚象形父丁

右魚父丁爵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鳥父己爵



鳥象形父己

右鳥父己爵銘三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釋首一字為爵形其上復有一字釋為舟形今審拓本乃剝裂之痕定非字首一字是鳥形或鴈鶩之屬釋為爵形殊非攈古錄釋為豕形尤誤

鷄父癸爵



鷄象形父癸

右鷄父癸爵銘三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

集父癸爵



隹在木上形 父癸

右集父癸爵銘三字李方赤方伯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隹在木上說文以為𠍿之或體此則集之古文也與前父癸卣銘末一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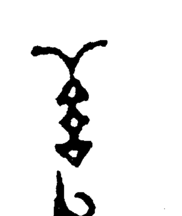
雙鳳父癸爵



雙鳳形父癸

右雙鳳父癸爵銘四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

畣形父戊爵



畣象形父戊

右畣形父戊爵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善父戊觶文與此同自是一人作器其說曰按說文篆文譱字从言作善此从丫从言从丫者从羊省也據古遺文言字作𧥢與此略同濬益按此釋非也乃畣之象形即古文會字爾雅釋詁會對也對與畣同音丫為蓋上之頂作𠕁形者是也積古齋所錄王氏款識之商飲文作酓釋為飲以為器名其上與此同意亦象卣蓋之頂即卣字之古文釋飲亦非

卣形父辛爵



卣象形父辛

右卣形父辛爵銘三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古文酒皆作酉阮文達公謂酉亦提梁卣之象形說並通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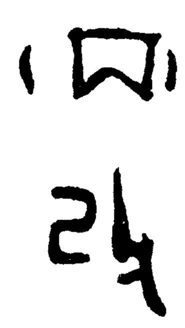
鬲形父巳爵



鬲象形父巳

右鬲形父巳爵銘三字鬲形多作丙此省文與鬲父乙父巳二鼎銘同

鬲形父巳爵



釋同

右鬲形父巳爵銘同前器劉燕庭方伯所藏載長安獲古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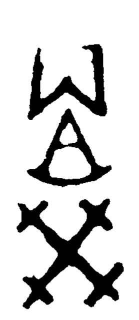
鬲形父辛爵



鬲象形父辛

右鬲形父辛爵銘三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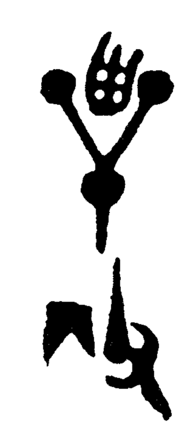
鬲形祖癸爵



鬲象术祖癸

右鬲形祖癸爵銘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解形父丙爵



甾形解形父丙

右解形父丙爵銘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象形字已見卣解二銘說並詳前卷壽卿乃謂此𠀀為參伐ㅂ為弓韣鑿矣

爵形父癸爵



爵象形父癸

右爵形父癸爵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筠清館已錄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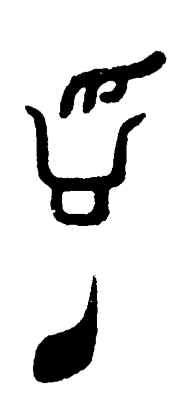
臼形父己爵



臼象形父己

右臼形父己爵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攈古錄釋首一字為貝

手皿形爵



手形皿形口

右手皿形爵銘三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此器與前子而爵並高七寸重七十五兩爵之最鉅者文與濬益所藏鼎銘同自是一人作器

舉戊父爵



舉戊父

右舉戊父爵銘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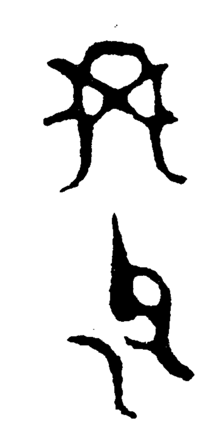
舉父丁爵



舉　父丁

右舉父丁爵柱銘一字鋬內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
據拓本摹入

舉父乙爵



舉父乙

右舉父乙爵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舉為舉鼎形
彝器銘所習見此文與前器略異蓋變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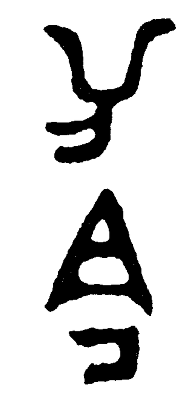
舉爵祖己爵



舉爵形祖己

右舉爵祖己爵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首一字象舉爵之形與揚觶同意亦見舉爵祖戊觶說詳
前卷觶銘釋其著此形於爵則以燕享有舉爵之儀左成
公三年傳晉侯享齊侯韓厥登舉爵是也

舉爵祖己爵



釋同

右舉爵祖己爵銘同前器丁小農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
己字下闕

舉爵父癸爵



舉爵形父癸

右舉爵父癸爵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此爵內象有實之形亦以燕享有實爵之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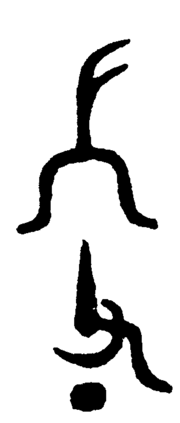
舉角父辛爵



舉角形父辛

右舉角父辛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覆爵父丁爵



覆爵形父丁

右覆爵父丁爵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覆爵父己爵



覆爵形父己

右覆爵父己爵銘三字潘季玉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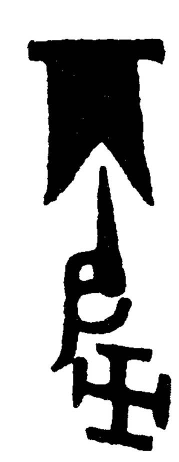
亞形父乙爵



亞形父乙

右亞形父乙爵銘三字與下一器皆金蘭坡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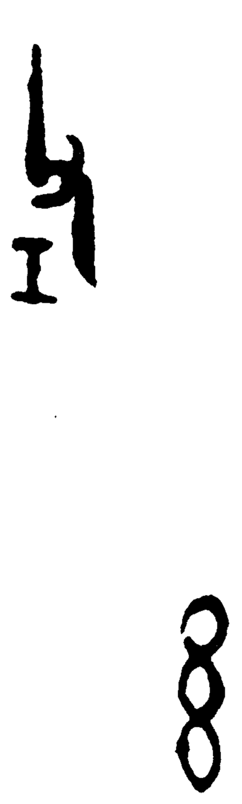
芾形父癸爵



芾象形父癸

右芾形父癸爵銘三字此芾形或釋為帶裳之象形左桓公二年傳帶裳幅舄注曰帶革帶也衣下曰裳按詩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傳曰諸矦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曰芾大古蔽膝之象也此文下作邪幅與詩義合仍以釋芾為長

糸父壬爵



糸 父壬

右糸父壬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載攀古廔款識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糸爵銘一字作8阮文達公謂說文糸讀若覛糸與繐音相近糸爵即儀禮士虞禮所謂繐爵也口足之閒有篆文彌飾謂之繐爵見鄭注濬益按此器腹四周有篆帶環繞與博古圖所錄繐爵同與鄭注相合鋬內文作8即說文部首糸之古文8之小變是為繐爵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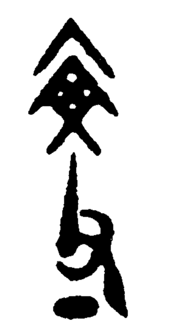
皇父戊爵



皇父戊

右皇父戊爵銘三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象日光下从王當是皇字說詳前卷鐘銘釋

僉父丁爵



僉父丁

右僉父丁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不可識亦見婦娸敦銘應是一人作器

㬎父辛爵



㬎父辛

右㬎父辛爵銘三字器見蘇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首一字見㬎鼎銘上从田此从日由土蝕凝結剔未明晰攗古錄釋為日魚二字殊誤

串父甲爵



串父甲

右串父甲爵銘三字濬益所藏器說文無串字心部患下云憂也从心上貫吅吅亦聲許君蓋以古無串字故曰从上貫吅按部首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意串之為字即毌之形變分毌為二直其形則串字也詩皇矣串夷載路傳串習也釋文串本作患今以此文證之是古有串字矣

囯父辛爵



囯父辛

右囯父辛爵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攀古廔款識已錄據拓本摹入囯與葉兵部所藏囯爵文同子杜口中有國之象當是諸侯之器其爵為子者也又春秋繁露精華篇未踰年之君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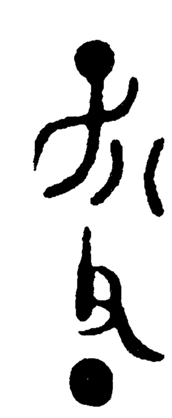
子父丁爵



子父丁

右子父丁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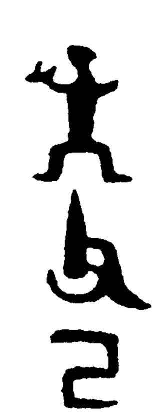
子父丁爵



子八父丁

右子父丁爵銘四字據筠清館金文摹入

子父己爵



子父己

右子父己爵銘三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子父庚爵



子父庚

右子父庚爵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庚字於古文爲最省

子父戊爵



子父戊

右子父戊爵銘三字濬益所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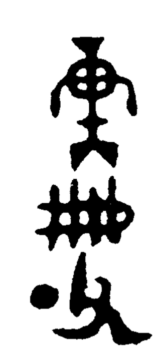
子父戊爵



釋同

右子父戊爵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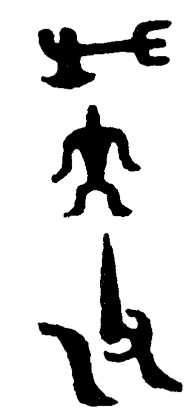
庚冊父丁爵



庚冊父丁

右庚冊父丁爵銘四字與下一器皆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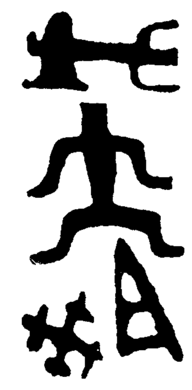
橫戈父乙爵



橫戈形 人象形 父乙

右橫戈父乙爵銘四字文與前卷橫戈父乙鼎銘同說詳鼎銘釋

橫戈祖癸爵



橫戈形 人象形 祖癸

右橫戈祖癸爵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斧乙辛爵



子 橫斧形 乙辛

右子斧乙辛爵銘四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壽卿釋第二字爲壬又云或是丁皆非辛字與聿貝父辛觶銘文同

子立刀父乙爵



子 立刀形 父乙

右子立刀父乙爵銘四字第二字立刀形器銘習見壽卿皆釋爲總角形殊不似

亞立戈父乙爵



亞形中立戈形父乙

右亞立戈父乙爵銘四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立戈器爵





立戈形

器作乃

右立戈器爵柱銘一字鋬内銘三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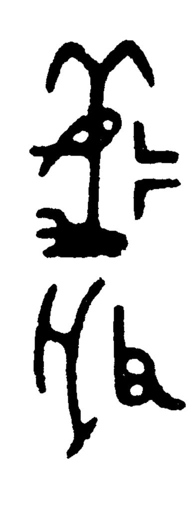
鼐戈父丁爵



父丁戈在櫝形

右鼐戈父丁爵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見前卷鼐戈父乙觶銘釋

足形父戊爵



重矩形
口足形父戊

右足形父戊爵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足形似二字合文上半不審何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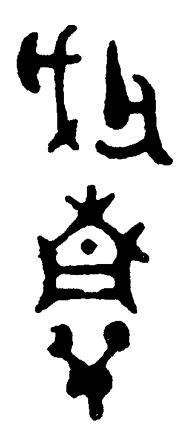
爰父戊爵



爰戈父戊

右爰父戊爵銘四字陳朗亭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阮文達公藏爵柱銘正同此銘在鋬為異然自是一人所作積古齋款識釋首一字為爵形次為傾頭之矢字今審此器首字作夸似爰之異文次則戈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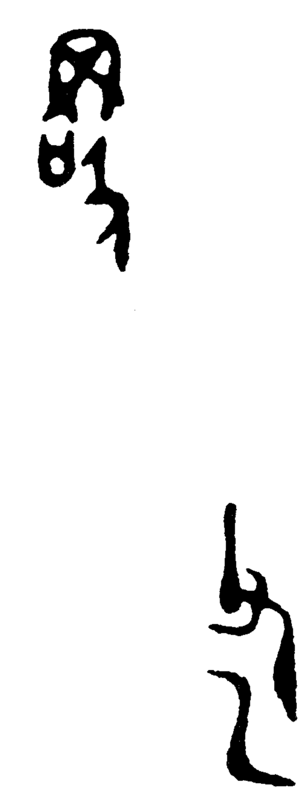
父戊青單爵



父戊青單

右父戊青單爵銘四字陳抱之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青單義不可攷按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𡴂古文青此與許君所收古文似皆从木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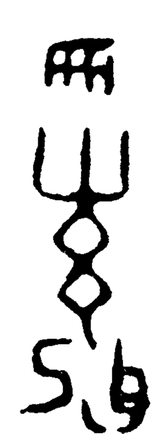
舉吱父乙爵



舉吱父乙

右舉吱父乙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二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惠父已爵



□惠父已

右惠父已爵銘四字據龔孝拱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有闕畫不可辨次字與子執惠爵銘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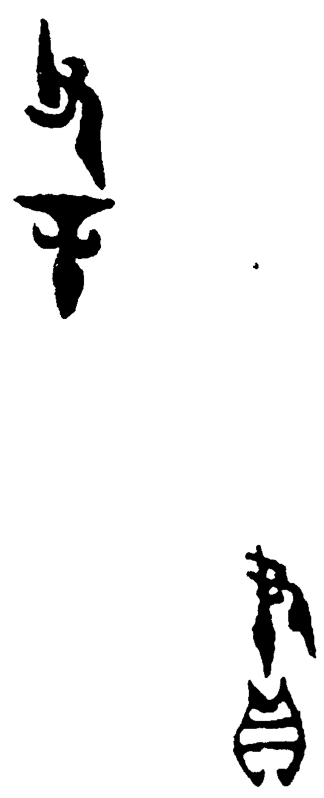
子申寶爵



子申 口寶

右子申寶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寶上一字半闕當是作

聿貝父辛爵



聿貝 父辛

右聿貝父辛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二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文與聿貝父辛卣銘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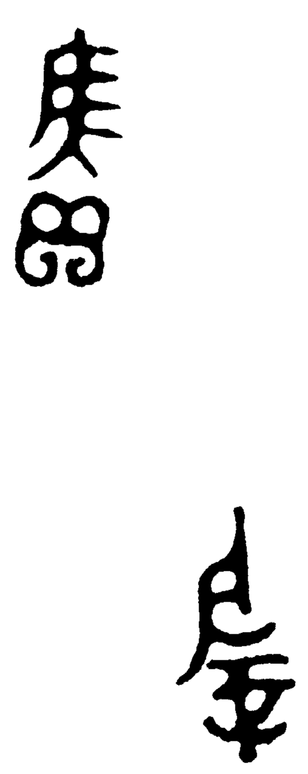
聿貝父辛爵



釋同

右聿貝父辛爵銘同前器聿字皆象以手執筆之形說詳前卷卣銘釋

聿貝父辛爵



父辛 聿貝

右聿貝父辛爵銘與前二器同惟柱文鋬內文互易為異又傳形也蓋一人作器而書出兩手

聿貝父辛爵



釋同

右聿貝父辛爵銘同前器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與前器聿字皆象以手執筆筆豪分布之形

聿貝父戊爵



聿貝　父戊

右聿貝父戊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二字此聿字亦象筆豪分布之形也按後世肄書首貴執筆而執筆之法相傳有上中下之分近代亳州梁聞山大令𪩘執筆歌以真書小字執下行書大字執中艸書執上蓋晉唐以來筆訣如此此聿字作上執形豈三代時已有此法歟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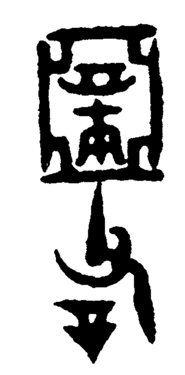
亞形父辛爵



亞形中子尊簋父辛

右亞形父辛爵銘六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亞形中文為彝器習見皆象人紒首坐形在尊右此作子在左為傳形與諸器並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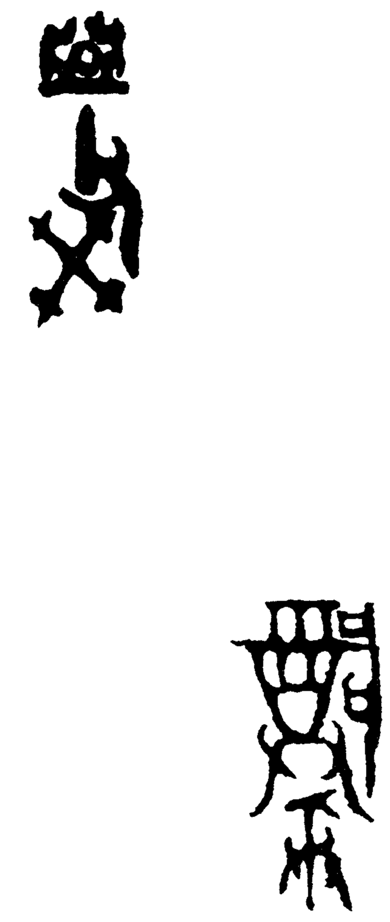
亞形父辛爵



亞形中舟甫父辛

右亞形父辛爵銘五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亞形父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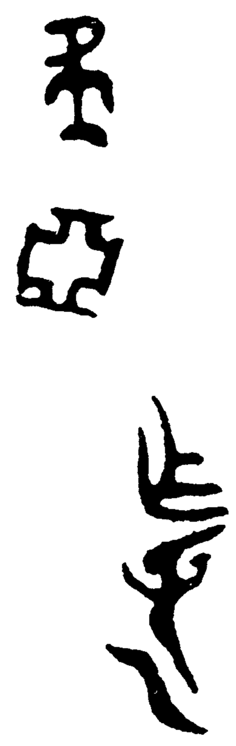


亞父癸

尊彝

右亞形父癸爵柱銘三字鋬內銘二字與下一器皆潘伯
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亞中从○者亞本取象於廟○
則中央太室之形也

旲亞父乙爵



旲亞

作父乙

右旲亞父乙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三字攈古廔款識已錄
此器與匽矦盉同出京師郊外案其形制亦纔爵也書出
一手故結體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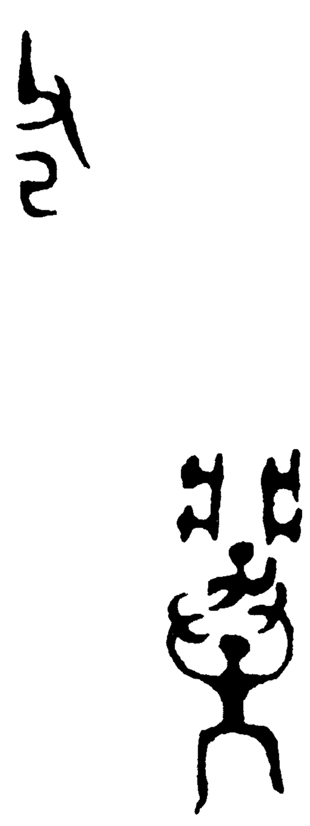
守冊冊父己爵



守
冊冊
父己

右守冊冊父己爵銘五字據鄭竹坡國基所輯拓本摹入
積古齋款識有爵銘與此同文在柱此文在鋬內蓋一人
所作器也

析子孫父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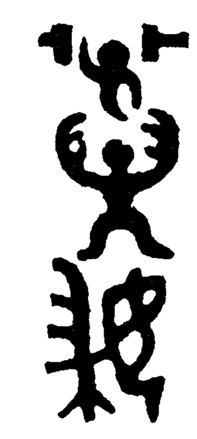


父己

析子孫

右析子孫父己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
藏器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婦爵



析子孫婦

右析子孫婦爵銘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按儀禮少牢饋食禮有主婦洗爵拜獻尸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之儀注曰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又特牲饋食禮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主婦拜受爵及主人更爵酌醋注曰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禮記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别也此文曰析子孫婦豈婦行禮所用之器歟析作卝消文

爿子孫父癸爵



爿子孫父癸

右爿子孫父癸爵銘五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析作爿者說文部首片判木也从半木為𣎵字右偏之半體此則左半體也說文有片無爿亦無𣎵惟見於鼎之偏旁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為後人釋𣎵為析之所本此文消半仍應釋析

鬲形祖丁父乙爵



鬲象形祖丁父乙

右鬲形祖丁父乙爵銘五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又一器殘蝕已甚未錄

足迹形父癸爵



二足迹形 堂階形 父癸

右足迹形父癸爵銘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壽卿釋為二足蹈矩濬益按此文與祖辛足迹尊同意禮記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尊文兩足分布為布武之形此兩足相接正取接武之義丁則堂階之象形也

子負橐父甲爵



口
子負
橐形
父甲

右子負橐父甲爵銘五字與下一器皆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不可識次象人背有所負之形說詳前子負橐觶銘釋此文與無底曰橐之說尤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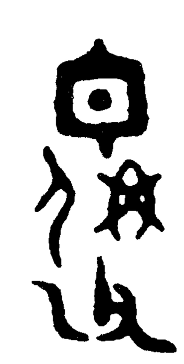
子負橐父癸爵



口
子負
橐形
父癸

右子負橐父癸爵銘五字上三字與前器同有釋首一字為龜之象形者以後一器證之知其非是

子負橐父乙爵



口
子負
橐形
父乙

右子負橐父乙爵銘五字上三字與前器并同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舉子負橐爵



舉
子負
橐形
舀形

右舉子負橐爵銘四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子負橐父丙爵



子負
橐形
父丙

右子負橐父丙爵銘四字與下二器并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子負橐父辛爵



子負父
橐形工辛

右子負橐父辛爵銘五字積古齋款識有爵銘與此同文而非一器釋第三字為壬

子木父癸爵



木工父
子癸

右子木父癸爵銘五字

子廟父辛爵





子
廟
土午

父辛

右子廟父辛爵柱下銘四字鋬內銘二字濬益所藏器子廟二字傳形廟與執同說見前子廟鼎銘釋

持籌執中爵



手持籌形
手執中形　丳象形

右持籌執中爵銘三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丳形習見又疑是豐之象形儀禮大射儀有司納射器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注中閭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與此殊合惟鄭注皆以豐為如豆而卑又云說者以為若井鹿盧近似豆大而卑則並不相類姑存此說待質通人

卷二二　一〇

雙虎奉中父癸爵



父癸



中
虎虎

右雙虎奉中父癸爵柱銘二字鋬內銘三字儀禮鄉射禮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注曰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此鋬內文豈即虎中之象形乎

愯父乙爵



愯作
父乙



春
斧形　爵形

右愯父乙爵腹內銘四字鋬內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愯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愯家語弟子行不戁不悚注悚懼是悚即愯之俗字集韻悚愯㦶同今人但用悚罕用愯惟文選魏都賦愯焉相顧一見劉注亦曰愯懼也

卷二二　一一

甚父辛爵



甚作父辛口
口乙

右甚父辛爵銘七字柱腹內柱下一足微損濬益所藏器首一字从甘从山當是甚字無攷辛字異文

戈方奚爵



戈

方奚

右戈方奚爵柱銘一字鋬內銘二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器釋柱文為庚鋬內文為方爵今按柱文是戈字與方字皆傳形方之下是奚字亦見丙申角釋庚釋爵皆誤也

口父乙爵



口

作父乙

右口父乙爵柱銘一字鋬內銘三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柱文下从戈上不審所从不可識

並己父丁爵



並己馬象形

父丁

右並己父丁爵柱銘二字下一字鋬內銘二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銘釋並為朔己下為犧謂是告朔之器濬益按說文朔从月屰聲此从止疑從之消文己下似馬之象形釋為犧亦疑未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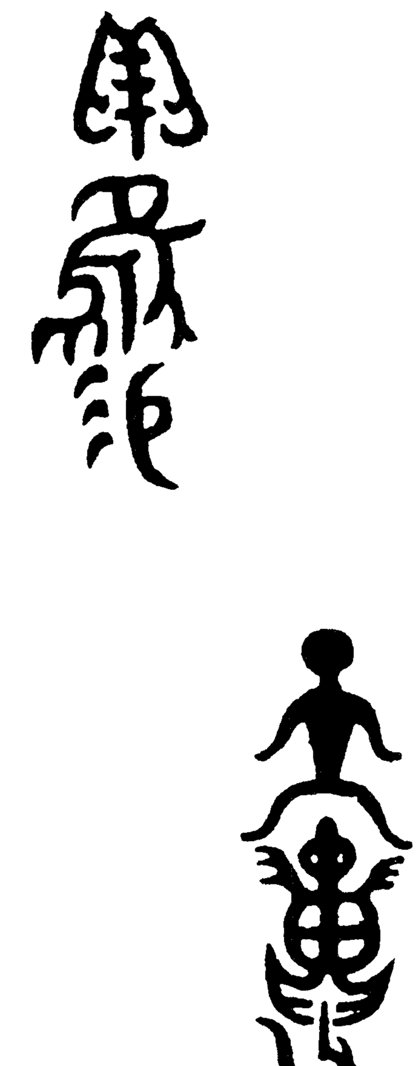
叔龜爵



口叔龜

右叔龜爵銘三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上半闕不可辨以叔龜父丙敢證之此叔龜亦作器人之字說詳龜父丙鼎銘釋

貝父乙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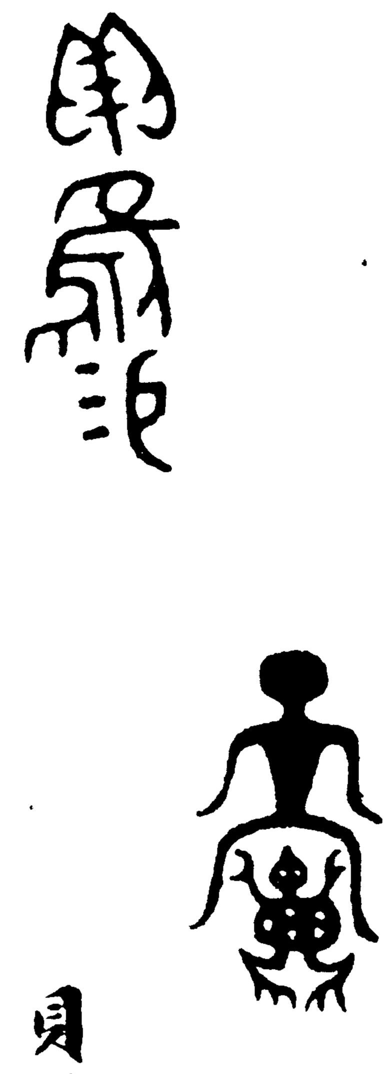


貝鳳錫

子孫乙父

右貝父乙爵柱銘三字鋬內銘四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按此銘全文十一字見貝父乙觚說詳後卷觚銘釋

貝爵



貝鳳錫

子孫

右貝爵銘同前器鋬內子孫下消父乙二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加父戊爵



加作父戊

右加父戊爵銘四字在柱與下一器并近時關中出土皆吳清卿中丞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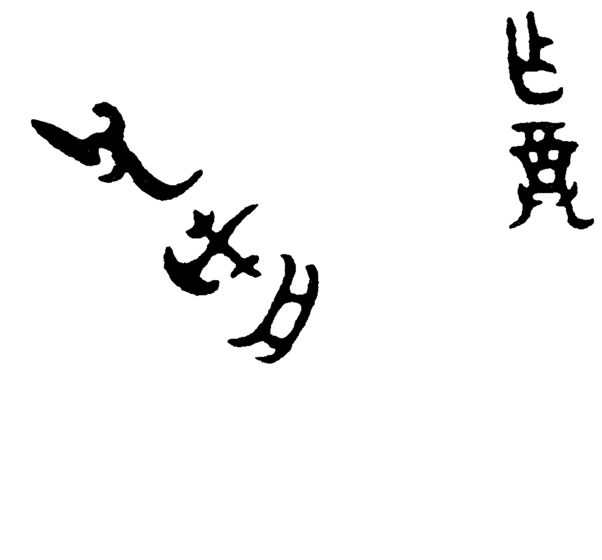
加父戊爵



釋同

右加父戊爵銘同前器

父戊舟爵



作尊

父戊舟

右父戊舟爵流側銘三字柱銘二字與下一器同出山左謝龍門司馬所藏載馮氏金索今並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

父戊舟爵



釋同

右父戊舟爵銘同前器

山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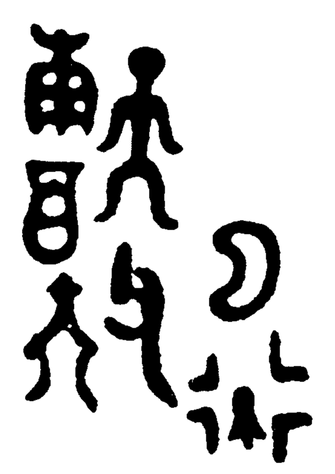


山作尊
父丁彝

會象形

右山父丁爵柱下銘六字鋬內銘一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原釋山為甘今改釋山亦恐未確然絕非甘字鋬內為會之古文詳啟形父戊爵銘釋

子父庚百光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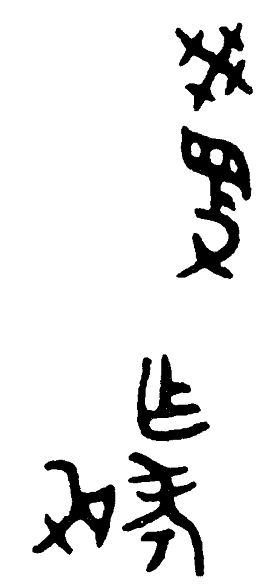
子父
庚百光

月形

丁
足迹形
千

右子父庚百光爵銘八字金蘭坡舊藏器後歸朱定甫別駕據拓本摹入月形二字亦見子父丁鼎說文光菌光地蕈叢生田中此文曰百光當與祿為通叚字詩天保受天百祿之意也

癸旻爵



癸旻作考
戊

右癸旻爵銘五字杜柱迤下旁行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旻舉目使人也从攴从目讀若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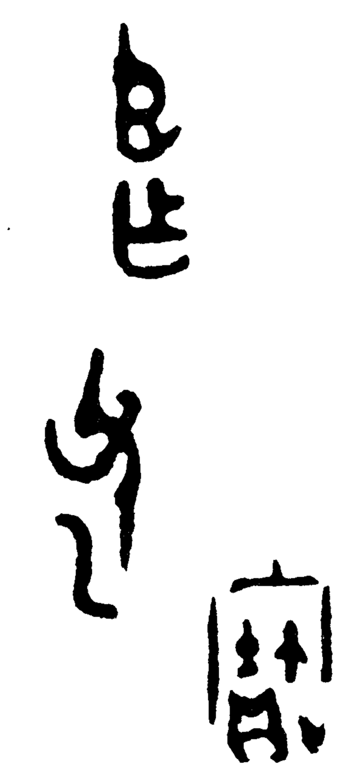
卿父乙爵



卿作父
乙

右卿父乙爵銘四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臣父乙爵



臣作
父乙

寶

右臣父乙爵銘五字柱二字下二字鋬內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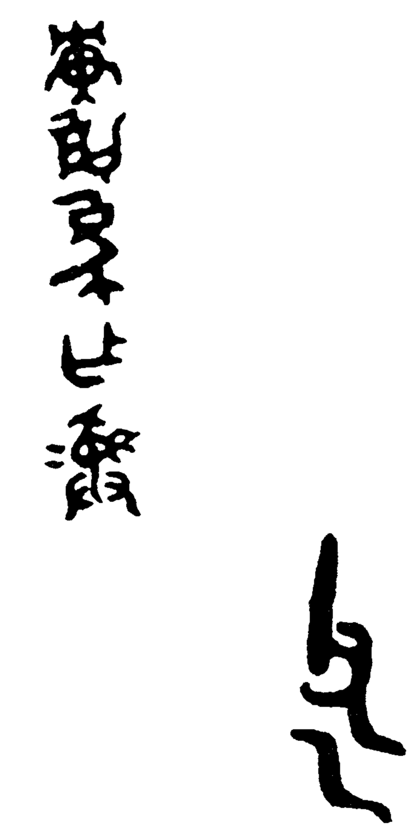
抚爵



抚兄日壬

右抚爵銘四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象父乙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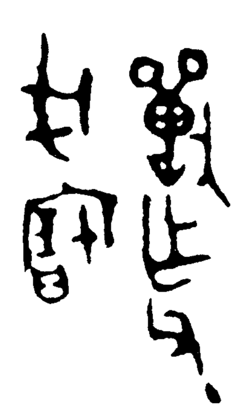


庚辰象作彝

父乙

右象父乙爵柱銘五字鋬內銘二字新化唐白甫顯閱所藏器據潘益手拓本摹入庚辰作器之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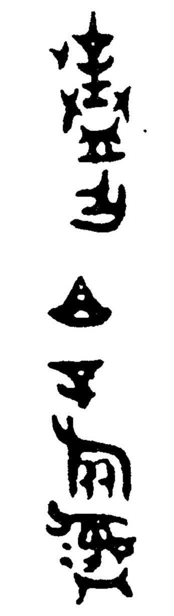
獸父戊爵



獸作父戊寶□

右獸父戊爵銘六字摩滅者一字據趙素門所輯拓本摹入文與積古齋款識所錄錢獻之藏獸爵銘正同其言又一器剝蝕不可拓者即此蓋亦獻之所藏也今此二爵均歸潘伯寅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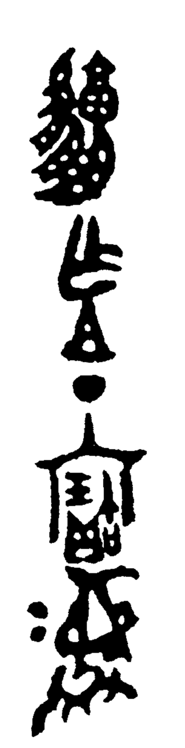
祖辛旅爵



□作祖辛旅彝

右祖辛旅爵銘六字柱二字下四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弟一字上有闕畫吳清卿中丞釋為盩

嬴祖丁爵



嬴作祖丁寶彝

右嬴祖丁爵柱銘六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从嬴从畐以黃君作季嬴𣪕嬴字例之字當作嬴筠清館錄釋為角遂編此器入角類第三字摹本不全又誤釋為父攈古錄金文則釋首一字為朋以偏旁多之形與朋相似也不知此為嬴殼之象形說詳前卷庚嬴卣銘釋

聖父甲爵



公錫聖貝用作父甲寶彝

右聖父甲爵柱銘八字鋬内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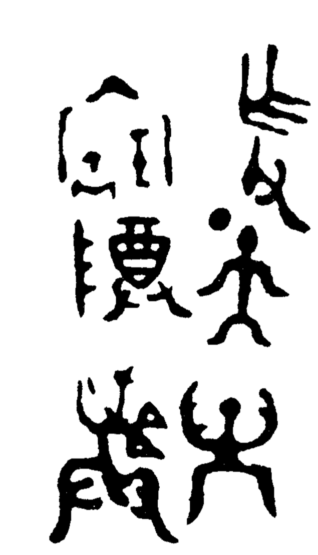
受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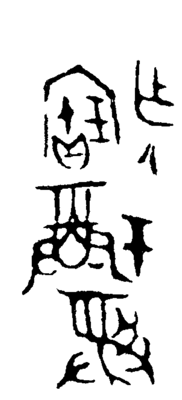
受作乃父□寶尊彝

右受爵銘八字在腹内蝕者二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有殘畫似是受字

祖辛父丁爵



作父丁子孫寶尊彝



作祖辛寶尊彝

右祖辛父丁爵鋬内銘六字陽識半摩蝕者一字尾銘八字半摩蝕者二字濬益所藏器此銘二段作陰陽文彝器罕見

右爵



右



作彝

右右爵柱銘一字鋬内銘二字陳朗亭所藏器據龔孝拱郎中拓本摹入

口父爵



口父作 寶彝

右口父爵柱銘三字鋬內銘二字與下一器并據攈古録金文攈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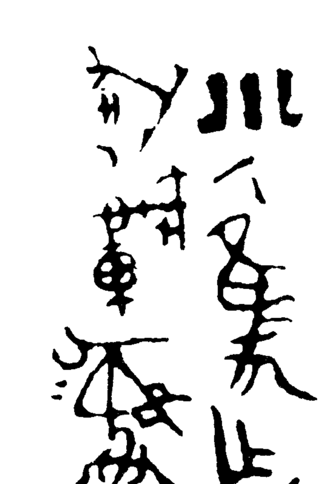
天廟爵



京作天廟彝

右天廟爵銘五字首一字介京與亭之閒按說文京亭二字皆从高省此為人名當是京字天廟猶豳敦之天室殪敦之大朝并太廟之異稱

少凫爵



少凫作 旅彝

右少凫爵銘五字在腹內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薛氏款識寅簋銘有巛字與此首一字同釋為廷古文審改釋為少謂此為反少字小篆分少乚為二說文乚少也是也今從之

伯稽爵



伯稽作 寶彝

右伯稽爵銘五字在腹內筠清館已錄釋為伯稽按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又同部占下云視兆問也从卜从口二字偏旁所从並同而占之義為視兆問與卟之卜以問疑並通此文从占从日古文日與目同目主視與占義亦相合故又疑為占之異文

唐子爵



唐子
乙祖

右唐子爵銘四字吳清卿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
唐子觶銘文並同當為同時所作器

乙公爵



作乙公

右乙公爵銘三字劉燕庭方伯傳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
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按史記齊太公世家丁公呂
伋子曰乙公得

美爵



美作乃祖
可公尊彝

右美爵銘八字在腹內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遣妊爵



遣妊

右遣妊爵銘二字器見蘇州據濬益手拓本摹入積古齋
款識有爵銘與此同而非一器誤釋為史子母壬四字今
按上一字作楮為赭之省文下為妊女姓也經傳作任詩
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國語曰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韋
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又按薛亦奚仲後左隱
公十一年傳公使請於薛侯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
任齒是也後世以妊為妊娠字說文妊孕也經傳因此通
改為任不復知妊為本字矣

戈之爵



戈之

右戈之爵銘二字器見京師據瀋益手拓本摹入戈字見前卷戈叔鼎此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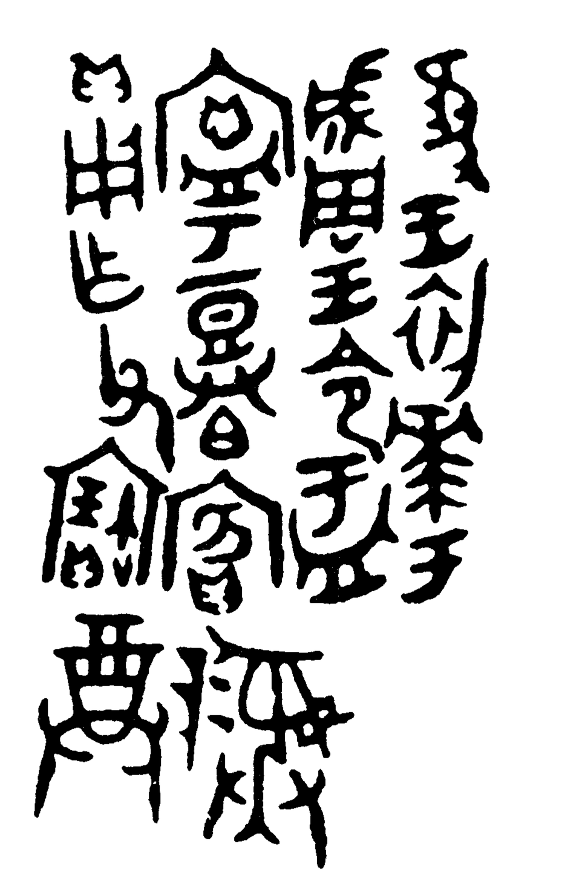
虒爵



虒作寶
尊彝

右虒爵銘五字在腹內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虒从虎从巳巳為耳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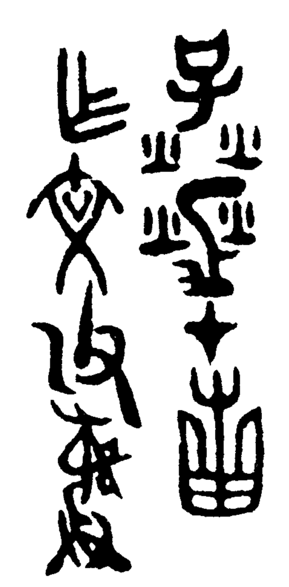
盂爵



隹王初賁于
成周王命盂
寍鄧伯賓　彝
貝用作父寶尊

右盂爵銘二十一字在腹內長洲毛叔美慶善舊藏器爵文之最多者與盂鼎為一人所作初下一字以饋字偏旁銘文作㚇證之似是古文賁异與鄧盂壺銘文同亦鄧字也寍義為安寍鄧伯賓貝與䍜卣䍜安尸伯尸伯賓䍜貝詞意並同

子燚兕爵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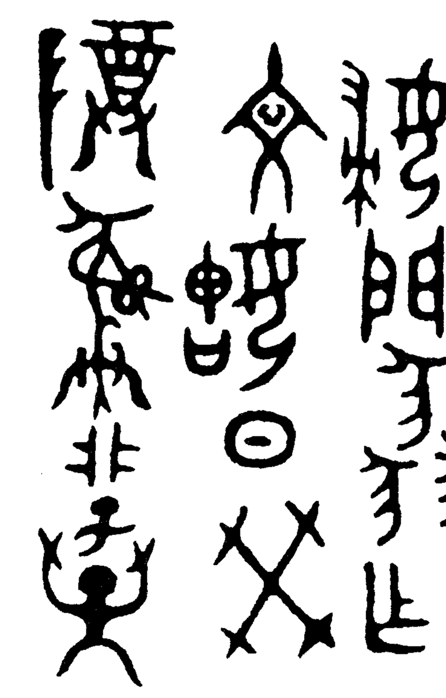
子燚在邦
作文父乙彝

器

釋同

右子燚兕爵并蓋銘各九字阮文達公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積古齋款識錄為兕觥蓋銘彝器銘子二字皆有失誤今重摹訂正原釋以次字為手持二炎定為燮按此文从焱从足形不从手釋燮非是

婦闆兕爵





蓋　婦闆作
文姑日癸
尊彝析子孫

器　釋同

右婦闆兕爵幷蓋銘各十二字分文各一字陳壽卿編修

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蓋作犧首形與前一器並同編脩亦從文達原釋定為兕觥濬益按阮釋以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説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柱無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辨周禮閭胥鄭注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説文觵兕牛角可飲者也二説之誤其論辯矣然以馮氏金索所載蔣伯生大令舊藏之古兕觥證之其器正作牛角形端為牛首特鑄銅而非以兕角為之當即詩之所謂兕觥而此二器乃兕爵左傳昭公元年虢之會鄭享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所舉之兕爵是也文與前卷婦闆卣銘同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録

三代器款識

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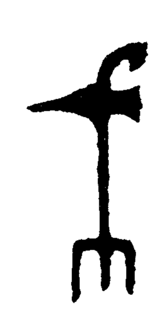
立瞿觶



立瞿形

右立瞿觶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立瞿觶二



釋同

右立瞿觶銘同前濬益所藏器文與前器銘内皆無穿應是瞿辥氏款識多誤釋為立戈而又甲鼎銘又釋為子謂子字或作立戈或作横戈皆所以銘武功説尤乖謬豈以子與戈為一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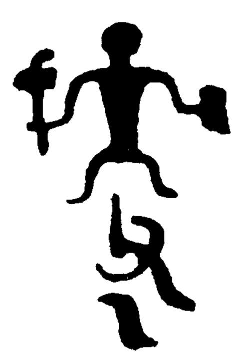
執戈觶



子執戈形

右執戈觶銘一字據馬傳巖手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阮文達公所藏觚銘文正同戈作雞鳴形與考工記冶氏注相合說詳戈祖辛鼎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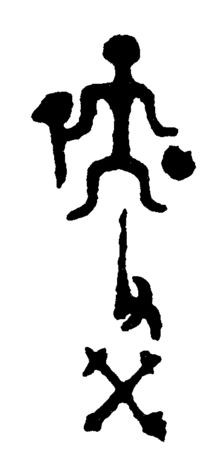
執干戚父乙觶



子執干戚父乙

右執干戚父乙觶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禮記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孔疏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又左昭公十二年傳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注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持斧父癸觶



子持斧父癸

右持斧父癸觶銘三字與下二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編修釋首字為提卣執柯形按詩伐柯如何傳曰斧柄也說文同此右手所執似矣惟提卣義與斧柯不相屬今姑闕疑書饔飧鼎銘亦字與此左手所提正同疑釋饔飧形殊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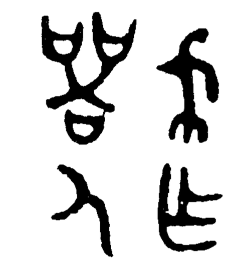
子立刀觶



子立刀形

右子立刀觶銘二字陽識按立刀形彝器習見執刀父戊觶刀作圓首反曲如鉤蓋刀之最巨者此與潘尚書所藏之立刀爵皆銳首疑即唐時所謂陌刀新唐書李嗣業傳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高仙芝署為陌刀將然其名蓋起於闞稜新書稜傳云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陌刀是也

立戈器觶



立戈形 作
器 刀

右立戈器觶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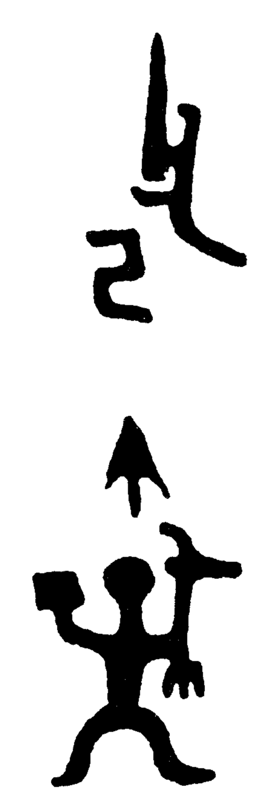
韜戈父乙觶



戈在
櫝形 父乙

右韜戈父乙觶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象形習見阮文達公釋為戈在櫝形按禮記少儀戈有刃者櫝孔疏曰謂戈之有刃者以櫝韜之又樂記武王克殷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此文六出似首尾與四足或又虎皮之象形也

執干戈父己觶



父己

矢鏃形 子執干戈形

右執干戈父己觶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末一字為子執干戈之形禮記檀弓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是也

執刀父戊觶



子作父戊彝
龍形 虎形 山形 手執刀形

右執刀父戊觶銘九字半蝕者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虎上殘畫為龍形筠清館錄失摹又手執刀形下半亦闕摹今并補龍虎山形器文習見未審何義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謂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按此言韍服畫文之義銘於器者意或取此亦未可知

執中觶



右執中觶銘一字反文據攈古録金文摹入此文為彝器銘習見惟此作傳形為異

手執中

荷貝女觶



右荷貝女觶銘二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荷貝形亦彝器所習見皆作□此作□渻文

荷貝形女

禹形觶



右禹形觶銘一字據唐鷁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禹形

斝形觶



右斝形觶銘一字據濬益所輯舊拓本參以趙素門拓本摹入此銘積古齋款識誤編入彝類名雙矢彝釋為雙矢在架形謂雙矢所以旌武功吳侃叔則以為矢鏃聯屬取合族之義說更穿鑿今審此字乃斝之象形上為雙柱三畫下垂象其足中畫右出下屈向左象其鋬正古文斝字與林父敦銘□字同而小異按說文斝玉爵也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从斗□象形（从段氏注改定）與爵同意段大令曰斝

斝形

从鬯从又而𠕁象形斝从斗而冂象形故云同意也此三爵者其狀各異今惟爵有存者耳濬益按斝於後世亦習見特不如爵之眾多段氏蓋未嘗攷索古器故有此說然其所改正則較二徐本為勝余初見陳壽卿編修箸錄謂彝器文未見斝字光緒辛巳五月自天津泛海訪壽卿於濰談次舉此銘相證殊不謂然後在京師質諸伯寅尚書乃大驚喜矜為妙悟信乎文字之見各有意識非可强同也是時尚書供奉
南齋退食之暇手札往來殆無虛日有時遣閽使者立馬以俟或臥病則於枕側為釋文以報其恆也今尚書久歸道山後來所得無可取證讀江令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之語不勝人琴之慟矣

爵形父乙觶



爵形父乙

右爵形父乙觶銘三字李方赤方伯所藏器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筠清館録以此器為舉釋首一字為兕形按此器仍是觶首一字自是爵之象形釋兕形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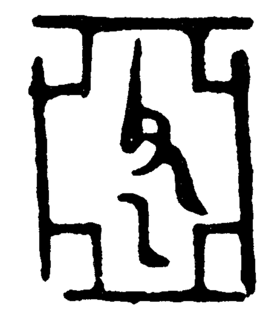
執爵單觶



手執
甾爵觶形

右執爵單觶銘四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載長安獲古編據拓本摹入此文彝器銘習見薛氏款識有鷄單彝銘釋為旗鷄單謂單為單子旗為單穆公之名王復齋款識所載番陽洪景裴藏卣銘文並同積古齋款識從吴侃叔改釋旗爵單謂此字从雀形从又當作爵周景王時單穆公名旗荀子壽于旗翼即箕翼其箕本字也濬益按釋爵是也以甾為旗既未確又從薛氏舊說傅會為單穆公之名尤為穿鑿今以前卷所録父己卣銘證之文作𠙹上一字省作𠙹中無爵形與薛書旗單父乙鼎銘作𠙹同而筆迹小異或以為上象揚觶之形又謂為角之象形以角从單為篆文觶字所本亦恐未確按說文部首甾之篆文作甾與此文正合自應釋甾字以單為觶則薛書所引王楚舊釋是甾下乃爵觶之象形而此銘手杜其右與鷄單彝洪氏卣二銘又杜爵下者並殊今釋為手執爵觶形者古燕飲有取爵奠爵舉觶受觶諸儀而主人酬賓賓酬主人又先有降洗爵觶之舉說文謂東楚名缶曰甾置缶於前所以盛水備洗側其形者傾水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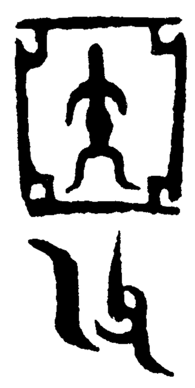
亞形父乙觶



右亞形父乙觶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亞形中父乙

亞形父乙觶



右亞形父乙觶銘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亞形中為尸形說見前亞形父癸尊銘釋

亞形中大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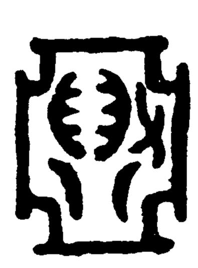
亞形父辛觶



右亞形父辛觶銘四字曹秋舫舊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舊皆釋亞中為弓矢形或有疑弓當釋舟者余謂釋舟是也惟舟旁矢形無所取義今改釋俞以曾伯俞父瑚俞作𦨕又小臣𣄰尊𦨕字與此正同證之可見

亞形中俞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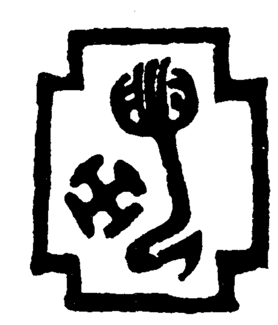
亞形父貝觶



右亞形父貝觶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貝八者一朋數也說詳駿卣彥敢二釋按薛氏款識父貝觶銘亞形中文與此同薛氏以貝八為一字但釋為父貝且云稽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書其名也由未解其義故有此曲說

亞形中貝八父

亞形舉觶





蓋 亞形中若癸

器 舉

右亞形舉觶并蓋銘共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亦名為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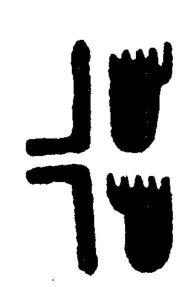
秉仲丁觶



秉仲丁

右秉仲丁觶銘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足迹矩形觶



足迹形 重矩形

右足迹矩形觶銘四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此字見于鼎銘謝字蓀王釋為衍之字文足行其中此說

行從道未可知

舉蝠觶





蓋 舉蝠

器 釋同

右舉蝠觶并蓋銘各二字據筠清館金文錄摹入原釋以此器為舉以文為蝠羹今遵西清古鑑釋𠂤為蝠與後父乙父丙二觶銘文同而繇簡殊異

子犧觶



子
犧形 俎形

右子犧觶銘三字器見上海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犧爵銘阮文達公釋為犧形俎形其説曰犧陳俎饋奠之義禮明堂位俎殷以椇鄭注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此俎前二跗正横曲如枳句是椇俎形也濬益按此文與爵銘正同俎下二跗曲亦如之故從文達説釋為椇俎中作三點蓋象鼎與籩豆之形

子負橐觶



父
子橐形
黼裳形

右子負橐觶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㯥字亦見辟㯥父尊今釋為橐者説文橐囊也从𣠮省石聲囊橐也从𣠮省𡕾聲二字互相訓段氏注曰大雅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高誘注戰國策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囊者言實其中如瓜瓤也橐者言虛其中以待如木櫜也此文正从束中横二格虛可受物之形蓋取子能負荷以繼其父之世官故作黼裳形於下以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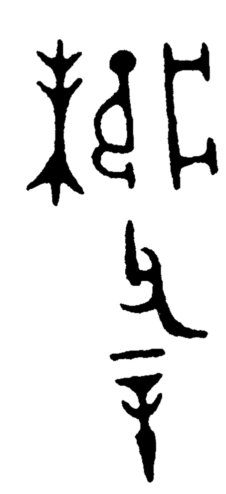
子犀祖乙觶



犀形 祖
子 乙

右子犀祖乙觶銘四字據筠清館金文録摹入説文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从牛尾聲近泰西人合信著博物新編其言曰犀之為獸小於象而大於牛類有兩種一為獨角一為雙角生於鼻準之上此文正象鼻上生角之形與其所繪圖並合是犀形無疑也泰西人圖繪皆由目睹其繪犀只獨角一種無雙角者疑所稱雙角一種亦如説文一角在頂之説并出傳聞之誤

子析父辛觶



析
子父辛
未

右子析父辛觶銘五字據攈古録金文摹入

雞彝形父丁觶



雞彝形口弄
車形父丁

右雞彝形父丁觶銘六字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首一字與持杖父辛尊末一字同皆象形而繇簡微異第二字不可識第三字為兩手拱豆之形說文弄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此省肉或是豆之異文中有點象豆之有實與說文所收古文𣅀同意

詹諸形父己觶



詹諸形父己

右詹諸形父己觶銘三字與下一器皆吳平齋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

雙爵父辛觶



雙爵形父辛

右雙爵父辛觶銘四字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雙爵父辛觶銘文同而器異當是一人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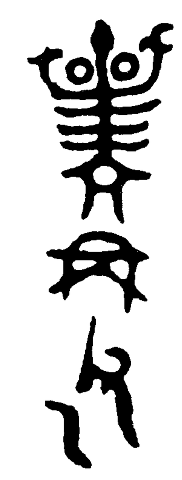
羊父辛觶



羊父辛

右羊父辛觶銘三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蝠舉父乙觶



蝠舉父乙

右蝠舉父乙觶銘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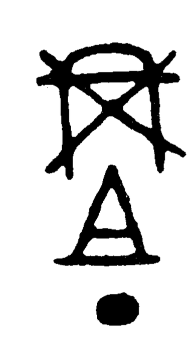
舉蝠父丙觶



舉蝠父丙

右舉蝠父丙觶銘四字據吳子苾閣學拓本摹入

舉祖丁觶



舉祖丁

右舉祖丁觶銘三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

舉父己觶



舉父己

右舉父己觶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舉丁觶



舉丁

右舉丁觶銘二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聿貝父辛觶



聿貝父辛

右聿貝父辛觶銘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銘與潘尚書所藏卣同文聿下三畫分布小異說詳前卷聿角銘釋

罕父辛觶



宀下立刀形肉形 罕父辛

右罕父辛觶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宀下左為肉形右為刀形禮記禮器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疏曰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按此刀形與鸞刀父乙鼎鸞刀母卣二器文異又左有肉形當即所謂割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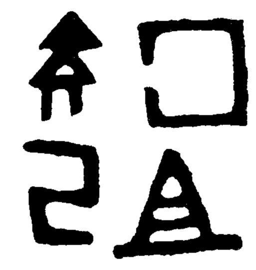
子父丁觶



□子作父丁

右子父丁觶銘五字反文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編修曰第一字或釋幼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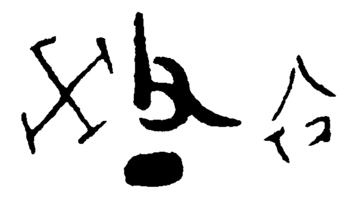
周垣重屋祖己觶



周垣形　祖
重屋形　己

右周垣重屋祖己觶銘四字說文寏周垣也或體為院廣雅釋室云院垣也此文正象院牆之形文選西京賦繚亙緜聯四百餘里薛注曰苑之周圍也善曰西都賦之繚以周牆也重屋形詳重屋觚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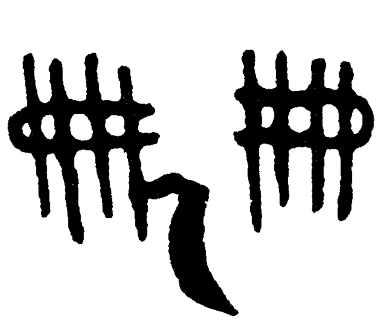
父丁癸觶



口　父丁　癸

右父丁癸觶銘四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此銘在圈足內父丁二字鑄款其左右二字則刻款後增者也右一字不可辨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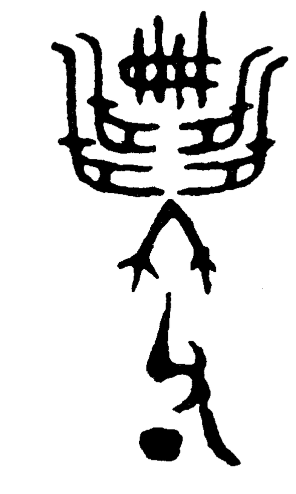
冊冊乙觶



冊　乙　冊

右冊冊乙觶銘三字據張叔未孝廉手拓本摹入說文部首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又部首乙玄鳥也段注改為燕燕乙鳥也云燕燕見前篇元鳥二字淺人所增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段氏改呼為謼注曰舊作呼今依韵會正謼者評也號也山海經說鳥獸多云其名自號燕之鳴如云乙燕乙雙聲莊子謂之鷾鴯鷾亦雙聲也既得其聲而象其形則為乙燕篆象其籥口布翄枝尾全體之形乙篆象其于飛之形故二篆皆曰象形也本與甲乙字異俗人恐與甲乙亂加鳥旁為鳦則贅矣本音烏拔反十五部入於筆切者非是濬益按二字篆形正同說文分為二部其義各別徐楚金則謂其形舉首下垂與甲乙字少異今以彝器銘文證之十千字最為習見其乙篆皆作乚并其仰首騫腹翹尾之形而此文尤與元鳥形似蓋燕篆為正面之形象其集段氏以乙篆為側面之形象其飛乙篆為側面之形象其集段氏以舊本無別乃改篆文為乚謂象于飛之形翄開首竦橫看之乃得不知二字古正以同形相通段小篆與始析為二亦如戊戉二字彝器文本一字也

奉冊父丁觶



奉冊形 益父丁

右奉冊父丁觶銘六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奉冊形與奉冊匜銘同說詳匜銘釋

禹木父辛觶



蓋 禹木父辛冊



器 釋同

右禹木父辛冊觶并蓋銘各五字器出河南偃師常熟王
蓉洲觀察憲成所藏據拓本摹入觀察得此觶名曰商彝
拓銘繪圖廣徵題詠葉東卿兵部朱建卿助教并有釋文
濬益按首一字亦禹之象形禹下木取亯𩢿之義兵部釋
冂為丙助教釋鼎形均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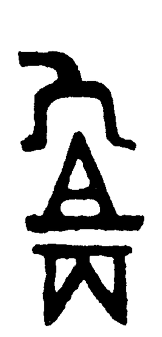
舉爵祖戊觶



舉爵形祖戊

右舉爵祖戊觶銘三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
拓本摹入編修曰乚或曰兕兕入水不出亦示戒也濬益
按此乃舉爵之象形也古文爵本取象於雀前有流象其
味與項中象其腹後象其尾下象其足其飛也則斂足向
後爾雅釋鳥鵲鶪醜其飛也翪說文作嵏云斂足也下即
引爾雅此語故舉爵之形象之其或作乚或作乚皆省文
益舉酒屬客酬酢往來有如飛鳥後世文字或曰飛觴曰
飛觥意本諸此亦戒說非也

覆爵祖丙觶



覆爵形祖丙

右覆爵祖丙觶銘三字此兀正前器乚之省文覆之以象
洗爵之形也詩行葦洗爵奠斝箋云進酒於客曰獻客荅
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覆爵父辛觶



覆爵形父辛

右覆爵父辛觶銘三字據馬傳巖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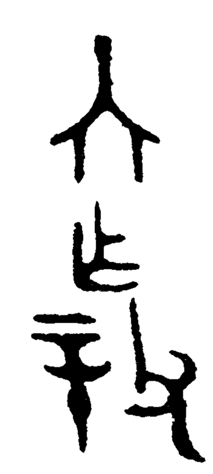
覆爵父乙觶



父乙覆爵形

右覆爵父乙觶銘三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此覆爵形在下與前器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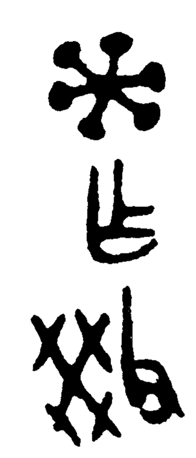
屋形父辛觶



屋形作父辛

右屋形父辛觶銘四字據韓小亭觀察所輯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

車輻形父癸觶



車輻形作父癸

右車輻形父癸觶銘四字據趙素門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與陳編修所藏祖癸殘卣末一字同按考工記輪人輻也者以為直指也周髀筭經車輻引繩就中央之正以為轂注曰以圜度為輻後漢書班彪傳下注曰輻湊如輻之湊於轂此字或車輻之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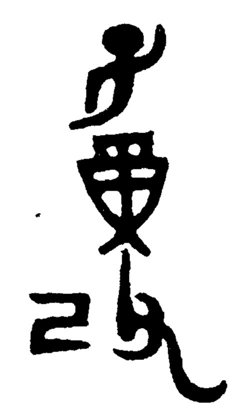
大豕形父甲觶



大豕形父甲

右大豕形父甲觶銘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子尊形父己觶



子尊形父己

右子尊形父己觶銘四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子下為壺尊之象形編修釋為孫之異文非是

父丁觶



父丁

右父丁觶銘二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載長安獲古編據拓本摹入

父丁觶



釋同

右父丁觶銘同前器據韓履卿都轉所輯拓本摹入

父辛觶



父辛

右父辛觶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丁女觶



蓋 丁女



器 釋同

右丁女觶并蓋銘各二字濬益所藏器按近時所見古觶器蓋全者甚罕此器外惟王蓉洲觀察鼒木父辛觶而已大抵觶皆侈口其蓋皆弇口相銜處至淺不能如壺卣諸器直口者之深固故出土時每多散失非本無蓋者也觀此全器可知其概

子父乙觶



子父乙

右子父乙觶銘三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録此器誤編爲鼎今以徐籀莊拓本題記訂正子傳形

子父庚觶



子父庚

右子父庚觶銘三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編修曰古厚渾淪如今羊豪大筆書

子父癸觶



子父癸

右子父癸觶銘三字陳朗亭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子父癸觶



釋同前

右子父癸觶銘同前器據韓小亭觀察所輯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觶下 豐 斝 觴

子孫觶



子孫

右子孫觶銘二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并據拓本摹入

子孫父乙觶



子孫父乙

右子孫父乙觶銘四字

子孫父乙觶



釋同

右子孫父乙觶銘同前器

子孫父丁觶



子孫父丁

右子孫父丁觶銘四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觶



析木形子孫

右析子孫觶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筠清館已錄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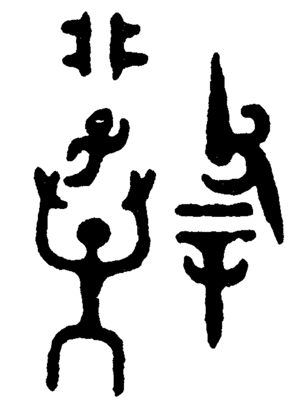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乙觶



析子孫父乙

右析子孫父乙觶銘五字據趙素門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所錄有二銘一為張叔未藏器與此并同釋為父己今按此文仍當釋父乙乙為雙鉤文釋己誤也

析子孫父辛觶



析子孫 父辛

右析子孫父辛觶銘五字左行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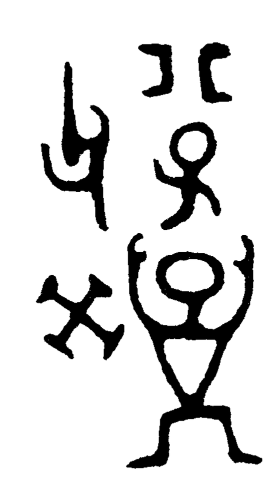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丁觶



析子孫 父丁

右析子孫父丁觶銘五字與下一器皆葉東卿兵部所藏筠清館已錄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析子孫父癸觶



析子孫 父癸

右析子孫父癸觶銘五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此[illegible]為非之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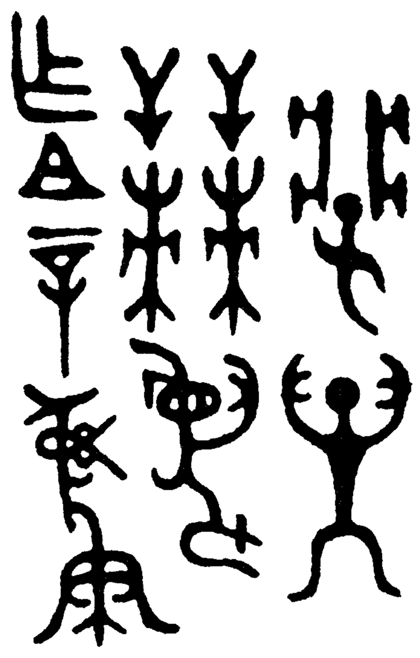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癸觶



釋同

右析子孫父癸觶銘同前曹秋舫所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祖辛觶



析子孫
□棘□
作祖辛彝

右析子孫祖辛觶銘十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弟二行首一字或釋為雙矢之倒文按矢之倒文當作[illegible]此非是應鬫棘下似人以手掩面之形毛公鼎有[illegible]字與此同意疑是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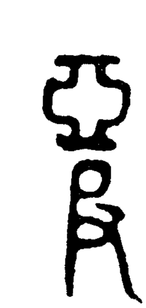
癸觶



癸

右癸觶銘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亞服觶



亞服

右亞服觶銘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有此銘文同而非一器篆文作𠬝說文云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節也

東觶



東

右東觶銘一字陽識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說文東分別簡之也漢書功臣表遴東布章晉灼曰東古簡字簡少也按銘東於觶豈以少飲亦戒如觚之取義於寡歟與東豆之為作器人名者異說互詳東豆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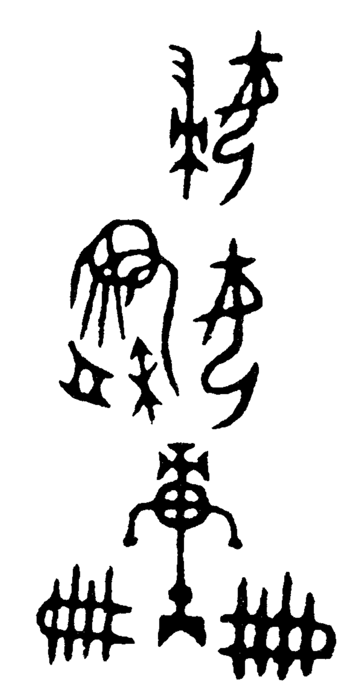
叔觶



叔作

右叔觶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叔為彝器銘習見字皆古文象形篆文作尗說文云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按許君此語乃古訓與古文字正合當是史籀大篆十五篇之辭以說尗字殊不見象形之意經典通作叔又作菽詩采菽箋云菽大豆也齊民要術引楊泉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蓋豆之為物其類不一然莖生者為多故楚辭曰菽藟兮蔓衍是也此文正象其莖衍有所攀坿之狀其端三角象豆莢是為豆生之形故說文云然然說文無菽字又與叔異義彝器文只作叔引伸為伯仲叔季之偁詩七月亨葵及菽釋文菽本作叔生民蓺之荏叔禮記檀弓啜叔飲水釋文皆曰叔或作菽管子戒篇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房注戎叔胡豆據此知菽為後世俗字以叔觶銘證之則叔又尗之孳乳而生者說互詳觚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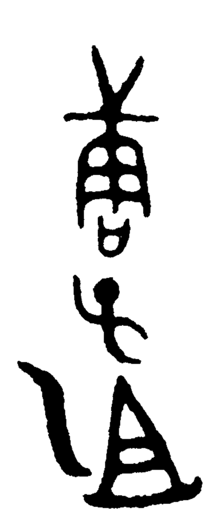
婦女庚觶



婦女□庚冊冊

右婦女庚觶銘六字不可識者一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編摹入

唐子祖乙觶



唐子祖乙

右唐子祖乙觶銘四字嘉興楓涇蔡氏舊藏器據吳聖俞大令咨所輯拓本摹入此器積古齋款識已錄誤以為商又謂此唐為商之唐君蓋由列此為商器故也按周成王滅唐以封太叔至子燮父改國號曰晉而周又自有唐侯春秋時常屬於楚今南陽唐縣是其地也

虘父丁觶



虘父丁
作爯

右虘父丁觶銘五字與下三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編修釋虘為子魚二字爯為舉按周禮序官䱷人字从攴釋文云䱷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魰又音御此消攴與兮伯吉父盤[罒畐]虘字同又讀為魯齊[阝韋]子紷鎛鐘保虘兄弟當即保魯之通段作為倒文

才父乙觶



才作父乙
尊彝

右才父乙觶銘六字說文部首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徐楚金曰上一初生歧枝也下一地也段大令曰一謂上畫也將生枝葉謂下畫才有莖出地而枝葉未出故曰將艸木之初而枝葉畢寓焉人生之初而萬善畢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蘊也按二說正相反今以篆文在从土才聲證之彝器銘在皆作十即才之古文則段說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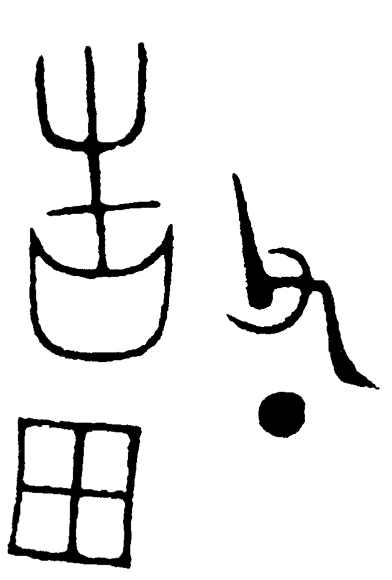
杠母甲觶



杠
冊作母甲
尊彝

右杠母甲觶銘七字首一字从木从工自是杠字儀禮鄉射禮記杠長三仞注杠橦也爾雅素錦綢杠郭注以白地錦韜旗之竿孟子十一月徒杠成音義引張音杠方橋也方言牀其杠北燕朝鮮之閒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杠說文杠牀前橫木也釋名釋車杠公也諸說不同此杠應是作器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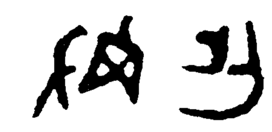
吿田父丁觶



父丁
吿田

右吿田父丁觶銘四字此器庳而大與常觶略異吿田之義不可曉已亥鼎作田吿豈以歲功吿成為躋堂稱壽之用乎

𠬝觶



𠬝作

右𠬝觶銘二字陽識反文左行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𠬝字不可識象以手持器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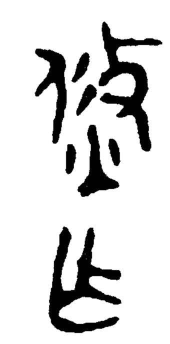
仲觶



仲作

右仲觶銘二字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中與仲為古今字為作器者之字與氏以叔觶季觶二器銘證之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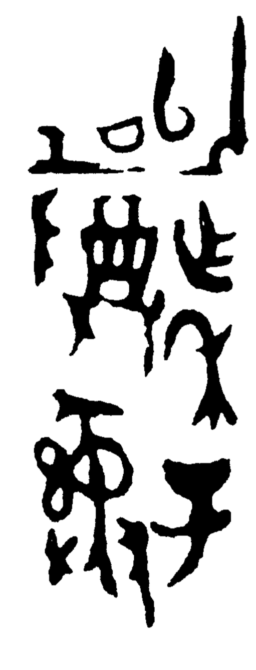
焂觶



焂作

右焂觶銘二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焂字見散氏盤銘又後魏碑誌凡悠字多从火作焂齊周隋石刻因之咸以為太武帝時所造新字之一今觀此銘是古自有焂字非始於拓跋世也

季觶



亞形中口作季口尊彝

右季觶銘闕蝕可辨者四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季字分文

父乙觶



尊彝舉
作父乙寶

右父乙觶銘七字反文左行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朕父癸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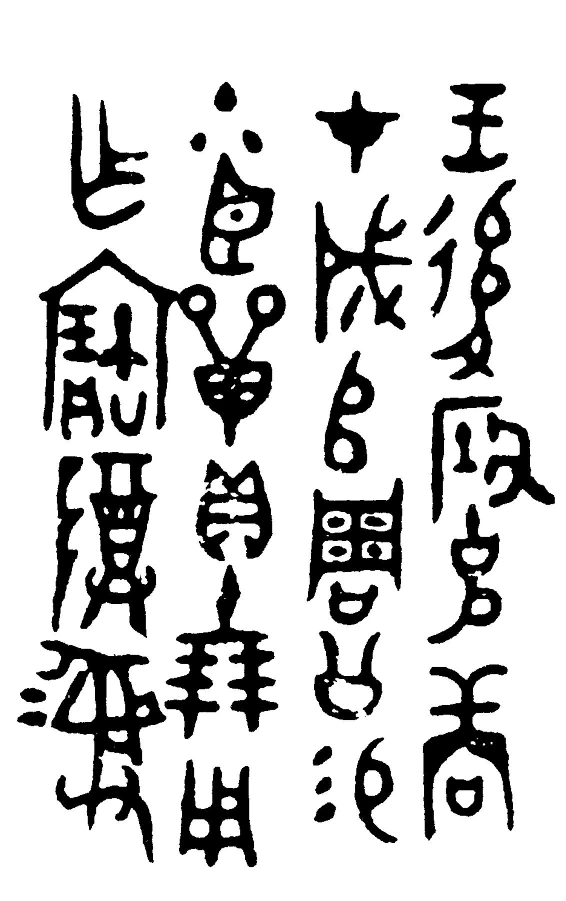


朕作父
癸尊彝

右朕父癸觶銘六字筠清館已錄不言器所在今為潘季玉觀察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云朕我也唐本玉篇云尚書帝曰有能庸命巽朕位漢書朕未有子又天子稱朕爾雅朕我也野王按自稱我也又曰朕身也朕予也史記秦始皇廿六年天子自稱曰朕蔡邕獨斷曰古者上下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臯陶與舜言朕屈原朕皇考曰伯

庸秦獨天子以為稱漢因不改濬益按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又頌朕不暇聽朕教汝考朕昭子刑其永觀朕子懷德逸周書祭公解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莊子在宥篇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濛曰朕又何知此皆古昔通稱之證後世以天子自稱遂疑秦皇自為崇重之辭今按白虎通曰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是朕者亦猶寡人不穀之謂此孤義僅存人罕徵引故尠有知此說者矣朕作父癸尊彝亦如他彝器銘文之云自作某器者同或以為與後卷朕亦皆作器人名

小臣單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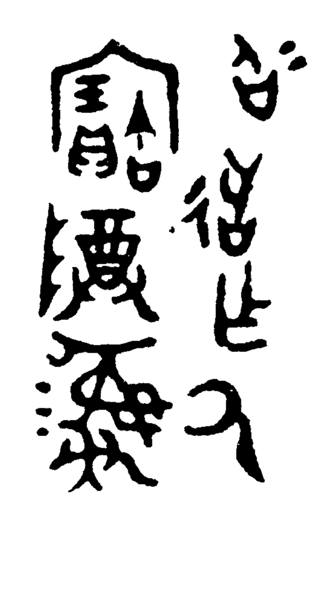


王後叚克商
在成𠂤周公錫
小臣單貝十朋用
作寶尊彝

右小臣單觶銘二十二字末一字半蝕李筌漁司馬所藏器據搨本摹入文曰王後叚克商當謂成王克武庚之事以武王先已克商故此云後也叚即假通作格書堯典格于上下說文人部後漢明帝紀皆作假于上下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言來自克商也又易家人王假有家

馬融虞翻注皆曰假大也彖下傳王假有廟荀爽陸績姚信注並同禮記禮運是謂大假鄭注亦云假亦大也若云王後大克商義亦通成阜當即成周爾雅釋地大陸曰阜李巡注土地獨高大名阜是阜與京同義疑雒邑本有成阜名因後建東都遂稱為成周以克鐘晉公盦之京阜克鼎之八阜旅鼎之盩阜證之可見按成王黜殷之後欲宅洛邑周召二公營之洛誥謂王杜新邑烝祭歲當是初莅洛邑時事厥後伐淮夷踐奄往來成周者非一此為何時雖不可攷然以後克商語徵之其杜新邑既成遷殷頑民之際乎

召适觶



召适作乃
寶尊彝

右召适觶銘七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原釋首二字為咨造今按上一字从召从二當即召字二或羨文也下一字有闕畫當是适从彳从舌為䛷之㴧文釋咨造未確

逨觶



逨作寶
彝

右逨觶銘四字陳朗亭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从足責作蹟籀文从朿作𨒪此正說文所收迹字之籀文也

戚觶



戚作彝

右戚觶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此銘筠清館已錄與戚尊同文自是一人作器說詳前卷尊銘釋

應公觶



應公

右應公觶銘二字吳子苾閣學所藏器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觶有柄制作特異

史晨觶



史晨

右史晨觶銘二字反文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晨為晨之異文見前卷令鼎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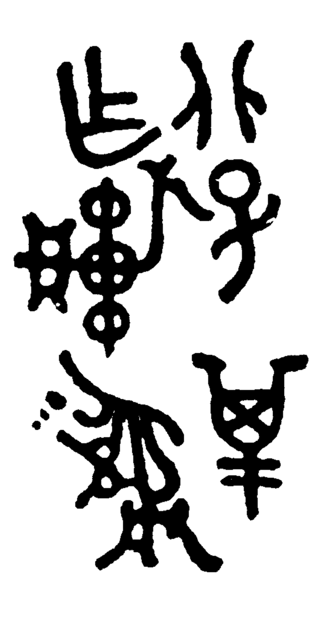
旅觶



作肇旅　倒文

右旅觶銘二字與下一器并據劉雲摶太守拓本摹入

北子觶



北子𠦒

作肇彝

右北子觶銘六字北與北伯鼎同即邶國也說文部首𠦒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此𠦒从甘說文甘古文箕是𠦒亦箕屬與畢同意疑即𠦒之異文旅从車从㫃為肇之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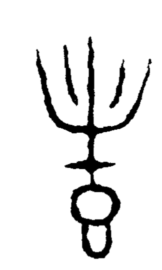
元祀觶



王元祀王用禡

右元祀觶銘六字金壇段氏舊藏器據筠清館錄摹入筠清名為商元祀觶葢本爾雅釋天商曰祀之文也按尚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與盂鼎畢段敔書祀并同是周時亦閒稱年為祀此銘為籀文自是周器曰商者誤也日知錄曰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若武王之訪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不可以尋常論今以大匡及器銘證之書祀與洪範同並無義例顧氏所言非事實也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巳聲巳已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蛇象形此文渻示為古文禡說文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从示馬聲詩皇矣是類是禡箋曰師祭也又說文禂下云禱牲馬祭也引詩曰既禡既禂（毛詩曰既伯既禱許引葢三家詩故與毛異）按詩序吉日美宣王田也此銘既籀文證以吉日之詩知王即宣王當元年即位之初已有征伐四方之志故因田獵簡車徒而作是器以禡祭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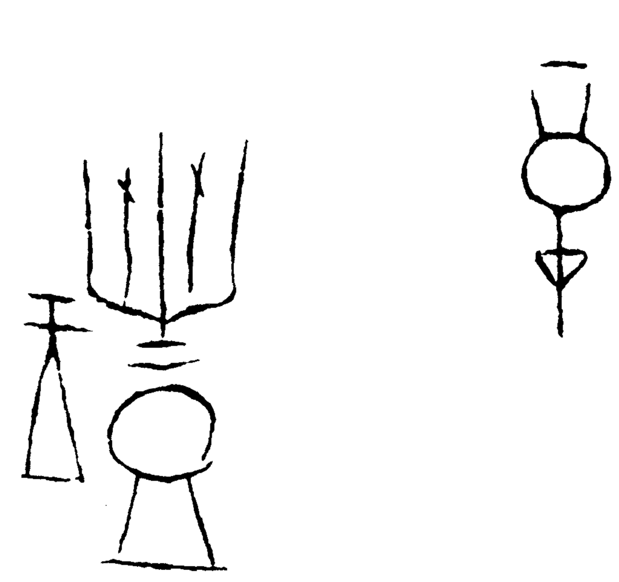
輞文豐



豐

右輞文豐銘一字陽識在背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器形正圓徑建初尺三寸二分强有邊隆起背作⊗文如車輞銘曰豐按儀禮聘禮記注豐承尊器如豆而卑公食大夫禮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大射儀注豐可奠射爵者又豐以承尊也說者以謂若井鹿盧近似豆大而卑矣據此是康成未嘗親見豐之形制所云似豆及井鹿盧疑皆未確而比兩字均有豐字自是器名此尺寸差小當為承觶奠爵之用今坿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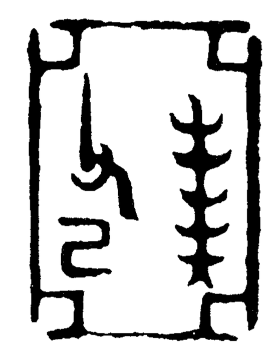
鏡形豐



口　瓚

右鏡形豐銘二字陽識在背徑建初尺四寸八分弱面背皆有邊隆起面平如鏡背有鼻鈕銘在鈕兩側右一字不可識左一字从玉作瓚葢豐之異文也尺寸視前器為鉅當是承尊所用

亞父己犧罍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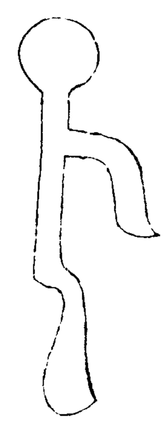
亞形中

父己

右亞父己犧罍銘四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此罍鍪作犧首形與

西清古鑑犧鍪壺同左昭公七年傳燕人賂齊以罍耳杜注罍耳玉爵按此注誤也罍與爵形制殊異其以罍耳名者蓋其飾柱耳耳即鍪如此器之犧首形是元凱殆因上文瑤甕玉櫝遂并以罍耳為玉爵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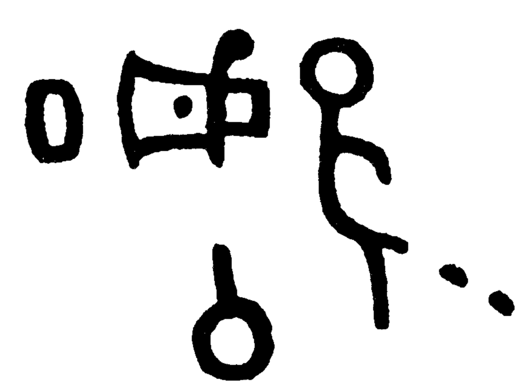
子罍



子

右子罍銘一字傳形雙鉤陽識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編摹入

子斧罍



子二

斧形

口

右子斧罍銘四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子右二點當是重文或子孫之異文斧中畫摩滅左亦象形字不可識

子孫罍



子倒形

孫主形

右子孫罍銘二字子為倒形孫為主形義不可曉此與子執斧觚作擲倒舞形者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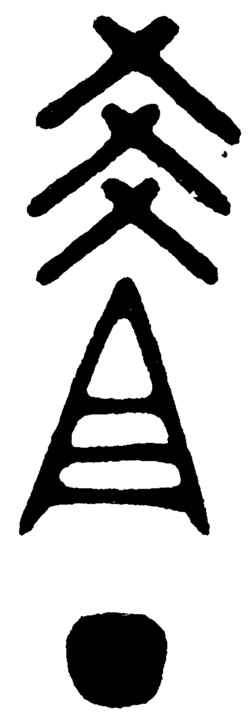
子孫斝



子孫

右子孫斝銘二字器見京師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爻祖丁斝



爻祖丁

右爻祖丁斝銘三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父癸斝



父癸

右父癸斝銘二字濬益所藏器癸字下半陷入鋬內據此知凡器之鋬皆鑄器成後增者故文為所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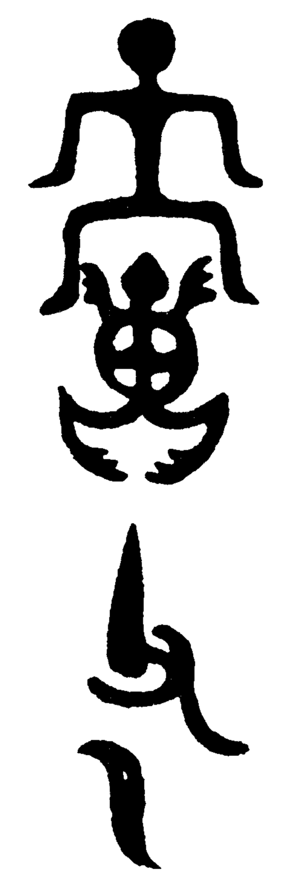
舉父乙斝



舉父乙

右舉父乙斝銘三字器見上海今歸烏程顧氏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子孫父乙觶



子孫父乙

右子孫父乙觶銘四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爲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析子孫父癸觶



析子孫父癸

右析子孫父癸觶銘五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虎父丁觶



舟虎父丁
形形作彝

右虎父丁觶銘六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作舟形虎形者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此豈虎彝有舟之義歟

皃觶



皃

右皃觶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貌或从頁豹省聲貌籀文皃从豹省此與部首同爲古文

睂乙罍



眉形乙

右睂乙罍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睂即眉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此从二目為明𠂉為眉當是眉之古文彝器銘眉壽字作𦣝為籀文皆正面象形小篆作眉則側面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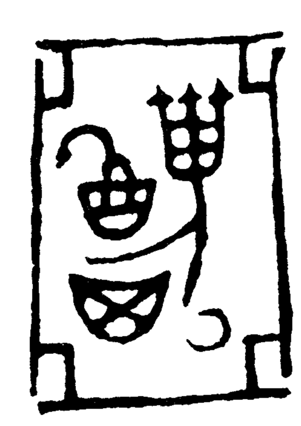
圖罍



執圖

右圖罍銘二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圖卣同文自是一人作器說詳前卷卣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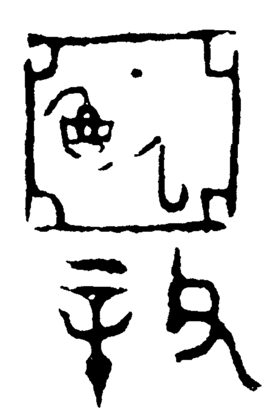
亞形觴



亞形中 紒首坐形 力尊 箙

右亞形觴銘四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此與下二器形制并同皆爵之方者依徐籀莊釋亞形諸女觴銘定為觴說詳下

亞形父辛觴



亞形中 釋同 父辛

右亞形父辛觴銘六字摩滅者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亞形諸女觴



亞形中釋同 諸女以大司子尊彝

右亞形諸女觴銘十二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筠清館已錄龔定盦禮部名之曰七月爵釋亞形下為七月為口太子䣄彝八字蓋誤以者為黍月二字以女為為字以司尊為䣄字以前卷卣銘及後甗匜銘證之不待辯可知其說之謬矣此器似爵而方四隅有觚棱兩柱四足高大於常爵徐籀莊定為觴觚之觴其說略曰案博古考古二書所載爵無有方者方爵之偁著錄家亦未曾及惟楚辭招魂實羽觴些注有觴觚也之訓因徧檢傳注如觚禮酒器也又觚寡也觚棱也觚方也觚亦方也觴酒器之總名也又觴爵名觴爵也觴酒爵也又說文角部𧣞籀文觴从爵省乃知王氏此訓是指爵之方者顧不曰觴方爵而曰觴觚也明爵之方者曰觴如鼎之款足者曰鬲不曰款足鼎也難者曰許氏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又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楚辭注分明據此二條何得云指爵之方者曰是固然矣然獨不聞尊彝器之總名而尊彝有其器乎如許氏引韓詩爵為總名而爵又有其器乎尊彝爵有其器而觴獨無其器乎漢人論彝器恆多牴牾微特犧讀為戲象鳳皇

婆娑然象以象骨飾尊其說非是即如此條韓說與說文觴受三升者謂之觚又觶鄉飲角也觶受四升觴觶實曰觴虛曰觶說又互異總之未經目見不免沿譌方今古器畢出攷禮者正好藉此以明制度而乃拘守一說窒而鮮通識者惜焉故以王氏之訓為指爵之方者而爵之方者當直名為觴耳濬益按禮記坊記觴酒豆肉以觴與豆對舉後漢書章懷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此觴自有其器之確證而說文觴从角𥏫省聲籀文𧣞从爵省下从昜𥏫昜與方為疊韵此又方爵名觴之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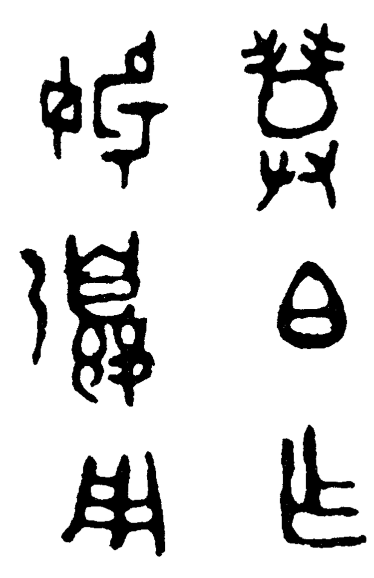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三代器款識

籩　豆　登　罌　缶　盆　甌　瓮

定遠方濬益編錄

豐伯籩



豐伯作

姒籩用

右豐伯籩蓋銘六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光緒戊子戴滄鄰景遷以此拓見寄云器形正方似簠蓋弟五字似籩疑未能定折中於余余謂釋籩是也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注曰籩竹器如豆者是其為狀與豆同但有竹木之異觀說文所收籀文籩作𠥏與簠之古文从匚並同廣雅釋詁籩方也籩之命名正以形方見義此為籩之會無疑也況籩豆同類古器既有金豆亦必有金籩或當時兼用竹故篆文从之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豈大夫以上有世祿者祭器用金其餘士庶人水土品物之薦槩用竹木歟漢潘乾校官碑邊豆用⿰阝敫字从匚漢律學僮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故籀文猶為當時通用字𦔻疑豐之異文古姒但作始此从女从㠯㠯即目鍇綜其畫為後世隸書作以之所本

東父丁豆



東彝

父丁

右東父丁豆銘四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古款識錄此器誤為東彝今訂正高澹人侍郎士奇天祿識餘曰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詩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毛本譌東為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濬益按東簡二字古通用荀子脩身篇君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注東與簡同是非譌也

婦女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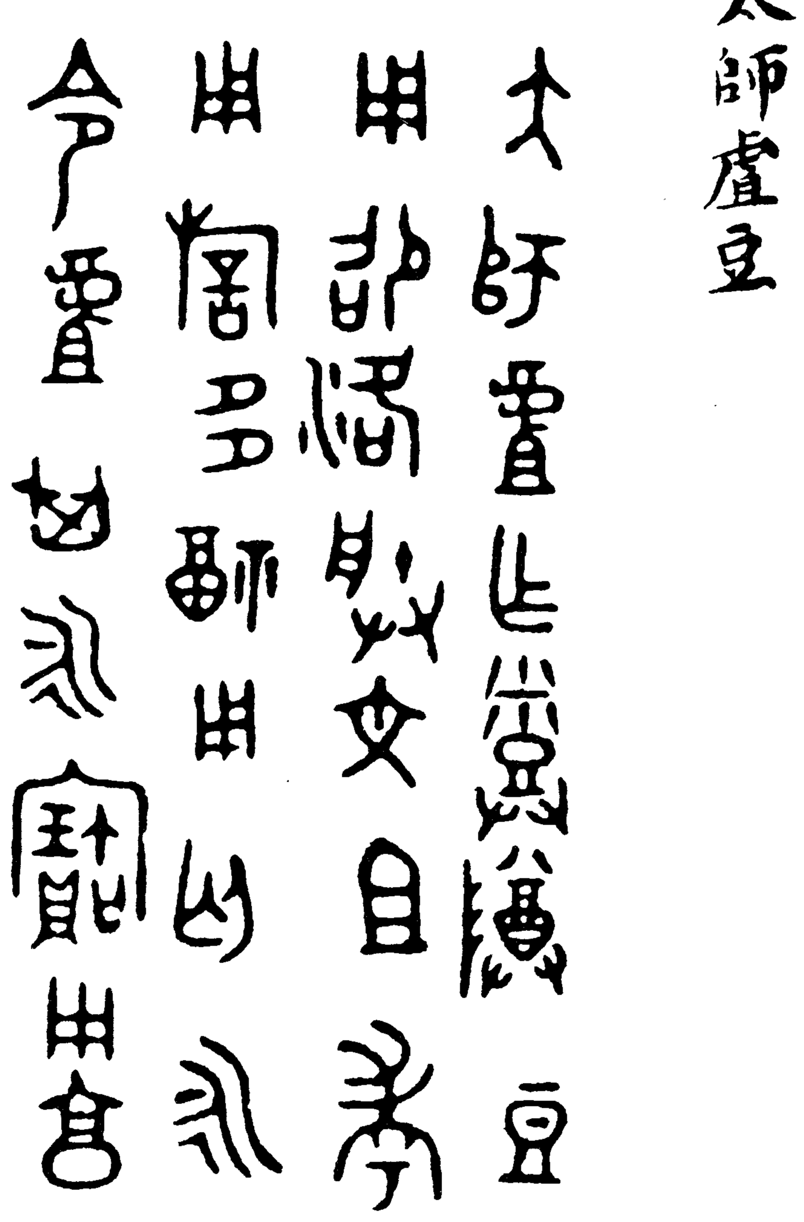


蓋　婦女口

器　釋同

右婦女豆并蓋銘各三字據海鹽張芑堂徵君燕昌手拓本摹入

太師盧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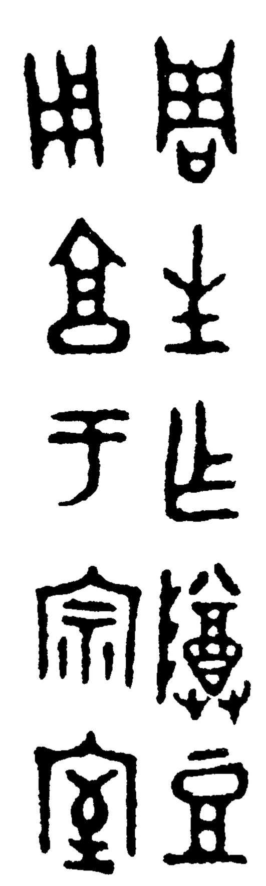
太師盧作𧯷尊豆
用昭洛朕文祖考
用旂多福用匄永
命盧其永寶用亯

右太師盧豆銘二十八字吳荷屋中丞所藏器據筠清館錄摹入中丞說曰太師盧者經傳無徵莫詳其氏系殆紀其官與名也按盧說文云虎不柔不信也此當是古祖字緐文博古圖剌公敢祖字與此正同濬益按中丞此說與

阮文達公舊釋敢文相合彝器銘盧字習見或从又作𠭯皆作器者名與字乃經傳中初不一見攷史記孔子世家黎鉏韓非子內儲說作黎且意林引韓子作黎沮左宣公三年傳鉏麑呂覽過理篇作沮麛且沮鉏三字互相通而左傳多作鉏所載如魯齊邾皆有公子鉏魯侍人僚鉏齊隰鉏宋樂朱鉏衛孔烝鉏等不可勝數是經傳之鉏即彝器銘之盧也又按汗簡引王存乂切韻組作纑說文組或从糸作祖籀文作䖑據此知盧正且之籀文且部又有𠭯字云且往也錢辛楣少詹謂即詩且往觀乎之且則𠭯又盧之緐文矣中丞釋𧯷為禮謂𧯷即豊古通禮見古文奇字按盂鼎銘𧯷豊二字前後并見畢仲孫子敢亦有豈字消然皆一字卲洛即昭格之異文彝器銘格多作各秦公

鐘作霝龢書誤盄龢鐘為黎鼎師遽敢作客師虎敢作洛庚贏卣作洛按爾雅釋詁格至也郝氏義疏曰格者假之叚音也說文假至也通作洛方言洛至也郭注洛古格字爾雅釋文亦云格字或作洛又通作假說文引虞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于上下凡書之來格格王格人格于皇天之格史記漢書俱作假儀禮又通作嘏士冠禮注今文格為嘏又通作恪逸周書小開武篇云非時罔有恪言恪即古格字此銘作洛亦以从各字得相通叚也中丞又釋㔼為訪按此字見伯㔼敢亦見古陶器此為㔼之消文當仍釋斷若釋訪則是以㔼為方執後世隸書偏旁譌誤之俗字以强說古篆矣

周生豆



周生作尊豆
用亯于宗室

右周生豆銘十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梪豆



梪豆

右梪殘瓦豆銘二字印款此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按說文所收古文豆作𣅳其下从凵今以此銘證之當作𣅳殆寫官傳鈔之誤汗簡因之并喜豐等字通改从凵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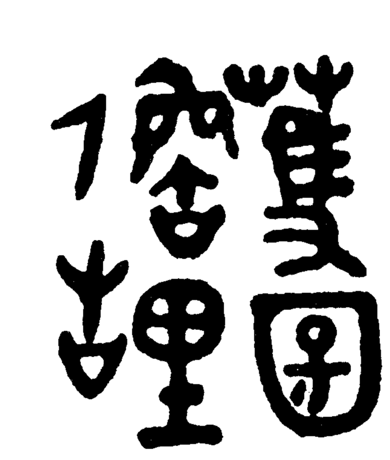
梪豆二



釋同

右梪殘瓦豆銘同前器

蒦圖匋里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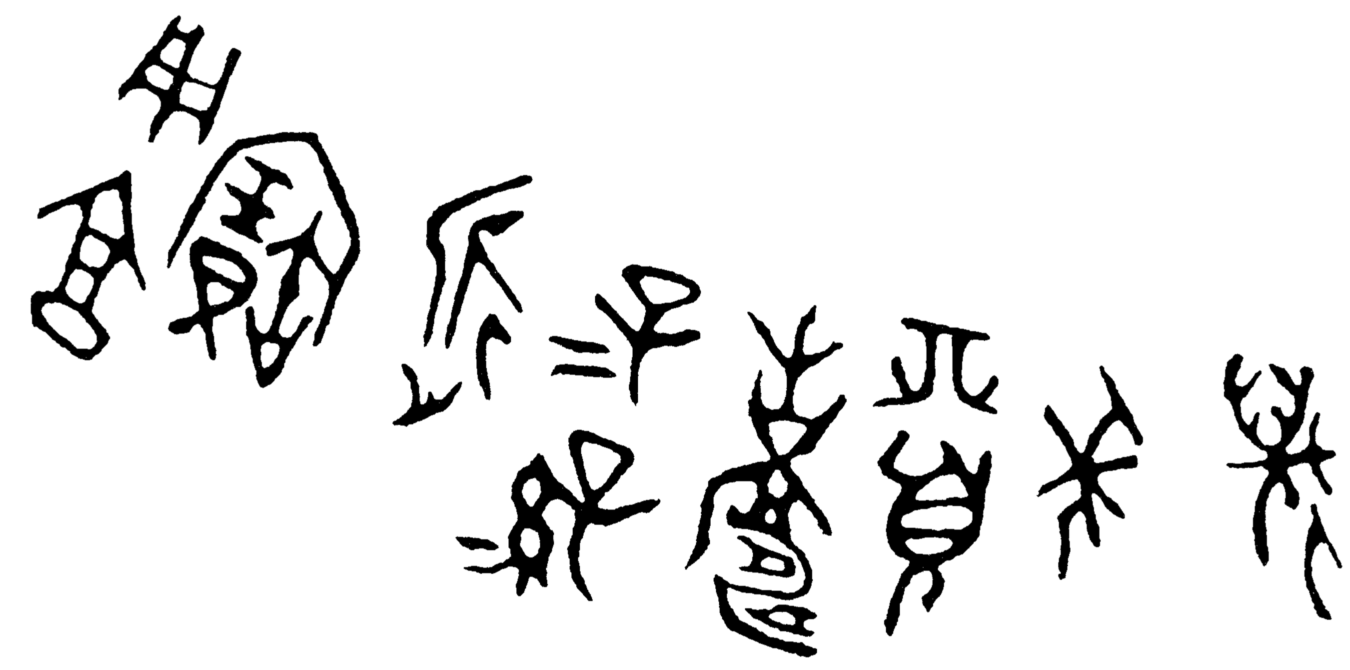
蒦圖
窑里
人出

右蒦圖匋里豆銘六字在蓋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器蓋通高一尺八寸蓋有六環文與齊地所出瓦器同蓋一時一地所鑄器也蒦字見積古齋款識叔蒦父鬲銘釋云蒦字見說文濬益按說文雈部蒦下解云規蒦商也从又持雈一曰視遽皃一曰蒦度也雈字从𦫳不从艸與此非一字阮引誤圖即陽窑即匋說見下

杞伯敏父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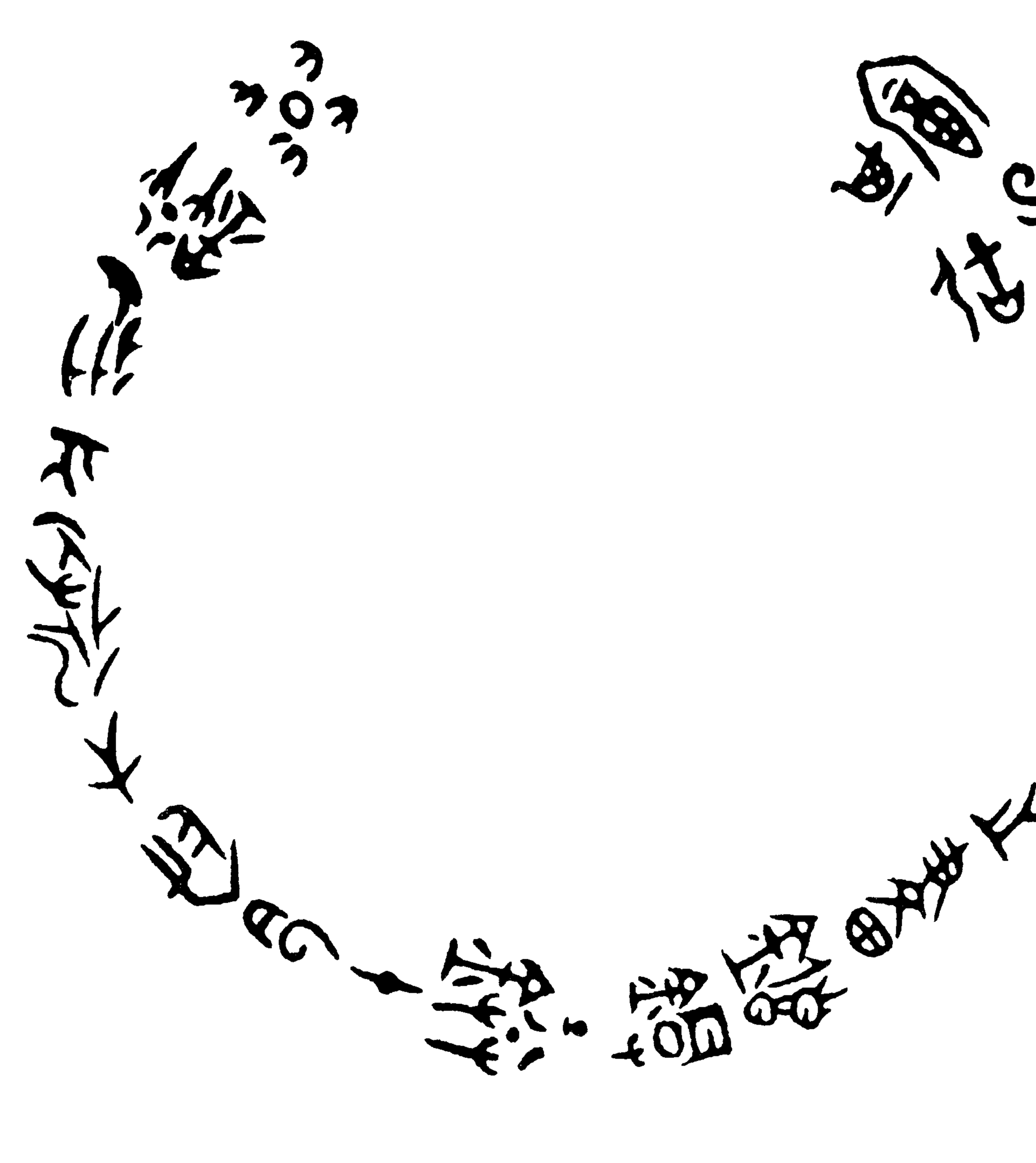
杞 伯敏 父作 邾 㜏 寶 登



萬年眉壽子=孫=永寶用亯

右杞伯敏父登銘二十一字瞿穎山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為豆釋弟七字為邾君之名謂杞作器以遷鄭國非祭器今據穎山手題拓本改定為登以邾友父鬲銘證之鬲為媵女召婕則婕自是邾國之姓其以為邾君之名者亦不辯而知其誤詳前卷杞伯敏父鼎銘釋豈為登之象形中从⼤與篆文从肉同意應是登之異文與馮曉漁大令所拓杞伯敏父盉及吳清卿中丞説文古籀補所録杞伯敏父豆二器中之盉盅二字皆止一見并孤文之僅存者

富子登



富子之上官隻之畫冂鍑鉼十台□大叙之從鉼登其𢏺

右富子登銘二十二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春秋時晉桓莊之族有富子見左莊公二十三年傳杜注曰富子二族之富强者又鄭亦有富子以孔張失位諫子產見昭公十六年傳與此銘之富子同蓋皆氏族之偁杜以富强為解恐非真寶畫下字右不審所从不可識鍑説文云鐵鉼也鉼字無攷𢏺从古疑與寶同意

亜卣登



亜卣

右亜卣瓦登銘二字印款與下六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上一字不可釋下見說文部首云卣艸木實垂卣卣然象形

城圖咈登



𩫖圖咈

右城圖咈瓦登銘三字印款說文城籀文作𩫖此首一字上从成下从亯正城之籀文特偏旁移易耳圖亦陽之異文古陰陽本字為侌昜此以國邑之名故从囗見義漢書地理志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為國莽曰莒陵按此即春秋莒國後入齊戰國時已有城陽之名不始於文帝之封朱虛侯章也又城陽國有陽都縣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

城圖咈登二



釋同

右城圖咈殘瓦登銘同前器

城圖齊登



圖齊𩫖

右城圖齊瓦登銘三字印款陽識反文左行

城圜遣登



右城圜遣瓦登銘三字印款陽識反文左行

遣 戠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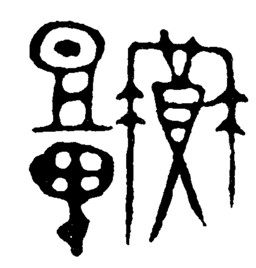
關里長登



右關里長瓦登銘四字印款

關里 長口

豆里燕登



右豆里燕瓦登銘三字印款左行燕與古泉燕四化燕六化燕字正同舊釋為寶陳壽卿編修以說文嗌之籀文𦥜形近改釋為益皆非也按此泉恆出東海之濱燕齊之地乃春秋戰國時北燕所作泉貨與說文部首燕下云籋口布翄枝尾象形之訓脗合知許君所說真古誼也今得此器以證前此箸録家以燕化為周景王所鑄大錢者可以一正其誤矣

燕 豆里

豆里燕登二



右豆里燕瓦登銘同前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釋同

義斿登



義斿

右義斿殘瓦登銘二字印款此與下十八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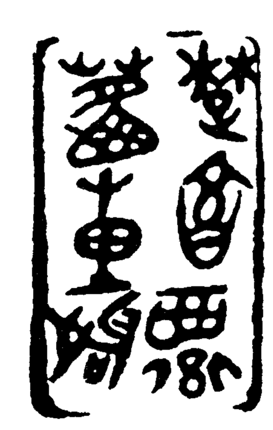
蒦里㚸登



楚𩫏鄉
蒦里㚸

右蒦里㚸瓦登銘六字印款弟二字是𩫏之省文弟三字疑鄉之異文弟四字為蒦之變體蒦里即前豆銘之蒦圜里也末一字左偏似女姑釋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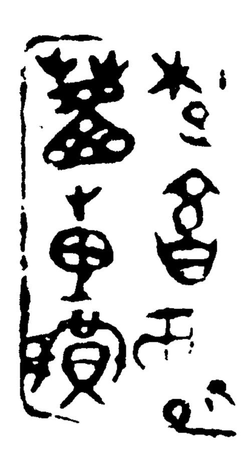
蒦里㚸登二



釋同

右蒦里㚸殘瓦登銘同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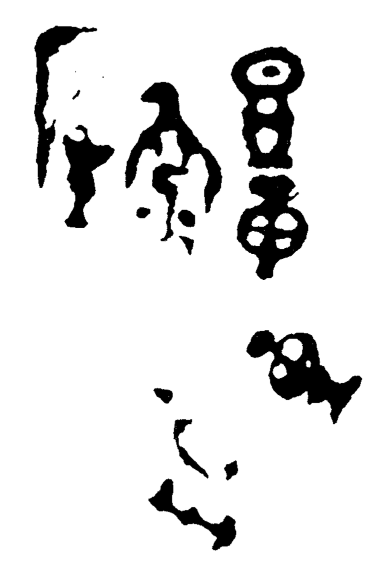
蒦里燕登



楚𩫏鄉
蒦里燕

右蒦里燕瓦登銘六字印款

豆里鍨登



豆里
鍨

釋同

右豆里鍨瓦登銘三字印款二下一印摩滅第三字左偏半滅似从金姑釋為鍨瓦器中有一器兩印者此與下邱齊辛里缶是也

豆里鍨登二



釋同

右豆里鍨瓦登銘同前器

豆里早登



豆里
早

右豆里早瓦登銘三字印款

邱齊鄉登



邱齊鄉
□里早

右邱齊鄉瓦登銘六字印款摩滅者一字第三字為前器[illegible]字之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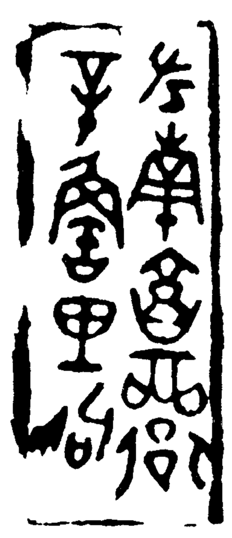
子表里登



子表
里人鼎

右子表里瓦登銘五字印款表从衣从生與鼎字皆無攷曰子表里人鼎據此知匋器印文其末一字皆人名凡不可識者悉意造之字例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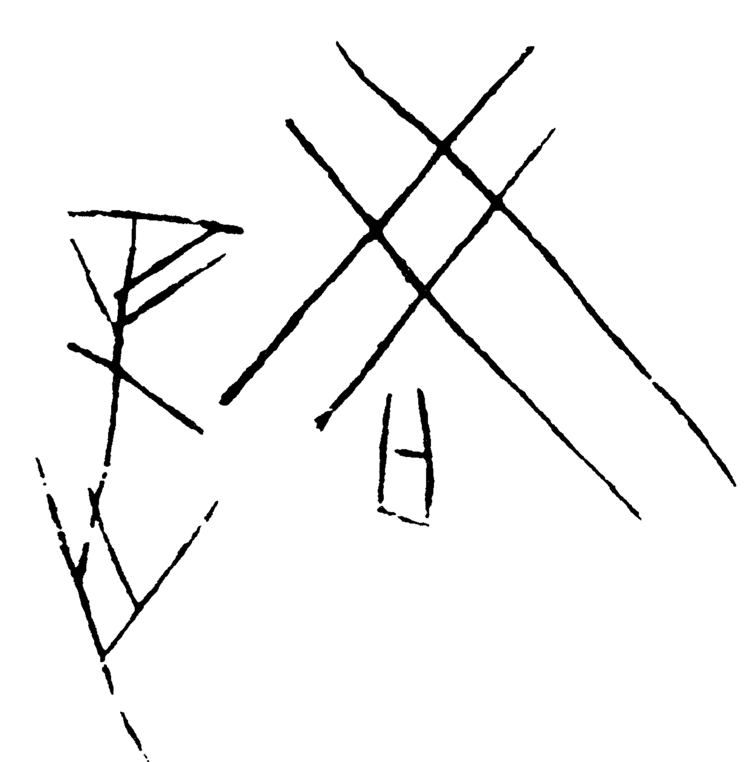
辛匋里登



左南亭鄉
辛畬里姁

右辛匋里瓦登銘八字印款畬為匋之籀文

辛匋登



畬
辛

右辛匋瓦登銘二字刻款左行按瓦登印款多在跗此在槃下特異[illegible]即辛下為羨文[illegible]則畬之省文也

興登



興

右興瓦登銘一字印款

贊登

右贊瓦登銘一字印款



贊

範登

右範瓦登銘一字印款



範

孨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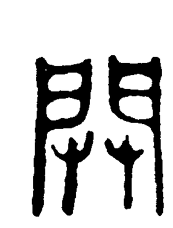
右孨瓦登銘一字印款說文部首孨謹也从三子讀若翦



孨

闢登

右闢瓦登銘一字印款按𨵄為闢之或體說文闢開也从門辟聲𨵄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𠬞



𨵄

𨊠登



𨊠

右𨊠瓦登銘一字印款說文𨊠轢也从車反聲尼展切轢車所踐也按𨊠或作碾太平御覽引通俗文石碢轢轂曰碾文選西京賦當足見碾薛注足所蹈為碾是𨊠即碾之本字也

公登



公

右公瓦登銘一字印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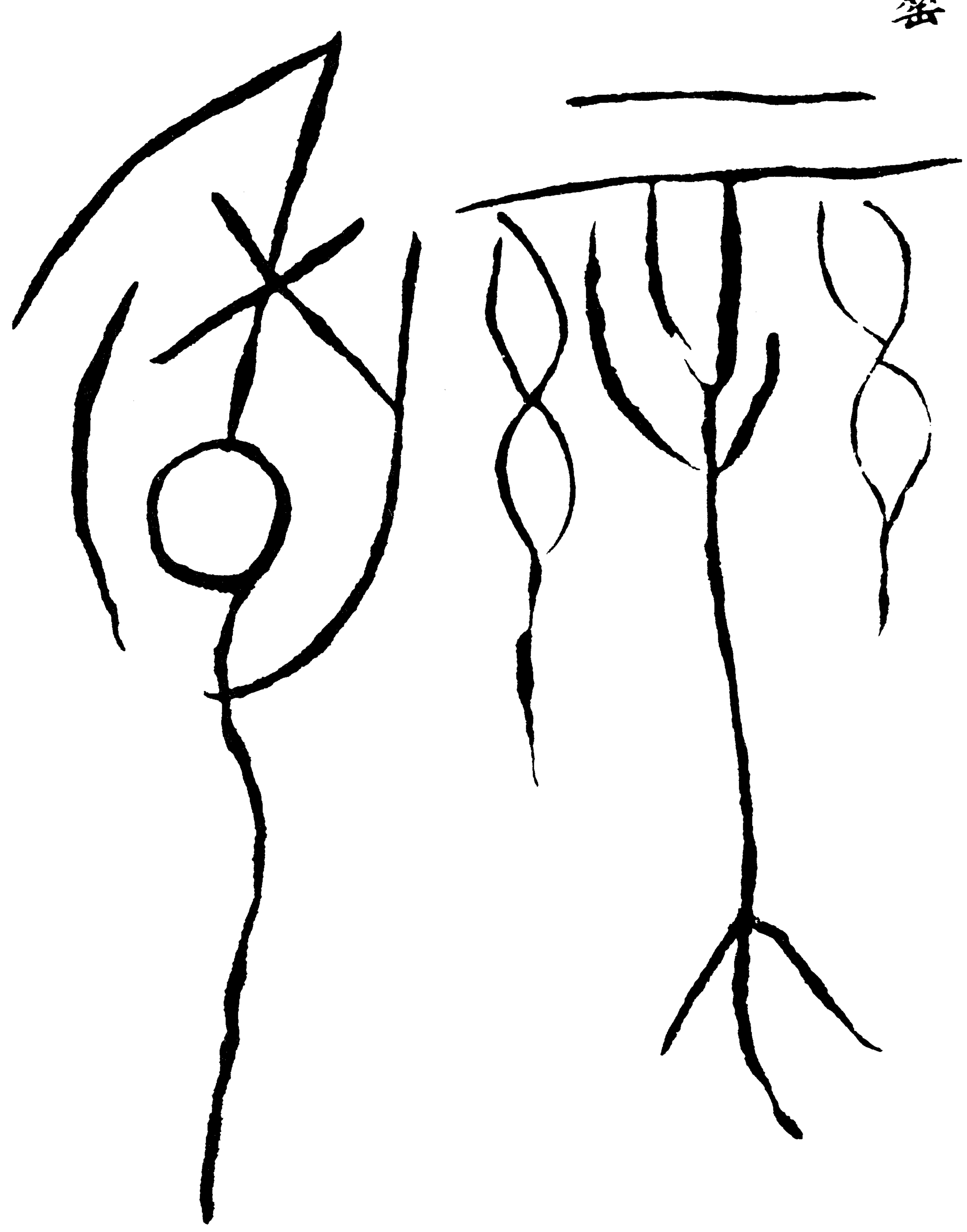
遣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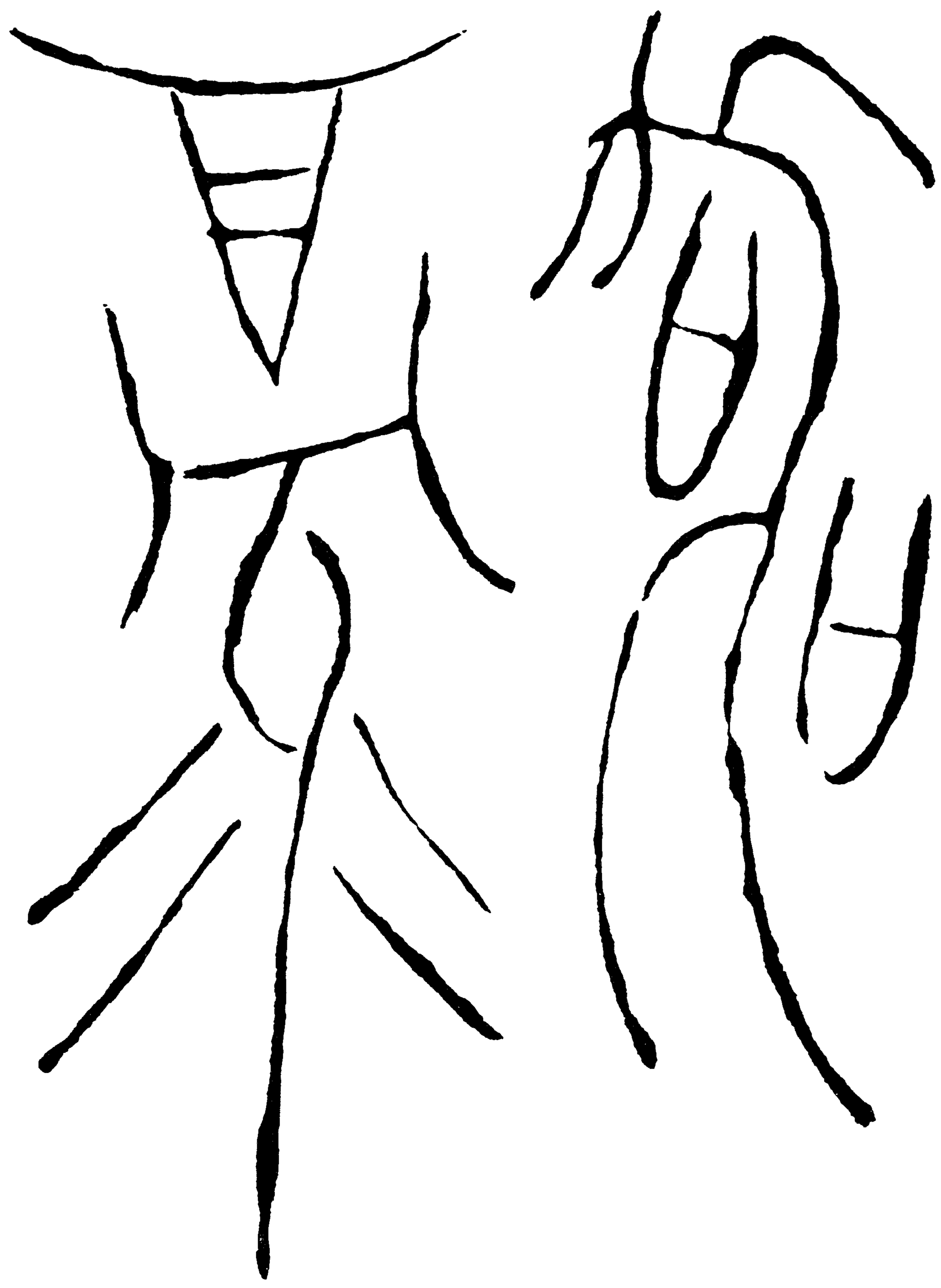


遣

右遣瓦登銘一字印款反文

欒季罌





欒 李 加 祿

右欒李罌銘四字刻款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欒作㯻省文加通嘉從尚書釋此器大而深與今世貯水缸相似按說文罌缶也段氏注曰方言瓬㼝甒㽅甄瓮甀甇甈甐罃罌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瓮或謂之甖罌其通語也史漢淮陰侯傳曰信乃益為疑兵乘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木罌缶者以木為罌缶狀實兵於其中不欲人知罌缶器之大者此器既大且深故當是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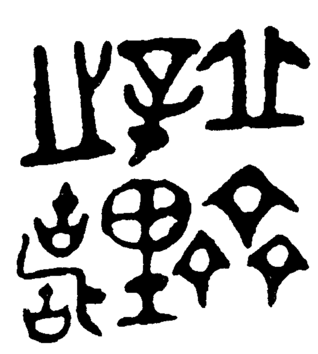
邱齊辛里缶



邱齊辛里之匋

右邱齊辛里缶銘六字印款與下十二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匋為匋之異文

邱齊辛里缶 二



釋同



釋同

右邱齊辛里缶銘同前器印款左右各一

蒦里綴缶



右蒦里綴缶銘六字印款

楚亯鄉
蒦里綴

右缶



右右缶銘一字陽識印款

右

辛匋里臧盆



右辛匋里臧盆銘八字闕者一字半闕者二字印款此器形制與漢洗相似尺寸高下亦如之首一字以前辛匋里登銘證之亦左字臧為臧之本字說詳前甚諆鼎銘釋又魯曾臧孫氏周鉨文并作臧

口南亯
鄉　辛
匋里臧

關里㘸甌



右關里㘸甌銘三字印款說文甌小盆也

關里
㘸

關里長甌



蓋 關里長口



器 釋同

右關里長甌并蓋銘各四字印款此器外有横紋凡帶二道如簋敦形制

法匋里𥨊甌



口鄉法匋里𥨊

右法匋里𥨊甌銘六字印款

節墨甌



節墨之亣之鍂

右節墨甌銘六字印款器外有横紋凡帶二道戰國策史記皆作即墨此作節墨與節墨刀同亣古文其鍂古文璽字也文選西京賦懷璽藏紱薛注天子印曰璽此節墨之亣不審何人而印文亦曰璽者國語魯語追而予之璽書注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又華嚴經音義引蔡雍月令章句秦以前諸侯卿大夫皆曰璽故今世所傳周印多稱為鉩其字从金从尒是為秦文以前之璽字疑左傳國語二璽書本皆作鉩小篆興後世寫官通改為璽未可知也按說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籀文从玉作璽此文鍂从土與說文主土之義正合而周印鉩字之外又或作鉨作鈢作鉩作鉨皆異文變體其金之偏旁下或為一畫二畫又為土之重文與此文从土并合第說文金部無鉩字舊時集古印諸家槩未審釋自陳壽卿編修辨為周印古鉩乃大重於世而地不愛寶亦日出不窮以今所見大抵計鉩為多皆昔人會計所用而人名則每不可識葢其字半由意造與彝器同此匋器諸印文亦此例也說文計會也筭也从言从十鉩文計或从个作計又作𠙽葢取鉤稽之意

交文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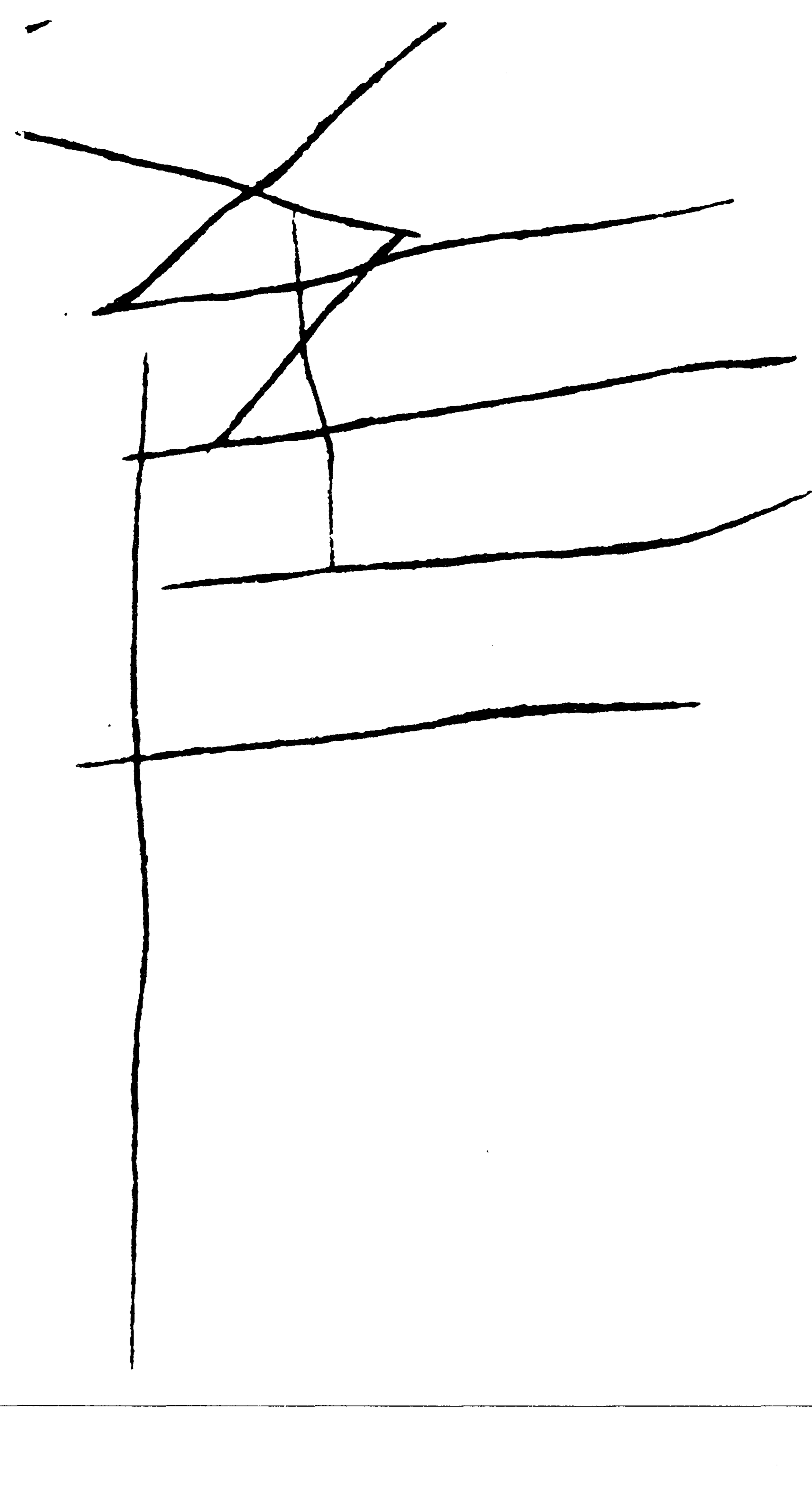
交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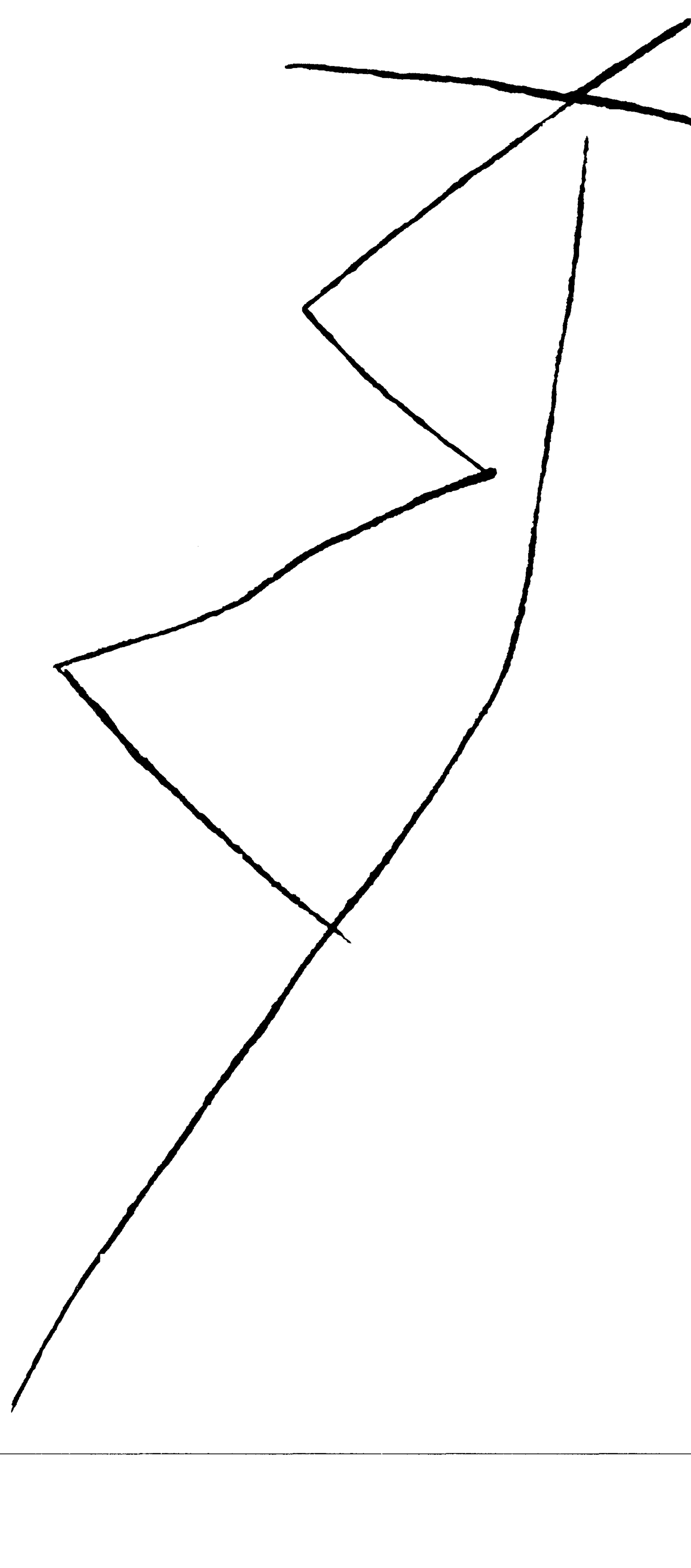
右交文鬲銘二字印款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二字合文上一字首有闕畫是交下似尒左有點疑亦鉨
之省文

雍鬲



雍





釋同

右雍鬲銘二字刻款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儀

禮既夕禮甕三注曰甕瓦器其容蓋一斛禮記雜記甕甒
釋文曰甕盛醯醢之器然說文有瓮字無甕字或又作罋
廣雅釋器瓮瓶也又罋瓶也是瓮為本字甕罋皆俗字按
山海經北海經縣雍之山注曰縣雍之山名汲雍古正以
雍為甕與此文適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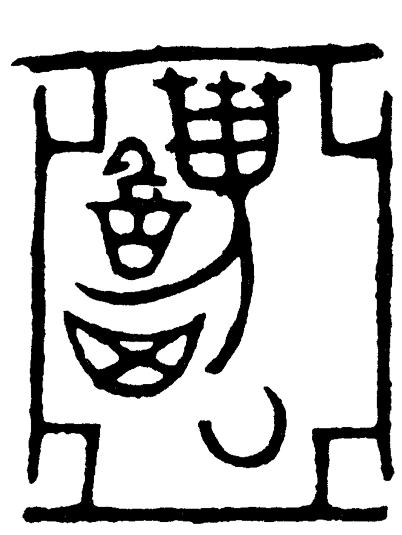
卷二五　三一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罍　霝　缾　卮　角

亞形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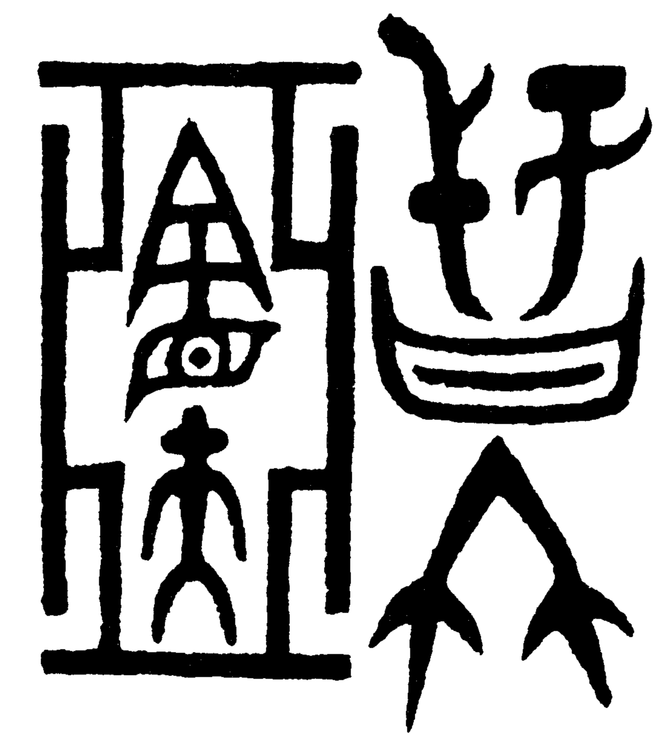
亞形中　紒首坐形　勺尊　篚

右亞形方罍銘五字此與下一器皆曹秋舫所藏據拓本
摹入秋舫懷米山房吉金圖以此為尊按罍有兩耳銘在
口內與尊銘在腹底者殊異以博古圖證之是方罍也又

卷二六　一

形制與壺略同禮記少儀尊壺者面其鼻注鼻在面中言
鄉人也攷博古圖所錄及近時所見古器壺之下未見有
鼻者罍則多有之與少儀文殊不合按禮記明堂位山罍
夏后氏之尊也廣雅釋器罍罇也儀禮聘禮注壺酒尊也
是罍與壺皆可謂之尊又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後漢書
班彪傳注亦曰罍酒器也壺罍同訓是以二器古每通稱
意少儀之言尊壺者面其鼻乃泛言之其實即此方罍與
下太史罍諸器有鼻者皆是也

亞形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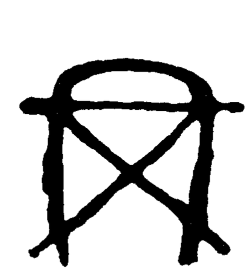
習益

亞形中 弁夫

右亞形方罍銘五字與亞形方鼎銘同習為子執戈形从甘鼎作習為子執干意同當是一字鼎下作乀即此下亼字之消也亞形中舊釋皆作召夫今按上一字以伐郘鐘冕作冃虔敢冑作𣪊證之亦冠加於首之形亼冒下而銳

上當是弁之古文說文覍冕也从皃象形𡭴籀文覍从廾上象形或體為𡭴與冃同意小冃人與亼亦同象形故疑為弁之古文詩甫田突而弁兮傳曰弁冠也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特也與亼之象形正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弁冕注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禮記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曰弁爵弁也是弁之為用朝祭兵事皆服之亞則廟朝之形也又檀弓夫夫也為習於禮者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據此則此二字當釋弁夫猶陽門介夫注曰介夫甲衛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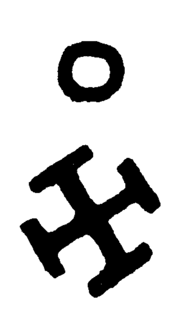
舉罍



舉

右舉罍銘一字嘉定瞿木夫中溶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木夫自記名為罍尊其說曰罍尊高周尺二尺強圓徑尺半左右肩有獸頭腹下又有一獸頭其制異於諸彝器博古所摹及所見於收藏家者皆無款字獨此器口側有冈字前人釋作舉

癸罍



洗形 癸

右癸罍銘二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為洗之象形說詳下

文子丁罍



文子丁
析子孫

右文子丁罍銘六字按書立政文子文孫傳曰文王之子孫以文為謚其說非也文蓋贊美之辭與文祖文考之稱正同說詳王伯申尚書經義述聞

作彝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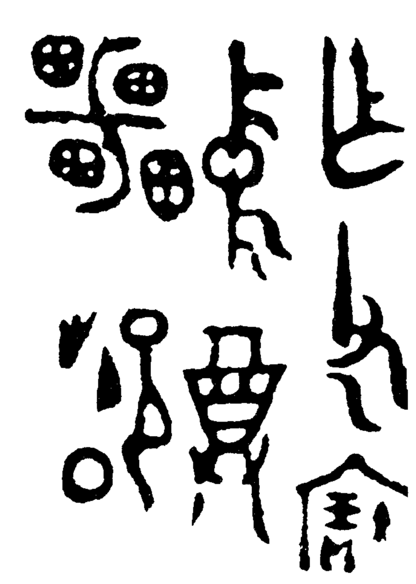
作彝

右作彝罍銘二字在葢內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器高不盈尺所謂小罍是也

父乙罍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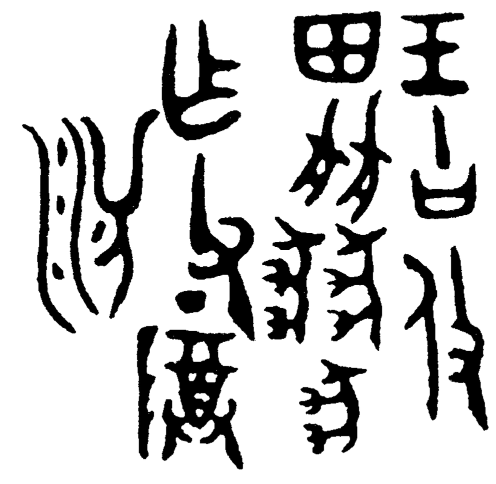
器

作父乙寶中
尊罍
子
罍形
手形 洗形

器 釋同

右父乙罍并葢銘各十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按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注大罍瓦罍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此云中尊罍是罍有大中小三等猶黃目為上尊卣為中尊也予之前上為罍形下為洗形儀禮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注凡設水用罍又士昏禮設洗于阼階東南注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蓋罍以盛水洗以棄水故著其形以明罍雖酒器亦兼為洗滌之用詩泂酌可以濯罍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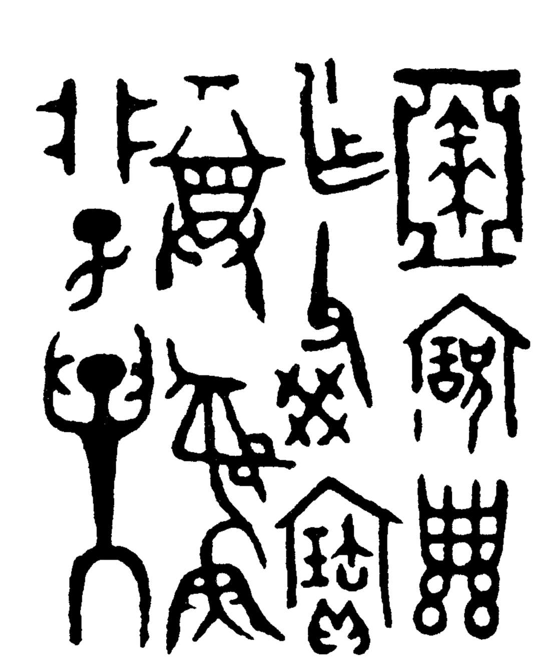
王父丁罍



王□攸
田手形虎形手形虎形
作父丁尊
舟分

右王父丁方罍銘十四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懷米山房吉金圖筠清館金文錄皆誤為尊今訂正按積古齋款識有尊銘與此正同釋為王主曰攸田𪚥龘虎二作父丁尊舟分其說略曰主為公卿大夫之通稱曰王主是天子也攸田謂所田狩之地𪚥說文解為飛龍籀文讋字从之小篆省作龍讋讀若慴文選東都賦注引說文曰讋失氣也六書精蘊云𪚥震怖也是𪚥之義與讋同矣龘說文云虎怒也詩常武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傳云虎之自怒虓然則龘虎猶虓虎也王主於田獵之所讋服二虓虎用作彝器崇孝享焉舟分即班字禮王制名山大澤不以舟分古从舟之字隸每省从月舟分字當即般之異文筠清館則釋為王十月戒田二犬形三豕形其說略曰十月戒田者於周為狩於夏為獮此紀田獵之器舟分从肉以分肉會意分亦聲此田畢而舟分禽饗士之禮濬益按二釋不同今審㠯字當闕疑阮釋主曰吳釋十月均非勢以解銘𢿋字證之是二手形阮釋𪚥吳釋二犬形亦非其下為三虎形蓋紀田獵所獲之數也舟分从舊釋

亞形父癸罍





蓋

亞形中秉窥盟
作父癸寶
尊彝
析子孫

器

釋同

右亞形父癸方罍并蓋銘各十三字據濬益所輯楊龍石拓本參以陳抱之拓本摹入亞形中一字从▲从來下二字為作器人名皆不可强識例從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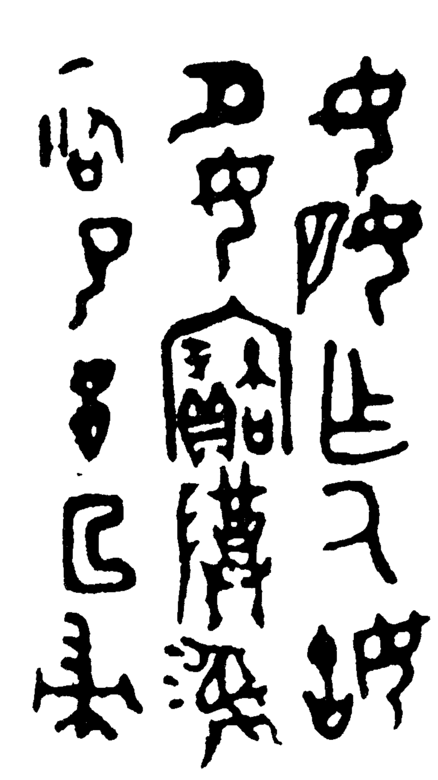
太史罍



太史作
尊彝

右太史罍銘五字曹秋舫儁藏器今歸潘季玉觀察據拓本摹入史記周本紀有太史伯陽左閔公二年狄入衛傳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又宣公二年晉靈公之難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之難皆太史書之與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當時諸侯太史也餘如晉史趙衛史鰌諸人則不詳其為太史為內史按周禮春官太史與內史職司各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也惟襄公三十年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則以太史而行內史之事與春官不合若彝器銘所載作冊命之史則皆內史而非太史師奎鼎黎鼎趩尊諸銘可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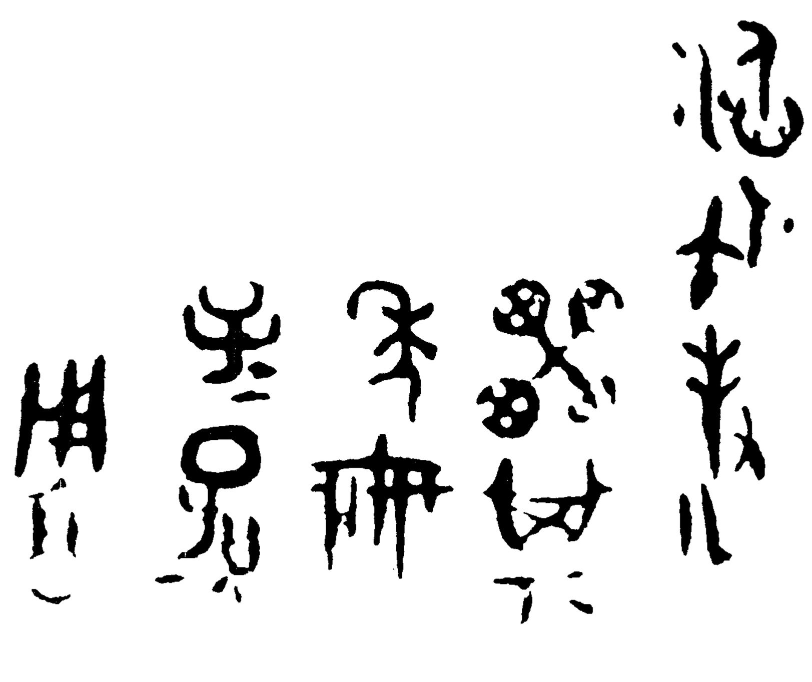
女姬罍



女姬作乃姑
□女寶尊彝
□□□巳婦

右女姬罍銘十五字蝕不可辨者三字上海徐紫珊渭仁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婦為姑所作器也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籀文作𠤭此匚或是𠤭之渻文攈古錄金文亦載此銘篆文不全兼有舛誤當由拓本不緻或以摹本編入非二器也

滔钦封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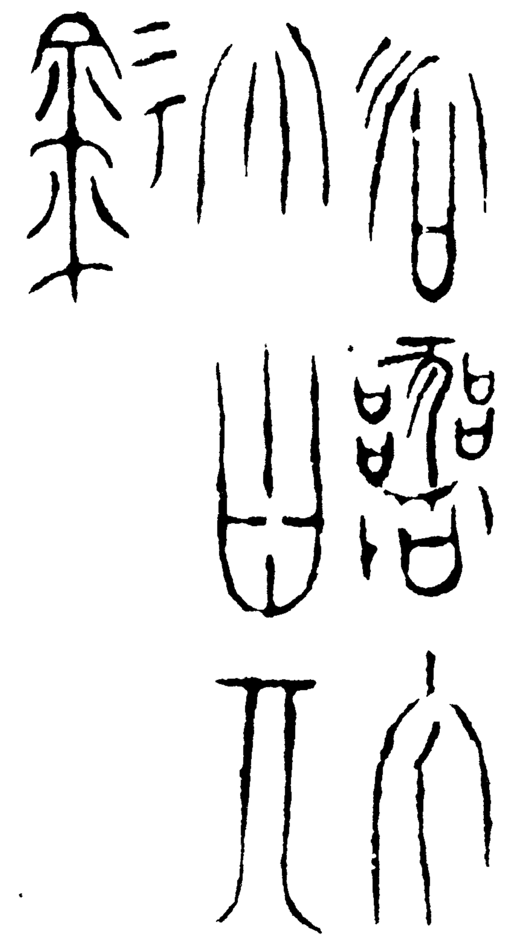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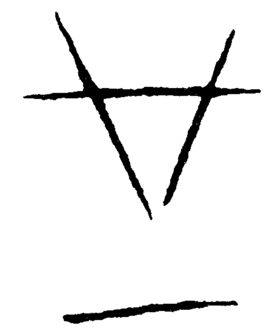
滔钦封作
□罍其
□年無
□子孫
□□用享

右滔钦封罍銘十九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器凡二至精銘文五行曰滔钦封作尊罍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兩器並同俗工不解剔字法妄以錐刀劃畫其一文字殘毀全失真形此器亦經磨洗尚有未剔者十四字據拓本摹入滔說文云泥水滔滔也一曰纖絲湯也从水舀聲段若膺大令曰纖絲必用𤇾湯名曰滔濬益按滔从舀聲臼部舀小阱也从人在臼上宗周鍾作𦥑伐戎劒作𦥑為籀文象人在重險之形此从舀與篆文同又舀與𠧪形聲並近義亦相通不𡕷敢汝休弗以我車𠧪于𩁹字作𠧪𠧪即舀也𠧪舀雙聲艸部䔮𦸗二字从之許君於滔下系以涵云水澤多也二字正以聲義相從又部首引嘾也亦雙韵相訓也弟二字从夂从午字書無攷下一字以兩器文合審之从又从𡳾自是封字

欽罍





口口口
大甾丌
欽
廿一

右欽罍銘七字器外銘二字刻款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

本摹入編修自記曰未見器名姑以欽字名曰罍下廿一字則似後刻文在外濬益按首行三字摩蝕不全皆不可強識二行弟一字是大弟二字似甾說文部首甶東楚名缶曰甾象形古文作甶丌說文部首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段大令曰字亦作亓古多用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書其字多作亓亓與丌同也廿一字後刻蓋紀器之次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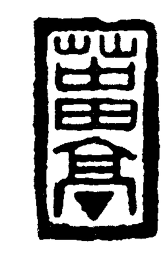
東蒦圜里罍



東蒦
圜里
人愁

右東蒦圜里瓦罍銘六字印款此與下三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按儀禮燕禮司宫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𤆗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據此知古人行禮兼用瓦器亦不忘本也印款即物勒工名之義

菑亭罍



菑亭

右菑亭瓦罍銘二字印款菑亭當即菑川漢時為王國漢書諸侯王表菑川王凡二一為王賢以齊悼惠王子武城侯立一為懿王志以悼惠王子安都侯立為濟北王孝景四年徙菑川蓋以戰國齊地舊名為國號者也

亭升罍



亭升

右亭升瓦罍銘二字印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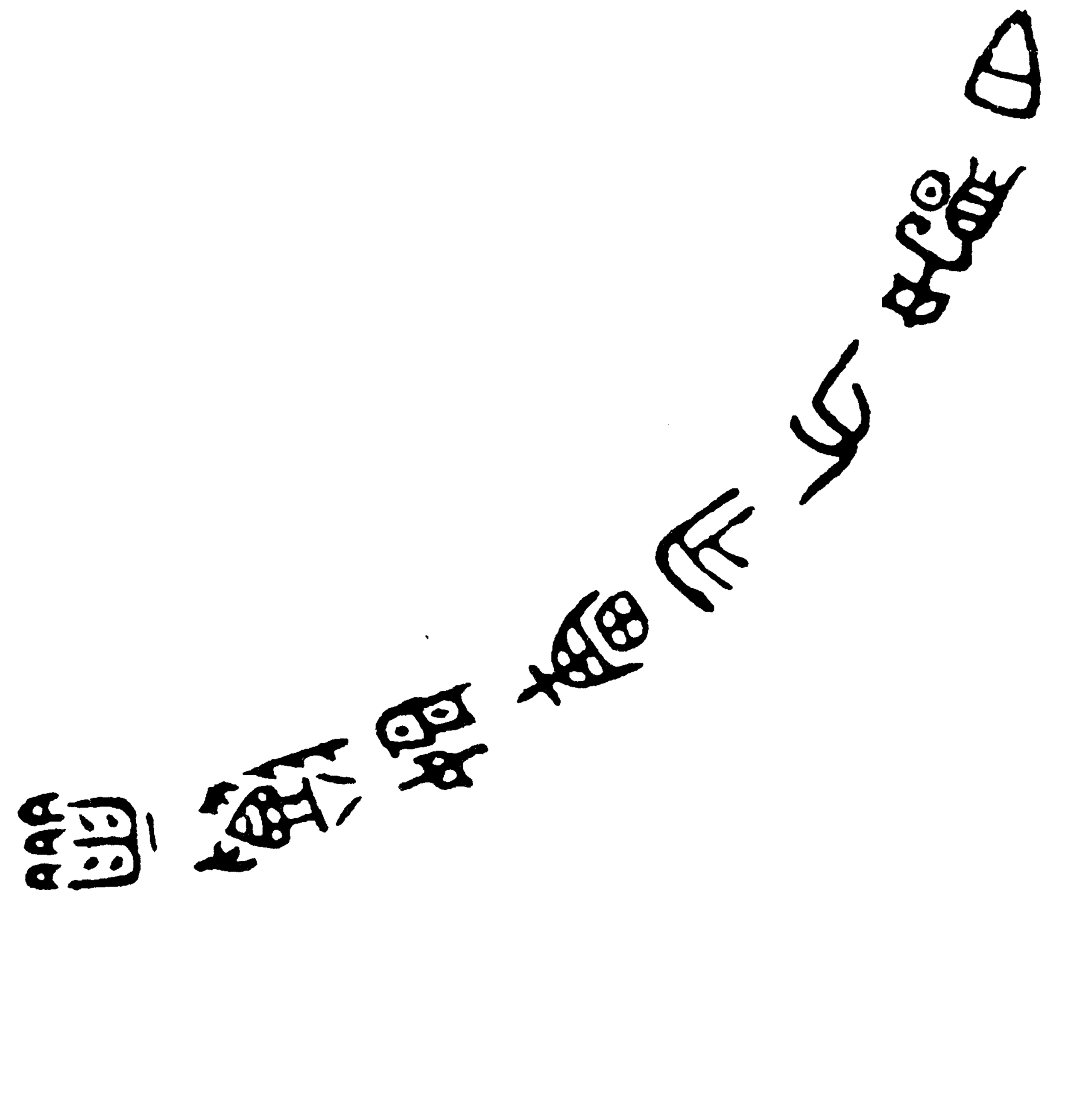
亭升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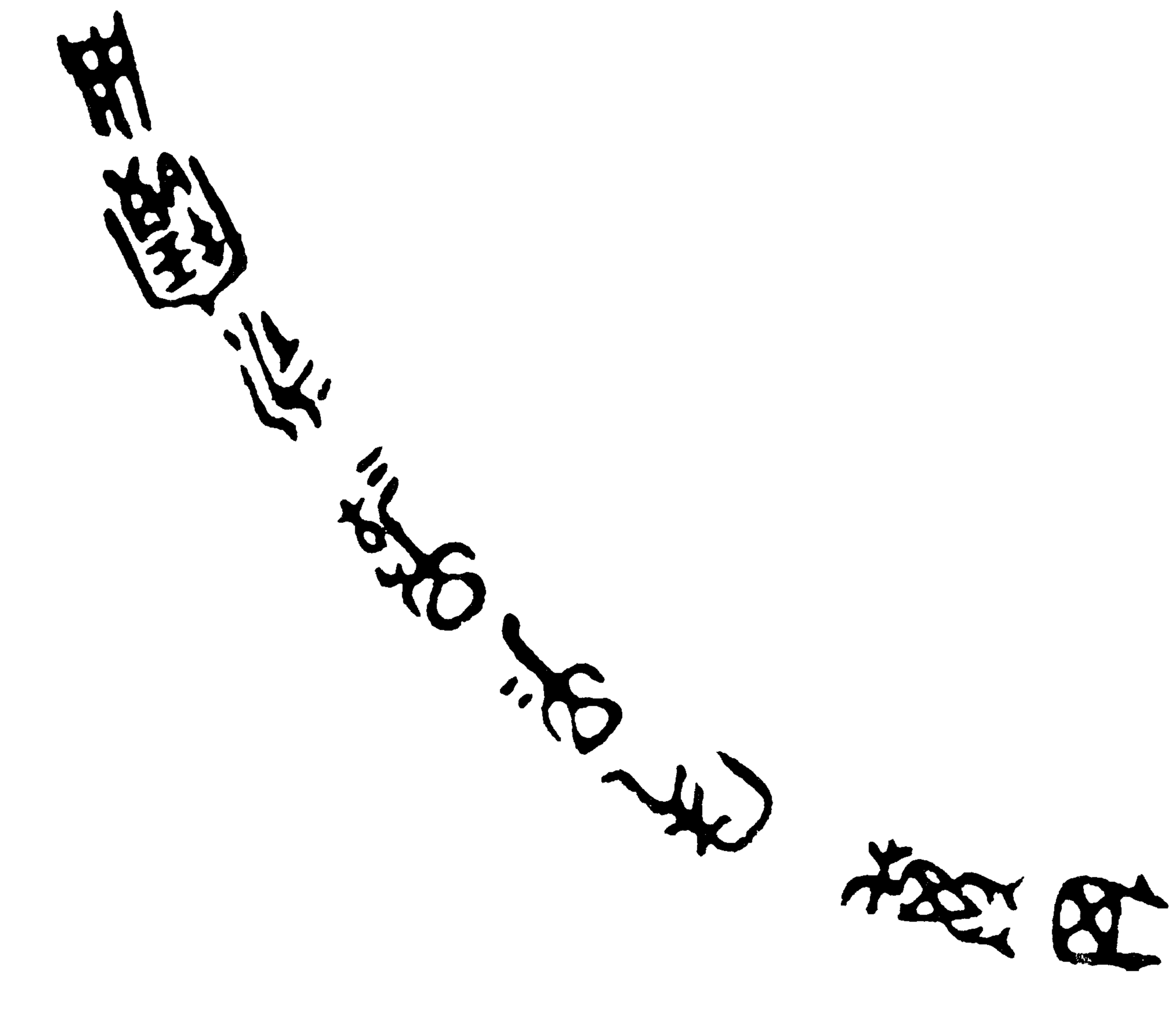
釋同

右亭升瓦罍銘同前器所謂亭皆鄉亭之稱漢書高帝紀注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後漢臧宮傳注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據此知漢時制度雖本秦法實沿周世列國之舊此二器與前菑亭罍並出齊地是其證矣升或是作器人名

伯嬰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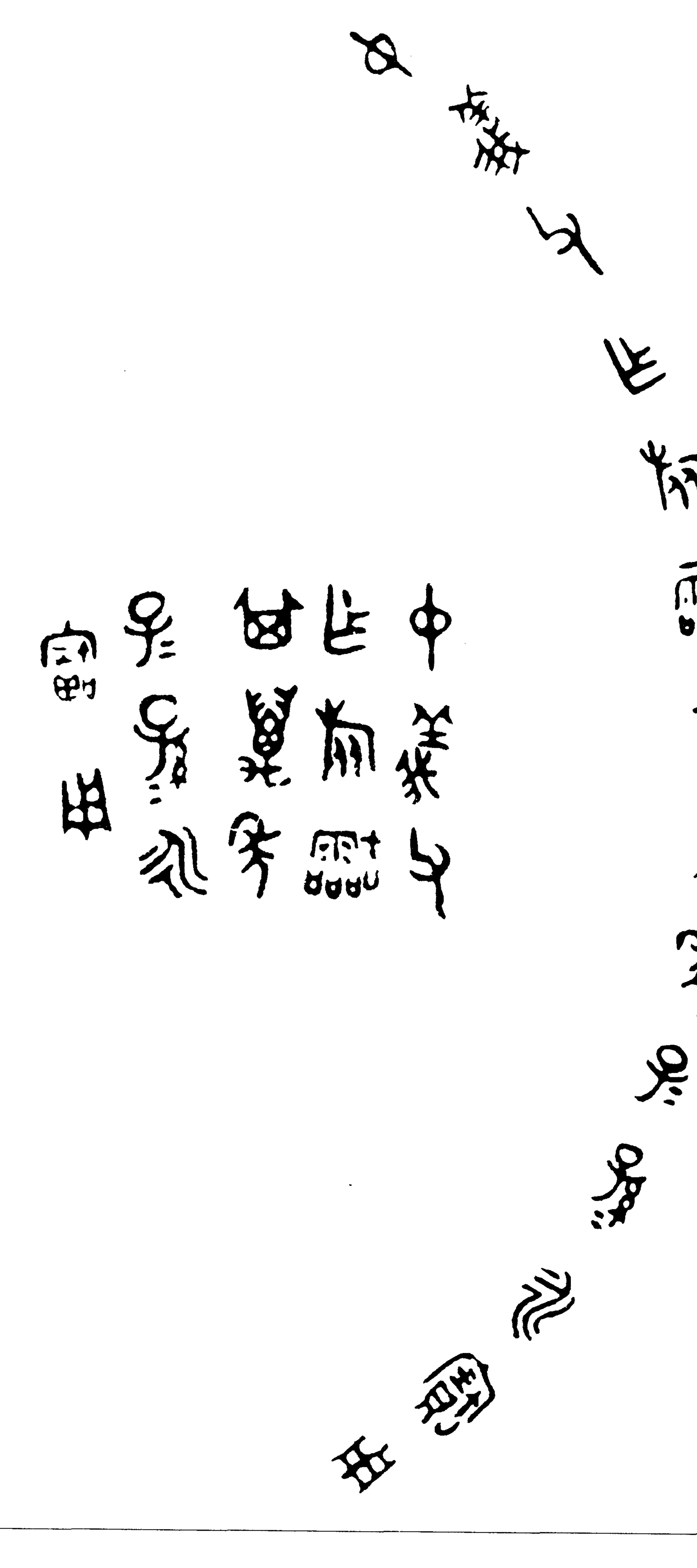


伯𡣍父作畢姬尊霝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伯𡣍父霝銘十八字外款在肩據瀋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鼎銘同文舊以器為尊或以為罍以仲儀父𨯫證之形制既同又外款并在肩上則此二器自名霝與尊罍異積古款識以為鼎者尤誤也鼎作盤式無足乃殘器改造者阮文達公釋第二字為从呂从頁从弓乃古文躬龔孝拱則謂此字左象盤形右从百為首以首就盤洗沐之象百下為水流之形當是古文頮字今觀此銘定从日从㒳从女字作𡣍彝器銘凡人名字奇古罕見者大抵皆意造之字未可強識此與後卷四鬲皆媵畢姬之器左隱十一年傳疏正義引世本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按畢為畢公高之後姬姓國與此文合世本以為任姓不足據

仲儀父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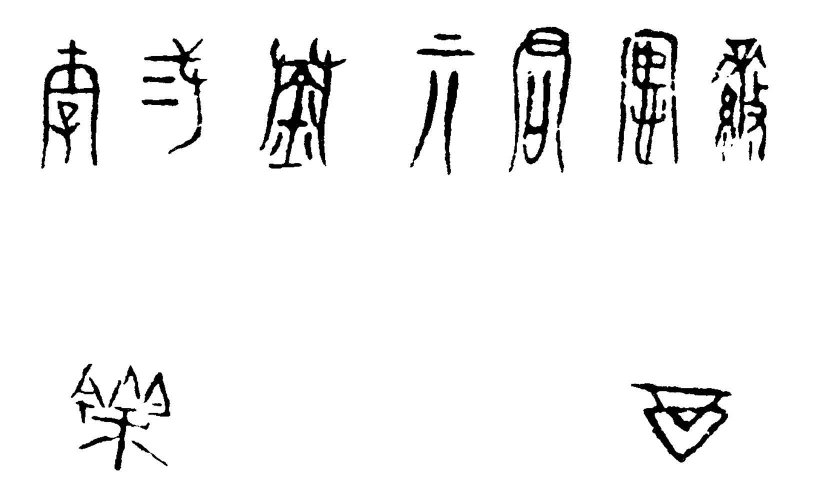


仲儀父作旅𨯫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內款釋同

右仲儀父霝內外銘各十六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內款在口內與前亞形罍諸器同外款在肩與伯𡣍父霝同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函鐘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鄭司農云靁鼓靁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康成則謂靁鼓靁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但言八面六面之殊而不著靁靈命名之義今按靁靈二字雙聲義近鼓鼗之名或取諸此意彝器之罍霝亦必以形制相類而以雙聲為義者乎此器从缶作𨯫說文𨯫瓦器也蓋叚借字

緻窓君缾



緻 窓 君 亓 缾 式 斊

酒 樂

右緻窓君缾銘七字兩側銘各一字文在器外刻款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緻窓二字無攷當是戰國時所封君號酉古文酒酒樂猶詩言飲酒樂豈也

父丁卮



父丁

右父丁卮銘二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卮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卩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按角部觛小卮也本部䏝䐶二字䏝訓小卮有耳蓋者䐶亦訓小卮也禮記內則敦牟卮匜注卮匜酒漿器漢書高帝紀上奉玉卮注飲酒圜器也與說文合惟今世所見古器大抵玉卮有兩耳與䏝同又皆楕圓無正圓者吉金器止此一見

子孫角



子孫

右子孫角銘二字下一字半闕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所錄程易疇族人藏角銘與此同孫下糸未闕此摩滅知非一器

析子孫角



析子孫

右析子孫角銘三字與下一器并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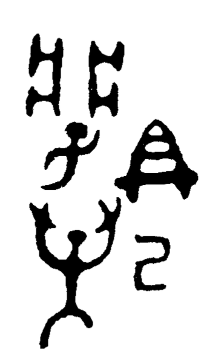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乙角



析子孫父乙

右析子孫父乙角銘五字

析子孫祖已角



析子孫祖已

右析子孫祖已角銘五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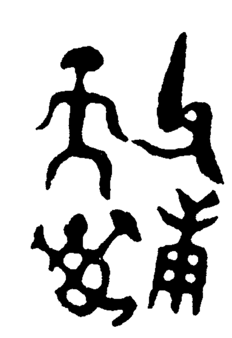
析子孫父戊角



析子孫父戊

右析子孫父戊角銘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尚書手拓本參以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

子孫父庚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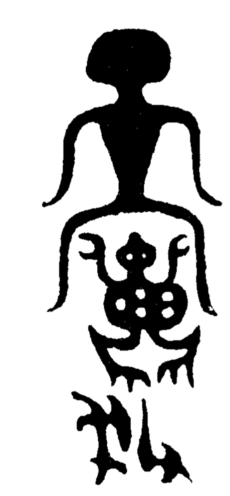


子孫父庚

右子孫父庚角銘四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子孫父庚角　攈古所錄係江秋史藏本

子孫父戊角



子孫父戊

右子孫父戊角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今歸潘伯寅
尚書據拓本摹入此銘載金索及筠清館錄皆止子孫二
字今審子孫下尚有父戊二字橫列父字半見戊字反文
馮吳二家均失摹茲補正

荷貝祖癸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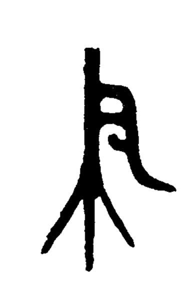


大荷貝形　祖癸

右荷貝祖癸角銘三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首一字與荷貝女鼎文同

聿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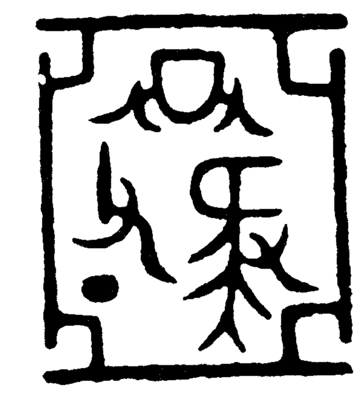


蓋　聿

器　釋同

右聿角并蓋銘各一字陳朗亭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字
彝器文習見舊多釋為以手持杖之形又或釋為支蓋以
說文部首支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古文作□此文適
象手持半竹之形以為得之余以吳清卿中丞所藏婦女
卣銘證之器銘作□蓋作□與此正同乃聿字說文部首
𦘒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肄肅等字从之聿所以書也楚
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筆書畫等字从
之今觀此文从手持□象作書筆豪分布之形聿貝父辛
卣作□與□為一斂一舒是為聿之古文意古文聿聿止
一字篆文興始分為二而訓聿為从又持巾亦就篆文𦘒
之一畫兩端下垂為解說若古文則聿止作□安得有从
巾之義乎

亞形父丁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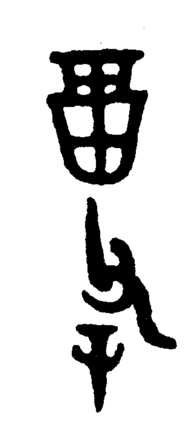


蓋 亞形中 手奉器形 彝 父丁

器 釋同

右亞形父丁角并蓋銘各五字據攈古錄金文摹入此器筠清館金文已錄所據即子苾閣學摹本柱此刻成書前五十餘年今以兩編合校筠清所摹器銘點畫有微誤當由影鈎未審或刻工之失惟名器為大角未詳其義又釋彝字為手執禾形亦非茲並從閣學所錄兩手奉器形彝器銘習見積古齋款識亞形父丁尊及後卷亞形父辛盤銘亞中字作𠀠从㔾為古文尊字此與亞形父甲鼎銘亞中均从口作只當是古文共字也說文部首共同也从廿廾按从廿無意義應即口之形變共又與具字篆形相近故義亦相通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論語鄉黨子路共之正義共具也禮記祭統官備則具注具謂所共衆物漢書成帝紀無共張繇役之勞注共張謂共具張設此文作兩手奉器正象共具之形彝字與前卷婦女鬲鼎卣觚三器銘皆象手持雞形並彝之變體

畐父辛角



畐父辛

右畐父辛角銘三字據張叔未孝廉手拓本摹入首一字似壺罍之象形徐籀莊釋為古福字

陸父甲角



陸 父甲

右陸父甲角銘三字器見蘇州據拓本摹入說文陸高平地从𨸏从坴坴亦聲籀文作𨻶此作𨻶為省文

陸父乙角



父乙冊
陸

右陸父乙角銘四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誤以為爵今訂正

手奉中父乙角



手形奉中
父乙文

右手奉中父乙角銘五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編修謂彐為肘有縣聿之形二手奉中史之象也濬益按此文似是紀投壺之事禮記投壺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今按首一字又為手丨為矢次為兩手奉中末一字為筭蓋寓賓拜受矢司射度壺反位設中東面執筭之義又曰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注馬勝筭也爻即三馬之象形蓋以兩筭為一馬也故疑此文為紀投壺行禮之儀節又爻者爻字也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易繫辭曰爻法之謂坤坤為馬故名又為馬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爻在其中矣虞仲翔注六畫稱爻蓋古文爻字本六畫由坤之☷而變體為爻與交字同形故廣雅釋詁曰爻效也易繫辭釋文爻法本作效逸周書王會解外臺之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爻閭即行馬也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注梐枑謂之行馬按行馬之式與爻字同形今官府門前所設者皆是蓋猶沿古之制也

征角



丁未𡭴商征
貝用作父辛
彝 亞 手提扌形

右征角銘十三字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尚書手拓本參以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筠清館錄誤編為彝又釋第三字為伐今按此文象人持戈之形與伐之从人从戈意同惟說文有𡭴字云擊踝也形尤相似應釋𡭴為當商同賞彝器文又通作賁征為作器人名筠清謂徙貝即俘貝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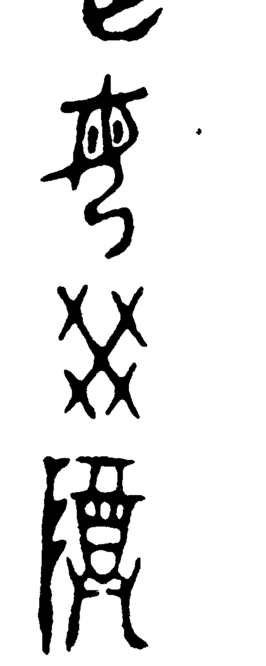
㝓諆角



㝓諆作有
䇂曰辛㸚彝

右㝓諆角銘九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徐鼎臣校定說文謂𢆉从辛从口中畫不當上曲李斯刻石如此今以彝器文从言字證之其中畫類多上曲此文諆字偏旁與辛字皆是也且石鼓文𩀱樸鑾章等字中畫無不上曲是非始於李丞相刻石可知鼎臣蓋未嘗攷求彝器文字乃并石鼓文亦若未經寓目者是可異也弟五字从屮从王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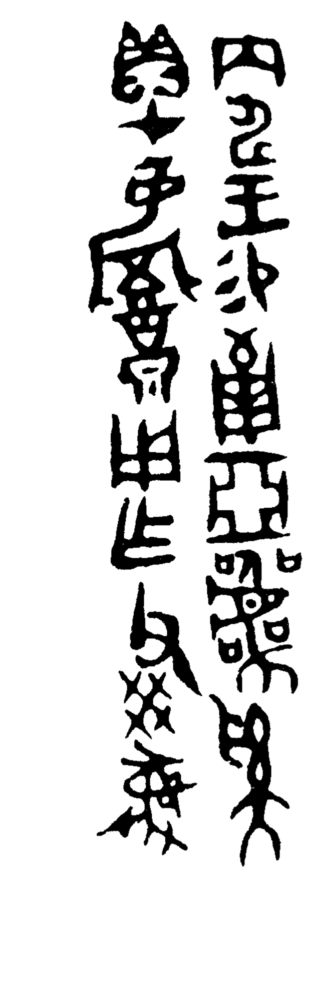
王角



王作母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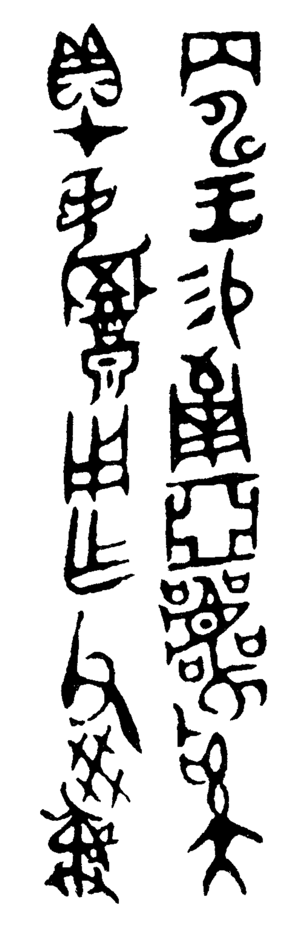
右王角銘五字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摹入

丙申角



蓋

丙申王錫䔲亞𠂤奚
貝在𠂤用作父癸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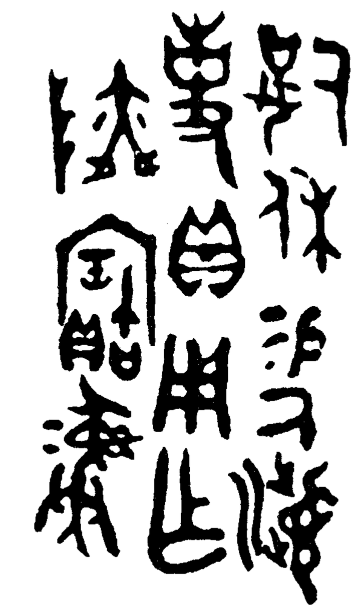


器

釋同

右丙申角并蓋銘各十六字葉東卿兵部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此器筠清館錄已載有龔定菴禮部吳子苾閣學二釋文皆疑未確今按弟五字為𠧪从𡗒从曰象矢在箙中之形毛公鼎簟弼魚葡作𠧪經典通用服古葡備𠬝服一聲皆音扶逼反詩楚茨五章備與戒韻采薇五章服與戒韻可證又說文牛部犕下引易曰犕牛乘馬今繫辭作服左傳王使伯服如鄭請滑史記鄭世家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北史魏收嘲陽休之義真服未正作服玉篇亦云犕服也是葡即矢箙古本作𠧪形變為𤰈小篆作𤰈而矢箙之形失矣說文㗊部無𡄝字口部噱大笑也疑即噱之異文積古齋款識遺小子𣪕有𦉼字釋為招按此字从𠂤不从召釋招殊非此𠂤較餘說文𠂤部無此二字而虢叔旅鐘及諸鼎均有𦉼字此正兼𦉼𦉼二字為文也聲義無攷在此作器自是地名無疑

陝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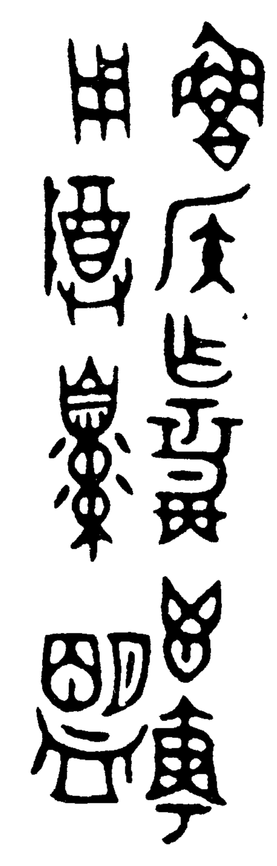
妟休錫厥瀕

事貝用作

陝寶彝

右陝角銘十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拓本參以濬益所輯拓本摹入首一字从女从司與寍商敦銘妟字同弟四字是瀕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弟十字孝拱釋為陝說文陝隘也从𨸏夾聲按夾从大俠二人此从亦亦本从大象兩亦之形俠二人正在兩亦也此偏旁似與夾異當是別體

魯侯角



魯侯作婚𩰫角

用尊泉盟

右魯侯角銘十字嘉興郭止亭承勳舊藏器據濬益所輯拓本參以吳聖俞大令峇舊拓本摹入此器積古齋款識已錄所據為陳仲魚摹本以弟九字為簋遂誤編入簋類弟四字下半闕摹誤釋為𩰫今審拓本寔作𩰫許印林明經以彔伯敦有婚于周邦婚作𩰫上體與此𩰫恰合定為婚說甚確從之叀釋庚亦誤按此乃角之古文上象其蓋下从丁與爵銘中舉𩰫形同意又陳抱之所藏之角形爵下作𠂉形尤相似或疑此是角下有豐以承之之形說亦可通濬益角之為器與爵相似爵前有流象雀之咮後象雀之尾角則前後雙歧象鹿之角漢韓勑造禮器碑曰爵鹿柤梪桂未谷大令曰鹿角也按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近相通也弟九字吳清卿中丞說文古籀補以為祼字今按此字从自从𣎆从水與公史微敦鼎字形近當是泉之䋣文用尊泉盟者白虎通封禪篇天以高為尊尊又與宗同義詩雲漢靡神不宗毛傳公劉君之宗之鄭箋皆曰宗尊也左隱公十一年傳周之宗盟賈注亦以宗為尊是此尊統天神宗廟而言言用於祭祀及會盟邾公華鐘所云郘其祭祀盟祀是也此銘與魯侯鴞尊書出一人蓋同時所作器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第

三代器款識

鬲

定遠方濬益編錄

鳳鬲



鳳作義妣
寶尊彝

右鳳鬲銘七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妣歿母也从女比聲籀文消作妣此與召仲鬲銘均从匕與籀文正合禮記曲禮鄭注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

亞母辛鬲



亞形中矢形舟形龔入口
于女子用作
又母辛尊彝

右亞母辛鬲銘十六字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行末字不可識審之當是合五字以成文者似為三足鬲未在其中下有火以烹湘之形上从匕从重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曏省聲古文作𠤫从口與此文合按从量所以量米从匕所以取飯也

𠂤彔鬲



𠂤彔作寶
尊彝

右𠂤彔鬲銘五字半蝕者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𠂤彔字無攷按魯侯角有𠂤果字疑即此文之變體

𠂤鬲



𠂤
作寶鬲

右𠂤鬲銘四字據沈廷珏拓本摹入𠂤下空一字非摩蝕鬲从口異文

伯姜鬲



有齊季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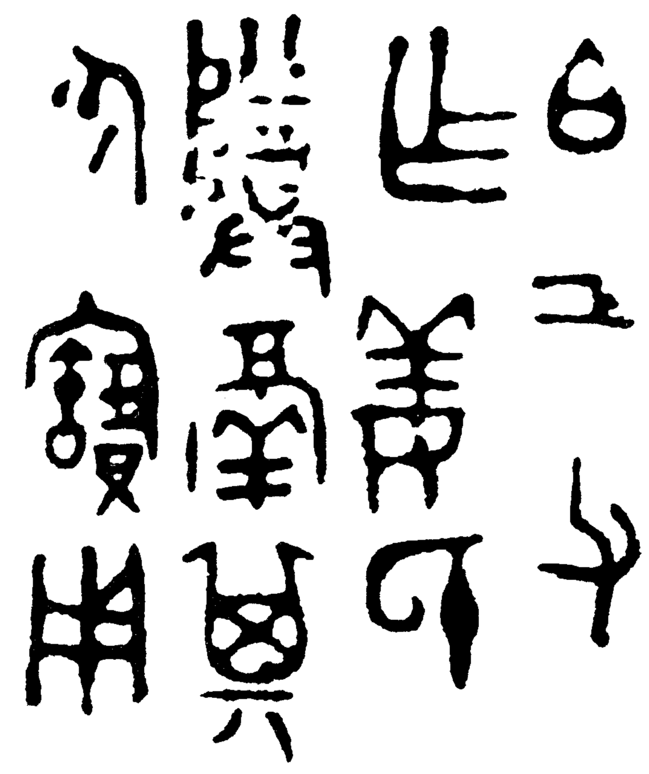
王后供齊盛之之婦人之事故鬲曰齊鬲

多婦人之之以其供齊敬也

伯姜作齊鬲永寶用

右伯姜鬲銘八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詩采蘋有齊季女毛傳曰齊敬也左襄公二十八年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即引伸采蘋之詩而說齊之誼者此曰齊鬲自是致齊之器伯姜當是大夫之妻非諸侯夫人故不繫國名與采蘋詩序大夫妻能循法度誼并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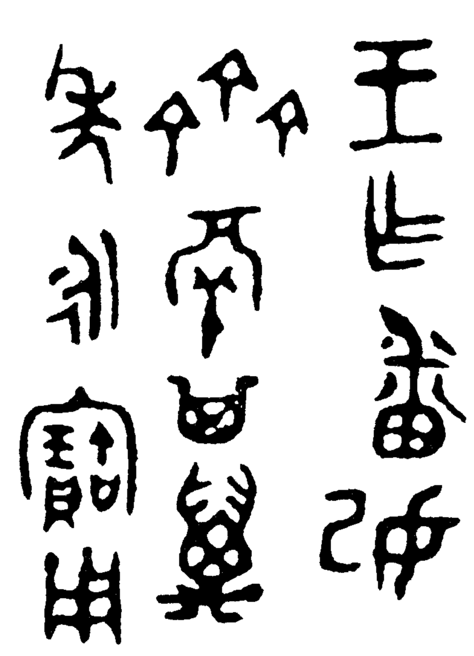
姜氏鬲



伯口父作姜氏尊鬲其永寶用

右姜氏鬲銘十二字摩滅不可辨者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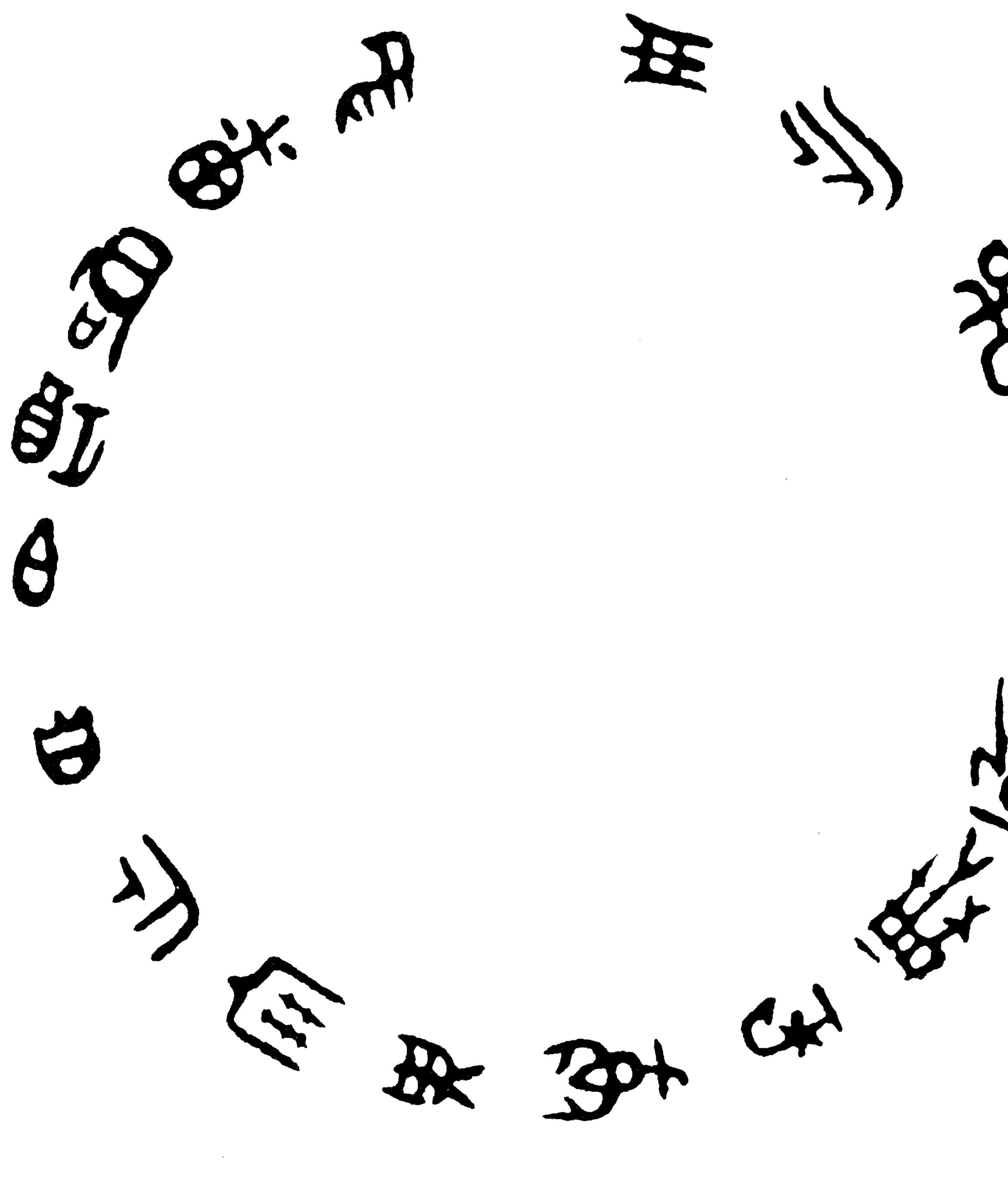
王番改鬲



王作番改齋鬲其萬年永寶用

右番改鬲銘十二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積古齋款識有此銘而點畫小異疑一笵所成而非一器番即潘國據此知潘為改姓羅泌路史以為有虞氏之後殊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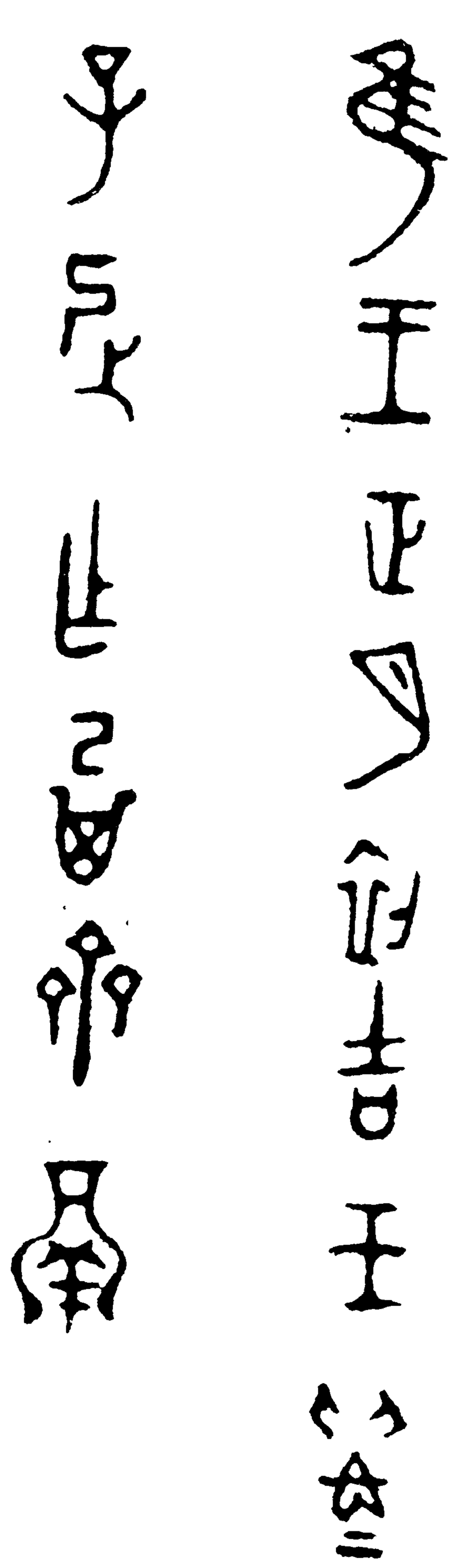
番君鬲



隹番君酾伯自作寶鬲萬年無彊子孫永用

右番君鬲銘十八字張叔未孝廉所藏器今歸烏程顧氏據阮文達公拓本摹入第四字左从酉右不審所从應闕自作白者說文自鼻也象鼻形白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是白自一字鬲作畀文達釋為鼎子下重文分列左右亦變例

子𡰥鬲



隹王正月初吉壬寅子𡰥作眞齋鬲

右子𡰥鬲銘十四字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𡰥字無攷說文𡰥長踞也从己其聲此文為己之通叚字又通其詩揚之水彼其之子箋或作己𡕒裘候人彼其之子韓詩外傳國語晉語作己是也

工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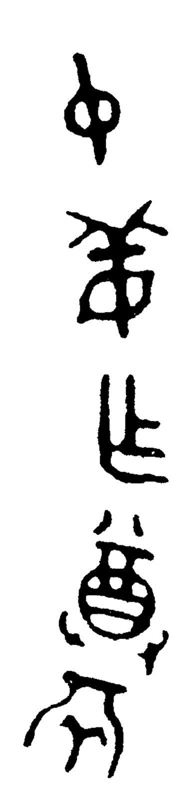


工作

寶彝

右工鬲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器彝字點畫有誤今訂正工字屈曲填密為繆篆摹印之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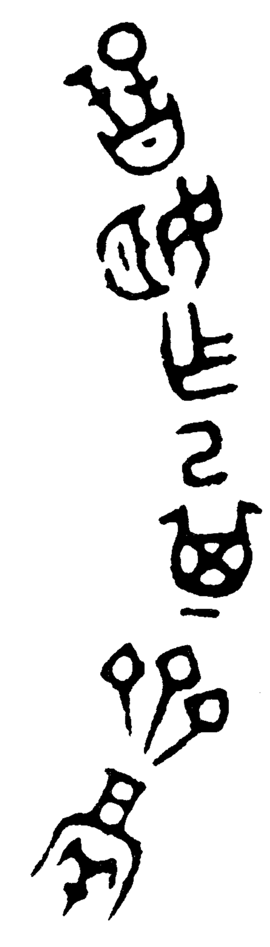
仲姜鬲



仲姜作尊鬲

右仲姜鬲銘五字據趙素門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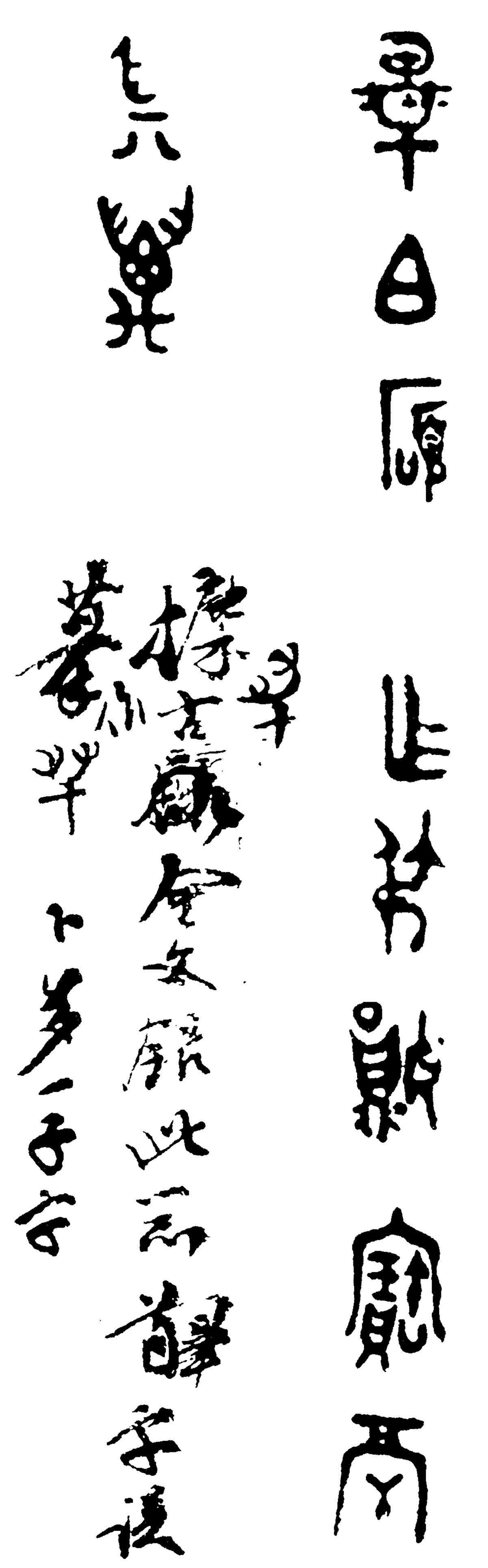
曶姬鬲



曶姬作己齊鬲

右曶姬鬲銘六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釋首一字為晉按彝器文如薛氏款識晉姜晉伯𨟻父二鼎及近代所出晉公盦格伯作晉姬敦字皆作晉尖足布晉陽字或作□作□此文乃从子執干與前亞形方鼎文同釋晉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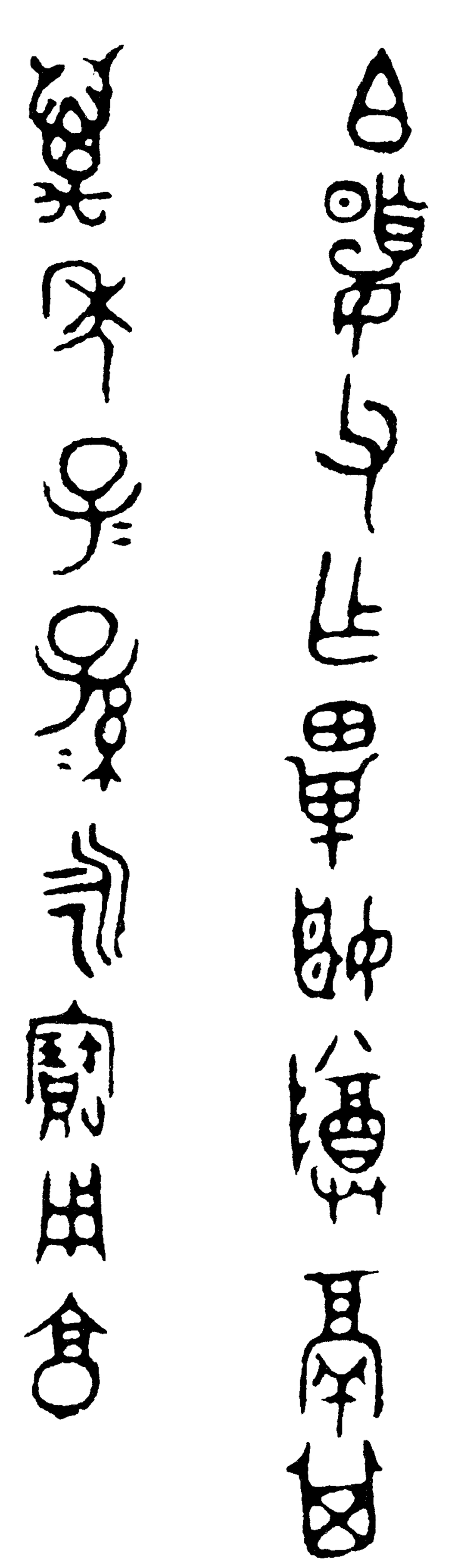
畢伯碩父鬲



畢伯碩□作叔嬶寶鬲其萬下闕

右畢伯碩父鬲銘土餘可辨者十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碩下是父字萬下全闕不可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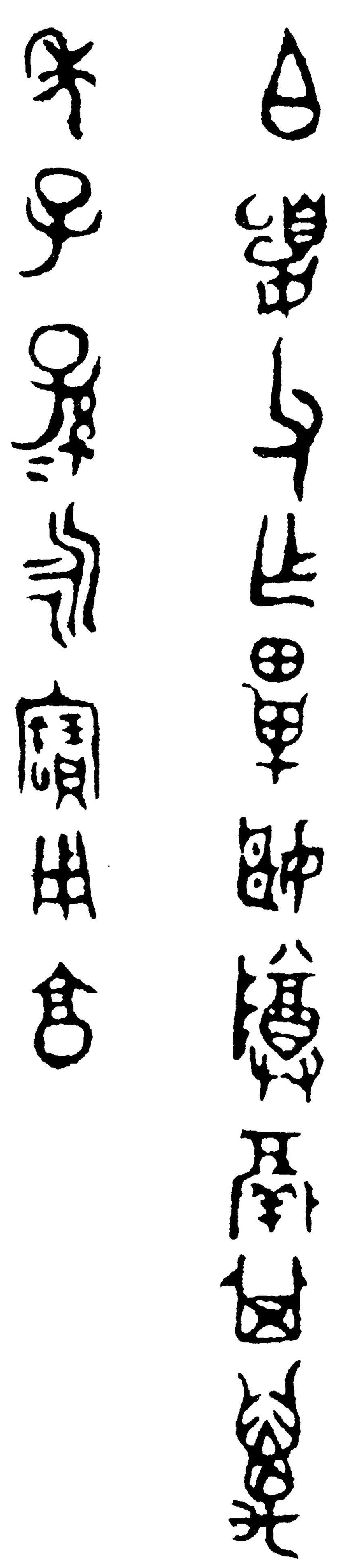
伯嬰父鬲



伯嬰父作畢姬尊鬲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

右伯嬰父鬲銘十九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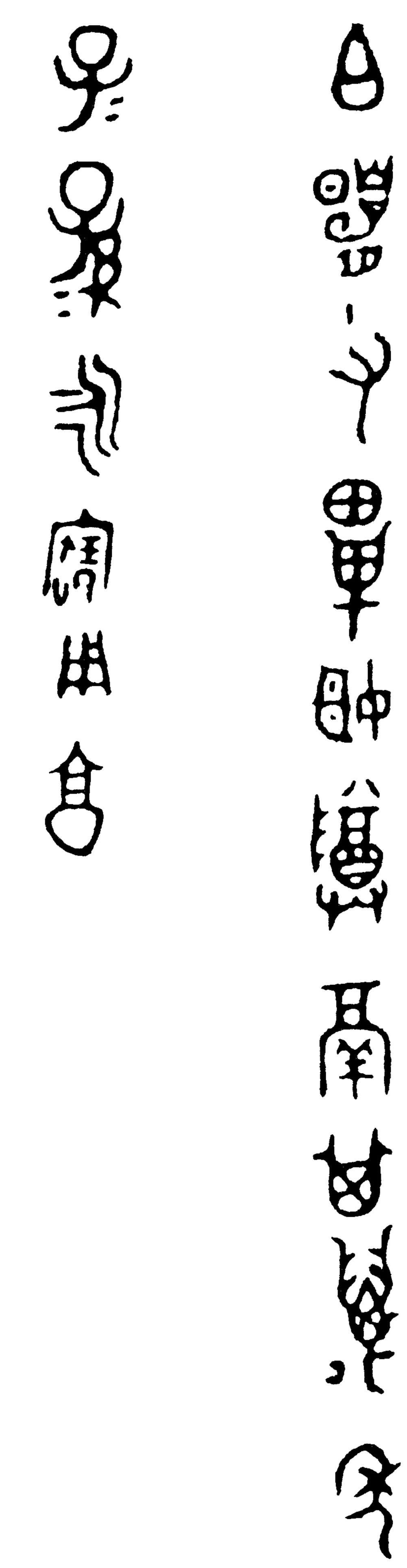
伯嬰父鬲二



釋同

右伯嬰父鬲銘同前器據僧六舟手拓本摹入子下重文拓未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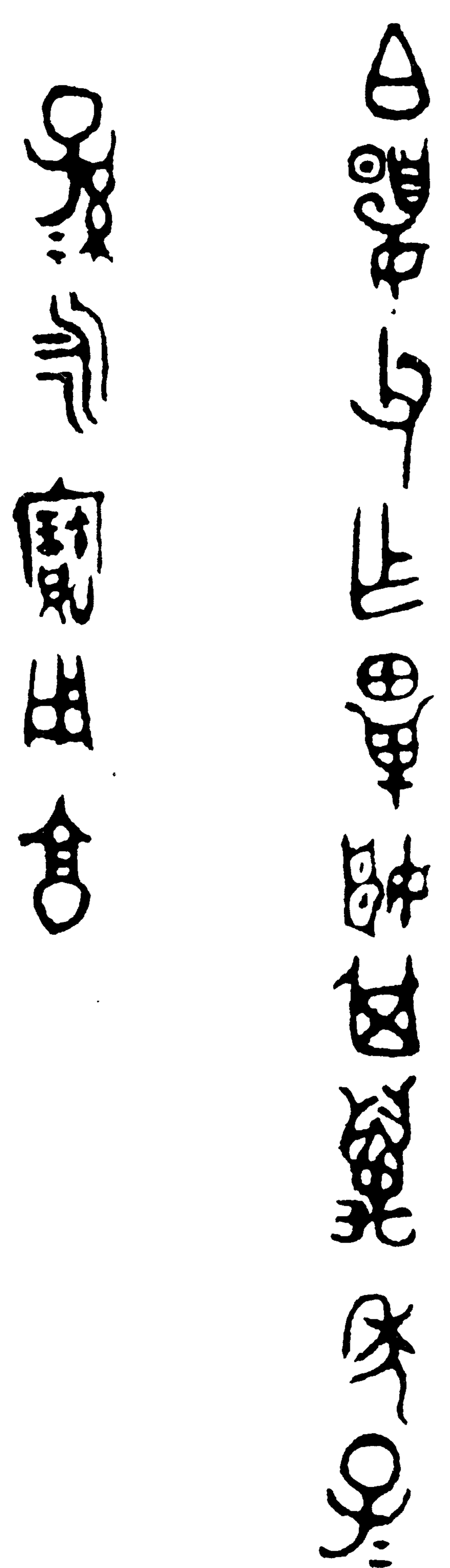
伯嬰父鬲三



釋同

右伯嬰父鬲銘十八字父下奪作餘同前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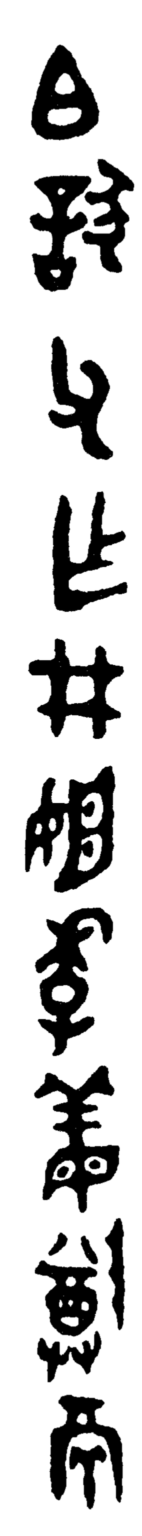
伯嬰父鬲四



釋同

右伯嬰父鬲銘十七字姬下奪尊鬲二字餘同前據潘益所輯拓本摹入

伯訞父鬲



伯訞父作井姬季姜尊鬲

右伯訞父鬲銘十字據吳子苾閣學文拓本摹入訞字無攷按說文獄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此从犬不審何義亦當時意造之字井即邢國周公之胤故曰井姬姜从母異文曰作井姬季姜尊鬲與鄦子安簠媵孟姜秦嬴同例說詳簠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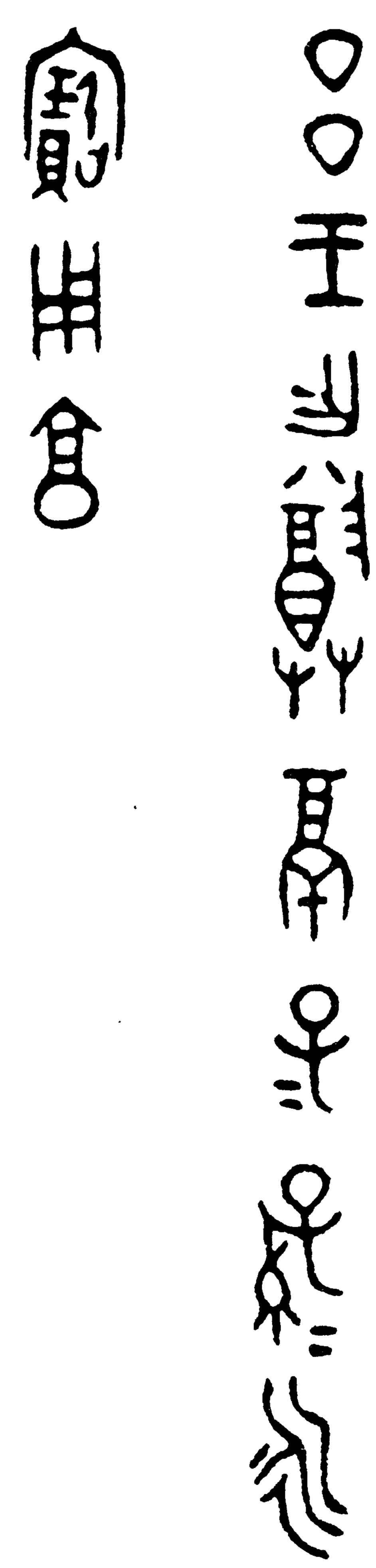
孟姬鬲



口季作孟姬寘女追鬲其萬年子孫用之

右孟姬鬲銘十六字濬益所藏器首一字摩滅不可辨識作字倒文與虘父丁觶伯襄卣同説文於㕚字偏旁不言所以為何字嘗謂即此倒文乍字説詳前虢文公子𤥁鼎銘釋詩有客薄言追之箋云追送也送與媵同義追鬲猶媵鬲也

邕王鬲



邕王作尊鬲子孫永寶用亯

右邕王鬲銘十三字金蘭坡舊藏器仁和黄仲陶大令世本後得之以贈濬益舊釋𠮭為呂説文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呂即甫尚書呂刑禮記孝經所引皆作甫刑詩揚之水毛傳以申為姜姓國甫為諸姜申甫二國地皆近楚後并為楚所滅左成公七年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今湖北黄州府有呂王城是濬益按此説非也此器為西周文字時惟徐楚稱王呂不聞有僭號之事括地志則謂故呂國在鄧州南陽縣西與黄州之説亦不合今釋為邕者説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籀文作𡿧彝器銘凡雝雝等字皆从𠮭篆文變𠮭為邑經典作雝俗作雍周都豐鎬地居雍州又右扶風有雍縣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地理志以為秦惠公都之按左僖公十三年傳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注雍秦都是穆公已先都此而彝器文王在㡿屢見㡿同㝬即雍之㝬泉則又為周之先王舊嘗都此之證此呂王即邕王正如厲王流彘在汾上詩韓奕稱為汾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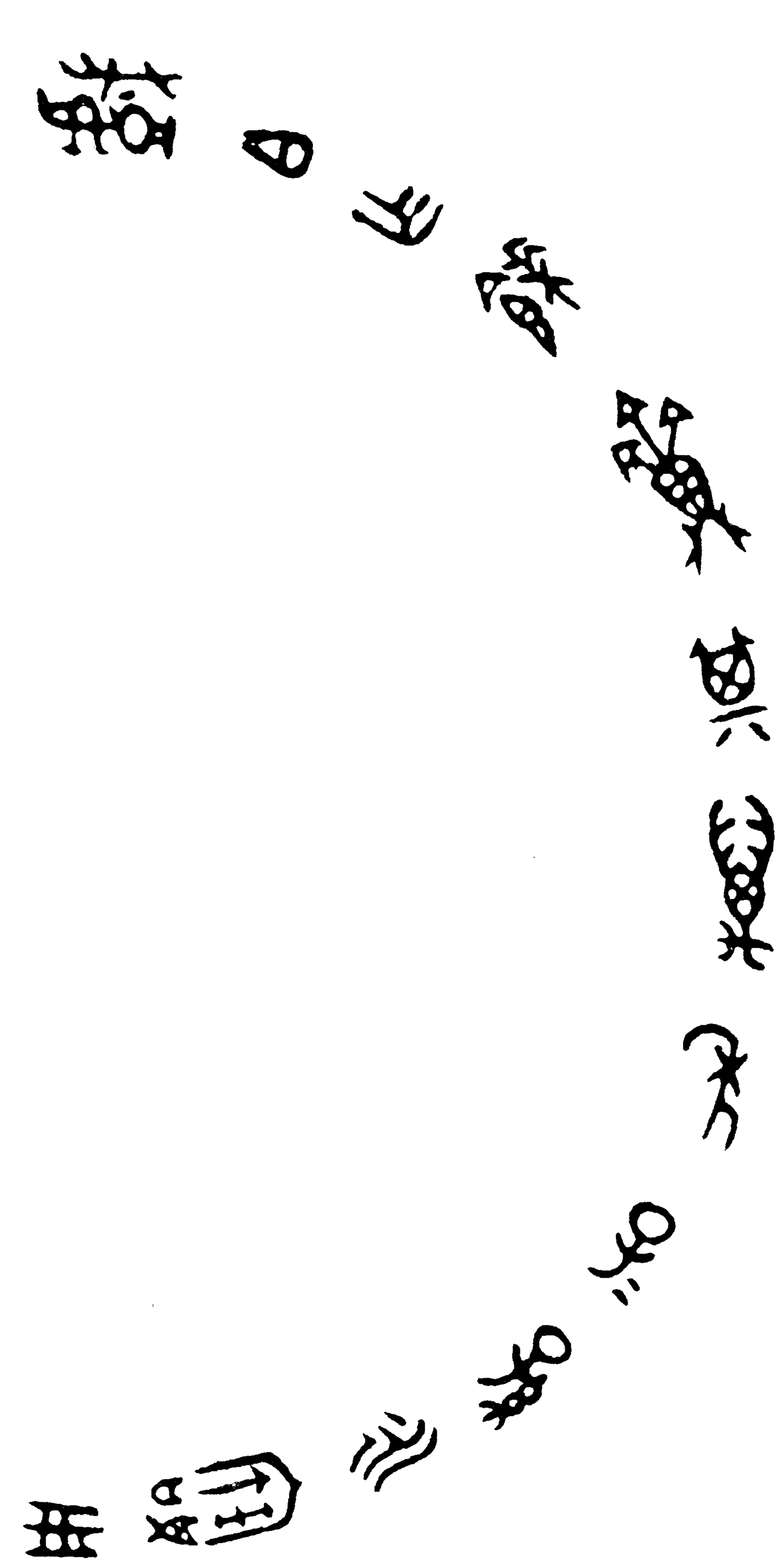
單伯遼父鬲



單伯遼父作仲姞尊鬲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亯

右單伯遼父鬲銘二十字劉燕庭方伯所藏器據長安獲古編摹入鬲之為器古多以媵女國語單襄公曰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韋注有分族王之族親也是單為姬姓此云為仲姞作鬲蓋養祭之器而非媵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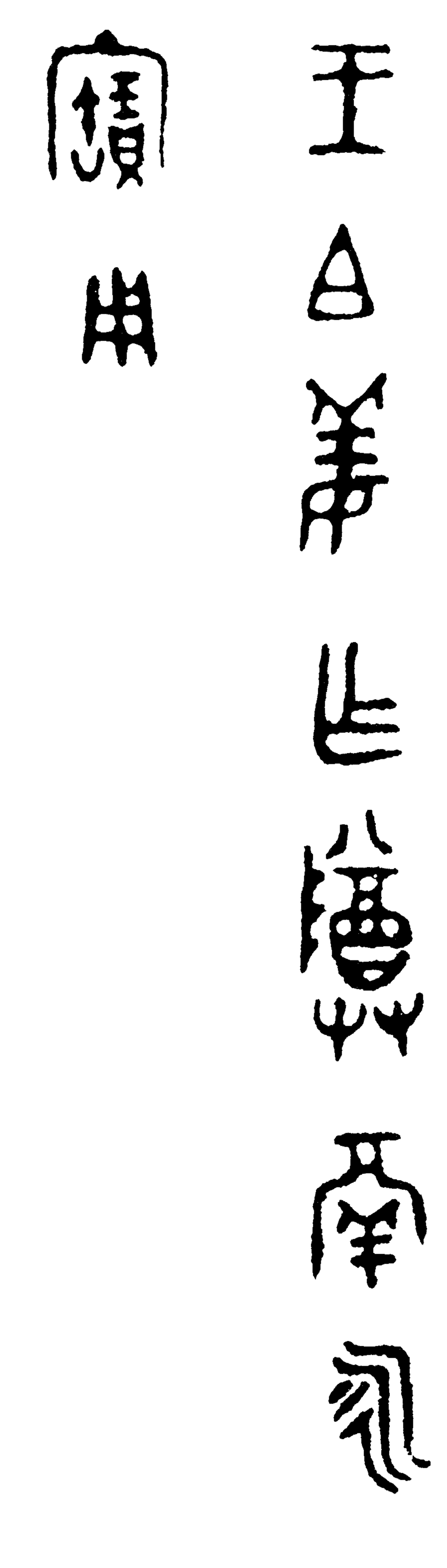
戲伯鬲



戲伯作饙鬲其萬年子〻孫永寶用

右戲伯鬲銘十四字積古齋款識所據爲摹本今據唐鷦安司馬所輯拓本審定摹入舊釋引路史謂戲國有二一爲炎帝後姜姓國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一爲商世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方戲鄭地即左成十七年傳之戲童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濬益按襄公九年諸侯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注亦云戲鄭地當即戲童之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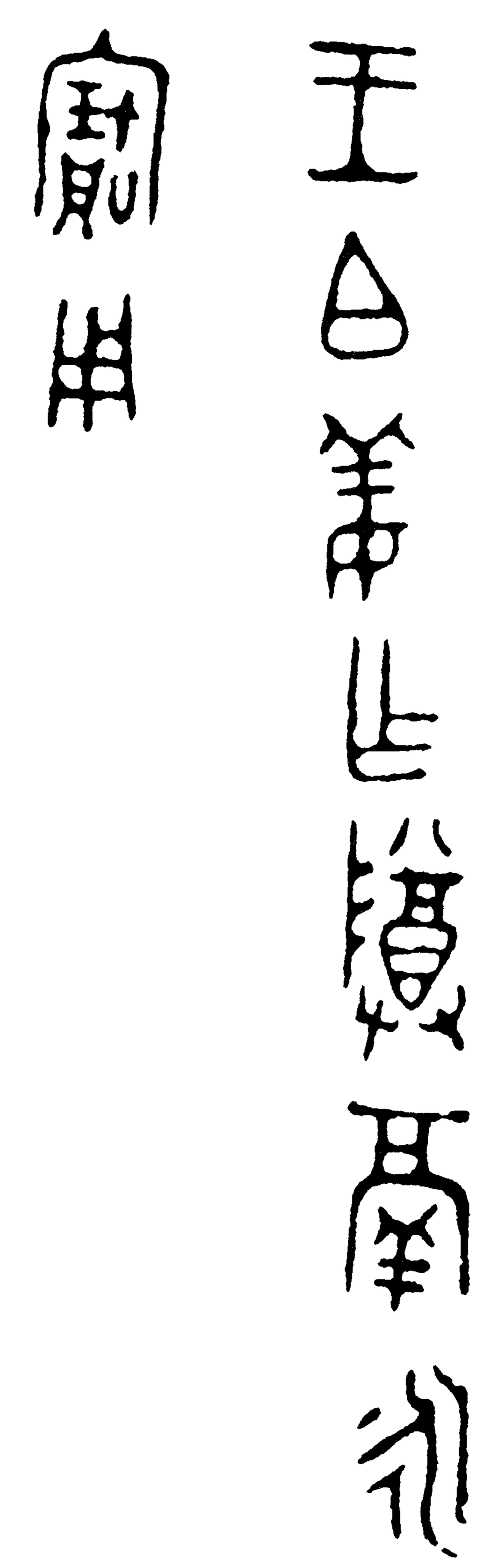
王伯姜鬲



王伯姜作尊鬲永寶用

右王伯姜鬲銘九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筠清館已錄茲據拓本摹入古者適長曰伯庶長曰孟嫁則伯爲適孟爲媵通例也此王伯姜自是諸侯之適女爲王后者特不審爲何王之后嘗攷周室之興肇自姜嫄太王妃姜女思齊詩稱爲周姜左傳謂武王后曰邑姜崧高詩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毛傳曰申伯宣王之舅也是厲王后亦姜氏瑣語謂宣王姜后以王夜卧而晏起脱簪珥待罪于永巷王復姜后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史記周本紀幽王愛褒姒生子伯服廢申后及太子春秋之世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此爲桓王后宣公六年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爲定王后襄公十五年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爲靈王后外此無聞焉此銘與下一器并周中葉文字當在宣王之世或爲宣王姜后未可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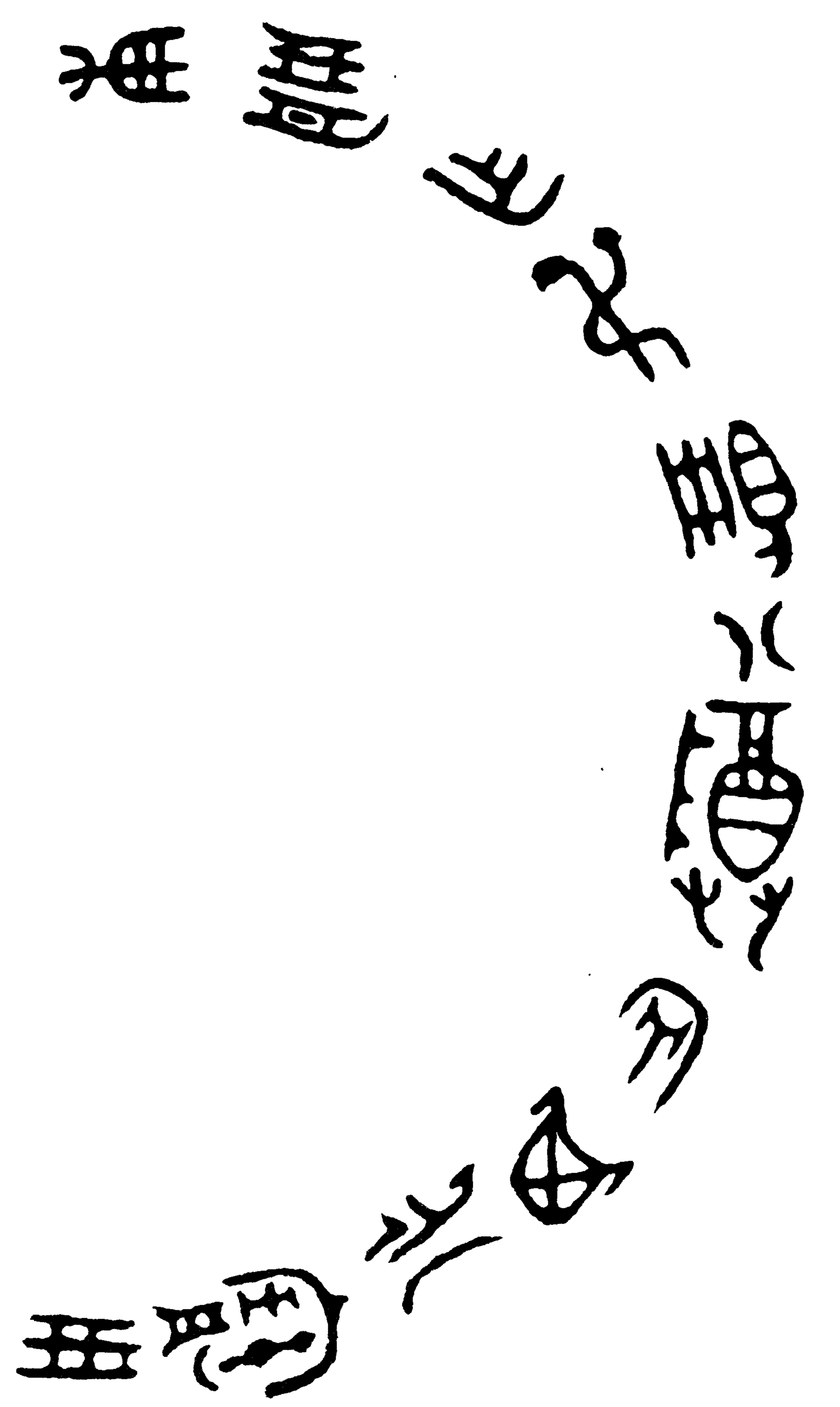
王伯姜鬲二



釋同

右王伯姜鬲銘同前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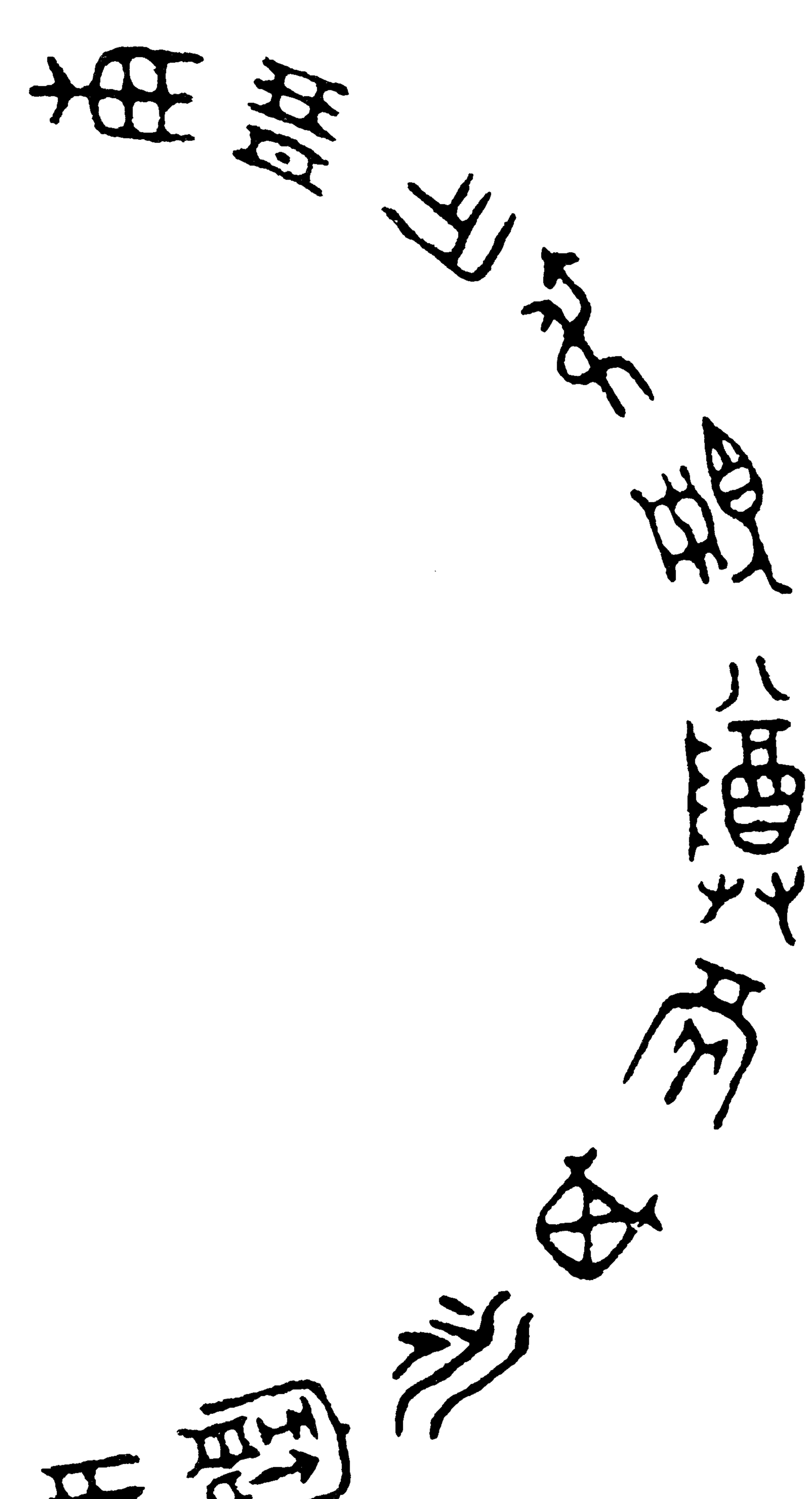
南姬鬲



南姬作叔頌尊鬲其永寶用

右南姬鬲銘十一字器見京師古肆據潘益手拓本摹入首一字以無㠱敦王征南夷南作𡴀證之亦南字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𣎵羊聲按南字與庚字形近南為艸木有枝任故上从𣎵庚主西方為艸木有實庚庚下垂故上从𠂔以象形見義詩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南仲文王之屬春秋隱公九年春王使南季來聘杜注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乃穀梁傳曰南氏姓也以氏為姓當穀梁作傳時已然不待秦漢之世矣今觀此銘曰南姬作叔頌尊鬲殆亦母媵女之辭與蘇妊鼎媵女號改同例頌字經典無徵然可決其為南氏之姓穀梁以南為姓者誤也

南姬鬲二



釋同

右南姬鬲銘同前據潘益所輯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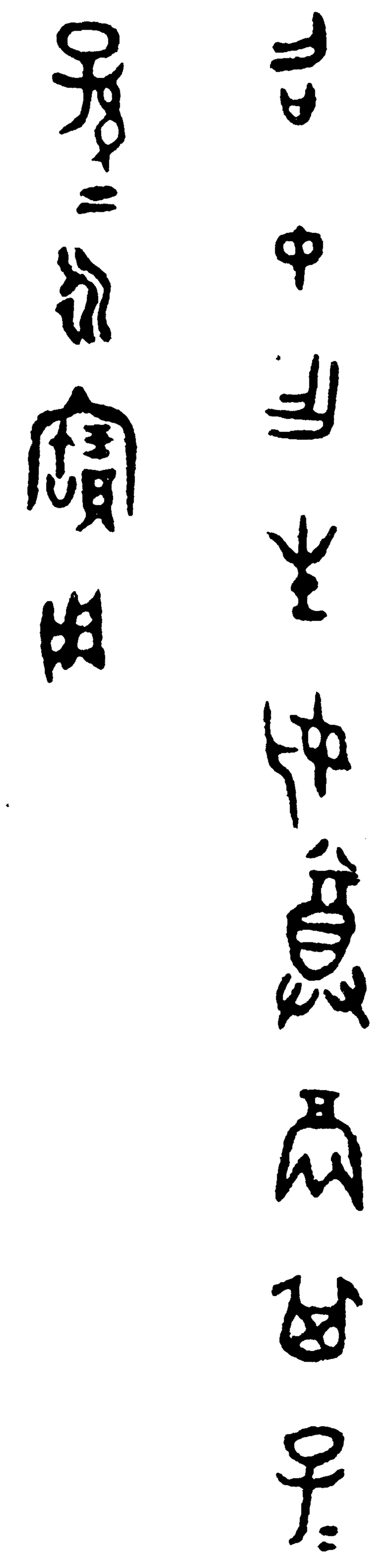
南姬鬲 三



釋同

右南姬鬲銘同前據金蘭坡拓本摹入

召仲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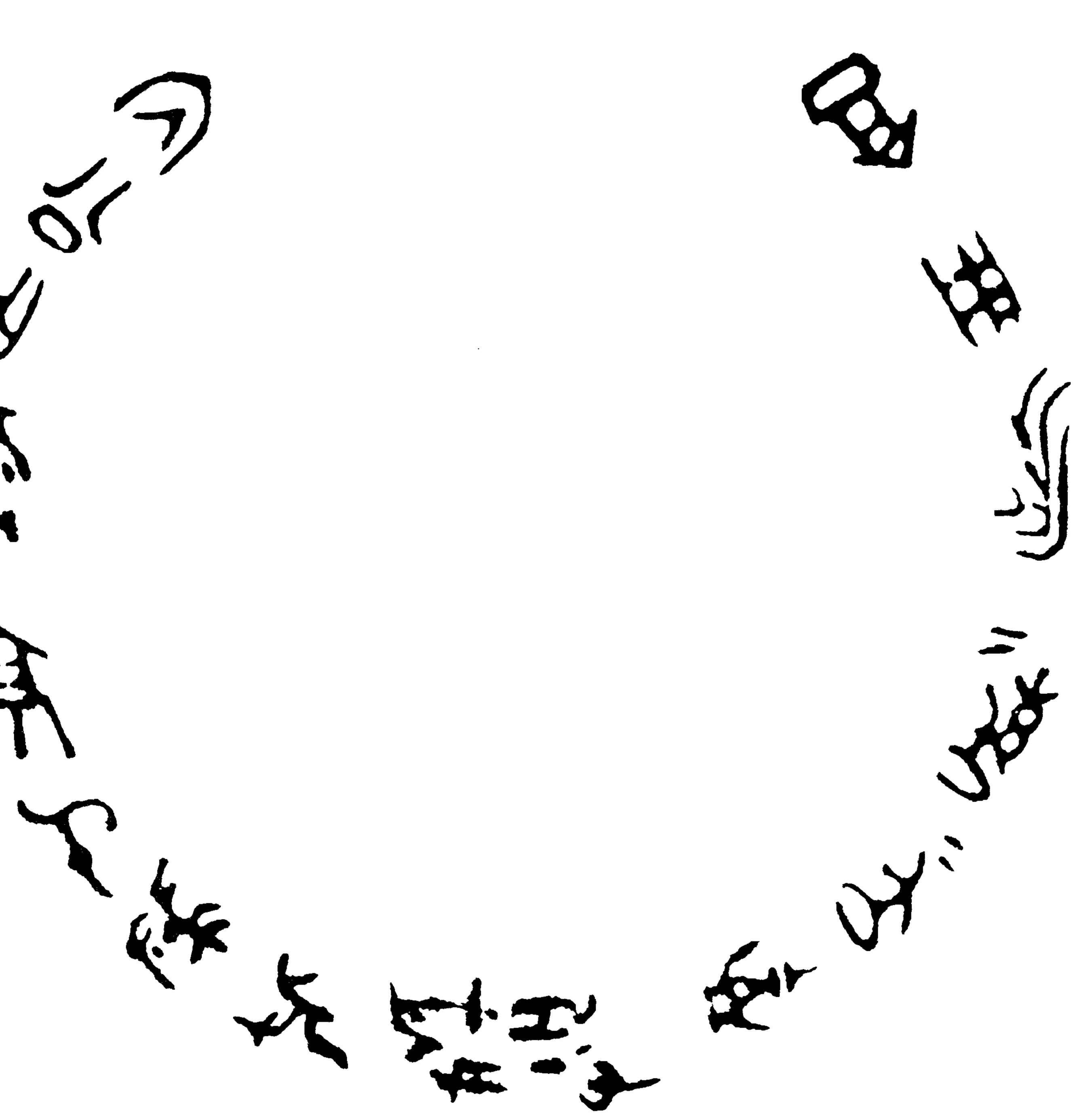


召仲作生妣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右召仲鬲銘十五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長安獲古編與尚書攀古廔款識於尊字上二畫均失摹今補彝器文於召公召伯字習見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緐簡不一皆从召聲說詳後韶埍釋

此消作召後儒以其約偽從之而古籀文不復見於經籍今按召亦通邵字說文召訏也義別又邑部有邵字云晉邑也蓋承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晉戍郫邵之文今山西絳州垣曲縣東有邵城與召公封號本不相涉世俗或書周召字作邵者誤也張孝達尚書曰生妣猶後代言所生母經謂之妾母聲子成風之屬皆是此作鬲者即禮所謂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蓋其祔廟之祭時作濬益按禮記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注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出母即謂所從出者此文之云生妣是舊說以為被出之母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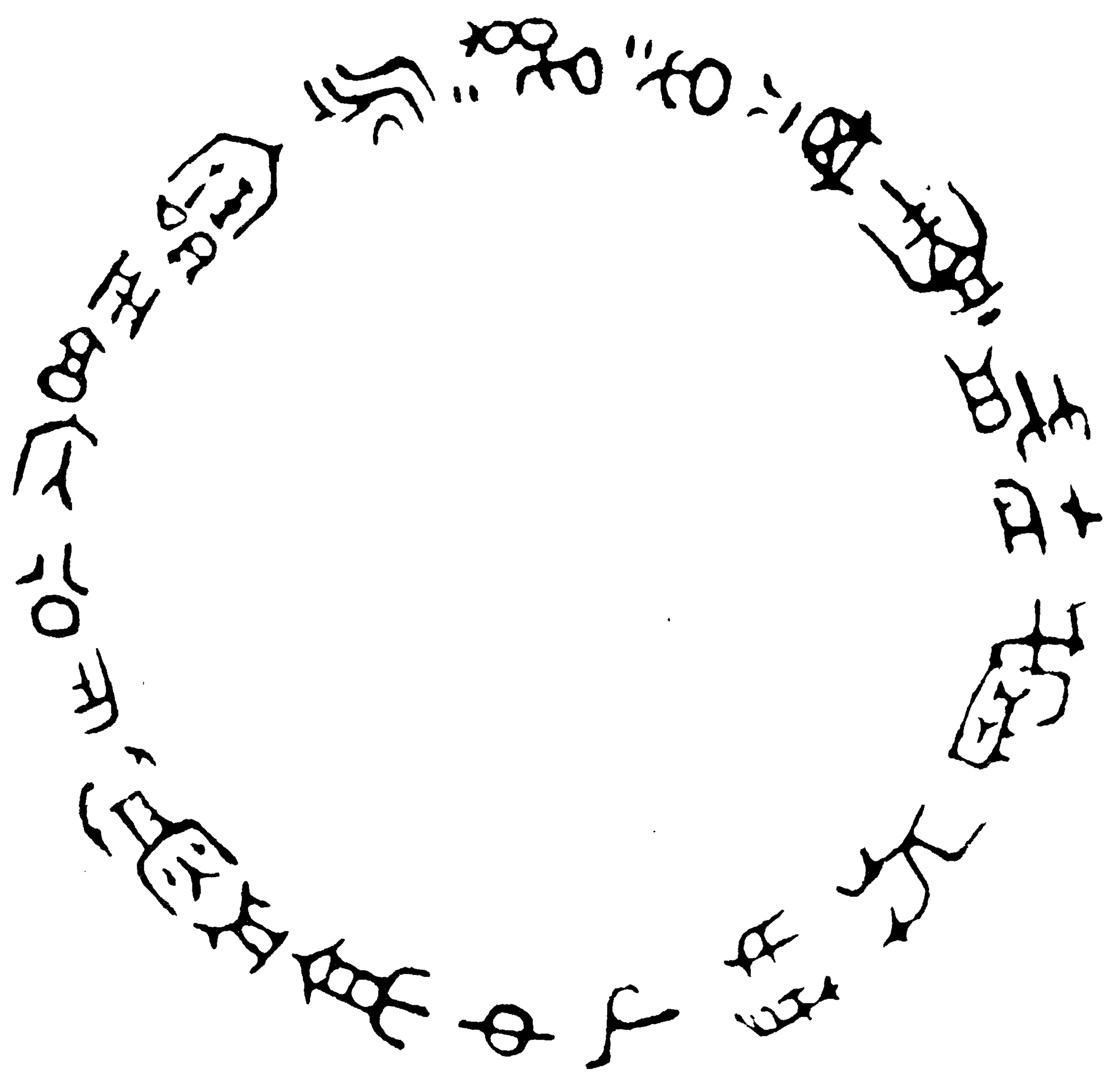
茍公鬲



芮公作鑄京氏婦叔姬媵鬲子=孫=永用亯

右芮公鬲銘十八字器載
西清古鑑今為吳清卿中丞所藏據拓本摹入叔下一字半蝕
以後一器證之寔姬字按書序芮伯作旅巢命傳云芮伯
周同姓圻內之國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
侯毛公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

芮公鬲二



芮公作鑄京仲氏婦叔姬媵鬲其子=孫=永寶用亯

右芮公鬲銘二十一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前器
京氏此作京仲氏又鬲下增其字永下增寶字餘并同前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有京姜鬲積古齋款識釋為京師引
詩思齊京室之婦以為證按春秋時鄭有京邑共叔段居
之謂之京城太叔此京仲當亦以地名為氏者不必京師
始稱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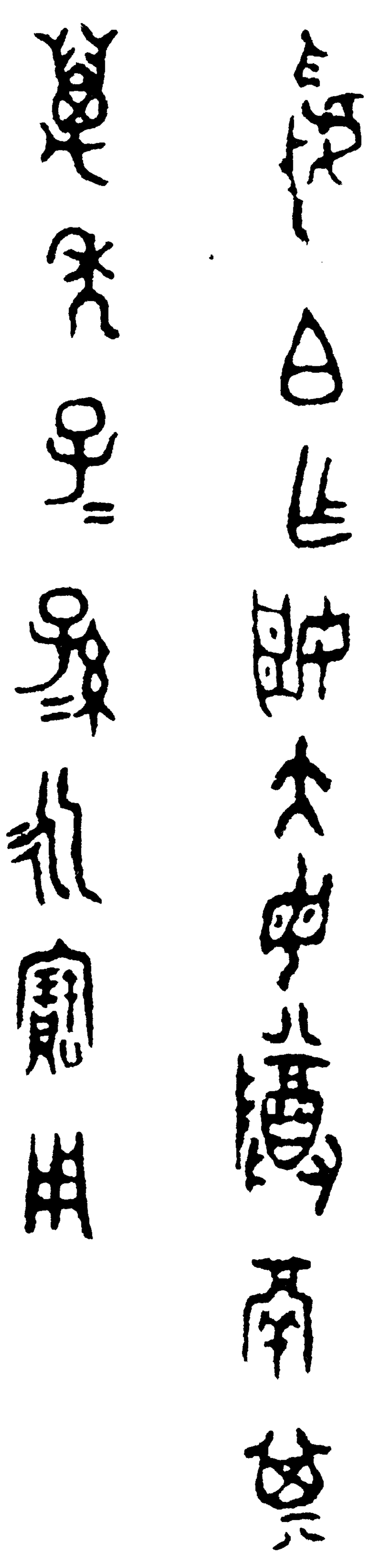
芮公鬲三



釋同

右芮公鬲銘二十字摩蝕僅存殘畫媵下奪鬲字餘同前
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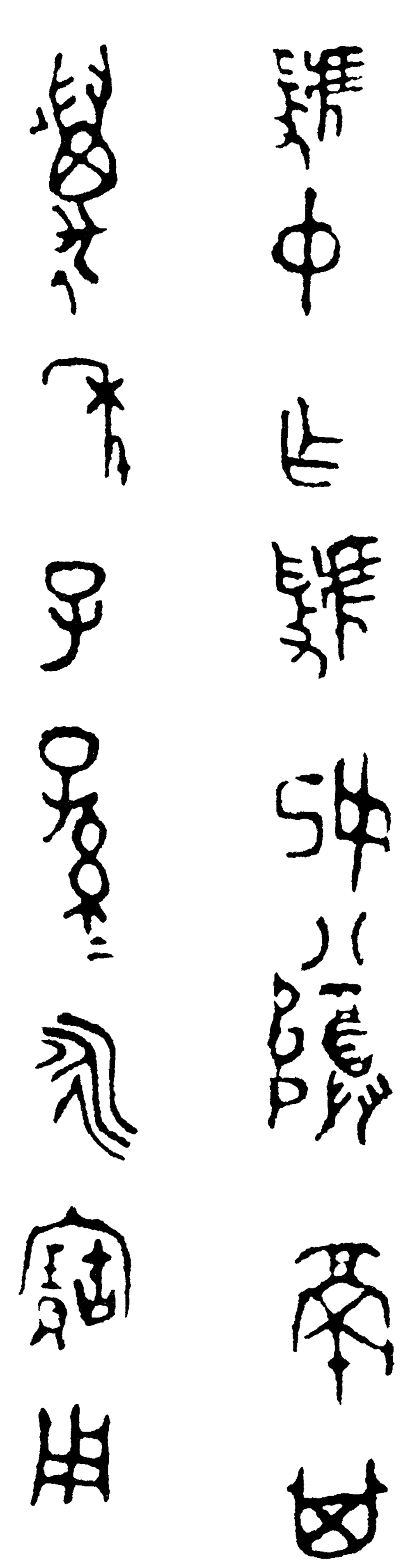
虢伯鬲



虢伯作姬大母尊鬲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虢伯鬲銘十八字據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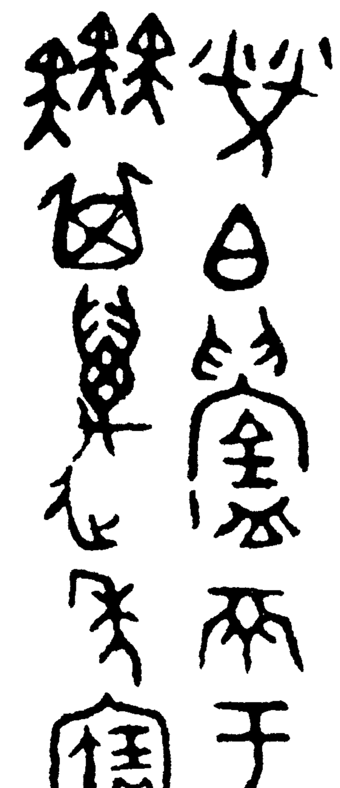
虢仲鬲



虢仲作虢改尊鬲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虢仲鬲銘十七字曹秋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虢改當
是有蘇氏之女以虢文公子瑕鼎及此鬲證之是虢姬娶
於改氏蓋蘇國於河內之溫與北虢大陽東虢滎陽地皆
相近世為婚媾固其宜也

榮伯鬲



榮伯鑄鬲于
𩱾其萬年寶用

右榮伯鬲銘十一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積
古齋款識釋卯敢銘焚季焚伯為艾引路史艾為矦壽益
本辥氏款識敔敢舊釋也後來諸家并從其說今按此字
當釋榮焚即榮之古文說文榮从木熒省聲熒屋下鐙燭
之光从焱冂諸部中如瑩營縈滎等十餘文多同蓋以篆
文無𤇾字故不得不从熒省今觀此文作焚乃象木枝柯

相文之形其端从炏木之華也炏為焱之渻說文焱火華也木之華與火同故从炏以象形而華之義為榮爾雅釋木榮桐木郭注即梧桐都蘭皐户部曰說文榮桐木也桐榮也是桐一名榮月令季春桐始華桐華尤蘇茂故獨擅榮名矣說文以榮為熒省聲豈知古文作𤇾熒固从𤇾聲耶此與𤇾伯敦為一國之器互詳敦銘釋弟六字是𦋺說文𦋺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為㗊三目為𦋺益大也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𦋺今毛詩作㬙又北周書代王達謚㬙諸本作㬎誤㗊為㗊并从目之義而失之文選西京賦巨靈贔屭贔即𦋺之俗字詩正義引西京賦作㬙是唐初文選猶未作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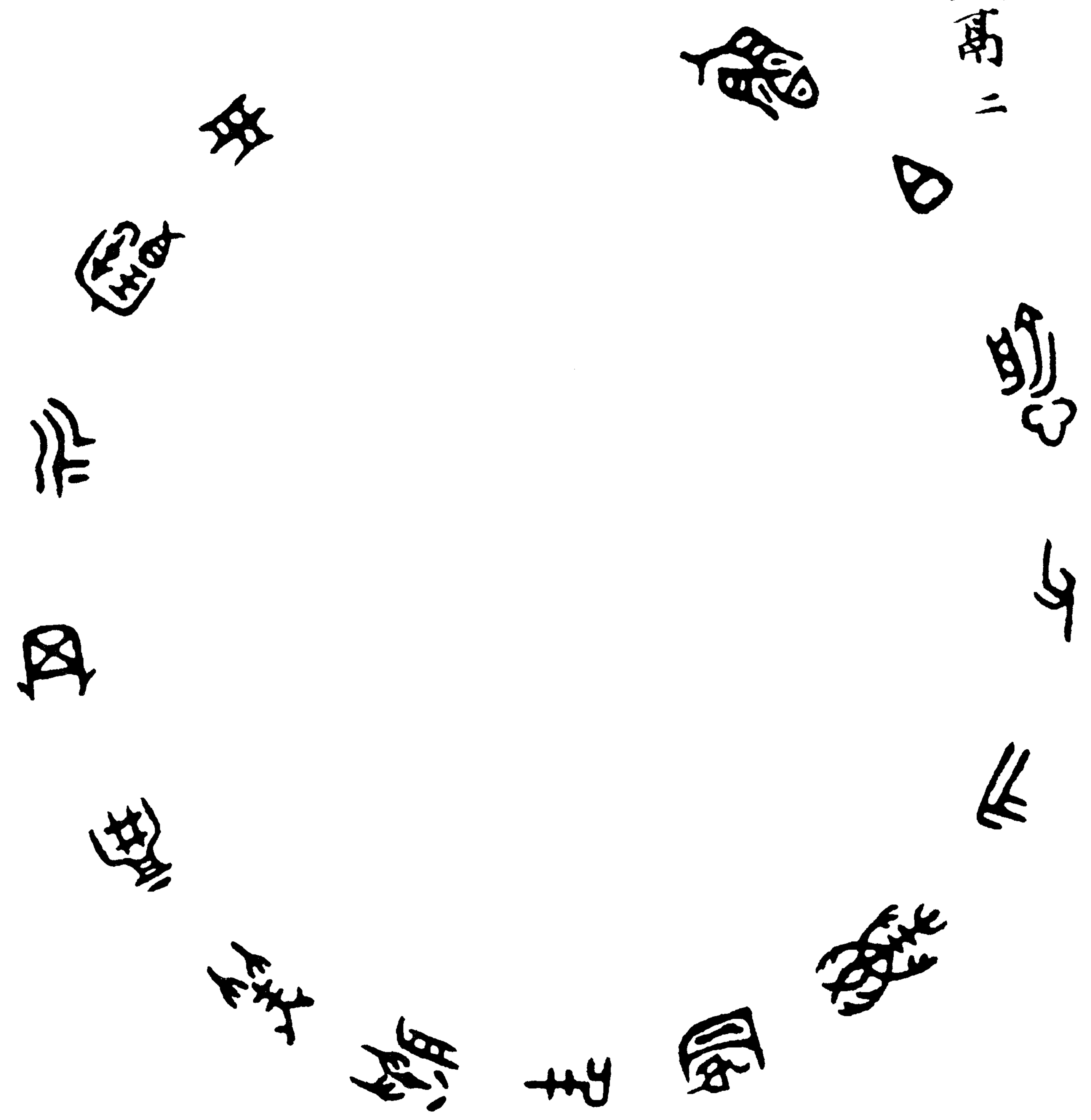
魯伯愈父鬲



魯伯愈父作邾姬孚媵羞鬲其永寶用

右魯伯愈父鬲銘十五字與下二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篋銘皆作伯俞此四鬲與盤匜二銘皆作伯愈按說文無愈字疒部瘉病瘳也義同古多通用俞荀子仲尼篇俞務而俞遠漢書食貨志民俞勸農皆作俞今以此諸器證之是古有愈字其或作俞或作愈者正如左傳宋公兹父公穀作慈父公孫兹公穀作慈耳

魯伯愈父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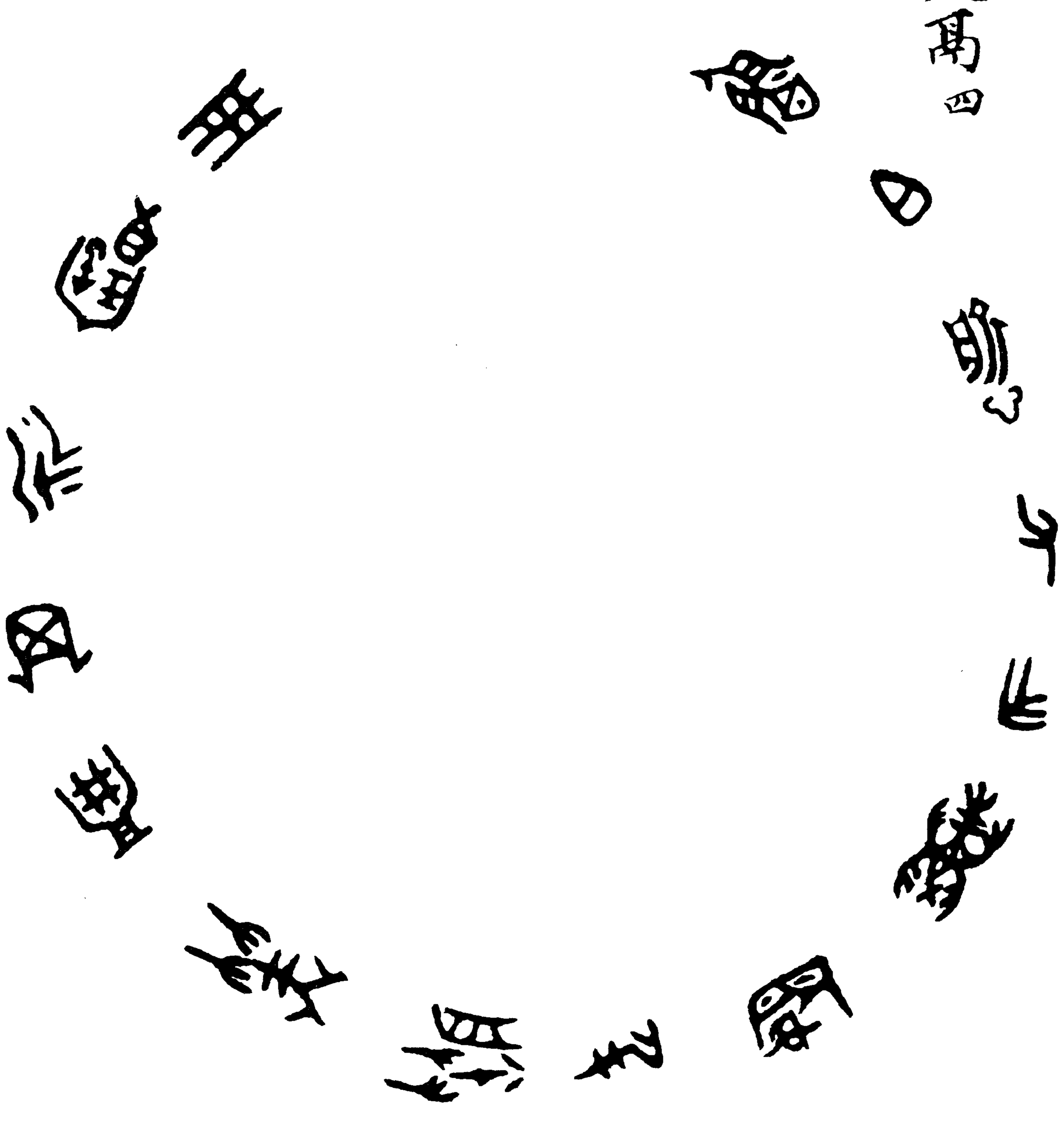
魯伯愈父鬲三



釋同

右魯伯愈父鬲銘同前器

魯伯愈父鬲四



釋同

右魯伯愈父鬲銘十四字愈下奪父字寶湝作寚餘并同前器

釋同

右魯伯俞父鬲銘同前丁小農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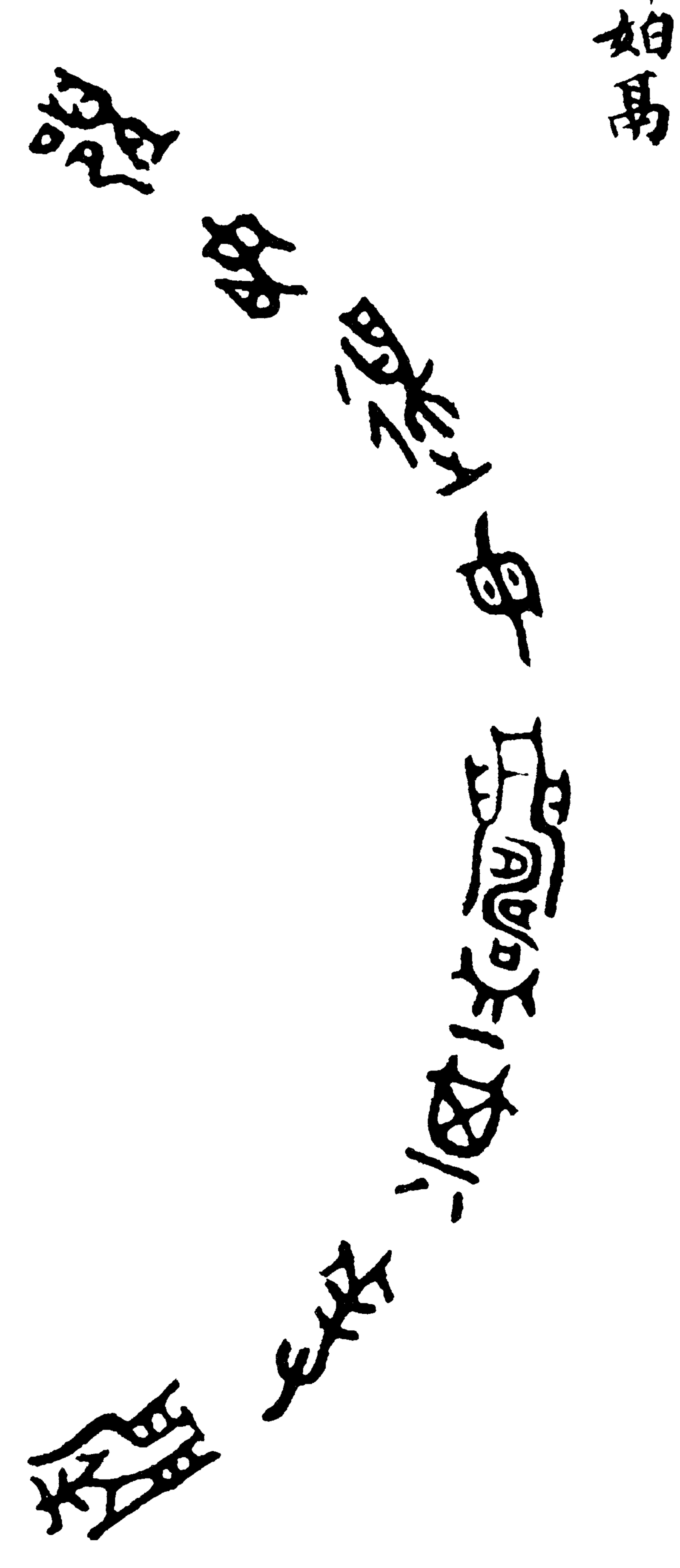
鄭興伯鬲



鄭興伯作叔⿰女黹薦鬲

右鄭興伯鬲銘八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次字蓋興之變體叔下一字从女从黹彝器文黹屯字習見舊釋為帶束孫淵如觀察釋黹純說較長例之此字應作⿰女黹亦女姓也

郳始鬲



郳始遹母鑄其養鬲

右郳始鬲銘八字郳在春秋時為小邾左莊公五年傳疏引世本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為小邾子按經傳注郳與邾皆曹姓此郳始當是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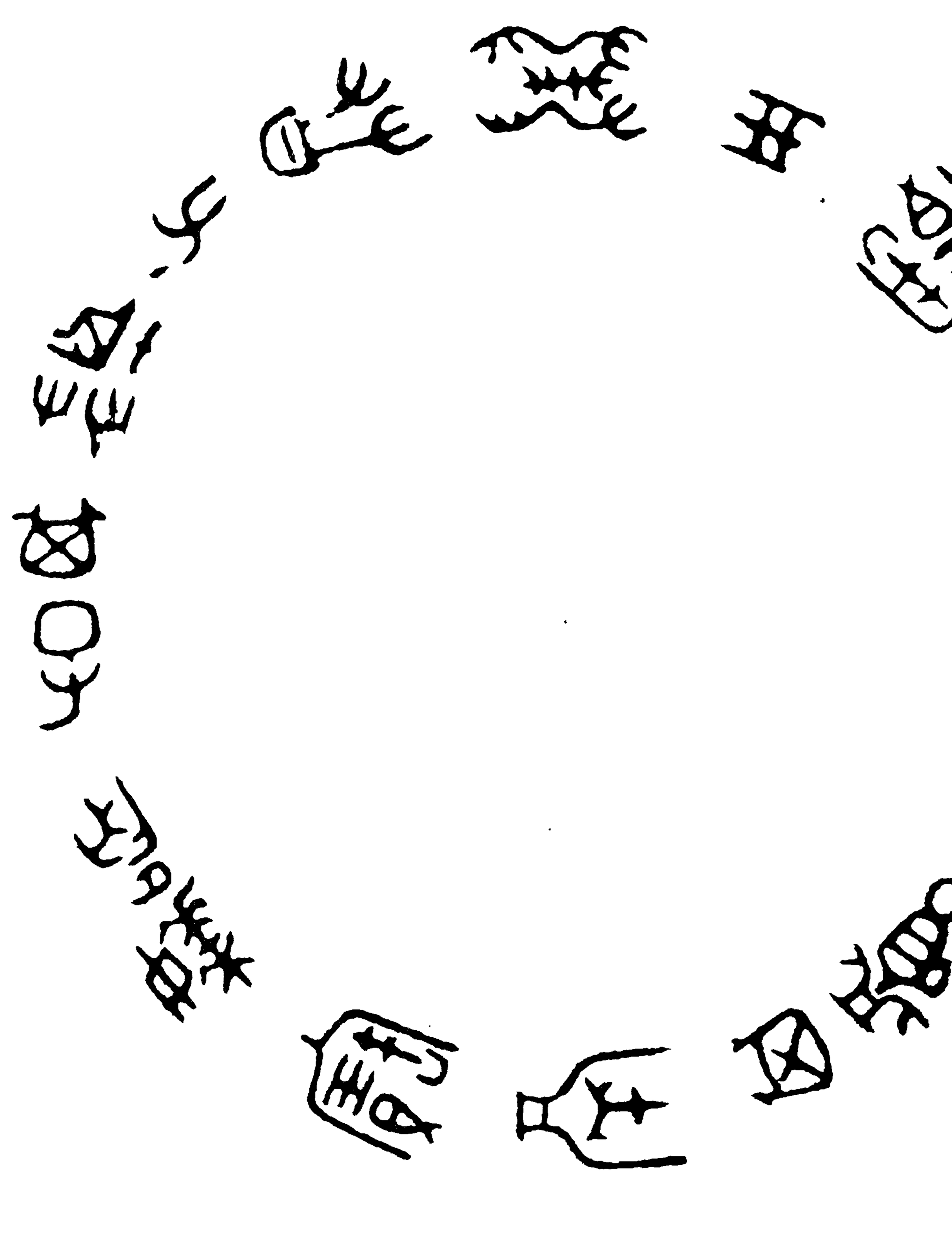
夫人始姓之女此與前器叔⿰女黹經傳皆無徵然彝器文如嫛媘娟媍等字并經傳所不載是古姓之佚而不傳者正多矣爲从辵即荀子以僞爲爲之所本意古爲字本作䢗或省作𠈄又省作僞說文辵彳二部字多相通如延之或體為征退之或體為徂辿之或體為徃往之古文為逹復之古文為退後之古文為逡徐安行也人部徐緩也義相近是徐亦徐之省文其見於彝器文者如德一作𢛳萬一作邁或省作𦧅或省作𧉧又省作僞皆是小篆分為僞為二說文以為訓母猴也僞訓詐也後人不復知古爲本作僞而荀子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語遂為口實謹案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曰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

右傳藏朋伯之鬲原為潘氏藏 周父世敦作 傳潘藏氏題 ……

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偽字甚明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濬益案禮論云性者本始樸材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性偽合而天下治又正名篇云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是荀子書中為多作偽不僅性惡一篇也今得此銘可知爲字以次遞消之變漢書淮南王安傳使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注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此偽為二字古又互相通段

郘友父鬲



郘友父媵其子㠯婕寶鬲其眉壽永寶用

右郘友父鬲銘十六字瞿穎山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習為友之異文子下疑作召二字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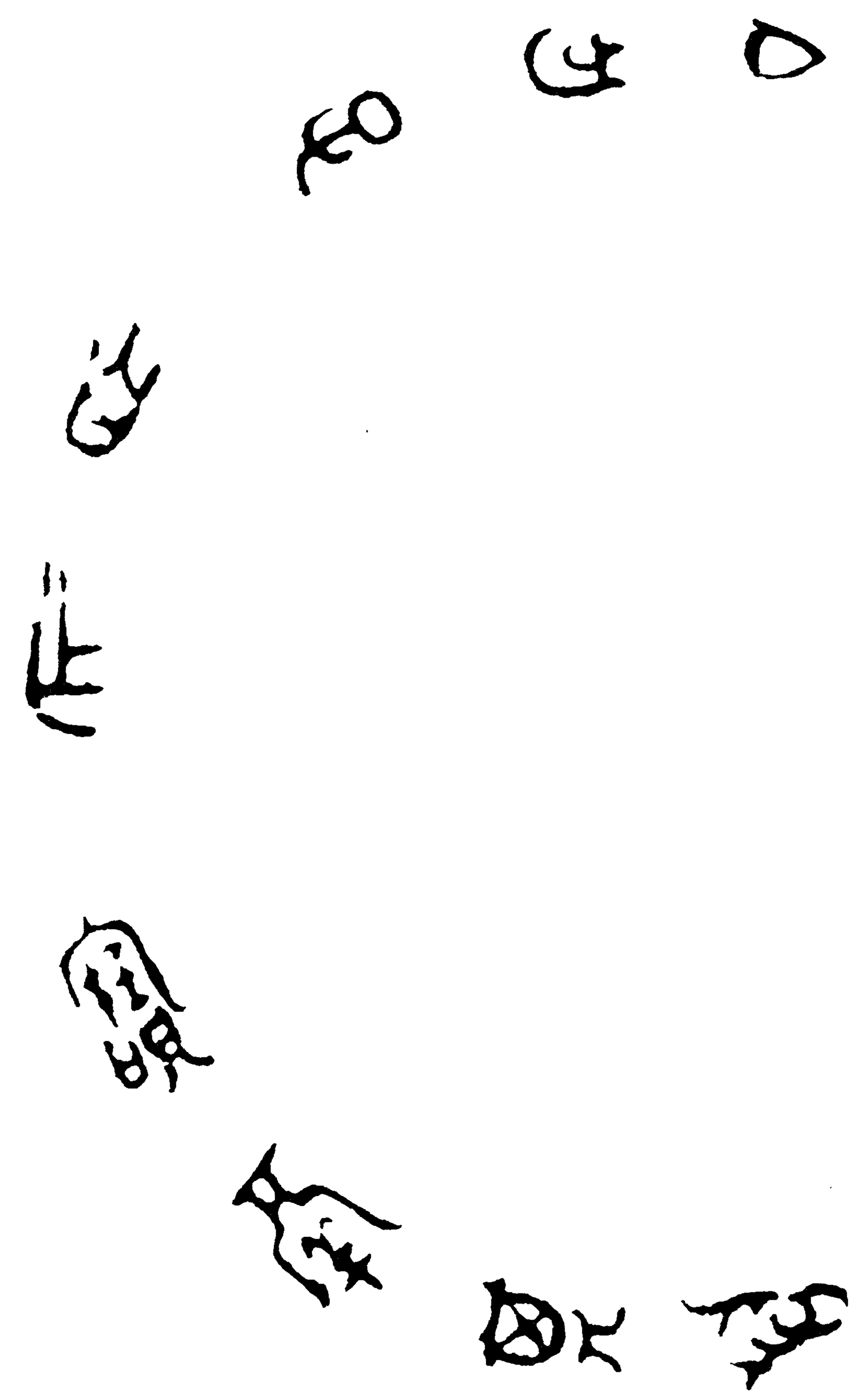
母殘鬲



口口母作寶尊鬲

右母殘鬲銘可辨識者五字據韓小亭所輯拓本摹入母上二字摩滅僅存殘畫其上與鬲字之下皆有闕文不辨字數

寶殘鬲



口伯口子自作寶鬲其萬

右寶殘鬲銘可辨識者九字器半斷裂見揚州古肆濬益手拓本摹入 伯上一字蝕萬下殘缺不存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盉 盦 盈 鐥 鍾 鈁 匜 釜 鍈 鐸 錞

句鑃 墳

伯公父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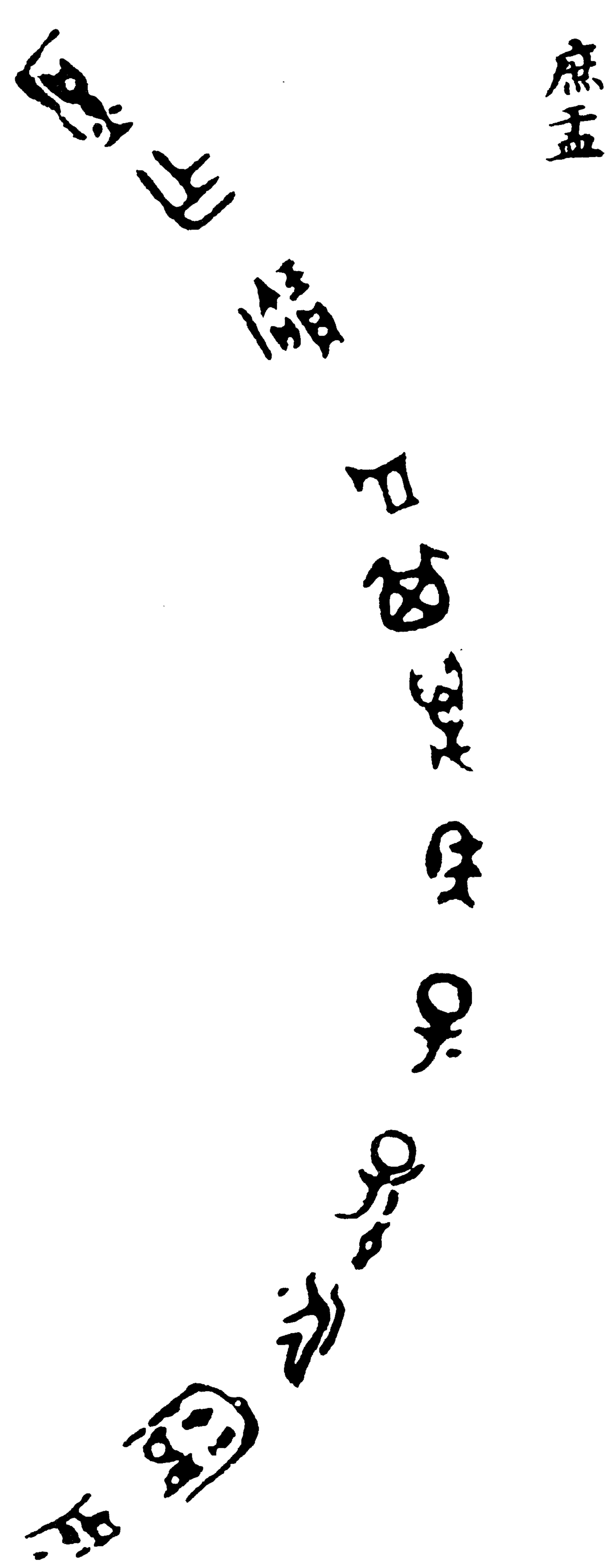
伯公父作旅

盉其萬年

子子孫永寶用

右伯公父盉銘十五字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庶盉



庶作寶盉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右庶盉銘十三字半蝕者三字沈仲復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弟四字下从皿以形制同前器知是盉

虢叔盂



蓋 虢叔作旅盂



器 釋同

右虢叔盂并蓋銘各五字與下一器并據劉雲摶太守拓本摹入

齊侯盂



齊侯作賸寘
蒙孟姜盥盂
用蘄眉壽萬
年無彊也=配=
男女無㫷子=
孫=永保用之

右齊侯盂銘三十八字弟二行首一字與齊侯盤同說見前卷盤銘釋盂之右偏不審所从當是盂之緐文按說文盂飯器也漢書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亦曰盂食器也若盆而大今之所謂盆盂也此曰盥盂所以別於食器與齊侯盤太宰歸父盤之名盥盤同韓非子曰盂方水方盂圜水圜盥盂之謂也

王子申盞盂蓋



王子申作嘉嬭
盞盂其眉壽
無期永保用之

右王子申盞盂蓋銘十七字阮文達公舊藏器今歸吳平齋觀察此器載積古齋款識釋為盞蓋謂蓋古文或从皿意為盂敢同類之物今以下一器證之字皆从芌不从羊當是盂之別體異文也文達謂王子申即楚令尹子西說

至瑀惟釋嬭字引廣雅釋親嬭母也廣韻楚人呼母也今按廣韻作㜷武移切樊南李賀小傳阿㜷字用此二誼與此殊不合按辥氏款識楚卭仲嬭南龢鐘銘曰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卭仲嬭南龢鐘其眉壽無疆云云為楚王媵女器是卭仲嬭與此器之嘉嬭皆楚女嬭乃楚姓即經傳之羋字史記楚世家陸終子六曰季連羋姓說文羋羊鳴也此羋之本誼經傳以為楚姓者乃同音叚借字其本字正當作嬭如任己㛐隗諸姓彝器文作妊改㛐媿偏旁从女是其證也此字蓋自張揖以來失其本誼千餘年矣得此器與卭仲嬭鐘互相卭證乃知經傳之羋為嬭之叚借彝器文有裨於經學如此積古款識錄此銘篆文不無闕誤茲據精拓本重摹訂正并詳說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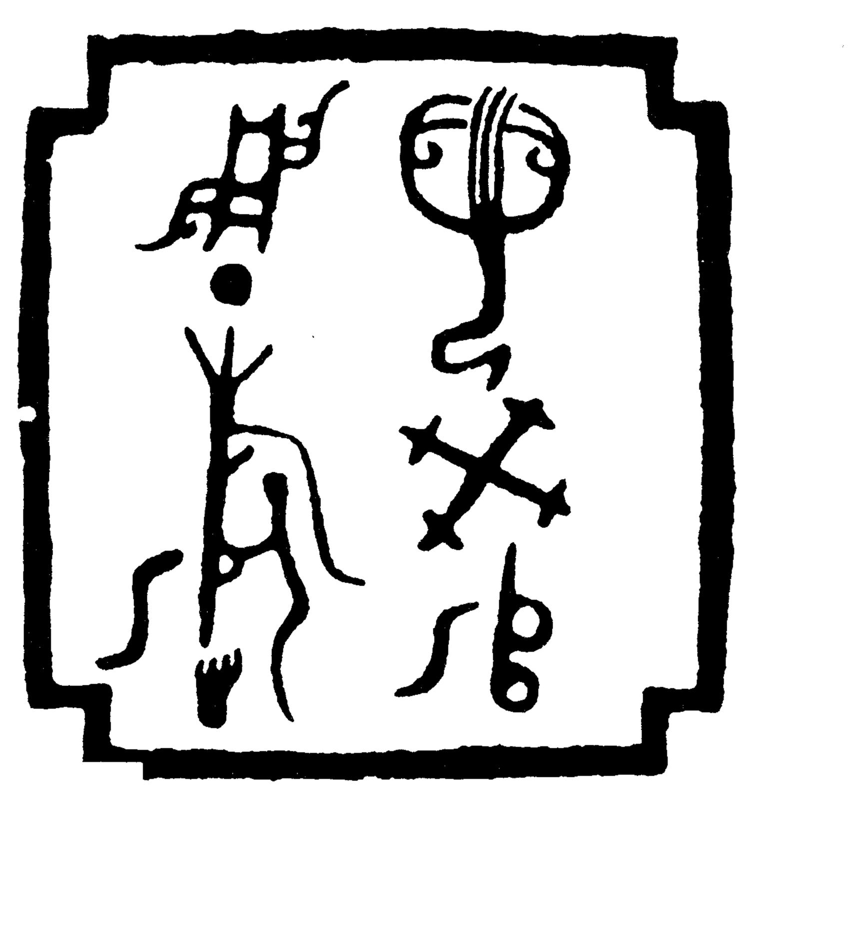
齊良壺盉



齊良作壺盉
其眉壽無期
子孫永保用

右齊良壺盉銘十五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盉字與前器皆从禾前器曰盨盉蓋盉之似盨形者此曰壺盉則盉之似壺形者猶鼎曰鬲鼎盉曰盤盉也書體與衷鼎正同皆在春秋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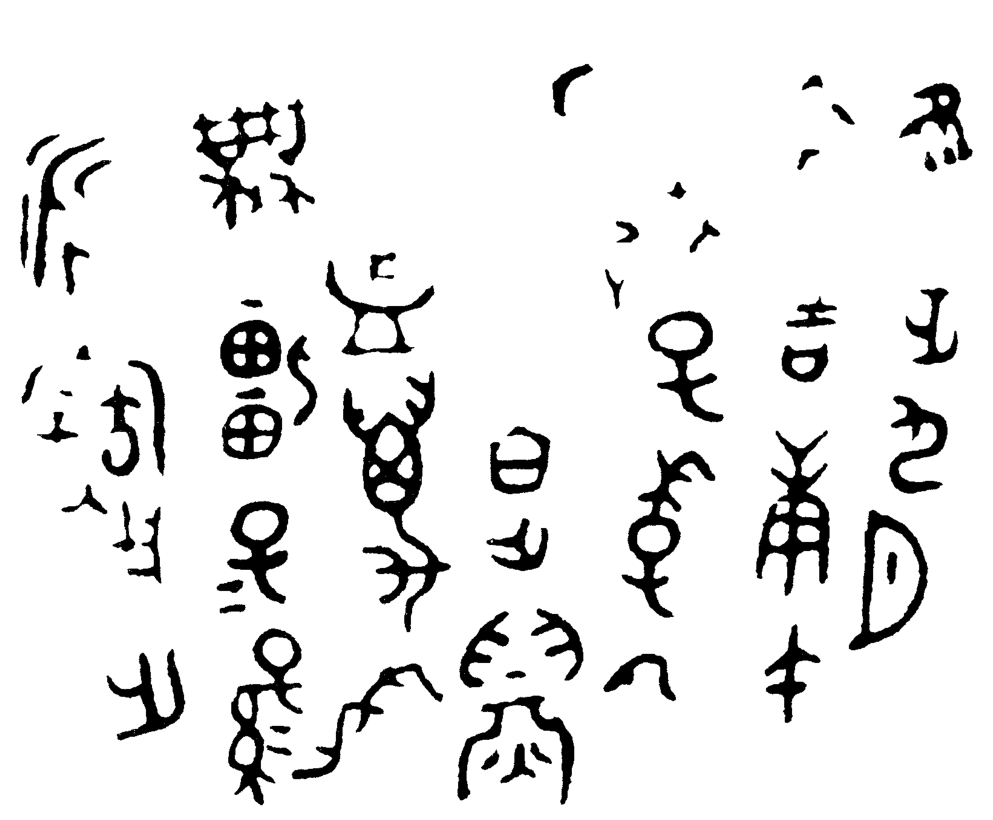
亞形若癸盦



亞形中　若癸乙㠯　受丁子執旂乙足迹形

右亞形若癸盦銘十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與前卣觚二銘並同

子季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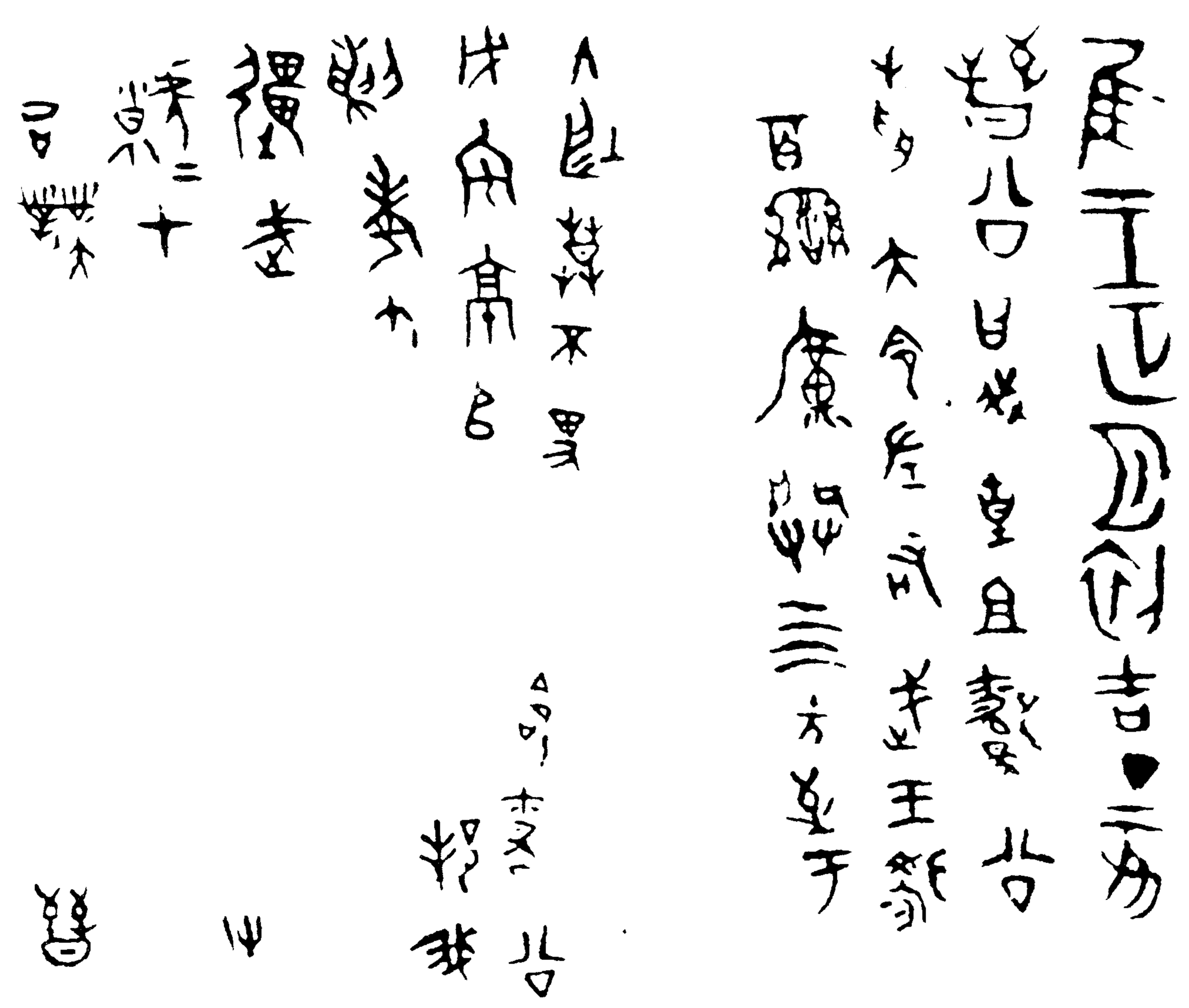


隹正九月
囗吉庚午
囗子季囗
囗囗作鑄
囗囗萬年
無疆子孫
永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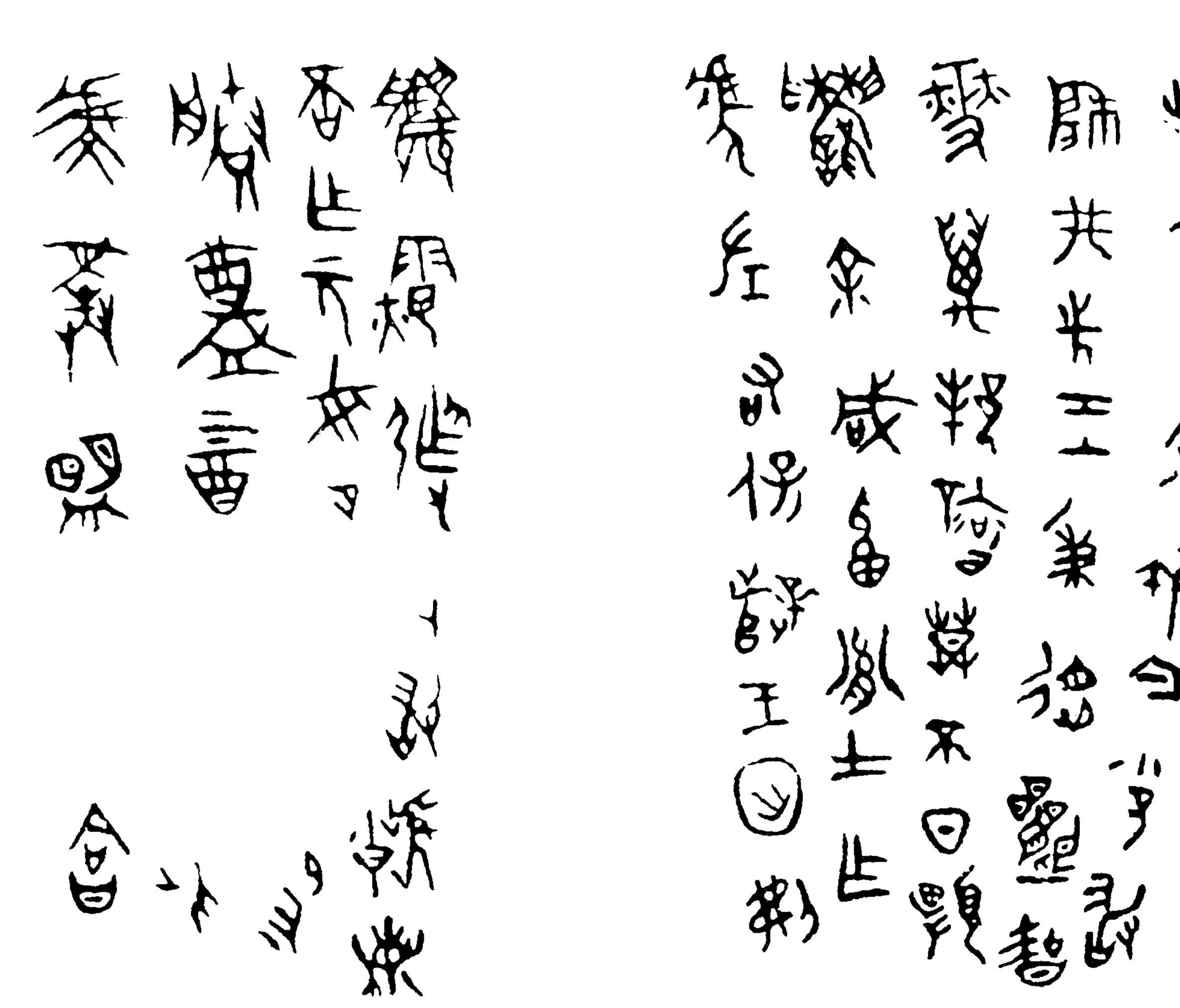
右子季盦銘摩滅可辨者二十五字據金蘭坡拓本摹入

此器器蓋并全銘在器蓋作二蟠螭隆起制絶奇麗弟二行初字三行子季上下二字為作器人氏與字摩滅不可識五行弟二字半滅其下从皿以形制與晉公盦同自是盦字惟正九月者白虎通三正篇引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公羊隱公元年疏引書大傳則云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二書所引大傳語不同然皆指歲首正月而言與此九月文殊不合今按漢書郊祀志注曰正正朔也此作器者為周人自是用周之正朔言此為周正九月所以別於夏正商正鄭杜元凱春秋左傳集解序有曰所用之正則周正也是也

晉公盦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
晉公曰我皇祖唐公
口受大命左右武王口
口百蠻廣闢四方至于
大廷莫不俾　命唐公
戊宅京𠂤　邦我
剌考口
疆武　口
虩二杜
𠬝𩎱　晉



邦公曰余雖今孝敢
帥井先王秉德疊誓
燮萬邦口莫不日𩒨
口余咸畜脂士作
虎左右保辥王國剌
口電䨐口敢虩若　口
𠍻作元女口　口
媵盦飤
虔莽盟　會



口卿誓侯可稱雖今
小子口辥爾家宗
婦楚邦烏昭萬
年晉邦隹賴
永口寶

右晉公盦銘凡五段剝蝕可辨者一百四十一字瞿頴山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金文錄此銘誤為周敔釋文尤多疏舛攈古錄標題不誤然所載翁祖庚中丞說亦多不合今按文曰晉公者晉平公彪也曰元女曰媵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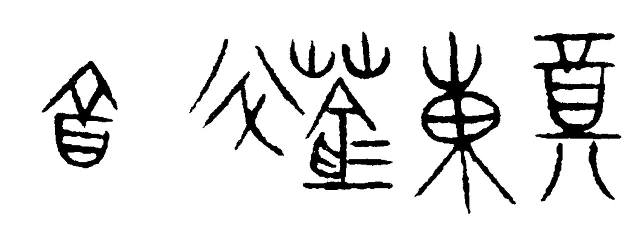
曰宗婦楚邦者晉嫁女於楚作器以為媵也左昭公四年
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遂請昏晉侯許之五年春屈
生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邢邱韓宣子如楚
送女叔向為介遠啓疆所謂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
及上大夫致之者也首言王正月與傳文五年春正合曰
皇祖唐公者唐叔也說文唐之古文从口易作啺此文上
从彐象人面目鼻口形下从易右从邑自是唐之異文曰
口受大命左右武王者昭七年傳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
陟烙杜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亦此義也曰口口百
蠻廣闢四方者定四年傳成王封唐叔於夏虛啓以夏政
疆以戎索杜注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烈考蓋謂悼公下一字蝕有殘畫疑為悼字虩⿱業大二文見

辥氏款識秦公鐘⿱業大下从大按易震卦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王弼注虩虩恐懼之貌也⿱業大即業之緐文詩雲漢兢兢
業業毛傳業業危也常武赫赫業業傳業業然動也二字
義并近推从隹从午聲似是許之異文秉德下一字从豊
不審右偏所从替燮萬邦咸畜胤士亦見秦公鐘其曰奄
有下國十有二公辥氏以秦自襄公始為諸侯定此為景
公所作按辥氏說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昭公五年
寔為景公之四十年晉平公之廿一年時代正同故語言
文字亦相類尤足資印證矣曰作虎左右猶衰敵之云左
右虎臣保辥王國亦與鄭嫛鼎壺諸器同言晉自襄王命
文公為侯伯世主諸侯會盟所以燮龢萬邦而畜此胤士
以為左右虎臣者正以尊周室保王國也說文雷陰陽激

燿也从雨从申古文作靁此作䨓从甲从大大為大之渻
雷光也視篆文古文義尤明顯元女長女之假盦為器之
有蓋者辥氏款識邛仲孫伯戔盦字作盫此作盫正同合
為荅之古文左宣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注合猶荅也烏下
一字从召當是昭之異文烏昭萬年頌祝辭也按筠清館
所錄篆文闕誤殊甚由所據拓本不精致釋文因之舛譌
非一既誤以為西周之文又謂此虢未為晉滅時二國盟
會之事尤為乖謬豈誤以文中虩字為虢遂為此曲說乎
茲以唐鶴安司馬所輯拓本參以龔孝拱郎中藏本訂正
如右奇字之不可強識者概從闕畧焉
又按周時列國彝器流傳後世者晉為最罕宋以來著錄
惟辥氏款識所載晉姜鼎伯䣄父敦兩器而已經傳中則

國語悼公即位使令狐文子佐新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
圖敗晉功魏顆以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
于景鐘韋注景鐘景公鐘左昭十九年傳趙鞅荀寅賦晉
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亦只此兩事
在春秋時雖侔大國而當西周文侯以前國勢尚不及魯
衛鄭虢故聲明文物亦遠遜觀昭十五年景王宴荀躒樽
以魯壺王謂文伯諸侯皆有彝器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是其證也今以嫁女於楚作斯媵器君與上卿親為送致
是平公尊周之心曾不及其善楚之念知人論世有以知
晉霸之衰於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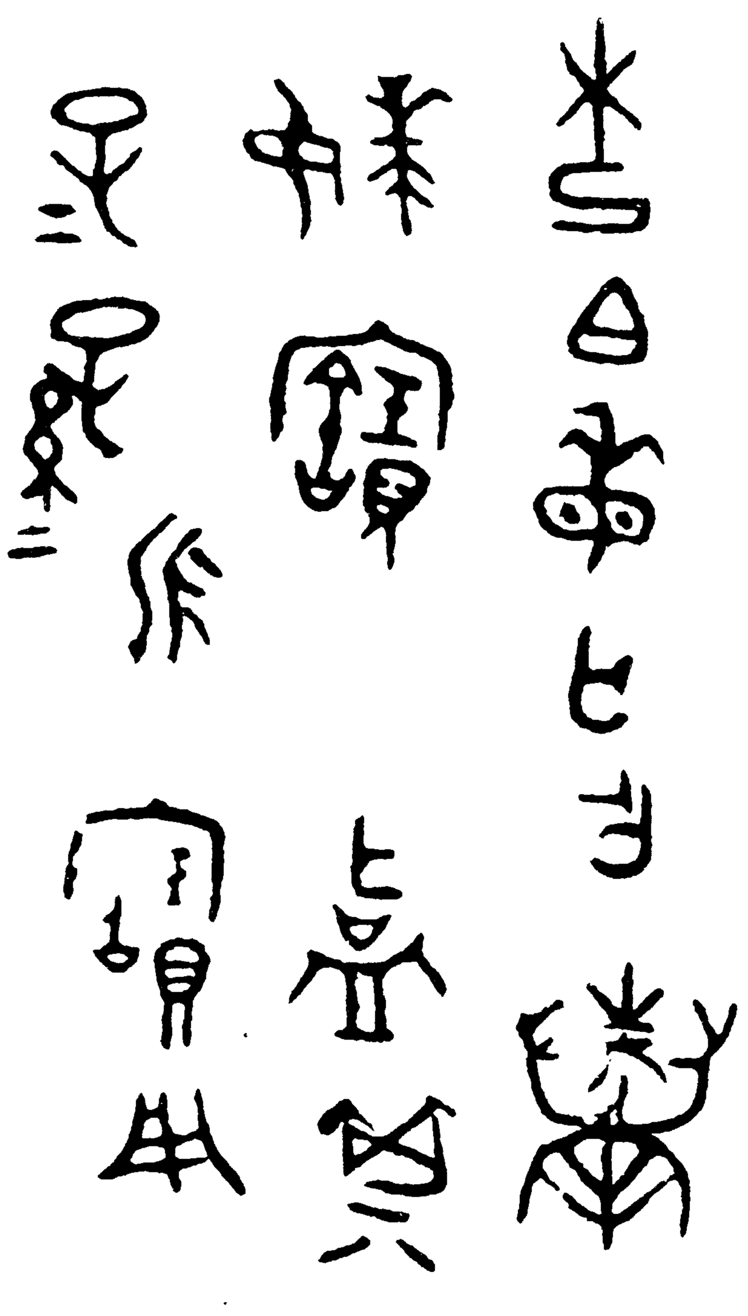
鄭東盦



鄭東口半盦

右鄭東盦銘五字刻款據李如山所輯拓本摹入第三字不可識說文盦覆蓋也从皿酓聲此渻皿與積古齋款識伯盦壺銘盦作酓正同

杞伯敏父盈



杞伯敏父作邾

娃寶盈其

子=孫=永寶用

右杞伯敏父盈銘十七字反文據馮曉漁大令手拓本摹入此器當與杞伯敏父敢登諸器同出山東新泰縣境寶下舊無字非蝕盈之為器亦只此一見按攈古錄金文載

許印林明經說此銘曰器似盆而銘作盈不見于說文盖州林本裕益長華篆有之以為即盄字集韻四宵出盄盈二字注云說文器也或作盈是華篆所本疑說文本有此字而今逸之也說文訓盄為器不詳器之形制辥款識有秦盄龢鐘亦莫曉其義今此銘作盈則器為盈無疑矣說文鋗小盆也廣雅鋗謂之銚說文銚温器也此器制似盆而銘作盈其銚之異文乎古者制字召兆多互用說文鞀或作鞉又或作鼗籀文又作磬其明證矣說文銚一曰田器又錢銚也古田器詩臣工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毛傳錢訓銚正義云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濬案此銚乃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鉊說文鉊大鎌也又引張徹說鎌謂之鉊說文鉊鎌也廣韻鉊淮南

呼鎌方言刈鉤江淮陳楚之閒謂之鉊此鉊正刈物之器上古字少假銚為鉊毛公傳詩已然故許氏于銚下引一曰田器以明假借之義于錢下即本毛詩傳為說于鉊下乃特著鎌訓使讀者參互會通知其孰為假借孰為本義此又召兆相通之一證也據此鉊為大鎌亦借作銚銚為温器又別作盈銚从金謂制田用銅也盈从皿謂飲食之用器也亦猶槃之古文从金籀文从皿矣濬益按印林此說至當至確史記白起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超距猶跳躍也是以超跳相訓又詩大東佻佻公子楚辭注作苕苕公子亦召兆相通之證廣雅釋器銚盂也又鐈鬲鬷鋗謂之銚方言盌謂之盂或謂之銚銳此器似盆與盂鋗等器同類盈之為銚復何疑乎

國佐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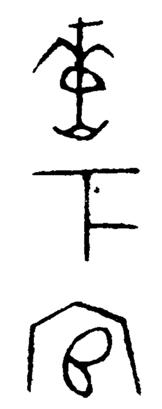
國𨾊立事歲
咸丁亥攻帀
倂鑄西𩫏寶
𦉜四秉用實
旨酒侯氏受
福眉壽俾旨
俾瀞侯氏毋
咎毋𤸰齊邦
寘靜安寍子子
孫孫永保用之

右國𨾊𦉜銘五十二字積古齋款識誤名爲齊侯甔所據
趙謙士侍郎拓本於𨾊事咸丁亥等十餘字皆有闕誤茲

據徐紫珊藏本重摹訂正按國𨾊者齊國武子也三傳皆
作佐說文左部𨾊貳也𨾊不相值也𨾊以貳爲義故經傳
通用佐與宋公𨾊戈同立事歲當謂嗣爲大夫之年春秋
宣公十年經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左傳冬
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始見經傳而是年夏
齊惠公卒是武子嗣位爲卿正在惠公之世帀即師𨼆書
齊侯鎛鐘師皆作𨼆此㴔旨攻工古通用攻帀即工師月
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是也倂爲工師之名阮錄釋爲
佊又釋西𩫏爲迺啚均誤說文無𦉜字古通作擔又作儋
史記貨殖傳廣雅釋器皆作甔瀞與石鼓文避水旣瀞字
同阮錄後有文官十升一鈞三斤兩行八字爲漢器款識
此拓本無此器不審作何狀據拓本當是弁口之器阮錄移其行款失原式矣

按阮錄名此為齊侯甗蓋不知國差為作器人名孫淵如觀察續古文苑名為周國差𦉢銘知為人名矣而不知其為國武子攗古錄金文載許印林明經說與余同信為先覺其論差佐二字辯說文齒部齹之重文作䶩徐鼎臣說與戴氏六書故段氏說文注三家得失至為允當又以說文無佐字而偏旁有之據薛氏款識漢上林鼎齊安鑪皆有篆文佐字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林罕集籀韻亦有从人之佐疑其字當在秦前今以劉方伯所獲秦瓦當文曰佐弋證之是秦時已有佐字蓋二字古通用故彝器作差而經傳作佐也惟謂歲成丁亥以干支紀年推此最先幷引阮錄甲午簋為證按甲午天錫二簋皆非先秦古器當出宋仿阮錄誤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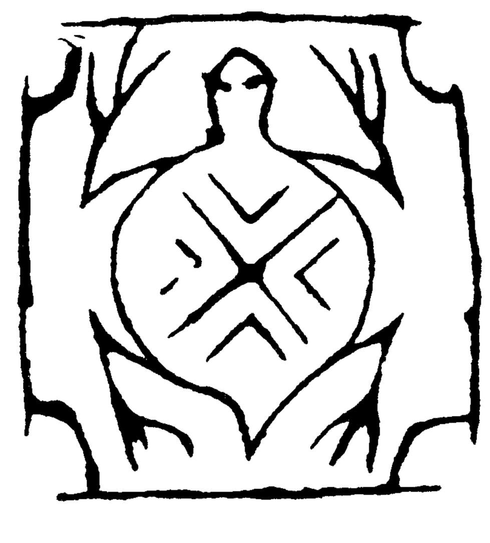
下官鍾



口下官

右下官鍾銘三字刻款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首一字不可識下官以楚上官大夫例之當亦官名也春秋之世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卿之下為上大夫次曰下大夫此與梁上官鼎及上官平安君鼎皆刻款書體亦相似幷周季戰國時器意當時之上官下官豈即春秋之上大夫下大夫歟

祖己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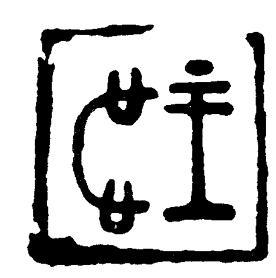


器內　祖己

器底　亞形中龜形

右祖己鈁銘四字陽識阮文達公舊藏器今為濬益所藏光緒丙子長男孝傑應試金陵得於文達族人者也器甚小素質無文與博古圖所載方壺數器正同積古齋款識因之編入壺類今按此器形正方短頸而庳耳作獸面銜環與吳清卿中丞所藏建平鈁橋鈁兩器形制相合當定為鈁若壺則長項而高形制殊異博古舊釋以為方壺者誤也按說文鈁方鍾也次鍾鏞之下鎛之上是以鈁為樂器廣雅釋器云鑿謂之鈁廣韻又以為鑊屬三說不同及見中丞二器乃知此為酒鍾之方者古鍾鍾二字恆通用說文誤以為樂器故次於鍾鏞之下寔則酒器當次鈃鍾二字下方合耳又薛氏款識有武安侯鈁為田蚡器余所集又有元延鈁與建平鈁皆在西京之季許君成說文於永元閒相距不遠不應有此舛謬或後人校定誤鍾為鍾移亂其次弟未可定也

王匜



王 匜

右王瓦匜銘二字印款與下七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
拓本摹入此器齊地所出文曰王匜殆齊威王稱王以後
所造官匜也古陶器多殘毀或已破缺此獨完整猶可攷
見齊舊四量之制

王匜二



釋同

右王殘瓦匜銘同前王上皆有點為羨文猶殘瓦器河作
泂啓作啔也

陳猷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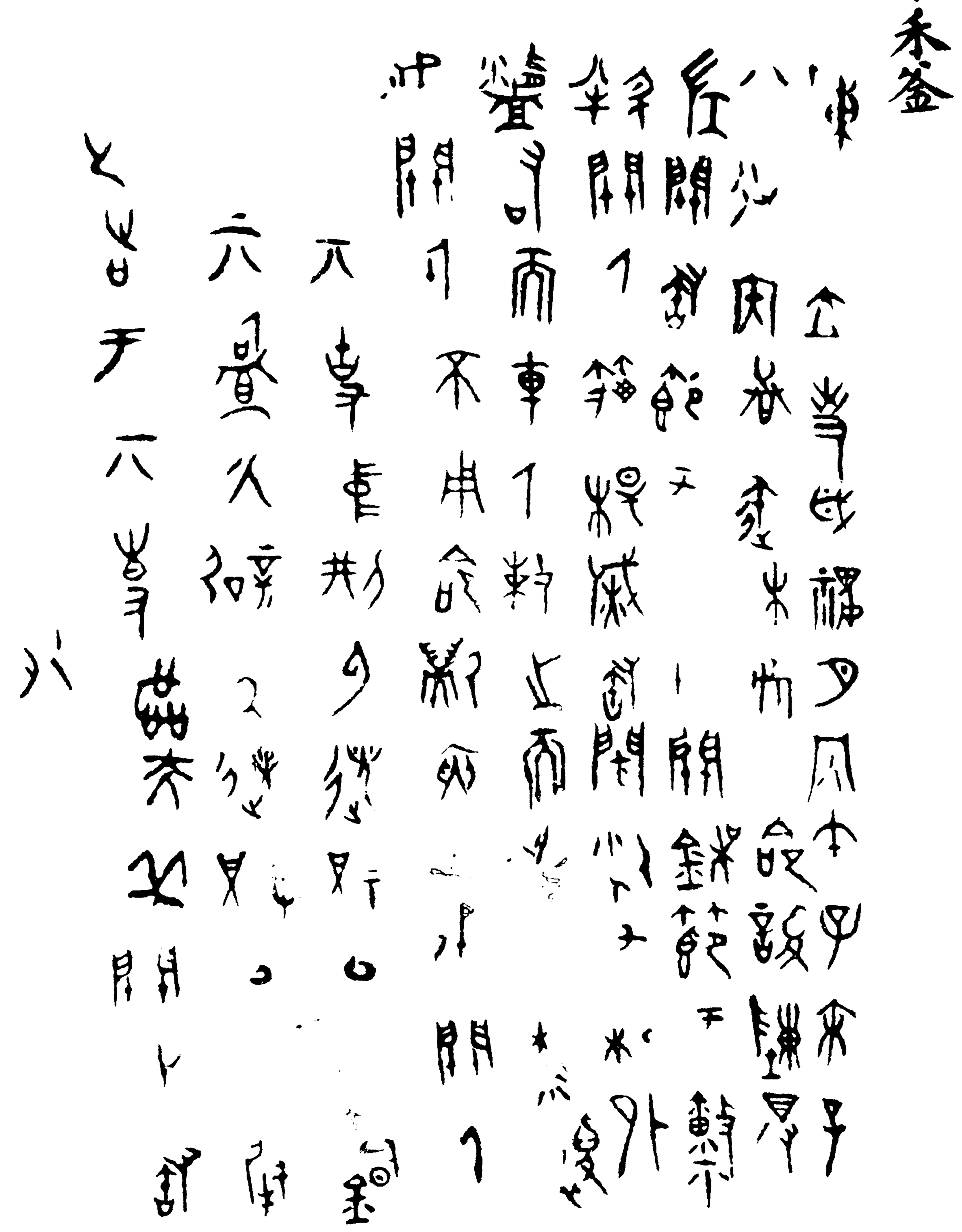


陳猷立事歲
酎月戊寅於
兹安陵□命
左關師𣪘敕
成左關之釜
節于𣪘釜敦
者曰陳純

右陳猷釜銘三十四字咸豐丁巳膠西靈山衛古城所出

二釜一鋘皆為陳壽卿編修所得據拓本摹入立事歲與
國佐𦉜同二行首一字編修釋為二字合文按此上从丝
當是酎之緐文酎月四月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
酎用禮樂注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
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安陵地名史記田
敬仲完世家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
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蓋魯地後入齊也下一字
不可識不即師字說詳國佐𦉜銘釋𣪘从卌从弓矢象弓
矢縣於𢃇下之形不審何義當是師之名亦意造字也釜
與釜為古今字上古汙尊抔飲器皆用陶故古文从缶敷
字無攷編修釋末一字為綏今釋純

陳子禾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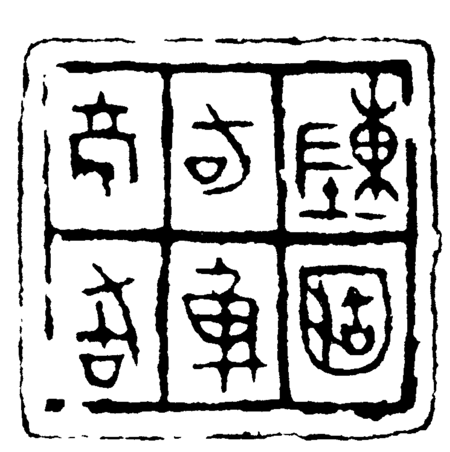


陳□立事歲禝月丙午子禾子
□□内諸御□□□命誥陳具
左關釜節于□左關鋘節于敷
料關人籍桿威釜閉敷于□外
盤釜而車人敕之而□□□鋘
女關人不用命歐遻□御關人
□□其事中刑乃徒□以□鉤
□□其盈乃辟乃徒□以□辟
□尸者于其事區太郘關之釜
□□□□□□□

右陳子禾釜銘一百十五字摩蝕及不可識者三十一字
禖月二月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

祠于高禖注曰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嫁娶之
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
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者神
之也此作禖為禖之異文内諸御國語吳語一介嫡男奉
槃匜以隨諸御注曰御近臣宦豎之屬左關釜即謂前陳
猷一器左關鋘則後一器也四行四五兩字吳清卿中丞
釋為籍桿謂說文榦築牆耑木也桿當即榦是也閉敷似
即閉糴之意五行首一字與大鼎𨛫字形近爪為古具字
墨子其多作爪徒辟罪名所以刑關人之不用命者太郘
關釜或即此釜也文多闕蝕畧可說者如此蓋吉撻之辭
與鄭子產之鑄刑書晉趙鞅荀寅之鑄刑鼎同皆衰周季
世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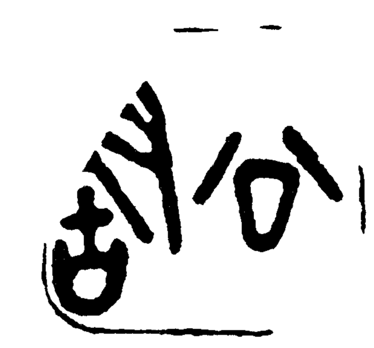
陳國釜



陳國
右□
□釜

右陳國殘瓦釜銘六字印款陽識四五兩字均有闕畫不
可强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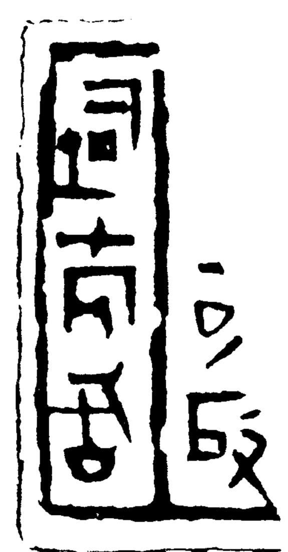
公釜



公 釜

右公瓦殘釜銘二字印款陽識釜字半闕左昭公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按前三器皆陳氏家量此公釜則所謂公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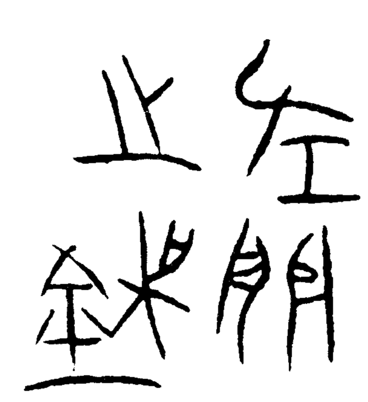
殘釜



□□
坸□釜

右殘瓦釜銘存者五字印款陽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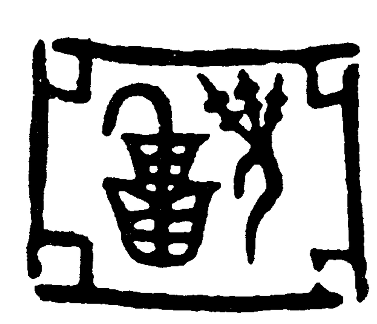
左關鋘



左關
之鋘

右左關鋘銘四字刻款器形如鉇有流與前二釜同出膠西靈山衛十鋘所容止及釜頸亦陳氏所造量器也後漢書戴就傳又燒鋘斧章懷注引張揖字詁鋘臿刃也一切經音義曰鋘此古文奇字鏵又曰古文苿鏵二形今作釫或作鋘同方言臿宋魏之閒謂之鏵說文苿兩刃臿也从木丫象形宋魏曰苿也或作釫从金从亏段若膺大令曰苿鏵古今字也高注淮南曰臿鏵也青州謂之鏵釋名鍤插也掘地起土也或曰鏵鏵刳也刳地為坎也高劉皆作鏵苿字亦作鋘吳越春秋夫差夢兩鋘殖吾宮牆太宰嚭占之曰農夫就成田夫耕也公孫聖占之曰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濬益按諸書訓解皆以鋘為田器耒梠之屬無有言為量器者得此可補古義之闕畧而鋘之出於土中亦止此一器尤可矜貴壽卿編修謂左關當是今靈山衛古城右關則今沂水縣之穆陵關所得有右關司馬印並出齊地可證

亞形若女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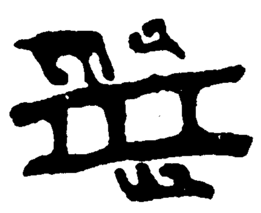


面 亞形中紒首形勹形尊形

背 若女

右亞形若女鐸面銘四字背銘二字葉東卿兵部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

手舉舟鐸



手形 兩手舉 舟形

右手舉舟鐸銘二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古文受字正作兩手舉舟形此則其反文也上一手形未審何義

立戈爵形鐸



立戈爵形

右立戈爵形鐸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鄭注曰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又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是鐸為行軍所用器與漢世鈴鐸用於牛馬者異此銘作立戈形或取義於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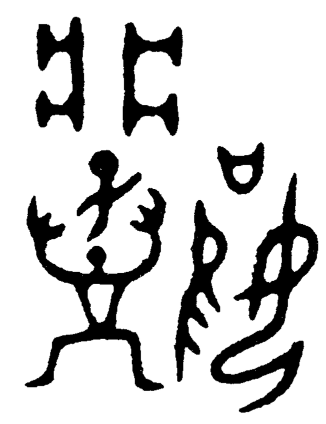
析子孫鐸



析口子孫 口女

右析子孫鐸銘五字據朱建卿助教手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誤為錫彝今訂正

析子孫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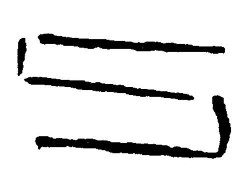
釋同前

右析子孫鐸銘同前器據攈古錄金文摹入

三己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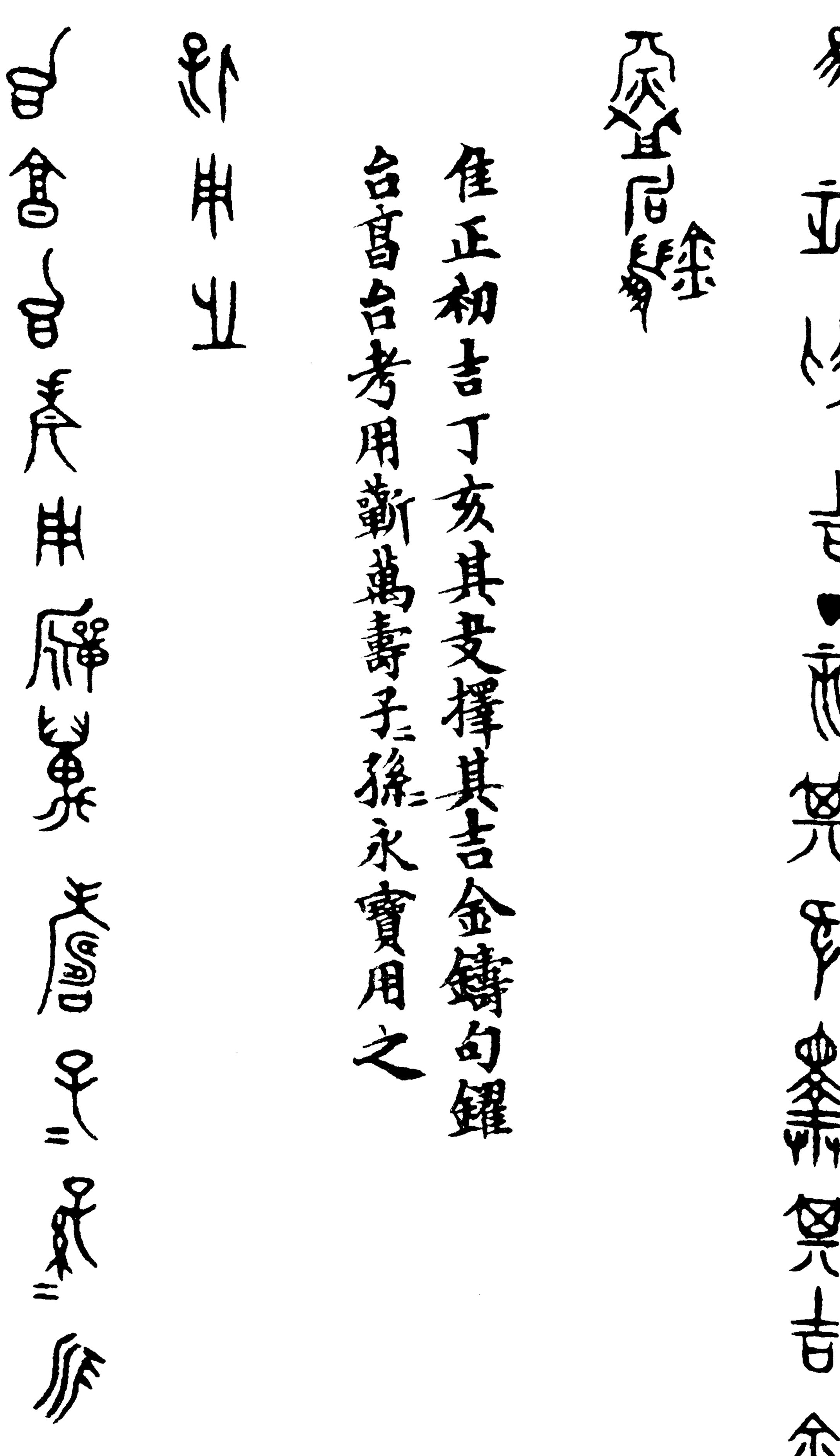
三



己

右三己鐸銘二字陽識劉燕庭方伯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鐲和鼓鄭注鐲鐲于也海甯吳槎客騫謂鐲與鐲于為二器其言甚辯詳後卷漢器虎鐲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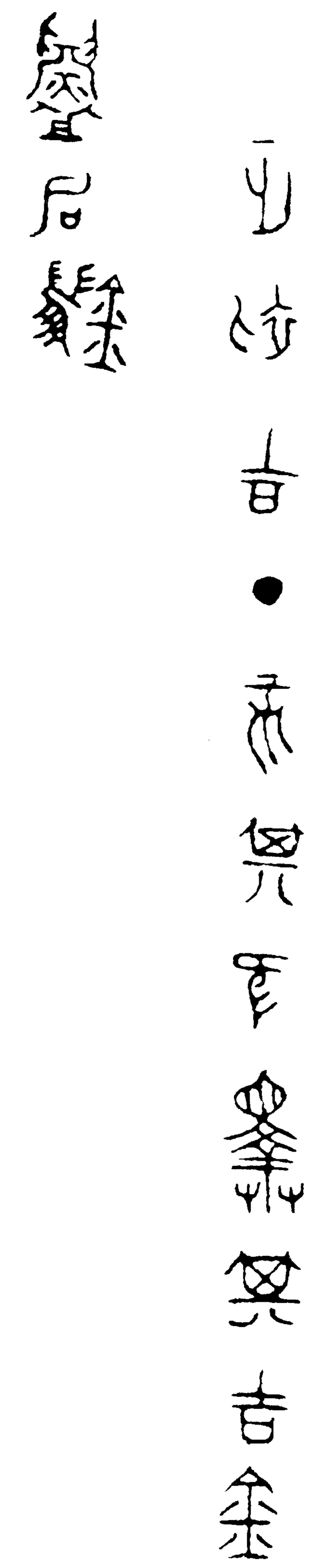
其叏句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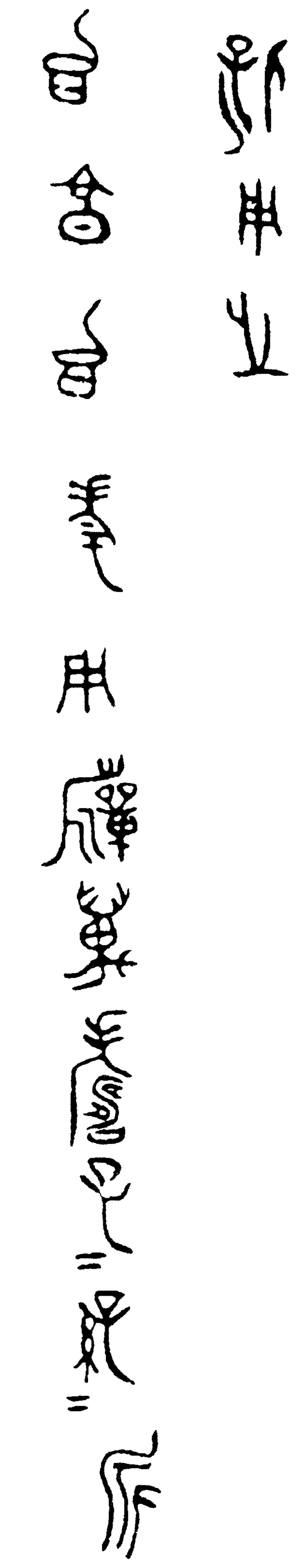
隹正初吉丁亥其叏擇其吉金鑄句鑃台亯台考用蘄萬壽子=孫=永寶用之

右其叏句鑃銘三十一字反文徐紫珊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器出浙江武康山凡七枚惟此與下一器有銘其之下是叏字鑃字不見於說文器形似鐘而文字倒刻意若甬在下而口向上手執以擊者然曰句鑃則又似可鉤而縣手持之說或恐未然台亯台考以考為孝者彝器銘習見為通用字又詩山有樞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傳曰考擊也義并通紫珊當道光之季為上海金石藏家嘗重鉤天一閣宋拓石鼓文輯建昭鴈足鐙攷并漢石孤本為隨軒金石文字又春暉堂叢書法帖諸刻咸豐初遭亂破家嘗識其子石史大有詢知所刻尚有存者惟此器不知所在無從究詰矣

其㚅句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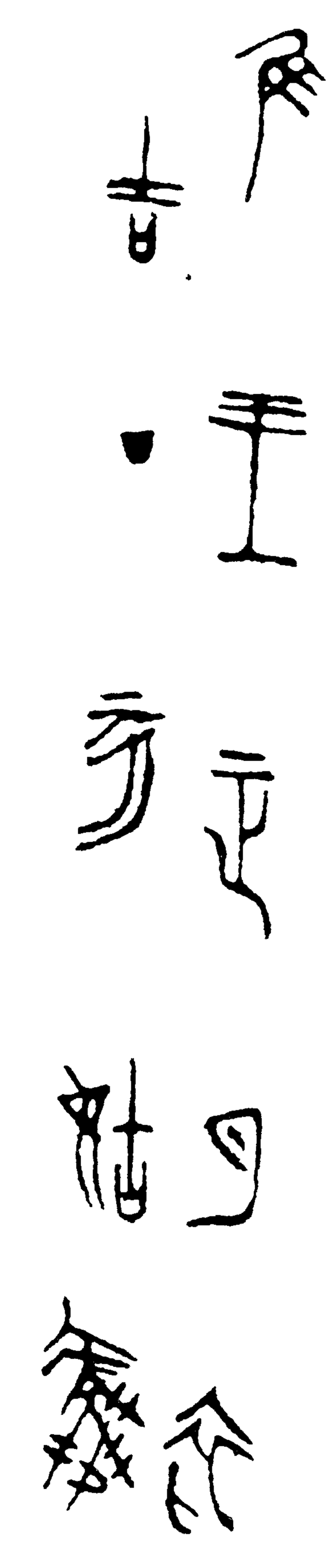


釋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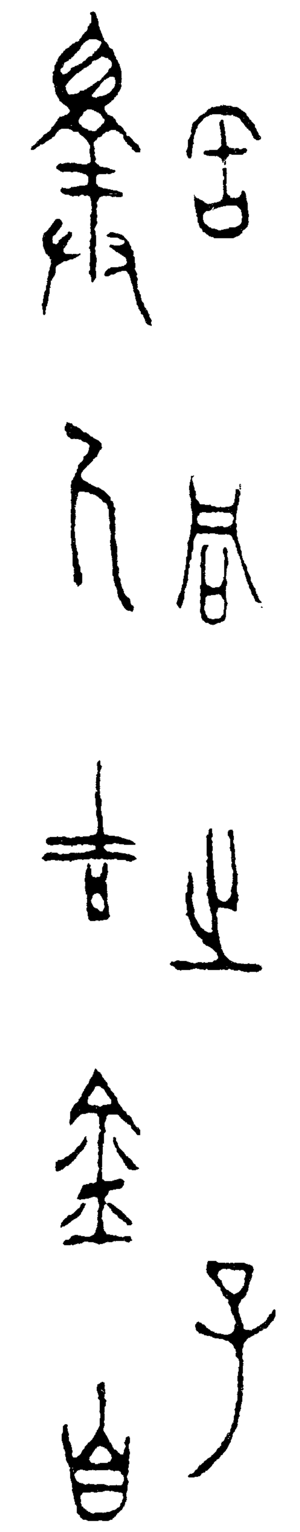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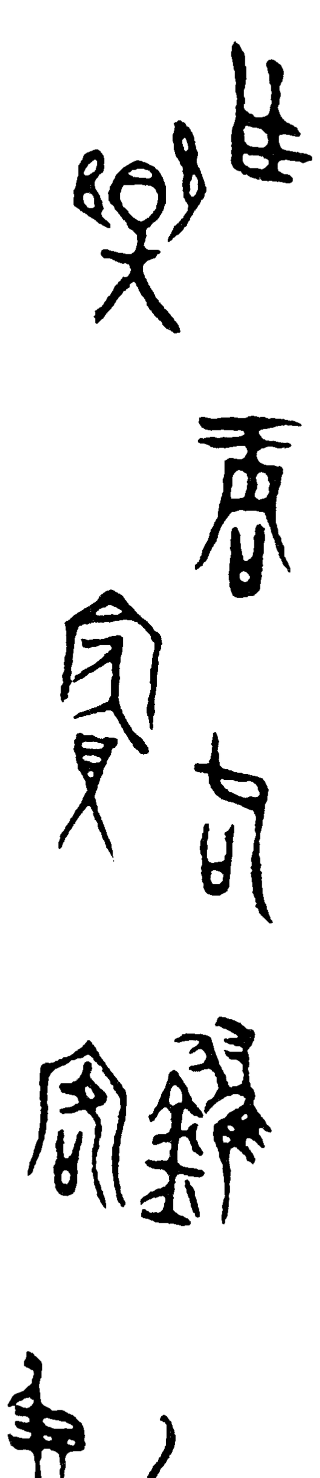
右其㚅句鑃銘同前器首字蝕據陳朗亭拓本摹入

姑𪓔舍同之子句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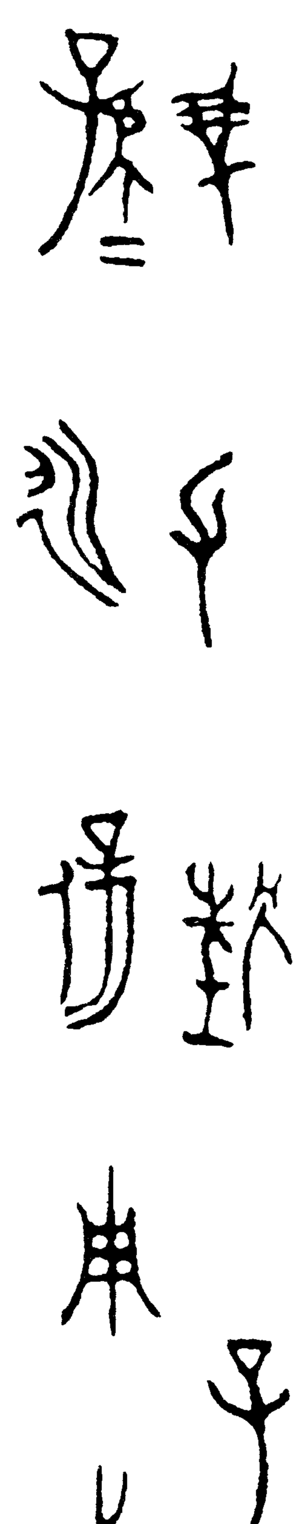


隹王正月初
吉丁亥姑𪓔
舍同之子
擇乃吉金自





作商句鑃以
樂賓客及
我父兄子=
孫=永保用之



右姑𪓔舍同之子句鑃銘三十九字器出江蘇常熟翼京門外俞氏所藏據吳康甫二尹摹本編入弟二行姑之下攈古錄金文釋為馮仌按此字从虍从否與䖒同意當釋𪓔常熟為吳地後入於越春秋時吳越多以姑為人名左傳越敗吳於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廬艾陵之戰王子姑曹將下軍又為地名吳越春秋吳王增越封南至於姑末國語作西過姑蔑左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汲冢周書姑妹珍注姑妹國後屬越按姑末姑篾姑妹一地字異聲近相通又左傳范蠡舌庸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率中軍襲吳焚其姑蘇越絕書姑中山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又為幡名國語吳王與晉爭長乃戒夜中官師建祀姑是也

韶塤



今作韶塤

右韶塤銘四字印款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張孝達尚書釋弟三字為韶吳清卿中丞曰古文召紹韶招佋昭為一字盂鼎作䚻字最古而文最緐上作又手形下作𠬝手形與受字同受从舟為承彝之器此从酉當亦盛酒之器設酒醴而召之有授受之意此古紹字之本義也或作𨠊見召伯鼎或作𤅊見匽矦作召伯鼎或又作𥃩見召伯虎敦（濬益按召伯虎敦前作𨠊後作𣦼此引稍誤）或消作𡿨見

父戊觚積古齋款識載此器與塤文𡿨字正同阮氏釋作招經典韶招二字通用其實皆紹之變文消刂為亻𠬝變从手消酉為吾𠬝變為音合諸器而互證之知韶本从酉不从音也論語子謂韶疏韶紹也禮記樂記注韶之言紹也周禮大司樂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此韶紹一字之證漢書禮樂志注招讀曰韶呂覽古樂修九招列六英注招樂名也此招韶一字之證𡿨从人許書佋廟佋穆父為佋南面子為穆北面今經典通作昭家語正論祭公謀父作祁昭左氏傳作祈招史記李斯傳昭虞舞象者索隱曰昭作韶據此則佋昭為一字昭與韶亦相通矣濬益按此器及下豹塤諸器并近年山東青州所出歷代著録家所未嘗見者器出齊地文曰韶塤自是齊國之器蓋陳敬仲奔齊韶樂在焉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說苑則謂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長男孝傑曰觀此文知古最初塤字當作𠙵象通體六孔之形上从口所歙之孔也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鄭注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司農注塤六孔是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曰土曰塤故从土然已是形聲後起字意古文止作𠙵說殊有意余謂古人制字皆以象形之中見聲義篆文變𠙵為員而本形失說文訓為物數也而本義失別造从土熏聲之壎字而塤之形制且不可復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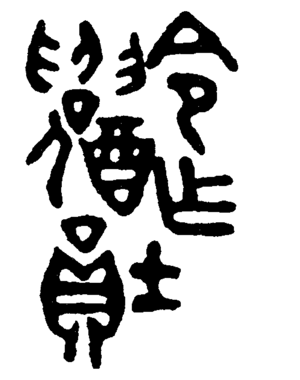
韶塤二



釋同

右韶塤銘同前器按文選長笛賦注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暴辛為塤通典御覽引世本云塤暴辛公所造通麻云帝嚳造塤二說不同

韶埙三



釋同

右韶埙銘同前王廉生祭酒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器并歡處為五孔與他埙異外有裂痕斜互作字點畫之斷缺處是此與前二器皆曰令作者令猶命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脩鞀鞞鼓是也下太室埙并同

豹埙



豹作韶埙

右豹埙銘四字印款與下七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首一字吳清卿中丞釋為豹謂从彡與虎同意口象豹文說文豹似虎圜文也 濬益按爾雅釋獸釋文引字林豹似虎貝文貝亦圜形也口在彡外疑是豹在圈中之象形春秋時有胡子豹魯叔孫豹晉郤豹丕豹欒豹斐豹衛齊豹宋華豹齊王豹陳豹此曰豹作韶埙當是工師之名亦齊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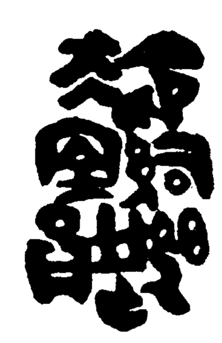
豹埙二



豹作埙節九成

右豹埙銘六字豹字上畫斷缺成者樂之終周禮樂師凡樂成則告備儀禮燕禮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成也曰九成蓋亦韶樂所用虞書曰簫韶九成鄭注曰樂備作謂之成又莊子至樂篇奏九韶以為樂是也節九成者爾雅釋樂和樂謂之節論語樂節禮樂集解曰動得禮樂之節埙殆和樂之器歟

太室埙



令嗣樂太室埙作

右太室埙銘七字印款嗣下一字張孝達尚書吳清卿中丞皆釋為樂字濬益按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段氏注曰鞞當作鼙鼓鼙謂幽也鼓大鼙小中象鼓兩旁象鼙也然此惟就篆文樂字言之也若彝器文樂下或从大郘沇兒鐘樂作樂舍武編鐘作樂姑麐舍同之子句鑃作樂皆象人兩手持樂器之形白為人首𢆶為樂器與此有正面側面之分以穴敔銘嗣繖繖字證之繖从赫

[illegible]即林鐘之象形从攴以擊之蓋嗣擊鐘之事此作[illegible]象人背有所倚而手持8以斂之8即塤之象形背所倚者樂縣也如儀禮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是也蓋嗣斂塤之事也其義如此或是樂之異文也

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曰按月令中央土其日戊己其神后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其器圜以閎是太室於明堂屬土惟塤於八音為土又圜以閎故銘云太室塤歟 濬益按侍郎說是也鄭注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宋葉少蘊避暑錄話言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為之是宋之大樂八音不備既失古八音象八風之義又土主中央為根本而無之中原淪没此其徵乎

太室塤二



釋同

右太室塤銘同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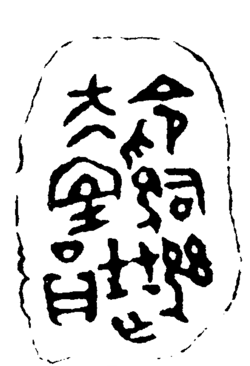
太室塤三



釋同

右太室塤銘同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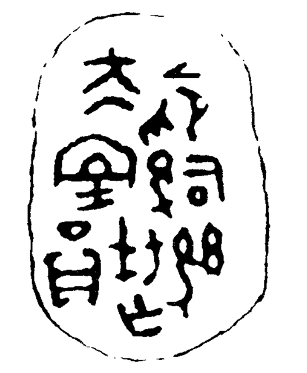
太室塤四



釋同

右太室塤銘同前與下二器皆陽識

太室埍五



右太室埍銘同前器

釋同

太室埍六



右太室埍銘同前器半摩滅者二字

釋同

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卷弟　　定遠方濬益編錄

三代器款識

戚　斧　劒　劉　瞿　矛　矢鏃　干首　節　鉤

金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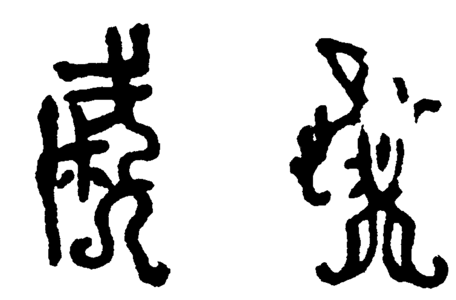
車戚



車

右車戚銘一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詩公劉干戈戚揚毛傳戚斧也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輂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文曰車畚車上所置器

夔龍戚



口　戚

右夔龍戚銘二字定都楊星吾學博守敬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右一字半蝕不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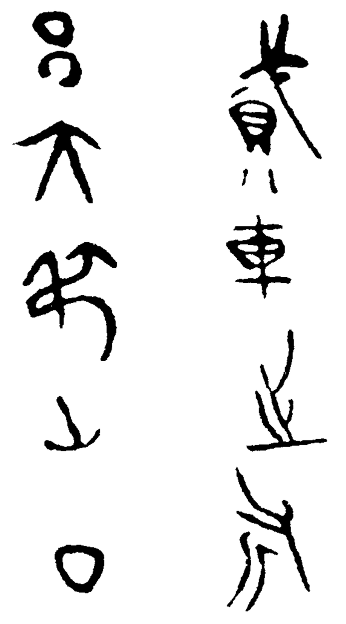
庚斧



庚

右庚斧銘一字陽識瀋益所藏器此斧甚小末有平刃方頂中空與呂太叔斧同詩破斧又缺我錡毛傳木屬曰錡釋文錡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說文無錡字木部梂一曰鑿首與此器形制并合銘曰庚者釋名釋天庚堅強貌也太元斷庚斷甲注庚義也古微書引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蓋兵為金屬秉性堅強位西方而動必以義用之征伐有更革之象焉一字至簡而衆義備具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呂太叔斧



貳車之斧
呂太叔口口

右呂太叔斧銘九字左行第四五兩字蝕不可識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此器已載攈古慶款識張孝達尚書為之說曰呂姜姓國太叔呂侯之弟以國氏而綴以字者皆國君兄弟若京城太叔共仲紀季蔡季之例貳車副車也周官道僕掌貳車之政令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諸侯諸伯七乘諸子諸男五乘注貳副也少儀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按周官戎僕掌倅車倅車亦副車也呂太叔秩當視卿故得有副車瀋益按左傳昭公二十年衛齊豹之亂華寅乘貳車注公副車此諸侯之貳車也哀公十六年衛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此大夫之貳車也說文貳副益也从貝弍聲弍古文二此貳从貝从戈不惟失其義并失其聲當因形近而誤非尋常消文比也

呂太叔斧二



郘太叔以新金
為貳車之
斧十

右呂太叔斧銘十二字器長於前斧四分郘从邑與郘鐘同當是一國之器曰新金明非得金所造貳亦誤貣十為作器之次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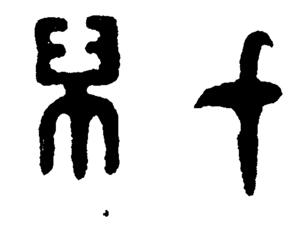
乙戈劍



乙戈

右乙戈劍銘二字錢唐黃小松司馬易舊藏器後歸瞿潁山觀察據趙素門所輯拓本摹入積古齋款識録此銘誤編為戈今訂正

帛劍



劍象形 帛

右帛劍銘二字左行馮晏海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此劍鈿金為文後經剔去者晏海得之濟甯釋為千馬以庚子山刀銘有價重十城名高千馬之語也又云或釋為千萬二字濬益按二說皆非也右為劍之象形左為帛从臼从巾莊子應帝王篇汝又何帛以治天下字音藝猶言藝術當即此字也

高陽劍



高陽四

右高陽劍銘三字瞿木夫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此器積古齋款識誤編為戈又遺下四字未摹今并補正按考工記桃氏為劍上制上士服之中制中士服之下制下士服之注曰上制長三尺中制長二尺五寸下制長二尺此今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劍甚短小以建初尺度之長一尺二寸二分與下制尺寸不合按以周尺亦不合不審鄭氏所據為何尺此正古所謂匕首也

武子劍



武子

右武子劍銘二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武子當是作器者之字又周時王朝有武氏族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杜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

系伯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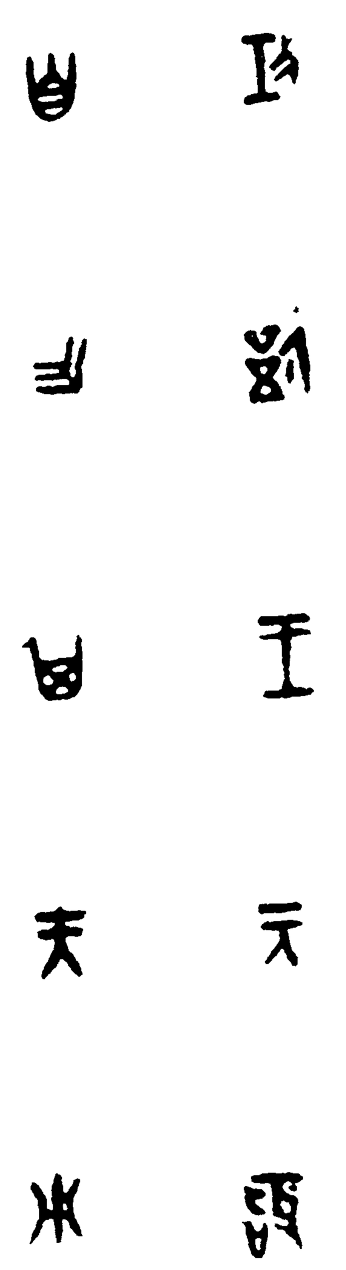


系伯從王南征錫乃寶用

右系伯劍銘十字濬益所藏器系國未詳從作㝗南作𠕒皆㳙文按經傳及史記周本紀呂氏春秋所載惟言昭王南征宗周鐘亦云昭王伐南國㚆𧓍而𩐂敨之從王伐荆古文作𦬕舊誤釋梁𦔹敨之從王南征伐楚荆及此劍之從王南征則皆不審為何王若竹書紀年謂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荆人來貢偽書荒誕殊不足據

卷二九 六

王元䥶劍



攻口王元䥶
自作其口用

右王元䥶劍銘十字黃小松司馬舊藏器今歸陳壽卿編修積古齋款識録此銘誤為漢器篆文又多失真今據編修精拓本重摹訂正次字五字不可識九字舊釋寶亦非今從蓋闕

晉陽高新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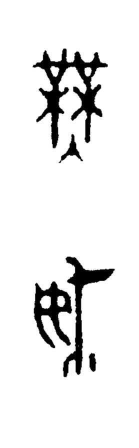


晉陽高新作用

右晉陽高新劍銘六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按近代所出古尖足布有晉陽一種為最多字極變化無有同者餘若中都茲氏大陵烏邑當是鄔之分文大抵皆漢太原郡縣春秋時晉國所造之貨布也此劍文字質厚非布文細勁之體當是西京時作器

卷二九 七

無戕劍



無戕作

右無戕劍銘三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筠清館録摹入說文無戕字有𢧵字云擊踝也从丮从戈讀若踝朱豐芑曰按戈亦聲字亦作戕作敤廣雅釋詁戕投也又敤擊也又作郏

後漢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 又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章懷注前公為義曰鬼方遠方也

伐戎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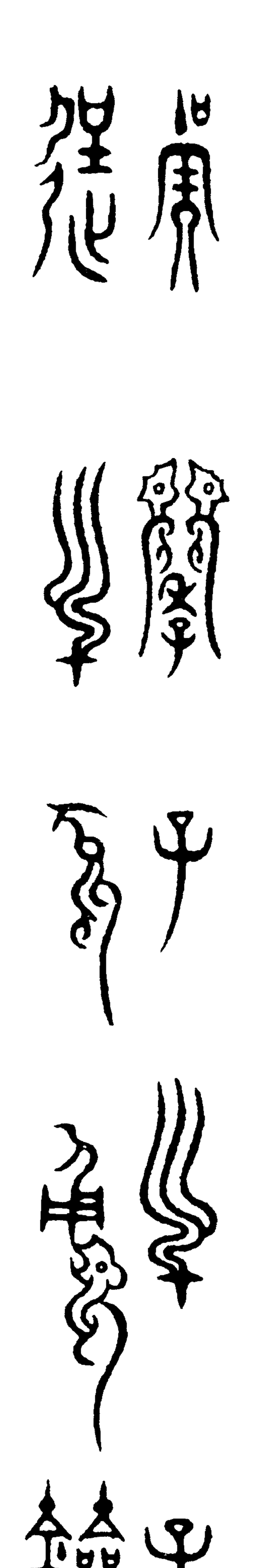


戎無道邵虐我豐公佐違伐國以妥寍余
嘉乃勳錫乃寶彝子子孫孫永寶用亯休命

右伐戎劒銘三十三字沈仲復中丞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此劒制極長大以漢建初尺度之長二尺五寸六分文三
十餘言亦有宋以來箸錄所罕見其曰戎無道邵虐我豐
當謂周都豐鎬幽王時西戎犬戎攻滅宗周之禍公不言
為何人以毛詩尚書國語史記參攷之平王之初晉文侯
鄭武公皆以翼戴有功王室左隱公六年傳周桓公所謂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者也（史記周本紀以為富辰諫襄王之辭與此異）然文
侯惟以迎送安定之勞受秬鬯珪瓚之錫命武公則繼世
為司徒并以同姓諸侯左右夾輔初未聞佐王伐戎惟史
記衛康叔世家載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
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與文中公
佐祖伐國以妥寍語合又秦本紀載襄公七年春周幽王
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
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

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
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
豐之地秦能攻逐犬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
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亯之禮尤與此文相脗合當定為平
王賜秦襄公之器蓋此文為王朝錫命之辭本紀所載亦
當時封爵之誓故辭義悉同曰余嘉乃勳與左僖公十二
年襄王之命管仲同錫乃寶彝又為諸侯始建國之通例
此劒亦魯繁弱衛綪茷晉闕鞏之比所謂分器是矣道作
衟籀書緐文邵虐字亦見宗周鐘說文虐殘也从虍虎足
反爪人也此虐字象虎形尤為奇古違即說文所收徂之
籀文或為國之消文妥即綏又與安為通叚字說詳前井
伯妥賓鐘銘釋

吳季子之子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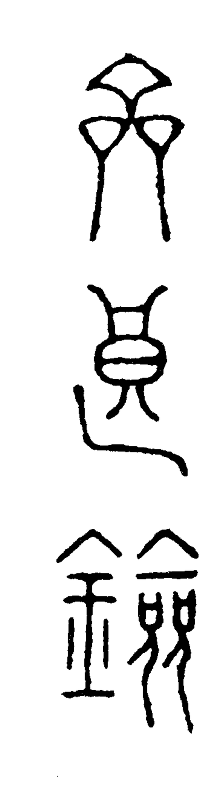


吳季子之子
逞之永用鐱

右吳季子之子劒銘十字宛平孫退谷侍郎舊藏器今佚
據濬益所藏錢夢廬輯畢氏梧舊藏拓本摹入按此銘積
古齋款識已錄吳字中作三橫畫季字永字之鳥爪形均
誤摹餘視此拓亦多歧異蓋所據為摹本也其述程易疇
之說曰孫退谷所藏吳季子之子劒銘搨本十字二行退

谷手書釋之曰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鐱又為跋尾手書之其略云昔季子有劒為徐君所愛此則其子之劒吾見三代諸器款識多矣鮮有及此者舊在睢陽袁氏曾向余言買時一字酬以十金翁覃谿閣學復初齋集跋此劒銘亦云後有退谷手書釋文是所見即易疇所見之本其引曝書亭集及池北偶談亦與易疇所説略同惟言拓本有可疑者五事則以宋牧仲中丞筠廊偶筆云以黃金嵌字既嵌金矣即使金色極薄必不能搨本如此之清析一也不見劒脊之縱痕二也後五字之下半太偏向左不留劒脊中梁之地三也八字極緐而二子字太簡四也古器不應如此清析如新鐫者五也李秋錦詩云歲久臘就頹中作忝未缺此亦劒鋒已缺之一驗也而何以其臘銘之字完淨如此豈退谷別摹其文為此一紙歟濬益按退谷當時既矜重此劒必有摹刻之舉拓以傳世而余此本與翁氏所見正同當即退谷別摹之本故文字并清析如新鐫而不見中脊之縱痕以近時所出古劒證之惟王元戥劒中脊特起通貫上下如橋梁寬約二分許餘多一線中隆由兩旁漸迤而下此五字之下半雖稍偏而以線量之字畫皆在中脊界外與前伐戎劒同皆可無庸致疑者至於篆文之妙則正以緐簡疏密不名一格極變化之致而十字之中又或以鳥篆或以點畫或以波磔一奇一偶一正一反短長相閒天然成勢以逅戈銘證之是古人文字自有此一體非由意造翁氏以二子字太簡為疑殆未嘗鑒及此也

齊良劍



齊良鐱

右齊良劍銘三字鈿金文在中脊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僧六舟摹本編入此與齊良壺蓋銘皆晚周文字或是一人所作未可定説文金部無鐱字刀部劒人所帶兵也从刃僉聲籀文从刀作劒玉篇有鐱字云渠驗切訓金而不言何器此與前器均作鐱是鐱亦籀文之別體與劒為通用字也

獸形劉



獸面形

右獸形劉銘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與積古齋款識所錄程易疇摹本象形句兵正同易疇釋為周字者也按説文嘼㹌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古文嘼下从厹此文亦象眉目耳鼻兩角的顱之形與嘼同意所以示服猛也釋為周鑿矣

雷文劉



面 立刀形 雷文 立刀形



背 釋同

右雷文劉面背銘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商劉



面 立刀形 商 刀形 手形 立刀形



背 釋同

右商劉面背銘各三字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與前兩

器形制同在戈瞿之閒有胡而短援作側刃與戈瞿均異而銘文兩側與前一器并作立刀形以冂形瞿文證之蓋邢之分文邢即古文劉字也書顧命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孔傳曰劉鉞屬鄭注曰劉蓋今鑱斧廣雅釋器劉刀也爾雅釋詁劉殺也三國志虞翻傳注曰古柳邢同字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今觀此文寔刀之象形合兩刀而為邢其引伸之誼則為殺是即顧命之劉孔鄭傳注皆失之宜以廣雅釋刀為合矣又說文無劉字而見於鎦瀏之偏旁意劉之為字正以从金从刀邢聲漢時卯金刀之識卯亦邢之誤字也說文商从冏章省聲貝部賁从貝商省聲此字作离當亦商之渻文

象形劉



面 目形



背 釋同

右象形劉面背銘瞿穎山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舟劉



舟

右舟劉銘一字據金索摹入馮晏海名此為商舟戈其說曰此器似戈似戵戵無胡戈之胡不如是之短與考工記不合疑商時戈也舟蓋人名古舟與周通用濬益按此形制以前四器證之亦劉之差小者篆文非科斗書定為商器亦未確

獸形瞿



面 獸面形



背 釋同

右獸形瞿面背銘據朱定甫通判所輯拓本摹入

象形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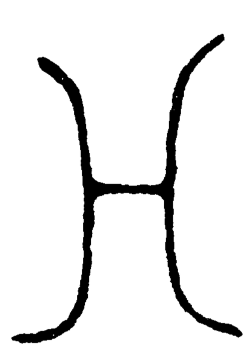
面 目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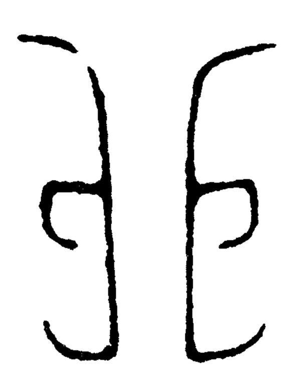
背 釋同

右象形瞿面背銘倪小迂舊藏器今歸吳平齋觀察據拓本摹入烏程嚴鐵橋孝廉可均攷此銘謂合二形是目字是也與前象形劉文并同

冂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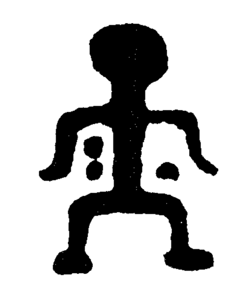
面 冂



背 丣

右冂瞿面背銘各一字陽識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部首冂象遠界也丣為兩刀相合似丣之倒文今定為古文劉字說互詳劉銘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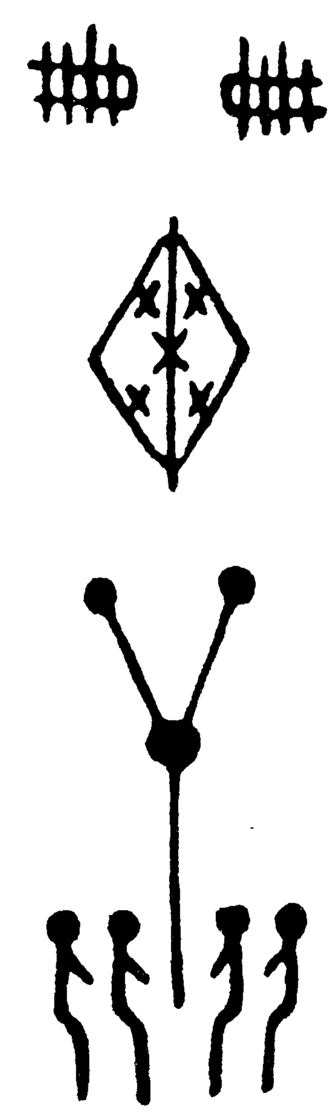
子瞿



子

右子瞿銘一字瞿木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子兩扳有四
點與子父辛鼎文同

冊冊拱干瞿



冊冊

龜甲形

子拱干形

右冊冊拱干瞿銘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廣雅釋詁龜貸也
古蓋與貝同亦冊命所錫也干為象形字禮記樂記揔干
而山立注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下作四人相向分
觀之則右為从左為比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比密也二
人為从反从為比亦象形字也

午矛



面 矛首形

背 矛柄形

右午矛面背銘各一字陽識瞿木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此面銘象矛首之形於文為午說文午啎也五月侌气啎
屰昜冒地而出也象形與矢同意背銘乃象矛柄之形於
文為矜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令聲段氏注曰方言矛其柄
謂之矜釋名矛冒也刃下冒矜也矜本謂矛柄故字从矛
引申為戈戟柄故過秦論棘矜即戟柄字从令聲令聲古
音在真部故古段矜為憐毛詩鴻鴈傳曰矜憐也言段借
也釋言曰矜苦也其義一也若矜夸矜持矜式無羊傳矜
矜以言堅彊菀柳傳矜危也皆自矛柄之義引申之蓋矛
柄最長直立於地牧誓曰偁爾戈立爾矛此謂戈柄短矛
柄長也各本篆作矜解云今聲今依漢石經論語溧水校
官碑魏受禪表皆作矜正之毛詩與天臻民旬填等字韵
讀如鄰古音也漢韋元成戒子孫詩始韵心晉張華女史
箴潘岳哀永逝文始入蒸韵由是巨巾一反僅見方言注
過秦論李注廣韵十七真而他義則皆入蒸韵今音之大
變於古也矛柄之字改而為矝云古作矜他義字亦皆作
矜从今聲又古今字形之大變也徐鉉曰居陵切又巨巾

切此不達其原委之言也　濬益按段說是也今以鄭楙叔賓父壺銘證之楙中之矛正作𠆧此矛而背二文明是古文矛字分而為二𠆧為矛首象畫作ノ者毛羽形也詩清人二矛重喬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一者矛之内柄處也ㄗ者柄也合之則為𠆧㝠篆文矛字所從出此又於段氏所引外增一塙證矣又按智永書真艸千字文束帶矜莊及隋太僕卿元公墓誌銘舉善而矜不能唐貞觀六年大法師行記悲矜苦海矜字并从令是陳隋唐初諸人書此字尚不誤也

安八右矛



安八口右

右安八右矛銘四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安从厂與格伯敦安級𠣘般安字同第三字半蝕疑是之字

安八右矛二



釋同

右安八右矛銘同前器三四兩字摩滅此二矛皆曰右當是車右所用之兵古戎車三人軍帥居左主射車右持戈矛主擊刺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晉車右欒鍼使行人造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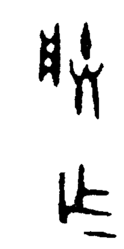
武敢矛



武敢

右武敢矛銘二字劉燕庭方伯舊藏器載長安獲古編今歸陳壽卿編修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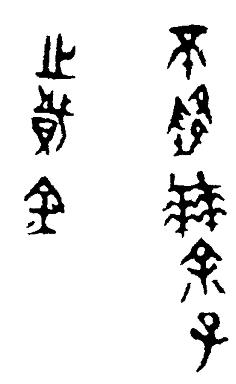
朕矛



朕作

右朕矛銘二字吴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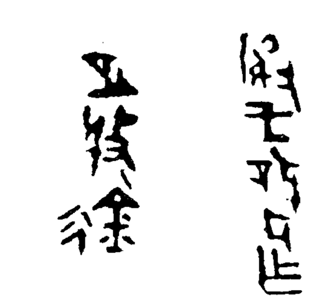
余子矛



不降棘余子之貳金

右余子矛銘八字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

郾王矛



郾王口作五口鉾

右郾王矛銘七字半蝕與編修所藏郾王戈為同時作器矛从金左偏殘畫當作仐即仐之傳形

右矢鏃



右

右右矢鏃銘一字在脊右嘉興文後山鼎所藏器據拓本摹入右即右軍也以戈銘證之自見

右矢鏃二



釋同

右右矢鏃銘一字同前在春左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殘字矢鏃



口口

右殘字矢鏃銘二字土花凝結不可辨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鏃頭銳而削視前二鏃尤鋒利當即戰國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所謂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注曰錐矢小矢是也

交文干首



面　交文形



背　釋同

右交文干首面背銘各一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此文亦象形不可強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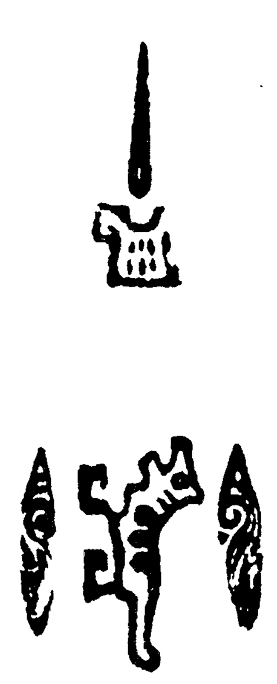
象形干首



面

鹿形　立旂形　俎形　立兵形

首形　弛弓形　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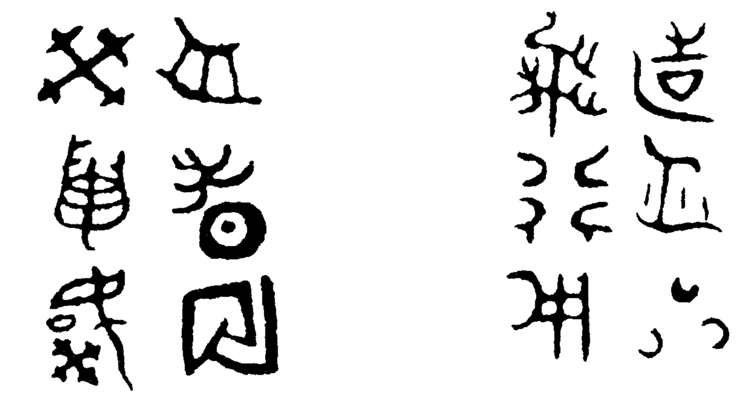
背

杵臼形

虎形　雲雷文　雲雷文

右象形干首面背銘各二段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此器上半斷缺下有小枝旁出其狀為丨即古文屮字之首

壘飛干首



面 造口壘 飛行用

背 舟口口 癸萬立戈 癸

右壘飛干首面銘六字背銘七字據龔孝拱郎中拓本參以楊星吾學博所詒拓本摹入面銘第三字作品為壘之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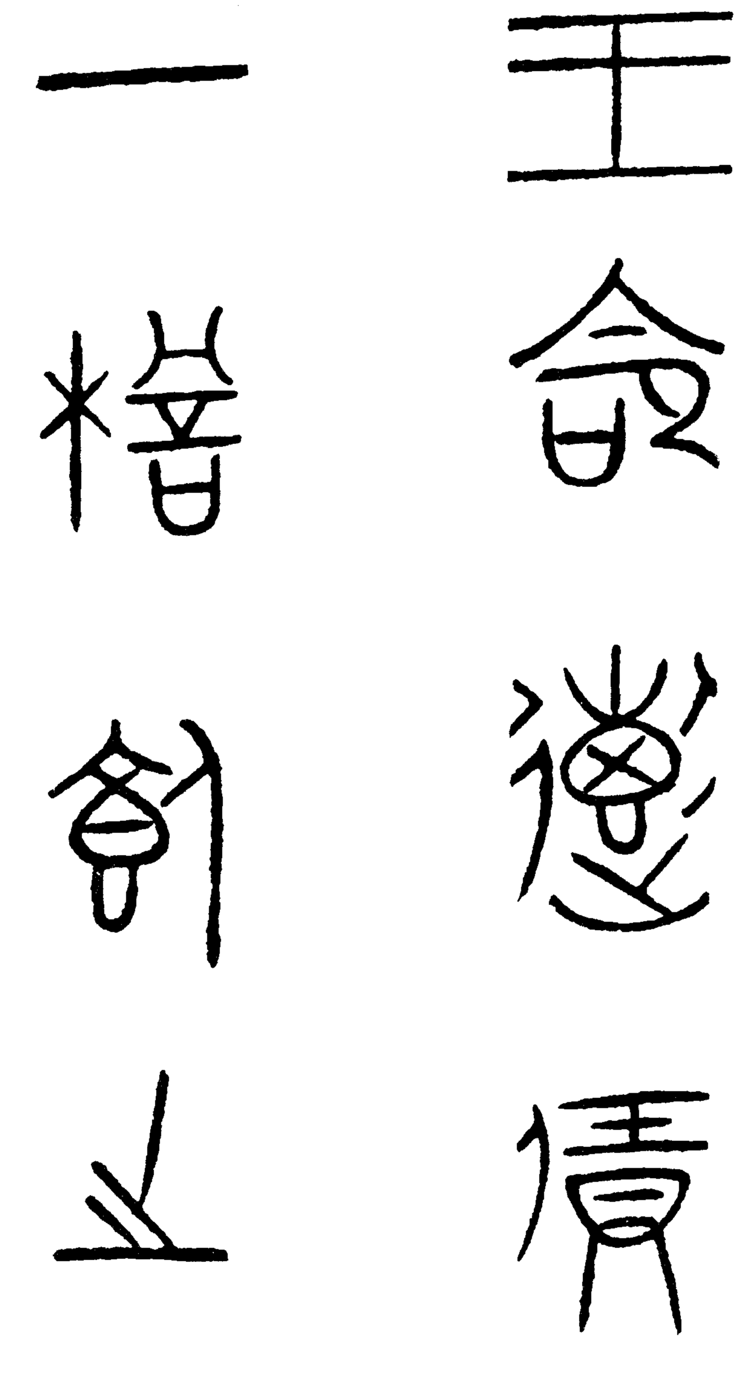
右宎義干首



右宎義

右右宎義干首銘三字鑿款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編修名此器為鐓按說文鐓矛戟柲下銅鐏也禮記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注云後刃敬也此器末銳而長與矛刃等以狀言之刃與鐓必有利鈍之分今與前三器均定為干首者詩干旄毛傳曰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又爾雅素錦綢杠杠即干也隋書禮儀志旌杠皇帝六刃諸侯五刃大夫四刃士三刃干首有刃蓋古之遺式如此編修釋次字為午亦非

龍虎節



面 王命衜債

背 一棓飤之

右龍虎節面背銘各四字據濬益所輯舊拓本摹入積古

齋載此銘於漢器款識內篆文命字下兼有重文二畫今審此文寔東遷以後書體命下亦無重文疑阮氏所據江秋史侍御摹本有誤也茲并訂正此器舊不審誰氏所藏近歸吳清卿中丞名為龍節按此面文作龍首形背兩足作虎文阮錄名之龍虎節為得其實今從之釋文從吳侃叔其釋棓為擔之古文爾雅㾈闍即諒陰之陰左傳鹿死不擇音亦以音為陰說并精塙

鳳鉤



鳳象形

右鳳鉤銘一字據瀞益所輯拓本摹入此象形字尾與小子射尊朋字同故定為鳳

鹿鉤



鹿象形

右鹿鉤銘一字據黃椒升都事手拓本摹入此文為鹿之象形銘鹿於鉤正取受祿之意漢瓦當有鹿甲天下文作二鹿形亦以鹿為祿又漢書孝武帝紀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蓋麟云此頂作一角或又疑為麟之象形亦見古印文

午鉤



午□□

右午鉤銘三字陽識金蘭坡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此古合符鉤之半也牝牡相銜與虎符制作正同午下似金工二字然未敢定

共鉤



共

右共鉤銘一字陽識吳平齋觀察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按周時有共字錢圜錢之最鉅者或云即景王所鑄其文一字曰共與此同以垣字錢證之蓋亦地名此則人名也

郢金鈑



爰郢

右郢金鈑銘二字印款濬益所藏器重四錢七分此金出壽州鳳臺二邑田閒相傳以為漢淮南王安好神仙方士燒丹所遺其文為劉主李申耆大令兆洛箸鳳臺縣志亦仍其說光緒丁丑冬孫秋潭大令家澄以此金見詒始得審視知前此以為漢器者皆誤也右一字从邑从呈是郢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即今壽州治所是也楚自文王始都郢昭王復國徙鄀頃襄王徙陳今徙壽春猶曰郢者當時楚郢並稱戰國策或為六國說秦王篇謂楚威王為郢威王是也此金出壽春自是楚物長男孝傑復釋左一字為爰謂即鍰字古鉨文尚全尚爰即當金當鍰之省其字作𤔔與曶鼎銘百𤔔字同皆古文此文與虢季子白盤銘𤔔卿字同皆籀文說頗塙按說文鍰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呂刑釋文引馬注亦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侍中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孔疏云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也攷工記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為一州不知所出耳今觀壽州所出諸金其小大輕重多不相等可知六兩為鍰之說之非是又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據此是戰國時已用黃金為鍰亦非始於漢世也攷其形制當即古之所謂鉼金又曰金鈑爾雅釋器鉼金謂之鈑鈑又通作版周禮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又說文鉼下解云鏤鉼黃金錢辛楣少詹曰鉼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并金也韓非子說林下晉平公城壺邱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此正楚之鍊金矣戰國策趙封蘇秦為武安君黃金千鎰以隨其後其金亦當與此相同酉陽雜俎載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可知戰國策所言並非夸誕而金有銘識亦可與此相印證也

郢金鈑二



釋同

右郢金鈑銘同前重三錢與下一器皆孫幼泉太守傳晉所藏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大清一統志云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一十里山有車轍馬迹謂淮南王安賓客之遺蹟世傳昔有人穫小金塊可以療病疑為丹砂所化周世宗大破南唐兵於紫金山即此 濬益

按近世俗猶謂此金可療病為淮南王物[illegible]

郢金鈑三



釋同

右郢金鈑銘同前重四錢强下有闕畫乃四隅之一角印款未全非摩蝕也

郢金鈑四



釋同

右郢金鈑銘同前上半摩蝕重二錢二分壽州孫氏所藏兹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郢金鈑五



釋同

右郢金鈑銘同前上半殘闕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郢金鈑六



釋同

右郢金鈑銘同前上半摩蝕濬益所藏器重四錢弱内兄孫倚笙州判家鏞得以見寄

陳金鈑



陳爰 □
陳爰陳□
爰陳 □

右陳金鈑銘印款六枚相連未經翦鑿殘闕可辨者七字弟三倒文孫幼泉太守所藏器重一兩强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史記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置南郡楚東北保陳城文曰陳爰爰篆與郢爰同又同出壽春是亦楚器蓋遷陳時所作也聞道光中壽城南謝家圍孫氏別墅浚池得一鈑凡十四枚相連背有手掌痕與阮文達公藏天冊塼同尤為奇異咸豐末經亂失之

陳金鈑



陳□
□

右陳金鈑銘同前印文右有二殘畫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殘金鈑



□

右殘金鈑銘半闕不可識亦壽州孫氏所藏據濬益手拓本摹入此金文極深細與前器諸印款迥異自是鑄款偏旁僅存似戈字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第
三代器款識
戈

定遠方濬益編錄

雲雷戈



雲雷形

右雲雷戈銘一字在内吳槎客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文半摩滅又畫極淺細審之定雲雷之象形與雷文劉均爲古文畾字所從出槎客舊釋以爲鳥篆者非也

龍文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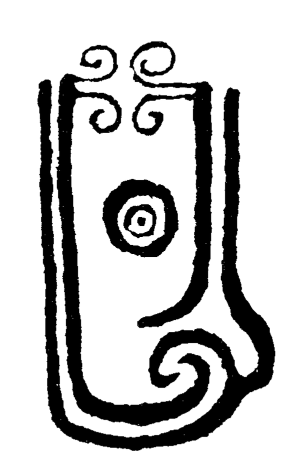
面 龍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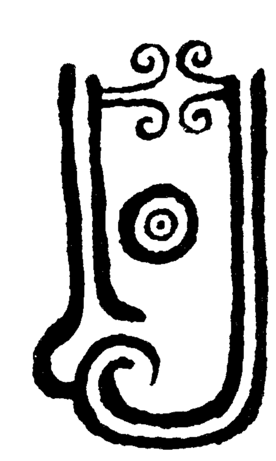
背 釋同

右龍文戈面背銘各一字文在胡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獸形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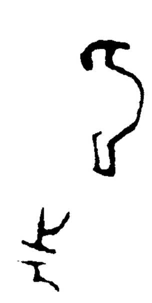
面 獸面形



背 釋同

右獸形戈面背銘各在内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按戈瞿凡作獸面形者意皆取服猛之義

獸形戈



胡 口戈



内 獸形

右獸形戈胡銘二字上一字半闕内銘一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眉形戈





面 眉形

背 釋同

右眉形戈面背銘各一字文在援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琱戈





面 口

背 戈象形

右琱戈面背銘各一字在胡瞿木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與下一器皆作夔龍文此彫鏤尤工緻面銘奇古不可識背銘與積古齋款識所載雙鉤戈銘文同阮文達公釋為戈象形今從之

琱戈





面 止

背 釋同

右琱戈面背銘各一字在内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文一字曰止止戈為武偃武之義也

錫戈



錫

右錫戈銘一字在援器見上海據濬益手拓本摹入彝器文如師嫠敦寰盤伯辰鼎豦敦皆有錫戈之事銘錫於戈正以榮君之賜也爾雅釋詁錫賜也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又錫土姓史記夏本紀皆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釋文曰馬本作賜又易師王三錫命釋文亦曰鄭本作賜是古錫賜通用古文止作易篆文與始从金作錫說文錫銀鉛之閒也又為五金之一品而錫賜反為引伸之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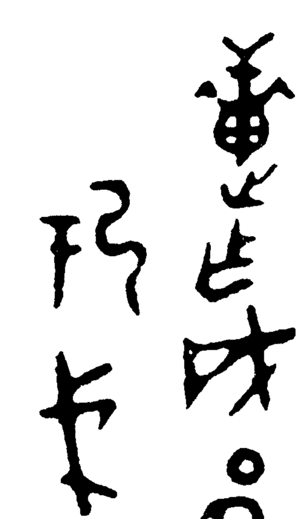
艸棘戈



口口棘艸棘艸棘艸棘口

右艸棘戈銘十字在胡第二字闕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以為刺兵末一字闕釋餘通釋為棘今按首一字不可識艸為古豐字禮記明堂位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注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又左昭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是棘戟二字古通用此戈而曰棘者說文戈平頭戟也

壴戈



壴作成邑
刊戈

右壴戈銘六字在援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

徒戈



口作徒戈

右徒戈銘四字在胡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次為作之倒文左隱公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注徒步兵也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注徒兵步卒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注去車為步卒言盡易車乘為徒兵也此或徒兵所用之戈歟攈古錄金文釋徒為造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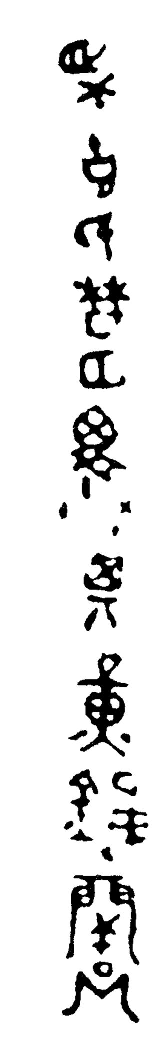
元戈



元

右元戈銘一字在內反書據徐子靜觀察所藏拓本摹入按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注北斗第八星名為矛頭此豈所謂元戈歟

克氏戈



□克氏楚羿其黃鏞鑄

右克氏戈銘九字據龔孝拱郎中所輯拓本摹入

平阿戈



平阿□

右平阿戈銘三字在內末字半滅據濬益所輯拓本摹入漢書地理志沛郡平阿侯國外戚恩澤侯表平阿安侯王譚河平二年六月以皇太后弟關內侯侯按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裴駰集解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是漢縣本因戰國之舊

平陽高馬里戈



平陽高
馬里鈛

右平陽高馬里戈銘六字在內與下二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地理志河東郡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居此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又魯地平陽有二一見左宣八年傳杜元凱曰此東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一見哀二十七年杜曰西平陽也高平有南平陽縣又衛地亦有平陽見哀十六年傳杜曰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馬字分文

㞷邑左戈



㞷邑左

右㞷邑左戈銘三字㞷邑二字無攷當是地名曰左者左軍所用之兵也

右卯戈



右卯

右右卯戈銘二字在内右為車右古行軍左主射右主擊刺春秋秦晉殽之戰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此車右必用勇士持戈之證也卯蓋車右之名

邕庭戈



邕庭八族戈

右邕庭戈銘五字在胡與下一器并據韓小亭觀察拓本摹入邕疑亳之異文曰族戈與宋公䜌戈同詳後説

安陽左軍戈



面　安陽十口升



背　作左軍戈其永克

右安陽左軍戈面銘可辨者四字背銘七字下闕文在胡史記項羽本紀行至安陽漢書本傳同顔注今相州安陽縣地理志魏郡無此名按近代所出古布安陽一種文習見與晉之平陽長子銅鞮諸布制作并同當亦晉地是此戈亦晉國所造也

法皮戈



法皮口造口金口

右法皮戈銘可辨者六字在胡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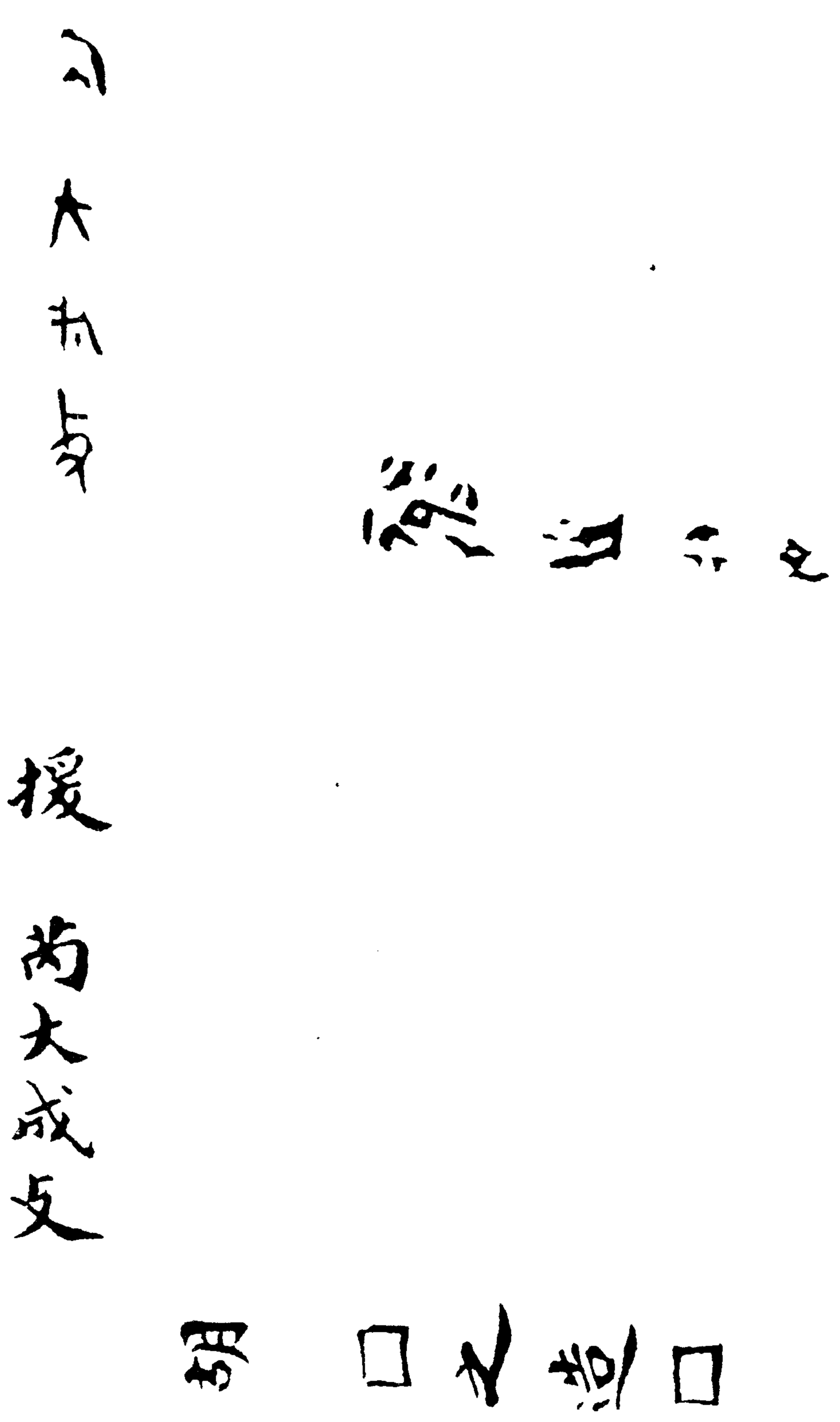
良山彊氏戈



良山彊氏車戈

右良山彊氏車戈銘六字在胡葉東卿兵部舊藏器今歸潘伯寅尚書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錄此銘以為漢戈殊誤今訂正戈作𢦏以陳右戈銘證之蓋錄文釋為戈卅以卅為三十字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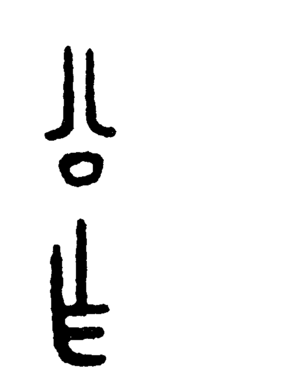
尚大成戈



援　尚大成戈

右尚大成戈銘八字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文摩滅僅可辨首一字似内姑定為内國器

公戈



公作

右公戈銘二字在内瀋益所藏器積古齋款識有二公戈銘一為翁覃溪閣學藏器公戈二字上有殘畫作人一曰公作文與此同而非一器蓋皆當時諸侯自用之戈也左傳昭公元年虢之會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謂圍以大夫僭君故相與譏之又戰國策齊宣王取燕十城蘇秦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亦諸侯自用戈之證

寑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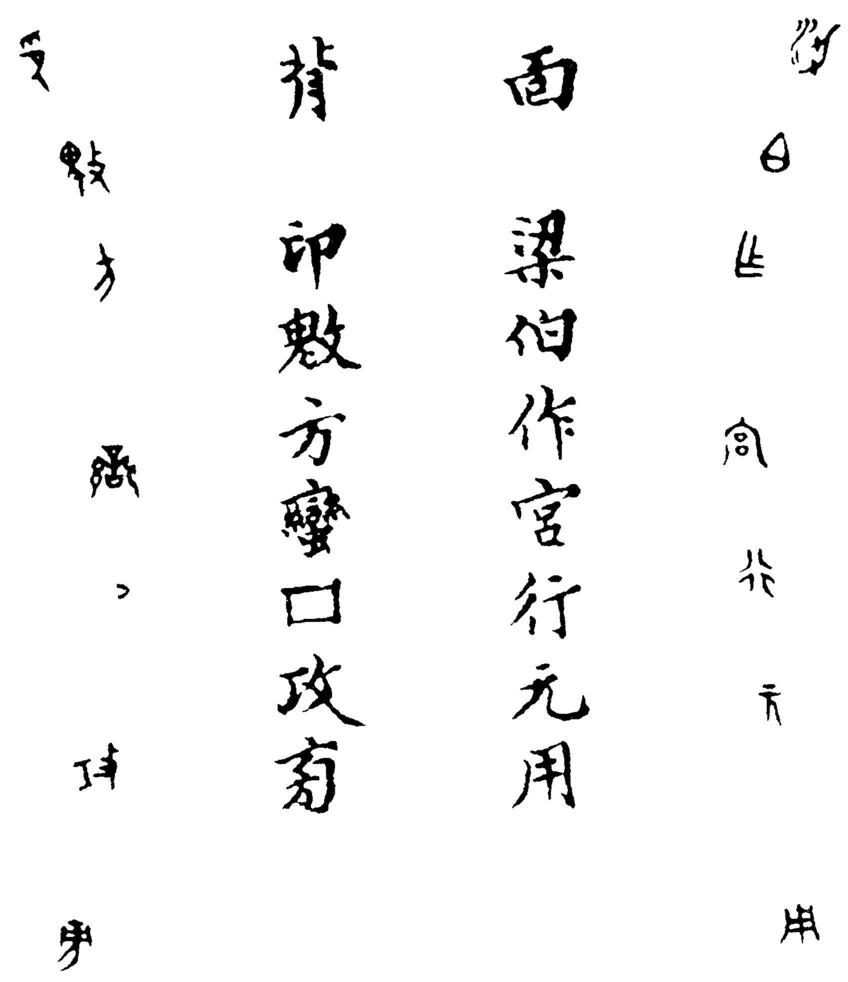


寑戈

□阜

右寑戈銘四字在内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似两豆之象余曰寑戈者春秋時齊慶封之難慶舍使盧蒲癸王何執寑戈而先後之魯昭公之難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寑將以戈擊之又齊闞止之難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寑公執戈將擊之蓋置戈於寑故謂之寑戈如後世千牛刀備身之類所以防患未然也

梁伯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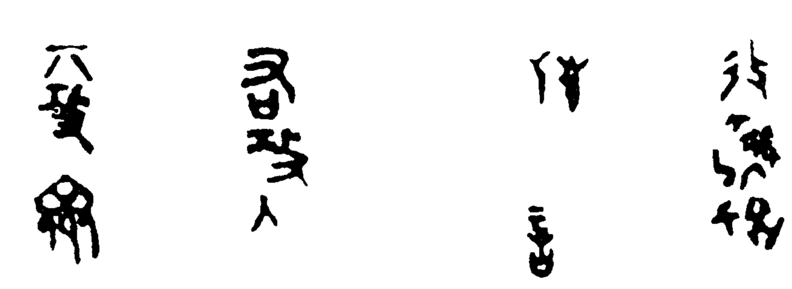
面 梁伯作宮行元用

背 卬敹方蠻囗攻剏



右梁伯戈面背銘各七字背蝕者一字在胡卬款各一在內下半斷缺不可辨識壽卿釋敹方為鬼方以易既濟高宗伐鬼方語定為商器按左傳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地理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僖公十九年梁亡傳曰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據此梁伯自是周時諸侯銘云作宮行元用疑即其好土功之一事國與北狄鄰近故有鬼方蠻攻剏之語蓋此戈為防寇所作也大篆精整正周中葉以後文字其非商器甚明壽卿乃謂此為商人書體之瘦勁者殊出臆說攈古錄金文錄此銘惟宮行元用敹方六字不誤餘皆有譌闕後盂鼎銘亦有伐鬼方語鬼从戈作𢦏與此文从攴意同是為周初伐鬼方之證

右攻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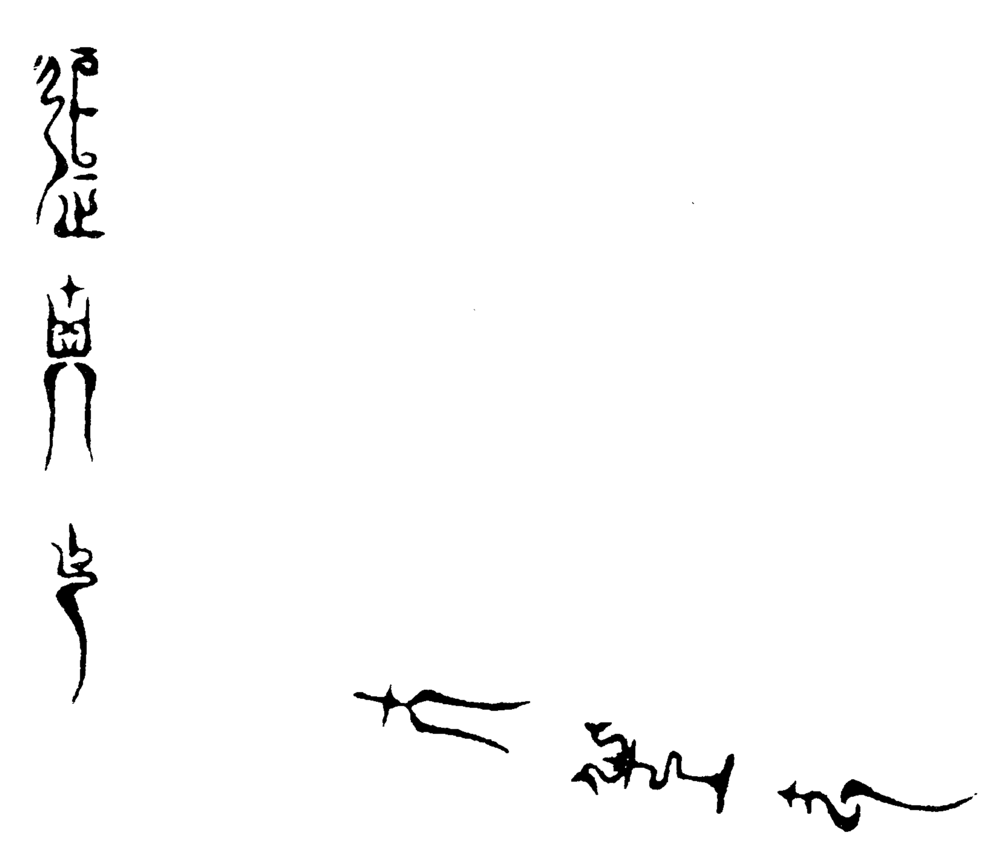


面 役囗囗 囗囗囗

背 右攻囗 其攻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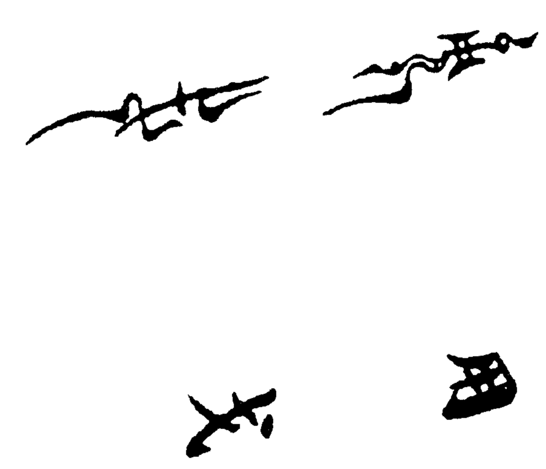
右右攻戈面背銘各六字在內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文剝蝕不辨作戈人名氏姑以右攻名之

䞤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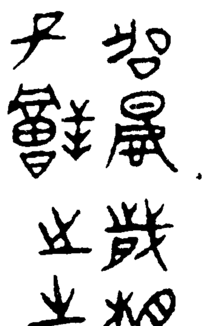
䞤囗囗

大囗囗



右𧼪戈面銘六字在援及胡背銘二字在胡瞿木夫所藏器據拓本摹入說文𧼪𧼪田易居也从走亘聲彝器文多假為桓武字此从辵作𧼪與起之古文作䢽同書體與吳季子子逞劍銘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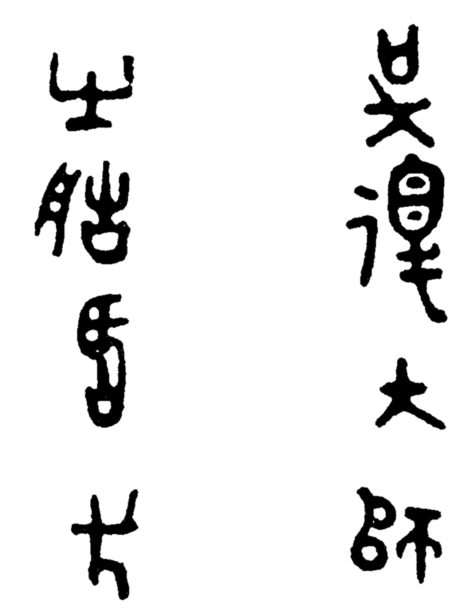
相公子矰戈



□□戟相公
子矰之造

右相公子矰戈銘九字吳江陸直之繩所藏器據摹本編入此戈已載山左金石志其釋曰第一作字㫁下二圈似呂字二三七字不可識濬益按第三是戟字與積古齋款識敔戈銘曰敔之䢔戟同意戈本平頭戟也第七字左从冒右為矢之象形告即䢔之省文或偏㫁有闕蝕

吳後太師戈



吳後太師
之䢔㕯戈

右吳後太師戈銘八字在內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濬益手拓本摹入說文㕯塞口也古文作𠯑此戈以建初尺度之援長六寸四分寬三寸五分强胡斷不可度內長二寸五分形如舌豈取塞口之誼故名為㕯戈歟汗簡引義雲章㕯字作𠯑與此小異

滕子戈



滕子

右滕子戈銘二字在胡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上一字當是滕之異文滕為文王子叔繡封國入春秋時猶稱侯後乃稱子說詳滕侯蘇敦釋此曰滕子是降爵後所作也

欒左軍戈

欒左軍

欒左軍

右欒左軍戈銘三字在內此與積古齋款識阮文達公所藏戈銘正同而非一器文達儀說曰左軍即下軍古人尚右則左為下矣晉有三軍左僖二十七年傳城濮之戰欒枝將下軍文十二年河曲之戰欒盾將下軍宣十二年邲之戰欒書佐下軍成二年鞌之戰書將下軍此戈其晉欒氏之物歟濬益又按襄十三年蒐于綿上欒黶將下軍十八年伐齊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注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是欒氏世為下軍將佐

衛公孫呂戈

衛公孫呂之造戈

衛公孫 呂之造戈

右衛公孫呂戈銘七字在援阮文達公所藏器積古齋款識已錄篆文多失真茲據趙素門所輯拓本重摹訂正舊釋謂春秋左氏傳衛公族有公孫彌牟公孫免餘公孫無地公孫臣公孫丁而無公孫呂得此可補三傳所未備濬益案荀子非相篇曰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據此是衛有其人舊釋或未之攷也

宋公差戈

宋公差之所造丕陽族戈

宋公差之所 造丕陽族戈

右宋公差戈銘十字在胡汪孟慈太守舊藏器今歸濬益此戈出山東濟甯許印林明經纂入濟甯州志光緒丙子男孝馀得於揚州戈援已斷文曰宋公差者宋元公也春秋傳作佐差佐古今字說見前國差𦉜銘釋印林釋丕為丕引續漢志梁國有邳亭丕即邳省惟稱為邳陽戾戈以族為戾則大誤按周禮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又西清古鑑魯侯彝有王命朙公遣三族伐東國毛伯彝有以乃族從征之文此戈正所以備行役征伐之用而春秋時宋之公族最為強盛左莊十二年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丕陽族傳雖不見然其為宋之公族則可知又如印林之說丕即邳之省邳近彭城為南北孔道晉之通吳也嘗假道於宋計其行必當出此彭城為宋地則丕陽之即邳陽可無疑也

高密戈



高密造戈

右高密戈銘四字在胡與下六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密鄉侯國後漢郡國志高密侯國屬北海又有下密左閔公二年傳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杜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按高密齊地也琅邪在北海南魯地之密應即下密據此戈是周時已有高密之名漢特因之耳

亡鹽戈



亡鹽右

右亡鹽戈銘三字在內亡即無地理志無鹽屬東平國新序列女傳并載齊宣王后有無鹽邑女鍾離春史記項羽本紀宋義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說文鹽鹹也从鹵監聲此文作滷从鹵鹵為古文西說文鹵从西省故可以鹵為鹵而从水在皿以象煮鹽之形當是鹽之別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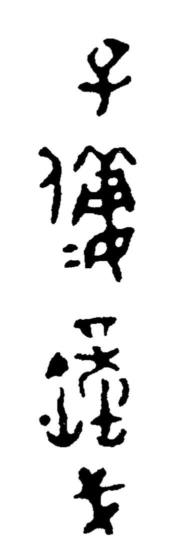
重戈



重

右重戈銘一字在內重即鄄之古文說文鄄衛地今濟陰鄄城从邑垔聲濬益按小篆垔从土疑即从壬而變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如鄄出奔齊哀公十七年晉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既而衛侯自鄄入杜注亦云鄄衛地今東郡鄄城是也戰國時為齊地史記趙成侯五年伐齊取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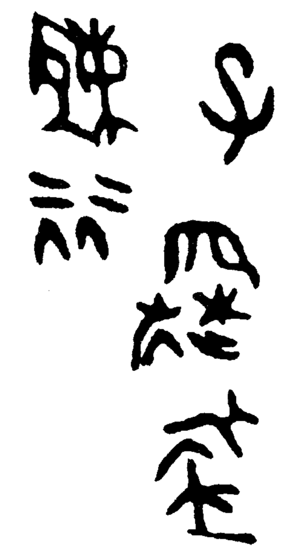
子備戈



子備口戈

右子備戈銘四字在胡僙从女疑備之緐文左有二畫似重文未審何義下一字蝕不辨

陳麗子戈



子口銭
陳麗

右陳麗子殘戈銘五字在内說文麗古文作丽籀文作𠀤汗簡引作𠀤與此第二字合子下一字从穴下不審所从不可强釋

陳簸戈



陳簸

右陳簸戈銘二字在胡

陳簸戈



陳口簸戈

右陳簸戈銘四字在内第二字疑皮之異文第三字與前陳簸戈同當是一人所作前器渻文也

陳簸戈



釋同

右陳簸戈銘同前器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

陳塞戈



口鈛
陳塞

右陳塞戈銘四字反文左行據筠清館金文摹入程春海侍郎恩澤釋此文為陳鑄節戈今按第二字為塞雖無可攷然寔非鑄字第三字釋節亦未確姑闕

陳金戈



造鈛
陳金

右陳金戈銘四字左行在內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筠清館録此器釋為堅金造戈葢誤以陳字為堅之反文也今訂正

陳右戈



陳右鋯鈛

右陳右戈銘四字在內與下一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造戈二字皆从金按前平陽高馬里戈及陳麗子陳塞陳金等器皆从金作鈛為籀文形聲字此文偏旁又从戜作鈛晚周文字益尚緐密矣

陳戈



陳

右陳戈銘一字在內以前陳氏戈證之東卽陳之省文皆齊諸田所作器也壽卿編修自言所得古兵多出齊地如高密亡鹽等皆齊之地名而陳氏之戈凡五合所藏陳猷釜及諸瓦器審其文字大抵皆在春秋之季戰國之初所謂晚周書體者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曰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按陳氏

自敚仲奔齊至桓子無宇受高唐始漸昌大成子基之遂得齊國之政蓋已浸浸有簒國之勢矣然猶恐弗勝於是益蕃衍其支庶以據邑樹黨觀此諸器可知其子姓之緐正左傳所稱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者而世家所記爲得其實也嗚呼自古奸雄謀人之國莫不先强其本宗五官府中護軍之用以自副實開劉宋高齊之先聲然皆未若陳恒之陰且巧者唐末宦官及五代藩鎮之義兒殆皆踵其故智歟

陳戻因咨戈





陳戻因咨造

右陳戻因咨戈胡銘三字内銘五字潘伯寅尚書所藏器據拓本摹入此爲齊威王作與陳戻敨同敨銘威王名因咨此作因咨同聲通用字說詳前敨銘釋夕陽疑是地名爾雅釋山山西曰夕陽

齊成子戈



面 齊成子造

背 □銭右□

右齊成子戈面背銘各四字器見京師據拓本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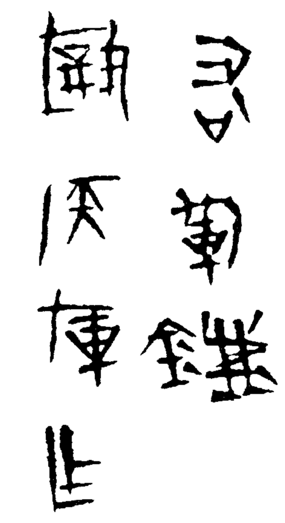
莪戠戈



莪 戠□

右莪戠殘戈銘三字在援胡之間陳壽卿編修所藏器據拓本摹入首一字从艸从戈从不弟三字是戈器出齊地疑亦陳氏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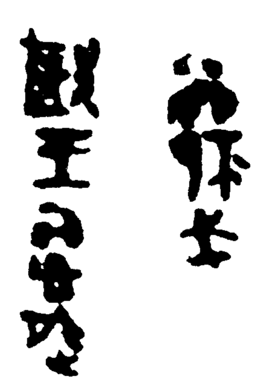
郾侯載戈



右軍鏮
郾侯載作

右郾侯載戈銘七字在内鑿款左行與下一器皆潘伯寅尚書所藏據拓本摹入郾即燕一作匽說詳前匽侯鼎銘釋按史記燕召公世家孝侯薨子成侯立世家失其名索隱引紀年云名載則此戈正成侯作也戈而曰鏮者按說文鏮鍥也鍥鎌也展轉相訓又鉊大鎌也張徹說鏮謂之鉊銍穫禾短鎌也是皆田器刈穫所用戈之援旁出與鎌同故亦可名之為鏮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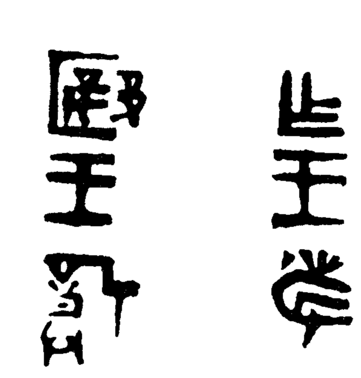
郾王戈



□□戈
郾王□□

右郾王戈銘七字左行在内第三字為郾王之名與四五六三字均摩蝕不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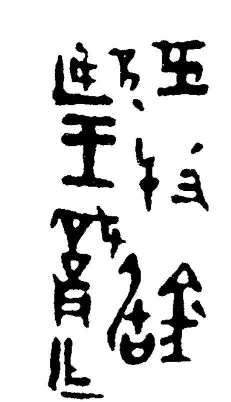
郾王戈



作王□
郾王□

右郾王戈銘六字左行在内與下四器皆陳壽卿編修所藏據拓本摹入此第三字亦郾王之名亦不可識按史記世家燕文侯以前止稱侯易王十年始與韓侯俱稱王史記失易王之名而易王之子為王噲噲子則昭王平也此與前器必有一為易王之名末一字疑戈之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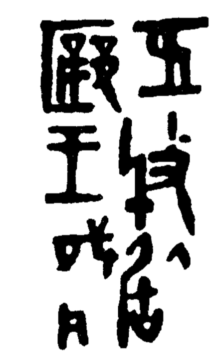
郾王戈



五□鋸
郾王□作

右郾王戈銘七字左行在内第三字同前器五下一字不不可識末一字為鋸說文鋸槍唐也段氏注曰槍唐蓋漢人語廣韵引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名戈為鋸殆以戈之磬折倨句為義歟

郾王戈



釋同

右郾王戏戈銘同前器此作字摩滅編修謂燕戈多出齊地疑為宣王所俘 濬益按古人每以俘金作器銘功齊既勝燕所俘戈兵不應復散於野當是昭王時濟西之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燕軍之在齊者衆矣至惠王以騎劫代將為田單所破齊城盡復燕戈之出齊地者安知非騎劫敗軍之所棄乎

吾宜戈



吾宜

右吾宜戈銘二字在內刻款與秦制相近蓋周末之器也宜字細勁漢款識亦時見之

右綴遺齋彝器款識攷釋稿本 先妣祖子聽公手寫今存二十九冊校讀數過知 公畢生心力瘁於此書惜闕失已多卷次亦非原定今疏記如下

本書所錄千三百八十一器大都有摹本有記載有攷釋其確知為已佚者如盂鼎下有說詳後卷宂敢銘釋一語今本無宂敢是也其疑為已佚者如某字亦見某器或某字某器作某所謂某器今本無之是也下表記已佚之器名分註見某卷某葉右為卷左為葉若不止一見則舉一為例燕庭又臧有 公光緒壬午臨彝器銘文數通跋語有可引者依類附錄

宗周鐘 三 廿六 又按臨本跋云別有攷證　秦公鐘 廿五 三
烩鼎 十二 十二　蘆鼎 四 廿二　令鼎 七 五
章鼎 六 十五　師望鼎 十三 十一　師奎鼎 十八 廿四

伯矩鼎 十八 十二
杞伯敏父鼎 廿五 七
虢文公子段鼎 廿七 十一
史喜鼎 一 十三
辛鼎 三 廿六
包君婦鼎 七 五
盂渫父鼎 九 三
旁鼎 十八 九
陳侯鼎 十四 十八
鄦訊鼎 十九 十五
克鼎 廿四 十六
上官平安君鼎 廿八 十四

戈叔鼎 廿二 廿八
伯晨鼎 二 十三
大鼎 四 卅四
頌鼎 一 十三
仲偁父鼎 三 廿一
黎鼎 三 廿二
師湯父鼎 九 十五
曶鼎 一 七
裹鼎 廿八 四
己亥鼎 廿四 十一
蘇妊鼎 廿七 十六
南公有司𩫏鼎 此器稿中未附見據臨本跋語補入

師器父鼎 十三 廿六
毛公厝鼎 十八 卅
鬬伯鼎 十二 廿三
史頌鼎 七 廿
趞曹鼎 三 廿二
鄦叔姬媵鼎 八 廿六
㒼仲鼎 九 十四
善鼎 四 一
丁子鼎 十二 廿八
鄭嬰鼎 廿八 九
梁上官鼎 廿八 十四

豦敢 三 卅三
榮伯敢 三 廿六
師虎敢 七 九
黃君滕季嬴敢 七 廿三
效父敢 九 廿六
彥敢 廿三 十一
畢鮮敢 一 二
都公敢 一 卅二
彭女敢 九 廿一
召伯虎敢 三 十八
師酉敢 三 卅二
褱敢 三 卅一

不嬰敢 四 十九
穴敢 三 卅
陳侯敢 卅 廿五
聑敢 十三 十七
周棘生敢 四 十
畢瑕敢 四 十八
君夫敢 一 十三
頌敢 三 廿二
壺敢 三 卅一
叔妣敢 十二 廿二
甯適敢 七 九
師褱敢 四 十八

紀侯敢 三 廿六
彔敢 九 五
滕侯穌敢 卅 十六
祿敢 四 十四
紀姜敢 十四 十七
公姒敢 四 十三
禾敢 一 卅
魯遽敢 二 一
㹅敢 三 卅一
伯魚敢 五 十四
甯商敢 廿七 廿九
寰敢 十三 廿七

二

匽仲敢 九 十四
叔買父敢 十四 卅
尨姞敢 十二 廿三
臧史敢 九 廿二
太保敢 十一 卅一
宴敢 十 十一
揚敢 十四 廿六
師毀敢 卅 四
畢仲孫子敢 廿五 三
伯喬父敢 十七 廿九
伯旅尊 十二 十七
拱旂父己卣 五 十七

毛伯敢 三 卅一
陳逆敢 十八 八
格伯敢 十三 六
仲幾父史敢 九 一
師遽敢 十二 一
杞伯敏父敢 十四 十七
[糸登]敢 十四 廿七
伯[舟詹]敢 廿五 四
無㠱敢 廿七 十六
頌壺 三 廿二
邢侯尊 十八 五
圖卣 廿四 廿八

叔向父敢 八 十九
守敢 九 十
格伯作晉姬敢 廿七 七
王敢 十一 廿六
婦娸敢 十二 廿八
函皇父敢 十四 十一
商虘父敢 十七 廿九
林父敢 廿三 七
公史微敢 廿六 卅
阜壺 十七 廿二
師田尊 十八 十一
臺門卣 六 二

拍盤 十八 廿四
散氏盤 廿四 十三 又臨本跋去嗇欲折衷羣說別釋一通
穴盉 九 七
曹氏罍 十七 廿八

寰盤 卅 四
節墨刀 廿五 廿八

齊侯滕孟姜盥盤 七 廿六
仲姬匜 八 十
齊法化刀 二 廿六

右表佚百二十四器合以未佚者都為千五百五器較原序千七百四十餘器仍缺二百餘器或先已錄入而定稿時刪去歟抑或為秦漢器歟 漢器虎錞有釋見卷二十八所錄三己錧下 又泉布類亦往往散見各釋中不備舉

原稿卷數惟第一第二寫定餘皆留以有待封面卷幾字不知何人所題姑從之以便檢勘惟叢稿中所指參以辭況諸書前例似次序頗有錯亂今攷訂如下

鼎類卷五當為卷三卷三為卷四卷四為卷五詳北伯鬲鼎銘

三

釋又彝器攷釋首象形次干支次人名由簡而繁此通例也

卷五以下仍為鼎類以四十一器計之當佚一二卷

尊之次為卣詳小臣靜卣釋並依諸家例當次於鼎之後

壺之次為盤詳季良父壺釋

角之次為觶詳聿貝父辛觶釋

觶之次為斝詳舉斝祖乙斝釋

斝之次為觚詳觶形觚釋

觚之次為敢詳立戈器妣敢釋敢類闕佚最多右表所攷見者已有六十四器緣此書刪彝入敢今止存一卷知所佚不下二三卷也

公有手校筠清館金文全書眉批夾注間復加籤以視此稿頗有去取想見當日用力之勤吳氏所錄各器　公往往別加攷

證然大半不見於此書燕庚又收得　公在秦贊時所輯拓本
亦有二十餘器爲此書所無知此稿殘失多矣
稿中多點竄增注蓋寫定後續有所得不厭求詳故筆之於書
以俟重訂又按師遽尊習字釋吞邾友父鬲習字釋友前後不
同恐當時未及釐正據此可知書雖脱稿尚非定本
庚子亂後初疑草稿清稿皆亡甲子浙江禹林平衡得殘草稿
數冊福建陳淮生承修又得散落之拓片千餘事皆以告於大興
孫伯恒壯伯恒聞於燕庚燕庚述於從兄鶴人乃展轉求得此
二十九冊伯恒爲促印以行世淮生亦以爲言致卷八所載魯
士浮父簠爲孫春山兵部藏器兵部實伯恒之從祖此亦文字
因緣之可紀者也
從兄鶴人受此書於王雪岑丈屡謀印行辛未商之商務印書

四

館已上石十二月館燬於火印石幸存今略加修補以蕆其事而
雪岑丈及陳淮生皆不及見矣藏山之業成之維艱身後之名得
之匪易向無同好諸君子恐此書且湮沒而不彰豈所謂顯晦遲
速者固有天歟癸酉十二月從孫方燕庚記